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722.U2L52 C001
LIAO CHAI CHIH I P'ING CHU.
1-8
3 0112 031279281

聊齋志異評註

聊齋志異評註

八五五一方

乙酉三月山左趙公奉

命守睦州余假館於郡齋太守公出淄川蒲柳泉先生聊齋志異請余審定而付之梓嚴陵瓌郡皆崇山郡齋又多古木奇石時當秋飈怒號景物睄霏狐鼠晝跳梟獍夜嘷把卷坐斗室中青燈睒睒已不待展讀而陰森之氣偪人毛髮嗚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沉冥抑塞託志幽遐至于此極余蓋卒讀之而愀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按縣志稱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經生以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渫悉寄之於書故所載多涉諔詭荒忽不經之事至于驚世駭俗而卒不顧嗟夫世固有服聲被色儼然人類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難與方者下堂見蠆出門觸蠭紛紛沓沓莫可窮詰惜無禹鼎鑄其情狀鐲鏤決其陰霾不得已而涉想於杳冥荒怪之域以爲異類有情或者尙堪晤對鬼謀雖遠庶其警彼貪淫嗚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閭被放彷徨山澤經歷陵廟呵壁問天神靈怪物琦瑋僪佹以洩憤懣抒寫愁思釋氏憫衆生之顚倒借因果爲筏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閭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脫之意歟使第以媲美齊諧希蹤述異相詫

嬍此井蠡之見固大盩於作者亦豈太守公傳刻之深心哉夫易筮載鬼傳紀降神妖祥災異炳于經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儒視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卽以理格是滮滮者又甚於井蠡之見也太守公曰子之說可以傳先生矣遂書以爲序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仁和余集撰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爲有所不見者爲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爲之夫我之所以爲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見所及以爲有所不及以爲無其爲聞見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爲形無物爲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睫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鬭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盲瞽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爲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一詞了之而齊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參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記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删怪神哉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爲載記之言於制舉業之暇凡所聞見輒爲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

商務印書館藏版

爲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爲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爲妖故日食星隕鷁飛鵒巢石言龍鬬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子乃爲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揚雄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豹巖樵史唐夢賚拜題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義可一以貫之則謂異之爲義卽易之冒道無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復禮爲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禱祀而感召風雷乃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垂萬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抑爭子虛烏有之賦心而預爲分道揚鑣者地乎後世拘墟之士雙瞳如豆一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爲辭不知鷁飛石隕是何人載筆爾爾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伸之卽閶闔九天衣冠萬國之句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爲欺我無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明天下之大道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聖人之所以爲木鐸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足輔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諸皋夷堅亦可與六經同功苟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讀南子之見則以爲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則以爲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詩書發塚周官資篡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也一則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陰隲上帝幽有鬼神亦聖人之言否乎彼彭生覿面申生語

商務印書館藏版

巫武壘宮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鉞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報應之或爽誠有可疑卽如聖門之士賢雋無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繼母幾乎同於伯奇天道憒憒一至此乎是非遠洞三世不足消釋羣憾釋迦馬麥袁盎人瘡亦安知之故非天道憒憒人自憒憒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除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膠舟人世不皆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儕共姜滎公撤瑟可參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爲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卮言寓言蒙莊嗃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況勃窣文心筆補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煉石佳鬼佳狐之奇俊也降福旣以孔皆敦倫更復無斁人中大賢猶有愧焉是在解人不爲法縛不死句下可也夫中郎帳底應饒于家之異味鄴侯架上何須兎册之常詮余願爲婆娑藝林者職調人之役焉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爲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日月外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魯廟依稀內蛇外蛇

鄭門躑躅非盡矯誣也倘盡以不語二字奉爲金科則萍實商羊羵羊楛矢但當搖首閉目而謝之足矣然乎否乎吾願讀書之士覽此奇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電牆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並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六經之義三才之統諸聖之衡一一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焉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濡首一字魂飛心月之精靈冉冉三生夢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葯遺而不去君將爲罔兩曹邱生僕何辭齊諧魯仲連乎紫霞道人高珩題

商務印書館藏版

憶髫齡時自塾歸得聊齋志異讀之不忍釋手　先大夫責之曰童子知識未定卽好鬼狐恠誕之說耶時父執某公在坐詢余曷好是書余應之曰不知其他惟喜某篇某處典奥若尚書名貴若周禮精峭若檀弓敘次淵古若左傳國語國策爲文之法得此益悟耳　先大夫聞之轉怒爲笑此景如在目前屈指四十餘年矣歲己卯入詞垣先後典楚浙試皇華小憩取是書隨筆加點載以臆說置行篋中爲友人王夢堂錢辰田兩侍讀許信臣朱桐軒兩學使見而許之謂不獨揭其根柢於人心風化實有裨益囑付剞劂而未果茲奉命蒞任江南張桐廂觀察金瀛仙主政葉素菴孝廉諸友復慫恿刊布以公同好余亦忘其固陋未知有當於聊齋之意與否書成爰記其顚末如此時

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廣順雲湖但明倫識於兩淮運署之題襟館

刻聊齋志異例言

一先生是書蓋做干寶搜神任昉述異之例而作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而其義則竊取春秋微顯志晦之旨筆削予奪之權可謂有功名教無忝著述以意逆志乃不謬於作者是所望於知人論世之君子

一是編初稿名鬼狐傳後先生入棘闈狐鬼羣集揮之不去以意揣之蓋恥禹鼎之曲傳懼軒轅之畢照也歸乃增益他條名之曰志異有名聊齋雜志者乃張此亭臆改且多删汰非原書矣茲刻一仍其舊

一先生畢殫精力始成是書初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堅不與因加評騭而還之今刻以問世幷附漁洋評語先生有知可無仲翔沒世之恨矣

一是編向無刊本諸家傳鈔各有點竄其間字斟句酌詞旨簡嚴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疎宕有一種粗服亂頭之致往往不逮原本茲刻悉仍原稿庶幾獨得廬山之眞

一是編所述鬼狐最夥層見疊出變化不窮水佩風裳翦裁入妙冰花雪蕊結撰維新緣其才大於海筆妙如環

商務印書館藏版

一編中所載事蹟有不盡無徵者如姊妹易嫁金和尚諸篇是已然傳聞異辭難成信史漁洋談異多所採摭亦相逕庭至大力將軍一則亦與觚賸雪遘差別因幷錄之以見大略

一是書傳鈔既屢別風淮雨觸處都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順者間爲更定一二字至其編次前後各本不同茲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實無從攷其原目也

一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選其尤雅者釐爲十二卷刊既竣再閱其餘復愛莫能舍遂續刻之卷目一如其舊云

一卷中有單章雙句意味平淺者删之計四十八條從張本補入者凡二條佳句已盡入錦囊明珠實無遺鐵網矣

一聞之張君西圃云濟南朱氏家藏志異數十卷行將訪求倘嗜奇之士尙有別本幸不吝見遺當續刻之以成藝林快事

萊陽趙起杲清曜謹識

聊齋志異題詞

冥搜鎮日一編中多少幽魂曉夢通五夜燃犀探祕籙十年縱博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鑒千寶眞傳造化工常笑阮家無鬼論愁雲颯颯起悲風

盧家冥會自依稀金盌千年有是非莫向酉陽稱雜俎還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魈下研露空庭獨鶴飛君自閒人堪說鬼季龍鷗鳥自相依

搦管蕭蕭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嫏嬛洞裏傳千載嵩嶽雲中迸九華但使後庭歌玉樹無勞前席問長沙莊周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滿車

崑崙外史張篤慶歷友題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漁洋山人王士正貽上題

冥搜研北隱牆東腹笥言泉試不窮秋樹根旁一披讀燈昏風急雨濛濛

香茅縛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欠伸君試妄言余妄聽不妨狐窟號詩人

攟摭成編載一車詠諸玩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紛紛是不見先生志異書

朱緗子靑題

商務印書館藏版

庭梧葉老秋聲乾庭花月黑秋陰寒聊齋一卷破岑寂燈光變綠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慣見胡爲對此生辛酸嗚呼今乃知先生生抱奇才不見用雕空鏤影摧心肝不堪悲憤向人說呵壁自問靈均天不然盧家塚內黃金盌鄰舍桑根白玉瓊亦復何與君家事長篇短札勞千言憶昔見君正寥落豐頤雖好多愁顏彈指響終二十載亦與異物成周旋不知相逢九地下新鬼舊鬼詎煩寃須臾月墮風生樹一杯酹君如有悟投枕滅燭與君別黑塞青林君何處

膠州高鳳翰西園題

續題

蒲公生不遇老作山澤臞仰面看屋梁有毫莫從驅白日無以遣聊記腹所儲唾餘甯肯拾百家非我徒山精泊木客社鬼兼城狐怪奇互呈態臞臞以跦跦用意固有在豈獨辭榮枯隨事寓勸賞因端嚴譴誅君看十萬言實與良史俱時復發光詭誰爲懸通都籍甚嚴陵守同爲魯國儒遺編藏篋衍寶若英瓊瑜今者省清俸不顧愁妻孥校讎身獨任雕鐫工急呼行行警昏俗字字醒狂夫於世殊有補孰能並捶鑪寄語守經人莫視作謬誣

錢塘王承祖遜先題

虛堂雨深螢燄澀牀下喑喑蛩對泣冰凝桃笙七尺秋玉樓粟向幽衾粒寒釭豆點青晶熒弔影頑形隻素屏蝴蝶漏沉忽飄去一編坐對宵冥冥薜衣蘿帶蒲夫子地下千旄董狐起禿管冥搜仰屋時跳梁嘯梁入良史古來美人生髑髏神血未乾雙淚流王母獨憐茂陵客髓枯心欲空煩憂白毫阿紫先邱首夜戴天靈禮北斗一顆隋珠明月光魯男當之喪其守不若尋常淸晝逢猙獰睒胎懷悍忪君姑妄言臣妄聽遮莫類異情偏鍾萬本翼飛令貴紙南山梨棗心甘死太守前身玉局翁幽香燕寢相料理幽憶怨斷平生心日斜西海光沈沈覓得賈胡一寸石死前擲置千黃金

錢塘魏之琇玉橫題

蒲君淄川一諸生都邑志乘傳其名假非誦讀萬卷破安有述作千人驚聊齋志異若干卷鬼狐仙怪紛幽明跳梁載車已誕幻海樓山市尤支撑諦觀命意略不苟直與子史相爭衡中藏懲勸挽澆薄外示詼詭欺縱橫浸淫穠郁出變態雕鏤藻繢窮奇情周詳父子及夫婦覼縷兄弟而友生間微地獄入貪戾時啓天堂登廉貞令升元亮合再世翰林協律應同鳴邇來說部頗充棟積塵飽囊供譏評或緣選辭苦陳

腐或緣結體非詳精就中事有共見者筆力懸絕難並程金鐘大鏞一以振瓦釜牛
鐸胥潛聲久藏篋衍莫炫世何啻神物埋豐城嚴陵太守爲繡梓紙價倏忽高吳荆
乾坤百年遇俊賞海宇一日公奇擎人生著書恨非好詎見甄甄嘔都京

杭郡沈烺數曾題

君不見神禹鑄鼎表夏德能使神奸民不惑又不見漢皇前席問鬼神賈生夜半宣
室陳六合茫茫無不有何事硜硜一經守書生忽坐鵝籠中奇文詫見聊齋翁我探
仇池窺禹穴齊諧洞冥肆披閱司空見慣滋不悅塵羹雜陳土飯設聊齋胸次何超
超葫蘆不屑依樣描混沌戲鑿虛空雕陸離光怪騷復蕭我有塊磊無酒澆一編三
復意也消可短夏日長秋宵高堂錦張粉黛列琥珀光寒銀燭爇掀髯請爲賓客述
主人鼓掌客擊節空階露涼蟋蟀咽星河影沈玉漏絕翦燈試與兒女說老妻掩耳
兒咋舌吁嗟乎人間天上兩渺茫胡爲筆墨又唐我欲簪珥置玉堂騶虞麒麟威
鳳凰大書金石相輝煌窮愁著書劇可傷聊假寓言列老莊姑置高論周程張嬉笑
怒罵成文章豐城夜夜牛斗光歐陽不作亡中郎（歐陽中郎本柳泉後人跋語參）百年何人爲表彰
玉函金匱名山藏荷邨先生事蒐討臘喜天留有遺稿荆州每苦放象借書肆曾逢

伯長惱請傾懺篋質書畫亟進良工命梨棗銀勾鐵畫極雕鏤錦縹牙籤恣奇藻傳鈔何假十手給快覩爭先一囊倒塵封論衡網汲冢奴命董狐僕干寶風簷展讀愁易盡雞林訪求恨不早嗚呼誰似嚴陵太守賢奇書不惜萬人傳莫驚紙價無端貴曾費漁洋十萬錢

天都鮑廷博以文題

丙戌之冬志異刻成距荷邨歿又五匝月矣以文索余賦詩殿諸君之後余不解詩其何能作雖然題聊齋可不作而悲荷邨不容已也蓋余去年在郡齋時與先生審訂是書丹鉛錯列參互考訂斟酌去留釐成一集今刻前十二卷皆其手定後四卷則附存之者也每讀至思徑斷絕妙想天開輒如寥天孤鶴俯視人世傴仄不可一日居深以未能擺脫世網神棲太虛爲憾且相約他日向平事了散髮滄洲相逢海上共作神仙中語夜深人靜舉酒相勞余雖不解飲亦引滿一卮何圖然約在耳而先生遽赴道山集亦匏繫無用俛仰今昔第有腹痛先是公以例言屬余會予計偕未報及公卒之前十日自製序文復草例言數則若不及待余之歸也者陳生載周書詞劂之役者也十日前亦先公歿嗚呼何其奇也未竟之緒以文續而成之今且

商務印書館藏版

竣矣海內之士爭先睹以爲快獨予中心棖觸不能無廢書之歎巽日公嘗戲謂予曰此役告成爲生平第一快事將飾以牙籤封以玉匣百年之後殉吾地下倘幽竁有知亦足以破岑寂豈意斯言竟成語讖倘當與以文遼富春涉桐江支笻挾册登嚴陵之臺招先生羈魂焚而告之吾見南山之巔白雲溶溶凝而不流如來照鑒其必先生也哉其必先生也哉不才聊賦短章以當楚些云爾

瑤想瓊思十萬言殘編剩有粉蟫痕百年落落逢知己一笑虞翻地下魂
不得奇人得異書百家持較定何如分明裂月撐霆手官讓文園賦子虛
分將鶴料佐雕鐫要使奇書萬古傳應是驚天逢帝怒巫陽特遣下瑤天
重泉若有列仙居抵掌應知樂有餘世外益多幽絕語卻愁何處續虞初
雞林珍重比琅玕揮麈能翻舌底瀾幾度燈前重展卷淒風冷雨助悲歎
嚴陵雲樹總蒼茫江水無言送夕陽冉冉羈魂招不得空留遺册哭中郎

仁和余集蓉裳題

弁言

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濟南解館歸以手錄淄川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二册相貽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鈔爲憾予讀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訪其全數年不可得丁丑春攜至都門爲王子閏軒攫去後予宦閩中晤鄭荔薌先生令嗣因憶先生昔年曾宦吾鄉性喜儲書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錄正副二本披閱之下似與季和本稍異後三年再至都門閏軒出原鈔本細加校對又從吳君穎思假鈔本勘定各有異同始知荔薌當年得於其家者實原稿也癸未官武林友人鮑以文屢慫恿予付梓因循未果後借鈔者衆藏本不能徧應遂勉成以公同好他日見閏軒出以相贈其欣賞爲何如獨恨吾季和已赴九原不獲與之商榷定論已此書之成出貲勷事者鮑子以文校讎更正者則余君蓉裳郁君佩先暨予弟皐亭也

乾隆丙戌端陽前二日萊陽後學趙起杲書於睦州官舍

聊齋自誌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在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黏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淒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頭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偎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康熙己未春日柳泉居士題

聊齋小傳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爲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　淄川縣志

商務印書館藏版

聊齋志異目錄

第一卷
考城隍　瞳人語　畫壁　種梨　勞山道士
長清僧　狐嫁女　嬌娜　妖術　葉生
成仙　王成　青鳳　畫皮　賈兒
董生　陸判
第二卷
嬰甯　聶小倩　水莽草　鳳陽士人　珠兒
小官人　胡四姐　祝翁　俠女　酒友
蓮香　阿寶　任秀　張誠　巧娘
伏狐　三仙　蛙曲　鼠戲　趙城虎
小人　梁彥
第三卷
紅玉　林四娘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商務印書館藏版

王者　陳雲棲　織成　竹青　樂仲
香玉　大男　石淸虛　曾友于　嘉平公子
苗生　姊妹易嫁　番僧　李司鑑　保住
水災　諸城某甲　戲縊

第四卷

阿纖　瑞雲　龍飛相公　珊瑚　五通二則
申氏　恆娘　葛巾　黃英　書癡
齊天大聖　靑蛙神　晚霞　白秋練　金和尚
丐僧　蟄龍　小髻　霍生

第五卷

狐諧　續黃粱　小獵犬　辛十四娘　白蓮教
胡四相公　仇大娘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璉瑣　白于玉　夜叉國　老饕　姬生
大力將軍附錄觚賸雪遘一則

第六卷

劉海石　犬燈　連城　汪士秀　小二

庚娘　宮夢弼　狐妾　雷曹　賭符

阿霞　毛狐　青梅　田七郎　羅剎海市

公孫九娘　狐聯

第七卷

翩翩　促織　向杲　鴿異　江城

八大王　邵女　鞏仙　梅女　郭秀才

阿英　牛成章　青娥　鴉頭　余德

第八卷

封三娘　狐夢　章阿端　花姑子　西湖主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荷花三娘子　金生色

彭海秋　新郎　仙人島　胡四娘　僧術

柳生　聶政　二商　祿數

商務印書館藏版

第九卷
雲蘿公主　甄后　宦娘　阿繡　小翠
細柳　鍾生　夢狼　天宮　寃獄
劉夫人　神女　湘裙　羅祖　橘樹
木雕美人　金永年　孝子　獅子　梓潼令
第十卷
賈奉雉　三生　長亭　席方平　素秋
喬女　馬介甫　雲翠仙　顏氏　小謝
蕙芳　蕭七　顧生　周克昌　鄱陽神
錢流　楊疤眼　龍戲蛛　役鬼　三朝元老
夜明　鳥語
第十一卷
菱角　邢子儀　陸押官　陳錫九　于去惡
鳳仙　佟客　愛奴　小梅　績女

張鴻漸　嫦娥　褚生　霍女　布商
彭二掙　跳神　鐵布衫法　美人首　山神
庫將軍

第十二卷

司文郎　呂無病　崔猛　安期島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菴寄生附　褚遂良　公孫夏
紉針　桓侯　粉蝶　錦瑟　房文淑
篆蛇　狂生　孫必振　張不量　紅毛氈
負尸　鞠藥如　盜戶

第十三卷

偷桃　口技　王蘭　海公子　丁前溪
義鼠　尸變　噴水　山魈　荍中怪
王六郎　蛇人　雹神　僧孽　三生
耿十八　宅妖　四十千　九山王　濰水狐

商務印書館藏版

陝右某公　司札吏　司訓　段氏　狐女
王大　男妾　汪可受　王十　二班
募緣　馮木匠　乩仙　泥書生　蹇償債
驅怪　秦生　局詐　曹操塚　罵鴨
人妖　韋公子　杜小雷　古瓶　秦檜
第十四卷
臙脂　雨錢　雙燈　妾擊賊　捉狐射鬼
鬼作筵　閻羅　寒月芙蓉　陽武侯　酒狂
武技　雊鵒　商三官　西僧　泥鬼
夢別　蘇仙　單道士　五羖大夫　黑獸
酆都御史　大人　柳秀才　董公子　冷生
狐懲淫　山市　孫生　沂水秀才　死僧
牛飛　鏡聽　牛㾮　周三　劉姓
庫官　金姑夫　酒蟲　義犬　岳神

鷹虎神　齕石　廟鬼　地震　張老相公
造畜　快刀　汾州狐　龍三則　江中
戲術二則　某甲　衢州三怪　拆樓人　大蝎
黑鬼　車夫　棊鬼　頭滾　果報二則
龍肉

第十五卷

念秧　武孝廉　閻王　布客　農人
長治女子　土偶　黎氏　柳氏子　上仙
侯靜仙　郭生　邵士梅　邵臨淄　單父宰
閻羅薨　顛道人　鬼令　閻羅宴　畫馬
放蝶　鬼妻　醫術　夏雪二則　何仙
潞令　河間生　杜翁　林氏　大鼠
胡大姑　狼三則　藥僧　太醫　農婦
郭安　查牙山洞　義犬　楊大洪　張貢士

丐仙　耳中人　咬鬼　捉狐　斫蟒
野狗　狐入瓶　于江　眞定女　焦螟
宅妖　靈官

第十六卷

細侯　眞生　湯公　王貨郎　堪輿
竇氏　劉亮采　餓鬼　考弊司　李生
蔣太史　邑人　于中丞　王子安　牧豎
金陵乙　折獄二則　禽俠　鴻　象
紫花和尚　某乙　醜狐　錢卜巫　姚安
采薇翁　詩讞　毛大福　李八缸　老龍船戶
元少先生　周生　劉全　韓方　太原獄
新鄭獄　浙東生　博興女　一員官　花神


考城隍
人生百
行孝為
先明義
開宗第一篇
泣涕陳情
予假日歡承
萱草喜延
年


瞳人語
目淫原自意淫來眸
子盲時萬念灰
天視未遠從我視轉
移捷徑在靈臺


畫壁
微笑拈花壁上
姝髻雲鬆
兩兩糢糊從來
幻境由心
造試問黃粱夢
有無


種梨
任教慳吝徧人寰
天道原來是好還
頃刻花開頃刻實
神仙游戲警貪頑

一部大文章以此開宗明義見宇宙間惟仁孝兩字生死難渝正性命貿鬼神端在乎此舍是則無以爲人矣有心爲善州句自揭立言之本旨郎以明造物賞罰之大公至有花有酒二語亦自寫其胸襟爾推仁孝而給假得自聖帝之命立言有本有關名數不少

聊齋志異評註卷一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注釋

●考城隍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顚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有心無心明愼用刑之道不外乎是）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卽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册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

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立言之旨首揭於此）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幩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考城隍寓言也自公卿以至牧令皆當考之考之何以仁孝之德賞罰之公而已矣

白顚馬 詩秦風有馬｜｜傳白顚額生白毛今謂之的顙 **文宗** 詩源指訣陳子昂作感遇詩三十八首王適見之曰海內｜｜也 **關壯繆** 漢後帝建興七年追謚帝壯繆宋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郭子章謂繆與穆通 **筆札** 前漢司馬相如傳請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按札木簡之薄者也又櫛也編之櫛齒相比也見釋名 **城隍** 王敬哉冬夜箋記｜｜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蜡注伊耆堯也蓋蜡八神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此正祭｜｜之始○按｜｜廟之神郎文莊以爲祀於開元之後不知蕪湖建祠昉於赤烏武陵修祠著之民吏困學紀聞云北齊慕容儼鎮郢城時城中先有神祠號｜｜神則六朝已有之矣 **天年** 韓策老母今以｜｜終 **攝篆** 漢許愼說文解字敘秦書有八體及新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二曰篆書即小篆也下杜人程邈所

讀經懺悔萬緣俱靜胸中既正眸子自然復明

作五日繆篆所以摹印○攝篆謂攝其印即所謂繆篆也 瓜代 左傳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鏤膺朱幩 詩秦風虎韔｜｜傳膺馬飾也 ○詩衛風｜｜鑣鑣傳幩飾也國君以朱纏且以爲飾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無德則才適以濟惡耳何足貴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茀繡幰。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豔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爲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甯。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啟瞼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賴有此耳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靜。忽聞右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

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啟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中。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婦。心赧氣喪。默不復言。友僞爲不知也者。評騭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闢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此一則勉人改過也。輕薄之行。鬼神所忌。余嘗譬之水深則所載者重。土厚則所

植者蕃淺水不能載舟且滯而將腐矣磽土不能植物且削而就圮矣天之生我至重而顧自輕之天之待我至厚而顧自薄之不福之求而惟禍之速甚至鬼神示警猶不自知悔悟自覓生機則夜臺孽鏡能不爲此輩設乎菩薩現身救度衆生苦厄願善男子善女人回頭是岸立證菩提善果既植卽以求富貴壽考亦且立竿見影矣

朱茀繡幰 詩衛風翟茀以朝疏婦人乘車不露見車巾之前後設幰以自蔽隱謂之茀○蒼頡篇帛張車上爲幰卽車幔也○器物叢談帷圍也以自障圍者在四旁在上者曰幕曰小幕坐上承塵曰帟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在車上曰幰○坊本作轣轆

青衣 蔡邕青衣賦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

款段 後漢馬援傳從弟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注｜｜馬名｜緩也言形｜舒緩也

芙蓉城 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有故人見之者曰我今爲仙主｜｜｜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忿然騎一素驢而去

瞼 正韻｜音檢目上下瞼也

旋螺 古器評周虬鈕鐘銘文磨滅不可識作｜｜之狀

懺悔 傳燈錄｜者悔其前愆｜者悔其後過

光明經 按｜｜｜十有九品

趺坐 婆娑論結跏｜｜是相員滿注跏趺大坐也

叵耐 叵與叵同正字通｜｜不可耐也○｜音頗

珍珠蘭 羣芳譜｜｜｜一名魚子蘭色紫蓓蕾如珠花成穗香甚濃

隧道 莊子天下篇若磨石之隧注隧音遂回也轉也○按｜｜地中道也若今延道

吃吃 集韻｜音乞｜｜笑貌

菩薩 金陵語錄定慧爲｜｜止觀爲佛按｜｜者本云｜提｜埵省文言｜｜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凡有生皆有情｜｜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書十一月十九日南無清涼寶山白衣自在觀世音｜｜示現

●●畫壁

商務印書館藏版

幻撰元妙想入非非末後一語點醒啓人智慧不少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掛褡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幻色眼波將流眼界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意識界恍然凝想妄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幻境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視則垂髫兒囅然竟去履卽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日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朱勿欬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豔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罣礙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辯之聲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卽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愕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恐怖

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跼蹐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顛倒夢想）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竚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妙諦可參）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不能猛省回頭可知降而愈下）即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有眼界遂有意識有意識即有罣礙而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相因而生我心自動我不自解而謂他人能解乎然幻由人生一語已是不解之解且是真解且是妙解此則色相皆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謂無智亦無礙也昔五祖說

商務印書館藏版

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六祖言下大悟乃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識得此心妙湛圓寂不泥方所本無所生云云以知悟道不在多言惜朱之聞妙諦而不解也

蘭若 柳宗元文||眞公注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按若音惹梵語招提唐言四方僧梵語阿||唐言無諍 掛褡 頌篇褡衣敝也○葛長庚雲遊歌福建出來到龍虎上清宮中謁公主未相識前來||知堂嫌我身襤褸 隨喜 杜甫望兜率寺詩時應清盥罷||給孤園○按釋家謂閑耍爲|| 誌公 神仙傳||面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 散花天女 維摩經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墜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櫻口 白居易詩||桃樊素|楊柳小蠻腰 偏袒 見自志 囅然 玉篇|音蕆笑貌 次且 易夬其行||注||行不進也 吉莫靴 張鷟朝野僉載宗達客造宅磨文石爲階砌及地著||靴者行則仰仆○||未詳按正字通鞊韉皮也或從省作|| 金甲使者 唐逸史金甲神人○國憲家猷實錄云萬斐遂山之汐大風雷震中有甲步卒千餘人有金甲鐵甲其不備甲者以紅絹抹其頭額皆佩刀以爲侍衛 死灰 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乎 檀越 按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訛陀爲檀又稱||者謂行|施能|貧窮海故 螺髻 山堂肆考世尊於肉髻中出百寶光肉髻如青螺故曰|| 菩薩 見前瞳人語 婆心 傳燈錄義元禪師問黃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問三打遂辭去黃蘗指往大愚愚曰黃蘗恁麼老||切師大悟返黃蘗黃蘗曰汝回太速師曰只爲老||切黃蘗哈哈大笑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而不去。鄉

皆己物也人代勞耳一市粲然除傭保而外以鄉人而笑鄉人者問有多少道士何沾沾計校鄉人特借以警天下之吝惜者耳

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爲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啗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鑱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疏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鑱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己物而借他人俵散吝嗇者每每如是）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代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憒憒憨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煢獨則又忿然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

商務印書館藏版

評甚元妙彼自以爲元妙已耳非能領會者觀道士之示以入門功第曰恐嬌惰不能作苦已明知其不足與議矣

命不違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文之取義評盡之矣然又有不必淫博罰贖而亦消歸烏有者蓋五行百產之精不能有聚而無散以儻來之物據爲己有良朋不與窮乏不與甚至家庭骨肉亦不與彼固有財而不能用天必奪之以畀能用者矣即令安分自守豈能任其多藏哉

老衲（按衲僧所服補衣也五比邱曰僧當著何衣佛曰衲衣今僧通稱衲子皆借用）丁丁（詩小雅伐木｜｜傳｜｜伐木聲音爭）俵散（六書故｜｜分界也）粲然（穀梁傳昭四年軍人皆｜｜而笑注｜｜盛笑貌軍中皆啓齒白也）素封（史記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號曰｜｜注謂富厚也）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元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翦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賚諸徒且囑盡醉

不求其道而求其術固荒唐道士王人亦可恨欲求穿牆之術於意云何道在是矣自鳴得意僅爲妻所揶揄還算讀宜

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盎盂競飲先釂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爲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

商務印書館藏版

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馮評至此當浮一大白）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疢毒而畏藥石遂有舐癰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紿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文評自明亦以見學問之途非浮慕者所得與雖有多師亦且俟其精進有得而後舉其道以傳之苟或作或輟遂欲剽竊一二以盜名欺世其不觸處自踣者幾希

勞山（齊乘大勞小勞在卽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盛山○顧寧人｜｜者｜｜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曰作牢劉長生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名僧紹隱於長廣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嶗山則嶗字本作勞雖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并作牢乃傳寫之訛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大勞盛卽成山史記封禪書祠成山漢書作盛山成盛古字通用○又秦始皇紀令入海齎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射之自瑯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云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記前代地理志並無榮成山余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瑯琊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訛唐時諸公亦未之考也遂使｜｜並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

初張目曰胡至此猶是始蘇之言也見粉白黛綠者大駭矣曰我僧也胡至此旣已認定何必向人曉曉惟有閉目靜證而已人當萬辯爲淆時能認定己身

書二千年之失 **負笈** 漢書蘇章傳||從師千里不遠注笈書箱也 **觀** |去聲○分甘餘話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雒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僧所居皆曰寺元帝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虞之於昆明|故後道士所居皆曰|上見雒陽伽藍記又見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手足重繭** 穀梁傳楚欲攻宋墨子自魯趨楚十日十夜手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見楚王注足傷皮皺如蠶繭 **霓裳舞** 鄭嵎津陽門詩注開元六年八月葉法善引上入月宮見一宮榜曰廣寒清虛之府有素娥十餘人皆乘白鸞舞於廣廷桂樹之下音樂清麗歸止記其半於笛中寫之會西京節度使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腔名||羽衣也○太眞外傳妃醉中舞霓裳一曲天顏大悅 **樵蘇** 史記韓信傳李左車曰||後爨師不宿飽注|取薪|取草 **資斧** 易旅得其||注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居者也 **揶揄** 集韻||舉手相弄也後漢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之白居易詩時遭人指點數被鬼|| **傖父** 晉陽秋陸機呼左思爲||按||賤稱也 **藥石** 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也美疢不如惡石 **舐癰吮痔** 莊子列禦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晉書徐苗弟患口癰苗爲吮之○按宜作吮癰舐痔 **踣** 呂氏春秋將欲|之必先舉之

長清僧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顚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兎。馬逸。墮斃。魂適相値。翕然而合。遂漸蘇。廝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旣出。少定。即

曰我何人也則無論富貴貴賤愚雖皆可以守之而不失矣

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淸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遊矚宜即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淸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旣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旣歸灰心木立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即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況僧乎哉

行高乃不墮落性定乃不動搖心性淸淨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已死而再生可以

再生而若死紛華靡麗諸色皆空槁木死灰生心無住依然故榻三千界只此蒲團受爾布袍八十年本來面目

圓寂 按僧亡曰圓寂順寂|| 脫粟 前漢公孫宏傳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之飯 會計 周禮天官司會注司會主天下之大計疏日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蘭若 見前畫壁 物化 莊子刻意篇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注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而|也 戒行之僧 毘尼藏經僧有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飲酒食肉 手澤 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存焉爾注手之所持猶存潤澤之迹也 灰心木立 見前畫壁 勾當 呂藍衍言鯖||幹當事也○按勾音當去聲 紀綱 左傳僖廿四年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之僕

●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見長莎蔽逕蒿艾如麻時値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

商務印書館藏版

或笑狐攝人之物自糚門面終非已有豈不可羞吾謂天下之物當與天下公之浮生如寄除倫嘗性分之外何者是自己所有凡一切所有之物雖暫寄於我終久還當寄之他人彼斤斤自乎而日是我所自有也亦甚愚也

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倜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卽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荊。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目公。公若爲儐。執半主禮。次翁壻交拜。已。乃卽席。少間。粉黛雲從。酒胾霧霈。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搴幃促之。俄婢媼數輩。擁新人出。環佩璆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中。僞醉隱几。頹然而寐。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

金杯羽化是飛觥好注解攝致千里之物而不敢終留可見狐本不爲怪

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簏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顚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妖固由人興也鬼狐之據人第宅亦因其可欺而欺之耳鬼狐不畏貴人只畏正人正人者道義之氣純是陽剛彼陰邪者曷敢當之不然者其氣先已自餒鬼狐乃得而乘之今狐之言曰相公倜儻或不叱怪可知狐本不爲怪特鄙瑣者自怪之耳以倜儻之人狐且尊之敬之況能養浩然之氣者哉

歷城殷天官 名士儋字棠川明嘉靖庚子舉人丁未進士官吏部尚書謚文莊 醵 禮禮器周禮其猶｜與注合錢飲酒也 上弦 左傳注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則爲弦全乃成望歷書月至八日｜｜至二十三日下弦詩如月之恆箋日月至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謂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昏謂之下弦 倜儻

商務印書館藏版

倜音惕說文｜｜不羈也 **箕帚女** 東觀漢記呂公謂高祖曰臣有弱息願奉｜｜ **少選** 呂覽｜｜發而視之注｜｜須臾也 **儐** 禮聘義注入紹禮曰相出接賓曰擯按擯

一作｜ **胾** 正字通切肉曰｜ **翠鳳明璫** 李端襄陽曲雀釵｜｜動｜｜ **寒士** 世說劉中郎遇褚司徒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

障何益褚曰｜｜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皆歡顏 **什襲** 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革匱十重緹巾｜

｜○山海經注燕山多嬰石似玉有符采嬰帶所謂燕石也 **明府** 後漢張湛傳｜｜注郡守所居曰府｜｜者尊高之稱前漢書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亦其義也賓退錄｜｜

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按今依唐人稱縣令曰｜｜ **金杯羽化矣** 唐柳公權傳公權善書公卿贈巨萬多爲守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杯盂一笥緘縢如故而器

皆亡奴妄言叵測者柳笑曰金杯羽化矣不復詰

●●嬌娜

蘊藉人而得蘊藉之妻蘊藉之友與蘊藉之女友寫以蘊藉之筆入蘊藉詩蘊藉手蘊藉文亦蘊藉

得讀生平未見書是從瑯環福地來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爲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畧致慰問卽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綿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册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卽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歎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駑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問宅

不求進取操業便高香奴行酒只是借徑入題五月一飲每飲必招香奴是眞善讀書者傖父固不解此

反映下文如懽囊倒影星斗漾波行文眞有手揮目送之樂

八字寫出知交至情有女同行已在夙夜代籌中矣望見顏色精神爲之一爽是眞能好色

何久錮。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卽留共榻。昧爽。卽有僮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綿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粧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翺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瘇起如桃。一夜如盌。痛楚呻

非登徒子可比

慧心妙舌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心脈一動非伐皮削肉則疾不可爲特恐無是人以爽其精神無金釧以東其創腫無佩刀以割其腐肉無紅丸以清其骨髓徒付之膚醫之手以屠刀妄削之創去而身亦亡矣心脈顧可妄動哉

得近嬌姿且汚纖指徒以齒穉未遂嬌姻此恩此情如大如海況阿松佳偶伯仲嬌娜夙夜

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嚬呻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良友不啻胞性分中語難得）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症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解頤妙語笑可傾城聞其言洗却無數鬱悶況近嬌姿而豪把握耶）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盌闊矣乃一手啟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釧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牀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幸哉創也文心極曲而筆實足以達之）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才一週覺熱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癢三周已偏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沈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

代籌敢忘所自則他日之矢共生死不自他日始矣

一日三秋來何暮也

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松只此已足猶是對面烘襯之法）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仍是對面虛按莫誤認作正面）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卽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豔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偶獵郊外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

身之貴卿之賜也自別卿以來心脈不敢妄動矣創口雖合曷敢忘痛

只知自任遑問何事以死報之不負公子不負嬌娜矣如此眞難爲生

人爲我死我何敢生撮頭度丸接吻呵氣報之者不嘗以身矣生卽不蘇不已得死所哉

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只三語十二言而面面俱到所謂回頭一笑百媚俱生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刦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磐回視舊居無復閈閎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煙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眞能好色者不必其果爲我所有也孟子謂無怨女曠夫是與民同好色耶此意夷堅志有云譬如見白飯在地必拾之不必眞食之也此誠罕譬而喩讀至此不知所云遲之又久得前人二語曰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圞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

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㤼。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蘊藉 前漢薛廣德傳廣德為人溫雅有蘊藉又唐權德輿傳｜｜風流自然可慕

執友 禮曲禮｜｜稱其仁也注｜｜者同師之友共執志者故曰｜｜

落拓 史記酈生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杜牧詩落魄江湖載酒行〇王鳳洲云落魄之魄音托與拓同

瑯環 伊世珍｜｜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問曰君讀書幾何曰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若二十年外華已盡讀之矣其人議論超然華願內服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有門引華入則別有天地宮室嵯峨入一室陳書滿架曰此歷代史也又一室曰此萬國志也每一室頗高有二犬守之華問故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映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心樂之欲賃住數日其人笑曰君癡矣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曰此｜｜福地

曹邱 史記季布傳楚人｜｜生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之曰吾聞｜｜生非長者勿與通及｜｜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悅足下足下勿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季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揚之也

駑駘 楚辭乘｜｜而馳騁注｜｜馬之劣頑者

塗鴉 詩話盧仝舉子名添丁其幼喜塗抹詩書往往令黑仝戲賦詩

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忽來案上翻墨汁丨抹詩書似老丨〇病詩病目丨丨不成字粉牋香墨惜烏絲 滑 **節拍** 爾雅釋樂和樂謂之節〇陳暘樂書樂有拍板韓文公目爲樂句 **少所見多**

所怪 牟子古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見橐駝以爲馬腫背 **扃** 扃音駉說文外閉之關也出禮入戶奉扃注丨門扇木也按丨與扃異扃音賞戶耳也從戶向與從戶冋音別 **劳**

氣勝蘭 漢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 **物色** 後漢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丨丨訪之注言以形貌求之也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

却巫山不是雲 唐元稹妻韋氏有才思早卒稹作遣悲懷詩五首中有句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畫黛彎蛾** 說文黛畫眉也釋名滅眉毛去

之以此畫代其處也〇詩衛風螓首蛾眉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蓮鉤蹴鳳** 蕭齊史東昏侯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〇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窅

娘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影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〇中華古今注古履絇

絲皆畫五色至漢始以錦爲飾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聚雲五朵之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 **廣寒宮殿** 見前勞山道士霓裳注 **合巹** 昏禮共牢而食丨丨

而醑注巹謂半瓢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其一瓢故曰丨丨 **司李** 廣雅皐陶爲李官治刑獄按推官號爲丨丨亦稱司理 **直指** 杜氏通典漢公卿百官表侍御史有

繡衣丨丨者出討奸猾理大獄丨丨者行無苟私也〇按如國初之巡按見卷八胡四娘 **信宿** 詩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霹靂** 爾雅釋天疾雷爲霹靂霓注

雷之疾者爲丨丨〇按一作辟歷爻作劈歷言所歷皆破折也見埤雅說文 **舁** 舁音余說文共舉也徐曰用力也兩手及爪皆用也 **勾當** 見前長清僧 **趣裝** 前漢曹參

傳參爲齊相及蕭何卒參乃丨丨治行丨曰吾且入相三日果召參代何爲相〇丨音促 **忘饑** 南部烟花錄隋煬帝每視御女吳絳仙謂內侍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饑矣

解頤 前漢匡衡傳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匡說詩丨人丨 **色授魂與** 司馬相如上林賦丨丨丨丨心愉於側注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 **顛倒衣裳** 後漢

書后妃紀適情任欲丨丨丨丨 **甚都** 司馬相如傳車從雍雍閒雅丨丨 **金漚浮釘** 演繁露公輸班見水中蠡遂象之立於門戶所謂釘也義訓曰飾金謂之鋪鋪謂之漚今

俗謂之浮漚釘也

卜亦神矣特行之不以其正鬼神且將殛之

有定識有定力世之巧爲趨避者非徒無益適以害之耳

公固卓識然使無拳無勇亦將奈之何故凡術之巧者皆不可近

敘次如繪圖觀陣有聲有色如五花八門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二壺高作旋風舞崇正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爲公懼勸罄橐以哀之公不聽倐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窣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空於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出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腰已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獰如鬼纔及地急擊之斷而爲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耎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鬭之遂砉然脫扃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彎矢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

則又彎矣。公急躍避。矢貫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猱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剁。公又伏身入。刃落斷公裙。公已及脅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尙纏腰際。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瞥不可見。或曰。此翳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爲犬血模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爲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且卽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況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不尤甚耶。

壺　周禮夏官挈｜氏掌挈｜以令軍中注｜｜盛水器也｜　旋風舞　唐書安祿山作胡旋舞帝前疾如風　禳　周禮女巫注卻變異曰｜　漏　漢書張衡｜水制以銅爲器實以清水各開孔以玉虬吐｜水入兩壺左爲夜｜右爲晝｜○後漢律歷志孔壺爲｜浮箭爲刻下｜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正爲宋會要｜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刻之法有水稱以木爲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以木爲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點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　無死法　唐李日知傳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

文章冠世而困頓名場不知場內諸公所賞鑒者是何物事八字中屈煞英雄不少此眞知己惟場外乃能遇之當涕零不已時魂夢早隨之去矣極幻異極支離事隨筆敘八了無痕跡

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

土偶 齊策蘇代見孟嘗君曰臣過淄水有｜｜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 扃 見前嬌娜 木偶 說文傀儡｜｜戲也 翳形 老學菴筆記有人以花葉給顧愷之曰此蟬翳葉以自蔽則人不見己顧癡信之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遊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綦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歎。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我讀之爲之大哭 榜既放。依然鎩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白公。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甯。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在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

商務印書館藏版

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為之納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主政。攜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為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簸具以出。見生擲且駭走。生淒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卜窀穸。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蛻。委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卽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為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況繭絲蠅迹。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首自愛。歎面目之酸澀。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了之中。則鬢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文章吐氣必借福澤所謂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時數何以限人文章何以憎命反而思之毋亦僅浸淫於雕蟲小技而於聖賢反身修行之道尚未講乎吾人所學何事身心性命原非借以博功名然此中進得一分功力即是一分德行即是一分福澤自心問得過時然後可求進取不然者制藝代聖賢立言亦味心之言耳文章果足恃乎

游揚（見前嫣娜曹邱注） 擊節（按｜｜謂｜九爲｜也詳見卷三林四娘） 文章憎命（杜甫詩｜｜｜｜達魑魅喜人過） 鎩羽（左思蜀都賦｜｜鳥｜｜注｜｜殘也） 嗒喪（莊子齊物論｜然若｜其偶） 木偶（見前妖術） 疾革（禮檀弓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注革與亟同急也） 餘緒（呂氏春秋道之眞以

商務印書館藏版

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 黃鐘長棄 楚辭卜居｜｜毀棄瓦釜雷鳴 非戰之罪 史記項羽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何必拋却白紵乃

謂之利市哉 樂府解題其聲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禹偁詩閑思蓬島會神仙二百同年最少年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字寫紅箋

納粟 通志漢文因錯晁言務農貴粟詔許人｜｜得拜爵及贖罪 捷南宮 唐開元中謂禮部爲南宮 錦還 南史柳慶遠傳慶遠爲雍州刺史帝餞於新亭曰卿衣｜

｜鄉朕無西顧之憂矣李白詩昂爾効才畧功成衣｜｜ 窀穸 左傳襄十三年惟是春秋｜｜之事注｜厚也｜夜也謂長夜也 蛻委 說文蛻蟬蛇所解皮也莊子知北遊子孫

天地之委蛻也 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 陳元祐離魂記清河張鎰有女名倩娘端妍絕倫鎰甥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每曰他日當以倩娘妻之後有賓寮

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抑鬱宙亦深恚恨決別上舡夜半不寐忽聞有一人至舡上視之倩娘也宙起連夜遁去凡五年生二子女思父母遂俱歸宙先至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

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使人驗之果眞疾走報鎰室中女聞之喜而起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 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

惠爲友每相思不能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卽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沈約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繭絲繩迹 文心雕龍章句在篇如｜之抽緒○繩迹未詳或云｜

繩宜作蠅亦未詳所出 吐學士之心肝 李賀詩序賀每旦出從小奚奴背古錦囊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之其母見之曰兒要當嘔出心肝乃巳耳 流水

高山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 來鬼物之揶揄 揶揄見前勞山道士

○世說羅友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許而不用後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獨後至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徐賁

詩道在或期君夢想貧來爭奈鬼揶揄 康了 遯齋夜話柳冕應舉多忌諱謂安樂爲安康榜出僕還報曰秀才｜｜ 孫山 詩話｜｜應舉綴名榜末有問試者託探得失山答

曰解名盡處是｜｜餘人更在｜｜外 卞和 韓非子楚｜｜獻璞玉於懷王王則其左足懷王薨又獻於平王平王又刖其右足平王薨子荊王立和抱璞哭於楚山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

寶見焉乃封和爲陵陽候和辭不就 伯樂 周孫陽字伯樂｜｜本天星名陽善識馬故以爲字○戰國策人有賣駿馬者見｜｜曰臣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

獻一朝之價｜｜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　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後漢禰衡傳建安初游洛下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刺字漫滅○古詩置書袖懷中三年字不滅

按刺七賜切釋名書姓名於奏白曰刺　昂藏李泌詩安能不富復不貴空作昂藏一丈夫　令威後搜神記漢丁｜｜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華表柱云有鳥有鳥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研。遂訂爲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爲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卽有人白別業之僕。爲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豬奴。何敢爾。其先世爲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塡吭臆。忿而起。極力爲忍事最樂句反襯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有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爲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慫恿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

此時周自周成自成成醒而周夢成去而周留成愚周周復愚成成笑周周還成笑成兩人見議各殊仙凡迥判

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爲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閽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烏用友也（大義凜然仙根在此）乃行周弟贐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著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其食飲弟來餽問苦禁拒之成又爲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爲營脫以是得朦朧題免宰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膽成（此爲前後關鍵）成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人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蹤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殊徧時以金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氅服岸然道貌周大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君字我字領起下段妙文）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略道閒闊欲爲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其妻已成敝屣而無如其不知）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

欲爲換骨先爲換身吾將使子之心如吾心敢不使子之面如吾面乎

以我問我以我答我我不知我我不見我我爲之進一解曰有我者卽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

不知莊周之爲蝴蝶與蝴蝶之爲莊周與文亦栩栩

欲仙

謫遇之而以爲君君將仙矣怪不識自已面目識之當不遠矣語語元妙可入

悟境不到眞仙境何從認

已形奈塵俗念切未能穩坐蒲團遂致于思于思去而復來塵俗念切則身與成易位故我依然雖欲留之不可得矣

不到死心塲

止答在勞山之上清宮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能息訝問何爲殊不答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顚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髭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是夢中語是將醒語）已而大寤知成以幻術招隱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卽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尙游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爲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識（天下不識自己本來面目如周者何可勝道特恬不爲怪遂至夢夢而死眞是可憐）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蹤兆一望寥闊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迤邐自往遙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爲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逴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卽遽出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讌語見異彩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坐鳴

商務印書館藏版

境爲背回首人之棄子且八九年矣不愚者尚未之知耳

以夢爲眞以眞爲夢明明指點乃謂譸張古今人同此大夢一生癡夢到此才是眞醒

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身心判然兩樣）無意流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盹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捋頷下則于思者如故矣（仍執初心）（依然故我）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强之不得因踽踽至家門叩不能應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熒然內人未寢噥噥與人語舐窗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扃而出奔告成乞爲助成慨然從直抵內寢周舉石撾門內張皇甚擂愈急門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闢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卽與僕私（此時疑已敝矣）周借劍決其首罥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爲眞眞者乃以爲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懼欲絕竊疑成譸張爲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於此如過晡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遽墮曰兄

能忍事便有仙根卽不仙亦多樂境多樂境則亦仙矣以此傳家乃爲至寶點金術猶覺多事

去後盜夜殺嫂刳腸去酷慘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亦夢醒至此方醒古人所以有大夢誰先覺之語也郁鄲盧生廟題壁句云願與先生借枕頭余深玩之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襁褓物宗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回頭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闊袖一舉卽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樸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簽題仲氏啟審之爲兄迹開視則虛無所有祇有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硯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硯石粲粲化爲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前幅寫成肝膽照人眞誠磊落後幅寫成幻形度友委曲周旋氣局縱橫筆墨恢詭至周先以牧傭之微嫌不能自忍幾壞身家纔則人已棄予而猶溺之而不忍棄顚倒至此何從識自己面目乎夢者以爲眞眞者乃以爲夢幸有良朋反復警喚半生懵懵乃忽焉醒耳忍事最樂一語從閱歷中得來回顧而出之所謂回頭是岸也卽借此收束全文通篇線索一絲不走

商務印書館藏版

杵臼交 後漢書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於||間 牛蹊周田 左傳宣十一年牽牛以蹊人之田注蹊徑也 大父 按祖曰||漢書鄭當時知交皆||行 強梁 莊子山木篇從其||注||多力也又後漢禮儀志||神名能食鬼 兩造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禁民訟注||兩爭者皆至也 嗾 玉篇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左傳宣二年公|夫獒焉 囹圄 禮月令省||注|牢也||止也疏夏曰鈞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獄名也 犴 韓詩外傳鄉亭之繫曰|朝廷曰獄注|犬也犬能守故謂獄曰| 論辟 辟刑也書君陳辟以止辟周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按死罪曰大辟刑罪曰小辟 寺觀 見前勞山道士 物色 見前嬌娜 黃巾氅服 唐李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世說王恭著鶴氅注析羽為裘衣曰氅 勞山上清宮 勞山志略上清宮在明霞洞下宋建即靈崗子修眞處下清宮在天門峯北海濱 羽客 廬山記唐保太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亦曰元流眞侶 今尙游戲人間耶 世說補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見南昌太守葉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 遑行殊遠 按遑亦遑也句本史記霍去病傳 于思 左傳宣二年||||棄甲復來注||多鬚之貌○按思與鬛同 扃 見前嬌娜 譸張爲幻 書無逸 促裝 見前嬌娜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 懶然 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欻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 介難貧而介尤難 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值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

坐食山崩徒擁牛衣而泣故家子每每如是可歎十六字可作家傳家格言自學問以至於經濟皆當本此意以力爲推行不特操生業爲然也

誰答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卽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歎曰嘻王柬之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逕去王爲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介固盛德惰亦敗類）（欲其富貴必去病根）王告以無貲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懶煞緩煞）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濘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懶煞緩煞）將近京

寓中失金責主人償未嘗不是然謂金之失果由主人又未必然鳴官而主人果償金則寃主人鳴官而主人不償金則累主人我得金而寃主人不可也我不得金而累主人則尤不可也歸之於數不尤乎人何等識見何等器量若而人豈非賞困以終哉

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貶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悔之已晚）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踱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鬬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恆百錢不止意忽動（天誘其衷）計囊中貲僅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慫恿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此則非情之告而無心之遇竟以遲緩得之豈偶然哉）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鬬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天實啓之）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

數語是一首絕妙鬬鶉行

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鶉鬬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强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鬬者上卽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踔客鶉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鎩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鬬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玉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鬬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恆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

商務印書館藏版

措詞委婉可聽

鶉人鶉人始願實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卽如王命王喜卽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其富之基雖得於介而終以不惰成之通篇言數言命而束之以此可知富貴之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拾釵而不取亡金而任數所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者非耶其悄也殆亦有說焉

老嫗主人贈金皆出諸意外而卒以此致富謂非天之所以報狷介士哉

牛衣 前漢王章傳章爲諸生疾病無被臥｜｜中與妻對泣及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君不憶｜｜中泣涕時耶注｜｜編亂麻爲之 交謫 詩邶風室人｜徧｜我 紅

日三竿 蘇軾詩曈曨曉日上三竿陸游詩美睡三竿日○按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日出三竿謂朱黃色赤暈也今多借用 儀賓 明史明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

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親王女曰郡主諸郡王女曰縣主郡王孫女曰郡君郡王曾孫女曰縣君公主壻曰駙馬都尉餘皆曰｜｜ 衡府 明史衡恭王祐楎憲宗第六子成化十三年封宏治

十三年之藩青州○按初太祖第七子榑封齊王建府青州西門內後罪廢國除宏治中憲宗子祐楎復封此建國曰衡歷四世而革命 蓬首 詩衛風首如飛｜ 菜色 禮王制民

無｜｜注飢而食｜則｜病故云｜｜ 仰屋 宋富弼傳帝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竊歎者卽當至矣 趣裝 見前嬌娜 委頓

晉裴楷傳楷有渴利疾王渾請曰楷今｜｜臣深憂之○左傳襄四年甲兵不頓注頓謂挫傷折壞俗謂｜｜是也 亭午 太平御覽日在午曰｜｜孫綽天台山賦羲和｜｜ 信宿

見前嬌娜 翔貴 前漢食貨志常苦枯旱亡有年歲穀價｜｜注｜如鳥之回翔謂不離乎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英物 晉桓溫傳溫生未期月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

啼及聞其聲曰眞｜｜也父彝以嶠所賞遂名溫 首肯 宋史王珪奏請太后同聽政神宗｜｜ 肩摩 國策車擊轂人摩｜ 鎩羽 見前葉生 中人產 前漢

文帝紀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百金上曰百金｜｜之｜也何以臺爲 連城璧 史記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故又名｜｜｜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凌夷樓舍連亙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恆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

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蒿蓬曲折而入登樓殊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胾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家閨闥君占之旨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略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媼云此爲老荊又指女郎此青鳳鄙

突如其來即狐亦不能不驚生固狂放不羈亦占得理足

旣得其奧部不妨加以藻飾此文之貴於潤色也果爾妙緒泉湧焉得不動人聽聞引出幃中人粉飾多點得力不小

狂態可掬叟亦難堪世人謂人者多假託鬼狐鬼狐又復託厲鬼而慚於灼灼對視之狂生可見鬼狐伎倆原不足動人也

停睇而俯首躡足而不慍搴幃去後情思亦可知矣不然豈猶不知有鬼嚇不動之狂生在此斯時何時而乃獨自房中出乎啓關捉臂擁加諸膝而曰幸有

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媼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搴幃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凝待終宵寂無聲欬歸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過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憑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不爲鬼動其行可知）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扃闢之閛然生急起窺覘則扉半啟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卻走遽闔雙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但閨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啟關出捉之臂而曳之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思無用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爲歡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俯首倚牀拈帶不語叟怒曰賤

鳳分盡自使之留守時竊已私心自喜矣叟亦有治家不嚴之罪嚶嚶啜泣時心中有無限委屈

無意相遭遂援其厄深情所結有此因緣因遭顛覆乃得相從堅永約人事得失亦復何常士之錯節盤根所自信者此心耳天數不可知聽之而已

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訶詬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鋸鈇鉞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闒耳戢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遘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爲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獵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効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

一則以禮一則以情以禮制情情當自屈忍哉二字恨詞也而以笑出之則慼其如是而又幸其不如是也其詞若有慼焉其實乃深喜之

其心不死邪得便死以好結之冰玉未有不相能者耿生此舉高石太璞遠甚

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鏤膺虎韔。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敝。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卽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爲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叟之愆不在樓下訶詬時。而在喚令聽歡時。）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傅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別墅（正韻。墅。田廬也。古人於蒙廬外立｜｜。）及笄（禮內則。十有五年而笄。注。笄。簪也。）戲（見前狐嫁女）不速之客（易需。有｜｜｜三人來。注。速。召也。）久仰山斗（唐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自愈沒。其學盛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通家（後漢孔融傳。融十歲。隨父詣京師。造河南君李膺門。云我與公乃積代｜｜膺曰。君祖父未嘗與僕有舊。融曰。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非積代｜｜與。衆皆奇之。）豚兒（吳歷。曹公見孫權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倜儻（見前狐嫁女）塗山女佐禹之功（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到｜｜。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遂娶塗山。謂之女嬌。）妙緒泉湧（盧思道諫。麗詞泉通。壯思雲飛。）蓮鉤（見前嬌娜）扃（見前嬌娜）闃然（集韻。｜音怦。合闃聲。）綿薄（前漢嚴助傳。淮南王曰。越人｜力｜材。不能陸戰。）介介（後漢

卽令眞是在亡之人又豈可貪而遽之明明引鬼入宅妻勸之而不從道士言之而不悟色之迷人甚矣哉死將臨而不悟其言何等眞切乃初聞之而疑[illegible]思之且以爲妄矣忠言逆耳固如是夫明明麗人也而乃獰面鋸齒徒披采繪之人皮者乎世之以妖治

耳注｜｜猶耿耿也（馬援傳｜｜獨惡是）

鏤膺虎韔 詩秦風虎韔｜｜傳｜｜以虎皮爲弓室也｜｜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

殷 ｜音煙左傳成二年輪朱｜左注朱血色血色久則｜｜者近煙今人謂赤黑爲｜色

返哺 春秋元命苞三居烏｜｜之烏至孝之應也○梁孝武帝孝思歌慈烏｜｜以報晉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卽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祕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爲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爲妖。意道士借厭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則室門亦閉。躡迹而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女

惡人者固日日鋪人皮執采筆而繪者也吁可畏矣

彼在亡之人固已登子之牀矣不爲裂肚掏心何以與子寢合乎然此其共見者耳更有甚於裂肚掏心而無形跡可窺者父母妻子兄弟朋友皆不得知何處求人而活之哉

麗人也而老嫗矣厲鬼矣且臥嗥如猪變作濃煙矣衾裯中得意時可謂無美不備矣

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掛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甯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肚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爲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爲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業魅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劃然而脫化爲厲鬼臥嗥如猪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煙中飀飀然如口吸氣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

彼固愛佳人而甘心就死者活之何爲彼愛人之佳人人亦將愛彼之佳人彼之佳人且將舍而愛人矣人盡夫也活之何爲此仙人警人語也勿作瘋顚語看

喀痰唾以爲人心仙術則奇所爲者強喉之人耳不知其復活以後亦警撫臂而痛心及此否

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沈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人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顚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爲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强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卽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竚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煙焉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啓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爲言恍惚若夢但覺心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爲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爲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朱門 晉麴允傳允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北望青樓○杜甫詩出入||家華屋列蛟螭 厭禳 前漢杜鄴傳注|壓也鎮也周禮女巫注却變 異曰| 獵食 易林鷹鷂|雉兎困極 垝垣 詩衛風乘彼||傳|毀|牆也 鬼子敢爾 世說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人答曰如君之於盧毓盧珽因謂弟士龍曰我祖父名播海內豈有不知||| 青帝廟 史記封禪書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青白赤黃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曰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狠藉 爾雅翼狠性貪聚物不整故稱||||○釋文||草而臥去則穢亂爲||也 梟其首 秦紀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注縣首於木上曰梟○天祿識餘|首者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食梟羹死懸其首於木標賊首以示衆曰梟 膝行 莊子在宥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而進再拜稽首而問 人盡夫也 左傳桓十五年|||父一而已 愛人之色而漁之 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注漁色如漁人之取魚食欲無所擇也 天道好還 道德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注還償也

●●賈兒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爲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媼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忘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

壯兒膽憎兒頑憎之固非壯之亦未是深知兒者然兒雖不易知待其做出而後知之耳

先斷其尾已奪其魄矣此討狐第一功

不過醫藥耳驅禳耳翁已無技擣子其奈之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探其虛實審其蹤跡知己知彼

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叫詈。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嫗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爲意。因共壯兒膽。然嬉戲無節。日效圬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廚刀霍霍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瓠覆燈。伺母囈語。急啟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溲狀。欻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溼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卽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見母癡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顚。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闢。翁患之。驅禳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棕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

百戰百勝運籌制勝有如大帥登壇不用一卒一騎佇看滅此朝食不鬭乳臭孺子遂乃提是智珠

日可取白酒一瓻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臥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噥噥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掛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廛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妗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妗檢櫝。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妗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妗。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託在舅家。兒自是日游廛肆間。一日。見長鬣人亦雜儔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居里。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僞云山洞。長鬣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啟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爲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躭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卽曩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

商務印書館藏版

能出奇計無愧陳平

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瘠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祟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十歲小兒何以辦此其殆天授乎胸有成竹目無全牛膽大於天心細若髮慮以餂之實以證之苦以難之甘以餌之同類以結之後約以信之討之於杯酒之中玩之於股掌之上其從容措置不躁不矜縝密而不有輕洩者老成人且難之況乃孺子

霍霍磨之 木蘭詩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向豬羊 囈語 |睡|也列子眠中啽|呻呼 扃 見前嬌娜 襛 見前

嬌娜 妗 集韻|巨禁切音矜俗謂舅母曰| 湯餅 ||即水引也一名湯淘青箱雜記凡以麵煮之皆曰|| 舉火 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三日不||十年不製衣

此太素脈奇而有理亦眞戲得出

信斯言也則畏自畏尾之人不爲狐惑矣一笑董之始見未嘗不明顧既喜其色又復

陳平 漢書｜｜字孺子陽武人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官左丞相封曲逆侯 祟 顏會｜音粹說文神禍也左傳昭元年實沈臺駘爲｜〇前漢江充傳注｜者禍告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故從出從示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籌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脈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愼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爲模棱語置不爲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卧人大愕斂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誤矣引董手强使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

商務印書館藏版

惑其言遂并此一隙之明亦反自然其錯矣不亡何待

聞之令人落魂喪胆此時方知促徵之語乃非模稜

規戒語原當聽不謂郎以規戒語售其欺也然〃亦易辨耳縱使非妖天下豈有私奔之人而能以正語規戒人者乎其迷罔病瘠

矣。爾時我未笄。君垂髫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髣髴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若此。然何遽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爲文君。剩妾一身。煢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疾不可爲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爲之針手灸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拂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尙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隣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爲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愼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待。居數日。迷罔病瘠。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

前不至於此血以死者亦幸而免耳

八字千古鐵案處狐亦平允

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爲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女忽歎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逡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凡聞讒言者始未嘗不駭然驚憬然悟惕然懼乃一轉念間卽自涉游移而寬以自恕矣且謂彼模稜而置不爲意矣迨錮蔽日深事不可爲徒掩泣而賚恨以死天下豈止一董生哉

篝燈 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好學母禁其夜讀彭年｜｜密室不令母知｜｜籠也 扃 見前嬌娜 太素脈 列子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也白虎通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素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太素脈劉守素著脈之可以知人之貴賤夭壽 模稜 盧氏雜記唐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之蘇摸稜 我不畏首而畏尾 左傳文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尻 集韻｜邱刀切音考平聲天問注｜脊骨盡處 笄 見前青鳳 苗

事雖豪故然亦恭而有禮不徒徒爲遊戲薄飲者此判之所以稱爲逢人而惠然肯來也

陸亦逢人所以之與而來不爲眕畦

條（晉皇后傳贊芬實嬌冤非婉孌注嬌冤一作——）不幸爲文君（謂新寡也詳見卷二阿寶相如注）肌粟（飛燕外傳體溫舒無軫粟蘇軾詩凍合玉樓寒起粟）

厭禳（見前畫皮）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姓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唯其素鈍故必易心亦唯其篤學乃可易心於此須著眼勿徒取其豪放也）一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衆當醵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獰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衆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酬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狂而守禮不流于妄）大宗師諒不爲怪。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爲眕畦。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燭獨飲。忽有人搴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琖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

滌腸易心肉塊竅塞者幸矣但未卜此佳者從何處揀得來可見文思不進過眼輒忘者非其人之罪也或教之曰胡不央陸判易之己是即其取置几上留以補闕之肉塊也烏得而再易之

社友之心未必盡是肉塊然亦未必盡是光明磊落者見此電光烱烱能不失色引去

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讀與陽世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頹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黃昏鬼客已去自是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窗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臟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前破腔出腸胃條條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懼我爲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只戀心耳乃千萬中揀得其一更不知忠孝節義之心可於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百千萬億及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中揀得幾許）爲君易之留此以補闕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綖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可見心無定而福有定心可易而福不可易今之不自揣其心而妄希厚福者想肉塊上別有一毛竅）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社友素揶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動目烱烱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攜陸歸飲既醺朱曰湔腸伐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

有心腸佳而面目惡者有面目佳而心腸惡者換面目易換心腸難乃夫既已伐胃滌腸夫人自然改頭換面

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目想亦可更。山荊。予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裹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頸血猶濕。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陸至。一手推扉。扉自闢。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著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藉。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顴。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豔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於牀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鬧聲。呼婢往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撻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

僕女自言之女之冤已明女之頭得所矣吳女身死而頭生朱妻頭死而身生頭固新而身則依然故也其新人耶其故人耶合而觀之兩人湊成一人分而觀之兩人兩個半截人生原足樂死誠可悲自遂人觀之生而有悽於生也者生固無可樂死亦不暇悲也死而無慼於死也者生固有可樂死亦無可悲也既有生卽有死既知生卽知死可以生卽可以死

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鞫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爲蘇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豔於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爲公壻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於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爲樂死之爲悲朱以爲然卽治衣衾棺槨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再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窅然而逝自是三數日

又何必樂生又何必悲死

官聲果好先人瞑目其榮名矣龍章封錫乃其餘事贈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功力全在四欲字精神全在兩而字心術人品學問經濟皆包括在內

輒一來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爲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扶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業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爲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瑋伏不起朱促車行火馳不顧去數武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之當貴瑋欲追從見輿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渾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任爲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況加鑿削於肝腸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媸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爲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醵作筵見狐嫁女治具前漢灌夫傳將軍辛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注具酒食也玉山頹傾世說山濤言嵇叔夜之爲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若玉山之將頹紅勒之夢溪筆談嘉祐中劉幾爲文好爲險怪之語歐公深惡之會公主試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戲續曰秀才剌試官刷以大朱筆一橫抹之謂之｜｜帛毛竅塞未詳揶揄見前勞山道士先容鄒陽獄中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注謂先形容之也○駱賓王詩徒懷萬乘想誰爲一先容湔腸伐胃華陀事見後漢書又五代史王仁裕夢人刳其腸胃文思大進結髮蘇武詩｜｜爲夫妻恩愛兩不疑○｜｜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按程伊川云｜｜只稱其幼小言初上頭時非謂合髻丫也物色見前嬌娜扃見前嬌娜迎刃而解晉書王濬討吳州郡多望風歸命杜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無復著手處也狼藉見前畫皮醮禮昏義父親｜子而命之迎注｜酌也左道禮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以亂政殺疏｜｜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邪道爲左羽葆禮雜記匠人執｜｜注葆如蓋形以羽爲之鹵簿炙轂子車駕行羽儀導護之謂之｜｜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曰天子出行則具｜｜鹵大楯也所以扞敵其部伍之次皆著於簿獨以鹵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也五禮精義曰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曰｜｜武禮曲禮堂上接｜堂下布｜疏｜｜足迹也陳氏曰文者上之道｜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之下曰｜｜卷在冠之下亦曰｜心欲小而膽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本唐書孫思邈對盧照鄰語斷鶴續鳧莊子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商務印書館藏版

聊齋志異評註卷一終


嬰甯
拈花微笑欲傾
城情到深時轉
不情一味天真
何爛漫只宜呼
作太憨生


聶小倩
既具光明磊落腸
不逢劍俠亦何傷
良宵自說奇緣者
多半青燐泣暮楊


水莽艸
同是清茶奉玉觴出之少女便甘芳
一時雖解相如渴何處逢人覓故襠


鳳陽士人
弟兄夫婦
各西東月下懷
人感慨中
顛倒遠離成
梦想不同
夢在梦偏同

此篇以笑字立胎而以花爲眼處處寫笑即處處以花映帶之撚梅花一枝數語已伏全文之脈故文章全在提掇處得力也以撚花笑起以摘花不笑收寫笑層見疊出無一意冗複無一筆雷同不笑後復用反襯後仍結以笑字篇法嚴密乃爾

聊齋志異評註卷二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淸註釋

●嬰甯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輿獨遨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此一花字生出下文無數花字）容華絕代笑容可掬（一笑字生出下文無數笑字善屬文者須於此着眼）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曰個兒郎而遺花笑語自去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禳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不治其裏而發其表醫甚庸庸）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

商務印書館藏版

爲文最忌直率最嫌急搶此則硬將下文明明道破而不以爲急搶直率者解人可索不待言傳也有花乃有入有入乃有笑見其花如見其人欲見其花必袖其花乃未見其人而先見其里落之花見其門前之花則野鳥格磔中道早有含笑然花人在矣求見其人死聞其聲見其花[illegible]其笑而後卒觀而得見所欲見之人既照應起筆郎引逗下求文中貴有嚼筆也逕入

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蹤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略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紿之紿詞詭譎有謂其無心而佯中是獃子話不可讀聊齋不可與論文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知此一段用意用筆可以作虛冒題可以作兩截題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顧題母即以引起下無數花字並引起下無數笑字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託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榷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花從遠處寫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花從近處寫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俄聞牆內有

門而夾道寫外庭外寫花窗外寫花室內寫花借許多花引出人來而復未寫其入先寫其笑寫其戶外之笑寫其入門之笑寫其見面之笑又照 上元之言照應上元之笑許多笑字配對上許多花字此遙對法也隨手借視砦桃撇開寫花寫笑變變縮住然後再寫花再寫人再寫笑樹上寫笑將隨寫笑隨時寫笑隨後寫笑東住笑字正敘※中之花入正面矣却以園中花作一夾襯隨又撇開寫其笑寫其來時之笑寫其見母之笑寫其見客之笑寫其轉入之笑又恐冷落花字以山花零

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花從初見)

(其人寫)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花從已見其人寫)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前撚

梅此執杏梅者媒也杏者幸也媒所以遺地上笑而去幸則唯含笑而入矣)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

還往懼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

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笑而入矣幸矣而又恐其去料其必去也故來窺故又時來窺久而不去個兒郎可喜而亦可訝矣)

忽一老嫗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

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嫗聾憒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

曰奇哉姓名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

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之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

大喜從嫗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花從門內寫)曲折而西又啟一關

豆棚花架滿庭中(花從窗內寫)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內(花從庭中

寫)茵藉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卽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前從門內窺門外此從窗外窺窗內)嫗喚小榮

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噭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閥嫗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嫗驚

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

落小作映帶熱後笑與花反復並寫從花寫不從笑而寫笑笑既不笑矣笑字無從寫矣偏以不笑反復映襯而忽而零涕忽而哽咽忽而撫哭哀痛無非出力反襯笑字更以其子見人輒笑大有母風收拾全篇笑字此作者以嬉笑爲文章如評中所云隱於笑者矣故爲瑣瑣批出而不禁失聲大笑

尙不相識。生曰。此來卽爲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從母口中說出笑字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雛尾盈握。媼勸餐已。婢來斂具。媼曰。喚寗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從戶外寫笑此是遠聞媼曰。嬰寗。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從戶外寫笑此是近聞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從入門寫笑是遠見媼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從立定寫笑是近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尙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從揖時寫笑是正面見媼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寗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語漸合旋卽推開妙生無語。目注嬰寗。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照應伏筆從婢小語寫笑笑賊腔耶笑媼言耶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一路熱鬧寫笑又嫌冷淡花字却以碧桃開未微作點綴復順便寫出門之笑文心周匝乃爾媼亦起。喚婢襆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

遺花地上時明明以花給目灼灼賊矣藏之枕底者何爲出之袖中者又何爲而乃曰存之何意且喚老奴折園中花送之若與已不相于也者追指出撚花人則又曰親情變何待言並愛亦與己不相干也者至說出夫妻之愛則又曰不慣與生人睡而且以之告毋若不知其不應說也者若不知其當背人也者其癡若此眞可恨矣顧其言曰此詰不應說耶是明明謂汝不應

鋪氈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視生狂笑欲墮（此一段花字笑字雙管齊下）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笑已止矣捘其腕而又作其有意耶其無意耶袖中花卿所遺也明教我留之以示相愛不忘此等事天地之大包不住一情字方將與卿訴之而共證之而）（乃若有知若無知似有情似無情語語離奇筆筆變幻因癡成巧文亦如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俛思良久而以癡語答之且更不笑）（其癡耶其不癡耶）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嫗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嗻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嫗不聞（目瞪之而微笑而止不使嫗聞何便是癡）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

向我說也曰豈得背老母是明明謂必待父母之命也曰謂寢處亦尋常事何諱若曰是子自謂共枕席爲常事者而顧謂我諱之乎俛慰頁久時不可謂非心中已自了了不小妝驗之也不我嬰當之不癡無俟牆下惡作劇時而始見矣覲其房中隱事不背人此眞尋常事而乃諱之耶新之禮已成笑可也此語不應說也不惟背他人且將背老母也時當笑則笑時不當笑則不笑事當癡則癡事不當癡則不癡吾欲忘憂時時展卷而觀其笑吾欲善事時時捲卷而學其癡

何諱之。是直斥生不應說也而囫圇得妙又直斥以不得背父母而又癡語掩之妙語妙人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媼。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甯。甯笑至。媼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爲全人。此時乃是眞喜乃是眞笑則將應之曰若不笑不得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如此良匹不惟女自擇卽媼亦早擇定矣加媼言才是妝癡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褓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痣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甯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祟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甯。繃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符黏壁間。狐遂攜女去。將

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甯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此時之笑及展拜時之放聲大笑合巹時之笑極不能俯仰尤爲不可不笑之時何言之不觀相從日淺恐致駭怪之言乎）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莫可辨識詫歎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詈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此處畧露笑字之由蓋此身之來歷既不可明言疑其爲鬼又不可置辨無駭無悲惟有孜孜憨笑以掩之而徐察姑及郎之心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卽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不損其媚收束前面許多笑字）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巹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祕不肯道一語每値母憂怒女至一笑卽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不肯拋荒花字）物色徧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

商務印書館藏版

蠹至是而察姑及郎皆過愛矣爲用笑至性語而哽咽出之曰直告或無妨則前此多少笑字盡消納於零涕中補出俾不滿末結一笑字可謂回頭一笑百媚生

蕩女指牆底笑而下（此爲笑裏刀願普天下人畢生不逢此笑）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竅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嬰甯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笑已成功何必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此前日之所以必笑此今日之所以不笑）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此今日之所以不笑也）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此今日之所以不笑也）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諸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煙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今日之哭正以哭其前日之笑耳）舁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

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値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 直收到上元之笑 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甯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求凰 司馬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兮｜其｜ 武 見卷二陸判 醮禳 正字通凡僧道設壇祈禱曰｜○禳見卷一妖術 解頤 見卷一嬌娜

物色 見卷一嬌娜 眉宇 唐元德秀傳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之輒歎曰吾見紫芝｜｜使人名利之心都 悒悒 史記君傳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注邑邑與｜｜

通 折柬 魏王凌傳注遙謂太傅曰卿直以｜｜召我我當敢不至耶 仰息 後漢袁紹傳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 鳥道 李白

詩西瞻太白有｜｜按謂其險絕歟猶無蹊可行特有飛｜之｜耳 格磔 本草鷓鴣生江南鳴曰鈎輈｜｜○李羣玉詩正穿屈曲崎嶇路又聽鈎輈｜｜聲 書癡 唐竇威傳竇氏

兄弟皆喜武獨威尚文諸兄詆爲｜｜ 窶貧 詩邶風終｜且｜傳｜者｜而無以爲禮也 三尺男 冠卿詩生計惟餘｜｜僮 弱息 東觀漢記呂公謂高祖曰

臣有｜｜願奉箕帚注息少之通稱也、 醮 見卷一陸判 雛尾盈握 禮內則｜｜不｜｜弗食 咤咤叱叱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

○按玉篇咤叱怒也蒼頡篇大訶爲叱 捘其腕 左傳定八年涉佗｜衛侯之手及腕注捘招也 化爲異物 賈誼鵩鳥賦｜｜兮又何足悲 葭莩 漢中

山靖王傳羣臣非有｜｜之親注｜蘆也｜白也皮至薄言無薄親也瓜葛世說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奕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
｜注蔡邕曰｜｜疏親也啁噍按｜音刁｜音遮嘐啁囉嗻多言也衛清異錄驢一名衛又名長耳公○賓暇錄代呼驢為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軸有衛
傳譬如諸衛有周曹也因目曰衛又爾雅翼云晉衛玠好乘之故以為名祟見卷一寶兒綳前漢宣帝紀曾孫雖在襁褓注師古曰褓即今之小兒被也○按束兒席也天
師元史釋老傳正一｜｜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孫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孫名宗演當至元十四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待以客禮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
銀印吃吃見卷一瞳人語太憨生全唐詩話隋帝召虞世南草敕帝旁司花女袁寶兒注視世南帝曰寶兒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可便嘲之世南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
｜｜粲然見卷一種梨女紅前漢鄭食其傳紅女下機又綿繡纂組害｜｜者也注師古紅讀曰工嫣然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東家之子｜｜一笑惑陽城迷
下蔡注｜｜巧笑態也合香見前嬌娜木香羣芳譜｜｜灌生條長有刺如薔薇花開於四月香馥清遠高架方條望若香雪◎邑令神明續漢書度尚為
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朝中謂之神明鶻突呂藍衍言鯖｜｜二字當作糊塗謂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為人糊塗原明自注糊塗讀
為｜｜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糊塗二字不讀本音也合厝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厝置也輿櫬左傳僖六年大夫衰絰士｜｜注櫬棺也以親近其身故
名曰櫬屏見卷一嬌娜惡作劇劍俠傳唐建中初士人章生移家汝州路逢一僧指曰此數里是貧僧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行十餘里不至疑之乃密於鞾中取弓彈
之正中其腦僧若不覺凡五發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笑矣乎陶穀清異錄菌蕈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為｜｜｜○按李白詩有悲來乎｜｜｜二首蘇軾謂貫
休已下詞格士人呼菌蕈為｜｜｜語本於此○士人呼菌蕈為｜｜｜非草也食之得乾笑疾非噢也此注未知是否合歡忘憂六書故合昏葉似槐夜合晝開故名合昏俗語
轉為｜｜○詩衛風焉得萱草言樹之背傳萱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嵇康養生論｜｜蠲忿萱草｜｜解語花天寶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楊妃共賞指謂左右曰爭似此
｜｜

廉隅自重則財不能迷生平無二色則色無可惑性又慷爽則劍客之嚮慕女鬼之傾心皆從此出自古以來幾曾見有正人被妖邪害過

妖由人興也人棄常則妖興人有淫心是生色妖人有利心是生財妖燕好未終已喋其血囊橐未入早截[illegible]肝非立穩脚根心如鐵石其不死於夜叉錐羅剎骨者有幾縱遇奇人又豈[illegible]爲不成丈夫者作[illegible]障哉郎君義氣干雲果能拔生救苦孤魂之有託幸雄鬼之不陵區區之誠願執箕帚之報

●聶小倩

甯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此先斷後敘法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踪。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幽杳。會學使按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啟南扉。甯趨爲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甯喜。藉藳代牀。支板作几。爲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甯疑爲赴試諸生。而聽其聲音。絕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樸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甯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媼衣黦緋。插蓬首。鮐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媼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豔絕。媼笑曰。背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迹。[illegible]幸不訾著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甯

論之正理亦宜然之然則生平無二色之人何嘗不享美色之福哉

因其淫而投之以色因其貪而投之以金自己求之於夜叉何尤

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甯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畧一失足廉恥道喪（十六字金石之言不可多得）女云夜無知者甯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甯叱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甯掇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汚我囊橐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旦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甯質之燕以爲魅甯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謂甯曰妾閱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妾名小倩姓聶氏十八夭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役賤務覥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甯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卽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玄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甯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

信義剛直自與劍客臭味相投革囊之贈非同泛泛

光明磊落於其言見之

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寂。甯不聽。强攜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襆。違之。兩俱不利。甯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齁如雷吼。甯不敢寐。近一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睒閃。甯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櫺。欻然一射。即遽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甯僞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韭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膽。致壞篋子。遂復臥。甯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櫺。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甯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迹。遂出寺北。見荒墳纍纍。果有白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趣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甯。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甯欲從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爲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道中人也。甯乃託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賃舟而歸。甯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

商務印書館藏版

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爲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嫜媵御無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筍白晝端相嬌豔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母言恐所驚駭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廚下代母尸饔入房穿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牀褥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已悟爲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强半遺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不言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女起容顰蹙而欲啼足恇儴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懼母嗔女朝旦

借博封誥光泉壤求諸天人所欽矚如操左券

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飩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鬲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爲天人所欽矚實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議甯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覿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眙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頸窗前怊悵若失忽問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挂牀頭甯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甯果攜革囊來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敝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粟慄乃懸之次日又令移懸戶上夜對燈坐約甯勿寢欻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幕間甯視之物如夜叉

商務印書館藏版

狀。電目血口。睒閃攫拏而前。至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甯駭詫。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甯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廉隅 禮儒行砥礪||注言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刓方以為圓也 **蘭若** 見卷一畫壁 **扃** 見卷一嬌娜 **僑居** 按旅寓曰|六朝有僑置郡縣 **𦋺緋** 集韻||音謁色變也||衣長貌 **蓬首** 蘇軾詩||障前走風雨自注於潛女插大銀櫛尺許謂之|| **鮐背** 爾雅釋詁||疏言老人皮膚消瘠背若|魚也 **龍鍾** 吳青壇讀書質疑||謂不昌熾不翹舉如髮鬖拉塔之類荀子議兵篇隴種東籠而退注隴種遺失貌或曰即鍾也新序作隴種而退隴鍾似即隴種語轉而然薛蒼舒注廣韻||竹名世言||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其說杜撰不經記事珠等書據為故實可笑也李濟翁資暇集解||尢支離○青箱雜記云||切為癃潦倒切為老合二聲為一音也○癃罷病也 **遮莫** 藝列雌黃||蓋俚語猶言儘教自唐以來有之李白詩||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杜甫詩久拚野鶴如雙鬢||鄰雞下五更 **再造** 任昉致大司馬記室牋千載一逢||難答注易屯卦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曰||也 **鼩** 集韻|音呴鼻息也 **趣裝** 見卷一嬌娜 **設祖帳** 前漢疏廣傳廣以年老辭位公卿|餞祖道都門外○按黃帝之子名祖好遊死於道故今出行者祭郊次而後行曰祖 **蝸居** 古今注蝸牛陵螺也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舍故曰|| **尸饔** 詩小雅有母之||傳||主也||熟食也 **楞嚴經** 宋史藝文志首||||卷白居易詩人間此病治無藥惟有||||四卷經 **強半** 論語君召使擯疏擯所以不辭君命數者謙也故並用||之數也隋煬帝詩須知潘岳鬢||為多情 **捧匜沃盥** 左傳禧二十三年||||注匜沃盥器也言||以供||也 **黃昏** 淮南子曰薄於虞泉是謂|| **亢宗子** 左傳昭元年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注亢蔽也 **鬼妻** 中朝故事唐鄭亞妻卒後復與合生子畋舉進士人言鄭亞有||鄭畋為鬼胎 **胎** 史記

滑稽傳曰｜｜不狹注｜直視也○｜｜音帶去聲　什襲　見卷一狐嫁女

閱一水莽草也爾出之老媼雖承迎惟疆給奉甚殷一嗅之而部知其不類茶茗且置不飲而去之惟恐不速矣乃出之少女不必其承迎之謹給奉之殷也而受錢神馳一嗅之而爲芳烈無倫之茶且吸盡再索[illegible]求之惟恐不獲矣色之爲靈哉恨然豈之耶入人糯見令莽必矣審郎果老半仰況手早春色獨鬼不顧死得母如事指而已色不處我能不而鬼孤生俯環結爲也動皆知惑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誤食之立死即爲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爲同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媼張棚施飲趨之媼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老媼茶有何味徒勞承迎給奉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媼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豔絕指環臂釧晶瑩鑑影生受琖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人既妻容豔絕茶必芳烈無倫不待嗅之而已吸盡矣當名之曰少女茶又曰迷魂湯又曰集死飲）覷媪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赬頰微笑生益惑畧詰門戶女云郎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爲患以情告某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曰非也此好茶仙也）先君死於是是不可救且爲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眞水莽草也（前固嗅之而芳烈者）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豔名數年前誤食水莽而死必此爲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

已鬼而猶厭其貧貧者將何以爲人矣

姓氏求其故襠煮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生將代女死故斬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舁送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送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柏舟節半年改醮去此固捉人樣脫者之妻何能守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强捉之來今爲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粧豔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媼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媼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且祝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媼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壻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執炊供翁媼媼視之悽心既歸即遣兩婢來

人莫有不畏鬼者畏其爲害而人不知也鬼而能恕且李鬼不且將畏人乎哉

爲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胾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甯。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爲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爲李九所害。我爲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爲此。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豐筵禱其庭。輒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縗麻擗踊。接以禮義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爲兒娶婦。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壻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爲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幨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媼。亦如生言。媼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諸寇翁。以三娘體骨與生合葬焉。

輪迴 唐徐寅詩三卷貝多金粟路可能長誦免——　刺 見卷一葉生　异 見卷一嬌娜　守柏舟節 詩邶風　醮 見卷一陸判　胾 見卷一狐嫁女　擗踊 禮檀弓——哀之至也疏拊心爲—跳躍爲—　四瀆牧龍君 借用柳毅事

商務印書館藏版

驚六飾切實感繁樹夢由遭淺皆閨妹想兩感如增事所[illegible]然無是怪者非二人同夢又有白閨[illegible]之斯爲[illegible]耳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綦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鬟絳帔搴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即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著複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鑿枘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騾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匪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縶蹇檐梧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乖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爲賀士人亦執琖酬答主客笑言履舄交錯士人注目麗人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僞爲愚者久之漸酣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

句句字字皆翹盼時所想到者而出自麗人歌之雖日效顰適成爲鈎猪其夫之語眞是難堪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顫心搖無可奈何他不如一死不見他且自由他女之情態寫來逼眞

苦。士人笑曰。卿爲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板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得殘粧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潸潸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汚君聽。然因流俗所尙。姑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僞睡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憤恚。頗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覘之。裁近其窗。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已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方行。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扃閉。枕上之語。猶喁喁也。三郎舉巨石如斗。拋擊窗櫺。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消此心中惡。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慣與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攜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撲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騾。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

何物妖僧敢於光天化日之下猶能生

而三郎聞姊夫遺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爲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人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一陸判　負笈 見卷一勞山道士　鑿枘 宋玉九辯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鋙而難入　奔波 韓愈表老少｜｜失其業次○李翊俗呼小錄跑謂之波立謂之站　武 見卷

村落 史記五帝紀舜一年而所居成聚注聚謂｜｜也　蹇 山堂肆考性能旋磨駄負罷褐低小不甚駿異故曰｜驢也　代步 李尤車銘輪以｜｜屏以蔽容

又裴度酬張祕書寄馬詩｜｜本慙非逸足緣情何意極高文　履舄交錯 史記淳于髡語見卷七八大王齊臣遂能一石注　寒暄 唐孫忌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

｜｜坐定辭辨鋒起　黃昏 見前聶小倩　望穿秋水 李賀詩一雙瞳人翦秋水西廂記｜｜了盈盈｜｜　占鬼卦 春閨祕戲夫外出以所著履卜之仰則歸

俯則否名｜｜｜　效顰 襄陽記劉季和謂張坦曰我何如荀令君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爲美其鄰醜婦效之見者皆走公欲下官遁走耶　靡靡 史記殷本紀

紀紂使涓作淫聲北里之舞｜｜之樂注｜｜者相隨順之意　扃 見嬌娜　檐梧 史記項羽本紀注小柱爲枝大柱爲梧梧檐前林也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貌秀美。夫妻最愛憐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兒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尙不辨菽麥。言語蹇澀。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闥。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執名以索。

死禍福人以擾人財殺人命而斬人祀子宰執而殺之人者以爲快吾獨以爲惜惜之何以日殺之已晚

無敢遺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巴刮牀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爲。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愬邑宰。宰拘僧訊鞫。亦辨給無情詞。笞之。似擊鞾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訣舉示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曛暮。與妻坐牀上。忽一小兒僂僂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煙霧。宛轉間已登榻坐。李推下之。墮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懼。與妻俱奔。兒呼阿父阿母。嘔啞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爲。答曰。我蘇州人。姓詹氏。六歲失怙恃。不爲兄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爲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倀鬼。冤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阿翁昭雪。願得爲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除斗室。爲兒設牀褥。日澆一盃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獨臥室中。晨來出入閨閣。了不異人。聞妾悲痛聲。問珠兒死幾日矣。答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塚啟視。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忉怛。回視失兒所在。異

要上得子且是癡頑爲慧黠化强遠爲便利驅殼如故魅俾依然已是傾宜當亦無憐況爲金陵嚴子方來討債負書耳

出此類之兒女之間者實可愴

之昇尸歸方置榻上目已曾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羣喜珠兒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曩昔但夜間僵臥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冥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夢醒羣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名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間爲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夜分固來邀兄戲適以白鼻騧送兒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父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貨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甯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細述前生者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姜員外夤緣見姊姊呼我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喜繡並蒂花翦刀刺手爪血涴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挂牀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酬飲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

親情庇護鬼神不免

日所覆綠錦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倘在否母曰在卽啟笥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疲且小臥翌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繡閣交是夜忽夢惠幞頭紫帔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覿面不啻河山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樸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嬸別幾年矣頓鬖鬖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卽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爲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何可贖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妒醜惠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牀頭一執鐵杖子一挽苧蔴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至俱匿牀下如龜鼈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夫起居既而拍掌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卻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卽無恙姊夫言歸白

商務印書館藏版

大王爲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痊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爇之往往得瘳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是不復言

拱璧 左傳襄二十八年崔氏之臣曰與我其｜｜ 魁梧 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予以爲其人計｜｜奇偉見其圖狀如婦人好女應劭曰｜｜邱墟壯大之意 不辨菽麥 左傳成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能｜｜｜故不可立 鞹革 集韻｜音廓說文履空也 倀鬼 聽雨記談人遇虎衣帶自解虎見人躶而後食之皆倀所爲按虎齧人死魂不敢他適輒隸事虎名曰倀 昭雪 五代史毛璋傳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而趙延祚以責賂之故復致織羅乃稍宥璋 昇 見卷一嬌娜 白鼻騧 樂府高陽樂人歌可憐｜｜｜李白詩銀鞍｜｜｜綠地障泥錦 幞頭紫帔 廣韻｜｜周武帝所製裁幅巾出四脚以幞頭乃名焉○劉熙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又揚子注言帬陳魏之間謂之帔 異物 見前嬰甯 委頓 見卷一王成 寒暄 見前鳳陽士人 無恙 前漢賈誼傳六七公者皆無恙○風俗通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必曰無恙 祟 見卷一賈兒

小人常態如此況乃眞正如蟻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陬馬大如蛙人細如蟻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皂紗著繡幞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頓見一小人返入舍攜一氈包大如拳徑造牀下自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卽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戔戔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賜小

幾存遐想而很壽之人即踰垣來矣幻妾之心可稍作哉故我佛救世千言萬語只要人無所往而生其心

一念之正足以卒免于難大丹得成

人太史領之欣然攜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曾詰所自來

鹵簿（見卷一陸判）陬（說文丨陬隅也）儀仗（唐書百官志庫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戎器鹵簿丨丨）戔戔（易賁束帛丨丨淺小之意）

●胡四姐

尙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値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眸不轉女笑曰眈眈視妾爲何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靑盼若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顚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煙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郞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留四姐無語三姐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旣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很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無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

商務印書館藏版

亦一妄動既致狼狐復引豐狐可危也

是在三人之內者

人正法。當書一符黏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槲木。蒼莽中出一小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即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貰良醞。我即攜小肴饌來與君爲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鹹彘肩各一即抽刀子縷切爲臠釃酒調謔歡洽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既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舃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舃於牀。二女逐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煙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翦當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邇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一瓶。列地上。符呪良久。有黑霧四團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

我固不忍見君滅亡而君何忍見我滅亡乎

得爲鬼仙使有長進不與驪狐相匹偶矣

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聽。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脬作孔。予即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淩霄而去。客出。見旗倒地上。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攜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撒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尙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銀河 白帖天河曰—— 青盼 詳見卷四阿纖白眼注 及笄 見卷一青鳳 嫣然 見前嬰甯 卿卿 本世說王安豐語○又溫庭筠詩自恨青樓無

近信不將心事許—— 引線人 淮南子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西廂記誰做針兒將線引 桑梓 詩小雅惟—與—必恭敬止 奔波

見前鳳陽士人 撤瑟 儀禮有疾病者齊—琴—

●●祝翁

余見有老死而遺其妻者兒輩分鬻計日輪養寒熱仰人互相推諉且有多求一食一衣而莫之應者眞無復生趣矣祝翁呼與同行眞足曉事眞是快事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縗經。忽聞翁呼甚急。羣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羣喜慰問。翁但謂媼曰。我適去。拚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媼云。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媼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紿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媼不去。翁催益急。媼不忍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媳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令臥。媼曰。子女皆在。雙雙挺臥。是何景象。翁搥牀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躁急。共勸媼姑從其意。媼如言。並枕僵臥。家人共笑之。俄視媼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怛。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何其暇也。人當屬纊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暱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不事矣。

縗經 玉篇縗喪服也左傳襄十七年晏嬰麤縗斬注縗在胸前○說文經喪首戴也儀禮喪服苴經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腰經象大帶

畢刺史

霽落大方凜凜正氣

數語爲俠女寫生字字有勁爾

名際有字載積淄川人明戶部尙書自嚴子顧治中歲貢以庶授稷山縣知縣陞通州知州 泉路 杜甫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盡交期 屬纊 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以俟絕氣注纊新絮也|之口鼻以驗其氣之有無 賣履分香 魚豢魏畧太祖顧命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母老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嫗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嫗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豔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與唐太宗謂魏徵語一般神味母子猜歎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儇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

商務印書館藏版

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爲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豔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既知之而必故犯之所謂定不欲生也）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此等見解此等舉動豈俗人所能知）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爲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此一哭哭出女來後面開放笑來）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蹀躞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祧續爲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

能孝其親者必能敬人之親彼孝其親而敬我之親我何謝爲且彼敬吾親[illegible]代吾孝吾親也所謂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也又彼旣代吾養吾之親吾亦惟代之孝其親耳爲用謝且母亦深以祧續爲憂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將以身報之爲延一綫之續盡我之孝以成彼之孝意若曰君敬我母我弗謝焉我敬君母君何謝焉吞吐之聞言固親切而有味也是一篇俠女傳却是一篇孝婦傳

報仇是本文正面劍術是報仇實蹟正面難寫而實蹟又不可不寫乃於此處借狐以寫匕首之神異後之殺仇取頭只用虛寫便足　是尚貪處而獸覺之者狐而童耶童固無不狐者也

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愼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狐亦黠甚）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寗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欻聞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爲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其言亦似有理特找錯對頭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抛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孌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次夕。女果至。遂　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愼祕。洩恐不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値。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

人各有心自藏其道而已矣必欲見信於人爲可得身未分明何以見姑其用心亦良苦矣聘之不可而顧私之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夜抱見去吾事了矣

相報不在牀第而又不能不報者爲君貧耳君德既酬妾志已遂二語眞說得快暢之至

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媼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我亦云然不觀後日之言幾不能白其苦衷）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扣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繃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母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侃侃而談奇情至理區區隱衷可以掬示天下人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

並老母一邊亦無兒女之態仙乎仙乎

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卽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留孌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豭彼愛爾婁豬矣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伉儷 左傳成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丨丨注丨丨配偶也 刀尺 古詩左手持丨丨右手執綾羅郭泰機詩衣工秉丨丨 不字 易屯女子貞丨丨十年乃字 舉火 見卷一買兒 唉 莊子知北遊狂屈曰丨吾知之○按丨烏來切音哀歎聲也 生硬 墨客揮犀北都有妓張八舉止丨丨人謂之生張八魏野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逕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嫣然 見前嬰甯 冷語冰人 外史孟蜀與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丨丨丨丨耳 假惺惺 詳未見 孌童 天祿識餘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丨丨之牀不入季女之室丨丨美好貌 扃 見卷二嬌娜 臨盆 按婦人產事用盆考之諸書無有也惟香祖筆記云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汙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亦皆金色矣 妾身未分明 杜甫詩丨丨丨丨丨何以見姑嫜 螟蛉 詩小雅丨丨有子蜾蠃負之傳丨丨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取桑蟲負之於

耽飲而家不中貲宜以酒爲命矣乃瓶之罄而無吝心狐既醉而無殺心引爲鮑叔共老糟邱杖頭錢不空其顆已足可謂醉裏菩提酒中仙子人以爲癡其癡正不易及

木空中七月而化爲其子　綳席（見前嬰甯）　牀第（左傳襄二十七年||之言不踰閾注第簀也揚子法言|陳楚之間謂之|）　一塊肉（宋史陸秀夫負帝昺同溺太后楊氏聞之曰我忍艱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耳今無望矣）　艾猳婁猪（左傳定十四年既定爾婁猪盍歸吾||注||求子猪也得牡則定|老也|牡豕也）

酒友

車生者家不中貲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寐也以故牀頭尊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犬臥視其瓶則空矣（此狐是畢吏部一流人物引爲酒友終身可以無憾）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麴糵而人以爲癡卿我鮑叔也如不見疑當作糟邱之良友曳登榻復共寢且言卿可常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狐曰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不易（平生止此恨耳果爾當與君同老是鄉）當爲君少謀酒貲明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殽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只此已足夫復何求）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

鬼狐雙提而以戲語出之了無痕跡借逕而入極巧極便借妓

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莪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取莪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莪可種售種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漁洋云車君灑脫可喜

家不中貲（史記游俠傳郭解丨貧丨丨丨注言家貲不滿額）浮白（見自志）鮑叔（史記管晏傳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糟邱（南史陳暄傳暄嗜酒其兄子秀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速營丨丨吾將老焉爾無多言）恨相見晚（史記主父偃傳主父偃上書闕下徐樂嚴安俱上書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〇又灌夫傳魏其灌夫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杖頭錢（世說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適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〇王勃詩不應長賣卜須得丨丨丨）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賀知章詩莫漫愁沽酒丨丨自有錢）奇貨可居（史記呂不韋傳秦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丨丨丨丨注言可居積以乘時射利也）

●●蓮香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爲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一篇雖奇變幻之文皆從戲字生出故作文之要在於立意立胎）笑答云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

而出蓮香文勢已不鶻突已不疎散乃出李女而猶必牽合蓮香此鉤連法也通篇鬼狐並寫俱用此法即所謂緊字訣處處俱用串插之筆雙管齊下如串尼一串如玉環無端此作兩扇題之妙訣也

欲明點出鬼狐而借逕相窺欲寫其相窺而借端覿美文思幽折乃爾

點鬼狐二字即從鬼口中識出狐從狐口中說出鬼用意用筆已極曲折而作者猶嫌其直也本李欲窺蓮卻先從蓮口中隱露李之爲鬼然後寫鬼之窺蓮寫狐因以狐寫狐使知議[illegible]者爲窺戲

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因戲引出妓）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爲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因妓之戲引起狐）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啟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繆綢甚至自此三五日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因狐引起鬼）生意其蓮香逆與語覿面殊非年僅十五六嚲袖垂髫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爲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衿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爲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蓆房中得無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鉤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恆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

之人而即以竊之竊我者竊之而見其爲鬼以鬼竊狐復以狐竊鬼以鬼之指狐而不信其爲狐以狐之指鬼而不信其爲鬼復以鬼語鬼而使鬼怨狐勸之絕狐狐復怒鬼戒之絕鬼鬼狐相敵而勢兩不相下矣乃又託爲鬼之誣狐致狐去而鬼獨留夫然後閉門雖納鬼狐者不死於狐而死於鬼矣死於鬼而始悔於狐矣始死而鬼去復甦而狐來以狐絕鬼復以狐致鬼鬼避狐狐質鬼而後鬼乃自認爲鬼狐亦自認係狐鬼狐二字至此方算正點又從狐口中鬼狐並爲而後以

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懽（吐屬極佳醋而有味）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憊損保無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析如亂絲鬼症也（借狐口中點出鬼）次夜李來生問竊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借鬼口中點出狐）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知其狐而不信爲狐）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人甚於狐今謂惑人婦爲狐媚者輒覺降等）一天下癆尸瘵鬼寗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筆筆跌宕字字蜿折）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竊妾者（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眞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起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攜藥餌爲君一除陰毒幸病蒂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

始知狐鬼皆眞作一小東五花八門千山萬水眞耐人尋繹也

終不信爲鬼病（知其鬼而不信爲鬼）蓮夜夜同衾偎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爲我作巫醫請勿爲懟情好在我李稍懌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爲君除之不妒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爲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拂然逕去由是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尙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沈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童饋給飲食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臥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搴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欻入猝見蓮

致死良非素心語固眞誠然古今縱愛成仇因情致死者豈皆其素心哉此非特奸邪之事始然也淫慾無度以瘵而死即琴瑟之好何獨不然

本以狐醫却先用鬼醫非鬼唾眞可以作引也情文相生仍是互寫法耳至是鬼狐兩合矣

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爲之人且不堪而况於鬼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世本無害人之狐亦無害人之鬼特人之自害耳）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此句全收上文並直收到戲字）幸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郎君者李赧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斂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靦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采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瘵蠱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

商務印書館藏版

又以鬼恥爲鬼生出波折復嫌拋却鬼狐二字而以雌者納之人不如鬼等語頻頻點綴郎以照應上文方不致前後成兩樣文字

作鬼時得意惟履再生猶不能忘用眞實事作支弄詰又回映起處極有情致到底仍用穿插之筆不樂爲鬼乃借軀以生人也不如鬼寫疑情女子眞是可憐

得已唾之蓮曰再叉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脣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瘥尙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僞示生歸以絕交往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常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轉如芻靈女不得遁遂著衣偃臥踡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恆出履共弄蓮歎曰窈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舄猶存彼處我眞鬼耳（必至隔世乃認眞鬼）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啓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媼索履生遽出

此時眞得意情懷矣收什上文無數層字

一波未已一波又與蓮香終是可愛鬼鬼恥爲鬼鬼已人矣狐雖生終非人也鬼以身爲異物自慚形穢而求生狐得不以身爲異類自慚形穢而求死乎狐不死不得爲

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鞋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面鏡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慙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遍體瘙癢皮盡脫晨起睡舄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脗合乃喜復攬鏡則眉目頤頰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眙蓮香聞其異勸生以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媼初度因從其子壻行往爲壽媼睹生名故使燕兒竊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爲侮生出浼母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聘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罽毯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歡若生平蓮陪巹飲細詰還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

商務印書館藏版

人是狐之恥爲狐而卒得爲人者由有恥於鬼之恥爲鬼而然也故下文只以恥於爲鬼一句作收已是兩邊都到

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沉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遽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即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郤之沉痼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爲狐（必至死後乃化眞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眞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頷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因熟視燕兒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爲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

兩假再生人假不失本來面目用成語指點有情鬼狐二字至此大收束鬼狐並爲生人奇矣直憑前世之白骨實大闢冥奇

鬼狐若此鬼狐何害

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啟李冢得骸。舁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略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靦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況狐耶。

傾國 前漢李延年傳。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人｜。寧不知傾城與｜｜。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哉。豈有此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青樓 杜牧詩。贏得｜｜薄幸名。注。｜｜。妓女所居。○漢世祖於樓上施青漆。謂之｜｜。後人名娼居亦曰｜｜。

葳蕤 楚辭。上｜｜以防露。注。｜｜。草木初生貌。述異記。｜｜草一名麗草。又呼爲女草。

刀圭 神仙傳。沈羲學道於蜀。老君使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之。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羲夫婦各一｜｜。清異錄。高麗博學記。酥名一｜｜。醍醐名小｜｜。酪名水｜｜。乳腐名草創｜｜。庾信詩。盛丹須竹節。量藥用｜｜。○陶宏景名醫別錄。凡散藥云｜｜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池北偶談。｜｜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里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也。

結舌 前漢李尋傳。智者｜｜。邪偽並進。

崇 見卷一買兒。

望歲 左傳昭三十二年。閔閔焉如農夫之｜｜。注。｜｜之熟也。又哀十六年。國人望君如｜｜焉。注。歲。年穀也。

田舍郎我豈妄哉 本集異記。王之渙揶揄高適王昌齡語。

膏肓 左傳成十年。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商務印書館藏印

傷我爲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永訣** 江淹別賦誰能摹暫離之狀寫||之情者乎 **已死春蠶遺絲未盡** 李商隱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

灰淚始乾 **見慣** 雲溪友議劉禹錫赴任蘇州道過揚州州牧杜鴻漸飲之酒大醉歸驛稍醒見二女在旁驚非已有也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遺妾來侍寢問何詩曰高髻雲鬟宮

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醋娘子食楊梅** 傳家寶||||||酸中酸 **醫國手** 晉語平公有疾秦伯使醫視之文子曰醫

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療人固醫官也○朱子題歐故御史中丞胡公剛直著於大觀政和之間熹先君子雅相敬重贈以詩有問訊袖中||||不應長與一節閑之句又陳與義詩秀眉使

君||||| **櫻口** 見卷一畫壁 **殷然如雷鳴** 詩召南|其靁在南山之下注殷雷發聲○按殷音隱上聲 **悒悒** 見前嬰甯 **芻靈** 禮檀弓塗車|

|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注||束茅爲人馬形以爲死者之從衞謂之靈者神之類 **妾見猶憐** 世說桓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主聞拔刀率婢往欲斫之見

女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乃擲刀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扃** 見卷一嬌娜 **偵探** 後漢清河孝王傳內使御者|伺得失妙偵|察也 **見者盡眙** 見前聶小倩

初度 離騷皇覽揆予於||兮肇錫余以嘉名注||初生年時也 **贅** 史記淳于髡齊之|壻也注言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有|疣非所應有也 **花燭** 何遜新婚

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夜輕扇掩紅妝 **青廬** 酉陽雜俎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爲屋謂之||於此交拜成禮 **巹飲** 見前嬰甯 **異物** 見前嬰甯 **彤**

穢 世說王濟見衞玠歎曰珠玉在前覺我|| **彌留** 書顧命病日臻既||注||久也 **一塊肉** 見前俠女 **似曾相識燕歸來** 晏殊春恨

詞無可奈何花落去|||||| **木已拱矣** 左傳僖三十二年爾墓之木拱矣 **畀** 見卷一嬌娜 **中表** 後漢鄭泰傳明公將帥皆||腹心周旋日久

崖略 莊子知北遊將爲汝言其|| **巾幗** 晉書宣帝紀諸葛亮率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數挑戰帝不出亮因遺帝||婦人之飾帝怒表請出戰天子不許○|

|女子未笄之冠也

●●阿寶

曩念頓冷句小作頓挫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爲眞或値座有歌妓則卽遙望卻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頳顏徹頸汗珠下滴因共爲笑遂貌其呆狀相鄰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癡（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若夫歌妓舞妓非眞有定識定守自不得以目中有妓心中無妓自飾以欺人生之頳顏汗面正其不癡處特癡人說癡話而指之曰癡耳）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冑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妝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竟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濱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譁辨自謂不癡（我亦辨其不癡）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會値淸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此則惡俗）有同社友人强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己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憩樹下惡少年環如牆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顚倒品頭題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衆他適回視猶癡立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借人

商務印書館藏版

魂隨阿寶去如明點而不說其直

在阿寶家只作朦朧語而魂夢之交從女一邊實敘顯出招魂便不費筆

束筆即作起筆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情景可想

願作比翼鳥化爲鸚鵡飛癡人偏遇此巧事魂附鳥鳥得達女所固是如願然幸而爲鸚鵡乃

（寶作點醒筆文心巧妙乃爾）亦不答衆以其素訥故不爲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強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與狎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以魂相交另是一世界）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澌滅家人大恐託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省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牀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遘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纖手搴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爲鸚鵡振翼可達女室（文亦栩栩欲飛）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

得以言語相通否則癡人眉死矣雖已目目相要而躲取其誓物於人則寄於鳥則不[illegible]鳥啣繡履於紅喙上添出幾分韻色

才字敲不上實字可敲且充其類而曰相如之貧又曰恐為顯者笑更可歎可女之志固可嘉女之識尤可愛此皆人不易及處無怪其高自位置也相逢如隔世懽談語有味確不可移至誠所感見

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大呼曰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臥則依其牀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生則僵臥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為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誑我女乃自矢鳥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彎解履牀上鸚鵡驟下啣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啣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旋蘇即索履衆莫知故適嫗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壻如此恐遂為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生以癡感女以癡應）翁媼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壻不可久處岳家況郎又貧久益為人賤兒既諾之蓬茆而甘藜藿不怨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懽自是生家得奩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如此情種自宜以死報之）婢覺之急救而甦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斂生聞棺中呻以息啟之

在倫理中者皆當作如是觀故嘗謂天下人惟愚不可

阿寶傳中乃幾字餘波勿認作正面

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關節敬祕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紙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啟奏上大嘉悅即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眞癡彼孫子何癡乎

聞戲言而斷指此爲眞癡而忽而離魂忽而化鳥自我得依芳澤使彼深篆中心隻鳥飛來息壤在彼遂令高自位置者戲語成眞甘蓬茆而安藜藿且以癡報癡至以身殉人鬼相隔且感此癡癡亦何負於人哉嘗謂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友者果能以至誠之心處之天下不復有難處之事矣癡顧可少乎

名士 裴啓語林司馬懿克日交戰使人偵之孔明綸巾羽扇指麾三軍從容自若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枝指 莊子駢拇篇駢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三倉云——手

有六指也**相郵傳作醜語**見柳子厚與裴塤書**委禽**左傳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焉注禽雁也納采用雁**失儷**

左傳成十一年郤犨奪施氏婦婦人曰鳥獸猶不｜｜子將若何注儷偶也**月旦**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輒更其品題故汝南有｜｜評

可人禮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爲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也又溫造謂張建封爲｜｜見唐書**揶揄**見卷一勞山道士**物色**見卷一嬌娜**惡**

少前漢昭帝紀發郡國｜｜年注無賴子弟也○唐崔融傳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在焉**或推之或挽之**左傳襄十四年**浴佛節**荆楚

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作龍華會以爲彌勒下生之徵也**青衣**見卷一瞳人語**金諾**見卷一嬌娜曹邱注劉勰新論季布不遇曹邱則百｜之｜不揚庾信詩

空守黃｜｜**相如之貧**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臨邛中多富人卓王孫家

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招之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以琴心挑之文君從戶窺之心悅而好

之夜亡奔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文君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何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酤酒而令文君當鑪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

出**贅**見前蓮香**大比**周禮地官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關節**唐穆宗紀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閒近日

浮薄之徒爲朋黨謂之｜｜干謁主司○國史補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

年有司謂之座主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造請權要謂之｜｜○吳曾讀書質疑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於上者曰｜｜唐時已有此語段文昌言於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

藝以｜｜得之又摭言云造請權要謂之｜｜按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蓋本於關說也宋人言｜｜不到有閻羅包老此即通款曲之說也○明楊

士奇主試聯云場東西兩道文光齊射斗籠分內外一列龜｜｜不通風**落拓**見卷一嬌娜**粉花**吳景奎正月樂詞含章宮中萬玉妃｜｜點額芳霏霏**盧雉**唐國

史補洛陽令崔師本好爲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其采十四二

今之相誓指天日而謂爲異姓同胞者大都類此論語因不失其親之害豈道途相逢語言投契云爾哉扶枕數言非全無交情者至今聞之猶爲心酸夫夫也何乃忍而爲此孤注之擲箔氏之報何其巧也數年前負心之物仍全璧以歸故主而祇賺一縮頸羞汗之形嗚呼此何彰乎

欸寫骰聲先寫水聲人聲

犢三白爲犢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撅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

●●任秀

任建之。魚臺人。販氈裘爲業。竭資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爲弟昆。行止與俱。至陝。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恆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一半。君自取之。爲我小備殮具。剩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攜殘骸旅故里。則裝資勿計矣。乃扶枕爲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爲市薄材殮已。主人催其移櫬。申託尋寺觀。竟遁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柩。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資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臺泮。而佻達善博。母教戒綦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懼。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誚薄之。有表叔張某。賈京師。勸使赴都。願攜與俱。不耗其資。秀喜。從之。至臨清。泊州關外。時鹽航艤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骰聲清越。入耳縈心。不覺

之聒耳舟中不寐固是難堪至更靜而聞骰聲不且聒耳更甚哉而入耳縈心者偏覺其清越也技癢而潛起而捉錢而回思而束置而復睡而怔忡而又起又解如是者三勃發不可復忍寫盡嗜博者之神魂繪出嗜博者之形態先生似曾親眼見來

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將囊中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攜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注豐美置錢几上便來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眈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骰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撓沮之至則秀胯側積資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尙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船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託非錢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躁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資而返二客亦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箔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於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爲建之之子縮頸羞汗而退此何人哉即盟弟昆訂手足託擕骸骨之申竹亭也數年來費盡心力代守裝資今已全行交付只有扶柩遣書未曾交給想終日相對落灰頸縮盡而汗亦枯不羞死必悶死過訪旁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遂不復追其前郄矣乃以資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商務印書館藏版

懷餅刈薪誰則遺之斧虎劌頸誰則逼之一出於孩提一出於樵豎弟是難弟兄是難兄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櫬〔見前嬰甯〕欂〔前漢高帝紀令從軍死者爲丨歸其家注丨小棺也〕寺觀〔見卷一勞山道士〕文宗〔見卷一考城隍〕技癢〔顏之推曰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聞客擊筑丨丨不能無出言謂懩其丨而腹丨也今史記作徬皇蓋俗傳寫之訛耳○潘岳閒居賦徒心煩而丨丨注丨丨有技不能自忍也〕孤注〔宋史王欽若曰吾聞博者輸錢不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權子母〔子母錢見卷十六餓鬼靑蚨注○國語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爲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妻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犂牛之子此是天生〕陰勸母母弗聽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臥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所自來曰余竊麪倩鄰婦爲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竊麪餌兄曰但食勿言是不慮其泄而累也囑勿復然曰飢當不死是惟恐其累弟抑且不知怨母也至性至情難兄難弟讀者至此已涕不可忍〕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云將

賣助兄而覓卿於虎虎仁兒頑爲尋弟而更得一兄虎實慈悲此虎不可謂非害藤遺采者

助樵採問誰之遺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卽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閑之山中虎狼惡曰我自來我惟知助兄耳曰能且不可兄亦止知愛弟耳至於指已破履已穿弟心正快而兄心碎矣受責而諱懷斧復樵一束方盈不辭而去皇天后土共見共聞日日如斯不特使友見憐弟困頓以濟乎虎從何來俾之離而合之更令多得一兄以成全其孝友之德天助善人玉汝於成如是如是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云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不應不休不辭包括許多言語令人灑落多少眼淚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欻有虎至眾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訥追及力斧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眾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況爲我死我何生爲卽猶夫人之弟且不可忍以非猶夫人之弟而爲我死我卽欲生豈復更有生理乎遂以斧自刎其項眾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瞀殞絕眾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劙頸以塞責耶冤哉天乎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少哺之牛輒詬

商務印書館藏版

無邊苦惱惟菩薩乃能拔之但幾千年一入冥司則待楊枝甘露者已不啻恆河沙數矣

尋弟得弟却不肯以兄見弟偏以弟認兒文已變化真本尋弟而

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張誠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譁言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捽訥跪衆鬼囚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鬨騰震地菩薩以楊枝徧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為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瘥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言言心血字字淚珠）如不可見終此身勿復返也願父猶以兒為死（聞之傷心）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之訥乃去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年達金陵懸鶉百結傴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踔前後一少年乘小駟屢顧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訥哭誠亦）

更得一兄又不肯遽以弟先認兄偏以兄認弟離離奇奇啓人文思端推此種

哭讀者亦哭天下後世人讀之無不大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郡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蓋適從遊矚也。誠具爲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敘。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蕩無家產。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千戶瞠而睨之。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蔭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爲子。折福死矣。千戶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爲長。誠十六。最少。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敘次奇妙不可多得千戶得兩弟。甚懽。與同臥處。盡悉

只是兄弟同歸見父耳看他分作三樣寫法見訥驚驚其生還也此一喜猶在意中也又觀誠則喜出望外悲從中來突復何喜至聞千戶母子至不惟非意中亦且非望外不喜不能喜亦不能不悲不能悲亦不能未見時惟愕然豈豈以立既見後亦坐立不知所爲而已用筆之妙乃至於斯

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千戶亦難得）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悅悅以驚又覩誠喜極不復作言潸潸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豈豈以立未幾千戶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媼婢廝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爲（語經百鍊筆有化工讀者亦惟怳怳以驚復潸潸以涕既而豈豈以立還之又久亦坐立不知所爲咄咄稱奇而已）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甦千戶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啣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憒憒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團圞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一篇孝友傳事奇文奇三復之可以感人性情揣摩之可以化人文筆

靖難兵起（明建文二年七月燕王——）惡草具（史記陳平世家平既以多金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

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具進楚使注｜｜｜謂以粗惡之物具饌也 **嗒然** 見卷一葉生 **夏楚** 禮學記｜｜二物收其威也注｜榎也｜荊也以二物爲扑以警其愈怠使之收斂威儀也 **走無常** 祝允明語怪酆都｜｜｜李彼中以此爲常人行道路間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逐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或有搬運負載之役亦然皆名｜｜｜ **新鬼故鬼** 左傳文二年吾見｜｜大｜｜小 **菩薩** 見卷一瞳人語 **苦惱** 法華經十二因緣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 **貲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懸鶉** 孫卿子子夏貧常｜｜衣於壁 **百結** 晉董威傳威輩於市得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衣 **傴僂** 左傳昭七年一命而僂再命而傴按僂力主切傴舒羽切 **兵燹** 說文｜火曰｜○燹音銑 **無父之國** 禮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哉吾何行如之 **王覽** 後漢王祥傳祥至孝後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數歲每見祥被楚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母奪而反之母賜祥饌覽必先嘗母懼遂止

●●巧娘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裁如蠶。遐邇聞知。無妻以女。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否。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爲。女曰。倘之瓊也。有尺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爲東

見美色而願在下牀自坐懷不亂之後惟有此人女元龍敗興[illegible]

[illegible]問所苦楊不投機應答之曰我自嘆

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往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欲傍墳棲止懼虎狼因攀樹猱升蹲踞其上聽松聲謖謖宵蟲哀奏中心忐忑悔念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畫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疏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琖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森豎不敢少息忽婢子仰視曰樹中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膽兒暗來窺人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諦反恚為歡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豔絕聽其言亦非土音問郎何之答云為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不嫌蓬蓽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願在下牀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腿股生偽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啟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籠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首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眈望顏色女曰可喚郎醒

吾命從不曾受過苦耳愈反逼愈有趣

因適閹寺而死死後而奔又遇椓人生死同命眞是可悲此極褻褻語而偏出之以雅馴趣極雄而雌在女則悲婦口中先加以慧黠兒三字又說一閹字復繼曰是我之客蓋已寄居之矣本欲自呈仍慚而止巧娘

遺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臥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巹之夕。悲涕不倫。將勿郎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捋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婦云。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煢無所依。且爲奈何。女曰。彼固云爲人寄書。幸不遣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問何迕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適閹寺。沒奔椓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於東廂。探手於胯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爲。乃挑燈徧翻箱簏。得黑丸。授生。令卽吞下。祕囑勿吪。乃出。生獨臥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氣一縷。直沖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檽色才分。婦卽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反關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留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惱。乃出門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慚訥而止

命運未轉兄妹之呼夫婦相雁之辭受其紿而戲之曰姊妹此時矣他時哭妾目之以寺人而郎以跛者盲者答之各以其類可悟文章設色生晉之法

蛙怒二字新穎

延至夜分婦始攜女歸發扉曰悶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斂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笑云姊妹亦可並出堂中團坐置飲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爲吾壻陽爲吾子可也生喜捉臂登牀發硎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子病閹十八歲而不能人因邑邑不暢齎恨入冥生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曰勿懼雖故鬼狐非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娟好獨恨自獻無隙生蘊藉善詼噱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遶屋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啟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偎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渺而遽纍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不曾少祕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

度骨相釋語意絕妙若曰是丈夫而巾幗者子謂三娘勿畏而顧謂我是之乎

那知其已嘗九鼎而染指耶

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瞋目問誰敢屏巧娘笑迎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為三娘兒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為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將三人同爲姊妹焉得不屈意事之）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能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涙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兒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傅翁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畧述崖畧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閹廢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為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聞翁媼一日為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閹將論婚於世族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傅翁從之遣一僕一嫗往覘之出東郭

商務印書館藏版

巧娘墓遷直至今日才脫

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煙嫗下乘直造其闥則母子拭几濯漑似有所伺嫗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即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末陳巧娘耗生惻然欲涕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欷歔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沈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矣詰之笑云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爲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輿宵晝兼程馳詣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巧娘綳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誤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傅翁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爲魂已離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入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脫亦未知所終

此篇拈一閹字巧弄筆墨措詞雅不傷纖文勢極抑揚頓挫之妙

天閹 續韻府男子無陽事終身無嗣育者謂之｜｜ 尺一書 前漢匈奴傳漢遺匈奴書牘以｜｜寸中行說教爲尺二寸牘報漢 東道主 左傳僖三十年

若舍鄭以爲｜｜｜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 逆旅 左傳僖二年保於｜｜注｜｜客舍也 謖謖 世說世目李元禮｜｜如勁松下風 忐忑 五音集韻｜｜音毯忒心虛也 寄書郵 晉殷浩傳浩遷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共致書百餘爲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 形穢 見前蓮香 元

龍高臥 魏張邈傳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物汜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自上牀臥使客臥下牀 篝

燈 見卷一董生 排闥 史記樊噲傳高祖病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直入 花燭 見前蓮香 合巹 見卷一嬌娜 椓人 伏生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椓故奄人謂之｜｜ 勿吪 詩王風尚寐｜｜注吪動也 九錫 穀梁傳禮有｜｜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魏志建安十八年使御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爲魏公加｜｜ 粲然 見卷一種梨 巾幗 見前蓮香 發硎 莊子養生主庖丁釋刀對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於｜ 邑邑 見前嬰寧 可兒 世說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曰｜｜｜｜ 蛙怒 韓非子楚王屢欲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曰爲其怒也○又越絕書勾踐見怒蛙而式之左右問故曰｜如是｜何敢不揖於是勇士皆歸越 調停 宋史哲宗元祐五年神宗元豐熙甯間小人如章惇蔡京呂惠卿等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臨范純仁欲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蘇軾不可 異物 見前嬰寧 技癢 見前任秀 薄觀之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而｜｜注｜迫也 我見猶憐 見前蓮香 綳 見前嬰寧

◎◎伏狐

太史某。爲狐所祟。病瘠。符禳既窮。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懼。無所爲謀。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授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

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孤館四無鄰忽有奔女扉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聲吱然如鷹脫韝穿窗而去某猶望窗外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眞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襪 見卷一畫皮　辟易 史記項羽紀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數里注言人馬開張易舊處也　嫪毒 史記呂不韋傳求大陰人｜｜爲舍人索隱注士罵淫曰｜｜一曰嫪姓也○按紹聞堂金壺字考抄｜｜音勞藹士人之無行者嫪毒音劉藹秦始皇時人今誤以｜｜爲秦人非

三仙

士人某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超曠悅之沽酒相歡款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便下榻常麻並起捉裾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遶淸流既入舍宇精潔呼僮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闈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擬四題命鬮各拈其一文成方飲衆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

比爾部鼓吹殊覺新雅

拾得者。就案搆思。二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爲傾倒。草錄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醞。巨杯促釂。不覺醺醉。客興辭。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醉中不暇解屨。著衣遂寢。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臥山谷中。大駭。呼僕亦起。見傍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訝迷罔。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土人。始知爲三仙洞。蓋洞中有蟹、蛇、蝦蟆三物最靈。時出游。人往往見之云。士人入闈。三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擢解之文而出之於怪已奇。怪而爲蟹爲蛇爲蝦蟆則更奇。恨未覩其文。不知其氣味果居何等耳

下榻　後漢陳蕃傳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輒下一榻去則懸之○按陳蕃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蕃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待之此亦仲舉事合在徐穉前

傾倒　世說庾公謂孫公曰衛公長雖不及卿諸人｜｜處亦不近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人之學爲鼠技者多矣鼠之人立而舞亦彼此效尤耳

搆虎罕聞鞫虎更難置語而乃縛之牽之易如羊豕且索之供而皆肯繩以律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假面 建康實錄孫興公嘗著假面戲爲儺

●●趙城虎

趙城嫗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嫗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嫗愈號跳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諾爲捉虎嫗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姑以解嫗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寃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咥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縶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一子

而心感豈惟獄廟之靈或亦宰官之德所感虎代子職生而能養死且盡哀奈何以毛裏顧復之人而竟不如虎

爲鬼爲蜮如此類者不少保赤之道官舉耳目難周爲父兄者自保體其子弟已耳

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嫗方怨宰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旦啟扉則有死鹿嫗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銜金帛擲庭中嫗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臥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嫗死虎來吼於堂中嫗素所積綽可營葬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爲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之以爲戲具宰怒殺術人留童子欲醫之尙未得其方也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鼽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强者齧

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鼫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黏據不可下頃入襟底爬抓腰脅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搯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鼽嚏 禮月令季秋行夏令民多丨丨注丨者氣窒於鼻丨者聲發於口皆肺病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按丨丨音求涕丨從鼻從九坊本作齂誤 瓦狗 潛夫論或作泥車丨丨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 鼫鼠 爾雅丨丨注形大如鼠頭如兔尾有毛關西呼爲鼫鼠 贅疣 莊子大宗師附丨縣丨注疣音由結肉也

聊齋志異評註卷二終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前漢演義

上中編各五冊 每編八角

下編六冊 一元二角

本書內容

是書分三編。上編自漢高祖一統天下起。至景帝止。累朝大事。搜羅無遺。至穿插之巧。選句之雋。誠可與三國演義相配。中編專敍武帝一朝事跡。武帝雄材大略。爲千古君主中之怪傑。其生平事實無不出人意表。其時人物。先後輩出。用兵如李廣。遊俠如郭解。風流放誕如司馬相如。滑稽如東方朔等。尤能以流暢之筆。描寫盡致。讀之並可增長歷史知識。下編始自昭帝。迄於王莽。情節視上中二編尤爲離奇可觀。如昭宣之明。元成之昏。飛燕姊妹之亂宮闈。恭顯官豎之竊朝政。以及忠臣義俠。奸邪便佞等。靡不備載。五光十色。趣味橫生。文筆淺顯。婦孺能解。誠小說之大觀。歷史之寶筏也。

元(597)

聊齋志異評註

2


紅玉
刼妻殺父太仇
平義士相
逢再死生有子
有家誰玉
汝不期巾幗有
程嬰
紅玉


林四孃
飄零身世感滄桑淒絕當年林四孃
好句似含亡國恨曼聲猶自度伊涼


魯公女
石上三生事
渺茫癡
情竟欲待
張郎紅
顏白髮知
多少安
得神仙換
骨方


衜士
也從塵世論交游鄙
薄人情亦可羞
幻出石家雙姊妹薰
猶氣味各相投

實其浮蕩分知與不知兩層喪德不可促壽亦不可慫其喪德嚴父之教也畏其促壽慈親之心也為人子者宜深體之

聊齋志異評註卷三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紅玉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媼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舍笑語。窺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生所為何事。如此落寞。尚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處落寞愈加刻苦所謂我不能如命何命亦不能奈我何也喪德促壽義方懿訓不可多得）生跪自投。泣言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復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言正而切）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專。

女不以爲憾尋而去無是理生不念其舊好而留亦無是情然辭去者易措詞挽留者難置議須看其下筆輕斷處

此等御史貽玷柏臺

卿如有情尙當含垢爲好（書强而婉）女言辭決絕生乃灑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爲君謀之（代謀佳偶所薦得人狐有義有識）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衞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饋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貲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頷之生遂假僕馬詣衞氏衞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閒語衞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靳於貲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上衞乃喜浼鄰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媼居室偪側女依母自障微睨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光豔心竊喜借舍款壻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卽令舁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詭告翁言衞愛淸門不責貲翁亦喜至日衞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淸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大煽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豔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既思勢不敵斂怒爲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畫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子洶若

無日無天令人髮指

一懷爽一懷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杵臼之事而以爲婦人女子非輕杵臼也以代庖之事觀之則抱呱呱者直婦人女子事耳亦作者有意寫下文抱養事作一伏筆又恐犯實急以請自任之一詰掩過遂全無痕跡

丈夫二字直對婦人女子言且與狐女對照如山並時突如其來飄然而去此

沸鼎。女聞之。棄兒於牀。披髮號救。羣篡舁之。鬨然便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鄰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興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慮其扈從繁。兒又罔託。日夜哀思。雙睫爲之不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虬髯闊頷。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君有殺父之讎。奪妻之恨。而忘報乎。（俠士）（其猶龍乎用筆亦有神龍夭矯不可挾制之勢）生疑爲宋使之偵。姑僞應之。客怒眥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傖。生祭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餂我。今實佈腹心。僕之臥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褓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爲我杵臼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婢一媳。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眞。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兒啼。跡得之。繫縲而行。兒啼愈嗔。羣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

段文氣執胎息左盲非徒擊其形刖者鑿斃之牢不可破者郎以利刃之牢不可拔者破之安得各官牀而去有此一刀

從生心中寫出三層使讀者成賞其情致之纏綿用筆之周匝幾意其爲承接過渡之筆前者丈夫弔其室至大冤昭雪丈夫之事已畢矣而婦人女子忽來款門以杵白之事果出之於婦人女子巾幗有色而丈夫無色孤有色而人無色矣

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梏慘卒無詞令是夜方臥聞有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銛利如霜剁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之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蹤緒心竊餒又以宋人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壁幸鄰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讎已報則囅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潸潸墮及思半生貧徹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數語爲一篇之警策）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既葬而歸悲怛欲死輾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凝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儂儂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猝不能追憶爇火燭之則紅玉也（從天降下來何暮也）挽一小兒嬉笑膀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而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鄰女者妄也妾實狐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攜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卽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

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興夜寐不可乃翦莽擁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鑱誅茅牽蘿補屋日以爲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貲助之約半年人煙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云試期已迫巾服尚未復耳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待君言誤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嫋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豎人毛髮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幗況狐耶

試可乃已 書堯典 領之 左襄公二十六年逆於門者——而已 望族 秦觀王儉論王謝二氏最爲——江左以來公卿相將出其門者十七人 荆布 後漢梁鴻傳鴻妻孟光妝飾入門鴻不答乃更爲椎髻布衣荆釵鴻大喜 舁 見卷一嬌娜 行賕 正韻賕音求說文以枉法相謝也徐曰非理而求之也史記滑稽傳又恐受賕枉

商務印書館藏版

法 鼠竄 宋紀金人圍太原童貫欲遁歸張孝純止之曰平生推重太師幾許威重及臨事乃捧頭||何面目見天子乎 沸鼎 前漢霍光傳羣下鼎沸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偵 見卷二蓮香 眥裂 史記項羽紀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盡| 不足齒之傖 世說顧辟疆謂王子敬||||耳○傖賤稱也 臥薪

嘗膽 山堂肆考越勾|||欲以報吳| 杵臼 史記趙世家趙朔娶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氏韓厥諫之不聽厥趙朔趨亡朔不肯

曰子必不絕趙祀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

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不獲程嬰謂||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

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匿山中程嬰出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殺||與孤兒諸將以為趙

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公問韓厥對曰大業之後在晉絕嗣其趙氏乎公問趙倘有後子孫乎厥以實告公乃

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召程嬰徧拜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乃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孟宣與公孫||趙武啼泣

固請程嬰曰不可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 代庖 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齜然 見卷一畫壁 昭

雪 見卷二珠兒 無恙 見卷二珠兒 下帷 前漢董仲舒傳||講誦三年不窺園 誅茅 楚辭卜居寧|鋤草|以力耕乎○庾信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

素封 見卷一種梨 再造 見卷二聶小倩 廣文 舊唐書天寶九載國學增置||館以鄭虔為博士故今稱教職曰|| 夏屋渠渠 詩秦風||||注

渠渠深廣貌 浮白 見自志 惜乎擊之不中 世說補蘇子美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以一斗為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

帝撫掌曰||||||遂滿引一大白公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 林四娘

歌以永言聲以[illegible][illegible]哀樂所[illegible]者乎聲歌一毫不能而借亡國之音哀以思至作鬼度曲猶不能改於聲音之道先王愼爲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幃入。視之不識。而豔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竊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爲魘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卽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比花蕊夫人宮詞如何女不甚

商務印書館藏版

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騭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爲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淚墮。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攜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錯節。愼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不托於音 禮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木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也歌曰云云 强半 見卷二聶小倩 擊節 野史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舊曲宋織善｜｜以木拍板代之拍板始此○天祿識餘｜｜二字亦｜几爲｜者｜皆爲｜之態也今人不解此義以爲彈指者非 伊涼 傳載緣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如｜州｜

州甘丨之類皆是其曲邐繁聲皆名入破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乃其兆矣**於邑**楚辭九章氣丨丨而不可止注丨丨氣結而不下也**衡府**見卷一王成**準提金剛諸經咒**準提咒南無薩哆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怛姪他唵折隸主隸準提娑婆訶〇元史釋元傳若歲祝釐禱祠之常號有曰觀思哥兒華言準提咒也有曰闊兒魯弗下屯華言金剛咒也**懺**見卷一瞳人語**曼聲**列子昔韓娥爲丨丨長歌丨美也長也**推敲**全唐詩話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丨字又欲下丨字乃引手作丨丨之勢時韓愈爲京兆尹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賈具道所以愈曰敲字佳遂與並轡歸爲布衣之交**化杜鵑**寰宇記蜀王杜宇號望帝時有荊人鱉靈既死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忽復生帝立爲相後帝淫鱉靈妻遂禪位於鱉靈號開明氏帝自亡去升西山隱爲化爲子鵑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之聞子鵑鳴即曰是我望帝也**菩提**見卷一瞳人語菩薩注**貝葉**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尺經冬不凋西域經書用此皮葉**梨園**唐紀明皇知音律酷愛法曲選子弟三百人按曲於驪山繡嶺下丨丨聲有誤者必覺而正之時宮女數百亦謂梨園子弟

按漁洋先生池北偶談亦載此事則詩作七律德州盧雅雨先生采入山左詩鈔附錄於此以備參考閩陳鑰寶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丫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搴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逡巡間四娘已至前萬福蠻髻朱衣繡半臂鳳嘴靴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府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

商務印書館藏版

聞笑聲酬酢久之設具讌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有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季五絃司寇有寫本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烟紅顏力薄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升平曲君試聽之亦惘然

附林西仲雲銘林四娘記

晉江陳公寶鑰字綠崖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中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靑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魑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千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蹀躞於地

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礮矢礮火不燃檢韔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褌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甯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獰惡可畏勸令改易頭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翹靚粧嫋嫋婷婷而至其衣皆鮫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覲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

商務印書館藏版

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凄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洲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忽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腫匝衆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甯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補任江南傳驛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魯公女

招遠張於旦性疏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畫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歎欲絕魯以家遠寄柩寺中即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酬而祝曰睹

無端而視之殊爲非禮乃

深情所感朱雖九泉可見天下無不可通之誠無不可感之人況倫常所關而行之以禮者[illegible]

以身相報不計其年而且訂於再生約以異地自古及今以至百千萬億劫三千大千世界

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邈若山河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珊珊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年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麞殺鹿爲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柩前捻珠諷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爲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輿其櫬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爲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倚生懷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經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爲女亦泣曰願爲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荊棘妾衣裳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旁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

商務印書館藏版

只是一個情字

南海近在方寸地方寸地即是南未有南海不在方寸地者特恐方寸地未必即是南海耳

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鈿車繡帷朱幰僅一老媼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日去。勿忘所言。生諾。女子行近車。媼引手上之。展軨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爲愛持誦經典者指出要旨以是姻緣功德不少）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迎之曰。子爲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簌簌落。又久之。黑者亦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頷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游戲事。亦猶童。過失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爲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去而後娶。屈指將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珍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癡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頭童而齒豁矣。女不聽。母

女之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情緣所結固也生以青衣逃去飲茶賜浴漢成童面目致修齡以行奇鏡木之人饋然小謂蓍蔭慈悲以楊枝甘露灑作帶薄花眞有不可思議者

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閽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閽人拒之。退返旅舍。悵悵無所為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言。但終日臥。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託遊遨。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略談。甚倜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客暫獨坐。匆匆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為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涕數日。竟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覿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咯有聲。忽見朱嚶半啟。墮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肅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攜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為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為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商務印書館藏版

道士何爲開情逸致而此劇必徐氏有不潔之行故就色示警使之枕遺屑之石寢敢厠之中可謂請君入甕矣石而式歌且舞衣散香塵石耶人耶靈頑之領殊而薰穢之互異耶袖不遂仙凡之各判亦實

蕭寺（見自志）玉人（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河南獻一一高三尺乃取一一致后側后與一一潔白齊潤嬖寵者非惟嫉甘后而亦嫉一一）物化（見卷一長清僧）珊珊（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一一其來遲一一一作姍姍行貌）櫬。（見卷二嬰甯）公女子（左傳莊三十二年）就木（左傳僖二十三年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一一）爲繡帷朱幰（見考城隍）一展軨（禮曲禮一一效駕注軨車轄頭轄也亦作鈴）南海（按觀音大士示現在浙江定海縣東落伽山故稱一一觀音詳見卷十四番僧落伽注○唐王勃讚曰南海之深幽絕處碧紺嵯峨連水寺號曰七寶落伽山自在觀音於彼住○落一作）菩提（見卷一瞳人語菩薩注）邊幅（後漢馬援傳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視之述盛陳陛衛延援入欲授以爵位賓客皆願留援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天下士反修飾一一如偶人形何足稽天下士乎注謂若布帛修飾其一一也）朱門（見畫皮）一委禽（見卷一阿寶）一閽人（周禮天官一一掌守王宮中門之禁）班荊（左傳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一一相與食注一布也）倜儻（見卷一狐嫁女）豪強（史記田年傳誅鉏一一注強暴也）

●道士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託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剝之聲甚久。詢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即坐。略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缺地主之禮。答曰。野人新至。無交游。聞居士揮霍。深願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頗偃蹇。不甚為禮。韓亦海客遇之。（以衣服觀人俗不可耐滔滔皆是可奈何）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

則人而施之耶

雙肩承一喙居士之畫倒

石家姊妹佳之歌以侑可則可矣女而石也道士不妨曳以共枕耳韓徐乃欲與狎褻耶

飲則飲韓亦稍厭其煩飲次徐嘲之曰道長日爲客甯不一作主（忘却本身）道士笑曰道士與居士等惟雙肩承一喙耳（反脣相稽罕譬而喻）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士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翼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道士已候於途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創建何時道士答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狡童錦衣朱履酒饌芳美備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盞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稚媚曼雙絕道士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聲清細既闋道士懸爵促釂又命徧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僕展氍毹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畫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引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少憩即復來即去屋南壁下設一螺鈿之牀女子爲施錦裀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枕命少者立牀下爲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雙肩承喙者偏不能忍）往將撓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牀下乘醉拉之北榻公然擁臥視牀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

商務印書館藏版

此等石美人讓君擁抱何妨

詞語開爽學又淹洽欲出腹東沐亦自有所恃

非吾族類何足婚姻此議自正然既不以女妻之而又婦其妹未免欺狐未免不恕耳

迂韓乃逕登南牀欲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階下急視徐徐尚未醒見其枕遺屙之石酣寢敗廁中（逐臭夫只合享受此）蹴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棲鶴　高僧傳舒州灊山景色奇絕寶誌禪師與白鶴道人皆欲居之白於梁武帝帝命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錫杖也大智論菩薩多用錫杖

觀　見卷一勞山道士

揮霍　陸機文賦紛紜揮霍形難為狀

洞簫　三禮圖無底者謂之｜｜

氍毹　風俗通織毛爲褥曰｜｜

螺鈿　正韻蹈蚌曰｜｜○呂藍衍言鯖猓玀國主王號鬼王其別帥曰殿王在辰交之間即今雲貴界外也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今江南徽州工人以製杯盤屏匣精工細巧實出於此俗謂之｜｜乃羅殿之訛也

遺屙　未詳○按玉篇屙音阿上廁也與此不符

胡氏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開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遊輒昏夜始歸扃閉儼然不款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偽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縶黑衛於門主人迎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為胡氏作冰主人默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

草蟲其驢耶高粱葉其刀耶芻靈其巨人耶高梗其矢耶狐兵如是不足患矣

覓主人而避先生休矣然而猶可以理說終是讀書本色

令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慙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驢。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嚶嚶然草蟲耳。主人以其言忿。知必相讎。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勢洶洶。主人不敢出。狐聲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譟出。飛石施箭。兩相冲擊。互相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衆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扇。逐人而殺。羣操矢石亂擊之。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廁。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矢集於臀。大懼。急喊。衆奔鬭。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戒嚴。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師至。主人自出。胡望見。避於衆中。尚不失先生面目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興戎。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甯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

商務印書館藏版

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也爲好成仇以仇求好即使强就終不相安瓜果生摘比喻切當彼郎驕橫亦當廢然返矣本欲坦腹於人之林轉使人坦腹於已之林由胡而觀可云賠了夫人又折兵也由主人觀之占易睽卦之上九爻

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生何取焉主人之言亦婉而成章遂釋兵戎言歸於好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胡大慙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牀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劣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歡前郤俱忘命羅酒漿徧犒從者上下歡慰乃詳問里居車馬宮室不與人同何里居之可問將以奠鴈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既道温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卽同訂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輿馬中有草蟲否奩妝內有高粱葉芻靈蒿梗否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嫜温麗異常主人大喜胡生與一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媼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扃 見卷一嬌娜 衛 見卷二嬰甯 作冰 晉索紞傳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問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成婚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氏女仲春成婚果如紞言 莫逆 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息女 見卷二嬰甯弱息注 芻靈 見卷二蓮香 坦腹牀下 世說郄鑒使門生求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臥獨若不聞鑒曰此眞佳壻訪之乃羲之也以女妻之 奉箕帚

神耶人耶眞耶幻耶城郭非在異域衣冠胡爲漢制耶姬髮既可取豈六十萬金遂足以贖貪婪之首領耶貪夫爲利黑心視財若命天奪其魄鬼闘其家取彼多金是卽剜其心而索其命也故其處解官不知惟醫者知之亦惟某公自知之

見卷一狐嫁女

奠雁 儀禮士昏禮之夕親迎｜｜注雁順陰陽往來不再偶也

●●王者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金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刹。因詣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爲妄。將寘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蹤緒。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筮。瞽曰。是爲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瞽者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瞽曰東。東之。曰北。北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步移時。瞽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向。可款關自問之。拱手自去。州佐從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制。不言姓名。州佐訴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草如氈。轉數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升。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骨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鞹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羅列左

商務印書館藏版

不取其首而僅禿其姬亦只是割其所愛

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具在此是區區者汝撫軍即慨然見贈未爲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即就刑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即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慴息不敢辯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辯命左右者飛索以縶州佐解褋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共寢既醒而姬髮盡失闔署驚怪莫測其由蓋函中即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究竟屬官補解未曾解囊解官無罪不得妄加譴責前取姬髮略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旦晚取汝此公雖死終是便宜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矣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以儆貪婪良亦快異然桃源仙人不事掠刦即劍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歟苟得其地恐天下之赴愬者無已時矣

此篇與王桂菴篇文法相似而中有大不相同者入手以娶女道士一語作提筆躡卽纔開徐徐引入而以姓潘作一綰索中間縱橫頓挫而脈絡縈緊有如蜻蜓□水若卽若離於百忙中帶寫雲眠自有意無意間又情既不寂實寸後

古刹 蘇軾遊眞如詩獨攜二子出｜｜訪禪祖注刹僧寺也 無恙 見卷二珠兒 飛索以縶 通鑑契丹寇營州｜｜｜｜麻仁節生獲之○按縶以索繫物也

檄 前漢申屠嘉傳爲檄召通注｜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 賕 見前紅玉 紅線金合 劍俠傳唐田承嗣將併潞州薛嵩日夜憂悶有青衣名｜｜者請到魏城觀其形勢乃入闡房飾行具再拜而行至曉回曰某到魏城歷數門抵寢帳承嗣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一｜｜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因持以歸嵩乃遣承嗣書並封納金合承嗣驚怛遣使謝嵩曰某之首領係在恩私知過自新專膺指使 桃源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而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林盡於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便舍船從口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至家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至郡詣太守說太守遣人隨往尋向所誌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忻然欲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

陳雲棲

眞毓生楚夷陵人孝廉之子能文美丰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爲妻父母共以爲笑而爲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生母臧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菴菴中女道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果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眞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女冠覓盞烹茶生乘間問姓名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因此一戲生出許多奇文）陳赧顏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瀹茗進佳果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

而亦不乎另起爐竈且不嫦鶴窟也未以堅兩道士作大結束縱橫變化中仍自有規矩準纙幸蹈操離者那能船此雲樓女中之傑也而得之女適中則更買非足空門舄心比匪玷茲謂若似毬勾欄也已易入於迷況乃借之爲餌便中無把攫繼何不非恥而約桑中也乃貞守閉戶之時復堅持於兩齒之約同人屋散隻影萍浮設問蓮花峰下誰是表兄那知京氏舅家先歸阿母遂致玉容有主果得潘郎此固天假之緣不可謂非守貞之報四雲星散一大頓撻仍是藕斷絲連

雲棟約二十有四五卻爲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惘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折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琖告醉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闔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窗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窗曰人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前低頭不語時其心可知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即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望爲桑中之約所

或即或離怨近怨遠情生文邪文生情耶

不能也生諸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中心惆悵思欲委曲黌緣再一親其嬌範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資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爲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旦夕一往如不果諸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攜所積而去至黃詣菴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竈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遁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歎命駕卽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蹤緒悵恨而返僞告母曰舅言陳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伻來踰半年夫人歸甯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愿登蓮峯齋宿山下既臥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愬坎坷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但道其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卽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慇慇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

商務印書館藏版

極力反撲愈撲愈健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事奇文奇匪夷所思

忽而飃之惟恐不去忽而招之惟恐不來移步換形文幻詭變乃爾

此處直認出雲棲奚不可者乃仍作撲開之筆合上文加倍出奇亦以見前此支頭他顧既頭不語時眞未能審諦語切隔窗數且又三年矣文心之細如此

同歸之意母知之女已知之所以同歸

實告母所謂潘生即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以道士爲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游不返既歸邑邑而病適臧嫗卒夫人往奔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俾子不懟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壻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爲之過宿私以己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其沈痾使婢陰告曰夫人爲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窗窺之較雲棲尤豔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游不返則玉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驩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闊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則終爲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即亦不强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臥蓮峯下者即母耶詢潘氏

之初志女知之母不知之也女冠問潘氏今女又問潘氏不惟母不知女又不自知蓮峯下夫人京氏家夫人不悅女不知母亦不自知也女之驚知蓮峰下之夫人郎今日之母今日問潘之女郎前日問潘之女冠也母之悟知表兄之潘生眞不肯之兒欲得爲婦之女郎不願以爲婦之道士也至潘郎之爲眞生母知之生知之女不知也雲棲之爲王氏女母知之女知之生不知也女屢問潘仍使自去問潘生戲言潘仍使自言非潘夫而後生乃知較雲棲尤豔之王氏女郎是雲棲而喜而驚

者。卽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雲棲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爲戲。女知爲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爲女。故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涓吉爲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舅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子裝。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女冠籍。而問名者。女輒不願。舅及妗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託。如釋重負焉。合巹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而彈琴好弈。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爲憂。積月餘。母遣兩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欻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探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剩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欷歔。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僞作姊。攜伴夫人。徐擇佳偶。盛從之。旣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閒練達世故。母旣寡。苦寂。得盛良歡。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本爲雲眠能代劬勞而欲納之偏說思納

奕女乃知寄語表兄之潘郎郎是眞生而喜而羞矣上文藏頭露角半遮半掩乃知皆爲此處數知字蓄勢也

寫雲眠用輕筆與上文相配

女姊以掩女冠之名插此一筆使通篇血脈貫注骨節靈通於上文爲正應於下文爲反撲於全文爲過脈不善讀者便輕看過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爲。新婦若大姊者。吾無憂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嗔。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如何。母不言。亦輾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眥熒熒。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即煩老母卹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覥然酬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挂名君籍。當爲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闈之樂。請別與人探之。三日後。襆被從母。遣之不去。女早之母所。占其牀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爲常。夫人故善奕。自寡居。不暇爲之。自得盛。經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奕。挑燈瀹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語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母疑曰。兒輩嘗言幼

釋上相者語即用作結

孤。作字彈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為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數定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呂祖 續仙傳呂仙諱岩字洞賓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受天仙劍法得九九數號純陽子亦稱回道人在五季及宋時仙蹟最著 小生適姓潘 古今女史宋女貞觀尼陳妙常姿容出羣能詩善琴張于湖授臨江令途宿觀中以詞挑之妙常拒之甚峻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潘密告張令投詞託言舊所聘定遂斷為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 治具 見卷一陸判 探偵 見卷二蓮香 閑然 見卷一青鳳 桑中之約 詩鄘風期我乎｜｜ 尼 尼女僧也釋典有比邱尼○天祿識餘漢明帝既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乃尼姑之始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惡少 見卷二阿寶 逆旅 見卷二巧娘 臨存 後漢嚴助傳上遣兵誅閩越淮南王上書諫曰陛下若使重臣｜｜施惠以招致之云云注｜｜省問也 寺觀 見卷一勞山道士 邑邑 見卷二嬰甯 覼然 見卷一畫壁 五祖 見卷四金和尚六祖注 涓吉 左思魏都賦｜｜日陟中壇注｜擇也 問名 禮昏義是以昏禮納采｜｜注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女生之母名氏也 姈 見卷一寶兒 合卺 見卷一嬌娜 英皇 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之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事舜於畎畝之中 首肯 見卷一王成 下逐客令 史記秦始皇紀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 勾欄 南宋市肆記有瓦子｜｜又謂之邀棚 紀綱 見卷一長清僧 彈棋 物原劉向作｜｜商芸小說漢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為勞體非至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以獻帝大悅賜之青羔紫絲履服以朝覲○藝經｜｜兩人對局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相彈也其局以石為之○世說｜｜始自魏宮內文

柳生醉漢無賴語委婉近人雖是牽扯撒賴亦有理有趣

帝於此戲最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古今詩話丨丨有諸一卷唐賢所爲其局五尺中心高如覆盞其巔爲小壺四角隆起李義山詩莫近丨丨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丨丨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謂用二十四棋者卽此戲也今人罕爲之矣○按丨丨與著棋異世說云始自魏宮丨丨經序因之云魏武帝好丨丨宮中皆效之雖得其局以粧奩之蓋形狀相類就蓋而彈之俗中因謂魏宮粧奩之戲而西京雜記云劉向作丨丨與論云前代馬合卿張公子皆善丨丨後漢梁冀傳云冀善丨丨格五則丨丨始自漢朝非始自魏宮也王建詞云丨丨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鬭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二三金字半邊垂讓之亦不能通曉藝經云黑白棋各六枚柳子厚云用二十四棋諸說紛紛迄無定論古今詩話云此藝後人罕爲之則丨丨之不傳久矣

●●織成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臥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急匿艎下。俄有人捽生。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卽以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睨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卽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囓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蹋。座上問之。因白其故。座上者怒。命卽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爲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

文貴工不貴速是能文語氣眞矣才之不可以已也風鬟霧鬢賦嬛二都聚禊紫精琇逾十斛豈滬秀才落第同病究憐柳氏聯六戲姬可怨戕界方一握重以水晶既隔鴻才遂聯鴛侶響使狂倫肆妄筆札無靈齒痕雖宛然在羅襪間白骨早已葬於江魚之腹矣

特爲來配界方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

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誚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眞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綸。方問對間。一使捧簿進。曰。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簽差何人。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刦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艎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猫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又無何。湖中有一木直立。築築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近舟頓滅。以是得全。生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鈎。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媼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略一展拜。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媼喜。便問寓所。請生即歸命輿。界方留作信。

商務印書館藏版

齒痕猶在襪後想女子不時唄酒香故不肯卽易也

生不肯留。媪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即賃輿急返。而媪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西。躁懊若喪。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搴簾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崔媪。喜問何之。媪笑曰。必將疑老身略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寓。措辦亦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媪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談笑承迎。見翠襪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眈眈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祛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爲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便歸甯。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鳥飛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遙一樓船至。既近窗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窗中遽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由是歲一兩覲。以爲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艎 字彙補荊人呼渡津航曰｜ 洞庭得遇龍女而仙 唐李成威龍女傳柳毅下第將還於湖濱見一婦人牧羊道畔毅詰之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陽

曩歲落第歸。經洞庭。見神鴉逐隊飛集帆檣。亦嘗以肉餌拋食之。果接食馴無機。不謂此中有我輩中人在也。果遇之。亦將求補一缺。而與之得意翔棲矣。取食輒馴無機。是書獃本來面目。爲之歌曰。相彼鳥矣。猶求友生。

次子而夫壻厭薄又得罪於舅姑黜毀至此聞君還吳欲以尺書寄託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擊樹三發當有應者毅至洞庭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閒再拜請曰貴客何所至毅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以進遂至其宮武夫曰此靈虛殿也俄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武夫曰此吾君也毅曰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掩面而泣令達宮中左右皆流涕君爲左右曰無使錢塘君知毅曰錢塘何人曰寡君愛弟也俄而笑語熙熙中有一人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視之卽前所寄辭者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張宴於凝碧殿會戚友張廣樂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唐破陣樂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曰此貴主還宮樂遂同歸洞庭莫知其跡

筆札 見卷一考城隍 風鬟霧鬢 按風鬟雨鬢洞庭靈姻傳作——|| 名士 見卷二阿寶 三都賦十稔而成 晉左思傳欲賦——構思十稔按稔年也熟也穀一熟爲一年 毛南羽葆 見卷二陸判 悒悒 見卷二嬰甯 僑寓 見卷二聶小倩

竹青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綦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懣之詞。拜禱神座。出臥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卽授黑衣。既着身。化爲烏。振翼而出。見烏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餌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恆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銜去之。得不被擒。羣烏怒。鼓翼搧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臥廟

商務印書館藏版

不卑不亢
巧奇的
神品

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斂貲瘞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集啗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烏友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囅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為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烏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懽戀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媼紛集酒炙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為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如置妾於此為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尚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為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為生祖餞既醉而寢醒則身在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果有黑衣假之者恐復不少

雖曰與曩異仍在不黏不脫之間

兜唐語却言典雅證據然

有羲斯之美德可以爲和心

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悵然自驚。枕邊一襆。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繡橐維繫腰際。探之。則金貲充物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着之。兩脇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衆手爲之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爲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下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藕白者。所謂漢皐解佩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想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逾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臥牀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產歸。

商務印書館藏版

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佩。生遂攜漢產歸。然歲恆三四往。不以爲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爲之娶婦。始遣歸。婦名扈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躄踊。葬畢。漢產遂留。生攜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吳王廟 宋牧仲筠廓偶筆楚江富池鎭有——祀甘將軍甯也宋時以神風助漕運封爲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有鴉數百飛集廟傍林木往來迎舟數里舞噪帆檣上下舟人恆投肉空中餧之百不一墜其送舟亦然云是吳王神鴉○又許鎬沙漢行紀程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鎭有吳甘興霸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向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莊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一撒空飼之羣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詰擧間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按甘甯字興霸巴郡人少有氣力好游俠仕吳爲孫權將開爽善計略尤輕財敬士嘗從周瑜拒曹操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屢立戰功時稱江表虎臣

尤效 左傳僖二十四年——而——之罪又甚焉

果腹 莊子逍遙遊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注果然飽貌

齤然 見卷一畫壁

無恙 見卷二珠兒

祖餞 見卷二聶小倩

臨蓐 桓寬遊暑錄婦人疾莫大於產蓐○蓐陳草也

漢皐解佩 列仙傳鄭交甫至——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交甫與言願得子之佩二女解與之旣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

躃踊 見卷二水莽草

刺瘋化亦啻其孝也卽其佛也一索而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旣長。嗜飲。善啖。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出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刲。左。股。獻之。病稍瘥。悔

郎得男天豈忍令事子無嗣耶假夫妻欣然樂受而怨戒以避匿勿使見於醉時乃大醉而急唤者何爲久傾醫糍而大喜者何爲踏悲若狂而自謂悟者何爲頓醒而覺世界光明所居盡爲玉宇瓊樓者何爲此後不飲市上唯對瓊華飲者又何爲吾不得而知之矣若瓊華者相賞在風塵之外相信在奔躍之時自匹自潔計獲兩全荷非天女謫降人間安能自脫苦海若此乎故已諾其避層於未醉之先復醫糍出見於大醉之後時時對飲蓋已兩兩共悟矣事未了時設大妻強邏作伴很既

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利刃益刲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布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慟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爲樂。遂去妻。妻父顧文淵浼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顧遂醮女。仲鰥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卽竈頭舉贈之。自乃從鄰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騙賺之。或以博賭無貲。故對之欷歔。言追呼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稅金如干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典質營辦。以是故家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爲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酹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頗似縈懷。因而病益劇。瞀亂中覺有人摩撫之。目微啟。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墓。故來就饗。卽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瘥。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人以其不潔。共擯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詣途。牛酒薤蒜熏騰滿屋。衆益惡之。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遇友人邀

商務印書館藏版

滿後眞道侶攜手同歸又何啻殷際光生棺中香溢而乃訪其同在南海蓮花朶上哉瓊華見蓮花上爲菩薩仲見之則皆其母問果孰是曰仲之視皆其母眞也瓊華之見菩薩亦眞也瓊華心中只有菩薩故目中皆爲菩薩仲心中只有母故目中皆其母謂菩薩非母可也謂母非菩薩亦可也謂菩薩卽母謂母卽菩薩亦無不可也

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卽待趣裝。遂與俱發。寢食共之。而實一無所私。旣至南海。社中人淸醮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與瓊華竊其意。俟其旣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垂珠。瓊華見爲菩薩。仲視之。朶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朶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都杳。而仲猶身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慘然下刹。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憩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依左右。苦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本樂姓。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脫。仲急索書。辛啟荷囊取付仲。仲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眞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然家計日疎。居二年。割畝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卽從者。徒以有老媼在。今媼已死。顧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

嗜飲者自飲茹素者自素得其道則素中固有佛飲中亦有佛也不得其道不惟飲中無佛卽素中亦無佛也爾用爾法我用我法以要言之只是一個無爲法

仲之微笑而瞑不待言而知之矣瓊華之驚又豈驚其死乎彼固曰卽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其驚固驚其無伴也種福子享享福者宜知惜

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粧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餽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爲營備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豔妝出仲視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爲之按股見股上封痕化爲兩朶赤菡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爲阿辛完婚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朝非疑難事不以聞役二婢一温酒一瀹茗而已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母子來大好卽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恩卽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也無已姑爲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居處言笑如初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窈窕如二十

種福者宜知勉矣騙債嗇償償債者皋可逃騙債者非可悔矣

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舁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槥辛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粧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騙債者塡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木自入再呼之雙目已合（雖是天女謫降限滿必歸其實所以不致墮落者以其終能自潔也莫看得現成莫看得容易）辛哭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減既殯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顧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絕顧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婿所則女死而甥已逐忿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顧不受必欲得甥雍窮覓郡邑半年不得夫婦皆被刑辱顧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顧翁耶顧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顧欲詳詰輿去已遠顧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顧即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醮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沒日此時訟猶未興也辛為顧移

嘗妻良友兩兩並寫各具性情各肖口吻入手用雙提中閒從妻及友又從友及妻復恐顧

家來。授廬贍婢。六十餘。生二子。辛亦顧卹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熳天眞。佛之眞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爲香潔道件。不作溫柔鄉觀也。寢處三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爲菩薩眞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遺腹 淮南子｜｜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前漢李廣傳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當戶有｜｜子陵 腹非 前漢張湯傳湯奏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自是有｜｜之法比 彌留 見卷二蓮香 醮 見卷一陸判 追呼 唐陸贄傳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膏血竭於笞捶○元結舂陵行｜｜尙不忍況乃鞭撲之

南海 見前卷公女 趣裝 見卷一嬌娜 清醮 見卷一嬰甯 瓔珞 上篇｜｜頭飾也 菩薩 見卷一瞳人語 刹 見前王者 逆旅 見卷二巧娘 饌 集韻｜奴亂切音便婚之三日而宴謂之｜ 治具 見卷一陸判 玉宇瓊樓 雲笈七籤九天眞人呼風爲浮金房在明霞之上此太微所館天帝之｜｜也○酉陽雜俎翟乾祐與弟子玩月或問月何有曰隨吾指觀之弟子中兩人見半規天｜｜｜｜金闕爲指顧間不復見○蘇軾詞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樗 見卷二任秀 散花天女 見卷一畫壁 溫柔鄉 飛燕外傳后進合德帝大悅謂爲｜｜｜日吾老是鄉可矣

●香玉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讀焉。一日遙自窗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烏得有此。趨出已遁去。由此屢見。遂隱身叢樹中。以俟其至。無何。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豔麗雙絕。

此失彼以言語時時並出之末後三人齊結筆墨一色到底

驟士究竟占便宜此處只是暗作下文引綫

乘機而入雙管齊下篇中慣用此法另是一樣筆墨

花以驕士而相觀爲臨士[illegible]就妾哭花

行漸近。紅裳者却退。曰。此處有人。生乃暴起。二人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窗。恐歸沙吒利。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洶洶似強寇。使人恐怖。不知君乃騷士。無妨相親。可知是詩符攝得來生略叩生平。曰。妾小字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爲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妾義姊。遂相狎寢。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矣。着衣易履。且曰。妾酬君作。口占勿笑。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窗。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使人愛而忘死。顧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當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以爲恨。女曰。絳姊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癡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尚望蜀耶。得隴望蜀口頭爛語如此借用頓覺生新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爲君言。昔日佳作。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可爲妾詠。詰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卽墨藍氏。入宮遊矚。見白牡丹。悅之。掘移逕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悵惋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

詩五十首可作追魂符返魂香矣

此語不意得之花妖恰稱對冬二字

香玉之熱絳雪之冷一則情濃一則情淡濃者必多欲而易散散而可使復緊情之所以不死也淡者能寡欲而多疎疎則可以常

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日臨穴。涕洟其處。一日憑弔而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汍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歎曰。童稚之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觸妾慟。淚墮九泉。或當感誠再作。（此數語漏洩春光消息矣）然死者神氣已散。倉猝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雙美。曩頻煩香玉道達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香玉是詩句邀來絳雪是眼淚哭來）若晝夜狎暱。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賴卿少留。慰此懷思。何決絕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窗。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簟。攬衣更起。挑燈命筆。踵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窗。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窗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啟門內之。女視詩。即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晚窗。空山人一個。對影自成雙。生讀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於是至不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把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

守情之所以有節也

並提二語又是繪上又是遞下

數轉語篇中層出不窮最宜揣摩

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況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爲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殘臘歸過歲。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礙其營造。工師方縱斤矣。生知所夢卽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而後知卿矣。卿如不至。當以艾炷相炙。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豔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收淚勸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君知。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香玉復生又從詩與哭求來）生喜。問何時。答云。不知。要不遠耳。天明下榻。生曰。僕爲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絳雪。久之無聲。乃返。對燭團艾。將以灼樹。女遽入。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創痏。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坐方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其不類曩昔。香玉泫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爲眞。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

報君恩而能計時日生死不渝亦美人香草之遺意也

前此見其人未知其花也纔而知其花不見其人矣花而人人而鬼鬼而復花花而復人花大如盤人之所以訂期於明年也人小如指花之所以報恩於此日也種則情

辭而去。香玉款愛如生平。但偎傍之間。髣髴以身就影。生邑邑不歡。香玉亦俯仰自恨曰。君以白蘝屑少雜硫黃。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明日往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生從其言。日加培溉。又作雕闌以護之。香玉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年壽。（語有至理一切可以類推）但相憐愛。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掌作度。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絳雪自背後出。笑罵曰。婢子來。益助桀為虐耶。牽挽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擾矣。自此遂以為常。生視花芽日益肥盛。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連所。花搖搖欲拆。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已至。笑曰。日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為友。（接以絳雪語一筆不漏）遂相談讌。賡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款洽一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於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年餘。忽

種根則情根則情則苞情苞則情蕊則蕊忍風雨以待君二句無限深情一時全綻

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爲。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卽我也。遂不復言。子輿擡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爲異。益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尋死。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結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魂寄。非其結於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卽非堅貞。亦爲情死矣。人不能貞。猶是情之不篤耳。仲尼讀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勞山下清宮（見卷一成仙上清宮注）觀（見卷一勞山道士）沙吒利（唐許堯作柳氏傳韓翃少負才名而家貧鄰有李將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一日李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國色以國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韓遂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淮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未以柳從柳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韓隨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所劫韓不能割會入中書路逢犢車從之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柳氏也明日尙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如期往訣是日臨淄大較置酒邀韓韓悵然不樂座人問之韓以告有虞候將許俊者起曰願得員外手書數字當立致之韓與之許乃乘一馬牽一馬逕趨｜｜｜之第會｜｜｜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扶馬上絕馳而去以授韓曰幸不辱命）無雙（薛調｜｜傳王仙客者建中中尚書劉震之甥也與震女｜｜幼相狎愛劉氏病召震以仙客爲託無令｜｜歸他族仙客歸葬飾裝抵京遣老嫗遂求親意而震意不允一日震趨朝忽走馬入宅曰涇原兵士反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畧歸部署失召仙客曰與我勾當家事我嫁爾｜｜乃飾金銀羅錦二十駝命仙客押令出開遠門回我與汝舅母及｜｜出啓夏門仙客依所教待之不至逮城至啓夏門門已鎖仙客問守門者曰今日有何人出此曰午後有一人領婦女四五輩欲出此門人皆識云是租庸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

近夜遣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歸襄陽三年入京訪劉氏消息見舊使蒼頭塞鴻乃知ㄧㄧ已入掖庭惟所使婢采蘋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謁遂中願納厚價贖采蘋遂中許之仙客稅屋

與鴻蘋居遂中薦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忽報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仙客請鴻因我聞掖庭多衣冠子女恐ㄧㄧ在焉汝爲我一窺之塞鴻唯唯而去至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

郎健否鴻曰郎君見在此驛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女曰明日於東北舍閤下取書送郎君鴻得書送仙客書云嘗聞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世間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遂尋訪古押衙以實告古

生曰此事大不易ㄧㄧ不可朝夕便望去半歲乃致書求采蘋去一夕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兜子入曰此ㄧㄧ也今死矣後日當活仙客抱入守之至明始有暖氣見仙客一聲遂絕至夜方

愈古生因抽刀斷塞鴻頭曰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求得一丸令采蘋假作中使以ㄧㄧ逆黨賜此藥令自盡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

潢淮老夫爲郎君亦自刎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按歸沙吒利者乃柳氏非ㄧㄧ也此二事當是合用

平康 唐孫棨北里志ㄧㄧ里入北門諸妓所居○天寶遺事長安ㄧㄧ坊

諸妓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呼此坊爲風流藪澤○南宋市肆記歌館ㄧㄧ諸坊如清和坊融和坊太平坊皆羣花所聚之地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

朝歌暮絃指滿心目如賽觀音矣韓兒孟家婢等皆以色藝冠一時 口占 後漢陳遵傳遵常召善書吏於前治私書謝親故憑几ㄧㄧ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注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ㄧㄧ

秀外慧中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清聲而便體ㄧㄧ而ㄧㄧ○慧一作惠 勸駕 漢高帝求賢詔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ㄧ爲之ㄧ注勸其應詔使之速行也 隴不

能守尙望蜀耶 後漢岑彭傳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帝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注謂隗囂平復擊公孫述也 讖語

說文ㄧ驗也徐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 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 許彥周詩話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爲

密縣馬氏所得晉卿還朝知之賦一聯云佳人已屬云云客有爲足之成章云幾年流落在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回首音塵

兩沈絕春鶯休囀沁園花 汍瀾 陸機弔魏武文ㄧㄧ涕垂睫而ㄧㄧ 惡作劇 見卷二嬰甯 邑邑 見卷二甯嬰 以白蘞屑少雜硫黃

日酹妾一杯水 羣芳譜種牡丹之法以其子用細土拌白蘞末種之則旺○又分牡丹法揀茂盛者一叢去其土視有根者劈之或一二枝或三四枝作一窠用輕粉加硫黃

商務印書館藏版

大男之孝出於童昭容之貞出於庶事皆僅見筆難爲生兼之子留水福易奚爲陳父在鹽亭棄商作實笑進愿尺萍樓何期又況昭容之轉譬且三申氏之更夫已二事勢向難撮合文筆豈易犧錢及其寫大男也若有知若無知任大而動備愿艱辛其寫昭容也能自忍能自潔幸性以行洄見臟臟已是行行血淚字字酸心而貫來重慶書爲求祝髮而曦以縫級害者保害者

少許礫爲末和黃土將根劈破處擦勻方置窠內

助桀爲虐史記田單傳燕人謂王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也○虐一作暴

爲情死世說王長史曰瑯琊王伯輿終當｜｜｜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沒。娶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嘵聒。恆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久不返。申擯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穉。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贄。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聖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事。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長並速。大男學與軀速長帝實鑒之其後從死得生因離致合顛倒怪變皆非人力所能爲非意想所可及者孰非此賢母孝子之誠仰邀聖佑哉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爲文。塾師不能竄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

爲傭小星而嫁其老大一則因無婦而相贈一則買老妾而適逢文之變則所謂拔趙幟易漢赤幟也文之諸則所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也文之巧而捷則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也至淮妾作妻鹽亭初邏邑客而尋父得母寢門乃識陳公天公閭巧爲安排文心亦善爲恢詭彼卜言之求一得兩申苞之爲妹弟嫡事之有無不可必實文章之斷不可少者

父。母曰。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遽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諸師。則辰餐未復。母大驚。猶謂其逃塾出。食貲傭役。靡處不搜。竟杳無跡。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賃代步資。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剎。託爲己子。偶病絕貲。賣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之。詣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又益憐之。責。僧僧貲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攜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諮。或言閩商有奚姓者。於是辭蔣。將之閩。蔣贈遺衣履。其里黨皆斂貲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縶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游矣。按佳大男由是家益遠。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於重慶賈。賈劫取之去。至夜。以刀自劙。賈不。敢逼。俟創痊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心。既平。但求作尼。賈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值。何諾之。

如爭牀第數語將往事一提既以束上即以起下集中可用此筆其得力可知故遂段皆爲指出

昭容之節以自劃而全申則以不遇嫁男覺得完璧歸趙斯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賈與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爲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況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爲妻矣然自歷艱苦疴痛多病不能操作勸奚納媵奚鑒前禍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牀第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倘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姓所沮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攜歸兄家有保甯賈聞其富有匳資以多金啗苞賺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懟兄不安於室梁縊井投不堪其擾是止欲求淫具者即以反映上文賈怒搜括其資將賣作妾而聞者嫌三十餘齒加長賈將適夔遠載與俱去遇奚同肆商遂貨而去之既見奚慙懼不出一語奚問同肆商略知梗概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甯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而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詆其勤惰奚每與談讌輒呼給役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宰鹽亭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理叱逐

讖語奇中饒有古音

未必苞果為妹爭嫡如此蓋須特借此以結小人之言結苞之勸嫁且通結上文耳

之奚喜與何竊共頌德。一夕漏既盡。僮忽叩扉入白。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所為。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陳翁姓。業為官矣。初公至自都。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醮。伏膺哀痛。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冀父復返。既而授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人曰。小者居大。少者為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為官吉。公乃之任。為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奚姓。疑之。陰遣內紀綱竊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三百。令卽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斂。兄苞知之。告於官。為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資勸嫁。去奚已更二夫。何顏爭昔年嫡庶耶。（斷獄平允）重笞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妹何。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懼其復讎。至是益愧悔。奚亦忘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眾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糈以終身哉。

代步（見卷二鳳陽士人）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剎（見前王者） 尼（見前陳雲棲） 淫具（蜀先主嘗因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

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文之正意也座之以紫檀供之以案几以視後生載賢縞帶敝友豪異也而孔孔小雲如塞新絮彼賢臣之實[illegible]良友之切磋瀝血披肝問顛忌讒所謂感深知己者又豈有妹哉雖有好豪不奪於勢豈無孀誘不惑於邪一日傾心終身不改所覩者愛之專與不惡惜之至與不也耳果能相依焉命生死不渝則

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牀第** 見卷二俠女 **子姓** 周禮夏官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注此所賜王之｜｜｜兄弟疏姓孫也子之所生則孫故曰｜｜ **梗概** 東京記其｜｜有如此注｜｜粗言也 **漏** 見卷一妖術 **醮** 見卷一陸判 **紀**

綱 見卷一長清僧

●●石清虛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石。不靳重直。偶漁於河。有物挂網。沈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峯巒疊秀。喜極。如獲異珍。雕紫檀為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遙。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即出金。僱善泅者。百計冥搜。竟無可見。乃懸金署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清澈。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出。檀座猶存。既歸。不肯設諸廳事。潔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叟款門而請。邢託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既入。則石果陳几上。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請即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笑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證。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竅。巨孔中五字云。清虛天石供。

盤根錯節百折不回者不且與之終始死而後已哉石不能言所自信者介如耳自言石清虛則擇主之明從主之忠誰謂其可轉乎

入於河而復出是珠還合浦而不肯暗投也叟何以必辨爲其家故物而後割愛耶指其竅喪其名叟卽他日示夢之丈夫可知矣留之而自肯減壽始許與之相終始耳出處交游之道如是如是

邢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裁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則石失所在。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强曳之歸。長跽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然。則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是文之正面）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刼未除。實將攜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揑一竅。竅軟如泥。隨手而閉。閉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卽君壽也。作別欲去。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小偷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邢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蹤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邢問其他。賣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邢得石歸。裹以錦藏櫝中。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尚書某購以百金。邢意萬金不易也。某

商務印書館藏版

戀戀故主不獻一謀淹滯多年生還故國古人有之然吾見亦罕矣

碎爲數十餘片一文不値矣而仍瘞墓中又寧第萬鎰已哉蓋必如是而後不眞愛惜之人所以爲天下之寶也

怒。陰以他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某託他人風示其子。子告邢。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尙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淸虛。謂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邢得夢。喜。敬志其日。而石在尙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尙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期詣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旣而果卒。子遵遺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刦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踰二三日。攜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躓汗流。望空自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縶送諸官。一訊遂伏。問石。則鬻諸宮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爲數十餘片。罔不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放之。邢子拾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而況人乎。

峯巒疊秀 述征記小峯疊秀迭於嶺表 善泅者 列子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注泅浮行水上也○史記吳兒｜｜ 於邑 見前林四娘 廳事 集韻古者治官處謂之｜｜晉受事察訟也後語省直曰廳故加广 割愛 班彪王命論四皓之名｜飢虛之｜ 士爲知己者死 前漢司馬遷傳｜｜｜｜｜

女爲悅己者容

曾友于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如瀋。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爲邑名士。以爲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爲强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胎禍)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若爲黨。即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傲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讎。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搒掠無算。拋粟毀器。盎盂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爲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荊。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息。孝歸。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服。宴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殯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於何有。再勸之。鬨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

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沮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羣集排解。乃散去。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逐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造訟諸官。訴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白。哀求寢閣。宰遂銷案不行。義亦尋愈。由是讎怨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撻楚。懟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善讀書者如是）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冀不相聞。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罵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即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其門窘辱之。而成久在寇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及

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之宰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有流涕亟問之惟求公訊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愛敬談次忽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啓壙更爲改葬仁義奔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謂諸弟曰所不衰麻相從者有如此樹（處禽獸之人惟威猛剛烈者大有用）衆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由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百煉剛化爲繞指柔）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一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詬詛友于婉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之於三泊僦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遂疎踰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競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績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爲黨日相競（弓冶箕裘是爲肖子）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竊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郤計難久居祖曰

商務印書館藏版

或疑聖賢過實則將應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大凡自處於善者未有不願人之同處於善况手足乎此一喜字

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攜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徵反脣業姤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汝家誰家此等聲口得諸庭訓久矣）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撻上下以辱之（只算馮氏爲周妻復仇）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績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鬨然盡散惟馮子猶臥道周衆等莫可方略成夾之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繼績詣官自首馮狀亦至於是諸曾皆被收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闈歸望見驚曰弟何來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驚曰且爲奈何一門乖戾逆知其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跡如此兄離家既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即匍伏而往祇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叔姪如父子兄弟皆如同胞悽然下淚（有此淚乃翁之淚減却一半）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

直從于性中流出

忠曰非人孝曰乏之德祖之移居去而夫妻痛哭有感而然也至三歲兒而亦依戀不去何以故吾知之吾信之吾不能言之

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先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爲斂息友于乃託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舉家泣乃翁嘗破涕爲笑矣）乞友于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滌慮自新遂移家還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乏之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卽從其志俾姑寄名爲汝子後有寸進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反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令與友于鄰祖啟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皆取決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乃翁兩睛中淚至此始乾）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故古云其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刦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已慘而卒能自知乏德託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迂矣

異史氏謂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以詩書故家而蹈禽獸之行以余所見正惟詩書家乃多蹈之農商猶鮮也習俗錮蔽不幾謂詩書不足以化人耶毋亦學者自誤其趨專以詩書爲文辭之具而不求諸實行耶觀之曾友于可見天下無不可

化之人矣不忍死其父豈敢讎其兄方其詣宰自投負荆請罪固已泯交瘉於不覺禦外侮於無形矣奈何雀鼠雖消壎篪猶未墓門有棘隧道難通旣達服於期親偏苛求於功服乃操杖以先惡固不怙於弟橫身而障暴豈偏助於兄旣勸導之不行亦惟有自避亂門潛身遠去而已矣成來自寇中家風一變衰麻更葬事亦快心然不以德和人而惟力是恃所謂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三泊之遷入山惟恐不深矣若孝忠諸人同惡相濟不庇本根父旣垂型子亦跨竈爲黨相競實身教之而乃欲以言禁之乎不謂見紘誦怡怡之樂而知有聖賢曾氏子有達人復得之庶子也忠能感泣自謂非人孝亦湔除悔其乏德雍雍穆穆門庭一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是之謂乎

名士 見卷二阿寶 不齒 書蔡仲之命降霍叔於庶人三年｜｜ 負荆 史記廉頗傳廉頗肉袒｜｜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李白詩兩虎不可鬭廉公自｜｜

合巹 見卷二嬰甯 隧道 見卷一瞳人語 批 左傳莊十二年宋萬遇仇牧於門｜｜而殺之注｜手擊也○唐李正己傳與大酋角逐約曰後者｜｜之旣逐而先正已｜其頰

不相能 左傳襄二十一年范宣子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 反脣 賈誼治安策姑婦不相悅則｜｜而相稽注相與計校也 大令 通典漢制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報以大郡 亢宗 見卷二聶小倩 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 晉阮籍傳時有殺母者籍聞之曰嘻殺父猶可乃殺母乎衆怪其謬籍曰｜｜｜｜｜｜｜｜｜｜｜殺父禽獸也殺母禽獸不若矣衆乃釋 其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刼 蘇軾荀卿論｜｜｜｜｜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觀止矣 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勿使人知。以風流取入娼家已露本相公子得便宜目注一層微笑點首二層問寓居三層自約奉訪四層 公子諾而歸。既暮。排去僮僕。女果至。暮果至五層 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遂背媼而至。區區之意。深願奉以終身。自言傾慕許奉終身六層 公子亦喜。約以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冒雨而來七層 入門解去溼衣。罥諸椸上。已乃脫足上小靴。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靴。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欲使知其情是總上一筆 聽窗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情興消矣。小作跌筆 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俟女至。伏窗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殊殷。乃修贄詣媼。指名求之。則果

德不如娼不知視公子爲何物以貌取人女鬼且恥爲天下笑況非女非鬼者

有温姬而死已多年。宋愕然而退。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爲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美女子美丈夫所願既足人鬼不論總極力寫蒙羞自薦形出以貌取人之失公子以爲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知其鬼而亦從之入層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甯。始隱以告母。父母大驚。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爲憂。百術驅遣不得去。術驅不去又九層亦是緣上筆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菽。薑訛江。可恨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壻如此。不如爲娼。驅鬼靈符罵煞紈袴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虛有其表。不圖虛有其表女何見事之晚也公子終得便宜世家從此減色以貌取人。毋乃爲天下笑乎。言已而沒。公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以爲笑。

異史氏曰。温姬可兒。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遂至悔不如娼。則妻妾羞泣矣。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帖浩然。則花菽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髑髏哉。

此篇純用反逼法入手。只說公子風儀秀美。即接入麗人自微笑自點首自問寓居自來奉訪自語小字自言慕公子風流自言願奉以終身且自冒雨而來恐不

文於內者或有不文於外文於外者亦多不文於內矣

知其情之癡而脫靴相示一路均作滿心快願之語中間情興消然一筆略作頓跌至明知其鬼而兩相愛好從以寄齋至於親命戒絕而不能從百術驅遣而不得去在女一邊眞寫到十二分快足忽然轉落正面作萬分掃興語眞足令人噴飯公子如此者不少其父母可以無憂矣

椸 禮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架注直者曰楎橫者曰|皆置衣之具也○王禹偁詩|振衣彩作拂解帶竹爲| 排闥 見卷二巧娘 虛有其表 明皇雜錄元宗嘗器重蘇頲欲以爲相不欲令左右知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蘇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嵩惶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皆精密不覺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耳謂嵩長大多髯也○又册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初崔協爲御史中丞器宇宏爽不識文字高談虛論多不近理人以爲||||號沒字碑 可兒 見卷二巧娘 翩翩公子 史記平原君傳贊平原君||濁世之佳||也 子章髑髏 博雅頂顱謂之髑髏○古今詩話有病瘧者杜子美云誦吾詩當愈乃令誦||||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二句果愈○按||二句子美戲作花卿歌也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章反襲東川節度使李直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黃龍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遠率將花敬定攻拔綿州斬子章子美因作花卿歌云云詳見唐書肅宗紀

●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扳談。生舉卮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劇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曰。措大飲

本不善是偏強作解人自尋罪苦倘許得以軍法從事則此讋亦應斂跡矣苗生雄才聞其續句卻當緘口乃情不知恥令人聞之欲嘔至求教不能而第以獅舞龍吟罷其吟詠苗亦何嘗不耐事哉胡乃一犯再犯怙惡不悛以只宜牀頭誦讀之文

酒。使人悶損矣。起向壚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甁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釂。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爲盡數觴。苗以羹椀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卽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己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爲神人。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盡一甁。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闈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爲禮。相並雜坐。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思。極樂世界自尋苦惱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衆生顚倒自是可憐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語不驚人死不休自朱虛侯後至今始聞此語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巘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沈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苗非不耐事者何不稍假而必迫之遽作龍吟。山谷響應。又起俛仰爲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闈中作。迭相贊賞。更不堪矣素日無仇何不輕赦而相逼至此苗不欲聽。牽生豁

聞人刺刺。豈直以聾子歎之矣。大吼而撲殺之。豈過乎。若夫稍知執筆。得濫名井底。久居夜郎自大。媢嫉人技。陰險性成。而爾然服儒服。冠儒冠。此尤名教所不容。鬼神所共怒者。易服而鬻。虎何與焉。

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有下第者歸而憤臥。妻勸解不得。迎母來勸之。妻母請誦闈中作。贊之曰。無怪。增憤。我聞之。亦覺好。聽上司不中。當是瞎了耳朶）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爲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當評快快）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韁。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爲。答曰。我今爲苗生之倀。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即爲故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爲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右。竊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非名下士不能爲此）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上。守故與蔣爲通家。聞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着未竟。虎驟至。銜蔣而去。（可惜少一名下士）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襟袖强人聽聞。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傍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然嫉忌易服

而斃。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措大 按資暇錄云窮｜｜眼孔小又云世稱士流爲｜｜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故又謂之酸子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又云鄭有醋濤其濤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敘之故曰醋大然則｜｜當作醋大曰醋曰濤皆自鄭地起也李濟翁以爲不然曰謂其能擧｜｜事也因酸子誤以爲醋大耳 行李 左傳僖三十年｜｜之往來注｜｜使人也○陝虹升天香樓偶得左傳｜｜之往來李字雖解唐李浩曰李字山下安人人下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學爲李故一字譌爲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浩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邱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泊宅編李理義通人將有行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理亦治也 逆旅 見卷二巧娘 善飯 史記廉頗傳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予使者金令毀之使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附驥尾 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而行益顯 金谷之罰 石崇金谷詩序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州諸軍事有別廬在河陽界｜｜澗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受罰者三十三人 唾壺擊缺 世說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擊｜｜爲節壺口盡缺 龍吟 通禮義纂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爲｜｜以御之 獅子舞 唐景龍文館記三年宴吐蕃使於承慶殿太常引樂人奏五方｜｜六裔等｜殿中奏蹀馬之戲 刺刺 韓愈送殷員外文丁甯顧婢子語｜｜不能休注｜｜多言也○洨｜七賜切 倀 見卷二珠兒 名下士 北史序傳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固無虛｜ 折簡 見卷二嬰甯 通家 見卷一青鳳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爲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

已為張氏新阡矣乃墓遂之夢警之語曰陰地不如心地又曰福地還待福人於此益信

無德以任之雖有成言自已臨時變卦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却不道我死不從老尚書且不道我死只從蕩情子

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佳城有定。不容假借。知此可以省人希冀之心 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涵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願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攜若兒來。葬已。母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德不足以堪之。固若有阻之者 父止壻。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之。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郎少停待。即又奔入視女。往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張欲自死。其次女在側。引出一有大德有厚福人來 頗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噫此言也。天實啓之 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

慷爽之作一毫兒女態俱從大義中看出何等德行何等福澤

才一動念即透上蒼禍福已求捷於影響甚可畏也

既是懸深知己何可復萌他念頓遭黜落天道必然推而至於朋友又推而至於君臣既把臂訂交策名委質無故棄捐末路敢有貳心天神殛之自古以來無以異也

姊姊勸駕也父以其言慷爽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迕逆婢不遵父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餓莩死乎從親命孝也安貧賤智也不嫌貧義也而仁禮信即在其中是一品夫人身分彼老死於女尼者惡足以知此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敦好逑然女素病赤鬜稍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之說由是益以知己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直特以夢兆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髮鬑鬑慮為顯者笑富貴後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惋喪志心赧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後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蓋別後復夢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自怨自艾即是自愛不然者自暴自棄自作自受矣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髮亦尋長雲鬟委綠轉更增媚非鬼神必如公顯殆以報夫人也姊適里中富室兒意氣頗自高且慢高興夫蕩惰亦非因此女蕩家無德人必適蕩子也家漸陵夷空舍無煙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慚怍姊妹輒避路

百金且不能任其福薄其慧薄也

美惡自爲顛倒而嘅之曰不由人猶是强爲解嘲耳

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頃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忿然廢身爲尼（欲長作牧）（牛兒婦且不可得）及公以宰相歸强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攜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之及啟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發金笑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彼固誓死不從者）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默然自歎念平生所爲輒自顛倒美惡避就豈由人耶（自己顛倒自己避就而乃謂不由人終是至死不得明白）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囹圄公爲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爲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計較耶嗚呼彼蒼者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按文簡封翁諱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學教授生五子文簡最少封翁年八十餘文簡官少宰乃受封而卒其塋地自趙宋時沿葬歷有達者至文簡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戌予與文簡裔人共修掖縣志曾親至毛氏新舊兩塋覽其碑表徵事實焉至文簡夫人一段畢氏蟬雪集中所載亦與此小異夫人姓官氏姊陋文簡

商務印書館藏版

有文無貌。臨嫁而悔。妹承父母意。遂代姊歸文簡。文簡既貴。姊自恨。出家爲女道士。妹餽遺之。都不肯受。清修登上壽。文簡林下廿餘年。頗與過從談道。相敬重云。

任城孫擴圖識。

相國毛公 名紀字維之明成化丙午解元丁未進士官至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

新阡 杜甫故武衛將軍挽詩｜｜絳水遙注阡墓道也亦作仟

佳城 博物志漢滕公薨卜葬京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踏地悲鳴掘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傾盆 陸游詩黑雲塞空萬馬屯轉盼白雨如｜｜

向隅 說苑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人｜｜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飛蓬 詩衛風首如｜｜

勸駕 見前香玉

赤鬝 韓愈南山詩或｜苦禿｜注｜頭瘡也廣韻鬝音慳髮禿也

王舍人莊 在歷城縣東三十里有魏國王臨詩碑云熙甯逸老舊門牆少日窮經歷水陽貢笈便爲稽古地躬耕兼是養親堂已將賢業歸青史尚有陳編祕縹囊嗣子毅難承世學至今人愛鄭公鄉後題元豐庚申五月二十一日與德平易堂大觀書萬歷初掘地得之又有讀書堂乃宋龍圖侍郎張揆舊隱處也有蘇東坡題讀書堂三大字今移縣庠

細君 前漢東方朔傳朔爲常侍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一何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又何仁也○揚雄解嘲東方朔割名於｜｜注以肉歸遺｜｜自是割損其名｜｜朔妻名或曰｜小也

鬑鬑 玉篇｜｜鬢髮疎薄也○陌上桑樂府爲人潔白皙｜｜頗有鬚

孫山 見卷一葉生

尼 見前陳雲棲

囫圇 見卷一成仙

大姨夫作小姨夫 合璧事類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陽公先娶長女王娶其次後歐陽公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之句

附考 余讀掖縣志相國封翁諱敏以孝廉任浙江杭州府教授蓋自元以來已爲東萊名閥矣聊齋此條傳聞之訛也

●●番僧

神責之而使之自割自劓自閣奇矣而皆使之自供其罪狀省却定讞時許多口舌許多文卷許多刑獄而登臺自白則尤甚於梟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鬈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轡。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囅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矗然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一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叢林　梵語貧婆此言｜｜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爲｜｜　羅漢　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數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　囅然　見卷一畫壁　舍利　釋氏要覽注釋迦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子因造塔藏之○又龍樹心經｜｜子亦名｜｜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如｜｜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鳥則此間所謂鶖鳥其眼圓因以｜｜稱其母此言｜｜子若曰婦人｜｜者之子也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官。上憲行縣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攜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舉子登臺自是好戲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著我剁指。遂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

未矣讀之當呼快快

吳藩打虎將亦雞鳴狗盜之徒耳況乃逆黨烏足貴而文描寫其技亦以見吳藩之所歸非正也

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已奉諭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見邸抄。

朱雲門 名昌祚山東高唐州人後徙歷城明崇禎十一年冬大清兵至高唐公年甫十餘歲與父兄離散隨王師出關國朝定鼎隸漢軍籍順治十年以才學遴授宗人府啓心郎十八年遷浙江巡撫賑荒安民時嚴遣賦江南士大夫褫革者五萬餘家公抗疏辨論兩浙獨獲免越三年浙人德之爲作大政記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康熙五年涖任時輔政大臣鼇拜以鑲黃旗地瘠傳旨換正白旗地及民墾熟地公疏請停圈與戶部尚書蘇納海保定巡撫王登聯同忤鼇拜意三人一並立絞八年聖祖仁皇帝親政得昭雪賜謚勤愍諭祭葬蔭其子紱督捕右理事尋遷大理寺卿 邸抄 邸郵舍也一謂郵報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猱。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檁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爲牙柱。抱之。一室生温。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翌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錮。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貓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

可以勸孝也。可以儆天下之溺於妻而薄於親者。

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攜趨出。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翅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故。雞犬無聲。

吳藩 名三桂。督理御營驤之子。國初就藩雲南。康熙十三年正月叛。而福建耿逆精忠廣東尚逆可喜一時並叛。上命兵部侍郎李之芳同平南將軍賴塔征之。相繼報捷。十五年耿逆降。十六年尚逆平。而吳逆至二十年方滅。則大將軍章泰貝子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之力也。是時三桂已死。城中食盡。章泰等率師進攻。三桂子世藩壻郭壯圖俱自殺。逆黨方光琛李本深馬寶胡國桂夏國貞巴養元趙國佐等以次盡誅。雲南始平。時辛酉十月二十九日也。煖玉 杜陽雜編。日本國集眞島中有棋子。黑白分明。冬溫夏涼。謂冷煖玉。扃 見卷一嬌娜章。｜｜ 史記貨殖傳。山居千｜之荻。注。大樹曰｜。杜甫詩。千｜夏木清。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鬬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爲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或謂夫妻之孝報。

云。此六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刧中。惟孝子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皂白耶。

天公無皂白（晉書天文志庾翼曰此——憒憒！——之徵也）

●諸城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墮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舁瘞之。聞其氣縷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為鬨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墜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父訟笑者。衆斂金賂之。又葬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頸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者耶。

孫景夏先生（名瑚諸城人舉人淄川教諭陞龍山衛教授涇縣知縣）舁（見嬌娜卷一）解頤語（見嬌娜卷一）鬨堂（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笑言若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而三院皆笑謂之——則不罰又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重每會集南牀不笑諸御史不敢笑南牀笑則皆大笑謂之——）鼓掌（見卷二珠兒）

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夜婦笑矣汝婦哭矣

戲縊

邑人某。佻達無賴。偶游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游者。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於牆頭。抽粱䕸一本。橫尺許。解帶挂其上。引頸作縊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眞絕矣。粱本自經。豈不奇哉。是可以爲儇薄之戒。

粱䕸 集韻䕸音皆禾稿去皮穎也或作楷 粲然 見卷一種梨

聊齋志異評註卷三終


阿纖
故劍飄零思不禁重來應爲感恩深分居
不惜分金業猶識區區愛弟心


瑞雲
青衫紅袖兩多情敢
為妍媸負舊盟
美滿姻緣成就日心香
一瓣謝和生


龍飛相公
自命風流放誕身晝
昏黑獄道中人
載生不勸懸崖馬終向
幽泉伴碧燐


珊瑚
篝燈課績意酸
辛勞怨相忘
孝始真試看于
田號泣子只將
齋栗格
頑嚚

聊齋志異評註卷四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爲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縶蹇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荊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鬵。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攜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蹀躞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尊閥。答云。士虛姓古。子孫皆夭折。剩有此女。適不忍攪其酣睡。想老荊喚起矣。問壻家阿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

商務印書館藏版

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樸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託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唱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爲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媼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媼袂附耳不知何辭媼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媼慘然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媼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既爲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尚存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躈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媼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爲操量執概母放女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反而粟

寄語大伯數語先爲下文漸洩消息若有意若無意若用力若不用力此々處閑中着筆淡處安根遂便遞體骨節靈通血脈貫注所謂閑着即是要着淡語皆非泛一也衆蚊成雷衆口鑠金託故而去至明至決何物鼠子乃能知幾若甚

始盡既而以金授媼媼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談僕乃返既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卽以別第館媼卜吉爲三郎完婚媼治奩粧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及曩年無歸授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誤矣東鄰爲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牆內猶搖急歸呼衆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試驗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以豐盛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蹙蹙不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

商務印書館藏版

鹽畫伏夜動性本畏人而不爲鼫之脊不爲鼎之穿彼首鼠兩端者何能仰望

鹽遇我訟亦不汝從監生行爲乃眞仍鼠

踪跡之竝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爲幸交慰藉藉將爲續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纖不衰又數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嫂啓關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拔關納入訴其孤苦意悽慘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迕何遂遠遁至此即欲賃輿同歸女慘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既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婦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爲妾數年不取其値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氏止之爲

用女言將上文一筆收盡

散粟於里黨斂貲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狃以爲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文貴肖題各從其類風人詠物比興賦體遂爲詞翰濫觴嘗之無文識者譏之此善賦物者未肯率爾操觚也叟之納奚食之已爾宿之已爾而縶蹇登堂何遂迄無几榻陳肴似宿胡爲苦少烹鬵而且短足几牀一人攜取拔來報往蹀躞殊勞此何等人家試爲掩卷思之則阿纖之所由來豈俟舊鄰有言而始悟哉窖中儲粟碩腹羅糧來則富饒去乃虛耗考辭選義出色生新矣若阿纖者秀外慧中寡言少怒又勤績織我見猶憐奈何以形跡之疑遂滋猜[illegible]致慮青蠅之聚早防紈扇之捐與母偕藏所謂見幾而作者非耶幸是郎心無二妾志靡他惡障既除良琴再理雖云析爨終是感恩蓋嘗反復其彼自愛弟數言竊嘆人之置之不以人齒者恐轉爲鼠置之不屑以鼠齒矣

蹇 卷二鳳陽士人 拔來報往 禮少儀毋｜｜毋｜｜注報讀爲赴拔報皆疾也人往來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 嫣然 見卷二嬰甯 清貫 晉鍾嶸傳臣愚

謂軍官是素族自有｜｜貫鄉籍也 **萍水** 潘岳詩依水類浮｜王勃滕王閣序｜｜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援繫** 晉語董叔娶於范氏曰將以求｜｜也他日董祁愬於士鞅曰不吾敬也士鞅執而縛於庭之槐羊舌肸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肸曰求｜既援矣求｜既繫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僑寓** 見卷二聶小倩 **踶躈** 史記貨殖傳馬｜｜千注躈口也｜口共千馬二百也 **量概** 集韻斗斛曰｜周禮考工記栗氏概而不稅注概所以勘｜器以取平也 **不以人齒** 見卷三會友于 **秋扇之捐** 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笥篋中恩深中道絕 **白眼** 晉阮籍傳籍善為青｜｜見禮俗之士以｜｜對之母終嵇喜來弔籍作｜｜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藏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乳藥求死** 後漢王允傳張讓以事中允被捕諸從事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乎投盃而起 **儋石** 蜀志董和署大司馬府事二十餘年家無｜｜之財｜小甕｜二十斤又齊人名小甕為｜｜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媼將使女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之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奕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譟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夢亦竭微贄冀得一覩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白客來生倉卒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

日情不自已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踧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恚將强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眞過數日黑痕漸闊年餘連顴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媼許之賀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聞者共姍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勾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

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覩其芳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眞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壻卽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眞才人爲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旣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懽心也卽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靧之隨手光潔豔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殆其仙與

文之妙當於抑揚對待中求之方瑞雲之盛也富商貴介視贄爲酬藐茲寒酸敢生覬覦卽齋宿而往不敢望柳眼果垂青也縱瑤章之贈天外飛來癡夢未醒仙源再入而已竭綿薄難計合歡迨至白眼相加逐客有令靑鸞遂杳熱念都消夫亦謂無從尋玉杵空自叩藍橋矣生之於女也如此乃秀才多事墨瀋遺痕粉光脂澤半是炊煙蓬首鳩盤頓成鬼相不特門前冷落車馬稀且難望老大嫁作商人婦矣斯時也前之修贄而後得見者今且面壁而不敢見之自知面目可憎又豈謂舊雨復來可卜鴛夢哉幸而知己難忘才人念舊雖牽衣而攬涕卒顧影而

懷慙至不敢以伉儷自居殆亦謂抱衾與裯實命不猶矣女之於生也又如此忽揚忽抑忽盛忽衰以人之姸媸作文之開合借化工之顚倒爲筆陣之縱橫才人多情不以姸媸易念秀才韜光保璞留以待之嗚呼此其所以爲和也乎

發軔 離騷朝｜｜於蒼梧兮余夕至乎縣圃 按軔止輪物也去軔輪動而車行故凡事始啓曰｜｜ **貴介** 左傳襄二十六年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弟也注介大也 **中資** 見卷二酒友 **藍橋** 裴航傳奇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擣盡見雲英｜｜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過｜｜驛渴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以一甌漿飲之航欲娶雲英嫗言已有靈丹須得玉杵臼擣之得玉杵臼當相與後航購得之嫗乃令擣藥百日嫗呑之先入洞告姻戚來迎航及女就禮後航及妻入玉洞爲上仙 **綿薄** 見卷一青鳳 **邑邑** 見卷一嬰甯 **顴準** 集韻｜音權轉骨也○史記高祖紀隆｜而龍顏準音拙鼻也 **蓬首** 見卷二妹易嫁 **伉儷** 見卷二俠女 **姍笑** 前漢異姓諸侯王表秦自任私智｜｜三代注｜誹也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治具** 見卷一陸判 **戟指** 左傳哀二十五年褚師出公｜其手注抵徙手掘如戟形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煩非甚關切不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册尙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効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

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紿窺眢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醒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劚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眞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旣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因而祝之聞靑燐悉爲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悉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爲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要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葬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一此即何難但身在九泉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

曾井中讀爛宏制藝面壁三四年遂能擢秀才大得便宜

使念佛捻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沮衆强扶曳以行飄然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輟步不敢前叟已睹之訝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强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毋廢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宏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徒堂上燭常明不翦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若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千餘遍矣公一日謂曰汝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至舊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

窮。母告官。繫累多人竝少踪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遺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舁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裏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爲婦翁所訟駁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爲具市棺設地葬叢塚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塚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既歸營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沒於水十餘人沈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竝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泅高處得不溺縋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得有生人哉

今將執途人而告之曰冥間果有黑獄也則將啞然笑謂誰則居之而誰則見之且以爲佛教欺人惡得有轉輪王管四天下而察人間善惡哉吁其言若是雖指其惡而不知懲雖導其善而不知勸矣嘗竊謂鬼神有靈何不使夢夢者親歷其

境復令再生人間而一一自言之也乃不謂讀此文更有意想所不到者鬼明告之而曰惟善可以已之是導之以出獄之路也然使從此終免戴卽信之人亦將以爲醉中恍惚矣乃墮諸眢井從而掩之躬歷重泉難覩天日身伴青燐口同鬼語前不信果有黑獄於既死之後今且身居於再生之年幸而佛號長宣龍飛得遇孽報既滿乃以浚井而還人間然昏曉不知且積三四年矣不究鄰人而謂[illegible]時自取且以冥中之讞無與於人所謂已證菩提現身說法非深於閱歷惡能如是言之親切而有味哉願普天下善男子善女人生淸淨心自計我身所行是否名在黑獄雖有差跌砥行可挽雖有修積懈弛皆凛愼勿至罔覩天日而始悔無善可行急時抱佛脚也

異物 見卷二嬰甯

轉輪王 金剛經｜｜聖｜卽是如來解義察人間善惡照四天下如輪之轉○楞嚴經從佛轉輪妙堪遺囑淸涼禪師疏輪有四義一圓滿二摧壞三鎭遍四不定流演圓通名之爲輪自我之彼此名爲轉○翻譯名義妙元云｜｜聖｜四鎭自在俱舍云從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由輪旋轉應導威伏一切有四種金銀銅鐵輪領一二三四洲一鐵輪王治一天下二銅輪王治二天下三銀輪王治三天下四金輪王統治四天下慈恩云金輪望風順化銀輪遣使方降銅輪震威乃服鐵輪奮戈始定

黑暗獄 見西遊記

地獄 王敬哉冬夜箋｜｜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淸此天堂之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之路也天堂｜｜非果有主之者由人心化成耳○顧甯人山東考古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漢魏以下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

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作俑不仁有以也夫○李丹天堂｜｜偈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邑邑 見卷二嬰甯

眢井 左傳宣十二年目於｜｜而拯之注井枯無水曰｜｜

燐火 淮南子老槐生火久血爲｜人弗怪也許愼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燐鬼火也○又博物志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久化爲燐

城隍 見卷一考｜｜

耳孫 前漢惠帝紀內外公孫｜｜應劭曰｜｜者元孫之孫也去高曾遠但耳聞之

立錐 前漢董仲舒傳富者田連千陌貧者無｜｜之地

昪 見卷一嬌娜

涸 見卷三石清虛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而生母沈悍謬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顙自撾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爲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翦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嬸家嬸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脉脉不作一言惟俯首嗚泣泪皆赤

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尙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强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洶洶慚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媼卽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媼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卽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媼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爲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戾沓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爲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攖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歡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氾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恆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牀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冀媼臨存入門泣且訴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叉扉生窘急自肘下沖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媼至母喜止之由此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

商務印書館藏版

嫗與沈問答一段文字吞吐挑剔俱臻絶妙是從左傳戰國策中得來意委婉原眞切一字一珠一字一淚我讀至此怨不知何以來泣數行下也

嫗嫗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嫗不肯少嘗輒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瘥嫗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沈歎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嫗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噫誠不至夫己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嫗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嫗答云不知俟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嫗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嫗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嫗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嫗始去明日以車乘迎沈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極道甥婦德嫗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卽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嫗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嫗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嫗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嫗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撾嫗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

天之報施孝子豈偶然哉磚石白鏹偶金眞金誰則主之而倉猝變幻若此婦有長舌爲屬之階極無情理之言出諸如贊之口偏覺有還有證所以動聽雖然平日果有至性至情又能以綱常自立則婦女亦將化爲和順無有間言卽有言者亦能以理折之而不得逞其

以筆耕。婦以鍼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貲。如數內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

商務印書館藏版

技矣瑣瑣寫出總以見夫婦之全德亦以見天下無不可惡之事無不可化之人

德兄臧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僞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裹眞金一韭葉許中盡銅矣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觀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尙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奩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翦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掘時兄先隱其眞金忿詣兄所責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迎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己有占賴將以奚爲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臧姑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臧姑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

一笑之間能惡事能解事能省事是性分內事非世情中事兩男之死是冥譴卽是慈悲改行實感於嫂其敬也出於至誠天不許我自贖自知其罪

深矣安能不動然其勸亦有出於至誠而非專畏罪者蓋珊瑚之至孝感之叟極矣

臧姑哭之慟至食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爲子生夫妻皆壽終生三子舉兩進士人以爲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臧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非沈之繆不足見珊瑚之賢非珊瑚之賢不足見安生之孝珊瑚不得於親動輒得咎非彼之罪生豈不知而生止知有母不知有妻母既不歡妻卽應出珊瑚之泣而自刺亦只謂不能作婦不可謂人至血染素衫含情脈脈生固自行其是珊瑚亦負罪引慝已耳臧姑既相反於嫂二成又遠遜乎兄頓減母威反承色笑入門泣訴實羞對我珊瑚而珊瑚自幃中出時想已聞之泣數行下矣不然兩手乂扉將謂其欲作快心語乎抑將借此較短長乎不有夫己氏之甚惡足以知冢婦之賢而甘旨之供假道以進此可想孤燈夜績時飲泣不知幾許也語之故告之悔羞見吾婦痛至自撾書所稱于田號泣至誠感神珊瑚有焉從古未有孝親而不友弟者臧姑戾沓瞀亂黑白顚倒是非眞金僞金天亦如其瞀亂顚倒殆亦巧

馬豕之技未必及狐而乃莫敢喘息莫敢動問使不遇萬生又惡知其僅足供一噱哉

矣詬厲頻加兄固能忍而珊瑚之笑迎付劵何其善調停骨肉間也悍婦痛自改者雖由兩男之死而兩男之死自知不孝所致則其感化於珊瑚者可知姑死而謂天不許其自贖願天下之爲子婦者早鑒斯言

靚粧 左思蜀都賦都人士女袪服||注||粉白黛黑也 誨淫 易繫辭冶容|| 左右袒 前漢高后紀周勃入北軍門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袒軍中皆左袒 氾掃 禮少儀||曰|注|掃廣也 委頓 見卷一王成 臨存 見卷三陳雲棲 夫己氏 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注|猶言某甲 筆耕 見卷一自志 不齒 見卷三曾友于 劵 說文|契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也 瓜分 前漢書賈誼傳高皇帝||天下以王功臣 跋扈 後漢質帝紀目梁冀爲||將軍注||猶强梁也○按爾雅山卑而大||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强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 靖獻 書微子自|人自|於先王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喘息。爲害尤烈。有邵弧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閻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爲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

其將棄而嬲廉受其淫毒者不得死大願得不假手於萬以誅之

黔驢技止此耳賀客至矣劇酒備矣美人避矣主人戲矣小醜斃矣小卵殪矣顱而截矣另及弟矣五通

去弧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弧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憊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釀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牀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邵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邵時已暮邵以客舍爲家人所積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顱顱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爲之奈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刀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剄頸亦殪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邵邵大驚共燭

商務印書館藏版

五通只足供人之唾而已矣

聽事新郎在誅數此丈人無乃不情未得坦腹東牀却已剝牀以足君子[illegible]此一通之智不如癸就所備牀寢而合卺女子幸遇萬生萬生幸遇五通

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讎留萬於家炰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坐傴僂某捺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綵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喜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嘷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某太喜聞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牀寢使與女合卺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吳中止存一通不敢公然爲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靑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眞天下之快人也

五通 蘇軾詩聊爲不死一一仙注佛具六通而神仙衆特一一而已一一則不死而佛無死無生○華嚴經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天眼二天耳三他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又維摩

經佛身即生身也從六通生注六通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如意通飛行隱顯即神境通四曰他心通水境萬慮五曰宿命通神之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如池北偶談康熙丙寅擢江甯巡撫都御史湯斌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斌行疏毀吳王淫祠||五聖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得命旨通行直省○按香祖筆記云今江浙所祀||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聞見錄又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獄吏云泰和樓||神虛位某欸充之求二十檄書差充某神位得此爲據可矣吏如其言經數月聞樓上||神日夜喧闘吏乃洩前事爲增塑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囚鑽營僞牒得補神位其爲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不可解宜湯公碎其土偶投畀湖中也　祟見卷一寶兒　釀酒見卷一狐嫁女　投繯後漢書淳于長因||而死注||謂以繩爲繯而投之也　殪詩小雅|此大兕注一矢而死曰|　傴僂見卷一張誠　合巹見卷一嬌娜　青蛙述異記平湖進士陸瑤林令江西之金谿邑有|神令初至必虔祀之陸不爲禮吏人苦諫不聽|未幾||無數至蹤出入漸至聽事跳躑滿案猶不介意俄而粥飯方熱||出入湯鑊合署不得舉箸陸怒甚欲焚其廟忽兩目腫痛突如蛙目慘楚不勝然後往虔祀之遂安相傳爲晉物有一匣貯之祀者至廟蛙或作匣上或據案頭或在梁間或一或二或三變化無定土人水旱疾疫禱之輒應

●又

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縉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徬徨意緒良苦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啓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遺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爲鄰之奔女懼喪行檢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

商務印書館藏版

[illegible]名字處另是一種筆法

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頷之既而呵之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啣雙明珠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釧照徑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遙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樹濃茂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爲曰卿果神人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癡情人爲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爲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爲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鬲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沈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隸若令一指得著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圖之次夕至告曰妾爲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卻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

登壇命將計出萬全不能便綠却早已將定而宮之之計則闈外將軍之臨欄應變也觀其設伏餘敵以惹以暇出其不意宮辟行利機警中更饒英爽悵子軍可云不尋命矣吐屬風雅筆墨超脫欲飛讀之當浮一大白流言傳播實乃自取自謂不合其引告也耳是龍宮無白叟天下何處有龍宮見首不見尾其所以爲龍女學

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爲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斂魂覆瓿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閹之物驚嗥遁去乃起啟瓿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歎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屬金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爲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爲大恥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其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寘盎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

商務印書館藏版

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至如錢而滅。此事與邵弧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爲害也。

閹割五通去其要害而已何必誅之乃爲快乎金龍大王之奴隸淫亂民間婢自任宮而僅加以杖想亦自知失察幸假手於婢耳霞姑力可鋤兇計能持重偏師南下捷音夜來室中之物已宮瓿內之魂初醒猥因除害致彼流言屈指廿年傷心一別幸駐顏有術蓮席偕歸明珠果是成雙笠帶無煩再續可知東牀坦腹獻替龍宮宮中多一椽兒南方少一五通矣

漏 見卷一妖術 火齊 南史中天竺國出｜｜珠狀如雲母色如紫金 嚴君 易家人家人有｜｜焉父母之謂也 宮之 韻會｜刑男子割勢 金龍大王 ｜｜山聖績記謝公緒會稽諸生居錢塘安溪宋謝太后姪也三宮北行公投苕溪死門人葬其鄉之金龍山明太祖呂梁之捷神顯靈助爲遂勅封｜｜四｜｜立廟黃河之上邵遠平戒山文存神父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季故號四大王○按陳棟淮郡鎮海金神廟記龍於五行屬乙宿巽風皆木也木畏金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鎮海金神廟然則地四生金所謂｜｜四｜｜者或即以金鎮海之義不必拘拘於在｜｜而行四也 駐顏 神仙傳韓衆謂劉根曰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斷穀益氣○李白詩又無大藥｜朱｜ 殷 見卷一育鳳 河伯 搜神記馮夷潼鄉隄首人以八月上庚日投河死上帝署爲｜｜ 宮 禮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

●●申氏

跖而生不如夷而死有此操守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室人之讁眞是令人難堪

盜可以爲出諸士人之口聞之駭絕

似盜非盜疑假又眞反骨相稽文情絕妙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恆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止有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甯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既明。託夫病。乞鄰得稀酡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爲羞。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爲。今且將爲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刼。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淅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梃。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眞。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爲。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違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溼。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爲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爲富室亢氏第

商務印書館藏版

烏亭行蹤不惟龜盜且是龜切

固是梁上亦以見其妻之不愧爲士人婦

此必梁上君子。俟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顚之。計已定。伏俟良專。時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梃中腰膂。踣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爲歡。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媼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刀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祟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臠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眞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爲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

欲易妻名作妾極形容爭

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涇河（書禹貢涇屬渭汭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窶貧（見卷二嬰甯）舉火（見卷一賈兒）亢宗（見卷二聶小倩）投繯（見前五通）父執（禮曲禮見｜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注｜｜父同志之友也）搖尾（前漢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若俛首帖耳｜｜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唐庾詩就令｜｜有誰憐）不遭者可無不爲（前漢孫寶傳張忠爲御史大夫署寶主簿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君大夫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自高且曰｜｜｜｜｜｜況主簿乎忠漸薦爲議郎）絕裾而去（晉溫嶠傳嶠爲劉琨右司馬琨使嶠至江南奉表勸進嶠欲將命其母固止之嶠｜｜｜｜）梁上君子（後漢陳寔傳寔字仲弓爲太邱長有盜夜入其室伏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者是也盜大慙墜地寔曰子貌非惡人當貧耳遺絹三疋而遣之）扃（見卷一嬌娜）祟（見卷一賈兒）昇（見卷一嬌娜）素封（見卷一種梨）

●●恆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爲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疎朱。後徙其居。與帛商狄姓者爲鄰。狄妻恆娘。先過院謁朱。恆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來。甚娟好。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誶一語。而狄獨鍾愛恆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爲

商務印書館藏版

憐妬寵之深心於文爲反攻法先飾妾使從丈夫寢是一縱周旋而拒之益力使人共稱其賢是一擒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較飾妾又進一層此爲再縱憐之而使賓帶分其勞此爲再擒不受分勞而炫妝以見意思一變是三縱歡笑異於平時漸入佳境矣是三擒閨扉眠是四縱叩闢不納是五擒次夕復然是六縱六擒讓之而辭以習慣獨眠愧之也日未夕而入閨坐守此爲七縱七擒至是男人不復反矣

其爲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弟子恆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爲叢毆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朱拒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恆娘恆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不潔淸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恆娘恆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爲上巳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如恆娘教妝竟過恆娘恆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鑒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笥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即令易著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頤作惰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叩關朱堅臥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

設之作態只爲善後事宜心法之傳止於此矣乃朱又另生一法直使施鞭楚而止此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只是易故而新轉易爲難二翻盡之而忽縱忽擒旋伸旋縮狐術固妙非先生之筆終恐言之無缺也

從同一段爲全文點睛爲通篇結穴大開風生紫波文境似此

登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懽更爲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爲率半月許復詣恆娘恆娘闔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況下者乎於是試使睨曰非也病在外眥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囅然瓠犀微露使朱傚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髣髴恆娘曰子歸矣攬鑑而嫺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恆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爲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飾敝衣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恆娘一日謂朱曰我術何如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遘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況藜羹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覩豔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粱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爲妾之法也

商務印書館藏版

朱大悅。遂爲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將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欷歔。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恆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爲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傳也。

一首翻新出奇之文。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漢文以上。秉擅其奇。不止寢食於八大家者

反目（易小畜夫妻｜｜不能正室也）小妻（前漢枚乘傳乘在梁時娶皐母爲｜｜）詬誶（賈誼治安策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孺子可教（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矣五月平明與我會此）上巳（韓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之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宋書禮志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以巳也）專房（晉書后妃傳胡貴嬪名芳最蒙愛幸殆有｜｜之寵）西施（人物考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嘗浣紗爲世絕色）鞭然（見卷一畫壁）瓠犀（詩衛風齒如｜｜注｜｜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整齊也）牀第（見卷二俠女）頭類蓬葆（前漢燕剌王旦傳頭類蓬葆注蓬亂）

也蓧草木叢生之貌**脫粟**見卷一長清僧**尸解**史記封禪書燕人方仙道形解銷化注丨丨也○集仙錄凡今之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乃丨丨也足不青皮不皺亦丨丨也目光不毀頭髮不脫不失其形骨亦丨丨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解者爲地下主**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韓非子楚人有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櫝而還其珠**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綱鑑唐武宗時內侍監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疏矣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勾萌。以望其坼。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反。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遄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爲。生長跽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縶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母。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回憶聲容。轉懼

商務印書館藏版

爲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鴆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旣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旣爲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旣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爲仙無可夤緣但於無人時髣髴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覿面遇女郎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卽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卽妾居也匆匆遂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老嫗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悒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撑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爲鬼妒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

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尙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爲長夜之歡女郞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女郞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强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襟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郞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爲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爲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爲情動耳此事要宜愼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爲仙固詰姓氏女曰旣以爲仙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嫗何人曰此桑姥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爲誰曰妾叔妹也付鈎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旣空欲貨

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爲人矣女固强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鋌生强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爲卿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婚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卽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嫗之往返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卽命車遣桑嫗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嫗下車使御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

以婦美金多而致寇而乃先允其索金之請繼且炫妝而面與之言是謾藏而不必誨盜冶容而不必誨淫也然險中得計仙人乃可行之如諸葛武鄉侯之啓闕彈琴而退司馬豈他人所得而效之哉

來登車。遂發。昏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讎否。答言無讎。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縱火計以脅之。先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眾一齊仰拜。喏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鬨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二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此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為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

商務印書館藏版

因見思乃來因猜疑卽去花王有情亦有識寫牡丹確是牡丹移置別花而不得合下卷黃英香玉二篇覩之可知賦物之法

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朶如大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神鬼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寂以花當夫人況眞能解語何必力窮其源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此篇純用迷離閃爍夭嬌變幻之筆不惟筆筆轉直句句轉且字字轉矣文忌直轉則曲文忌弱轉則健文忌腐轉則新文忌平轉則峭文忌窘轉則寬文忌散轉則聚文忌鬆轉則緊文忌複轉則開文忌熟轉則生文忌板轉則活文忌硬轉則圓文忌淺轉則深文忌澀轉則暢文忌悶轉則醒求轉筆於此文思過半矣其初遇女也見而疑疑而避矣乃忽窺之而想想而復搜也其搜見女也叱而跪跪而懼矣乃又悔之而幸幸而復想也遺以鴆湯則駭既乃因其手合而引而進之謂其神仙則信又以無可覓緣而拜而禱之玉腕親握近聞膩香無端而嫗忽至石後隱身雖明示以居猶待漁郎問津也花梯暗度果見紅窗無端而棋忽敲牆陰

再過雖得窺其面終是桃源無路也然而前夕移去之花梯今且復設矣纖腰在抱不信好事多磨果稍遲而爲鬼妒也然而前夕對著之玉版已突如來矣長夜邀歡似知室藏男子乃强拉之出門去也至如意既盜紫巾已懷不惟葛巾之消息早通亦且玉版之因緣已兆乃懷刑之懼頓起於伏牀禍離之憂更深於好別卽果能如意豈遂謂離魂倩女眞異杜蘭香之下嫁哉若夫口有雌黃形殊黑白君無兩翼妾少長風但得竊而逃何憂邏而察兄弟皆得美婦家計又以富饒終是過海瞞天盜鈴掩耳卒之金可求盜可退而浮言終不可滅猜疑究不可消遂使玉碎香消誰能解語花移木接莫識稱名事則反覆離奇文則縱橫詭變觀書者卽此而推求之無有不深入之文思無有不矯健之文筆矣

勾萌 禮月令季春之月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注勾曲生者萌直生者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典春衣** 杜甫詩朝回日日｜｜｜ **孟浪** 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爲｜｜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注｜｜輕率也 **問罪師** 杜牧詩慷慨匡時畧從容｜｜｜ **鴆湯** 左傳莊三十二年成季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之注鴆鳥名以其羽畫酒飲之立死 **仰藥** 前漢息夫躬傳有犬馬之快者｜｜而伏刃注｜｜者｜而飲｜｜也○又司馬君實明妃曲云白門蕭太傅被讒｜｜更無疑注仰去聲｜｜自殺也 **漏** 見卷一妖術 **吹氣如蘭** 見卷一嬌娜 **玉版** 羣芳譜牡丹名｜｜白者單葉長如拍版色如玉深檀心○歐陽修牡丹詩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肥壽安細葉開向小朱砂｜｜人未知 **敗軍之將** 史記淮陰侯傳廣武君曰臣聞｜｜｜｜不可以言勇 **膝行** 見卷一畫皮 **三生** 見自志 **杜蘭香**

商務印書館藏版

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是菊花性情是菊花身分

榕城仙錄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視之一二歲女子在岸側舉之至十餘歲天姿奇偉眞天人也忽有東靈眞人自空而下攜女以去臨去謂漁父曰我仙女｜｜｜也有過被謫今去矣後降張碩家授以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仙去漁父亦學道不食後不知所之 離魂倩女見卷一葉生 代步見卷二鳳陽士人 邏察見卷三竹青 卓｜三周先俟於門外

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見卷二阿寶相如注 前程孟浩然詩訪人留後信策蹇赴｜｜ 御輪禮昏義壻執雁入再拜奠雁出御婦車而壻授綏｜

花燭見卷二蓮香 喏集韻｜音惹應聲也玉篇敬言也 魏姓羣芳譜｜花千葉肉紅署有粉出魏仁溥家 葛巾紫羣芳譜牡丹名

洛陽花其紫者名海雲紫｜｜云云○按｜｜｜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狀故名 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白居易戲題新栽薔薇詩移根易地皆顦顇野外庭前一種春｜｜無妻春｜｜花開將爾當夫人按唐時縣尉多稱少府樂天時尉盩厔故自稱少府 解語見卷二嬰甯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

馬持論未免迂拘。然一介節自不可少。以東籬爲市井句亦新雅。自食其力數語曠達可愛。

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爲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卹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爲常。爲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爲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爲貪。販花爲業不爲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祕佳本。遂款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劚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姊胡以不字。荅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

不憚千里多方營求而來如何勿尤此以下極寫馬之廉介以顯黃英之豐足只是要逼出爲我家彭澤解嘲一段議論來此特爲黃華作翻案文字

門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爲廊舍更買田一區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即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壁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恆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賚還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慚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亘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爲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眞無一毫丈

貧其樂以貧富爲濁濁而析之爲所清其清者自濁濁者自濁意若曰必如君所謂清也者則將絕人逃世並妻子而棄之如子與氏之以制論陳仲子而後可者郎我家彭澤以靖節稱亦不爲此矯情之舉也東食西宿君然能廉不夷不惠之閒晚節自在何必于南北分疆界而乃謂之清德體之丈夫哉菊花無青人淡如菊菊而陶所以泰飲至醉化畦邊附陶而菊矣自露迹而飲鎰放其所樂書可如生適稀円而名曰醉陶快所飲

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爲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爲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爲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煩。款朶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間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闊。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昏於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牀榻裀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爲之擇昏。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得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座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

商務印書館藏版

二僕歸眞仍還本來面目又添出酒香一種則葛巾之流無精假矣

委衣於側即地化爲菊高如人花十餘朶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恆自折柬招曾因與莫逆值花朝曾來造訪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爲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掐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朶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爲快也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河朔佳種來自金陵而花實過之地氣宜也至枯根復活蓓蕾俱佳此豈可以言傳哉自食其力是自餐其英采之東籬只供騷人清賞即取其直亦當與白衣送酒同觀鄙之辱之至等諸五斗折腰亦已甚矣易此荒畦俱成夏屋聊爲彭澤解

嘲使知隱逸者非貧賤骨耳陳仲子顧以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乎玉山傾頹以醉而死實以醉而生嗅之而有酒香此爲黃花真品倫非種秫仙人不可以村醪妄澆之也

中表（見卷二蓮香）蹇（見卷二鳳陽士人）油碧車（李商隱詩又建幰｜｜注油碧車幕也）舉火（見卷一賈兒）東籬（陶潛詩采菊｜｜下）蓓蕾（廣韻｜｜音倍蕾花蕊貌）贅（見卷二蓮香）視息（晉庾亮傳不能伏劍北闕偷存｜｜雖生之日猶死之年）裙帶（按宋時親王南班之壻號曰西宮又謂之｜｜官詳見朝野類要）彭澤（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一云名元亮字淵明柴桑人性愛菊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令）東食西宿（齊諺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母謂女曰欲東則左袒欲西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家｜而｜家｜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恨相得晚（見卷二酒友）醉如泥（五色線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一堆｜然後漢周澤傳澤爲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其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玉山傾倒（見卷一隨判）折柬（見卷二嬰寧）莫逆（見卷三胡氏）花朝（提要錄唐以二月十五爲｜｜）羿（見卷一嫦娥）見慣（見卷二蓮香）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唐傅奕傳奕相州鄴人疾病未嘗問醫自書誌曰奕｜｜｜｜｜｜也以醉而死年八十誡令裸葬識者以爲縱逸）物色（見卷一嫦娥）

●●書癡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賣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郎日諷誦又籠

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爲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爲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己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郎獻輦爲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郎喜以爲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之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郎天孫竊奔蓋爲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剪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覆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喜遂與

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爲人。每讀。使女坐於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跪而禱之。殊無影迹。忽憶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蒱之具。日與遨戲。而郎意殊不屬。覻女不在。則竊卷流覽。恐爲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旣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奕。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仕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卽夫妻一章。尙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牆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

商務印書館藏版

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媪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
可以别矣久恐爲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悽
然良久曰必欲留當舉架上書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
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竊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
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僞語但默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於邑宰史公史閩人少
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之遁匿無跡宰怒收郎斥革
衣襟梏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髣髴宰以爲妖命
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煙結不散瞑若陰霾郎既釋遠求
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髓爲顏如玉之位朝夕
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
中表爲司理逼納愛妾託言買婢寄署中案既結郎卽日自劾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妒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爲不
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寫書癡可云窮形盡態矣而癡亦有本癡亦有說癡亦有趣乃至癡亦各有驗癡

亦何負於人哉然癡於書則可癡於他事則不可且卽所可者而論亦有未見其
可者於金粟則信之於車馬則信之於美人則又信之所貴乎篤信好學者豈謂
是歟積好成癡積癡成魔至美人果得已行年三十餘矣而男女夫婦之道尙未
了悟吾不知其所學居何等也女戒其讀而導之游藝接客習爲倜儻夫亦謂春
秋榜上皆當出仕之人豈嗜古不化者所得濫竽耶每見今之習舉子業者大坐
齋頭瞑目搖首飲食無味面目改形作文亦言之津津遇事則處之貿貿甚且春
秋報捷父母斯民借官廨爲書齋資廉俸爲膏火必至敗乃公事流毒民間堂上
不談三尺法腹中空有五車書
國家重士亦奚取此書癡也若郎守父藏書視同性命本分之外無所營求其言鑽
穴踰牆不可告人天倫之樂可不必諱是天眞爛漫機械不存於胸中史以儼然
進士而邑侯者以不可告人之隱拘其人火其書雖曰數不可逃而梏械至於垂
死虐已甚矣如玉有靈仇家籍沒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此亦可見吾人之居心處
世其黠也不如其癡也

勸學篇 宋眞宗勸學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可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

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挪揄見卷一勞山道士　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按漢書八卷中與此不相符惟宣帝四年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

云疑卽取此　青盼見前阿纖白眼注　欂蒲見卷二阿寶　倜儻見卷一狐嫁女　直指見卷一嬌娜　中表見卷二蓮香　司理見卷

一嬌娜　祖龍之虐史記秦始皇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注鎬池君水神也秦水德王其君將亡故告之祖始也龍君象謂始皇也○又三十四年李斯上言曰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齊天大聖

許盛兗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奠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邱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槊雷霆余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譁辨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瘡漸斂而又一瘡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椀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

郎翁寓言本原已悉頭病不信殷捫不信信忍痛割疽至仍不信兄而神還怨責謂代禱而猶其信甚且發不指數而卽禍其處三清以法處之其之顯不可謂剛至矣奈何不兄之謗發以餌然而

復生遂謂神果有靈甘心北面而誠服信奉乃更倍於流俗信道不篤故也

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吾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遷怒。責弟不爲代禱。盛曰。兄弟如手足。前日支體腐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爲延醫剉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殮兄已。投祠。指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卽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淸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嘖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生剛鯁。始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爲口實。乃命靑衣使請命於閻羅。靑衣白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爲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靑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靑衣白閻摩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爲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啓棺視之。兄果已甦醒。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倍於流俗。而兄弟貲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遊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

商務印書館藏版

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言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略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踔而上。不知幾百由旬。盛大懼。閉目不敢少啓。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下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其所。烹茗獻客。止兩盞。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求所贈餽。叟命僮出白石一柈。狀類雀卵。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爲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囑納腰橐。拱手曰足矣。辭叟出。仍命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卽所謂觔斗雲也。盛恍然悟爲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旣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腰橐矣。後輦貨而歸。其利倍蓰。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反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旣靈焉矣。何以故。人必所聚。而物或託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佑。豈真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觔斗。碧落可升哉。卒爲邪惑。亦其

見之不眞也。天下所稱神靈者祠廟而外木石亦多有之有鬼物憑之故也然不必問其果靈與否惟剛者不以私求直者不以枉見兩不相涉卽過而不問曷害焉彼盛之病脛股也非眞有菩薩刀穿之也藉曰有之則嘖有煩言之後又何以欲送拔舌獄卒念其一生剛鯁而中止也甯醫促壽會逢其適仍令生還亦其數未絕耳前之死將誰尤後之生又將誰德乎至於行善有福自古云然幾見有剛方友愛之人而不獲天佑者觔斗雲上至天宮雀卵石融入腰橐亦其誠服信奉之後結想深而遂生此幻境耳

邱翁（——名處機棲眞於始餘山作西遊記）逆旅（見卷三巧娘）處三清之法（見西遊記）菩薩（見卷一瞳人語）嘖有煩言（左傳定四年）拔舌獄（西遊記陰山後有十八層地獄中有———）青衣（見卷一瞳人語）天庭（史記天官書三能三衡者——也）由旬（庾信詩千柱蓮花塔——紫組圖按支僧載外國事——者晉言四十里○又毘曇論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爲一——今十六里也）觔斗雲（見西遊記）昔士人過寺至香火相屬焉（原化記昔有一書生過江泊船上山閒步見僧房院開中有牀榻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遂於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眞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入吳經年聞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心異之因還江西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有燔花香爐書生取水洗之僧亦未歸書生夜宿船中明日又上僧夜歸覺失琵琶以告村人相與悲嘆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著琵琶所以潛隱

書生大笑爲說畫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靈聖亦絕耳

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觔斗碧落可升俱見西遊記

蛙善怒其性也然亦易解即爲[illegible]何獨不然起數語已立一篇之局而不嫌占實者此只論其泛常後乃敘其奇事也

聽嫗不遂而以巨蛆作怒神之示威止此而邀生見女使之自主其言甚婉其意甚深蓋亦無奈此翁何也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壁不得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慧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嫗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故却之而亦未敢議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委禽於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壻也何得近禁臠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叟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旁少間婢嫗集視紛紜滿側叟顧曰入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嫗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嫗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告翁翁倉

不迎而輿自至太容易了無怪後來多反目

門堂藩溷皆蛙祀綱之僕未必果有三千也不以十娘故而愛惜之無乃不情物易其類誰能忍此況乃斥其忌諱且追逐之此亦足爲強披婚者戕矣

子得美婦且致溫飽問寢侍食內則亦復無虧奈何以吝儉錢而責之乎養女嫁小家往往受此累然女終不應登堂使氣抵觸其姑崑生以其不能承歡而復出之禮也火其室無乃護短而輕怒乎使彼得爲口實以致勞民傷財女亦自返蛙之怒亦足以爲鑒矣然怒而自

遽無所爲計。乃授之詞。使反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誚讓間。輿已在門。青衣成羣。而十娘入矣。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巹。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媼。時降其家。視其衣赤爲喜。白爲財。必驗。以故家日興。自昏於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喜則忘。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但善怒。頗不善崑生所爲。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恚甚。曰。自妾入門。爲汝家田增粟。賈益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鴞鳥生翼。欲啄母睛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汚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媼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悶不食。翁懼。負荊於祠。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亦自至。夫妻懽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操女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母一日忿曰。兒既娶。仍累媼。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問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吝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辯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死耳。復出十娘。十娘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几案

婦女亦自此和柔人之輕爲蛙怒而不能如蛙自解者應知愧矣

黃字袁氏且堅壁滌庭候魚軒矣生即愧憤成疾庸有濟乎善讀者須從此處揣卷深思代爲之計如何轉身如何設法如何措詞將毋以爲負荊必無是理若就崑生說

牀榻悉爲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略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數人畏婦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爲無所涉於父母刀鋸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爇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懼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爲壻家營宅及明賫材鳩工共爲崑生建造辭之不止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牀幕器具悉備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怨爲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娘最惡蛇崑生戲函小蛇紿使啟之十娘色變詬崑生崑生亦轉笑生嗔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崑生請罪於神幸不禍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昏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於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堊壁滌庭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已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憒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母另醮而去固久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璧妾親攜而

想不特投餌責敷勢所不能即乎禮哀求恐亦無濟倫謂神字之神自悔之又不惟天下無此見戲之事亦豈有閻茸之文至萬不得已想到十娘身上而前兩番自至爲其迫逐猶可責者此乃自謂請絕何肯來即來矣又如何妾頓衰氏如何周旋其父乎想到十分無法然後展卷再讀乃知作著筆力直如此圓妙

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癡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爲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媼。媼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嗚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謔。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儇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今已離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媼。著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先求崑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之。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 見前五通 禳 見卷一妖術 委禽 見卷二阿寶 禁臠 晉謝琨傳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如謝琨便足未幾袁崧欲以女妻琨珣曰卿莫近｜｜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爲美項上一臠尤佳輒以獻帝於是呼爲｜｜故珣以爲戲 合巹 見卷一嬌娜 鴞鳥生翼欲啄母睛 張華禽經梟鴟害母注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睛翱去 負荆 見卷三曾友于 女紅 見卷二嬰甯 堊 劉熙釋名｜亞也次也先泥之後以灰飾之也 魚軒 左傳閔二年齊侯歸夫人｜｜注大夫車以魚皮爲飾也 醮 見卷一陸判 反璧 左傳僖二十三年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 臨蓐 見卷三竹青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鬪龍舟之戲。刳木爲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爲雕甍朱檻。帆旌皆以綿繡。舟末爲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

敘阿端之死先插入吳門載美妓一筆仍是暗用雙提法流波四繞屹如壁立水中天地作如是觀柳條部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部名舞名樂名皆新雅穩切此處從解姥口中敘出晚霞是逗下筆是橫插筆卻仍是雙頂筆知如此用筆則爲無散漫之筆無鶻突之筆無落空疎忽之筆既出晚霞矣卻不即燕子部而先以乳鶯部襯之是作者本意乃又不肯遽寫乳鶯更以夜叉部襯之是乳鶯部爲正襯燕子部而夜叉部又反襯乳鶯燕

下臨江水。危險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便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伎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媼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鍠聒。諸院皆響。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嫺。獨絮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及著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婸婸。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髫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襟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即晚霞也。

子兩部也主中有客客中又有客便令讀者迷離惝恍幾不識其用意用筆之所在而文章愈格外生新學者悟此則天下更無枯窘棘手之題矣

由鬼面入妹麗由妹麗入晚霞寫其年寫其舞寫其襟被襪隱飄下之五色花而以旁睨愛好暗寫其色然後指其名是皆就阿端心目中極力形容晚霞也彼晚霞者又惡從知有一阿端哉龍君特試阿端而後晚霞闊其喜怒之隨腔也見其俛仰之中節也鬣賜五文袴褶冠賜束髮夜珠也兩相遙注近在數武闔遺釵袖釵

無何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端作前舞喜怒隨腔俛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眠餐頓廢解姥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爲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爲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爲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尙能步否答云勉强尙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令側雅可障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忻與狎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爲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敎舞

郜在斯時胡不可者而又以姝蝶一都穠於而條不特文勢曲折而童子之消息從此漏洩矣匠心經營細玩之乃見

數月更無音耗。端悵望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託晚霞爲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留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怏怏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大樹一章。乃猱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投水皆自上而下此則由下而上恰因上流被壁立二句作周旋語耳）不意之間。恍睹人世。遂飄然泅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旦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媼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娩。横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浮沈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衙院不可復投。遂曰。鎭江蔣氏。吾壻也。客因代賃扁舟。送諸其家。蔣媼疑其錯誤。女自言不誤。因以情詳告。媼媼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媼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

女曰母但得眞孫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已媼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以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爲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堅凝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資百萬家由此巨富値母壽夫妻歌舞稱觴遂傳聞淮王邸王欲强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遺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金山 明一統志||在鎭江府城西北七里揚子江心始名浮玉唐貞元間裴頭陀開山得金賜名金山其山高一百九十尺廣六百二十步勝概爲天下第二 兜牟 書說命惟甲冑起戎注冑兜鍪也按鍪莫侯切音謀亦作牟見魏書 錢塘飛霆之舞 見卷三織成 洞庭和風之樂 拾遺記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屋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有金石絲竹之聲 鉦 曲禮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上謂之| 散花舞 未詳○漢武內傳越巂國貢吸華絲武帝賜麗娟命作舞衣舞時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花舞 袴褶 類篇||騎服晉輿服志||弓弩隊五十人皆黑|| 武 見卷一陸判 章 見卷三保住 泗 見卷三石淸虛 次且 見卷一畫壁 婉 正韻|音問女字一曰生也 衚院 篇海|音抗俗呼||樂人也○|與院同 臨蓐 見卷三竹青 賈胡 後漢馬援傳伏波征西域||到一處輒止是以失利○蘇軾詩處處留連似|| 毀冠 莊子||裂服

聰慧喜讀自是佳兒使之去而學賈人昔日可惜我獨曰可喜先生必亦曰可喜先生之喜喜其學賈而乃得遇秋練我之喜喜其學賈而乃得讀斯文執卷哦詩感及豚魚奇矣微鼈鱗族從何處得觀多詩更自詩人得聆妙緒而乃聞清吟而致先妾之疾且讀羅衣而究勿藥有喜耶覲所引爲耶誰悴之句及卷卜而謂謂眞非祥抑何吐屬風雅懸而多情也既見之而喜乃以其浮家泛宅而溥之僅冀女登舟姑以解子之沈術賈之行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聽清吟。於今結想。至絕眠餐。意欲附爲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媼不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內。恥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尚須揭貲。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恨不詰媼居里。日既暮。媼與一婢扶女郎至。展衣臥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

病固如是耳爲吟楊柳薔薇之句而贏頓忽塵此中況味兩人共嘗之兩人共知之乃翁何與風雅

愈則愈遠迎則愈拒猶是買之道也利市三倍乃逆無軒雖遲歸有時非阿翁之憐才乃佳婦之善餌也渴而死浸而復活吾不奇

則病態含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爲郎憔悴卻羞郎可爲妾詠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探手於懷接脣爲戲女不覺懽然展謔乃曰君爲妾三吟王建羅衣葉葉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顫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媼果至見女凝妝懽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媼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友婚嫁尙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淒然淚熒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吉何不祥之與有女乃稍懽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則物並無虧損譙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詩爲相會之約由此値翁他出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斂貲禱湖神之廟端陽後

其一得湖水而死。能再生特奇。其對吟杜甫夢李白詩而死。且不朽也。其人則雅。其情則眞。其行則孝。龍君情憤。猥以浮言稱道。欲尋比目而陳。觀之眞君得不書腹續而勅免之乎。明知事未郎諸而姑許登舟。罔情之不能自已。抑亦閩兩人音。洞見翁之情性。而胸中早有成竹矣。以利餌之。使反相求。所謂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知己知彼。百職百勝。此日委禽。惟慫求之不得矣。然必言利驗而後得爲佳婦。賈之爲子求婚者。其必問諸水濱。費了多少心力。受了多[illegible][illegible]折乃能

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禳可痊。惟有秋練至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益憊。始懼。賃車載子復如楚。泊舟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媼者。會有媼操柁湖濱。卽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而已。因實告子病由。冀女登舟。姑以解其沈痛。媼以婚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殷窺聽。聞兩人言。眥淚欲墮。媼視女面。因翁哀請。卽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嗚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況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便瘳。妾請爲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采蓮子云。菡萏香連十頃陂。心尙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闋。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沈痾若失。既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柁櫂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爲我告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

嫁得瞿塘賈耳龍宮何遂少此種乃魚陶之而陵以賊勢脫非靈符風雅物將東於枯魚之肆矣

家。妾言。驗。則。妾。爲。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爲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資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畧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媪。過又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媪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爲子合巹。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媪乃邀壻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以倍蓰。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醯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爲致數罈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婦俱如楚。至湖。不知媪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鱘鰉者。得白驥。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夙有放生願。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區區者何遂靳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懼。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返。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靦然曰。今不得不實告矣。適所贖。即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勅妾母坐相索。妾母實奏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濱。餓欲死。故罹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

釋君如愛妾代禱眞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擲還君。妾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眞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眞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眞君喜文士必合憐允。乃出魚腹綾一方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兎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蹩躄而至。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綾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騾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敢隱。詳陳顚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筆草書兎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歸後二三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既罄。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息。囑曰如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後半月慕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生從其意。遷於楚。

逆旅 見卷二巧娘 傾城 見卷二蓮香 息女 見卷二嬰甯 委禽 見卷二阿寶 懷春 詩召南有女｜吉士誘之 桃花水 韓愈詩三月｜｜｜注桃方花時即有雨水川谷冰泮波瀾盛長故謂之｜｜｜ 嫣然 見卷二嬰甯 爲郎憔悴却羞郎 詩話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芳姿因製白團扇歌以贈之曰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會眞記鶯鶯贈張珙詩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自

為旁人羞不起｜｜｜｜｜｜｜｜王建羅衣葉葉之作王建宮詞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徧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衫一作衣傾

蓋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而語中日李益江南曲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偵探見卷二蓮香

藥禳見卷一妖術浮家泛宅高士傳張志和號煙波釣徒顏眞卿爲刺史欲館之謝曰願｜｜｜｜往來苕霅之間耳○苕霅二水名楊柳千條

盡向西劉方平春怨詩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時有東風入｜｜｜｜菡萏詩鄭風隰有荷華傳荷華芙蕖也其華｜｜疏未開日｜｜已發曰芙蕖

曼聲見卷三林四娘總角詩齊風｜｜丱兮疏謂｜聚其髮以爲兩｜也涓吉見卷三陳雲棲合卺見卷一嬌娜鱘鰉屠本畯海味索隱｜｜或以爲黃魚非也黃魚名洋生魚亦名石首魚｜｜是別一種吾郡嘉靖末年網者得之以爲怪物棄於海中間有去鼻而煮食者近來亦知爲鮮矣終不甚貴也○｜｜或謂即｜魚誤矣本草鱘魚出江中背如龍長一二丈｜｜則湖海皆有之其形畧如聊齋所云然不多見也白驥未詳○爾雅翼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黑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騅皆取馬之名以其爲靈仙所乘能越飛江湖故也○按據此則｜｜當作白騏未知是否巨萬史記越世家陶朱公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致貲累｜｜注｜｜萬萬也躄躠玉篇｜｜旋行貌

杜甫夢李白詩詩云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云云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連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牧猪赴市若爲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離寺作雜負販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遶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卽有人亦其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

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棁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幕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爲牀牀上錦裀褥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黏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靴者鳥而集鵠而立當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肥濃蒸薰紛紛狼籍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豔曲聽睹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即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鬟雲鬢亦略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項趾無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迹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鐃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僧瘞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異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譟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縗麻

臥苫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牀榻。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搴幃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幡幢翳天日。殉葬東草黏五色金紙作冥物。輿蓋數十事。馬千蹄。美人百袂。方相方弼。著皂帛首摩雲。冥宅樓閣房廊。亙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傴僂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史。以手據地叩。卽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襁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鞺鞳。都不可聞。立者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雌雄。斷幅繃懷中。或扶之。或曳之。蹩躠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資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闢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爲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爲和樣。鞵香楚地。笠重吳天。是爲和撞。鼓鉦鍠聒。笙管敖曹。是爲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賭。是爲和障。金者也。尙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予聞之荷邨先生云和尚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爲僧後其姪[illegible]逢乃於諸城道中物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illegible]出貲令有司擬建剎宇且爲營別業焉一時服御華侈聲勢炫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實其族子也荷邨先生嘗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悉嘗以柳泉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爲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館舍予述爲不詳姑摭其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嚴陵舟次

只是服御奢侈聲勢赫奕而層層寫來初觀之覺駭人聽聞卒讀之實無甚可笑之至外而田宅徒黨甲第如此內而廳事中堂內寢又如此細纓革靴者雷轟皂紗纏頭者霧集摩戛則琱弓畫矢騶從亦雲轡風鬟不特風雅中無是人卽富貴勢豪中亦無是人不意其爲頂趾無雅骨而且不經不呪不寺院不鐃鼓之太公僧也以無賴子牧豬奴而僧之爺之叔之伯之祖之而且太之此則生前之奇聞矣及其死也異姓兒稱孤枕塊諸門人釋杖滿牀靈幃細泣者止一孝廉夫人而華妝弔唁者且多士大夫內子也棚閣旛幢連雲蔽日芻靈祭品象物難名傴僂起拜上自方面則泥首卽行者又何論貢監簿史也至舉國若狂惟見萬頭攢動觀之者恬不爲怪行之者靦不知羞抑且侈爲美談傳爲盛事文以奇觀哉三字冷語結之通篇字字皆成斧鉞爲佛門護法爲世教防閑功德不少

飲羊 家語魯沈猶氏常朝—其—以詐市人孔子爲政不敢—其— 聽事 見卷三石清虛 螺鈿 見卷三道士 咄嗟可辦 晉石崇傳嘗爲客作豆粥

｜｜便捷注唶喀咨語也狼藉見卷一畫皮上人釋氏要覽沙王呼佛弟子爲｜｜●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帖括唐制帖試上日試帖舉人總括經文以應帖試曰｜｜〇文獻通考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〇唐書選舉志楊綰疏言明經者但記｜｜耳孫見前龍飛相公苦塊儀禮喪服傳居倚廬寢｜枕｜冠蓋班固西都賦｜｜如雲五相七公方相方弼按｜｜｜｜俱見封神演義而｜｜之名甚久軒轅本紀云帝周遊元妃嫘祖死道令次妃嫫母監護因置方相以防喪此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又名開路神抑由此故爾宋朝喪葬有方相魌頭之別視其品級所以當用而世以四目爲方相兩目爲魌頭周禮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以逐儺疫蓋周亦有此名也方面後漢馬融傳｜｜重寄注謂四方之一面也傴僂見卷二張誠百戲轒轕通鑑隋紀煬帝六年諸番來朝陳百戲於端門注｜｜有魚龍漫衍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河一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故名〇司馬相如上林賦鏗鎗｜｜注｜｜鐘鼓聲〇按轄一作轚綳見卷二嬰甯瓜分見前珊瑚兩宗按禪家有南北｜｜自達摩傳五世而分北爲神秀是爲漸宗南爲慧能是爲頓宗後南分爲五宗曰臨濟溈仰曹溪雲門法眼而惟臨濟最盛北宗轉寖〇漸謂遲頓謂速六祖釋氏書梁武帝普通元年達摩來自西土爲初祖以至慧能爲｜｜而衣鉢絕矣按初祖達摩圓覺禪師姓剎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大祖禪師姓盧名神光三祖僧璨鑑智禪師四祖道信大醫禪師姓司馬五祖宏忍大滿禪師姓周六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五蘊皆空心經照見｜｜｜｜能度一切苦厄注｜｜者就衆生所執根身器界質礙形量之物名爲色以現前領納違順二境能生苦樂者名受以緣慮過現未三世境者名想念念遷流新新不住者名行明了分別者名識五者能蓋覆眞性封蔀妙明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亦名五衆六塵不染毘尼藏經聲色香味觸法怨悉汚人之淨心故云｜｜〇僧銘云六根不染欲塵之戒〇王維能禪師碑銘五蘊本空六塵非有[illegible]香楚地笠重吳天叢話笠重吳天雪｜｜｜｜花謂雲遊僧也狗苟蠅營韓愈送窮文蠅營｜｜驅去復還

●●丐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百衲日於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與以酒食錢粟

要如此化即弟如此化是名如此化又曰要如此化者即非如此化而凡夫之人以爲必如此化

公謂椿敬若神龍亦從容有致

迄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飲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日往來於闤闠之場僧合掌諷誦睫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固詰其必如此化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臥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勸他徙欲飯飯之欲錢錢之僧瞑然不應羣搖而語之僧怒於衲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於道而氣遂絕衆駭告郡藁葬之異日爲犬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繭然

衲（見卷一種梨）少選（見卷一狐嫁女）藁葬（見後漢馬援傳｜草也）

●●蟄龍

於陵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冥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蠕登几過處輒黑如蚰迹漸盤卷上卷亦焦意爲龍乃捧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蠖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聲嗤然光一道如縷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於甕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

銀臺（宋史職官志一一司掌收天下奏狀○按即今之通政司）霹靂（見卷一嶠娜）

[illegible]狐雖小近之火動勿以兵細已甚而[illegible]之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僑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吝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有古冢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千百人作耳語衆寂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遱而出至不可數衆譟起並擊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一小髻如胡桃殼然紗飾而金綫嗅之騷臭不可言

僑居（見卷二聶小倩）

終日羣居言不及義口給交禦唯恐不工至於戲弄處眞究竟莫釋以狎謔而敗怨毒是亦不可以已乎好訐人閨闥者禍恒烈郎不然亦將[illegible]際[illegible]長雙疣[illegible]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謔也口給交禦惟恐不工霍有鄰嫗曾為嚴生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兩贅疣婦以告霍霍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其妻與我最昵衆故不信霍因揑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雙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逕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服搒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

商務印書館藏版

[illegible]人名節[illegible]致疾疾不可[illegible]

不敢䀼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不得甯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得歡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脣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雙疣。遂爲痼疾。不敢大言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爲厲。其氣冤也。私病加於脣吻。神而近於戲矣。邑王氏與同窗某狎。其妻歸甯。王知其驢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揚以此得志。謂僮逐驢去。因遂私其婦於莽中。褻服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惡。大懼踰垣而逃。某亦從之。追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焉。

兩贇疣 見卷二嬰寧 批 見卷三曾友于

聊齋志異評註卷四終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三百餘萬言

萬三千餘條

計八千餘面

訂四十八冊

分九十二類

時令 宮苑 帝德 朝貢 禮制 考試 獄訟 薦舉 箴規 宗教 稱謂 工藝 義俠 謙謹 才辯 容止 師友 經術 方伎 音樂 胥役 乞丐 物品

氣候 第宅 恩遇 外藩 度支 兵刑 吏治 知遇 譏諷 婚姻 風俗 孝友 技勇 廉儉 明智 情感 會黨 文學 迷信 戲劇 奴婢 動物 舟車

地理 園林 巡幸 閹寺 屯漕 戰事 爵秩 隱逸 詼諧 門閥 方言 藎忠 正直 狷介 雅量 疾病 著述 藝術 方外 優伶 盜賊 植物 服飾

名勝 祠廟 宮闈 外交 教育 武略 幕僚 諫諍 種族 姓名 農商 敬信 貞烈 豪侈 異稟 喪祭 性理 鑒賞 賭博 娼妓 棍騙 礦物 飲食

每部定價洋十四元

得此一書勝讀筆記數百部

另製木箱一只九角

聊齋志異評註


狐諧
同是尊觴聚酒中
笑謔都爲又稱雄
詼諧滿口皆成趣
玉使齋談擅古風
桐


續黃粱
初捷南宮意
氣揚況問卷
語更翱翔僧
齋不是邯鄲
道也作黃粱
夢一場
續黃粱


小獵犬
紛々野馬與醯雞
道是先生睡眼迷
蟣蝨既除遺細犬
寓言得兔算忘蹄


辛十四孃
了却夫妻
未了情
功成主婢
好同行赦書驀地從天
降曾對天顏道姓名

聊齋志異評註卷五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尙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爲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恆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覩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爲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歷歷在目前四顧卽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謔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詼諧滑稽語最足啓人智慧亦可見儇薄俳諧者流隨處取侮難討便宜孟子云敬人者人恆敬之

商務印書館藏版

即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之意而託之於狐其[illegible]

[illegible]

身自罵罵人聰明之至流露之至

接物處事之要千古不易諸客俱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頗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羣鼠出於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幺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爲之粲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迕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即顚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羣戲呼爲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値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

橫空截斷卽乘勢接入用筆矯健乃爾

伶牙利齒想入非非惟口容羞前已輕孳博重孳矣此時尙不知羞退耶

日是確對特太虐耳

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鬨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爲羣吠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乃臣所聞舉座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鱉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旦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詼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莩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關一蒼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媼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遂宿焉狐早詣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

商務印書館藏版

才捷南宮即意氣自高已入夢境况聞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不

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逆旅 見卷二巧娘 **祟** 見卷一賈兒 **信宿** 見卷一嬌娜 **俳諧** 諧噱錄侯白好｜｜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羊牛下來耶 **幺麼** 鶡冠子無道之君注用｜｜服虔通俗文曰不長曰｜細小曰｜麼莫可切 **粲然** 見卷一種梨 **陽臺** 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之下 **惡作劇** 見卷二嬰寧 **滑稽** 史記樗里子傳｜｜多智注｜亂也｜同也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一云｜｜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人之出口成章辭不能竭若｜｜之吐酒也○按滑音猾又僞察云｜讀如字｜音計言諧語滑利其計智疾出也 **瓜蔓令** 未詳○明史文皇赤景清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抄字當本此 **瓜色** 未詳 **紅毛國** 未詳○山海經有毛民國身生毛無｜｜｜○明史和蘭又名｜｜番 **狐腋** 王褒四子論千金之裘非一｜之｜ **書空** 晉殷浩傳浩被黜放日書空作咄咄怪事 **閑堂** 見卷三諸城某甲 **東道主** 見卷一巧娘 **絕倒** 山堂肆考衛玠善通莊老王平子每聞玠言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玠談平子｜｜｜大笑也 **葭莩** 見卷二嬰寧 **村落** 見卷二鳳陽士人 **蒼頭** 前漢鮑宣傳｜｜盧兒皆用致富注漢名奴爲｜｜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 **姻婭** 禮記昏義疏壻曰昏妻曰姻壻昏時而來妻因之而去又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今男女之家皆曰｜｜○爾雅釋親兩壻相謂曰婭言相亞次也 **寒暄** 見卷二鳳陽士人

●●續黃粱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宮時（入夢）與二三新貴遨游郊郭偶聞毗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詣問卜入室而坐星者見其意氣侫諛之（意氣二字一篇之骨）曾搖箑微笑便問有蟒玉

恩何以答吾君何以對天下何以持盈保泰何以裕國安邊趾高氣揚而僅以端揆之尊明其恩怨此尤夢之甚深者老僧以夢醒之慈悲之至

進上而太師是第一節此一節又分八層第宅壯麗一層應諾雷動二層公卿奔競三層恣意聲歌四層私恩必酬五層睚眦必報六層勢吞民產七層強佔民女八層

分否（夢話）曷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說爾夢夢我心慘慘）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衆一舉手登榻自話羣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指同遊曰某爲宰相時（夢話）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爲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有此心便入地獄矣）一坐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賚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意氣二字先合後分此以下專寫得意而氣高郎在其中）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而下聽其黜陟賜蟒玉名馬曾被服稽首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榱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如此（意）然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氣）俄而公卿贈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意）晉撫餽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爲嫋嫋爲仙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聲歌（意）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意）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爲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氣）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意）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氣）恩怨了了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意）立斃杖下（氣）接第連阡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埒國（意）無何而嫋

商務印書館藏版

以學士參疏結之先以朝士腹非各立仗馬曾高情盛氣不以置懷作一縱筆既應起處意氣二字文勢亦操縱有力

嫋仙仙以次列謝朝夕遐想綺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違宿願今日幸可適志意乃使幹僕數輩强納貲於其家氣俄頃籐輿舁至則較昔之望兒時尤豔絕也自顧生平於願斯足得意一束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然各爲立仗馬曾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總意字起氣字有龍圖學士包上疏其略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爲極不思捐軀糜頂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爲奇貨量缺肥瘠爲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迕鹿馬之奸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爲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貪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妝沴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葛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輒進於君前委蛇才退於自公笙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

天下惟拜門生稱假父者善看風勢公道既彰未有不反顏相向者勢利之交千古一轍

太師而充軍是第二節亦分八層提問其子一層褫服遂繫二層籍沒貲財三層掠去姬妾四層封誌倉庫五層監押步行六層挽妻登越七層跪盜乞哀八層以羣盜斧揮結之亦先以曾怒叱賊略作一縱部反映上文意氣二字與上一章相配如玉山高並兩峯寒也

必釀成操莽之禍臣夙夜祗懼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水（此下專寫喪氣層層意俱對針上得意處）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氣）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曾方聞旨驚怛（氣）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並繫（氣）俄見數夫運貲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瑙玉數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舄遺墜庭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氣）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氣）俄而樓閣倉庫並已封誌立叱曾出（氣）監者牽挽羅曳而出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氣）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扳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欻見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獰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蹩躠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氣）曾亦憩止任監者叱罵（喪氣一頓）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氣）言孤身遠謫囊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羣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祗

商務印書館藏版

太師作斷頭鬼是第三節此一節分三層欺君誤國宜置油鼎一層倚勢凌人合受刀山二層賣爵鬻名枉法霸產自飲金錢汁三層句句都從氣高寫照而以轉輪收之即遞入下節

積來還飲去點滴不曾遺此物多耶少惟君自酌之

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曾怒叱曰我雖待罪（氣）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墜地作聲（以上生前要氣暗帶意字）曾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以下死後要氣）（明帶意字）驅之行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覩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曾前匍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誤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羣和聲如雷霆即有巨鬼捽至墀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曾觳觫哀啼（意氣）竄跡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自在中流眞是得意）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意氣）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曾出復置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鬼又捽去見一山不甚廣闊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冒腸刺腹於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意氣）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置身青雲眞是得意）暈然一落刃交於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闊忽焉脫落四支蠖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鬑鬚人持籌握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意氣時何如此時又何如）少間取金錢堆階上如邱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

宰相而奸佞妾婦之道也宰相而貪墨見金夫不有躬者也爲女爲乞人子爲媵妾亦如其願以償之耳太師爲乞人女是第四節亦分三層幼苦飢寒轉鬻作賤一層身遭炙烙欲訴無由二層才免奸汚又遭盜規反受奸殺誣三層亦皆爲氣高對影而以悲號收之對上轉輪一筆亦即遯入下文

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不必攫人而已滿鯨吞之口不必自積而已飽谿壑之腹生前勞苦死後受用）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爲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綰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燄生五綵光耿雲霄鬼撻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絮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爲乞人子日隨乞兒拓鉢腹轆轆然常不得一飽著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以赤鐵烙胸乳（對針意氣至於嬰兒而且女而且乞人女而且秀才媵妾而且冢室悍毒而且波誣姦殺依律凌遲直寫到二十分夫然後高者可抑勝者可以降凡一切妄念幻想自然淡自然滅矣）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良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縶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也（要氣大東）正悲號間聞遊者呼曰兄夢魘耶豁然而悟見老僧猶跏

宰相之占一句收束全文冷語刺心而以火炕中有青蓮爲迷津寶筏臺閣中人當以修德行仁四字信受奉行

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僧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僧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炕中有青蓮也。如是我聞信受奉行 山僧何知焉。僧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懽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爲妄想。亦非眞。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粱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捷南宮 見卷一葉生 星 王應麟云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弼乾傳有聿斯經本通考秤星三卷以日月五星及羅睺計都紫氣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宮度數以推人命貴賤壽夭休告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梵學也吳萊集十一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爲七政益以四餘爲十一曜四餘者紫氣爲木之餘月孛爲水之餘羅睺爲火之餘計都爲土之餘也 箑 世本武王始作｜注｜扇之別名 中表 見卷二蓮香 蒼頭 見前狐諧 中使 唐詩注｜｜天子私使也 傴僂 見卷二張誠 倒屣而迎 魏王粲傳粲徒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聞粲在門｜｜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頷之而已 左傳襄二十六年衛侯逆於門者｜｜｜｜注頷搖其頭 科頭 王維詩｜｜箕踞長松下注｜｜不冠也謂髮縈繞成科結也 青雲 史記范雎傳須賈頓首而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致於｜｜之上○謝靈運詩惜無同志客共登｜｜梯注仙者因雲而升故謂之雲梯○天祿識餘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誤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梁孔稚珪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

詩曰昔聞巢許又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郎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富貴之志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睚眦 史記范睢曰一飯之德不忘｜｜之嫌必報注｜舉目也｜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之也

鹵簿 見卷一陸判

綿薄 見卷一青鳳

舁 見卷一嬌娜

腹非 見卷三樂仲

仗馬 唐制殿下兵衞曰仗○唐杜璡傳李林甫居相諫官無敢正書璡上書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獨不見立｜｜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一鳴則斥之矣

擢髮難數 史記范睢傳睢謂須賈曰汝罪有幾曰｜賈之｜以數賈之罪尚未足○按數一作續

居為奇貨 見卷二酒友

仰息 見卷二嬰甯

一臂不袒 見卷四珊瑚

鹿馬 史記秦始皇紀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為法後羣臣皆畏高

委禽 見卷二阿寶

廝養 公羊傳｜設盧｜注析薪為｜炊烹為｜

瓜葛 見卷二嬰甯

傳 說文驛遽口｜按驛｜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若今之遞馬也

萋菲 詩小雅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菲宜作斐

委蛇 詩召南退食自公｜｜注｜｜自得之貌

操莽 漢獻帝二十五年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孝平帝五年安漢公王莽弒帝居子嬰踐阼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俱詳綱目

代步 見卷二鳳陽士人

蹩躠 見卷四白秋練

無長物 文中子君子之服儉以潔｜｜｜為按長去聲餘也○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大去後即以所坐者送之大聞之驚曰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

裂眦 見卷三紅玉

刀山獄 見西遊記

蠖屈 易繫辭尺｜之｜以求信也

由旬 見卷四齊天大聖

懸鶉 見卷二張誠

敗絮 陶潛與子儼等書余嘗感儒仲賢妻之言｜｜自擁無慙見子

惡少年 見卷一阿寶

凌遲 遼史宗室雅里為夷離謹以掌刑辟其制刑有四曰死流徒杖死刑有斬絞｜｜之屬○明史三刑死之外有｜｜以處大逆不道非五刑之正

九幽十八獄 見西遊記

夢魘 說文魘夢驚也類篇夢不祥也韓愈遊相西寺詩怵惕｜｜成

跏趺 見卷一瞳人語

青蓮 法苑珠林佛圖澄妙通元術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花

邯鄲 枕中記開元中呂翁得神仙術遊｜｜道中遇少年盧生同邸自歎貧困言訖思睡翁取囊中枕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

商務印書館藏版

願生枕之夢身適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盛無比一夕卒遂寤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尚未熟 休沐 唐會要凡百官十日一休沐 跳梁 莊子大魚溫梁跳而出乎

魚網之外

鷹如蠅犬如蟻馬如蜡以兩寸許二武士控之臂之牽之而步者騎者忽來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飛起者鷹擊而撲殺之伏藏者緣壁而搜嚙之而又有王者登坐將士獻禽假寐而觀賞之一器好劇豎蟲藏盡而獵犬罪元成功者退理固如此物小當然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爲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蜀蟲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鞲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螘又俄傾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搜噬蝨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僞睡睨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既而一黃衣人著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葦蔑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紛如撒菽煙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躡履外窺渺無跡響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去躍登牀榻尋衣縫囓殺蟣蝨旋復來伏臥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臥則登牀簀遇

輕脫已非修身保身之道況又縱酒乎

蟲輒噉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璧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匾而死如紙翦成者然然自是蜸蟲無噍類矣

山右衛中堂（名周祚山西曲沃人謚文清）蜸蟲（即臭蟲也見爾雅釋蟲）平天冠（宋史廖融滑若沃吏唱造和太宗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日畫知今日詩似大市裏賣｜｜｜並無人問耶）拱璧（見卷二琢兒）無噍類（前漢高帝紀襄城｜｜｜注噍作笑切音無有活而噍食者也）

附錄池北偶談一則

入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嘗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犬如巨蠶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旱旄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盂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掘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彷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四字定案）昧爽偶行遇一小女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

商務印書館藏版

馮生一生跌不出此四字外得美妻以爲選奇耦亦由此圍中有直諫而卒莫之改此辛十四娘所以僅脫其禍而不能異之仙去也

隱約三數語可想而知老嫗獨觀人於微具有卓見

卓犖二字對輕以縱酒而反譏之也醮命談之婦人以驚約之三數辭不便面述非眞不敢異聞也卽房內嚶嚶膩語安知不以鄉曲之假子弟之乎觀其後要徐殺身早

奚奴躡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卽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縶驢於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毯徬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古剎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旣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蓁莽入其室則簾幌牀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荊人生卽索筆爲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爲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來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卽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嗢噱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荊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祗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膩語生乘醉搴簾曰伉儷旣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鉤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亭亭拈帶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數人捽生出酒愈湧上倒蓁蕪中瓦石亂落如雨 未嘗獻鏡臺却先報之以瓦石是後日府尹榜

[illegible]今日諸語[illegible]渺之態此[illegible]已貌之態

敢拚而以贈力自矜翻可知習氣難改

前已三次寫女都是虛寫此復婉蜒而入從生口中點其年從青衣人口中點其名從嫗口中點其端好媚巧然後喚之及入白辛家十四娘至矣可以直落出見生矣乃

幸不著體臥移時聽驢齕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蹡而行夜色迷悶誤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蹰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心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閎以策撾門內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竢忽聞振管闢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闊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詡遂一一歷陳所遇嫗笑曰此大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於姻婭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爲婉致之生稱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爲高履實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卽謂青衣曰可遣小貍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

生說先見女拜嫗見嫗曳女月女娉娉而立見嫗理其鬢鬟捻其耳環又問以問答語然後說叩首見生香山詩云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文境似之

有媒妁之言猶須待父母之命如此草草卽死不敢奉命可知以禮自守卽君父亦不能奪之也

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爲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娉而立紅袖低垂嫗理其鬢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悶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嫗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俛首無語嫗曰我喚汝非他欲爲我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嫗命掃榻展裀褥卽爲合卺女覥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嫗曰我爲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卽死不敢奉命嫗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眞吾甥婦也（天下豈有喚來卽合卺者耶如此草草則何時何事不可草草今日不可草草卽死不敢奉命志不可奪所以他日處患難時而能以身任也彼屈於勢利者自視太輕無所不可一遇有事故那能擔代得起）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歸家涓吉以良辰爲定乃使靑衣送女去聽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欻一回頭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冢而已（終日昏昏醉夢間）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爲薛尙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涓吉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躧履出窺則繡幰已駐於庭雙鬟扶女坐靑廬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鬣

輕人之者者矣之德甚受知而薄必禍難亦而君其於者人知施致無堪代孰子禍榜且又之之終論即爲知而更捩不惡可小身受見慘施要有者自從哀

（輕薄施之小人必致終身之禍無論受者難堪即見者亦代爲慘矣而孰知施之君子而要德其禍更有甚於榜捩者受者且不自知人又惡從而知之可哀）

曰猿睛曰鷹準曰豺狠若而人者吾畏之避之褻贊原可不必大笑亦復何爲藹之君子數語金石之言學者當奉之爲座右箴

奴杠一撲滿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蹇修翌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此以上敘生以輕脫縱酒而得妻然得妻全賴蹇修之力猶是意外之幸也此以下敘生以輕脫縱酒而遭禍雖有賢婦諍戒而終不悛則禍乃意中之事矣）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餽遺爲餪卽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準不可與久居也（女何必親客知生之爲人而深其所與久居者何如人耳）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作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歡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狠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生笑述而女慘言非慘公子豺狠而慘生之嘲笑也女慘言之生笑謝之可知其必不能改矣）後與公子輒相諛噓前郄漸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伻來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爲公子初度客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歎賞酒數行樂奏作於堂鼓吹傖儜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由此言觀之特井底蛙耳）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此時笑他時哭矣）曰君到於今尚以爲文章

商務印書館藏版

倦夫

早知今日矣一句中有無限傷心事却只說得此一

至是耶 語實痛快無如身受榜掠矣 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與其醒而悔何如不辭而不言 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儇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 士人當書爲座右箴 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 實實傷心 非刼制語 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 遇矣 生謹受教十四娘爲人勤儉灑脫日以紝織爲事時自歸甯未嘗踰夜又時出金泉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樸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翼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翼日出弔於城遇公子於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夙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爲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 豈子不足教也 因而酣醉頹臥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妒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爲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銜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牀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臥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紲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蹵之不動而殭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潸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

句知又無家再說第二句要其知也不如於燕函之時不始於與約絕交遊勿孤飲之時並不始於饑遺為饌究壁竊見公子之時直從乘醉求婚乘醉為詩乘醉坐案甚之乘醉寨嚴直入目而知其必不免矣歸家杳惋後要空閑敘合人見神見鬼將借將疑末後一筆點醒遂令筆墨俱化為煙雲飛去錢樓海市有此奇觀不謂輕薄縱酒者有此內助有此功臣

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埋可伸朝夕搒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遽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媼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推波助瀾飛煙結霧遂爾瞀鏡令人目眩心迷悟此自可除平鋪直敘之病）生認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躁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革爵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鞫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見閨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先斷後敘）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達宮闈為生陳冤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懼誤事方欲歸謀忽聞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勾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廣平生員馮某之女

一入情緣便生煩惱情緣無了時則惱煩亦無盡境有生便有滅易生便難滅如要盡滅除是不生從何處得將來氣從何處脫將要韜光違引立地便是眞僊問馮郎穩驛漏否我已名列仙籍矣

余亦有鑒於[illegible]故於先生

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勾欄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顛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膴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皆雙熒。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情緣。何處得煩惱。（由情緣而得煩惱是眞煩惱由酸衷而生厭苦是眞厭苦）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爲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爲。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臥閨闥。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卽以婢賜金爲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爲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陬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豉具鹽盎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騾。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冤則已迂。

之戚人者低儒之而不去

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奚奴 唐李賀傳賀有小——背古錦囊得句則投之○按奚隸役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 奔波 見卷三鳳陽士人 蘭若 見卷一畫壁 古剎 見卷三王者 女公子 見卷三晉公女 鏡臺 世說溫嶠喪婦從姑劉氏女有姿慧姑屬覓婿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何如姑曰何敢希汝也他日報曰已得之矣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擣元霜 見卷四瑞雲藍橋注 嗢噱 魏志裴松之謂鍾繇得書——注——笑也 弱息 見卷二嬰甯 醮 見卷一陸判 伉儷 見卷二俠女 青衣 見卷一瞳人語 郡君 按漢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此封——之始也餘見卷一王成儀賓注 彌甥 左傳哀二十三年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也注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曰—— 鐘漏並歇 宋許觀東齋記事今人言人之衰老書則曰——鳴——盡田豫爲并州刺史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爲豫充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名士 見卷二阿寶 姻婭 見前狐諧 作麼生 傳燈錄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摩未來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貫休懷周樸張爲詩白髮應全白生涯——— 合巹 見卷一嬌娜 作冰 見卷三胡氏 涓吉 見卷三陳雲棲 更僕 禮儒行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未可終也注——更代其僕也 迺屣 漢前雋不疑傳——相迎注履不著跟曰— 繐幰 見卷一瞳人語 青盧 見卷二蓮香 無長物 見前續黃粱 樸滿 西京雜記——者蓄錢具也以土爲之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之 蹇修 楚辭解佩纕以爲言兮吾令——以爲理注——伏羲臣理媒也 銀臺 見卷四蟄龍 餪 見卷三樂仲 折簡 見卷二嬰甯 隼 見卷四瑞雲 初度 見卷二蓮香 傖儜 前漢賈誼傳國制搶攘師古云搶攘讀——亂貌 蒼頭 見前狐諧 及笄 見卷一青鳳 於邑 見卷三林四娘 永訣 見卷二蓮香 御溝 中華古今注長安——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牆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

商務印書館藏版

烏蓋奇而本不免於敗者耶必不能勝正也愚乎奇

散曰||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鳩盤 御史臺記唐任瓌畏妻杜正倫譏之瓌曰婦當畏者三少妙之時如生菩薩及兒女滿前如九子魔母至五六十時薄施妝粉或青或黑如||茶此非可畏者耶○按||茶鬼名也瓌好佞佛故以爲比 跨鑒 見卷二鳳陽士人 不韙之名 左傳隱十一年犯五||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註韙是也

囫圇 見卷二成仙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力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鼓師不至儽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爲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

邪術可駭號
智亦可畏

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盎。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卻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各對覷。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我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鬬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從容竟去句圖圖極妙有謂其全家俱入妖口是大快事笑應之曰當時兵士亦如此說

白蓮教 通鑑記事天啓二年鉅野妖賊徐鴻儒以——惑衆黨數千人初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狐斷尾藏之詔人人聞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事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徐鴻儒于宏志輩約於中秋起兵謀洩鴻儒遂先反用紅巾爲識陷鄆城及鄒滕嶧衆至數萬山東巡撫趙彥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都司楊國盛廖棟及大同總兵楊肇基次第擒滅之○按元史韓林兒欒成人也以——燒香惑衆其父名山童與潁州劉福通杜尊道羅文素韓咬住等謀起兵官捕山童殺之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聚衆十餘萬據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兵來伐敗走安豐明祖挾還金陵三年殂據此則——！之名已久不始於王森徐鴻儒也 左道 見卷一陸判 漏 見卷一妖術 樊籠 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畜于樊中注樊籠也○北史楊休之不樂煩職典選既久謂人曰此官清華但煩劇妨我賞適眞是——！ 格鬬 唐郭知運傳猿臂虎口以——功累補奉州三度府果毅注格敵也不用器械鬭以白手曰格○又杜甫詩中原正——注相絕而殺之曰格

●●胡四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立案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為狐狸所居。

商務印書館藏版

酬酢議論與乃弟意氣何如所思應念而至與乃弟待者何如相見恨晚可知本醉無歸

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大愕卻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闃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爲跫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座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鏤漆硃盤貯雙茗醆懸目前各取對飲吸瀝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問官閥曰弟姓胡氏於行爲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自稱曰相公狐亦妄自尊大然以其小心行事與學使較則其自尊大也亦宜）於是酬酢議論意氣頗洽鼈羞鹿脯雜以薌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寘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狐曰南城中巫媼日託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彼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爲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爾爲爾我爲我故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於途謂張曰後先生於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巫見張至笑迎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

張有弟而無弟狐有兄而無兄狐若曰家兄道術頗淺不及令弟學問深耳忽然敘及胡之兄便前後相映成趣

交好何必見面君不見自小日日見面之令弟耶

家狐子大靈應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
姊不歡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
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顱破冤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
一石子落中巫顛蹶穢泥亂墜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
遁房中闔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狐如我狐否巫惟謝過張仰首望空中戒勿復
傷巫巫始惕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淅淅然則呼狐語輒
應不訛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狐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
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與話忽牆頭蘇然作響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
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頗淺祇好攫雞啗便了足耳（既屬知交即亦不諱）張謂狐曰交情
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爲
（以迹交不如以神交）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
覿爲恨今請一識數歲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
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覷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
之間不復覿矣張反身而行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

數千里而往視弟亦可爲跫然足音矣詎若在必不合有此一行也

兄弟之情何遂不及於朋友況學使而不及一狐哉

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爲西川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弟學使而兄清貧事可知已往視而奢望毋乃自誤）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若喪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閒語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欷歔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兄弟之外有此一人）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簏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開首便大書特書曰學使張道一之仲兄即放下敍入謁狐交狐一事幾乎上下分成兩橛令人將以此一句爲贅疣矣乃讀至終篇而知通幅精神皆從此一句生出古史之筆也爰爲之解曰既亡兄弟絕少知交有狐綏綏量殊斗筲邂逅相遇旨酒嘉肴非吾族類不啻同胞故人一物聊以解嘲

學使張道一（未詳○按萊蕪張井沚先生名四教順治丙戌進士官翰林兵備道曾視學山右道一或其別號與）刺（見卷一葉生）跫然足音（莊子徐無鬼夫逃空谷者聞人足——而喜矣）暴客（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莫逆（見卷三胡氏）黃巢反（唐僖宗——善騎射任俠屢舉進士不第於乾符二年與王仙芝

層波疊浪時起時伏有如長江東下乘水趨歸或則流爲淵或則會爲滙然後奔騰曲折而入於海此爲宇宙大觀

作亂仙芝敗巢自稱衝天大將軍入據長安帝走興元巢僭稱大齊皇帝李克用引兵奮擊敗全忠巢將林言斬巢兄弟妻子以降 楚楚 詩曹風蜉蝣之羽衣裳｜｜傳｜｜鮮明貌○說文合五采鮮色爲𪓌詩云衣裳𪓌𪓌徐曰今詩作｜｜假借也 介介 見卷一青鳳 嗒若喪偶 莊子｜焉｜｜其｜ 蒼頭 見前狐諧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爲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祲豪强者復淩藉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强奪之關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 事事思中傷之其將奈此狡獪何乃事事中傷而事事陰受其福亦若天特生此狡獪之人以助善人者雖然惟願天不生此等人惟願人永永不遇此人既無福亦無禍相安於光天化日之下天下亦從此太平矣 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知冤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畢婚婦姜秀才屺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爲腹心之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 固爲人計亦是現身說法 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

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既罄無所為計因券妻貸貲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貲福持去數日一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興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為壻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此魏之力也趙行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舁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煢煢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甯餽贈不滿其意輒迕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啟其爭又賴此人出力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便託寄語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

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反（此魏之力也）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凌暴輒握刀登門侃侃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饋遺姜女（大娘周到）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爲之覓姻（不必囑媒有魏在）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爲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子私宴怒執爲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遨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楹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紿之曰君請先入（又賴此人指引）

我適欲私焉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旋踵卽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溫語意甚親暱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强曳入之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閨闥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非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卽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眞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壻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爲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大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雖有天緣却是魏力何可忘此贄修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爲辭公子故令歸謀遂遣圉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爲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兇得吉亦置不讎但戒子遠絕而已略爲收束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

不敢應大娘應之（固是大娘應之終得魏之力）即倩雙媒納采爲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泮才名藉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攜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固是大娘經紀終得魏之力）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魏又見絕嫉妒益深恨無瑕之可蹈時有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貲祿依令徙口外（口外之行又賴此人安排）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干頃悉罣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北都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遇兄魏之力也）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之歸魏之力也）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爲卒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見父魏之力也）蓋仇仲初爲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流徙關外爲將軍僕向祿緬述始知眞爲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爲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中有一人即魏時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爲之昭雪上聞命地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爲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也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

商務印書館藏版

受撲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
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大娘能處事善了事）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
告姜姜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也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之福慚愧不敢出
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大娘用心真苦）託以金錢輒不苟
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
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忿耳（大娘平情若斷理如鏡）遂率弟躬往負荊岳父母誚讓良
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
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綦多今承尊命
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
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真不能不有此慮）大娘代白其悔為翼日之
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當有此拜）女伏地大哭（當哭）大娘勸止置
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
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披肝瀝膽水清米白之言古今罕有從何處請得此人來乃知魏之功德不少）夫婦
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

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行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託救焚而往暗以編菅爇祿第（焚宅又賴此人布置）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强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鍤營築掘見窖鏹（掘窖魏之力也）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此石所崇有固）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矗起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種種皆魏之力）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泣告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大義凜然不謂得諸婦人之口福祿聞之其泣固宜乃我聞之而亦泣且願天下後世人聞之皆泣）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一語收束全文）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竈竈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

通篇大文止以二語收束

手指衆多一時撲或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値父壽魏復餽牽羊却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歎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甯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讎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一汚也

禍之而益以福之得之旁觀者之言亦不過公道語耳惡足異所異者卽出諸奸人之自計且合十餘年而適以滋其愧悔也由此觀之天下斷無能害人之小人而小人當知返矣而凡處境者亦惟以塞翁得馬失馬之意靜以參觀失於人乎何尤得於人乎何德在我止安於義命彼小人者不必疾之已甚而所謂不惡而嚴者豈無道哉邵氏守貞不二而强奪之計起自蕭牆至關說已成亦將奈此大姓何也乃浮言胥動遂沮陰謀雖至四體不仁而大節之克全不得謂非蜚語之力矣姜女賢淑多能而淫賭之媒擲同孤注至食言不畏又將奈此閻羅何也乃奔告不遑遂能速訟雖至刺喉已透而完璧之能返不得謂非告姜之力矣然而

中傷之念已深狡獪之謀難測邵旣冥然大漸祿亦童子無知敵且隱然誰能辨此彼大娘者剛猛旣成於性怨望又積於心歆之以可圖使其內亂不可謂不毒矣乃復產襲仇能作秦庭之哭養親教弟不爲禽獸之行是欲招之來而啟其爭實樹之敵而教其破也童子誤踐閨闥魏賁始之縱令不執爲盜亦將自溺於溪初不謂天假之緣竟以落水石祟而作東牀佳壻也魏亦愧此蹇修矣秀才不出戶庭魏賁啟之不有口外之行焉得長兄之遇更不意兄尙有父兼獲橐時巨盜而遂北地偕歸也魏又勞此推挽矣若夫昭雪之命方下回祿之變旋生託救而來編菅以爇傷心一炬老屋三間魏之毒謀遂至於此乃災能致福石可成金財固聚於石祟運亦轉於丐子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不魏名之拜賜而誰拜哉君子觀於雞酒之受舍災於薪牽羊之受僮死於索竊歎盜泉之水不可試掬遠小人不惡而嚴禍福之說猶其後已大娘忿氣塞吭直詞抗宰握刀爭論屈服豪强以爲仇業悉歸我亦將信乃遺歸少子獨止母家賴其經營乃能完好操杖投杖旣擒縱之自如求姜復姜亦權衡之悉協而執爵數語功成思退且能潔身以一身來以一身去自古勳成殊少此智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搢紳家且多效之

奈何兩間奇氣獨得之婦人乎不有疾風焉知勁草不至寒歲焉識孤松故吾謂能復仇氏之業者全賴大娘而能成大娘之名者則全賴魏名也

一豪强 見卷三魯公女 勸駕 見卷二香玉 鬬說 史記梁孝王世家有所｜｜於景帝注｜通也謂因之以通其辭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也 不相能 見卷三曾友于 飛語 史記灌夫傳乃有｜｜爲惡言聞上注飛揚謗訕之語也○按讒言之忽來者爲｜｜唐德宗時李晟大安園多竹忽有爲｜｜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欲爲變晟遂斫伐其竹 食言 書湯誓朕不｜｜注｜｜言已吐而復吞之也 㚅 見卷一嬌娜 私 左傳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焉注｜謂小便 拍名渾不似 宋俞琰席上腐談王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渾撥四 銀成沒奈何 堅瓠集張循王浚家多銀每千兩鑄一球目爲沒奈何 石崇 晉石崇傳崇字季倫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以平吳功封安鄉侯 息女 見卷二嬰甯 入贅 見卷二蓮香 納采 見卷三陳雲棲問名注 藉甚 前漢陸賈傳賈遊公卿閒聲名｜｜注狼藉甚盛稱贊之多也 昭雪 見卷一珠兒 揶揄 見卷一勞山道士 厮養 見前續黃粱 負荊 見卷三曾友于 披削 謂｜緇｜髮也 回祿 左傳昭十八年鄭禳火于元冥｜｜注｜｜火神也 編管 左傳昭二十七年或取一｜｜焉注｜｜苦也 不動尊 清異錄宣武劉錢民也子薄遊妓求鋑奩辭之姥曰郎君家庫裏許多青銅教做｜｜｜風流拋散能使幾何 盜泉 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卻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耳勿埋我宜待之是日竟死騶從導去入一宮殿進服冕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鞫之佐證不

如煙而散不復成形冥間除卻一色鬼

火生殿梁遂消他念陰曹有此公道乃彰天下貪邪之官幸而堂上無此火天下冤抑之民不幸而堂上無此火

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羣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煙氣飛騰崩然一響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煙而散不能復成形矣又一起爲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遇於途知爲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視問所欲爲王曰煩作見證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誣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季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燒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隱進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如此言則人世只是私念充塞耳急消他念則火自熄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鞫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詰問周周以實告王以故犯論笞笞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缺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騶從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

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屢漏之聞私有君子

曰兵燹之後妻挈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歎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諸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儻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笞創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醫肉腐落瘢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耳

攝篆 見卷一考城隍 烙炮 通鑑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名｜｜之刑 鐵蒺藜 前漢晁錯傳具藺石布渠荅注渠荅｜｜｜也○又隋書煬帝紀帝征遼東置｜｜｜於要路水中刺人馬 爆竹 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雞鳴而起先於庭前｜｜以辟山魈惡鬼○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熱名曰山魈以竹著火中烞熚有聲而山魈驚憚後人遂象其形以火藥爲之 季路一言 左傳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要我吾無盟矣 左祖 見卷四珊瑚 道場 指月錄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一十二所 清醮 見卷二嬰甯 兵燹 見卷二張誠 瓦全 北史魏宗室傳景皓曰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 無恙 見卷二珠兒 關說 見前仇大娘 夜臺 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按墓穴曰｜｜一曰長夜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苕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

禽處而獸愛之極鄙陋事偏說得極風雅極蘊藉則將應之曰不在此何必親愛

睹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興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銜半規少年欻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赬顏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遊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爲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著袴臥牀上生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爲是禽處而獸愛之也（一路寫來眞是禽獸之行耳殊玷辱風雅二字）未幾晨星熒熒九郎逕去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恥無賴）無何解履登牀又撫愛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鬲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親玉肌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攬衣遽起乘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亡忘啜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僮邏偵焉一日九郎過門卽欲逕去僮牽衣入之見生淸癯（遂欲喪軀竟至於此非名士不能如是）大駭慰問生實告

商務印書館藏版

烏曰僕何惜不惜其無益於弟也後日君勿悔勿悔其有禍於君也辯則單承意則雙到

微笑不答有斷袖之癖者所畫圖不在發

以情淚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爲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疾頓減數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繾綣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爲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爲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强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爲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誚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疏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愼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歎曰良醫也我實狐恐不爲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名士如此死不足惜）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曩不實言今魂氣已遊墟莽秦緩何能爲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卒九郎痛哭而去

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盼因

措語可長

取則古人語意奧折簡老

書雖何子蕭而軀則太史也故驚人自代之謀得成不然雖目睹仙人亦終徵笑不答耳不見撫公既得九郎而視侍妾十餘皆同塵土乎

曾之名士本之太史勿作

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死。公越宿忽甦。曰。我何子蕭也。（讀未露盡）詰之所言。皆何家事。（何甘俱死）方悟其借軀返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阱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僞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話言。悲歡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然以思。（出之預畫之計何事不可爲）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君憂。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亭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娥媚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方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瀹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只是要死偏不肯死身雖不死心已早死不死之死使人笑死）女似悟其言之爲己者。離榻起立。嚶喔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窘若囚拘。大呼九兄。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此則名士故態而太史公之品行喪盡矣其自言曰悔生勞不如死逸余謂生玷不如死潔也蓋果死則斷袖之癖只名士嘗之今不幸而生乃並汚太史耳）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河山。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

美滿語看香領與其一二不如止一與其有今不如仍昔昔者固然今者難必古人老終惟防萬佚

如此復讎亦大異事然無足異也宴安酖毒余聞之矣況比頑童下

此公已無二會矣

名士今之太史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妗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驢逕去居數日有婦攜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廚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恆蹙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讎亦可復（可見凡獻媚者不惟報怨直是復仇）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爲之脫令中途彫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陰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裝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郄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輦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貲起屋置器畜婢僕母子及

妗並冢焉。九郎出。裘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余有笑判並志之。

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方可生開。洞非桃源。漁篙寧容謾入。今某從下流而忘反。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爲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繫赤兔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鱣。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斷袖 前漢佞幸傳董賢者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帝見之拜爲皇門郎繇是得幸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常與上臥起又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乃｜｜而起其恩愛至此 邑邑 見卷二嬰甯 邐偵 見卷三竹青 清癯 前司馬相如傳形容甚癯注癯瘠也 秦緩 見卷二蓮香膏肓注 越俎 見卷三紅玉代庖注 青盼 見卷四阿纖白眼注 投繯 見卷四五通 亭午 見卷一王成 秋扇見捐 見卷四阿纖 皦日 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 姈氏 見卷一賈兒 胡再不謀 左傳襄二十四年公孫同乘兄弟也｜｜｜｜ 天魔舞 元史順帝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曰｜｜｜〇薩都刺詩紅簾高捲香風起十六｜｜｜袖長 迎風待月 會眞記鶯鶯詩待月西廂下｜｜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分桃 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法竊駕君車刑刖[illegible][illegible]母病夜往告之瑕駕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犯刖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 鳥道 見卷十馬介甫 桃源 見卷三王者 上下其手

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此借用　入定　傳燈錄智隍禪師菴居二十年無策禪師往問曰在此作甚麼隍曰｜｜　蠻洞　茅君內傳鬼神所治有二十八洞有六洞皆外國鬼所不治犬戎爲獸蠻裸是也　不毛之地　公羊傳宣十二年錫之｜｜｜｜注不毛者墝确不生五穀也　赤兔　魏志呂布有駿馬名｜｜能馳城飛塹語云人中有呂布馬中有｜｜　射戟　蜀志袁術將紀靈攻劉備呂布曰布不喜合戰但喜解鬭觀布｜｜小支中者各解兵不中可留決戰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悉解去後曹操縛布降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布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時劉備在坐布顧謂曰元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之於丁建陽董卓之事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猶記轅｜射戟時否遂被殺　探大弓於國庫　左傳定八年陽虎如公宮竊寶玉大弓以出　斬關　左傳襄二十三年臧紇｜鹿門之｜以出　或是監內黃鱣訪知交於昨夜　耳談南京有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夢鱣出胯下以語人人爲謔語曰某人一夢最蹺蹊黃鱣鑽臀事可疑想是監中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　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　晉書王戎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必鑽其核　之　黑松林　見西遊記此借用　黃龍府　在遼東開元城外見宋史此借用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睨之。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實愴於心。女曰。夫死無歸。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茲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託。媵之可也。趙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言無庸。乃先行。飄忽若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猥相從。忽已二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

寶襄如驚斷恨如絲十四字已是寫足楊之續句特從空處發其

曰。彼時漫爲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當助資斧。趙經營爲賃輿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及。瞬息遂杳。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詣衢市。忽藥肆一翁望見曰。壻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輟。趙銜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具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喫著不盡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白接茅簷雨水。洗疣贅。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漁洋云。女子大突兀。

夫夫也　禮檀弓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爲習於禮者按以我稱人曰——　代步　見卷二鳳陽士人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治具　見卷一陸判

喫著不盡　宋史王曾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首劉子儀曰狀元一生————曾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連瑣

楊于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荊棘中。拾歸置

摩上二句而暢言之眞能道其所欲道而復道其所不能道者矣吾吟者遇斯風雅能不惠然皆來耶狂生昭嗅亦情所不能自已者而紫帶復靈又不得謂非綠也雖無魚水之歡已在琴瑟之數矣樊弱質忍使之受屈於奧蘇鬼哉夢去鋤兒呼來將伯寶刀似妾亦各酬以所好爲耳卒之靑鳥雙鳴紅顏再世十餘年如一夢樂今朝而悲往昔豈能忘翠袖單寒時耶

諸窗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杌登望。吟頓輟。悟其爲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牆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斂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代續。歡生泉壤。楊欲與歡。蹙然曰。夜臺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歡。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胸懷。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唕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線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爲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乃去線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翦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輒囑曰。君祕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歡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爲楊寫書字。

始作蕉窗零雨之曲繼而曉苑鶯聲之調上映流螢惹草之句下伏青鳥鳴樹之根文之點染在此文之脈絡亦在此

科諢之態活現紙上

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爲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値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託以假諸友人。薛反覆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知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執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辭慰解。終不歡。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託。暮與窗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恆終夜譁。大爲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寖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悽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友王生。掇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嗚嗚惻惻。使人悶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去。楊獨宿空齋。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跡。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惡賓。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

曲折纏綿委婉動聽如聞其聲如見其形

此時秀才休矣須讓惡賓出色

已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搴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恧。傳神之筆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逼充媵妾。顧念清白裔。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線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爲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爲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待曙。女臨去。囑令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蒙衣偃臥。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掿石撾門。女驚曰。讎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靑衣。蝟毛繞喙。怒咄之。隸橫目相讎。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不能握刃。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鑑毫芒。王贊歎不釋手。與楊略話。見女慚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越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肉赤腫。亭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

美人贈寶刀比夢中顏色豈得多少想餽趙者常佩之不復如投石時嘖其作響不見啓也

如聞鈞天廣樂之聲戛然而止

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眞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瓣以明珠。大人憐妾夭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申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攜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煙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接後君必有廿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爲歡。既而著衣起。又曰。尙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臥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青鳥鳴於樹顚。（青鳥來報應從西王母處來）即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愼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待。日既西。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荊發壙。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煖處。氣咻咻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酏。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一美字一喜字一信字先伏於此下文無限妙緒由此而生

王漁洋云。結盡而不盡。甚妙。

珊珊（見卷二晉公女） 若不勝衣（禮檀弓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 夜臺（見前李伯言） 雞頭肉（天寶遺事明皇於華清宮剔疏溫泉賜楊貴妃澡瑩一日新浴後對鏡勻面裙露一乳明皇捫弄云軟溫新剝｜｜｜安祿山曰潤滑初來塞上酥妃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 綹（類篇｜音柳絲十為綸綸十為｜） 連昌宮詞（唐元稹作）

翦燭西窗（李商隱詩何當共翦西窗燭） 惡客（前漢公孫宏傳甯逢惡賓無逢故人） 魚水（管子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浩浩乎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喻人配偶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 畫眉（前漢張敞傳敞為京兆尹為婦｜｜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甚於｜｜者上弗責備也） 手談（語林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道林以圍棋為｜｜○羣仙傳待詔王積薪夜宿村店聞姑婦隔壁圍棋及明視之無棋具問之曰棋｜｜也） 白眼（見卷四回論）

齷齪（正韻｜｜急促局狹貌亦作握齪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齪） 輿臺（左傳昭七年｜臣僕僕臣｜注｜衆也謂佐阜舉衆事也｜給臺｜廝役也） 蝟毛繞喙（南史梁鮑泉征長沙不克元帝責之曰鬚如｜｜徒勞｜｜） 殪（見卷四五通） 亭午（見卷一王成） 先容（見卷一陸判） 將伯之助（詩小雅｜｜助予） 赳赳（詩周南｜｜武夫傳｜｜武貌） 割愛（見卷三石清虛） 浹辰（左傳成九年｜｜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注｜周匝也｜日辰也｜｜｜謂自子至亥周十二日也） 羿（見卷一嬌娜）

●●白于玉

吳青菴。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菴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

所急不在此以迂緩置之宜矣乃又不肯置之而復另有所急者以目賤之人而欲梯航夫眞仙吾不知其日誦黃庭究作何解也

青蟬效駕么鳳代乘戞然升空時臾亦蟬小如指

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皙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爲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眞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輿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再欲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嘲哳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綦切。視所臥榻。鼠跡碎瑣。嘅然掃除。設席卽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

廣寒美人先作一引王母宮一句只是借作映襯耳若再鋪敘便嬾緊縛故隨手撤開

花團錦簇須玩其布置停匀無一混雜處無一冗複處

只四人耳先合寫中間分寫單寫雙寫一寫再寫後又合寫傾令觀者眼花撩亂應接不暇

童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僮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爲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擬桂闕。甫坐。卽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斂衽鳴璫。給事左右。纔覺背上微癢。麗人卽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便卽筵前宛轉淸歌。諸麗者笙管敖曹。嗚嗚雜和。既闋。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尙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輕綃者。吃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琖。生託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自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釂。女捧酒有愧色。乃强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翩翩。無一

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眞個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襆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僮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墮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尙以嗣續爲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繃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牀。牽生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强與爲歡。乃曰。前。一。度。爲。合。巹。今。一。度。爲。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臥襆褥間。繃以告母。母喜。傭媼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爲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已。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

骨食懷大人不能追其隻字

神童只應天上生來

函上數語恰好結束後半幅文字

一人得道拔宅飛昇曲折寫來反織上文且綴置之諸語並太史

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諏日備輿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作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余將遠逝。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露霜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岳。中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破。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可用。即以奉報。視之。嵌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絡。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專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爲拆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

亦照應到

收金釧

結亦盡而不盡

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丹不遽吞。受而藏之。會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使進丹藥爲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坌息始能及焉。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寖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團覆宅上。形如月闌。釧口向東南隅。歷歷可見。衆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錚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爲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樓。化爲烏有。即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息女 見卷二嬰甯 蒼頭 見前狐諧 吐納 莊子刻意篇吹噓呼吸|故|新此導引之術養形之人 黃庭 集仙錄晉魏夫人學道景林眞人授以||內景經 梯航 王惲詩正煩煙火通青海未用||致白環 促裝 見卷一嬌娜 刺刺不能休 見卷二苗生 代步 見卷二鳳陽士人 廣寒宮 見卷一勞山道士霓裳注 章 見卷三保住 吃吃 見卷一瞳人語 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世說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按馨字晉人以爲語助 尤物 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夫有||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注尤異也 能令我眞個銷魂否 麗情集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楊家有十姬皆

商務印書館藏版

絕色名粉兒者尤絕一日招天游飲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紅梅花下見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楊湜以分兒贈之曰今天游眞個銷魂也　**待漏**　見卷一妖術○唐元和初置丨丨院見國史補宋王禹偁有丨丨院記　**赤松**　列仙傳丨丨子神農時雨師也後至崐崙山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史記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丨丨子游耳○按晉黃初平亦號丨丨子　**綳**　見卷二嬰甯　**合巹**　見卷一嬌娜　**永訣**　見卷二蓮香

拔宅飛昇　太淸記許眞君丨丨上昇惟車轂錦帳墮宅○宋先許由人詩仙詔未頒遲拔宅家貧猶戀一溪桃　**寒暄**　見卷二鳳陽士人　**拆白謎**　說文謎隱語也文心雕龍謎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龍鍾**　見卷二聶小倩　**坌息**　未詳○韻會丨音坌聚也後漢禰衡傳盜氣坌湧　**回祿**　見前仇大娘　**無恙**　見卷二珠兒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冀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炯雙燈。爪劈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橐中糗糒。并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橐。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遙臥。深懼不免。

國而夜叉居取諸初人其處蟄起而爭昭之夯乃糗端雖牛睛進而怒問稍解也釜驚煮熟鹿獻而烹即時形也且樂不欲獨而爲之敬客壽珍不敢私而爲之獻上焉恤其鰥則予以琴恐之好賞其學則錫以骨實之榮是在叉其國而不夜叉其俗

也夜叉其面而不夜叉其心也今有入其鄉而秦越視之魚肉視之供之者已罄其賞而求之者未厭事之者已竭其力而受者若忘方且盡其室家而滅之方且奪其子女而私之此邦之人視臥眉山衆為何如不且誤入毒龍國哉夜叉且恐為人所殘晉顧見夜叉不顧見此人矣

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攜一鹿來付徐徐剝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煮數釜俄有
數夜叉羣至（物有朋友之誼）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叉負一大釜來似人
所常用者於是羣夜叉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物有酬勞之念）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
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物有家人之情）徐漸能察聲知意輒效其音為夜叉語夜叉益悅
攜一雌來妻徐（物有伉儷之義）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
好（物有唱隨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
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物有室家之謀）衆各摘其五並付
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苧為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直百十金
俄傾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闊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
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物有上下之分）餘皆以鹿夜叉二三十輩列坐洞中少頃大
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顧羣隨入東西列立
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有跪拜之節）物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於此乎羣鬨應之
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壻對衆又贊其烹調即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物有供獻之情）
物掬啗盡飽極贊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

母夜叉固無不喫醋者幸徐能自守不然亦將齕斷其耳

夜叉之子粗莽好鬭其種然也而建功截亂則忠泛海尋親則孝至誠所感善蘖化身遂遠害於毒龍果得逢於母弟帆風天助奉母而歸以視席厚禮豐板輿迎養其雖

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物有賞賚之恩）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物有拜賜之儀）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物有享餕之禮）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物有保赤之慈）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人且多私奔何怪於物）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踣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齕斷其耳（物有嫉邪之見）少頃其雄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此防泆之道則然不可以母夜叉好喫醋而薄之）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鬭交帥見而奇之以爲千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子有敵愾之勳）十八爲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臥眉力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爲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聞之而知爲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爲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

易遇不相倖矣。豹也既操儒業。復作虎臣。如熊如羆。難兒難弟。而且女能貫札。佐婿奇勳。母克披堅。爲兒後勁。孃子軍全權巨敵。夫人城同建。一門壁異哉。

以爲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爲官。少年甚歆動。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思慮周至 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一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卻。商應之。乃歸。徑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不能止。至性至情毫無假借 乃告交帥。攜兩兵入海。孝子有迎之誠 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流。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爲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彪。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至誠感神 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爲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

商務印書館藏版

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風逆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此宜怒罵不得以母夜叉概之）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厭粱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晳。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為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女有相夫之力）歷任同知將軍。奇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為之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母不惟佐夫教子亦且執鋭獻功封男爵可也封夫人亦可也蓋以其夫人而男兒者也）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牀頭。有個夜叉在。

臥眉山（未詳）醮（見卷一陸判）策策（韓愈詩秋風一披拂｜｜鳴不已）唐突（晉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西施也○按｜｜猶言觸犯○呂藍衍言鯖律有｜｜之罪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曹子建牛鬬詩行至土山頭欻起相｜｜其語蓋有自也）毒龍國（未詳○大唐記載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佛經言禁五百毒龍之所）辟易（見卷二伏狐）

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弩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兩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共居貨友有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爲悔所操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快悶時晨霧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頒白叟共兩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悞翻柈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持巾捧帨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鐵箭鐶厚半寸強每一鐶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鏹物堆纍几上稱秤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緘裹完好少年於櫪下牽一黑跛騾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睛旁睨饞若炙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孟浪乃爾）緊銜關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韡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饕耶邢滿引一矢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箝夾矢住笑曰技止此何須而翁手敵（妙只以足敵之）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掇其一似未

身貌取人鮮不誤事一發三矢今只還一矢且折一弓所謂即不毋而子亦有 但評

防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踣然而墮。銜矢僵眠。（妙又以眠待之）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返。走三四十里。値方面綱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騖間。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騾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瓜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曰。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孟浪乃爾）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遝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迫。手接二。口銜一。笑曰。如此技藝。辱寞煞人。乃翁傯遽。未暇尋得弓來。此物亦無用處。請卽擲還。（妙卽以其矢擲還之）遂於指上脫鐵環。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嗚風鳴。邢急撥以弓弦。適觸鐵環。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邢驚絕。未及覷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騎。將便搜括。邢以弓臥撻之。僮怒奪弓去。拗折爲兩。又復總折爲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超乘。作一舉手。致聲孟浪。（本笑其孟浪而乃自以爲孟浪語妙有味）霍然逕去。邢歸。卒爲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事。蓋髣髴焉。

書云滿招損謙受益事乃天道易象辭天道虧盈而益謙人有盈滿之至則虧損

因之如影隨形不可逃也觀於器滿則溢月盈則食君子愼焉老饕何足異顧以蓬蓬黃髮笑對關弓足箝手掇口銜從容乃爾而邢未知進退自詡連珠以一貌不揚手無械之僮鐵環代弓擲還三矢遂乃身如墮鳥形似縛雞孟浪一聲腰金盡失以盜盜盜事不足稱亦可見天下事能者甚多未可以一己之微長俯視一切而螳臂當車猶其後也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士君子應三復斯言

綠林 前漢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號曰下江兵○按｜｜山名在荊州當陽縣東北 **落拓** 見卷一嬌娜 **估客** 正韻估公土切音古市稅又論物貨也 **強** 按算家以有餘爲｜古木蘭詩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杜甫詩四松初栽時大抵三尺｜韓愈聽琴詩失勢一落千丈｜ **款段** 見卷一瞳人語 **連珠** 王弇州史料宏治中李歲上疏謂臣所造兵器如｜｜飛箭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架走戰之奇亘古未有 **鼓掌** 見卷二珠兒 **惡劇** 見卷二嬰甯 **方面** 見卷四金和尚 **綱紀** 見卷一長清僧 **獵取** 見前漢何並傳注謂侵奪取之若漁獵 **瓜分** 見卷四珊瑚 **貌不揚** 左傳昭二十八年子少不颺注颺與揚同謂顏貌少不顯揚也 **超乘** 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者三百乘注｜｜者上車而｜之免冑而下｜｜而上欲其速也 **孟浪** 見卷四葛巾 **劉東山** 見宋幼清九籥集

●●姬生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迕之。祟益甚。鄂有甥姬生。名士。素不羈。焚香代爲禱。免。卒弗應。又祝舍外祖。使臨己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

固將引之俾入正果。三數日。輒一往視之。雖固不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緩自閉。生起致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無聲。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即又寂然。而案頭錢二百。及明失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幄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欲供客而亡之。生至夕。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祟如故。生又往視。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爲久祟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之。乃以錢十千。酒一尊。兩雞皆聶切。陳几上。生臥其傍。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生一日晚歸。啟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燂雞盈盤。錢四百。以赤繩貫之。即前所失物也。知狐之爲。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驀然欲作賊。便啟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牆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攜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初以爲戲。既知其眞。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然不爲怪。因述狐之有

情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念丹砂可以卻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聲曰。我奈何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譟傳里黨。生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爲之謀。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優。應受倍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黏一帖云。姬某作賊。偸某家裘鼎。何爲行優。梁最高。非跋足可黏。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況署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爲之也。遂緬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所取罪於狐。所以屢陷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爲小人耳。（生亦自信過深狐因得而戲弄之耳我不小人即不以小人待人知小人之獨恥爲小人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爲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宿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以盜汚遂行淫哉。吁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凶犯。有竊盜已刺字訖。例應逐釋。嫌竊字減筆從呙。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爲苦。竊物先防識字官。

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爲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爲家貧悞一生。冀得賁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爲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生以進取之資耳。

士君子欲以正化邪而和光同塵自謂不磷不淄可以使之潛移默易未幾而身受其惑信之感之不覺改行易轍牢不可破恬不知羞如姬生者何可勝道小人恥獨爲小人或以利啗或以勢熏或以色迷或以官餌鬼嚇狐蠱其術不窮愼勿懷茲酖毒飲若醽醪移我脚根納諸陷阱卽使坐失機會窮困以終不猶愈於蔡中郎之感恩董卓揚子雲之受知新莽哉此特就出處之大節言之耳至於交遊徵逐之間亦名節品行之所關者不惡而嚴義取諸遯以同而異象叶乎暌故嘗謂不能造乎可磨可涅之境不如謹守乎不善不入之言

祟 見卷一賈兒 名士 見卷二阿寶 正果 唐書經籍志釋迦教弟子多有|| 文宗 見卷一考城隍 一家人寡婦以盜汚遂行淫 前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父爲南陽太守涉年二十餘爲谷口令人嘗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卽往叩門問喪事家無所有涉乃削牘爲疏具記衣被含飯之物分付市買日昳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或譏涉曰子本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何故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曰子獨不見||||耶始自約飭之時意乃慕宋伯姬陳孝婦不幸一爲盜汚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吳木欣口占 見卷三香玉 菱花 埤雅鏡謂之||○飛燕外傳飛燕始加大號婕妤奏上

三十六〇以貿有七出一一錢一億權子母見卷二任秀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摳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糒堆纍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啓櫝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爲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爲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誤而將軍傴僂益恭肅客入深啟三四關忽見女子往來知爲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眞名士自風流二語恰爲查吳二公寫照

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爲。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旣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羣姬列侍。將軍入室。請衽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廝養卒。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淮陰侯之報漂母轉不及此 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已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稱婢僕姓名已。即命男爲治裝。女爲斂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廄卒捉馬騾。闐咽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眞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附錄觚賸雪遘一則

浙江海甯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

市間有手不曳杖曰若銜枚毆衣褐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
甌飲我以巨甌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起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詢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觀其衣極襤褸何以禦此
嚴寒亟以我裘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撲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
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
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遊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
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令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餽以歸裝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大之後略涉
詩書耽遊博雖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人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
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結義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恭庶從蘇之會豪傑效用之
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日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箸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
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遇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衛門贈金薦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舊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
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南來粵供帳舟輿俱極備將者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出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
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饒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驅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潚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
廉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贊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君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
國史觀傳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列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爲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尋出

其槖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查伊璜 名繼佐浙江海甯人 **猶子** 禮喪服兄弟之子——也 **投刺** 見卷一葉生 **傴僂** 見卷二張誠 **請衽何趾** 禮曲禮————注——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也 **投轄** 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性好客每會飲取客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 **廝養** 見卷五續黃粱 **株連** 劉熙釋名罪及餘人曰連株誅也如誅木根枝葉盡落也

聊齋志異評註卷五終


劉海石
妖禍潛興幾
算迷何期援
手有同袍姬
姜倏忽成憔
悴猶是哀鳴
惜一毛


犬鐙
明鐙一幻作
韓盧再幻遂
成絕世姝僮攖
紅衫非主命相
逢肯諒薄情
無


連城
吟將新句獻妝臺博得傾城笑靨開膺肉區區何足惜多情還肯殉身來


汪士秀
神勇能將石鼓投
喜攜阿父棹歸舟
蹋圓竟免江魚腹
莫怪人間愛擊毬

聊齋志異評註卷六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爲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爲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納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悶。忽閽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況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欷歔。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爲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

商務印書館藏版

尾大不掉者有獸心有獸行必其末有如針之一毛在也拔之眞可以利天下奐偏造孽多人一毛不肯拔

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縣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兇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貍衆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强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爲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遁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

拔之。隨手復化爲貍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爲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上。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嬰一女而致滅門之禍。至幾無噍類。其兇心不死。毒口橫吞。旁觀者始爲之驚。繼爲之笑。將欲爲之擊其首。揪其髮。拔其毛。納諸袖中。投諸海外。翦除妖孽。拔救衆生。而嬰之者方且受其蠱惑。縱其陰謀。甘其酖毒而至死不知悔悟。安得呂仙遣衆弟子遨遊普天下。使皆縮項跪啼。還形變相。各各獻俘。而俾無遺種哉。

函丈 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注｜容也請問宜相對容｜足以指畫也 名士 見卷三魯公女 閹人 見卷三魯公女 越人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乃出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其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無噍類 見卷五小獵犬 俘 說文俘軍所獲也○春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三傳皆曰衛寶杜預曰俘囚也 嗾其

犬 見卷一成仙 呂仙 見卷三陳雲棲

●一犬燈

化燈光而來擲紅彩而去適才作犬旋復原靑此狐頗知進退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廈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犬。睨之。轉舍後去。急起。躡尾之。入園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還臥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

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若喬生者吾亦欲買絲繡之

燭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僞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人既醒。則身臥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爲此。及寢。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爲別。時秋初。膏粱正茂。女攜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羣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韓光祿大千 名茂椿淄川人通政司右通政源子以歲貢廕授光祿寺署丞奉裁補太僕寺主簿授徵仕郎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

詩作能傳情。次作得體。風流蘊藉。無半字輕佻。連城得詩稱賞。矯命贈燈火之資。不可謂非感得其正者。傾懷結想。如渴思啗八字。眞寫得出情耶理耶。必有能辨之者。不觀其既經絕望。而夢魂中猶佩戴耶。

區區之身。已許知己矣。報之惟恐不得。當何敢自愛。又何肯受貨乎。

不以色三字。說得錚錚有聲。果知我而不諧。所謂終身不御。不得謂非琴瑟也。夫何害。

由此日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詠。意在擇壻。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線。蹙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線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媼矯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歎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鹺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未幾。女病瘵。沈痼不起。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詣王家告壻。壻笑曰。癡老翁。欲剜我心頭肉耶。使返。史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刲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媼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媼曰。士爲知己者死。不以色也。一篇主意 誠恐連城未必眞知我。但得眞知我。不諧何害。媼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爲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

大喜者若曰我情願爲你死聞吉期而前症作心頭肉作祟不問可知是連城亦爲知已死也曷以知之不聞其三年必死之言乎生往臨弔今而後得死所矣知已既亡則茫茫天壞有何生趣有何樂境幸相逢於泉下則前日之不敢生原爲與卿同死今果死而見卿樂莫樂於死矣生不自由何願之有如此情種耶得不從果能相從不活何害可骸骨而生索云計出萬全矣豈知生後仍有翻覆乎生時不自由爲古今才子佳人一哭

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眞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絕史舁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兾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値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委任倘可効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泪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爲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矣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煩稽連城託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爲細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睨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曰我爲君平章已確即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爲姊捧帨耳連城悽然無所爲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辭以爲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爲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爲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怛無術

慶以肉報女以魂報一報於生前一報於死後一報於將死之際一報於將生之前是眞可以同生可以隔死可以生而復死可以死而不生只此一情充塞天地感深知已作者其有美人香華之遣蕩乎

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慼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爲幸多矣適有兩嫗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尙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歡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總須見姑嫜慼慼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舁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具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舁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

商務印書館藏版

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敘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已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賓娘一事只由情感推而言之

刺到鴛鴦魂欲斷 江湖紀事宋時潮洲一富人行江上見二人美貌曰一兄一妹孿生也因擕以歸兄能捕魚妹專刺鴛鴦富人欲犯之不從題詩於壁曰終日刺鴛鴦懶把蛾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可偕老化雙鴛鴦飛去

寫生 潛確類書五代時黃生與其子居宋並善花卉用筆極細不見墨跡謂之｜｜又東游記事趙昌善畫花果每晨露遶欄諦玩於手中調色寫謂之｜｜

織錦 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迴文爲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唐則天皇后璇璣圖詩序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公蘇道賢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又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按二說不同以圖中詩意推之後說爲近

鹺賈 禮記曲禮鹽曰｜

頭陀 釋氏要覽天竺言｜｜此言斗數斗數煩惱故曰｜｜此言唐言也

○按梵語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能坌汚眞心此人能振掉除去故稱抖擻今訛作｜｜剜心頭肉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卻｜｜｜士爲知己者死見卷三石清虛嫣然見卷二嬰甯舁見卷一嬌娜田橫五百人前漢高帝紀故齊王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居海島中帝恐其爲亂故橫罪召之橫謂二客曰橫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北面事之其恥已甚矣遂自剄令客奉其首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自剄五百人在島中者亦皆自殺知希之貴老子｜我者｜則我爲貴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舂。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攜大席。平鋪水面。略可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峨峨然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黑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釂浮白。但語略小。卽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擊毬爲樂。卽見童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

人眼俄而砉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輭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崇然疾落又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淸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歡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卽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眞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悽斷僮卽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攫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剁其顱墮水有聲鬨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闊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中者十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斷臂也

王漁洋曰此條亦詼詭

蹴鞠 劉向別傳——者黃帝所爲本兵勢也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之屬蹴蹋之 澄江如練 謝朓詩——淨—— 廣利王宴梨花島 按唐會要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爲廣利公西海爲廣潤公北海爲廣澤公宋眞宗康定元年詔加東海淵聖廣德王南海洪聖廣利王西海通聖廣潤王北海沖聖廣澤王○宴梨花島未詳

浮白 見自志 漏 見卷二妖術 技癢 見卷二任秀 錢塘君 見卷三織成洞庭注

●●小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爲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閑，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間，豁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

鳥等處左道亦可救急否則柔弱女子其奈之何

知不可諫。乃易髮而髻。出二紙鳶。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鶼鶼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鳶項。忽即斂墮。遂收鳶。更以雙衞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齎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借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册第幾頁第幾行。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酉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釂。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鱉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鱉飲。方喧競時。聞籠中戞戞。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在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媼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厮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

所謂豐豐宜御不宜結者惟恐事乃貴乘之

富者富以其取今財惟鄰丐中矣

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菅爇炤。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賫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爲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爲白蓮戚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隴。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首於官。以爲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啗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邑都之西鄙。女爲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棊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奕。或觀書史爲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爲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

商務印書館藏版

若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私議其美及覿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荼蘇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誤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既爲秀才而乃以風流相愛故陷身於賊癡之極矣幸小二慧人豁如夢覺悟左道之無濟作比翼之齊飛不然者紙鳶未跨玉石俱焚雖非妄意攀龍亦似甘心從賊耳與其豺狼之行蛇蝎之鄉奚啻霄壤哉異史氏以丁生一言之悟小二爲小二幸余更以小二之跨鳶而出丁生爲丁生幸

白蓮教（見卷五|||）徐鴻儒（見卷五白蓮教）高足（世說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弟子傳授而已）攀龍（後漢光武紀耿純進曰天下之

慧眼靈心眞有知幾之哲惜金未能見幾而作耳

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左道見卷一陸判 鶼鶼爾雅釋鳥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 衡見卷二嬰甯 綠林見卷五[illegible]鑒 鱉飲畫墁錄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鬼飲了飲囚飲｜｜鶴飲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頂圍立｜｜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耳 篝燈見卷一董生 暴客見卷五胡四相公 編管見卷五仇大娘 戟指見卷四瑞雲 木偶見卷一妖術 積殖自封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注興利生財曰殖○吳語封殖越國注雍本曰封 肉視之史記項羽紀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 禹步史記帝王世紀禹治洪水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巫傳｜｜是也 天授非人力也史記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所爲｜｜｜｜ ｜｜不逞左襄公十年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以作亂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逑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逷。金攜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爲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無圖而至胡乃不疑況重而言甘目動而色變女告之而漫應之何智出婦人下哉金亦庸庸可恨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卻。又念其攜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怪。何見事之晚也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

變非常倉卒中能定大計不震聲色非智勇兼備者不能爲此故亦傳得眞神出

此婦亦有見識有志氣宜其不死而卒歸於金也

有識有膽有心有手讀至此忽爲之喜忽爲之驚忽爲之奮忽爲之瞿忽而顯其必能成功而欲助之忽而料其未能成功而欲阻之及觀暗中以手乘項則爲之寒喋怕往下看又急欲往下看看

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自告金後已難置懷乃微窺之既聞之即亦不驚曰翁姑俱沒哭是眞哭曰我安適歸言是僞言一若全不念及其夫者遂使賊人墮其計中並無疑者豈惟推倒智勇直是瞻仰神人）王入勸娘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歡女託體姅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顱矣（雷霆已假手於女矣）王乃撾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捽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媼媼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尚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巹亦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淸醒相對是何體段（古有談笑却雄兵者人皆以爲奇此則大難大敵近在咫尺污在傾刻危在須臾以柔脆當此惟有一死且慮不能潔而死耳乃談笑而從容出之若行所無事蜀昭烈帝謂趙子龍一身都是膽吾於庚娘亦云）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懃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椀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促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暱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殪媼髣髴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庚娘

至切之不死數句强者拍案呼快弱者頸縮而不能伸舌伸而不能縮只有稱奇稱難而已乃行之從容顧盼談笑自如是惟不作兒女態者乃能行丈夫事豈但不敢雖之直當聖之神之恭敬禮拜而供養之祈禱祀之

止金數言老成持重

知不免急自刎刀鈍不可入非刀鈍也殆有天爲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羣以爲烈謀斂貲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爲之珠冠袍服瘞藏豐備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晚至淮上爲小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媼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白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金生其夫句雖是故作驚人語然不願爲賊人婦時天已敢其衷及被拯後遂不覺衝口而出耳意若曰彼已殺其夫而奪其妻我實不爲彼婦矣不此之夫而誰夫乎生揮涕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益悲尹審得其故喜爲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讎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讎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媼婦縗經哭泣如喪翁姑既葬金懷刃托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讐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婦人不忘讐我反忘之辭婦曰幸不汚辱

金山舟中已覿面矣却用閨中隱語而識之此忙中生趣法

庚娘出死入生皆得於才智得於眞誠士之盤根錯節者亦當如是

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於媵妾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爲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敘勞授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巹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鎭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欻一艇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饞猧兒欲喫貓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謔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眞庚娘也（天外飛來事奇文亦奇）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自庚娘既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尙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塚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己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爲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固是恐其害己實亦幸賴此輩得睹天日哀之而推心置腹以處之）

盜得不稽首括耳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庚娘有之 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託言船風所迷耿夫人亘家寡媪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爲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壻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皆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宗彥雲也

殺人之夫與其親而奪之婦不謂己之婦早若有奪之者而死不顧爲其婦也夫婦已從至家矣且居然具酒對酌矣乃昵聲未竟號聲忽起項上頭只換一杯合巹酒耳殺人之母人亦殺其母不惟人之婦仍歸其夫而已之婦且先夫之惡人何曾少得便宜善人何曾終受委屈

叵測 唐尹愔傳父思貞受業於國子博士王道珪見之曰吾閱人多矣尹子丨丨也注說文叵不可也 姅 集韻丨音半說文婦人污也漢律丨變不得侍祠古者嬪婦以叙御夫者有月事者以丹注面或曰傷孕非 合巹 見卷一嬌娜 殰 見卷四五通 方寸已亂 蜀諸葛亮傳操獲徐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 記室 續漢百官志三公大將軍皆有丨丨主上表章報書記 金山 見卷四晚霞 青衣 見卷三瞳人語

教和數語千金一字如此父執只合於神仙中求之願神仙不可

尼 見卷三大男 裂人皆 見卷三紅玉 彥雲 世說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公休諸葛誕字彥雲王凌字廣之父也○魏略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正始初為東征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耶遂自殺○按異苑宣帝誅王凌後寢疾日見凌來逼帝呼曰彥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為祟少日遂薨初凌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凌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宮夢弼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靳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灑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僞作藏金為笑屋五架掘藏幾徧衆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昵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落尙割畝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為柳經紀〔是固生平無所乞請者〕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暗陬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今之不知以此教子者多矣況父執乎〕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為紀理而宮

必得奈何奈何

勘破世情語令人欲作廣絕交論

義贈僅得之優人座上客自居何等

黃聞女言而不知羞猶面諭之且唾罵之吾不知其何以措詞也女惟有安之而已毀粧塗面丐食歸夫犂牛之子天鑒之矣聞其事而不哭者非人情也況爲子乎

滅迹匿影去如黃鶴矣先自柳生時爲和論親於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貧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卽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illegible]比至黃聞其衣履敝穿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痛哭對門劉媼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一語罵盡世俗之交）使兒駟馬高車假千金卽亦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予人金貲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强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是皆假貸不還者）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卹聞其事義贈一金（座上客百人何竟不及一優伶）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郞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讎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嫗並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劫（天厭之）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荏苒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强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其志貞其氣果知明處當守經達權此志士仁人之事不意得諸巾幗）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爲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耶

自金必自女發之天之所以報賢婦者如是蓋婦固素封之家也日僅一啗而以乞人況味較之其貞靜何如其孝順何如彼藏金固仙人所瘞者也不白女發之何以勸善負我宮叔一語既能自立而又不忘本如此之人豈終淪落

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啗。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母是慈母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況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爲解頤。婦是賢婦女一日入閒舍中。見斷草叢叢。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陬有物堆積。蹴之迕足。拾視皆朱提。天報之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曩日所拋瓦礫。盡爲白金。因念兒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毋皆金。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地磚。則粲粲皆白鏹也。頃刻間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賫百金。往酬劉媼。鮮衣射目。僕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媼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失。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壻烜耀。閉戶自傷而已。媼沽酒備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媼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羣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敘往舊。殷問父母起居。居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媼詣黃。詳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媼勸往投女。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閈閎峻

此固斥門者不納之素封也今所見之門者又何若哉顧和不得入門而只有劉媼憐之黃不得入門而偏有婦人達之和但在門外痛哭黃乃在門內慚懼

綑繫樹間時一似縲絏圄套者亦亦巧矣嫗亦怒而唖罵女者前已被賊炮烙今日自宜撮鬢毛

對面呵罵痛快之至復以劉媼相形老嗇產豈值一甌粥哉嫗只愧喪而不卽死終是無羞恥人

麗。閽者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尙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飢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饌二簋。出置黃前。又置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旦。宜早出。勿爲郎聞。黃諾之。早起趣裝。則管鑰未啟。止於門中。坐襆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出。短綆綳繫樹間。黃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僞爲賣花者。同劉媼來。黃諾。歸述於嫗。嫗念女急。以告劉媼。媼果與俱至和家。凡啟十餘關。始達女所。女著帔頂髻。珠翠綺紈。香氣撲人。嚶嚀一聲。大小婢媼。奔入滿側。移金椅牀。置雙夾膝。慧婢瀹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淚熒。至晚。除室安二媼。裀褥溫輭。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媼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不解。妨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嫗。敢引身與娘子坐。接宜撮鬢毛令盡。劉媼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卽坐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黃

商務印書館藏版

對子罵父責之以禮然使無丐食遠來一節不能說得如此嘴響

西賈五十金老畜產所利也今倍之而汗顏受之其與寢處之何以殊哉稱小封愧之也彼固素封而行不義者也小封而出於倍西賈之金愧孰甚焉

家老畜產尚在否。答曰。都佳。但是貧苦不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壻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遠來。手皴瘃。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雖是責之以禮亦必已無假而後可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嫗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廿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為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啗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目作努。其讎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尪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

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藁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爲富。則大帑數千萬。何不可指爲我有哉。愚已。

買絲繡作平原君爲思慕其慷慨好施而作也好客顧不重耶雖然亦問座上客何如人耳苟得其人則數千人不爲多非然者牀頭金盡紛紛作鳥獸散矣如宮者豈數數覯哉

總角 見卷四白秋練 揮霍 見卷三道士 暗陬 見卷三小官人 去如黃鶴 崔顥詩黃鶴一去不復返 素封 見卷一種梨 訃 禮檀弓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注赴同訃告喪也通作報又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爲訃急疾之意赴報訃三字古通用 衣履敝穿 莊子莊子衣大布而補之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 及笄 見卷一青鳳 炮烙 見卷五李伯言 天堂地獄 見卷四龍飛相公 解頤 見卷一嬌娜 朱提 前漢食貨志｜｜銀八兩爲一流注｜｜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按朱音銖提音時 臣萬 見卷四白秋練 下帷 見卷三紅玉 閽者 禮祭統｜｜守門之賤者也 趣裝 見卷一嬌娜 夾膝 按竹夫人唐人謂之竹｜｜陸龜蒙所詠是也 寒暄 見卷二鳳陽士人 瓜葛 見卷二嬰甯 寢處之 左傳襄公十八年譬之禽獸吾｜｜｜矣 皺瘃 漢書趙充國傳將士寒手足｜｜注｜皮細起也｜寒創也 雍門泣 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天道不常盛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兎狐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欷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使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朱履 史記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誇楚爲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

固非人而實亦人此其所可留者若亦人而實非人則爲害甚矣豈在尻際之分哉

君三千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按珠作朱疑誤 嬪嬙 晉語秦穆公曰寡人之適此爲太子圉之辱備ㄧㄧ爲注ㄧㄧ婦官名 敗絮 見卷五續黃粱 其讎如不戴天 禮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藁葬 見卷四丐僧 帑 說文ㄧ音讜金幣所藏也 小友 唐李泌傳泌年七歲張九齡呼爲小友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髫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葑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髫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豔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蹤。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亦人也。妾前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死。窆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媼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

世有據其實而又不背受其名者狐夫人之類也嘗聞鄙人有被刼者以手據地稱之曰強盜老翁賊鬪曰老翁則老翁已耳何謂強盜也甚與此對

几。行炙者置柈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後。行炙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貲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值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異。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醁。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罌。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眞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傖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訴。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亦已耳。何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罌。稽其時日。卽取酒夜也。羣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爲繪小像。時張道一爲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懸左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鬖鬖之老。下官殊不

學使亦爲此耶界方擊額倘是亂撻罪過

大笑烈烈鴞鳴使聞者如聽霹靂身非己有吾亦不願聞此笑吾甚□天下矣婦人皆能驚此笑

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懼。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無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壻元生來。請覲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壻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鴞鳴。元聞之。脛股皆軟。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爲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貫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爲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刼將至。爲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當爲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爲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

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罣誤。貧至饔飧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窮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旛長二寸許。羣以為不祥。劉尋卒。

葑菲 詩邶風采｜采｜無以下體 花燭 見卷二蓮香 尼 見卷一葉生 湯餅 見卷一賈兒 咄嗟 見卷四金和尚 甕頭春 孟浩然詩已言雞黍熟復道｜｜｜謂初熟酒 傖 見卷一勞山道士 膝行 見卷一畫皮 張道一 見卷五胡四相公 桑梓 見卷二胡四姐 霹靂 見卷一嬌娜 丈人 青城山記青城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峯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岳妻之伯叔父為列岳因此○呂藍衍言鯖唐詩稱父執及朋友之父曰丈人因稱母曰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始此○孫持正云俗呼妻父為岳丈以為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晉樂廣為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耳○按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而丈人之名其來亦遠觀野客叢書后山送外舅詩｜｜東南英注謂｜｜字俗以為婦翁之稱又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之名故謂之舅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已見此時則是南北朝已有此稱也 揮霍 見卷三道士 河伯 見卷四五通 無恙 見卷三珠兒 姜瓖 按瓖明末官大同總兵李賊抵城瓖叛出迎賊以城降後為流寇王輔臣所殺詳見王漁洋先生香祖筆記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倦。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卒。家貧不能

恤其嫠又良恒產無多而家計因之日蹙如此方不愧莫逆二字吾見亦僅矣

樂之賜非神人莫能拯其人之所以戀戀不去者豈爲一飯哉即此一飯亦非他人所能者

能葬死友者人必生我能析升斗者珠必還我

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襁褓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賢字包下二德字）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歎曰文如平子尙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塡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貲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彷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語似飄零落實却是神曹身分）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雷曹報德在一飯不在一飯）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

金簪亦復何奇極言其不遺一物以見警人之報耳

置身本在青雲間作雲中遊而手摘星辰眼俯銀海乃其分內事也復奚疑

能濟人急者乃可分潤

上天下地如行無事非胸中磊落光明何以得此

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耎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甕。次如瓿。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高視闊步包羅萬有滄海粟渺星辰袖藏大德者有此分量有此心胸有此境界不可作夢幻觀）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夭矯駕幔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眾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灑。（能與雷曹為友其量自可灑潤）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縋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飄飄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

商務印書館藏版

有因乃有緣
有因々有報
緣々者不求
而緣自至
有德者不望
報而報自來

是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倏倏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少微放大光明天上攜來口中咽下覺夢入懷夢墜身者尚爲虛幻）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爲君嗣。以報大德。（少微報德在有緣不在一己之緣）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輝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頷投筆者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莫逆（見卷三胡氏）潦倒（見卷二叠倩龍鍾注）小戰輒北（國語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注北奔也敗也按北方幽隱之地故軍敗曰北）未亡人（左傳莊二十四年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之側注婦人既寡自稱｜｜｜）內顧（左思詩外望無存祿｜｜無斗儲）果腹（見卷三竹青）陸無屋水無舟（南史張融爲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居｜｜水居無舟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舟於岸上住上大笑）珠還（後漢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珠遂徙交趾界嘗到官革易前弊未踰歲去｜｜復｜）什襲（見卷一狐嫁女）少微星（星經｜｜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

常賭必輸其理固然韓以道士而授符使復毋乃多事特以僧專事樗蒲先犯貪戒故以此礙之耳

果然得隴望蜀蓋賭局中無有不貪者

位也第一星曰處士二爲議士三爲博士四爲大夫**臨蓐**見卷三竹青**毛錐**五代史史宏肇位方鎮常言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子軍賦從何集乎**燕頷投筆**後漢班超傳超家貧嘗爲官傭書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超遂｜｜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封定遠侯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卽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扃。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甚多。先是有敝族人嗜賭博。因先子亦識韓。値天佛寺來一僧。專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爲汝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卽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爲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爲孤注。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爲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明梟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數千。亦佳。乃

賣妻鬻子敗[illegible]

賣妻鬻子敗[illegible]

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末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崄巇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張如擎團扇左覷人而右顧已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强費盡魍魎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煙火生尚眈眈於盆裏忘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脣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技癢英雄之臆顧橐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元夜以方歸幸交謫之人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餓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田冀還珠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羣推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

博之一途致之哉。

天齊廟 黃飛虎封東嶽泰山｜｜仁聖大帝之職見封神演義 扃 見卷一嬌娜 槫蒲 見卷二阿寶 邑邑 見卷二嬰寧 珠還合浦 見前雷曹 得隴望蜀 見卷三香玉 孤注 見卷二任秀 梟色盧雉 見卷二阿寶 惜分陰 晉書陶侃曰大禹惜寸陰人當｜｜｜ 橫經 後漢書黃香字紀階少好學究極聖指從者數百人｜｜捭手次第問難 嶮巇之天 楚詞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注嶮巇猶顛危也劉峻廣絕交論世情｜｜一至於此歐陽修詩平地生｜｜嶮巇作險巇 淫昏之骨 未詳○左傳禧公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子魚曰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五木 宋程大昌樗蒲經毀古惟斲木爲子一局五子故名｜｜ 舌敝脣焦 國策｜｜耳聾不見成功○杜甫詩｜｜口燥呼不得 技癢 見卷二任秀 灰寒壯士之心 李白詩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 交謫 見卷一王成 撈月於滄江 未詳○按江南太平府有提月亭世傳李太白過采石酒狂從水中提月而溺因以名亭 無袴之公 魏史賈逵家貧冬｜｜過妻兄柳孚宿著孚袴以去 暴客 見前小二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去。託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牆來窺。陳乃釋女。女見景。疑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

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闔戶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爲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來往。女恆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繁雜。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懽愛綦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郎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遂決。妻至。輒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未嘗失德而決絕如此是自絕於天也）景不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後。數浼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蹤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竟去。（望望然去之景若將浼焉）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著朱衣。從蒼頭。鞚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爲誰。答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

惓惓之心正大之語神乎倫乎薄倖喪檢人如何消受得起

聞之如霹靂驚心

有替名之人可證乃今薄倖者無從察罔

誤耶。女郎聞語回眸一睇。景視眞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塡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啓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數語鐵案向以祖德厚其所厚者薄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俛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倖名。薄倖名是亞魁換得來四十。無偶。家益替。恆趨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爲故人。亦宜有綈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廿餘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尙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保餘齡。以祖德故只削其科名而不絕其嗣後若復喪檢惟有促其年壽而已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啓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巢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不求之至而自至且欲相從以終倚其福重其德也訂約別去豈虛語哉十年糟糠無失德而見逐何負心也負夫人甚於負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乃負重名者坦然行之而無疑至於奪名削祿而猶夢夢名果可信哉啓紗數語借以彰天道之常即以警後世之士廿金之贈幸蒙祖德而不至絕其嗣亦可危矣自求多福學者何味斯言

狼子野心 左傳宣四年 畜我不卒 詩邶風父兮母兮｜｜｜｜ 以夜卜 左傳莊二十八年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堊壁 見卷四青蛙神 青鸞 西王母事青鸞即青鳥也詳見後羅剎海市 如石沉海 西廂記似石沉大海 蒼頭 見卷五狐諧 衛 見卷二嬰寧 老拳 晉書石勒載記初勒與李陽鄰居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召陽至引臂笑曰孤往日厭卿｜｜卿亦飽孤毒手 結髮 見卷一陸判 桂籍 桂籍登科冊也 俯首帖耳 見卷四申氏搖尾注 塞 見卷二鳳陽士人 綈袍 史記范睢列傳范睢者魏人也字叔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使於齊范睢從齊襄王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知之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齊魏齊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損齒睢佯死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後相秦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爲微衣閒步之邸見須賈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以賜之後賈至門謝罪睢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戀戀有故人之意 敗絮 見卷五續黃粱 舍其舊而新是謀 左傳僖二十八年原田每每｜｜｜｜

｜｜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婦盛妝踐禾越陌而過貌赤

消受二字從因果中抉出

不能任眞金復妄思國色答語圓圓入妙

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笑。欲與野合。曰。青天白日。寧宜爲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赤薄如嬰兒。細毛徧體。異之。又疑其蹤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爲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問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齕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眞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鴈沈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卽爲國色。（由此觀之則人之所以能消受者亦當自愛惜不可暴殄而斲削也）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貲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聘婦之說。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卽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遽言別。曰。戴月披

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搪塞何爲。天明而歸。授黃末一刀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姸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衒露。既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即僞爲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坐堂中。伏體於牀。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二金。妝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爲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爲河漢也。

國色 公羊傳麗姬者｜｜也 落雁沉魚 麗情集有｜｜｜｜之容蔽月羞花之貌○莊子毛嬙麗姬魚見之藏鳥見之飛落雁沈魚意也 月老 續幽怪錄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檢書問之曰此天下之婚書耳問囊中何物曰赤繩耳以此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固問予妻何在曰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固遂之菜市見嫗抱二歲女敝陋亦甚怒磨刀付奴翌日刺於稠人中傷眉間後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於宋城時方襁褓乳

不得佳人狐寧眞夜叉鬼且不如矣況又不止於醜乎

是目聽以眉語寫善候二字神妙直到秋毫巔覺靈心慧眼等字俱成贅詞

嫗賣蔬以終朝夕嘗抱於市爲賊所傷固遂與言往事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使君自有婦　古樂府陌上桑行｜｜｜羅敷自有夫｜｜

刀圭　見卷二蓮香

券　見卷四珊瑚

蓮舡　未詳○李白詩太華峯頂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舡當本此

因果　南史竟陵王子良謂范縝曰君不信｜｜何得富貴貧賤縝曰貴賤雖復殊途｜｜竟在何處

河漢　莊子逍遙遊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而無極也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沈沈。若有物墜。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日爲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媼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恆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有此三者天必佑之此三句作總提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

觀人於微而取德於孝聖明之世以德進以孝舉以賞揚者不外乎此求忠貞且非其人不可況匹偶乎女子能具此隻眼忘分薦之薦之不內乃不避嫌疑以託之有經有權弃以目聽以眉語者何能如是

見道語而抑揚吞吐極盡其妙是在父母句斷而不斷更圓

不謂昏夜兒女相會乃有此正大光明時須看其極

入抱父而私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取人以德獨具隻眼可以相天下士矣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意婉而達言曲而當此權而不詭於正者女恐終貧爲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媼媼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爲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卽爲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豈少哉是在父母主意雖得之於人而背之委婉眞切見解不惑所以有厚福而卒歸於生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老婢子無見識不令女作孝子婦眞可惜死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了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甯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

雖措詞處偏能曲曲寫出文生情耶情生文耶

雖如愛賢然夜往自薦青梅則可他人則不可青梅之事權也惟青梅所存之心與青梅所處之勢與青梅所託之人而後可以行權不然則害於義矣

女之信張生甚篤女之待青梅甚厚

願自託（作曹邱生不成無妨作毛遂耳）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剛直而有理微婉而多風）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更進一層所謂一摑一掌血）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以三不可如何而不敢輕諾權衡斟酌瓜李嫌疑不苟且目前不自欺不欺人天地鬼神共聞此語）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詭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於女口中贊其三德而決其不貧比前又深一層小作頓筆）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沈吟曰是非我之能爲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一波未已波又興用意如疊嶂奇峰下筆如生龍活虎讀之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又如放舟湘中帆隨湘轉望衡九面）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

筆筆凌空字字脫化展卷百回讀乃歎左氏遺筆猶在人間

女見之而泣宜也我不知何故亦代爲之泣

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干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亦將笑之曰是只許嫁婢子後此難悔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爲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嬪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饜糠粃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既能孝養且甘糠糟豈惟其家愛敬之天下後世之人皆當愛之敬之）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貲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閱者皆爲之泣）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媼從女未幾媼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嫗勸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嫗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而葬富者又嫌子爲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

為搢紳裔一哭若搢紳則無足哭也是固搢紳而留出婢子下者

女亦誠孝矣閭宜得配孝子此冢室悍妒爲是時必不可少之人

非尼果能相人特爲上相張生作映即以先透下筆文耳早知有今日矣

眞是千磨百折不到山窮水盡時不肯輕作轉筆

儘可轉落矣又不肯即此故作驚人之筆然後輕輕轉出乃已轉

閭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搢紳裔。而爲人妾。也耶。媪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媪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雙櫬具舉。已乃迎女去。入參冢室。冢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不聽入門。是杖也疑有神助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菴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驚絕。强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冑。不甘媵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尙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啓扉。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

商務印書館藏版

矣又先從尼目中寫一層所從僕門中寫一層然後以家人婦入室見女走告夫人又雨息而夫人始起尼引入而夫入駭然凝眸女亦顧盼良久至此方特特落出夫人非但二語眞同飛來又恐其復將飛去

有鬼神非人力幸有今日修懷從前數語而面面俱到莊中催男妝則俯首徘徊及期抱粧妝突則左右不知所可閤鼓總大作則益無以自主見然朝服而拜

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撾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冒雨啟關。見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理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羣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舍。尼引入。睹女駭絕。凝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層層疑駭驚鬼驚神至此列開旗門將軍突現令人目炫神搖筆亦跳脫欲飛）各失聲哭。因道行蹤。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數語暗結上文）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是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合巹。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豔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益無以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

則不覺盈盈而亦拜深思委婉妙筆空淸虛此位以待君佇眞是點睛飛去讀者於其用意用筆求之可得最上乘法

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爲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裙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女始願不及此自菴中聞梅之言知梅意中有此抵任聞母之言知母意中有此然終不敢望此不遽信此也擇吉時猶可置詞至及期抱妝來則喜出望外又在意中聞鼓樂之聲見玉郎之拜身不自主魂爲之搖得此傳神之筆乃一一活現紙上）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爲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況在閨閫耶青梅張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傳矣

此篇筆筆變幻語語奧折字字超脫熟讀之可去鈍根可啓靈性至其議論正大動必以禮行必以義尤足感人心情蕩滌邪穢是爲有關世教之言

商務印書館藏版

賠錢貨 西廂記我雖是|||亦不到兩當一弄成合 醮 見卷一陸判 目聽眉語 列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晉侯問之對曰傳者之妄也

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李白上元夫人詩眉語兩目笑忽然隨風飄 窶貧 見卷二嬰甯 豚蹄 史記淳于髡傳穰田者操一||而祝 私 見卷五仇

大娘 吾家客非常人也 漢書皋伯通謂梁鴻語 冰人 見卷三胡氏 祖 見卷四珊瑚 糠覈 史記陳平傳人謂平曰貧何食而肥其嫂嫉平

不親家產曰亦食||耳注覈讀麧晉灼曰京師人謂糠屑爲紇頭○按覈又與麧同麥糠中不破者也見玉篇 立錐 見卷四龍飛相公 了不長進 世說支道林住東安

時中王長史異其才藻往與語不大當對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言||||王大慙而退 瓜李 古詞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劵 見卷

四珊瑚 內顧 見前曹霤 行賕 見卷三玉紅 檋 見卷三任秀 尼 見卷三大男 祝髮 穀梁傳||文身注|斷也 脫粟 見卷一長清僧

惡少 見卷二阿寶 乳藥求死 見卷四阿纖 暴雨翻盆 杜甫詩白帝城下雨翻盆注言雨勢之暴也 冠蓋 見卷四金和尚 司理 見卷

一嬌娜 起復 按||二字今人皆以爲禫後即吉擢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擢用者名||||即奪情也以禫後即吉爲||者誤 涓吉 見卷三陳雲棲

合巹 見卷一嬌娜 莫敢當夕 禮內則妻不在妾御||||注當夕當妻之夕也 紈袴 漢書敘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之中非其好也注綺襦|

|富貴者之服也 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世說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

人知己者可以不恨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 抹煞

知名士 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 其姓字當蕭沭書之 詰

能為孝子然後能為忠臣為信友為義士若七郎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媼大識見大議論此等學問從何處得有願吾嘗見自謂學問之人有受人深知而不肯分人之憂受人殊恩而不許急人之難者矣媼能言教其子果能行如此方不盜虛名方為眞學問

觀武之內交七郎七郎之

朝見所與游輒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著膩帢衣皂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摹出一天眞可畏）（人來）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曰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皋比焉武與語言詞樸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歸途輾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獨繪天地包羅經史之書）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忽以死為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

商務印書館藏版

必思報武可知求友如此其切得友如此其難何得輕言喜交遊何得虛嘆知名士

此後煩恤老母一語滴淚天地感泣鬼神

可謝者言語之謝也謝而不謝也不可謝者身命之謝

七郎終以負債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入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軸鞟出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公子妄交（此等衣冠此等相貌此等談吐如何入得知名士眼裏）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卻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媼命返新衣索其敝裰武笑曰歸語老媼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召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媼出踦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為爭獵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裏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無言之言乃為至言故言者無言聞言者亦無言）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分憂急難從此始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即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以此推之君父之恩何可言謝）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疏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恆數日留公

謝也不謝而謝也必身命而後可謝言報何爲母之言皆知豪士所不肯迄者亦其實不能道耳

親君子遠小人質樸人一語勝人千百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七郎何得不登

於拗嘱則疑之於能爲歡者則不疑古今一轍家國同病

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繁多。夜舍騰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三僕卽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閃爍如電。武驚起。七郎亦起。問牀下臥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尙如新發於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七郎終不樂。輾轉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牀下三人。一爲林兒。是老彌子。能爲主人懽。一童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掘。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恆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詰旦。喚至。善言遺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强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愬。七郎

聞言色變無語逕去一腔熱血從何處說起

寫林兒用虛寫用對面寫點七郎用虛筆殺某弟用實寫用正面寫點七郎用實筆至殺宰又是一樣寫法此其不實不體

[illegible]手義士濱[illegible]有生

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顏色慘變時心中有老母在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爲邏者
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恆故長者恐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
法武從之縶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
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他日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
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臠割拋尸曠野間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聞御史家
訟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恆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搢紳則生
實爲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眥欲上羣役禁捽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恆又老
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舁
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
行路人何遽如座上客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
扃鐍寂然鄰人並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値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
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我即有命不敢以告人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
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
認識者知爲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臥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

祕尸忽崛然躍起竟決宰首（殺人以尸自古罕有）已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則亡去數日矣武聞七郎外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夤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遶守之武取而厚葬之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爲佟起行伍以軍功至同知將軍歸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荆軻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

所與皆知名士可謂交遊得人矣乃概目爲濫交而以可共患難之一人責其不識而後鄭重而出其名軒輊之間人品自見彼七郎者問其業則獵者耳睹其貌則軀目蜂腰耳觀其服則膩帢衣皁犢鼻耳知名士見之必且鄙夷不屑與言矣迨觀其取與不苟內外如一其事親也如此其交友也又如此一片赤心滿腔熱血此皆博古通今摛華染翰弋取鼎譽者所不敢爲不能爲不肯爲者然後歎天下知名士何太多如田七郎者又何太少也

帢　按｜音恰帽也狀如弁缺四角見埤蒼

犢鼻　史記司馬相如著｜｜褌與傭保雜作

皐比　左傳莊十年蒙｜｜而先犯之注｜｜虎皮也〇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

皮名曰建鼙鼙蹈也其字或作皋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罕知——為虎皮而不知所自出匠附識於此矣　龍鍾見卷二聶小倩　臨存見卷三陳雲棲　治具見卷一陸判

捉將官裏去侯鯖集宋眞宗東封徵處士楊樸至問曰臨行有人作詩送否對曰臣妻有詩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這回斷送老頭皮

初度見卷二蓮香　刺刺見卷三苗生　濡縷見後荊軻注　新發于硎見卷二巧娘　邏察見卷三竹青　紀綱見卷一長清僧

裂眥見卷三紅玉　舁見卷一嬌娜　扃鐍莊子胠篋篇固——注鐍古穴反紐也扃謂箱篋前鐶處也　闞說見卷五仇大娘　荊軻史記刺客傳——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好讀書擊劍會燕太子丹質秦秦王之遇丹不善亡歸求為報秦王者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燕太子受而舍之燕有田光先生者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精已消亡矣所善荊卿可使也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秦將王翦破趙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請於————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而歸吾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乃私見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僇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者也遂自刎乃盛樊於期頭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荊卿至秦秦王聞之大喜——奉樊於期頭函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起袌柱而走拔劍以擊——斷其左股——引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旣前殺——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　天網之漏老子——恢恢疏而不漏

●●羅刹海市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

[illegible]全篇世情雖知遣畫莫必守真

抱義存乎其人氣類迴殊好惡顛倒形容盡致悲憤何極

天下有行蹤詭祕不可對人一見正人君子駭而疑之若能搏噬人者何以異此

不重文而重貌拋屈者已不知凡幾乃亞所重者而復倒置焉何怪不肖者之巧飾以求倖進乎

耳不聽目不明黑牆圍其識墨樓冥其心日坐於中

責。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己。也。遂反以此欺國人。想入希奇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襤褸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能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焉。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奇想奇談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往置棄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刹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為。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鬡鬡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

商務印書館藏版

聽夜叉歌視夜叉舞與拳雖怪異之鄉大夫贊襄國是此眞所以爲羅剎也歟

宰相大夫識東陽三世子國王識龍君嫁後出龍女太突亦先於此安頓女子綴語一句文心何等細密

樂由人心生也其人奇醜其腔拍恢詭可知白錦纏頭朱衣曳地亦有此樂云者料中國未必有此也聞所聞而薦諸朝執戟郎應是此邦巨擘

大臣不喜眞面目滿朝中皆花面登場矣噫

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縉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閽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爲君勉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强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姸也。遂與共飲。甚歡。馬婆娑歌弋陽曲。一

要露本來面目自必孤立無從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哉神人遊戲自是好世界一語束上渡下

倘長風濤必終埋沒下底高欄槳激如舒袖纖引去何若水雲晃漾中樓閣高接雲漢衹累不猶中樓閣何若世子門之謂非異

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憫然不自安。以面目顯榮到底人覺其假徒自取辱此語為不得志之人痛下針砭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資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歡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渡下無痕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遊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遊矚。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顧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資者。遂與裝資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

域人授騎連響從與俱歸視以爲妖而謀舞者何若啓奏引見視大臣隨詔何若玉堂給札文學進身硯潑水精毫揮龍鼓倚馬虛言觀者擊節視黑媒塗面白錄纓頭時又何若東林坦嗅得卿仙人離女妖鬟奔人滿側視門隱中女子何若人爭識面世盡知名馬上彈箏車中奏玉視百像耳請不與款洽時又何若前則所如不合耳目皆非此則知己栩逢精采煥發人在光天化日事皆悅自快心大丈夫得志於時鮮不謂風波險阻皆彼蒼之所以玉成我者然而颶風引去何虛

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啟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耎。天方曙。則雛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呵殿而出。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棓。晃耀塡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

非羅刹之鄉雲霞障天奚由覓蜃樓之路觀於朱鳥導來青鳥喚去可知我生過合天實爲之不惟花面逢迎徒取羞而無益即文章有價海宇知名富貴既難認眞妻挐亦難相守所可得以自信者惟此忠孝之心已耳

百年猶旦暮此見道語也聚散何常作兒女哀泣者癡矣同心節伉儷貞義之聞豈可以形跡論哉

梢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薝蔔。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心。卽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人當大得意時當知榮枯有數聚散何常惟有忠君孝親安貞守義是自己實在事業此外皆無足重輕也此爲大得志之人指其歸宿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革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饋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

商務印書館藏版

龍宮福海何處可求海市蜃樓隨時皆是茫茫藍蔚只是一情字郎只是一恨字

果是琴瑟郎不御亦依然琴瑟也非琴瑟雖常御之豈能琴瑟好

平 龍宮無恙數語妙語雙關深情無限

諸海埃。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沈。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何如也。顧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卽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至理名言）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覿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

何許兒泣啼嘔啞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煙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媪果亡靈轝至殯宮有女子衰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爲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爲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花面逢迎以出身爲遊戲固自好者所不屑卽遭逢極盛得志於時只忠孝廉節才是實地餘皆海市蜃樓耳不可爲無不可爲有何者可指爲眞無何者可指爲眞有知其無而有有之用知其有而皆無之歸以其本有而有所當有以其終無而無所當無乃可以有可以無可以無而有可以有而無是謂無有是謂無無是

謂非無有是謂非無無

倜儻 見卷一狐嫁女
梨園子弟 見卷三林四娘
欜子母 見卷二任秀
颶風 正韻颶音具南越志｜｜者具四方之風也投荒集錄嶺南郡皆有｜｜以四面俱集也○按韻箋引楊愼說颶作颶音貝柳宗元詩颶母偏驚估客船補入隊韻逸字中又六書故颶補妹切海之災風也俗書誤作颶又藝林伐山云｜｜之作多在初秋又李西涯訊許氏從其詞具四方之風乃北人不識南人之候誤以具爲貝耳西涯博必有所據且閩越諸儒皆云貝風今云書多作具姑誌以備考
藍縷 左傳昭十二年篳路｜｜以處草莽又孔穎爾雅翼布褐秩之謂之｜｜
耳食 史記六國表牽於聞見而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此與以｜｜者無異又增一阿含經眼以色爲食｜以聲爲｜
大羅剎國 文獻通考羅剎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晝則掩其面隋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剎
冠蓋 見卷四金和尙
閹人 見卷三魯公女
執戟 東方朔客難位不過侍郎官不過｜｜注｜｜侍郎之職
張飛 見卷十一于去惡
弋陽曲 按｜｜謂名外江｜｜子
靡靡之音 見卷二鳳陽士人
乘傳 見卷五續黃粱
膝行人 見卷一畫皮
鮫人 述異記南海中有｜｜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泣則出珠
衙官屈宋 續世說杜審言杜甫之祖也恃才蹇傲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椽筆 世說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俄而哀明說議皆珣所草
流蘇 續漢書騶馬赤珥｜｜注九下垂爲蘇按｜｜雜五采爲同心下垂若流然即盤旋繡繪之毯
駙馬 都尉 見卷三王成儀賓注
折簡 見卷二嬰甯
青虯 楚詞駕｜｜兮驂白螭注虯龍子有角者
薝蔔 羣芳譜梔子即西域｜｜花
魚水 見卷五蓮鐵
趣裝 見卷一嬌娜
逆旅 見卷二巧娘
伉儷 見卷二俠女
佳朕 正韻朕宜作朕眞忍切陳上聲佩觿集凶刑兆謂之兆朕○按亦作朕見莊子應帝王注
喫著不盡 見卷五金陵女子
設祖帳 見卷二聶小倩
紅塵 班固西都賦｜｜四合煙雲相連李陵詩｜｜塞天地白日何冥冥
盈盈一水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水｜｜｜｜間脈脈不得語
青鳥難通 漢武內傳上於承華殿殿前見一青鳥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王母果至○伏知道

為王惡與婦書錦水丹鱗素書稱達玉山||仙使||藍蔚按陸游老學菴筆記||二字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禮解也杜詩上有藍蔚天猶未有害韓子倉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是謂水天之色皆如藍恐又因杜老而失之者至王漁洋先生秦淮雜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是直謂水色矣未識於義何如此又作||未詳所本奔月姮娥王充論衡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姮娥竊食之以||是謂蟾蜍桂府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見一宮牓曰廣寒清虛之府投梭織女續齊諧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勞於機杼天帝憐其獨處許嫁牽牛遂廢織紝天帝怒責歸河東使一年一度銀河見卷二胡四娘又江總詩織女今夕渡||破涕為笑劉琨答盧諶書時復相與舉觴對膝|||孿生集韻、音淵說文一乳兩子也楊子東楚間凡人孿乳而復生謂之鷰孖秦晉閒謂之健子自關以東皆謂之孿生蕩婦古詩昔為倡家女今作蕩子婦窀穸見卷一葉生嗜痂南史劉邕傳邕性|食瘡|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貽邕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韓愈與馮宿論文書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者亦蒙為之||||即必以為||矣彼陵陽癡子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卞和陵陽見卷一葉生○連城見卷一王成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牀。著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牀下問之。瞠

商務印書館藏版

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著冠衣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卻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瀆。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爲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俘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爲猶子啟櫬去。今不在此。問女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百家。至一第宅。朱叩扉。即有媼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爲。曰。煩達娘子。阿舅至。媼旋反。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茅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妗姑。生曰。俱各無恙。但荊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爲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沈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媼曰。公

子曩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爲政。方此意慊。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斂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且晚與兒還往。生睨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冷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也。口角留情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天下無雙。舅倘不以糞壤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才作鬼媒又求鬼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銜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卽勞垂顧。遂攜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撝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箑。意甚忻適。纔至戶庭。望塵卽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

[illegible]致聘則不[illegible]成禮果致[illegible]又決無是[illegible]且朱代致[illegible]遲而復者

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臥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爲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偕也。朱乃導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嫗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爲禮。當卽脫邊幅。乃命畫青衣。置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爲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旣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剄。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遶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縷金箱裏看。血腥猶染舊羅裙。天將明。卽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來宵往。嬖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爲名。生聞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

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淒然而出。忉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扣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鬟蓬鬆。驚來省問。生怊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妗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汍瀾。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纍纍。竟迷村路。歎恨而返。展視羅襪。著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宅。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邱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復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湮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草沈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古有忠臣孝子。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鬲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寃乎哉。

生被株連死成梓里以慧麗女子賫恨重泉游魂異域雖復陽臺雲作畫閣春生而露冷楓林血腥羅裙人鬼異類豈能白頭相守哉獨惜其既託收骨欲得所依

徙歎蓬遊遂忘墓表豈白楊風雨可辨孤墳羅襪塵灰堪埋墓側哉忘問誌表生固多疎而夜往路迷不可謂非鬼之無靈也況稷門再至冀有所遇此情實可以告卿既獨行於邱墓間何難再示以埋香之所乃色作怒而舉袖自障女學士毋乃不恕乎

于七 順治十八年秋棲霞于七倡亂據鉅嵎山發禁旅勦除之始平 俘 見前劉海石 稷下 史記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注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門之下也○按晉城南門亦名稷門見定公五年左傳注 暴客 見前小二 寒暄 見卷二鳳陽士人 異物 見卷二嬰甯

無惜齒牙餘惠 南史謝朓好奬予人才會稽孔闓有才華未貴時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薦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

猶子 見卷五大力將軍 櫬 見卷二嬰甯 金諾 見卷二阿寶 玉趾 左傳僖二十六年寡君聞君親舉｜｜將辱於敝邑使大臣犒執事 村落 見卷二鳳陽士人 妗 見卷一賈兒 無恙 見卷二珠兒 青衣 見卷一瞳人語 亦窮波斯 未詳○杜氏通典波斯國在達曷水之西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南史夷貊傳波斯國有琥珀瑪瑙珍珠等國內不以爲珍其人多賈以殖貨之窮富爲品位之高下 蝸廬 見卷二聶小倩 女學士 陳書後主選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 齒冷 宋史樂預傳人笑褚公至今｜｜ 無長物 見卷五續黃粱 禽儀 見卷二阿寶 箠 見卷五續黃粱

贅 見卷二蓮香 龍鍾 見卷二聶小倩 邊幅 見卷三魯公女 陽臺作雲 見卷五狐諧 鏤金箱 太原妓贈歐陽詹詩自從別後病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 汍瀾 見卷三香玉 申旦 宋玉九辨獨｜｜而不寐兮注夜坐視瞻而終明也 稷門 見前稷下注 香草沈羅 王逸離騷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史記屈原傳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於是

有丈夫氣者不必髯如戟狐之所謂丈夫氣者自別有所指也此氣無則腐之矣一笑

聯雅而趣笑煞名士眞是可人

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東山佩玦左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佩之金玦狐突歎曰佩以金玦棄其衷也

●●狐聯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尙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爲白。況牀第間瑣事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曰。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爲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已巳連蹤。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長山李司寇言之。

焦石虹先生名毓瑞字輯五順治丁亥進士官戶部左侍郎 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孔叢子子高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南史褚彥回傳山陰公主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公主曰丨鬚丨丨丨丨丨丨 牀第見卷二俠女 名下士見卷三苗生 名士見卷二阿寶 長山李司寇名化熙字五紘明崇禎甲戌進士官刑部尙書

聊齋志異評註卷六終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小說

俄國立憲史 演義

二冊 五角

書敘日俄戰後。俄政府下詔立憲。然實際不過欺飾一時。經人民每次要求。始允召集國會。既又任意解散。卒之官僚權重。議員伴食。且隱設偵探。肆行殺戮。於是黨人亦偏設機關。以暗殺爲對付。敘述當日情狀。宛然如見。

左公平回記

二冊 五角

是書敘左公平回事。本當時事實。演爲章回小說。粉飾裝點。妙緒泉湧。中敘用兵之神。設計之巧。爲古來名將所罕覯。文字略似三國演義。其敘與俄國劃疆。亦能爲掌故家之談助。

黃海風濤

一冊 一角

辛亥革命之舉。開中國亘古搠局。鄉僻中每有如桃源漁父。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書卽敘述一海濱老翁。由頑固而入於開通之事實。其開通也。經歷外界種種感觸。而終得內助於其妻。文筆極曲折。且饒興趣。

蠆尾毒

三冊 五角半

書中敘述一劣紳。恃勢專橫。淫凶無度。恃官廳以壓制鄉愚。藉辦學以把持公款。種種非法。惹起風潮。雀鼠之憤。遽使傾家。眦睚之怨。誣以革黨。讀之令人髮指。著者蓋目擊過渡時代之黑暗。所以爲此。亦清末社會史之一種也。

代售處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聊齋志異評註

4.

4

翩翩

瘡痾餘生竟遇僊
仙人風度
信翩翩他年鼓棹重
相訪洞在
白雲何處邊




促織
莎雞遠貢
九重天責
有常供例不
蠲何物
寵兒偏致
富生〻
死〻亦
堪憐


向杲
利鏃驚魂返
故吾南面宰官嗤
誕妄可曾知


鴿異
撮口何人作異觳
連翩雙鴿鬪
飛鳴雁門食雁
真堪笑不
潛珍翁付鼎
烹

聊齋志異評註卷七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翩翩

羅子浮汾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爲國子左廂。富有金繒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爲匪人誘去作狹邪遊。（生邪）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入惑）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沉淪）居娼家半年。牀頭金盡。大爲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遽絕之。無何瘡創潰臭。（業果）沾染牀席。逐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遙避。（墮落）自恐死異域。（恐怖）丐食西行日三四十里。（苦惱）漸至汾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顏入里門。（愧悔）尙趑趄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山中。（生緣）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善境）命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洗心）又

商務印書館藏版

[illegible]得秋葉[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郎使其[illegible]息[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俱佳[illegible]谷[illegible]萬斛

開幛拂寢褥促曰請即眠當爲郎作袴定念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安處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眞者非實非虛室隅一罌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不增不減數日創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借醒生云聊以報德題意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既能猛省即歡喜地豈夢夢者所得妄想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西南得朋旁解皆利西南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哉再案三案爲離爲兌跟上西南二字那弗將來曰方嗚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誤落案下俯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怳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一有妄心即生幻境旣不定靜如何能安危坐移時轉定漸變如故即復竊幸二女之弗見也不自愼獨念慮終不能盡淨所謂天人交戰理欲關頭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至此才是眞定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

拾雲爲裳以葉寫書於人何求於己何歎

扣釵作歌謂意亦翩翩可喜惟其不羨乃能喜歡惟能喜歡乃能加餐飯也彼不知足者徒取辱耳

端好（人之視己）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跡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還欲時似欲來引我窒欲者以我去禁欲）花城既去懼貽誚責女卒晤對如平時（能改即止）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拾落葉蓄旨御冬顧生肅縮乃持襆掇拾洞口白雲爲絮複衣著之温燠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心不外放視一切如浮雲未來不逆過去不留當前不泥太虛之中一任白雲之出與盡無一毫拖累自然輕鬆有十分生趣自然快樂）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爲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爲姻好生每以叔老爲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此以下寫漸入自然之境）女曰此兒福相放教入塵寰無憂不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讌集翩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爲君行酒勸君加餐（無畔援無歆羨天倫至樂隨地而安茅屋菜羹太和頤養不可爲外人道）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貴富中人可攜去我不誤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母慰之

人當洗濯自新之後從前所爲眞有不堪回首者安得不零涕

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翦葉爲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娟已死忽攜住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幄誹謔狎褻生雛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中無跡可尋睹其景況眞劉阮返棹時矣

此篇亦寓言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祀上帝浮蕩子能翩然自反則瘡潰可濯氣質一新葉可餐雲可衣隨在皆自得無處非仙境也顧或塵心未淨俗骨未剜眷戀花城復生妄想則敗絮濃穢故我依然薄倖兒欲跳跡入雲霄去便直得寒凍殺矣佳兒佳婦幸得之翩反自新之時果能教以義方不誤其生平又何必羡貴官羡綺紈哉

狹邪遊 摭言杜牧在揚州爲｜｜｜無虛夕牛僧孺爲淮南節度潛遣卒護之 僑寓 見卷二聶小倩 牀頭金盡 李白詩｜｜｜｜黃｜壯士無顏色 冷

齒 見卷六公孫九娘 敗絮 見卷五續黃粱 下榻 見卷三三仙 武 見卷一陸判 懸鶉 見卷二張誠 薛姑子好夢幾時

做得 未詳○唐蔣防霍小玉傳有薛姑子好夢之句 瓦窰 詩小雅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傳瓦紡磚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堅瓠集無錫鄒光大連年生

女俱招翟永齡飲翟作詩云去歲相招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作詩上翟鄉光大令正原來是丨丨年

佳兒佳婦 唐褚遂良傳先帝執陛下手語臣曰丨丨丨丨今付卿

劉

阮返棹 神仙傳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遙望山上有桃樹子熟遂至其下噉數枚飢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復度山出山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見二人持杯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因邀至家東西壁各有絳羅帳帳角掛鈴上有金銀交錯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婢持桃子笑曰賀汝壻來酒酣作樂夜各就一帳宿留半年思歸女遂相送指示歸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鬬始作俑者此令也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流毒徧天下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爲人迂訥。遂爲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爲捕蟲而杖民民不如蟲矣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塡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

商務印書館藏版

使小民處處必須神助焉用爲民父母乎

心目耳力俱窮無可奈何只有兩腿供宰官追比而已

得之而可活性命保身家其慶賀也亦宜不謂上官竟皆受其恩陰則又非連城拱璧所得而擬矣

催科征役兒號女哭雖大

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脣吻翕闢。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內擲一紙出。卽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卽神亦憐之惟神乃憐之）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針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蟇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蟇入草間。躡跡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方以連城拱璧猶覺不倫）上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蟲死則父不能生母聞而面色灰死兒無復生理矣）兒涕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

不安至於茅舍無煙向隅默對聲吞氣斷不復以兒女爲念誰實使之然哉而儼然爲之父母者方且於宴歡之暇乘酣登堂嚴限追比小民至死將誰訴耶甚而鬻妻賣子以足其盈而卓異之贏大吏陳書綴馬之榮九重錫命悠悠蒼天民則何辜而忍使之至此況乃以嫡嚴微物甚於賦役之殃民乎幸逢盛世凡聲色狗馬嬉戲之弊取鑑前朝節戶役錢糧亦皆斟酌盡善有牧民之責者上存體國之心下盡保赤之道太平之福億萬斯年矣

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誰使之然此之謂民之父母爲宰有仁心者須常存此象於心目中）近撫之氣息惙然喜寘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爲念（不復以兒爲念兒不如蟲矣）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徨徬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狀物特工）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鬬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鬬盆小蟲伏不動（堅壁不動難於撼山）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鬣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齕敵領（大勇若怯驅敵之計敵人三鼓可以乘之矣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斬將搴旗如入無人之境）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草蟲何知而報主慰主可憐）成大喜

商務印書館藏版

洪金籠而上奏疏未知其何以措詞撫臣受上賞縣宰膺卓薦皆得諸赤子之身化促織亦可謂無愧矣

或是傳聞異詞但論其事不必求其時代可也

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有功不驕克免權奸之忌）成益驚喜。掇置籠中。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鬬。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方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撫軍第一功疏語必新奇）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語則必新奇宰之考語應是精明強幹徵促織動中機宜不遺餘力）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鬬。今始甦耳。（至此方點醒言之傷心）撫軍亦厚賚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爲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毒罵）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夫。

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

織物殄民至此耶抑傳聞異辭耶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里正 漢書韓延壽傳｜｜五注若今之鄉士也 游俠 荀悅漢紀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二曰游說三曰游行○前漢季布傳任俠有名師古曰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

居爲奇貨 見卷二酒友 紅女白婆 蘭若 見卷一畫壁 靑麻頭 見後靑字疑誤 捺以尖草不出以筒水

灌之始出 劉向促織志秋七八月間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乃｜｜｜｜灌｜｜｜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號紅麻頭白麻頭靑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七也其號之油利撻蟹殼靑棗核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靑沙紺色爲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螂形飛鈴爲一等皂鷄蝴蝶形香獅子爲一等 靑項金翅 見上

連城 見卷一王成 拱璧 見卷二珠兒 蟹白栗黃 促織志｜｜｜米飯食養也 向隅 見卷二姊妹易嫁 藁葬 見卷四丐僧 土

狗 見上 梅花翅 見上 蟹殼靑 見上 掩口胡盧而笑 闞子宋人得燕石以爲大寶周客見之｜｜｜｜｜｜ 木鷄 列子紀賓子爲周宣王養鬭鷄十日而問鷄可鬭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持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景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勝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若｜｜其德全矣 翹然

矜鳴以報主知 促織志勝者｜｜長鳴以報其主 蝴蝶 見上 螳螂 見上 油利撻 見上 靑絲額 見上 蹄躈 見卷四阿纖

一人飛昇仙及鷄犬 列仙傳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汞方俗傳安臨去餘藥器存庭中鷄犬舐之皆飛昇 三楊蹇

夏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以博學徵入翰林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楊○楊榮字勉仁建安人洪武末登進士第歷仕五朝官至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敏人稱東楊○楊溥字宏濟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人稱南楊○鄭仲夔清言正統間三楊柄國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之別文定部望每書南郡世遂稱曰南楊○蹇義字宜之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宣德中官少師贈太師諡忠定○夏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鄉貢生官至戶部尚書諡忠靖

商務印書館藏版

隱忿中結惟有刺殺之而已矣至計無所施乃忽身化爲虎齕仇人之首而咽之誠千古快心事也顧身已虎矣人而虎道士爲之虎而人道士未必能爲之也焦不射則虎不死虎不死則杲不生吾不奇道士之化杲爲虎而咽莊獨奇莊之聽焦射虎而活杲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爲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爲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竭貲聘波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嗾從人折箠笞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爲衛。杲無所施其計。然猶日伺之。此所謂誠心金石開也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强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溼。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爲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已尸臥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鳶。時時邏守

虎即我三字暢快之極讀之可令鬱悶者可療噎疾

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齕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斃杲在錯楚中恍若夢醒（人能虎咽仇人之首千古快事死而生借仇人之矢千古奇情）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蹇澀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牀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訟杲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非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爲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多矣使怨者常爲人恨不令暫作虎

割臂之盟（左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盟公）　地獄天堂（見卷四龍飛相公）　壯士志酬必不生返　指人髮（見卷三紅玉嬰甯注）

鴿異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蝶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百人俊千人英百里賢千里聖天地生才何國蔑有類而辨之擇而採之衆收並蓄授政任功喜起賡歌師師濟濟令人神遊帝世）鄒平張公子功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

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痺敗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鴿自詡。何嘗不可自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何嘗不聞風而來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人言何嘗虛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何嘗不盡能僕亦攜有一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況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鬭。每一撲。必作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鶩。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鼗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閒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歎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

門外漢語合人絕倒以極愛之物贈諸不愛之人我雖珠玉重之彼直鼎鑊殘之耳卽不至是亦[illegible]必果如我之保護也故交際之圖亦不可不懷

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閡中黑珠圓於椒粒啓其翼脅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尙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雞沖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抱鴿駭歎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何嘗非拔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何嘗不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何嘗肯輕以予人〕有父執某公爲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初念何嘗不是〕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轉念錯矣天下豈有中心主愛之端而肯迫於勢利乎〕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肉食者眞實語〕張大驚曰此非常鴿乃俗所言靼韃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臭味差池有何異處〕張悼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到底非眞愛非眞能愛託之者亦自誤也〕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今率兒輩去矣〔惜乎去之不早〕言已化爲鴿所養白鴿皆從之飛鳴逕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誠然也葉公之好龍則眞龍入室而况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鴿異何爲而作也凡聖主之得賢臣志士之遇良友推而至於烈士之劒世家之書善書者之遺蹟善畫者之藏幀及金石珍玩之物眞知之故好之眞好之故求之求而得之則養之保之防護而愛惜之心盡矣能事畢矣以此自謝可無愧矣顧或既拔其尤且以其彙亦知寶貴不輕示人而乃勢利熏心貪緣枉己遂致剜心割肉抵玉投珠豈知好龍者非眞獻璞者莫辨贈之者頗有德色受之者視若尋常僅堪一臠之供誰識千金之重不特聞風者半途返駕絕跡不前即其已至者亦必各傷其類相率而遠去矣豈獨鴿爲然哉

晉有坤星（以下數條俱見鴿子經詳補註） 魯有鶴秀 黔有腋蝶 梁有翻跳 越有諸尖 靴頭點子 太白 黑石 夫婦雀 花狗眼 療以粉草 投以鹽顆 夜遊武（見卷一陸判） 觔斗（朱子詩只麼虛空扛一一） 望洋（莊子秋水篇河伯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始旋其面目一一向若而歎曰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父執（見卷三申氏） 割愛（見卷三石清虛） 德色（見卷四恆娘評註） 靼韃 明珠暗投（鄒陽獄中書一一月之一一夜光之璧以一一人於道上無不按劍相眄）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葉公之好龍則眞龍入室中子||子高之||也雖文畫之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阿堵世說王夷甫嘗嫉其妻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妻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中物〇天祿識餘晉人云||猶唐人云若箇今日者箇也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中謝安嘲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輩是也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可笑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苛屢梗父命另有業緣自不可強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攜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當八九歲兩小無猜既有業緣自然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業緣相牽自必復遇豔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業緣雖割自必相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己巾不易巾不足以送業緣僞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匿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心中擄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嗌不容粒不憂悶不足以求業緣母大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儈

無賴者比我請過於其家倘其女可偶也郎亦何害高諸之母託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不歡悅不足以成業緣）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爲笑（不愛矣不足以了業緣）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歡（業緣成業報起矣）而樊善怒反眼若不相識（業報之根）辭舌嘲啁常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以愛生畏以忍致畏業報之基）翁媼稍有所聞心不善也潛責其子爲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撻逐出戶闔其扉生嚅嚅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以業報故自必撻逐自必闔扉自必若仇自必長跪自必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抵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逸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惆楚（業報未了自必惆楚）樊乃沽酒款壻酬勸甚殷無何日暮堅留止宿埽別榻使夫婦並寢既曙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子樊言壻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之知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彼愛之以業緣而不能不愛也我何仇以業緣而不敢相仇也）樊既去高呼子而罵

每見畏內耆甘心受虐跬步弗離一似業此不疲者而反復求之不得其故今乃知爲業也業在則不能不愛父母仇之不得也業在則不能不樂顛扑而之不思也眞可畏哉

生但俛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爲兒女任過不如各有門戶卽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嫗竊慰未幾女漸肆（業報未了自必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芒芒然如鳥雀之被鸇毆者（形容絕倒）翁嫗方怪問女已橫撻追入（業在而父母不能此）竟卽翁側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略不顧瞻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逐子曰我惟避囂故析爾爾固樂此又焉逃乎（避囂而析爾以業報而終不能或避也樂此而爲逃以業報而乃不得不樂也）■生被逐徙倚殊無所歸高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食之又召樊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業在而翁嫗不能勸）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媼相繼而死女恨之亦不臨弔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校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凄寂暗以金啗媒媼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詣齋嫚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媼自齋中出適爲所遭爭呼之媼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媼曰明告所遭或可宥免若猶隱祕撮毛盡矣（胭脂虎威足以攝人）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勾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笥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得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

滔滔皆是我亦不能爲若讀解人家男子二句無情無理至情至理一笑與上同一議論同一情理奇極妙極

一照鬼臉兩股受鍼介介獨戀是耳窮形畫態情境逼真但不識先生從何處見來以閫威自鳴得意皆從人家男子四字中來

姑從寬恕。媼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胭脂虎有濟惡之才）挽臂捉坐。具道飢渴。女嘿不語。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覲仙容。介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覿面而不識也。躬自捉火一照。則江城也。（仙容何如覿面曾相識未）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跪觳觫。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臥以下牀。醒則數罵之。生已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懾不能爲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形容絕倒）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爲人狡黠善辯。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妒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閫威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以五十步笑百步）曰。天下事顧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與僕等者。惑不滋甚哉。（果爾則君之畏有其過之無不及也）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狀兇。躧屣欲走。杖起。已中腰膂。三杖三蹶。而不能起。悞中顱。血流如瀋。二姊去。蹣跚而歸。妻驚問。迕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

友朋讌會好以閨閣相謔者須提防巴豆湯

此不有前世因

楚耶（人家夫子入人家私物也豈容他人撻楚）更短袖裳懷木杵攜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脣缺遺矢溲便女既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愬於高生趨出極意温䘏葛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虧苦反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此等男子不受人家教訓不爲人家忠孝眞宜打煞）疾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謔頗涉狎褻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能堪奄奄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菉豆湯已儲以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酤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託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席興辭羣曳之曰閫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不可以此例胭脂虎）因相矢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東雲鬟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辭吐氣備極風雅舉坐若狂而芳蘭尤屬意生屢以色授爲衆所覺故曳兩人連肩坐芳蘭把生手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

商務印書館藏版

如此委瑣齷齪闒茸不堪之人亦三綱五常中之罪人也降爲青衣乃不玷污庠序聽來可怕

蓮華經云菩薩於怖畏急難中能以無畏施於衆生

上胭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反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都不知誰何惟生顏色慘變（不圖圖中耳目長亦聽睹而至於此）不遑告別匆匆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卽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益禁錮之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誤講降爲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翦翦腹間肉互補之（兩腹不相偎兩肉竟相合）釋縛令其自東月餘補處竟合爲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餅抛塵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種種母以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既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尙所養長生鼠公子前身爲士人偶游其寺悞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感遵其教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茁髮出憨態引眺千人共指不爲怪翁姑共恥之然不能禁腹誹而已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牀翹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爲弗覺也者踰時僧敷衍將畢索淸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眞咄鼠子縮頭去勿使貓

故號之爲施無畏者而至無畏燕於畏內之人大慈悲振海潮普度諸苦厄十方諸國無不在慈雲法雨中矣

非另換一副心腸另換一副面孔不自知其非人爲能知其何心

何遽爲此喜今朝而悲往昔口吻畢眞

善居積是鼠子本來伎倆

聊以償前此之鞭扑耳掌中宿字今日乃醒但不知決時猶思痛否

兒尋宣已吸水噀射女面粉黛淫淫上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癡坐嗒然若喪終日不食掃榻遽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卻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赦書已下關辟鄉不必如犴狴中人也）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爲人乃以手撫生體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輒以爪甲自掐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灑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爲都如隔世妾向時得勿非人耶（非人也其鼠也）有夫妻而不能歡有姑嫜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似是兩世人豈但十年別）昧爽即起摺衣斂器婢攜簏躬襆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出駭問告以意母遲回有難色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遽爲此生爲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厮僕爲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覥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媼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女每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

商務印書館藏版

其籍云。余於浙紹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耶。

前世因今生報。父子夫婦之間多有之。所不同者善惡之分耳。無因則無報。無因者雖求之而不能得。有報者亦麾之而不能去也。高固梗父命而選擇良苛者。乃於江城兩小則無猜。既長則依戀。紅巾暗易。金帛要盟。美滿夫妻。不可謂非天從人願矣。乃怒自驕生。畏由愛伏。始而閉門不內。繼且屈膝無靈。牴牾並及於翁姑。詬誶復加於父母。蘭麝鄉直同犴狴。鴛鳳侶竟似鷹鸇。本是愛緣。偏成嗔業。非菩薩示夢。不幾謂胭脂虎之無因。而前柴痔兒之悶自樂此哉。一盂水灑。並蒂蓮開。鼠子縮頭。夜叉革面。然後知人生業果。更無可逃。即鼠雀之微。亦不可結惡緣。而使相仇於隔世也。況其大焉者乎。

兩小無猜（李白長干行同居長干里｜｜｜｜嫌｜）嗌不容粒（穀梁傳昭十九年）黑帝祠（見卷一畫皮青帝廟註）反眼若不相識（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一旦臨小患雖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牴牾（前漢司馬遷傳或有｜｜註下觸謂之｜斜觸謂之｜）膝行（見卷一畫皮）勾欄（見卷

雖知畫餅然一覽今之似此者何多也

三陳雲棲 夜度娘 古今樂錄｜｜｜倚歌也辭云夜來冒霜雪晨去履風波雖得敘微情奈儂身苦何 介介 見卷一青鳳 批頰 見卷三曾友于 犴狴 揚子｜｜使人多禮乎註｜｜牢獄也詳見卷一成仙○狴一作狴 獄吏之尊 史記人有上書告周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也 顧影 後漢書匈奴傳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裴回竦動左右又晉書何晏傳分白不去手行步自｜｜ 躧屣 見卷五辛十四娘 蹣跚 蘇轍詩侵尋風痺兩足跛｜｜註｜｜跛行貌 胭脂虎 清碓類書陸慎言妻沈慘姣妒吏民號曰｜｜｜ 小選 見卷一狐嫁女 漏 見卷一妖術 文宗 見卷一考城隍 降爲青 學政全書國初時各省設立學道定歲科試秀才至三等而止歲試則分爲六等文理平通者一等亦通者二等平常者三等有疵者四等荒謬者五等不通者六等一等補廩二等幫增三等回家四等戒飭五等廩降爲增增降爲附附降｜｜青降爲社社生黜爲民六等廩降爲附增｜｜附降爲社青社皆黜爲民 長生鼠 未詳○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也 觀音咒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云云 鉦 見卷四晚霞 腹誹 見卷三樂仲史記非作誹 嗒然若喪 見卷一葉生 丹詔 揭徯斯紫宸｜｜出甲第五雲垂 菩薩 見卷一瞳人語 巨萬 見卷四白秋練 觀自在 見卷一瞳人語菩薩註 大千世界 華嚴經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繞之名曰小千世界有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繞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一大鐵圍山繞之名曰｜｜｜｜註｜｜｜｜者一萬小世界也

八大王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字。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鼈者負其責。不能償。得鼈輒獻之。一日獻巨鼈。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壻家歸。至恆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顚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寗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逕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曾見醉人

無賴之行狂顛故犯鼈固酒徒之祖也鼈而自抉其根凡欲託於鼈者可勿作鼈歟人

暮年潦倒故態復作而自家亦不解者吾亦嘗見其人矣安所得藥石之言而使之戒杯中物也

無行不可謂人擬之以鬼而復不類至今乃傳其眞矣生益不耐力解莫能脫問汝何名嚶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爲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撾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爲歡踉蹡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詢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歡飲八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縈擾僞醉求寢八王已喩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憶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酒徒無有不畏長者可知雖是無賴亦因人而施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王曰老夫爲令尹時沈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反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凡醉者半激於氣憤潦倒而自不解者尤多使終身不戒毋乃有愧此鼈傾談間遠鐘已動八王起捉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

爪掐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漫墳起類痰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八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渺。惟一巨鼈。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鼈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卽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鈕。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也。此鏡也人皆以爲寶余則以爲殃將爲用此其以買害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輿照之而歸。設寘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爲妻所洩。聞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賂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之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因命中貴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甯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鴆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辭意

不免鏡中留影。誅之不可謂過也。幸三主賢。謂窺我如買我。而鏡臺一獻。姊妹偕歸。否則即身能倖免。而糟糠之妻已爲泉下鬼矣。

財物過多。耗人精血。損人壽命。此亦藥石之言。

醒不如人。醉不如鼈。哀哉夫已氏。

鼈鑑二字新奇可寶。夫酒之爲酒。非以爲患也。

酒以人傳。從來僅見。人以酒醜操古如甚。非酒之果能醜人。彼自醜而果酒亦醜耳。果爾亦不過爲名教中之罪人一。

温惻妃悅之。使參主。主亦悅之。訂爲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賚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嬪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如鼈。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鼈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鼈不過人遠哉。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鼈矣。古人有龜鑑。盍以爲鼈鑑乎。乃作酒人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爲酒。其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歡。以合巹而成偶。或以爲釣詩鈎。又以爲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鍤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䍦。彭澤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爲有神。井底臥乘船之士。糟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鼈囚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雨宵雪夜。月旦

酒之微亦較錫錄一席之近竟同秦越非以合歡直有[illegible]譬耳殺賊耳既酖人而又酖已耳殊不可解其嘅鬼其形賊其音大其狀四其象戶願生生世世目不見之耳不聞之罪名的當聊示薄戀

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沈。細批薄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謔則飛花粲齒。高吟則戛玉敲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眞。果爾。卽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瞋。爾乃嘈雜不韻。俚辭並進。坐起讙譁。呶呶成陣。涓滴忿爭。勢將投刃。伸頸攢眉。引杯若鴆。傾瀋碎觥。拂燈滅燼。綠醑葡萄。狼籍不斬。病葉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吶吶呢呢。吶吶呢呢座中一羣餓鬼猶譏主客。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爲甚。甚有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礫。鬅鬙袒兩背。躍雙趺。塵蒙蒙兮滿面。哇浪浪兮沾裾。口狺狺兮亂吠。髮蓬蓬兮若奴。其籲地而呼天也。如李郞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爲之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罵於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瞑。此名酒凶。不可救拯。惟有一術。可以解酩。厥術維何。祗須一梃。縶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臂。勿傷其項。捶至百餘。豁然頓醒。

貴介 見卷四瑞雲 恆河 彌陀經疏鈔||在西域無熱河側詳見卷十一鳳仙 唐突 見卷五夜叉國 治具 見卷一陸判 洮水 水經注||出洮陽縣西南大山下 沉湎 書泰誓||冒色注||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 就木 見卷三魯公女 潦倒 見卷二聶小倩龍鍾注 橫飛 朱子詩清秋雕

鴞上萬里看｜｜如願博物志廬陵歐明爲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投湖中後忽一吏來候云清洪君感君有禮特相請明甚怖吏曰無怖若有所贈君勿取也但求｜｜耳明

既見乃求｜｜清洪君以婢與之既歸所求輒得家致巨萬 火齊木難｜｜見卷四五通〇廣志莫難珠｜｜其色黃出東國又名｜｜ 肅府明史肅莊王模太祖第十四子

洪武十一年封漢王二十五年改封肅王二十六年就藩甘州 崆峒唐書地理志｜｜山在岷州溢溶縣雍州錄今平涼府西郎｜｜山有廣成子宮 中貴人前漢李廣傳上

使爲｜｜從廣注｜｜｜內臣之幸幸者也 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宏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召宏謂曰諺云

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帝顧謂曰事不諧矣 將鴆之見卷四葛巾 藥石見卷一勞山道士 杯中物晉書吳衎好飲

後因辭詔權貴遂戒飲阮宣以拳毆其首曰看看老逼凝漢忍斷｜｜｜耶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 酒狂前漢蓋寬饒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丞相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

爲也 夫己氏見卷四珊瑚 龜鑑宋書包拯傳拯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列上富魏鄭公三疏錄置之座右以爲｜｜又劉賁策上聖之｜｜ 合巹見卷一嬌娜

釣詩鉤掃愁帚蘇軾詩應呼｜｜｜｜亦號｜｜｜｜ 麴生開元傳信記葉法善有道術一日朝士滿座忽有人稱麴秀才少年秀美談論不凡法善以劍擊之化爲瓶榼

中有美酒共飲之曰｜｜風味不可忘也 金蘭友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〇唐馮贄雲仙雜記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爲｜｜簿

醉鄉唐王績字無功號五斗先生作杜康廟碑｜｜記備言酒德 逋逃藪書武成爲天下｜｜主萃淵｜注言爲天下｜｜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也 糟

邱見卷三酒友 鴟夷漢書游俠傳楊雄作酒箴云｜｜滑稽腹如大壺注｜｜革囊以盛酒即今之酒縢也 齊臣遂能一石史記淳于髡傳髡曰日暮酒闌

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能飲一石 學士亦稱五斗杜甫八仙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

驚四筵又王績飲酒五斗著五斗先生傳 落帽之孟嘉晉書孟嘉傳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參佐畢集俱著戎服有風至嘉帽墮落而不知覺 荷鍤之

伯倫晉書劉伶字伯倫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而隨之曰死便埋我 山公倒其接䍦世說山簡鎭山陽時習氏有佳園池時至酣飲名曰高陽池時有爲

歌曰山公時一醉逕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後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䍠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彊僴之愛將幷州人也 彭澤漉以葛巾 沈約宋書陶潛在家

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著値鄰家招飲酒有滓即脫頭巾漉之 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 世說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籍與王安

豐嘗從婦飲酒既醉眠其婦側夫始疑之伺察無他意 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爲有神 唐國史補張旭善草書性好飲酒醉後以頭濡墨水中索

筆揮毫變化窮若有神助 井底臥乘船之士 杜甫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注抱朴子余從祖仙公每醉輒入淵底 糟邊縛珥

玉之臣 晉書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釀熟卓夜至｜｜盜飲爲掌酒者所｜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 驚囚 見卷六小二 履舄交錯 見前一石注 細批

薄抹 韻府蘇軾曰家貧無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蓋禪宗有薄批明月細抹清風之句○但按仍宜作薄批細抹 低唱淺斟 ○宋史學士陶穀得党太尉侍姬取雪水煎茶曰党

家應不識此姬曰彼粗人但能銷金帳下飲羊羔酒淺斟低唱爾陶慚之○國憲家猷燈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太師○詞話柳耆卿嘗有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

時人語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用浮名 飛花粲齒 山堂肆考李白每與人談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間號粲花論 戞玉敲金 韓愈代張籍書未必不知

吹竹彈絲敲金戞石也又誦友詩一詩敲金戞玉千餘篇膾呑炙嚼人口傳○敲一作鏗 名教所不瞋 世說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綠醑葡萄 飲食標題酒之美者曰醑白居易詩黃醅｜｜迎冬熟絳帳紅爐逐夜開○史記大宛有｜｜酒 狼籍 見卷一畫皮 觴政

見自志浮白注 病葉狂花 醉鄉記飲流謂睡者爲｜｜睚眦者爲｜｜ 狂藥 晉書裴楷傳長水校尉孫季舒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表免之楷曰足下飲人｜｜責人正

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努石稜磔鬢鬚 世說劉惔謂桓溫眉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注蝟攢毛外刺磔裂也○按鬢音傳亂貌 狺狺 楚辭猛犬｜｜而迎吠兮 李

郎嘔其肝臟 見卷一業生 蘇相裂於牛車 史記齊大夫使人刺蘇秦齊王求賊不得秦曰車裂秦以狗於市則賊必得矣 舌底生蓮

燈前取影 蘇軾題吳道子畫後云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往順來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古今一人而已 父執 見卷四申氏 灌

商務印書館藏版

既爲親愛而卽以其所親愛者致之死而人不知不特妻妾之間有之也人臣竊權固寵嫉賢忌能其主英明未有不用此術者

金不惟有奇妒心且有奇妒才家有此妒驕脂虎郎有萬斛明珠恨勿置小星以飽其腹也

夫史記｜｜傳｜｜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武安侯田蚡召長史劾｜｜罵坐不敬

邵女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有奇妒。不育則不應妒乃惟不育者偏妒愈妒則愈不育愈不育愈不肯自信爲不育自安於不育生妒心增妒才生之增之不已則愈出愈奇矣妒之害已不可勝言況於奇乎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度。金卑辭莊禮。爲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柴。柴辭以醉。金華妝妒者無不華妝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卽醉。請一琖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悞殺婢子。今甚悔之。妒者無不甘辭妒者無不口悔何便讐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妒者無不口許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妒者只求如此由此敬愛如初。金便呼媒媪來。囑爲物色佳媵。而陰使遷延勿報。己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爲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釧。任其所取。臙脂虎爲笑面虎妒婦津成普渡津此之謂奇然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繼以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爲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此爲更奇往往自爲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彎。髮少亂。則批兩

柴何見事之晚也然當其時誠未易悟其奸矣蓋陽惡易防陰惡難防也

此一段文字得力全在故與邵妻絮語一句蓋使入門而告以本意則千金爲聘之言如何出口失尺得丈之言又如何出口須看其死中求活只故作閑談先從高一層說起使之自口道出又復

煩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凡有機心者終不能忍偏要自家說出）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闥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豔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此時已用冰鑑書）知爲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昏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媼利其金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故閒話妙）睹女驚贊（如不知有女者妙）曰好個美姑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數得（極力一揚妙）又問壻家阿誰（故問壻家妙）邵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偏說王侯作壻更匪夷所思）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正爲要逼出此句來）我家小孽冤翻覆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怨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爲聘（再一揚然後以大笑事跌入即對付讀書種子句順便說出千金以熏之）此非餓鴟作天鵝想耶（偏一

商務印書館藏版

借爲笑談若有意若無意衝口而出卽便撇開然後揣其微哂之意順手代說出作難其本心至見其復笑不言乃極力熏動却從自家身上對面烘襯而出抑揚頓挫不卽不離使人入其彀中而不覺此等筆墨乃濫觴於戰國策者

不爲嘉耦之讎而爲怨耦之仇積折磨以求福壽薄

抑匪夷所思 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計校若在別个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爲矣邵妻復笑不言媼撫掌曰果爾則爲老身計亦左也曰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閽者呵叱及之矣 因其未答而卽代白其意中難說之言復以別人動之已迎刃而解矣復笑不言意已動矣又以自家從對面再形容襯托直熏動到十分並不爲彼打算一何處是打算到萬分有益無損已舌底生蓮辭令最妙品 邵妻沈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爲賤媵則就之但恐爲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覥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況自顧命薄若得嘉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 自知薄命乃能安命自知薄福乃能造福古來享福皆自折磨來 前見柴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興者媼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卽置千金備輿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 絕大識議皆自書中得來 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由何起 理固如此亦祇化之者何如耳 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爲賤婢摧折其分不然買日爲活何可長也柴以爲是終躊

命人能安命卽是造命女之議論非目極羣書者不能女之行爲非胸包全史者亦不能

大者不伏下數語至理名言惟能以身先之所以侃侃而談毫無忌諱

分在則然四字是中庸之要道知此則隨身所處無往不宜可以貴可以富可以賤可以貴可以常可以變泰然自得怨尤俱泯天地之道性命之功倫常之理不外乎是況乃夫婦自愧弗如者

躇而不敢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攜襆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伏脈胎虎第一要著）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柔）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下（剛）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此是伏脈胎虎奇兵）夫人若肯假以辭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卽命婢嫗爲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怛不已竊意羊入虎穴狼藉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柔）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爲諂（剛）何哉分在則然耳（能安分者能以分責人）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何歸爲柴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爲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伏脈胎虎第二法）然自愧弗如積慚成忌（此一轉是謂奇妒）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

商務印書館藏版

本體之明天眞之發見也積慚成忌者猶亡之深習染之難返也惟知其賢而自愧所以終久能自感悟惟積慚而又成忌益以見終能感之悟之者之眞不易易也

聞言大驚之後郎多疑多慮之人亦必以爲嫌郤盡釋交恨其言之不早而以私縱逆奴罪之偏能強辭專理眞所謂非常之悍不可以情理動者

屑。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眥。女懼。長跽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呶逐擊之。柴奮鞭反扑。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讐。柴禁女勿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搥牀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伏臙脂虎第三法 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直宿。女囑柴禁勿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婢驚懼。無所措辭。柴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聽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其罪有由且未成謀固宜開其生路 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却。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此一轉奇而又奇 柴以爲嫌郤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妻燒赤鐵烙女面。欲毀

知火盆而故踏之以洩造物之怒固是見得到處然使不能安心怒受則火愈撥而愈熾不且終身踏之乎忍待塡滿毋復再掘盡其在我成敗利鈍皆非所逆覩也士君子處不得意時當自顧命薄奉此言爲韋佩

日受其覆載而不知豈惟

其容婢媼皆爲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不恪以針刺脇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盆而故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爲天堂耶亦自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塡而復掘之也（薄命是干造化之怒安命是洩造化之怒不忍是觸造化之怒）遂以藥摻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若喜曰君今日宜爲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自靑衣詣嫡時早爲痛賀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到底不懈功行將滿矣）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略有愧悔之萌時時呼女共事辭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略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浸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此爲山掘井九仞時也更爲喫奇）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爲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鹽米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爲氣蠱以故醫脈之無不指爲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瀕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裹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何如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此二字感之者不自知受之者亦不知唯悔而泣者知之）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雖家政聽

商務印書館藏版

身同獨夫抑且行如蚍虺乃至令而亦有感泣時耶电以連肩留以連榻事必南食必偕愛固異和亦異也至調視而若奉其母非決肌淪髓纏肺銘心而能若是乎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必賢如郜女而後可爲此言也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易曰信及豚魚觀於郜女益信

一烙二十三鍼一絲不饒醫乎此則當事饒人臨時縮手亦是自身上討便宜虛

子。而。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爲。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異。常。情。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强。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妹。無。其。和。也。（洗心革面）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其。母。（前後兩人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至此益信）後。金。患。心。痗。痛起。則面目皆靑。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針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畫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鬼神原望人改過自新）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零數。（一毫不錯一絲不苟一點不讓）便。望。病。除。根。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爲。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略。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

眞饒舌其自言令人痛快然非實能醒悟必不肯以實告亦無從得夢以告也

秀慧絕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輿馬歸甯。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爲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妒。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傎乎。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卽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肩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僞解履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尙徘徊。一意欲去而不敢便去一不欲去而不能不叫去情態逼眞 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妒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略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痰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啟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略開。卽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此心至死不變故口略開卽呻吟而出 妒情可哂。

佛門僞海欲見佛由巍之者必曰除非是神仙來乃

初度見卷二蓮香　結髮見卷一陸判　金釵十二談苑白居易贈牛僧孺詩鍾乳三千兩｜｜｜｜行注十二行六藝耳齊眉比立爲釵十二　不汝瑕疵左傳僖七年予取予求予不汝瑕疵也　燭盡見跋禮曲禮燭不見跋注跋本也謂把處也　物色見卷一嬌娜　女紅見卷二嬰甯　授美錦使學製左傳襄三十一年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批頰見卷三曾友于　反目見卷四恆娘　內經帝王世紀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經術十八卷　灰心見卷一畫壁　昭陽院飛燕外傳飛燕特幸後宮居｜｜｜又進女弟合德帝大悅謂爲溫柔鄉　貴客楊訓詩開筵引｜｜｜謂壻也　撫掌蘇軾詩有知當解笑｜｜冠纓絕　閹者見卷六宮夢弼　燕巢於幕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之｜｜｜上　蒼頭見卷五狐諧　橫被口語前漢楊惲傳遂遭變故｜｜｜｜　狼藉見卷一畫皮　嫣笑見卷四瑞雲　孟光舉案後漢梁鴻傳梁鴻字伯鸞家貧尙節介勢家欲女之鴻並不娶同里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能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之曰願得如梁伯鸞者而後嫁之鴻聞而聘之字曰德耀名光適吳居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常人也○又鳳洲云案俗直爲几案案耳呂少衞語林少穎案乃古盌字故舉與齊眉　狡兔三窟戰國策馮煖謂孟嘗君曰｜｜有｜｜僅得免於死耳　反脣見卷三曾友于　裂眥見卷三紅玉　莫敢當夕見卷六青梅　直宿史記項羽紀直夜潰圍注直讀值當也　叵測見卷六庚娘　天堂見卷四龍飛相公　華陀後漢書｜｜字元化著青囊經　懺悔見卷一瞳人語　不亦僨乎穀梁傳文公之行事爲已｜矣○集韻｜音顯倒也　郎罷青箱雜記閩人呼子曰囝呼父曰｜｜顧況詩囝別｜｜心摧血下又見餕嘆｜｜正韻幾稱韻罷注｜｜晉郎罷而始爲父也

●●鞏仙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閽人不爲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

仙亦須門包而後得入斯無可奈何矣

以戲劇爲進身之階以獻女樂欲[illegible]死而[illegible]皆戲耳只有袖生一事是眞在逢者亦衹作一戲觀

者覆中貴。爲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景。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憑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聲。懼極大號。無何。數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端繫樓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詣。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綳自絕。去地乃不咫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尙秀才。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遇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爲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首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登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采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僞。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爲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伎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

天空地闊。獨往獨來。宮殿籓籠。那堪拘束。仙人固非無情。亦非不能忘情。惟能忘情。所以能爲不能忘情之事。故對俗人言。止曰或仙人然耳。果如不能忘情。而亦仙。則何處非仙。

偏是天下極難之事。必世外人成全之。故請仙人。能牽情而無無情之事。

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籓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夜中。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止宿。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爲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視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即復合。再搖之。齁聲作矣。推之。則應手而倒。酣臥如雷。彈其額。硬迕指。作鐵釜聲。作心如枯木句註解又是證據返以白王。王使刺以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牀下。若千斤石墮地者。旦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墜牀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坐臥時。按之。以爲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尚秀才家。恒終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臥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爲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寬如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弈。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

袖裏乾坤任其往復自由幾疑世外人尊爲離人思婦作合耳三案得男宗祧一線前此所以賄中貴而求見王者不可謂非此故也攜得公子至矣所藏舊衲留矣此時而欲死斯其所以仙也歟

坐凝想。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尙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蹤。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尙曰。袖裏乾坤眞箇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默然不言。捉惠哥去。尙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旣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尙審視。隱隱有字跡。細裁如蟻。蓋卽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尙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緊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煩與鞏仙謀。見妾三叉腰時。便一拯救。尙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線。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攜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尙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尙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尙未斷也。尙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門最忌。今爲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尙爲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尙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尙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尙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

欲死二字奇絕惟仙不死惟仙能死惟仙可死惟仙欲死其言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若爲其眞當死而言者其實未始非眞語也爲秀才延宗祕至此功成身去非數而何

袖裏乾坤從袖中黃金百兩來以此命名不忘其本

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臥。視之。已死。王具棺木禮葬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先告之也。遺衲用催產。應如響。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與之。既而剪領襟。罔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必有產厄。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尚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尚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頓首曰。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徧呼羣妓。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癡哉書生。十年前訂昏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緞。爲惠哥作妝。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璧返。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後尚子少殤。賴秀生承繼。益服羣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裏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眞有之耶。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袖中蟣蝨。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容人常

畢爲因緣湊合實亦意想所致故曰心不可妄動

往。老於是鄉可耳。

閨人（見卷三魯公女）中貴人（見前八大王）王母（杜光庭仙傳拾遺木父亦云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蓋青陽元氣也西王母亦云金母又云九靈太妙先以東華至眞之氣化生木公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男子得道者名隸木公女子得道者名隸金母漢時有小兒歌曰揖金母拜木公王母所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三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穆天子傳周穆王好神仙觴西｜｜於瑤池之上）董雙成許飛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降於帝宮令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鼓凌靈之簧○｜｜｜｜皆王母侍女也）無縫之衣（靈怪錄郭翰暑月見織女下降其衣｜｜問之曰天衣非針線爲也）天孫（史記天官書織女者｜帝｜也）

齁聲（見卷二小倩）塞鴻（見卷三香玉古押衙注）誰識蕭郎今又逢（全唐詩話崔郊有婢甚端麗善音律既貧鬻於連帥子頔家郊思慕不已婢因寒食來崔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崔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溼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公覩詩令召崔生命婢同歸）袖裏乾坤（見四遊記）臨蓐（見卷三竹青）綿薄（見卷一青鳳）衲（見卷一種梨）手談（見卷五連瑣）臨盆（見卷二俠女）璧返（見卷四青蛙神○朱竹垞云今世所稱返璧蓋左傳所謂受瓊而返璧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佳以秦始皇事擬之則不雅子朝與敬王戰投璧於河後二日津人得之於岸將賣之石也已敬王事定獻之復爲玉秦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以聞使御府視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桃源（見卷三王者）老於是鄉可耳（見卷三樂仲溫柔鄉注）

●●梅女

封雲亭。大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晝。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眞。再近之。儼

以所執盜而誣姦敗壞國法滅絕天理三百盜錢買却女命實却故一家矣

妙在後一層

每見爲束躬自愛可信無痴而恥獨負小人者未免情姦多口識者方共寬之乃以一事不護萬善俱隳身敗名裂爲天下笑前此之塌三江不覆矣曾子曰

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爲縊鬼。然以白晝壯膽。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諸之。遂滅。呼主人前問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偸入室。爲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三。百。誣。其。女。與。通。三百錢庇盜誣姦一縱一枉迴非尋常故以錢買官者必不可使受事以其先損子而必計其母也至計子母以爲官行同市儈心如寇盜其事尚可問耶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色充溢。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欲與歡。懣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爲。君。利。若。此。之。爲。則。生。前。之。垢。西。江。不。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言不飲。封曰。坐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諳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爲交線之戲。封從之。促膝戟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也。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線。卽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怠。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淸夢。封

三書鼻其勵士也曰死而後已其以此夫

比喻奇而有理

先伏一筆文氣如藕斷絲連

嫡室私僕使之當面出醜也至夭殂者亦變爲錢樹子典史烏角

從其請。女疊掌爲之輕按。自項及踵皆遍。手所經。骨若醉。旣而握指細擂。如以團絮相觸。狀體暢舒不可言。擂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則沈沈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午。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遶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云。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娼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鬼娼雖蕩而不肯盡道其世可知其入青樓亦有不得已者）但曰。郞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卽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剪燭共語。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啓而輒止。固詰之。終不肯言。欷歔而已。封強與爲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已出一醜尚不知改）繼娶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夭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

商務印書館藏版

帶綫兩次綠頭巾矣然被難者已奂愛好而甚悼慟者猶未之見也借靈鬼而使之自求使之自覩典史大怒投以巨梅讀者大快浮以大白爲鬼不貞以哀痛之情言之實堪發指豈知其爲父毋代哀冥司而然乎黑盡天下食鄙賊有三百錢便而翁且有不必三百而亦翁者郎以愛媳入青樓又惡足償償食償哉

歷十六寒暑[illegible][illegible]之以待

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諸爲之招鬼妓。日既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至。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椀。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某中顱。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爲鬼不貞。於姥乎何與。嫗怒曰。汝本江浙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爲官不廉。其妻必不貞。乃不貞者在鬼。而不廉者且居然以一官肆其貪鄙。可哀也哉。）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有三百錢。便而翁。則人盡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也耶。（償貪債者必入青樓。且爲愛媳。且爲父母之所代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言已。又擊某。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即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爲我顧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頭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文亦痛快之至）問何讎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爲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一伺聽。不意其讎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十八年有多少阿翁）妾冤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爲

竟赧然不知又添多少阿堵矣

大怨已伸惡氣已出妾乃今得請處囊中矣攜鬼囊求婚直是探囊取物

事之囊而示之媚固毛遂自當脫穎而出矣懸是含冤遷延[illegible]所[illegible]遇封之故實有慚於言者使非倩人自代不惟生前之垢西江難濯而寤後之羞亦北堂難見矣知其不可與處及其未決

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臥病耳。因𩑶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眞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對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勿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愼勿相喚。待合巹之夕。以囊挂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纔啟囊。女跳身已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脣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痗。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既退。倩媒致辭。展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爲禮。使兩婢扶曳歸室。羣婢既去。女解襟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寤。急掩襟。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展。岳慰之曰。癡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辯其不癡。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嫣然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爲略述梗概。展大喜。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壻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廝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闒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

商務印書館藏版

裂也而去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關革者悉足以語此

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奩貲貰馬焉。歸。後展招令歸甯。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梏亡盡矣。奪嘉耦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邱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愼。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紋。並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也。

烏角帶實費貲本得來。焉得不貪。但未見有如三百誣姦。毫無天良之至於此者

嘉耦入青樓。卒用暴死。當頭棒喝。挽回得多少貞婦。成全了多少善終

萍水 見卷四阿纖 嫣然 見卷二嬰甯 打馬 宋李清照｜｜賦｜｜爰興樗蒱遂廢實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〇按清照撰｜｜賦一卷用二十馬以上今世｜｜與樗蒱相類 戟指 見卷四瑞雲 按摩之術 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疏劉向扁鵲治趙太子尸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服神子術｜｜又唐書百官志太醫署掌醫療之法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鍼師三曰按摩師四曰呪禁師 漏 見卷一妖術 錢樹子三十貫索 樂府雜錄許子和吉州永新娼家女也既美且慧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〇三十貫未詳 烏角帶 典史帶用｜｜ 青樓 見卷二蓮香 投鼠之忌 漢書鄙諺曰欲｜｜而忌器近器尙憚況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鼠竄 見卷三紅玉 昭雪 見卷二珠兒 囅然 見卷一瞳人語 合巹 見卷一嬌娜 問名 見卷三陳雲棲 刺 見卷一葉生

迷路問路而適爲路所迷久留人間驚夢驚醒大道即在眼前耳修身處世皆當作如是觀

贊 見卷二蓮香　梗概 見卷三大男　不相能 見卷三曾友于　闒茸 司馬遷報任安書今已虧形爲掃除之吏在闒茸之中注闒茸猥賤也○呂忱字林闒茸不肖也　決裂 戰國策范雎曰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又史記蔡澤傳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貝邱 濟南志書曰臨濟古貝邱地有臨淄縣乃劉宋貝邱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鬨然曰。座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夫道若大路、然固當儒巾 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眞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眼前是道 即飛一觥來。此觥當名行觴 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汁。郭固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一觴。衆大贊曰。豪哉。眞吾友也。郭放達喜謔。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座起溲。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夜半。何得此也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鸜鵒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靑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爲修

才得出路又欲再入迷途耶不有良朋我知其爲黃鶴矣

此[illegible]却說阿英不來方有中間兩次在途問答言此文字挪展法也

鳥散二字是時點法

道一線。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靑。著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脊骨狼藉。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

杜鵑 本草｜｜出蜀中狀如雀鷂色慘黑口赤有小冠春暮則鳴鳴必北向

銅靑 本草生熟｜皆有｜卽是銅之精華大者卽空綠以次空靑

●●阿英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座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歡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曲。爲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靑小約未應乖。囑付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鳳頭鞋子。卽當來。吟罷。一座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鶻睛熒熒。其貌獰醜。衆譁曰。妖至矣。倉猝閧然。殆如鳥散。惟歌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强與支撐。丈夫吼怒。齕手斷指。就便嚼食。女

豈非毛遂乃曹邱生

兩珏而陳使其歸逃禮之遐而得其道者此而不許不得已而自而豎人詩之貴以背盟問其所處又禮之變而得與權者能言而以禮自處今人之有貪心者殊羞此鶗鷗

即踣地。若死。玉憐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關出。揮之。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指。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窺時。已隱爲弟[illegible]。因告以意。女曰。狠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當別爲賢仲圖之。詰其姓氏。答言秦氏。玉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襆被他所。曉而視之。則牀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託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一日偶游塗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昏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珏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聞。請言族閥。歸當述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以未稟兄命爲辭。女笑曰。騃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旣如此。妾陸氏。山東山望村。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面頸。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默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

商務印書館藏版

矜莊又嬌婉善言亦六暗映法

是謎而僞訣亦非人而實非非人是爲非人非非人

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問伯伯甘璧人焉置妾也玉驚喜曰甘璧人即我是也先人曩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苦招之玉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意玉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怏怏女微哂之玉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讐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戀戀者爲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爲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玉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爲父戲曰將以爲汝婦間慮鸚鵡乏食則呼玉云不將餌去餓死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即此也然玉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玉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爲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爲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爲亂近

撮土禦寇已分亂離之憂且於兵燹中勻鉛黃塗脂澤丹成換骨花種宜男妖乎仙乎目之以神抑何神乎

天下不可轉移之人必其爲非人之人而質美易爲力之人又已爲人中之人釋其回增其美詩書禮樂浹髓淪肌至生色根心粹面盎背可以爲人中之冕人可以爲人中之賢人可以爲人中之聖人

村里落半爲邱墟。玨大懼。挈家避難。山谷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玨近驗之。果英。玨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懼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玨訂之三四。始爲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爲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人視之。豔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爲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諺所云。非李。非柰。可笑人也。(翼孀婉善言)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途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

商務印書館藏版

天下事之強梁者必爲造物所忌其大者功名富貴其小者一衣一食一飲一啄取予之關皆有定分少有留餘則地步寬展矣快一時之私便巳宅到壹頭論

自東粵歸。出亂。乘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羣盜四合。繞莽尋之。殆遍。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卽所救鸚者也。後値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珏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珏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緣情已盡。強合之。恐爲造物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何如。此見道語。較之白衣嫗尤高一等珏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爲強寇所刦。隨口語便成戲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貓銜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號。羣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遶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珏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表表 韓愈祭柳子厚文。子之自著。表表愈偉。又舒芬與林泗洲書。林見秦王陽明。皆一代之表表者 **鳳頭** 見卷一嬌娜蓮鉤注 **勸駕** 見卷三香玉 **司李** 見卷一嬌嫌 **宜男** 風土記。宜男草也。妊婦佩之必生男 **無恙** 見卷一珠兒 **秦吉了** 爾雅翼。秦中有吉了鳥。毛羽黑。有兩耳如人耳而紅。○桂海虞衡志。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鸚鵡如兒女。吉了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廣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古城。去邕欽州。但隔交阯。疑卽吉了也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如此不貞之婦。改醮之罪小。貨產棄孤之罪大。摘耳戲項。故鬼別有神奇 有牛從嫂。年已六衮。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貲。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憯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貲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畧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眞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爲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替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欷歔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經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趨裝西歸。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入。頭如蓬葆。忠

商務印書館藏版

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齕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爲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子已十二又有產可以撫之乃不貞他適又復貨產入囊棄兩孤於膜外其死宜矣獨怪牛已病殂何又負販金陵而再成家室六七年間終惄然置家不問也待子言而後知豈主典肆者果非鬼乎藕曰非也又何以一晝夜而往還千里攜婦而入摘耳齕項婦鬼滅而牛亦委衣爲黑氣也然以千里之遙數年之久卒能正其棄兒之罪轉恨天下之鬼不如牛

醮見卷一陸判 六衾白居易詩已開第一一飽食仍安眠注十年爲一一按亦作袟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劵見卷四珊瑚 無恙見卷二珠兒 趨裝見卷一嬌娜 蓬葆見卷四恆娘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歲。尚不能辨伯叔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

有緣者自撫幼[illegible]以老僕司闈司欵禁子不合出戶睚目未經睹婦女也一日獨遊里巷睹豔麗者以問父詭語之曰鬼也及歸問兒今日之見何好對曰只好鬼所謂飲食男女人所大欲存焉與童子無知二語暗合

道士何來其月老耶其澗仙耶乃攫之鑱而致之穴牆耶非此不能得女非此不能愈母病非此不能致長生天之孝所以報純孝不可以常格律也

穴牆穿贓而不知非法不知畏懼至以賊呵之乃始出涕而道實情目以驗兒可也目以神童亦可也

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爲人父既隱立志不嫁（女慕道士立志不嫁遂引出道士來）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爲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劚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卽以斫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卽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略無隔閡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並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牖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略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醒拔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視爲霍生推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靦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既近美人則心志已遂不知非法何畏懼之有惟靦然不作一）

女固立志不嫁者也。俛首沈思意似不可二句藏多少議論。多少權衡。文有手寫本位而四面俱到者。此段寫生耶。寫女耶。即若小女意念乖絕。一評而贊之。於女不言亦不怒之後。此等顯妙處。吾急欲索解人。

斥媒一節事出意外文亦頓挫生姿

語乃童子羞惡之本眞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鑱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詡爲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沈思。意似不以爲可。已中道士切制之計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地。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衆人計議已在道士意中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鑱。共笑曰。騃兒。童猶不忘凶器耶。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媼拍頸曰。莫道他。騃若小。意念乖絕也。文筆玲瓏不可言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遍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媼。道士切制法其妙如此媼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恚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懵懵。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卻。又用返逼法俱在道士計中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道士切制法其妙如此其辭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至中寢。問猶願之否。生靦然不言。

詩為神投而留之且任鏹以去知緣有定而卽以此為媒妁也使人矢志不他亦示卽勿忘媒妁之意也年來佩之不去身亦可知矣人門擲地甘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女曰此寇盜物生曰勿忘媒妁道士曰匪寇昏媾

叟卽道士也知母得病之由導之使再用其鏹耳

亦以佳人辭以母病生時時有母在心道士亦時時

公笑曰。我當為子成之。卽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鏹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恆不去身。一鏹也女視之如寇盜生視之如媒妁道士視之則先寇盜後媒妁既媒妁又寇盜以寇盜為媒妁以媒妁為寇盜鏹也寇盜也媒妁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女為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懽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卽已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沈冥。兩足跛踦。步不能咫。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叟又來多事殆亦不忘凶器矣敲石取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作伐。此佳人承君作伐久矣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略進。數日尋瘳。乃

商務印書館藏版

有生在心矣奇娥行蹤雖詭其焉能逃

尋叟迷村實墮絕壁處處驚心駭汗却步步有老王在前指引不然荒臺一線何以小樹如欄而足傍洞口何來深處點光何來廊舍何來麗人何來宜青娥見之而驚曰郎何能來也

生不暇陳一句固是相見時眞情景然亦是彌縫之縫何也女問生何能來生不能說我自能來又不能說老王引我來也一纖撒肖邑爲巧極

女曰郎來仙緣有分翁曰壻來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肯久留

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踰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煙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線荒臺。墜臥其上。（此中有老王在）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著石。螬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老王指引來）生不暇陳。把手嗚㦬。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況。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霍郎來。翁驚起。握手略道平素。曰。壻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裀焉。生既退。曳女同寢。女卻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汚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對翁語雖然負氣却是當）

可知不能爲孝子仁人如何成仙作佛由恒佩之鑱鑿闢峭壁媒妁之功比前尤愈奇愈大

不如此待丈人又焉能得痴爲婦

旣知道士授凶器却不道是何處老王作汝鄉導將人纏混欲死

堂之鼓正之旗 正 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辭招女隨之啓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鑿石攻進且攻且罵此鑱前是強劫今是歪纏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爲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爲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蹤緒正憂惶無所聞子歸懽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跡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噪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

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闃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為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居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蹟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迹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此篇寫孝子之報由良緣而得仙緣分外出奇生色

評事 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八人掌出使推按 何仙姑 續仙傳||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老而尸解按趙道一仙鑑錄云純陽所度者乃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姓何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 委禽 見卷二阿寶 總角 見卷四白秋練 周章 楚辭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

望見王三字有奇緣有眞賞勿混看過素前此所見之人不少矣獨於王而頻顧含情祇一望而已信其誠篤可託也

旣曰念不敢存而又絕不言去活畫出一誠篤人來知女性拘而故戲之不過欲以成彼之恩供已之樂耳豈知覺成眞緣而且矣

村落（見卷二鳳陽士人）丈人（見卷六狐妾）櫬（見卷二任秀）鄉貫（唐書選舉志自今一委有司以｜｜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按｜｜籍也）

●鴉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六河休於旅舍閒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懽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處何所答云此是小勾欄余久客暫假牀寢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嫻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一望便知又能託以終身王生誠篤鴉頭明決）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媼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稚哀免今尙待聘耳（不受纏頭甘心鞭楚自[illegible]可以相天下士乃能席珍待聘而不可搖）王聞言俯首默然癡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斧王憮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澀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爲助（一戲又戲又必其不允而故許之以金固有莫之爲而爲者）王拜謝趨出罄貲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媼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故卻財神去（卽以其自責語責之）

死不二乎黠者之戲誠篤人也恆癡之而不知其已實爲癡者之奴也 閑辱風塵幸得所託檣其至重而遁以相從此絕大志氣絕大器識每於古之哲士諜臣見之

罵曰婢子不華明蓋之也

又以報母餌之勿却財神恐之與食人言食爲得不墮其術中 媼以女性拗但得允從即甚懽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悔加金村媼王與女懽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煙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繾綣義即至重若傾囊博此一宵懽明日何如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請以宵遁 看定義字既得可託之人已脫風塵之外惟有一逃而已終身事大背母小節所不敢拘況背貪淫之母乎 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託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啟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 卿所言所行非人所能及也敬之未遑何懼乎 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略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 皆誠篤之言 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爲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貲本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飲膳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

女曰從一者何非言止自明實即以羞之也所謂理直則氣壯也然邪正不能亞立鵠不遠矣

燕都入海況其淪落育嬰寔乎何邂逅若斯之奇也可知是王誠篤之根亦是女堅貞之報

鴉頭受囚矣死不二忠臣節婦彪炳史册生還者遂其志死難者成其仁其節固不以生死

羞。隨人逃匿。（其言也非義之義）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縶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見理）（甚明措詞甚正）妮子益忿。捽女斷襟。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懼。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故知婢子無禮。（其言也非禮之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大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貲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兒何故。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己。愛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鬬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中有患狐者。請孜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間。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鴉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子。棄諸曲巷。

商務印書館藏版

而淪其事亦不以生死而異也。今而知三字。聲淚俱下。每欲以此喚醒普天下遊蕩子。不使至有今之一日。奈彼沈淪孽海之不至於今之一日而總不知也。悲夫。蕩金賈禍。非隔窗一呼。夢中人那得醒。以書爲文之過脈。首句承上。末數句起下。中間只略帶敘。

鴉頭化爲狐。室客皆狐黨矣。湖客不致卻招蕩金。是大疑化。

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歎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眞也。夫何言。本非眞認之。已錯。況過乎。眞有不可對人者。先是媼北徙。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腳直供億。繁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牀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恆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媼他出。鴉頭自窗中呼趙曰。勾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掇奇禍。窗中一呼。乃脫奇禍。亦是十金之報。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情爲述之。卽出鴉頭書。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孜年十八矣。王爲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眥欲裂。卽日赴都。詢吳媼居。則車馬方盈。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孜。持刃。變色。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視女尸。已化爲狐。孜持刃逕入。見媼督婢作羹。孜奔近室門。媼忽不見。孜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墮。狐媼合刳心死。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扃。母

當頭日[illegible]之[illegible]

生有拗筋且能見鬼狐天以之救其母也鳥壽兎死當去之矣

子各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怨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孜僞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檢媪箱匧。盡卷金貲。東樓金貲居多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旣問吳媪。孜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爲此。號慟自撾。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瘞革。孜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母益怒。啼不止。孜葬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孜承奉甚孝。然誤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拗筋。不刺去之。終當殺人傾產。夜伺孜睡。潛縶其手足。孜醒曰。兒無罪。母曰。將醫汝其勿苦。孜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用刀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臥。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鴇。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謂魏徵更饒嫵媚。吾於鴇頭亦云。

大河 楚辭宜渡大河 臨存 見卷三陳雲棲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纏頭 樂錄舊俗賞樂人有錦綵置之頭上謂之｜｜凡宴賞加惠借以爲詞有錦｜｜曲太眞｜

外傳王元寶富而無學嘗會客明日人問必多佳話元寶曰但費錦ㄧㄧ耳謂歌舞者利物也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爭ㄧㄧ一曲紅綃不知數 冰斧 見卷三胡氏 囊澀 晉書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ㄧ恐其羞ㄧ杜甫詩ㄧㄧ空恐羞ㄧ留得一錢看 錢樹子 見前梅女 譙鼓 譙謂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見史記陳涉世家鼓謂更鼓 衙 見卷二嬰甯 苦海 楞嚴經引諸沈冥作於ㄧㄧ 無恙 見卷二珠兒 芙蓉 西京雜記卓文君眉際望若遠山臉際常若ㄧㄧ 家徒四壁 見卷二阿寶相如之貧注 犢鼻 見卷六田七郎 排闥 見卷二巧娘 俵散 見卷一種梨 曲巷 說文巷邑中道也直曰街ㄧ曰ㄧ 落拓 見卷一嬌娜 青樓 見卷二蓮香 牀頭金盡 見前翩翩 白眼 見卷四阿纖 眥欲裂 見卷三紅玉 扃 見卷一嬌娜 鴇 按俗呼妓之母曰鴇未詳所本或云鴇為百鳥之妻或云鴇字為七十鳥終未得的解◯余懷板橋記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與其留連其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蓋親母則取費不多多假母則勸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為假母言之也 唐君謂魏徵更饒娬媚 唐書魏徵傳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見其娬媚按娬媚謂順從也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卽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卽來答拜。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逃者。何須逼知來歷。尹謝之。命酒

擊鼓催花已成腐令石缸貯水豈是奇參乃鼓歇而淵然有聲果蒂飛而蝶落缸碎而捫之宛在復晶結而魚遊遂使花墮觥飛神傳揭鼓魂凝水蓄器重龍宮朽腐頓化爲神奇磬空不同於杜撰

以爲有而若無以爲無而實有無虛無實是色是空使長此不瀉不冰則魂至今存可也乃凝結爲晶以

款宴。言笑甚懽。向暮。有兩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爇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疎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溼蝶斂翼。蒂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鼓催花爲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即爲一蝶。飛落尹身。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亦引二觥。三鼓將終。花亂墮。翩翻而下。惹袖沾襟。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强引三爵。離席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爲人寡交。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逢人輒宣播。鬭其異者。爭交懽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塵。燭淚堆擲青階下。窗間零帛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爲傭保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耎。手入其中。則水隨手瀉。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爲晶。魚遊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壻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紛於門。臘夜忽解爲水。陰溼

商務印書館藏版

[illegible]相見無怪其終解矣心經有云不生不滅於此可[illegible]

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懽謝而去。

刺蘗生見卷一
崑崙漢書武帝寵一｜｜奴嘗以劍擊墓臣又唐大歷中崔生有｜｜奴磨勒
折簡見卷二嬰甯
金狻猊香譜香爐以塗｜為｜｜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香自口出亦有雕木埏土為之者
擊鼓催花南皐羯鼓錄明皇洞曉音律尤愛羯鼓時春雨初晴景物明媚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乎乃命羯鼓臨軒縱擊自製一曲名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上笑謂侍臣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作法自斃史記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中客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乃至此哉
冠蓋相望見卷四金和尚又蘇軾詩門前｜｜已｜｜
燭淚陳師道後山叢談萊公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成堆陳叔達詩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十行

聊齋志異評註卷七終


封三孃
悔被情絲一縷牽鳳釵
觸贈太纏綿豈知色戒
無端破不復飛升第一天


狐夢
記得蹀杯纖手擎
夢中宴笑尚
分明也思筆墨傳千
古算道仙人不
愛名


阿端
也自傷顏有道場能懺悔
夢中曾說見瑞娘


花姑子
邂逅原來伉儷緣
花姑情意自纏綿
為郎不惜殘生命
遲我飛昇一百年

氣味相投一見如故搢縞獻紵古君子交友之道乃在補敘

聊齋志異評註卷八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封三娘

范十一娘𪸩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恆少
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
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已入愛錄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
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
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袂歡笑辭致溫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已落
情障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
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莩親慮致
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爲報

商務印書館鉛版

能遠識嫌而不肯攀援富貴品高識卓所謂婚婣中畸者得友如此可以無憾

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君子

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値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尙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怍。恐爲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有骨氣者如是趨附之徒又當別論）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祕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守身若玉）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爲姊妹。衣服履舃。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幕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弈。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眞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默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怱倉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妹癡兄。會告夫人。杖責之。

防未然封之先見可愛可敬悲惋如失伉儷離魂別恨落月屋梁無限相思只此六字包括殆盡

絕大議論夕能獨具隻眼賞識中祭酒紫魂此文

知其貴不以爲可以十一娘之穎慧亦墮世情可歎紅顏薄命古今人多受此害不有閨中良友他日遂

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惋。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惻惻訊十一娘興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啟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闊。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妹子未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壻。然紈袴兒敖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富論。（以貧富論人何能得佳偶彼世家名姝多死於紈袴之手）（貴介壻豈堪數哉）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妹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爲可。（十一娘未能免俗）封曰。妹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當抉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爲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此爲正。恐其

商務印書館藏版

海遠戍眞管三緖香埋矣

經權常變之間斟酌既當則死生以之再一轉念則滋惑而氣餒矣前古失身敗名之人正坐此病

自薦薦人用古雅切侍釵而大終綵失釵而矢必死生固守義女亦守貞如此方不負嬌命贈釵之人如此乃益見嬌命贈釵之力

爲其不就而乃亡爲其亡而乃恨不就孰意其可就者正以其亡然此猶以成敗論也當亡而亡即令不就亦終必亡謂其志之已遂雖不就猶就也

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女是守經封是行權然行權須有大識大力不然恐終不遂而且易入於邪此可與權必從可與立而至權願可易言哉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刼未消所以姑來報前好耳請卽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豔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爲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詰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典贈穩切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鰥耳卽此月旦封之當鑑已不誣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媼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不言但有涕淚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果爾則不如死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舉宅驚涕痛悔無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媼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業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

汗牛充棟遂漫無著所傳非眞訣雖博稽載籍何益乎養生術特其小者耳一入愛緣便落情障如藺自纏何時解脫決然而去覺不更生則當下便是飛昇矣借封言作結便省卻無數筆墨

香埋慘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千磨百折兩地）（一心執待子那能解此那能辨此那能消受此）歎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一句一折愈折愈儁愈折愈奇）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漏洩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爲資度亦將小有封每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者並非眞訣惟華陀五禽圖差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一語破的）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僞爲遠出者入夜强勸以酒旣醉生潛入污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藺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刼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情生愛愛生覺覺生刼如藺自）

纏何時底止何時解脫 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歎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壻禮。伏拜甚恭。公大怒疑生儇薄。生請間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關節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其不爲充軍者幾希 十一娘始歸甯焉。

閨中有良友而針砭藥石。生死不渝。遂致嘉耦。終諸不陷於權要。古人出處之大節。每得諸良朋規戒之間。若十一娘之於封。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足以爲法矣。

上元 見卷一王成 尼 見卷三陳雲棲 盂蘭盆會 夢華錄中元節以竹竿斫成二脚高三五尺上織燈窠之狀謂之｜｜｜挂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盂蘭盆經目連比邱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爲火炭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後人因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削竹裁絨翦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按天竺云盂蘭盆此言倒懸救器也謂目連救母飢厄如解倒懸之具今人遂飾食味於盆誤矣 隨喜 見卷一畫壁 朱門 見卷一畫皮 葭莩親 見卷二嬰甯 更衣 史記灌夫傳坐乃起｜｜注凡久坐者皆起｜｜以寒煖或變也○按此｜｜如隋書陳夫人旦出｜｜謂如廁也 伉儷 見卷二俠女 貴介 見卷四瑞雲 紈袴 見卷六青梅 道場 見卷五李伯言 蘭若 見卷一畫壁 物色 見卷一嬌娜 毛遂 史記平原君傳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君約其門下食客與俱｜｜自薦君曰賢者譬之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聞也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若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 曹邱生 見卷一嬌娜 倩冰 見卷二蓮會 涓吉 見卷三陳雲棲 玉甃香埋 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川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三年滑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瘞玉鬱鬱埋香

之器 英皇見卷三陳雲棲 吐納見卷五白于玉 汗牛充棟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其爲書出則｜馬｜處則｜｜宇 華陀五禽圖後漢｜｜傳陀與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之戲曰虎鹿熊猿鳥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 投刺見卷一葉生 關節見卷二阿寶

狐夢

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思凝想既而歸齋日已寖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卽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攜女至態度嫻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宿分卽須留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繾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卽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爲我賀新郎明日卽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去此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纔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斂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曰二

嗚嗚小鬟歌何處逢

傳盡蓮杯相映新雅

娘子至。見一女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爲戲。妹畏人數脇骨。遙呵手指。卽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嫁僬僥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怒詛也。新郎在側。直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貓至。年可十一二。雛髮未燥。而豔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酸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旣欲見姊夫。姊夫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輭。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爲姊夫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貓戛然鳴。大娘曰。尙不拋却。抱走蚤蝨矣。二娘曰。請以貓奴爲令。執箸交傳。鳴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故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如彈丸。酌曰。旣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

羅襪一鉤會聞蓮步矣幻作小杯奇而雅切

在人自悟凡學問之道莫不皆然專求指誨便是下著

機事不密則害成坦直人每多誤事

狐欲作傳人狐亦過人遠矣其言之余頗終身佩之

筆有光而僅得之狐以揶揄語爲自發其簡兮碩人之薖歟

去曰勿爲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膩輭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舄女酌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著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爲術在人自悟（以此求道思過半矣）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尙未尙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爲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假令不交狂生豈不絕少奇文天地減色）屢囑愼密何尙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寖疏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爲求聊齋筆墨遂不惜小吻爲多詑郎刺破）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遵舊囑故祕之女曰向爲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爲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只此六字狐可傳矣）遂起捉手曰

商務印書館藏版

君送我行至里許灑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矣遂志之

爲讀青鳳傳疑想而成則遇女即夢也設筵作賀而史託之夢復以爲非夢非夢而夢夢而非夢何者非夢何者非非夢何者非非非非夢畢子述夢自知其夢而非夢聊齋志夢則謂其非夢而非非非夢

倜儻 見卷二狐嫁女 刺史公 見卷二祝翁 及笄 見卷一青鳳 破瓜 孫綽碧玉歌碧玉——時郎爲情顛倒○聖瓠集——者謂二八也蓋以瓜剖西界其形如兩八字故女子初破瓜曰—— 白眼 見卷四阿纖 僬僥國 史記孔子世家——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胸無宿物 世說謝仁祖云庾赤玉——中—— ——西王母 見卷七鞏仙 花鳥使 天中記唐天寶中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闊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憭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襆被獨臥荒亭中留燭

鬼何以不餒爾則不餒氣何以能剛慾則不剛剛者天人欽矚之鬼何敢犯戚生未必及此然有氣敢任則亦不餒怯矣鬼焉得侮弄之

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搎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攣耳蓬頭臃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闖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敢則敢矣蘊藉則未也）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小字阿端誤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夭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搎何爲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爲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竭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

商務印書館藏版

內妻外室新亡故鬼連牀共榻徹夜盡歡雖曰剛腸亦無足取押生之責不小以賄緩生且以重賄而以他鬼生弊亦甚矣

鬼而畏聻殆亦鬼自餒怯而聻乃侮弄之耳使端娘不改節泉下豈敢覷子

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闊。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上牀偎抱。款若生平之歡。由此遂以爲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暮以暨曉。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爲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瞀悶懊憹。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爲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爲鬼。鬼死爲聻。鬼之畏聻。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爲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媼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爇。即見女婢牽赤騮。授綏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縶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傴僂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

拉生同臥是益觸聻之怒也能不死乎

業鬼果來命去黑山大王竟不能爲力巫覡欺人陰陽一轍可笑之甚

情之所鍾一句自結也卽以結端娘

爲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所睹拉生同臥以首投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甯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爲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蛻猶存啟之白骨儼然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爲聻鬼怒其改節泉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卽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鐃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爲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怛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窗啟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爲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

商務印書館藏版

非必揮霍而後爲義然好義者斷未有不揮霍非好義放生之德早已入高壯閒閤之世家矣茅廬湫隘何從下[illegible]

宿亭中。冀有仙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故鬼 見卷二張誠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人死爲鬼鬼死爲聻 五音集韻｜｜｜｜人見懼之｜｜｜｜鬼見怕之若篆書此字貼於門上一切鬼 衆遠離千里聻音積○按通典聻司刀鬼名漸耳一名滄耳 㑪倈 集韻｜｜音獨速頭動也 蛻委 見卷一葉生 道場 見卷五李伯言 隍城 見卷一考｜｜ 永訣 見卷二蓮香

●●花姑子

安幼輿。陝之拔貢。爲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欻見一叟。待之久矣 傴僂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不待問而先詰已早知其爲安矣 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荊扉。一嫗出啟關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意若曰候得恩主來耶故對曰諾也 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釃酒。此是於安前道其所以喚女釃酒之意莫認作告嫗 以安許 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郎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家

落落大方蓋安之名已耳熟之安之慰已心銘之不待喚來釀酒時始聞此非他人之語也語若不聞厲色疾呼經也從容向父爲郎君掩權也女子愚可權有蘊恩之心積於巾也安自門出其父目睹不爲掩飾則狂郎入圖何爲是使其父不得報恩矣權而得正其權也猶夫經也方圖報恩而人且爲我死

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之安問壻家何里答云尚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薥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澁安注目情動（君非他人所以親之也安之情動則非其父女之所逆料矣）忽聞嫗呼叟便去安覷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何爲生長跽哀之女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狎接劇亟女顫聲疾呼叟怱遽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具見慧心）（然終是報恩之意多）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僞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裀褥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巉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瞀之疾（更非所料）強啖湯粥則嗢咯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朦朧中覺有人

彼則實難於此而懇置之是恩而仇視之矣惠然肯來爲知其不閨有命耶語郎謝巫一言其情溢於不外而郎以之能永諧絕恩則其所云實者非以色德以德也以真則情真情諧則不必永可琴瑟而不矣謂非琴瑟

揣而抗之（癡兒幾至於死則報恩者不能不來矣）略開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潸潸涕墮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兩手爲按太陽穴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袪中出數蒸餅置牀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啗之不知所包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懵騰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啓扃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悒悒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不嫌垢乎）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聾媼我姨行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薰何薌澤致侵肌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薰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不怕疑怪）叟媪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更不

還徙云者恰欲以絕其念也試思請臨其家者何故昏夜同待者何故叟媼歡遊者何故浹洽終夜忽然訴別者何故或以夜色漸曙叟媼入驚散鴛鴦憐女受詈如此觀書便是曉子便是駭子機入安樂鄉便到黑甜鄉生爲偷香之人死作饞腥之鬼

疑怪轉爲親愛矣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俛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叟亦出。且行且詈。安驚孱遻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斫何時不早不遲而乃闖然入耶勿被其瞞過也原只要其草草奔去所以亦出原只要其潛奔而歸所以必待天漸曙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前已洩矣何曾加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閈閎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妗家。花姑即今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少間。攜手入幃。與殊不瞻顧者不同安問家何別無人。女曰。妗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偎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惛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崖下。此時才是

商務印書館藏版

女欲爲乎衆是非從父遠從者耶是非彼父辱罵者耶何以復得冒險蒙垢直入門而撫尸痛哭也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謂爲女之言可也謂其父之言弗可也壞道求代孝而得當彼實生我我亦生之叟之報恩已無愧矣獻術搶死業行損七彼爲我死我亦死之女之報情亦無負矣翛然而去遂釋壓緣仙乎出乎何從窺其蹤跡

得男亦放生之報

安樂鄉驚怪莫察其由昇歸衆方聚哭一女郎來弔自門外噭啕而入撫尸捺鼻涕洟滂沱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傲不爲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爲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取出草一束燂湯升許即牀頭進之頃刻能言歎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若非再生則此冤從何而辨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麞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作秦廷之哭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痹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可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爲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父與女俱壞道報亦至矣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

此篇與上同一放生復報意而報能得

抓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銜燄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綳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問訊。瞥不復見。啟襁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恝。乃知憨者慧之極。恝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揮霍 見卷三道士 執紼 禮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紼引棺索也 武 見卷一陸判 傴僂 見卷二張誠 下榻 見卷三三仙 湫隘 左傳昭三年子之宅近市||囂塵不可以居注囂下也|小也傳聲也塵土也 釃酒 詩小雅||有藇神謂以筐取酒也 紫姑 荊楚歲時記望夕迎||神以卜〇詳見卷十褰秋 嫣然 見卷二嬰寧 村落 見卷二鳳陽士人 阽危 離騷|余首而|死又前漢食貨志安有爲天下||者如是注||臨危也 扃 見卷一嬌娜 伉儷 見卷二俠女 悒悒 見卷三林四娘 青衣 見卷一瞳人語 妗家 見卷一賈兒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人 舁 見卷一嬌娜 起死人而肉白骨 左傳襄二十二年薳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注已死復生而骨更肉 綳席 見卷二嬰寧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豬婆龍浮水面。

商務印書館藏版

生題詩遇美婷禍爲福誰實下之遂乃富貴豪華分身世卒安樂壽考泛宅同仙眞似神仙中果有汾陽李倫者洽亦由善人天佑之說先類至[illegible]之盡也歟

賈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桅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一念之仁再生長生享用不盡）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沈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簏。（竹簏何來）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坐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僮僕之體微動。（僮僕亦蘇恰映銜尾小魚）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腹轆轆。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鏑聲。（鏑聲引去）方凝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韝。度過嶺南。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姝麗迎來）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馭卒解裹糧授之。（有如授餐）囑曰。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啟。石橋通焉。（步步引人入勝）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

落（好句似仙）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罥索沉沉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恇怯未敢入俄聞馬騰於門（有如遠客）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鴈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有如遊仙）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有如面訂）鬟低斂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喻（贊美人如此已足）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入雲霄（斷送）（玉容人上天筆妙乃爾）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眞仙人也嘻笑而去生睨良久神魂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鞦韆架下徘徊凝想見籬下有紅巾（紅巾何來）知爲羣美所遺（有如解珮）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有如催妝）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應相妒莫信凌波便上天（極婉轉無怪玉人顛倒終夜矣）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重門扃錮矣踟躕罔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幾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垂救焉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陡起一波）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爲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

商務印書館藏版

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爲計（眞說到十二分無望處）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良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遍。囅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極險峻處忽作平靜地步妙在仍從險峻處望有平靜處不肯便說走到平靜處也）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餒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榼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濚洄水抱中和氣文境絕妙）生徊徨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坌息急奔而入曰。殆矣（一波未起又生一波）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傖。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洶洶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水盡山窮忽開生面令人心膽稍放耳目一新回首過來猶覺目爲之眩膽爲之搖心爲之戰驚定而喜曰奇境也）經數十門。至一宮殿。碧箔銀鉤。即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

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長生之樂即在於此

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迕佳客罪何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惝恍而無著日方暮一婢前曰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敖曹階上悉踐花罽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香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汚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爲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爲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以問答語作補筆）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終夜（憐才之心至於顛倒終夜此時得敘衷曲其快何如）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縗絰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

商務印書館藏版

止欲以好生之德勉人則所遇何容少諱從旁按莎者卽念儒冠蘊藉提壺榼餉生之人想塞責巳久矣

窮措大原能發迹原不可小覷特惻隱之心未能擴而充之斯終不免於窮措大耳

欲換凡骨無金丹雖佳麗滿前豈能相

讀結語以強解解之以不解解之

問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煙波時有美人推窗憑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旁有二八姝麗按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旱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眞箇銷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貲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美妾之貲可贈而不能令眞箇銷魂卽曰吝惜亦為造物吝惜耳）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明明道破却又含糊）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簏不沈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前半幅生香設色繪景傳神令人悅目賞心如山陰道上行幾至應接不暇其妙處尤在層層布設疑陣極力反振至於再至於三然後落入正面不肯使一直筆時而逆流撐舟愈推愈遠時而蜻蜓點水若即若離處處爲驚魂駭魄之文却筆筆作流風迴雲之勢犯駕當死一句先伏其根隨即寫其園亭及其院宇望去擬之上苑到來本非人間雖錦繡堆中鞦韆架下睹玉人於天上竊春色於牆陰眞是仙人豈容凡想至於紅巾偶拾筆墨生災罪在塗鴉身難插翼即憐才之有念實私意之難全矣乃風波險處故作瀠洄雲岫奔時少爲停頓幸看巾之信得全無怒容見提榼之人來此非惡耗而徊徨待旦盼望終朝不言殺亦不言放敢曰吾生也乎哉緩頰方切哀求坌息忽來奔告狂傖失魄人語紛拏文之矯變至此極矣鯫生識面魚婢傳詞突邀寵宴之榮復拜良緣之賜居然坦腹乃爲題巾不謂刀圭竟同玉杵事則得從非望文亦加倍出奇後半幅間不加斧鑽之由問反

商務印書館藏版

賜姻好之由問婢子識面之由問不即縱脫之由因層層點清上文亦即以配映

上半幅數層文筆不欲令頭重脚輕也末後特表神奇又文之餘趣耳

記室 見卷六庚娘 猪婆龍 國憲家獻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於此抉搜故也有老漁曰當炙犬為餌以竄通其底貫鉤索而下之所獲皆黿老漁曰黿之大者

食犬郎世所謂||||也 村落 見卷二鳳陽士人 鳴鏑 史記匈奴傳作為||注鏑箭也如今鳴射 韝 玉篇||臂捍也○||音鉤 蘭若 見卷一畫壁 鞦

韆 古今藝術圖北方愛習輕趫之能每至寒食為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樹立架謂之||○張有復古編詞人高無際作||賦漢武帝後庭繩戲本云千秋祝壽詞也語譌轉為秋千後|

人謂為|| 玉蕊瓊英 羣芳譜||花蔓如茶蘼冬凋春榮柘葉紫莖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蕊猶刻玉然花名玉蕊乃有

在於此李衛公以為瓊花宋魯端伯以為瑒花黃山谷以為山礬皆非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咀噍芝英兮嘰瓊華注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蕊也○劇談錄上都安業坊唐貞觀

書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樹一日有女子衣綠繡衣雙鬟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觀者疑出自宮掖不敢逼視佇立良久令侍者取花數枝而出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經月不散

雅戲何人擬半仙 天寶遺事宮中至寒食節競築秋千嘻笑為樂帝呼為半仙之戲 瓊女散金蓮 見卷一嬌娜 廣寒 見卷一勞山道

士 凌波 曹植洛神賦||微步羅襪生塵 扃 見卷一嬌娜 塗鴉 見卷一嬌娜 赧然 見卷一畫壁 緩頰 前漢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謂酈食

其曰為我||往說魏王豹注謂徐言引譬也 坌息 見卷五白于玉 狂傖 見卷一勞山道士 再造 見卷三紅玉 息女 見卷一嬰甯弱息注 刀圭

見卷二蓮香 鮑叔 見卷二酒友 從斶聖征蚩尤 史記軒轅之時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注蚩尤九黎之

君也○彭宗古關帝實錄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於池歲收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鹽少虧失常課此是災異不可不察上遣使往視還報曰||見一父老自稱城隍神令臣奏曰為

鹽池之害者蚩尤也忽不見上召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夢神人衣怒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讐也我為此不平故絕池水耳夷簡還白其事

寄眞於夢。假夢作眞。數定死生。情殷散聚。前行夢幻。而後雁友。于懷復眞然之。旅則致報。而行所之懷。

侍臣王欽若曰蚩尤邪臣也臣知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於是召天師問之對曰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爲神蜀將關某忠而勇陛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功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荊門之玉泉上從之移時一美髯人擐甲佩劍浮空而下天師宣諭上旨云蚩尤爲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爲民除害何如對曰容臣會嶽瀆陰兵至彼并力爲清蕩之俄失所在忽一日黑雲起於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明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天日晴朗池水如故 **巨萬** 見卷四白秋練 **科頭** 見卷五黃粱 **鷁首** 淮南子鳴鵠鷁鵠稻粱饒餘龍舟｜｜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注｜大鳥也畫其象於船頭也按畫鷁於舟首壓水神也 **措大** 見卷三苗生 **肉竹** 晉書孟嘉傳桓溫謂嘉曰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嘉曰漸近使之然 **能令我眞箇銷魂否** 見卷五白于玉 **綠珠** 嶺表錄異｜｜姓梁氏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美而豔石崇爲交阯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 **汾陽季倫** 唐書郭子儀華州人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復兩京封｜｜郡王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記（一）晉書石崇字｜｜穎悟有才氣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財產豐積臺宇宏麗後房數百皆曳紈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娶妻殞。每遠遊。恆經歲不返。兄鼐。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鎭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驚。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頓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

商務印書館藏版

鬼盡役作祟又何害焉奇文奇書

焉有官命何其虐也佩刀再決當呼快快

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亦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殁即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冢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對坐笑謔懽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淋漓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瑩澈少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欻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眥啟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縶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絏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顛蹶生見之忿火填胸不

此眞罪不容誅矣即犯在不宥豈遂不聽守貞耶擢斬如廁一刀償其提履一刀償其撮頭

能制止。卽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斷。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卽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啟關去喪旛。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僞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頭提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爲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驀然卽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眞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耎足弱。不能爲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

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黏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卽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黏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攏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温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春秋恐不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卽爲循良卽稍苛之不可謂虐況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卽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名士 見卷二阿寶 逆旅 見卷三巧娘 金山 見卷四晚霞 雉堞 周禮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雉飛高不踰丈五雉七雉九雉皆以丈數言也○左傳隱元年都城過百雉注方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高一丈長三尺○韻會城上女牆曰堞○韓愈鄖城聯句詩長空黳｜｜照夜焚城郭注公羊傳五堵而｜五雉而｜ 湯餅 見卷一賈兒 懺 見卷一瞳人語 皈依 魏書釋老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梵書作｜｜○按皈與歸同 無恙 見卷二珠兒

寫峰銜韻切

寫窒歌亦雅切峰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問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甚恭。既登堂。生啟問曰。素既不敘。遂疏參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跼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卽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卽應云。君子愛蓮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甯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卽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卽又不

商務印書館藏版

用意曲折出語古奧

頓挫有數

切定蜂房

明明夢也以夢而說恐是夢又以夢而說不是夢更以夢而說不是夢且常作倘是夢翻空妙筆最足啓人智慧

聞〔神情活現〕近坐者躡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懡㦬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愜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相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歎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上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不嫌點題〕〔其妙處可想其思路可悟〕公主掩口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爲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顛耶曰臣屢爲夢誤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

夢中雖是夢帶圍腰矣指度足矣固請曾爲夢誤倘果是夢亦足動懸想也夢後始知夢而耳畔啼聲縈聞鬢影腰還彷彿足亦依稀夢耶非耶罡知其所由然耶

王以案上一章投生啟讀章云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爲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眞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爲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坌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牀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爲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爲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堵而羣蜂自牆外來絡繹如織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

婉妙無比寫
蜂形入微聲

也圃中蜂二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萬戶千門（張衡西京賦閈庭詭異門千戶萬）桂府（見卷六羅刹海市）君子愛蓮花（周子愛蓮說予獨愛蓮出汙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亭亭淨寶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花之｜｜者也）懨㦖（｜｜音壓阿慚也見類篇）日旰君勤（左傳昭十二年｜｜｜｜可以出矣｜）邯鄲（見卷五續黃粱）凌波微步（見前西湖主）氍毹（見卷三道士）坌息（見卷五白于玉）金屋（漢武故事帝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問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以｜｜貯之）

●評 綠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夜披誦忽一女子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映襯）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映襯）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映襯）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映襯）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足牀歌云樹上烏臼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祗恐郎無伴聲細如蠅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映襯）歌

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遶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瞤。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稍懌。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竚望我。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忽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簷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寫色寫聲寫形寫神。俱從蜂曲曲繪出。結處一筆點明。復以投墨作字。振翼穿窗作不盡之語。短篇中具賦物之妙

蓮鉤 見卷一嫋娜 心動 世說魏武帝言人欲危己己輒—— 祿盡 左傳莊四年王——矣 眼瞤 說文瞤音閏目動也 漏 見卷一妖術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

敍狐女只是極力反襯下文送不嘗過於鄙賤故急以亦當自重極意嘉納等野純之

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卽見男子靦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畧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膩如脂於是挼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爲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卽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豬奴所爲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卽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殢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臥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絕使去因曰曩和尙謂妖惑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變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尙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壜一事置榻前卽以一符貼壜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黏盆上投釜湯煮之可斃家人歸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出金橘方將就榻問訊忽壜口颼颸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橘

身變好而取讎怨自惑復以惑人此其所以爲妖邪也就縛而始悟以視解脫飛去者奚啻霄壤然由邪反正得成大道殆亦難矣

此數語於上爲束筆於下爲提筆

如此相報不惟得當實乃適之

遭危劫而悟大道古來成佛登仙者類如此此時若有牽罣則墮落矣

妖狐二字映帶上文在有意無意之間

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遽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壜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爲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緜家人趨市爲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往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覯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關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爲若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采菱女着冰縠帔者當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卽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爇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固挽之曰自遭危劫頓悟大道奈何以衾裯之愛取人讎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髫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劘逼忽迷所往卽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爇火一回頭化爲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將爲君祟（回映上文）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也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爲怪石高尺許面面玲瓏（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惝恍不測卜筆猶龍）乃攜

拱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去平旦視之卽又非石紗帔一襲遙聞薌澤展視領襟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臥暮起挑燈旣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再回映一筆）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喏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逷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悒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爲石燕（兩情方諧忽然解脫遺履化石遺帔現形仙乎仙乎時仰懽容何勞解語）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尙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爲此寫照

曰必嫁以其平日之性也行爲決之其日勿守防而勉強爲爲而卒汚玷也閨甘辭厚誓而流手且囑母必醮之殆益以其甘辭而知其必不貞矣何者自古及今凡甘辭厚誓自命爲忠孝節義之

忽而花忽而人忽而怪石而紗帔乃復忽而人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寫美人盡於此矣而袗荷蕩擷荷叢折荷枝削蠟爇蒂以要之供案焚香以禱之杜門塞竇以留之擁帔覆衾以親之一句一字無非對針上文也文有上下分作兩截而烘雲托月前後映合不露兩截痕跡者於此可見

桑中之遊（見卷三陳雲棲）卓錫（見卷三道士棲鶴注）狼狽（國憲家猷｜｜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當駕兩狼失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紀綱（見卷一長清僧）中表（見卷二蓮香）劘逼（劘音磨剴也｜也見前漢賈山傳贊）祟（見卷一賈兒）饒舌（傳燈錄文殊普賢曰豐干｜｜按謂多言也）期頤（曲禮百年曰｜｜）石燕（湘中記零陵山有｜｜風雨作則飛如眞燕止還爲石）

●金生色

金生色。晉甯人也。娶同村木姓女。（金木相尅如何有好姻緣）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平日已得其情性矣）妻聞之甘辭厚誓期以死守。（甘辭厚誓必非貞婦）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媼來弔。哭已。（老木作怪）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壻遽遭夭折。女太幼弱。將何爲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眈眈守此襁褓物。甯非癡乎。（母教如是少木爲能不生火）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

人必其隱忍偷生敗名壞節而不肯爲忍孝節義之人也

兩情方洽突然而來若見若隱有色有聲遂得假手以報如分相償每一讀之令人快心又令人吐舌

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衒以售縗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嶄然新豔母知之心弗善也（其母見之而後喜可知也）以其將爲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鄰媼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媼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情方洽（是兩情方洽時）聞棺木震響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帳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捽婦髮亦出婦大嘷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啟關問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聲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呼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是使婢具言者）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園伏牆隅（是由此踰垣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戰將假衣於媼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不如是不足以殺身且不足以殺受金導淫者之婦）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

其母教之其女從之使歸其家而其父射之其女白身受之是木自生火火初燃易於撲滅而金能尅木金生色而木已蕩然矣女從母教宜爲翁也女人盡夫也焉得鬻金也婦

縱淫者自殺其女導淫者自殺其兄宦淫者自殺其

（是留母導之來者何可恕）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乃釋之但不能解牀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是受金通殷勤者固當使之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是留使自供者）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嫗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嫗使子殺者）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是少木生火而老木數之者）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慾火生於心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趫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繚周墉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蹤跡殊杳惟牆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耎（女大幼弱將何爲計）啟扉往驗則女子白身臥矢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夫）駭告主人翁媼驚怛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固囑其不宜以面目好相向者此時面目好否）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項項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是甘辭厚誓期以死守者）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衆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辭控妹冤（此婦殊冤）官拘嫗嫗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託

爲名士何可有隱惡然不名士不能不隱惡有隱惡同居然名士也不過仙人雖心鄙之其表且名士何布衣整潔談笑風流是眞名士最眞仙品

身復使顛末患露廉裏具陳蕩其家杖之雙圍金之鬼爲之抑其得請於帝矣

疾遺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覆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是是坐縱淫笞使自贖家產蕩然鄰嫗導淫是是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嫗誘人婦而反淫己婦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阿保 前漢宣帝紀丨丨之功注丨倚也丨養也 人盡夫也 見卷一畫皮 爆竹 見卷五李伯言 健訟 易訟上剛下險險而丨丨 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 傳燈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丨丨丨世因今生作者是 醮 見卷一陸判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人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値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遘此嘉客卽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邱邱仰與攀談輒傲不爲禮彭代爲之慚故撓亂其辭請先以俚歌

歌詞婉妙席中有馬在他時舟中一別倏忽三年人聲遠馬聲杳遂成讖語

此曲只應天上有固宜以玉笛串之

舟中已帶一騎極其省事

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歡笑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客默然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帔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沼（漏洩春光）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襪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歎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爲逸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償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煙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自是李郭同舟却帶一馬）形類羽扇一搖則淸風習習（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敖曹鳴聲喤聒出舟一望月印煙

嗤嗟招來拔嗇送去幾不知其仙耶鬼耶只以鄰船一語點明用筆超脫乃附三人舟去一人騎歸其占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是名士而素有隱肖也者調良則其德矣人而馬馬而人馬渺而所勢兩目啓閉時其人馬豈希之介耶

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眞西湖也。客於艙後。取異肴佳釀。歡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動情。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卽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爲若代訂三年之約。卽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拔鄰窗。捉女入窗。窗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船曰。娟娘醒矣。（點題極妙之法）舟卽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遊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矚。纔作商榷。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令彭捉之。卽復去。（非馬也其人也折簡邀來忽使銜環返去乎）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邱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橐空匱。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前日名士此時名馬）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

特恐既下馬糞數枚口不能言故態復作郎[illegible]齒加長依然張脈僨興外彊中乾耳

以馬乘馬絕妙畫圖

聞度舊曲宛似當年惜無玉笛串之且坐中無馬只有豚犬耳

所由來。眾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廐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韁縶櫪邊。駭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酏。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恥辱。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縶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眞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窗櫺

綾巾渡苦海仙人果是多情回頭一笑百媚生絕妙結構

歸把手殷殷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歎咤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儻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認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爲人而馬者也使爲馬正恨其不爲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卽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名士 見卷三織成 折簡 見卷二嬰甯 剝啄 韓愈｜｜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注｜｜叩門聲 不介而見 孔叢子士無介不見注介因也 扶風豪士之曲 唐李白作 陽春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爲｜｜白雪國中倡而和之者不過數十人 封侯 王昌齡閨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莫向臨邛去 臨邛見卷二阿寶相如之貧注○孟郊古別離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 咄嗟 見卷四金和尚 榜人 前漢司馬相如傳｜｜歌聲流喝張揖注｜｜船長也 小錯囊 杜甫詩金錯囊垂罄 通家 見卷一青鳳 什襲 見卷一狐嫁女 苦海 見卷七鴉頭 別駕 杜氏通典｜｜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漢制也歷代皆有隋及唐並爲郡官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爲德州牧鞫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

會家犯白虎星新人乃得紅鸞照命

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壻。壻急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壻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媼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也。婦父益銜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批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卽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壻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遘閔凶。不得已。卽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于歸。始合巹焉。

剽竊新郎幾致新人再醮無情無恥乃至于斯至萬不得已而送歸猶飾言儀裝未備又何詐也特不識其所云遘閔凶者何事耳

梅孝廉耦長（名庚宣城人康熙辛酉順天舉人）村落（見卷二鳳陽士人）醮（見卷一陸判）異物（見卷二嬰寧）合巹（見卷一嬌娜）

●●仙人島

王勉字黽齋靈山人有才思屢冠文場（不過如此何得驕人）心氣頗高善詣罵多所陵折（口孽不少）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人何樂而爲輕薄）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卽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眞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閒卽以一頭授生令如己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卽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卽命僮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何名

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饈。王默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叟倡言曰。蒙崔眞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爲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啓繡囊。橫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搊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欬者。既闋。鏗爾一聲。如擊淸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衆皆起告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涉想尤勞。念己才調。自合芥拾靑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自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刼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境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線。則見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汨沒若鷗。幸夙近海。略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溼矣。（秀才一生止此中式）視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豔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

壯妾之言如初覲口

齒德二字爲輕薄子作陪客

先以幼女抑之而許其能記典墳亦令對客吟詩桓之意已可見

女子言從我之家當爲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竟以中原才子爲履歷聞之令人欲嘔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爲王更易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略可聽聞處處譪妾貽笑大方崔眞八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對妾人只合如此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覲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所見亦小離席稱謝桓命於鄕黨中招二三齒德來此中無俗客聞多素心人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豔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卽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卽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非是賣弄欲使之聞之耳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顧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

史奈何不知進止徒自取辱哉再三誦之不置一詞鄰叟自是妙人卽所謂齒德也詼諧語巧而捷虐而玄風不清何處論文欲解之適以嘲之耳語特灌淪人妙

香吐揮撥綴事妙品以四撾爲總評乃眞是字字痛切

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是才

磊消鄰叟再三誦之（蘊藉之極）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絕妙品評）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潴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爲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腚響弸巴（詼諧絕妙）合席粲然王有慙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秀才眼小如豆）乃炫其冠軍之作（以帖括欺人是秀才長技）題爲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冠軍之作原來如此）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先生休矣何以文爲）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有月旦之詞但嚅囁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眾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撾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撾眾又不解綠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香吐極佳頓挫入妙）眾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撾其云不通又不通也（嘲笑虐極矣）眾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

子受用屢被諸婢頭縮如龜是才子身分望洋堪羞藏拙絕筆是才子下落癡是小女子語若有知若無知何預汝事句令人絕倒

不徒語言伶虐狂妄人不得不羞

真是良言願普天下才子俯首受教

色授手語此中無妙不包無微不到

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眾未措對。綠雲應聲曰。龜翁頭上再著半夕。即成龜。（本欲譏而慰之乃適以成龜二字緊接上徒有汗淫妙不可書）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綠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屬之頻頻。不以為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著有知若無知若有意若無意喁喁小語）（口吻絕妙）桓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略致問難。響答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井底蛙至此乃見天日）女喚明璫。則采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誚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門。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吟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千古良言願自負為才子者同俯伏皈依）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閒而訴淡而旨）芳雲微覺。責詞疊加。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為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斷句成文錦心繡口）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間。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縮。（前日汗淫縮頸此則淫汗縮陰）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

話亦巧合浮據其像

絕妙醫手。絕妙靈咒。憑空結搆。在若有若無之間。便畢生受用不盡。

一生兒戲視人。受害不淺。

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略。既非痛癢。聽之可也。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眸。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妒。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為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於楚。王不覺大笑。笑已乃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思。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姊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為樓閣。大如橼。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榱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牀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宿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邁。行蹤驚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為長堤。其闊數丈。瞬息馳過。堤亦漸

中世夢中此時方醒

攜抑之後而與名士多時密語才子況味已備嘗之不能不現身說法也

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爲巨第並入解裝與島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尙存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尙有功名之念不恝於懷及聞此況沈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何況空花亦未必得）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滓敝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撝抑過於平日（千磨百折乃有此撝抑二字）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其語不聞可知）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束男子嚴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爲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況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攜姝麗恐帝闕下

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思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美才如周公驕吝且不可況其未必果有乎夫滿招損謙受益書之言也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易之言也抑抑威儀溫溫恭人詩之言也君子不欲多上人盈而蕩天之道舉趾高心不固傳之言也敖不可長志不可滿退讓以明禮記之言也學者所讀何書不此之求而徒沾沾焉以雕蟲小技得意自鳴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輕薄子好陵折人往往爲人陵折所謂自侮而人侮之也報施之道不惟不爽或且過當至當場出醜鼓掌雷同愧汗津津望洋興歎平日之自稱才子者今則羞縮成龜矣況祿籍之減早干天怒哉安得淵博便利佳人爲之內助使彼夢夢者拔惡濁提迷晦深納良言早知藏拙化盛氣而撝抑寓精明於渾厚卽終其身不富貴而塵網已脫又何殊乎地仙哉

世上豈有仙人（虞翻語見吳志）雲和夫人（未詳○周禮大司樂丨丨之琴瑟注雲和山名產良材中琴瑟）龍吟（見卷三苗生）芥拾青紫（前漢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注地芥謂草芥橫在地上者）天仙（天隱子在人曰人仙在天曰丨丨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化曰神仙）泅浮（見卷三石清虛）狼狽（見前荷花三娘子）芙蕖映朝日（李白詩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典墳（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宿搆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捷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人每疑其||小飲能令塊磊消世說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以酒澆之○按塊磊似宜作壘塊孫行者離火雲洞豬八戒過子母河見西遊記粲然見卷一種梨八股思綺堂文集註明制經書文取士文自開講後牽以對偶爲股時號||月旦見卷二阿寶羯鼓一撾則萬花齊落南卓羯鼓錄||出外夷以羯羯之皮故曰羯鼓其聲促急破空透遠明皇極愛之○催花見卷七余德痛則不通按言人身有痛處則血脈不流通也見士材三書望洋見卷七鴿異藏拙隋唐嘉話徐陵聘齊魏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句讀馬融長笛賦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李善注說文曰逗止也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按增韻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諷詠謂之讀今祕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微點於字之中間又王仁裕開天遺事載太白有天才每與人談論皆成||之讀古今韻會作大透切衞則||即句投也法華經又作句逗是讀與投通投又與逗通矣秋水盈盈見卷二鳳陽士人東風吹馬耳李白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祖餞見卷二聶小倩地仙見前天仙注紅塵見卷六羅剎海市天年見卷一考城隍物故見卷一長清僧空花釋典幻夢||徒勞把捉名士見卷二阿寶地獄見卷四龍飛相公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老眼無花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襁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惛耄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揶揄焉生默默不較長短

不怒不言不慚怍此豈癡人所能者惟眞不癡乃鄙於癡惟眞是癡乃笑其癡也

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一部廿四史中賢士大夫德厚福全古今共仰反是而以精明得福者亦指不勝屈矣不意閨中嫁女乃能如是包羅人

研讀甚苦眾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羣又以鳴鉦鍠聒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
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眞貴人也及
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其實本該自此時呼起）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知漸至
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
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
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
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郎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
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不怒不言大度包荒貴人器量如是如是）會公初度諸壻皆至
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慙怍
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恆禮重四娘往往相
顧恤每爲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就李夫人口中評贈郎以收束上文）諸婢子皆在其
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
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意相懽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
適薨程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苦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

被黜一節小作頓挫此文勢之必然書上下關鍵全在此處

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炎涼醜態極力推出在他人竭甚心力只說得一邊必全顧此失彼即兩邊兼寫亦難免糾纏拉雜看其輕攏淡寫急絃促響敢語中如珠盤錯落如飛瀑激揚又鏜鞳噌吰大聲發於水上如聞無射之音此爲何等筆力

四娘凝重如故前此不怒不舊不慚作人所難能此時不喜不害不矜張尤人所不能者春香泣訴彼賭抉眸子者已

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娘路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囊入都。時妻黨多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後遣輿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餪。（戚眷如是）姊妹諸姑咸在。（姊妹如是）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兄弟如是）忽一人馳入。呈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兄弟如是又）筵中諸眷客。請見四娘。（戚眷如是又）姊妹惴惴。（姊妹如是又）惟恐四娘銜恨不至。（恐其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乃竟翩然來該申賀該捉坐該寒暄）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該如此聽）目有視。視四娘。（該如此視）口有道。道四娘也。（該如此道）而四娘凝重如故。（一人如故）（衆人出醜）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頓住）於是爭把琖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甚急。（來得突兀）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自有不堪對人言者必要我書我爲汝哭矣）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抉去矣。二娘大慙。汗粉交下。（比哭泣染血還苦）四

無地自容漠然處之視唾罵更甚矣

報知己自應如是諸郎豚犬耳惡足謀

對無情人說鄙薄話說揶揄話說嘲笑話說忿恚話只是對癡人說癡話皆一一對付上文

娘漠然（漠然二字對上不怒亦不言）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卽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惟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次參李夫人（詣岳家只此二事）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一齊掃興）胡公歿羣公子日競貲財柩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豚犬何足與謀）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厄急罔不竭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覘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閽人既通卽有舊媼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温霽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見嗚嗚向人（眞說得嘴硬）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卽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來求貴人耶（貴人二字從自己口中說出更妙）拂袖逕入

更以貫人二字隨口抉出更出力說一求字快人快語快文快ㄓ徒取怨謗此事乃眞類癡

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罔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甯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白四娘遺价候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寫銀臺之卓識寫孝思之力學寫四娘之端默中間雜以旁人之非笑諸子之鄙薄僕婢之揶揄神巫之風鑑婢媼之嘲呼桂兒之忿恚紛紜雜遝聒耳亂心而若網在綱如衣挈領如陣步燕然首尾相應以敍筆爲提筆以閒筆爲伏筆人第賞其後半之工殊不知其得力全在此等處

銀臺 見卷四蟄龍 筆札 見卷一考城隍 笄 見卷一青鳳 贄 見卷二蓮香 亂命 見卷十長亭 揶揄 見卷一勞山道士 鉦 見卷四晚霞 食言 見卷五仇大娘 立批之 見卷二曾友于 初度 見卷二蓮香 效尤 左傳莊二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頹歌舞不禍也二十一年鄭伯納王享王於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 苦塊 見卷四金和尙 蘭臺 杜氏通典御史大夫所居之之｜｜後漢以來亦謂見卷一長清僧 饘 見卷三樂仲 寒暄 見卷二鳳陽士人 華屋山邱 曹植詩生存｜｜｜丘處零落歸｜｜ 一嬌娜○池北偶談世祖時用都主事及中書舍人等官假院殿最之最者得陞京官五品餘則仍同居本職不直授御史 睚眦 見卷五續黃粱 閽人 見卷三晉公女 廳事 見卷三石清虛 五體投地 楞嚴長跪

就冥中求脫白紵千古奇談第不識主之者何以少此十千錢而爲此賤直以傳也

鄙吝者原非大器然古之不鄙吝而致科甲者亦未必果是大器

與首奔波見卷二鳳陽士人也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歎曰謂君騰達久今尚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爲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爲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爲大錢所隔不得沈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以妄言黃實告之僧歎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言可卜終身百無一失）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沈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

作用甚奇如果有術可求則月老赤繩可以繫可以釋何能作准

相人之術至知其女奇矣乃强合之而復禳之禳之而出於作黍迺資假命贈馬則尤奇中之奇者以此

耳明經不第何直一錢

蘭若（見卷一畫壁）雲遊（見卷四金和尚）白紵（見卷一葉生）明經（後漢書鄭衆以明經拜給事中唐選舉志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道舉有童子）襁（見卷二嬰寧）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資尚可以人謀然尊閫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我日為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攜囊出遇之否曰遇之襤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犂牛尚有子何害（以理書）周問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尚未知犂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兇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前言理此言數數時而理可詮理得而數莫辭）但强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為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為誰曰但無問宜速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

推之可知編纂更無他術只是盡人事

中間反面點逗遂令通體骨節靈通

強婦雖自擎牛猶情端由月老

傳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以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曩昔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傳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俯首為之籌思既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漠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傳周既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投臬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獵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文章之妙全在此等處得力最宜玩之）柳曰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為土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刼其金資釋令去惟周被虜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即勿辭周不答盜怒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躇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為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巹深過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即當年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為之感歎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公斬訖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傳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

評前此物色佳婿人也

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爲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江臯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全傳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貲斧曰曩受脫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有賢母必有賢女）所以僉旦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攜歸尚足謀生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橐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塚始行至直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無所存及聞主人歸大懼鬨然盡逃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貲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誤下一珠輒指其訛內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乃盜也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柏此鄙人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況以相天下士哉

物色見卷一嬌娜　月老繫赤繩見卷六毛狐　襤褸見卷六羅剎海市　市儈正韻儈音會合市人者亦作｜會見史記貨殖傳節駔會注

穰見卷二嬰寧　治具見卷一陸判　惡草具見卷二張誠　倉卒主人西京記曹元禮善算術嘗陳廣漢設食茁漢陳曰有倉卒客無｜｜｜｜元禮以籌算曰組上蒸豚廚中荔枝何不殺廣漢大驚

息女見卷二嬰寧　梟見卷一畫皮　丈人見卷六狐妾　含香見卷一嬌娜　名士見卷二阿寶

瓦全見卷五李伯言　賚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脫驂之惠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搶攘見卷五辛十四娘

信矢未詳　會計見卷一長清僧　巨萬見卷四白秋練　牙儈輟耕錄今人謂駔儈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主互市物者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相似故訛耳

培塿無松柏世說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按｜｜小阜也松柏大木也本左傳襄二十四年大叔語培塿作部婁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爲王所睹遣輿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涕不伏強舁而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遙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搒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甚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所自由姑且宥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決其首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處置精當非徒剛猛而鶻突者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

心始安。王自此淫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其鋭身而報知己。有豫之義。白晝而殺卿相。有鱄之勇。皮面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荊軻。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聶之所嗤者矣。聞之野史。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抒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耶。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异 見卷一嬌娜

淫威 詩周頌既有｜｜傳淫大也

軹深井里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人也殺人避讐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嚴仲子至門具酒自觴聶政母前奉黃金百鎰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嚴仲子曰臣有讐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聶政乃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曰臣之仇韓相俠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可以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侍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所謂聶政者也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傍

有豫之義 史記刺客列傳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而三分其

地豫讓遁逃山中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居頃之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故我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有鱄之勇 史記刺客傳鱄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鱄諸之能乃進於公子光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既酣先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鱄諸置匕首魚炙之中而進之既至王前鱄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

有曹之智 史記刺客傳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桓公左右莫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沫曰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地曹沫投其匕首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其荊軻 至 何日可能還也 見卷六田七郎 絕裾而去 見卷四申氏

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 關中流寓志西羌左伯桃聞楚元王賢與羊角哀往歸之道經梁山遇雪度不能俱生乃并衣與角哀伯桃入樹死角哀至楚爲中大夫王備禮葬伯桃角哀歸見伯桃言墳地與荊軻墓相近計欲相讐必束草爲人手執器械焚於墓前角哀從之夜復見伯桃來言曰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荊軻凶暴又有高漸離爲助不久尸出墓矣角哀遂自刎而死鄉老葬於伯桃墓前至夜風雨大作雷電交加戰鬭之聲聞數十里天明視之荊軻墓開白骨散於墓前

●二商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 止此五字告有所歸矣 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大商生逢盛代孤貧聖諭教學弟以盡人倫一條 一日日向午。尙未舉火。枵腹蹀躞。無以爲計。妻令往告兄商

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誅心之論）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嚅躕目視伯母（醜態如繪該目視候意指）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盎敗榻少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夜踰垣入夫妻驚寤鳴盥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反脣相稽妙於語言）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甚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天理人倫）率子越牆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救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失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弟賜宜分給之（該請命而行）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已奉駁斥何敢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以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斗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為然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不敢不告）且曰弟即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則我獨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事以利害言已無人心然尚見得到）妻曰不然彼言去挾我也（此之

觀二商婦之所言所行二商亦可危矣二商誠難得

讖死後乃有是語死後無拘束故也然則惜其不早死乎特恐其婦與同死猶不敢爲是言也

與其死而慼之易若生而數之楚之懲之甚且出之乃唯唯聽之惟恐出之至

謂賊智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便都死卻耶稍有人心者聞此言定當傷心我高葺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劵從所適亦可以廣吾宇計定眞得計令二商押署劵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搒楚並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貲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乃奔視則兄已昏憒不能語卽能語亦說不出矣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與嫂是亦有不得不避者使養兒如此以爲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嫂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婦言遂失手足之義聽婦言未有不乖骨肉者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宅今尙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顆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甚憾之勿顧也既醒異之以重直啗第主人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廛間姪頗慧記算無訛又誠慤凡出

商務印書館藏版

此而曰余憾之余甚憾之雖曰羞之終空言之誰其信之而誰其假之

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謂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割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予亦猶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憒憒不置一辭恝情骨肉卒以吝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爲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閫教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古今所同慨歎也女子純陰其性疑習慣自然終身莫解賢媛懿德尚中不絕書而彼婦之見翻覆雲雨顚倒是非狃以爲常牢不可破雖未必盡然而亦恆有之所不同者閫教之有遵有不遵耳彼大商者獨非人心哉閫令既行積威者漸至於舉家以聽不敢與聞縱有時一隙微明亦安能如之何哉二商婦非吶吶然不能言者而二商之赴其難撫其孤養嫂以終割貲而與遂乃富而且壽燕翼詒謀以視牝雞司晨自殘手足卒之厚擁金貲未能贖命歿時徒爲抓席死後猶增汗羞孰重孰輕孰得孰失不可憬然悟哉詩有之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易家人之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二商有焉

舉火 見卷一賈兒 惡少 見卷二阿寶 炮烙 見卷五李伯言 券 見卷四珊瑚 青眼 見卷四阿纖白眼注 道殣相望 左傳昭二

祿數固有一定然以多爲不道不信果報之顯者而使終其天祿以死未免便宜

年——注餓死爲殤 胡餅 劉熙釋名——言以胡麻著之也 長舌婦 詩大雅婦有—— 婦言是聽 書泰誓 素封 見卷一種梨

祿數

某顯者多爲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麵二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麵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饑。一晝夜十餘餐。未及周歲死矣。

除中 按即消渴疾也

聊齋志異評註卷八終

本館近刊彈詞多種。皆取有益家庭社會。足爲世道人心之鑑戒者。已出六種。書名列下。

明月珠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女子杜憲英與夫周韜離而復合事。中間敘夫婦之殺賊。則痛快淋漓。敍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爲彈詞中極有趣味之作。

哀梨記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之役殺賊捐軀事。情節極離奇變幻。文字亦哀感動人。中間敘洪楊之殘暴。女子之節烈。尤爲有聲有色。足補史乘之遺。

孝女蔡蕙彈詞　一册　二角

是書記清初泰州女子上書救父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

同心梔彈詞　一册　二角

此書記清初康熙時永康縣奇女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爲國捐軀事。俞曲園爲作年譜。黃韻珊爲作傳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

娛萱草彈詞　一册　四角

藕絲緣彈詞　二册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聊齋志異評註

5.

5


雲蘿公主
土木為災算漫嗟六年琴
瑟樂無涯早為狼子謀深
圖始信仙人善作家


甄后
當年平視可分明修到重逢又
幾生不信洛川舊神女陳思而
外更鍾情


宦娘
顧盼雅奏拜
門墻暗裏
良緣撮合忙
繡閣焚香
操縵候分明一
曲鳳求凰


阿繡
知君自有意
中人贋
鼎如何認不
真他日
重來較優
劣尚疑
幻術現雙身
阿

何主而托之於夢既信之而又漸悔之則此後下嫁諸事作眞境觀可也作幻境觀亦可也

從婢子口中點出輕便之至不則自來相宅句作何安頓

聊齋志異評註卷九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注釋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尙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卽以長氍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卽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爲。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然。安故好棋。楸枰嘗置坐隅。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著。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斂子入匳曰。駙馬當是俗

代筆無痕

禁忌之說原不可過拘然相宅諏日聖人重之史氏書之豈可不慎

從對面寫俠士已見一斑此處先實後虛

閒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婢進曰。主惰。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主言居宅湫鄙。煩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略與傾談。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留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象箸楠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

雖有定數然以婚姻之故急於落成致犯天刑詒憂母氏至於生不能侍疾死不能成禮哀哉

雲蘿有禮

正面寫俠士此處先虛後實人間自是清淨光明世界那能容此齷齪骯髒物爽快乾淨

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橐貲充牣。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劫掠一空。家人識袁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爲捕役執去。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銜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弔。曰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窀穸。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冤。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汚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卽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

急之而反以得緩此閱歷有得之言凡合之而反以得離樂之而反以得哀愛之而反以得怨榮之而反以得辱皆可以類推

求能免俗聊復爾爾可知仙人下嫁亦只逃不脫一數字

無繁言無響笑厚重靜默確是公主身分侍兒輕佻只合幽之而已

貲物。與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啓關。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辯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爲災。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說理甚足不止言數生將出貲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肴羹熱如新出於鼎。酒亦芳洌。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曲伸。似無所著。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爲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牀笫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響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所爲。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

雖是俗種卻是仙胎不仙不俗之間方是福相方是大器

生產使代與胎化何殊

三日不見俗障又深入一層無惑乎室中無仙人者終身以無足榮辱之物自折壽敷而不能解脫也凡事皆有定令撙節則長

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飛燕死後蒙羞）閣上以錦薌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為製鮮衣強使著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瘵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煙火之味生乃為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啟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繃納生懷俾付乳媼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煙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名與利皆儻來者得亦折人壽數況乃強求而不得耶）三日不見入俗障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生人離合皆有定數撙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如深夜聞鐘令人猛省）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

恙縱則短定而不定存乎其人爲狠子治一深圈此其可棄而不必棄也不必棄而不當棄也然此圈也治自仙人則可以治狠子則可否則䛐落此圈雖有仁厚之麟麩壓之馬亦將終身昭陝而不能出柔又何論豚犬爲狠子治圈爲佳婦遺袴袴縲紲噬柔能克剛母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名曰可棄寸草與之皆棄也有子有田則誠可棄而狠子無所憑藉矣至於彎弓操刀傷臂濺血要之以警食之以盆化其野心卒爲善士其棄之其不終棄之也故不曰夜叉不曰媿

畢之曰。豺狠也。仙胎亦有豺狠況乃俗種 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爲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爲狠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甯。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偸與無賴博賭。恆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爲穿窬。爲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縶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爲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誤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耎。雲拾作寢衣。可棄砍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田產略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二。侯女十五矣。遲六七年圈始造成 兄憶母言。欲急爲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爲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能令改行。無憂凍

鹽茶不日餓贈虎而日狂子深圖

操戈而入屏息而出不側對狼直是鼠子且是黠驢是蛙鳴是曾然亦虧此婦人說得出做得出

餓不然兄亦不能塡無底壑也侯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 絕好深圖對狼帖耳而入矣 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歛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 入深圖矣又以不棄棄之 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會可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臀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寃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不敢歸也 看破醜態一被其欺則狼子不可制矣 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 描寫入微 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廚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捋白鬚使膝行焉 老狼終身伏在圈中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

[illegible]

孫哉。

顧影 見卷七江城 **尙主** 前漢王吉傳娶天子女曰｜公｜言帝王之女尊而尙之不敢言娶｜ **玉趾** 見卷六公孫九娘 **相宅** 書召誥惟太保先周公｜｜

楸枰 趙朴詩吟餘仍兀坐誰與戰｜｜ **粉侯** 宋史世謂駙馬都尉爲｜｜ **落成** 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注宮室始成祭之曰落 **皮排** 按排與革囊通韋囊也見後漢杜詩傳 **僑寓** 見卷二聶小倩 **刺** 見卷一葉生 **不相能** 見卷三曾友于 **窀穸** 見卷一葉生 **無恙** 見卷二珠兒

超乘 見卷五老饕 **柴門謝客** 後漢楊震傳於是｜｜絕賓客 **苦塊** 見卷四金和尙 **治具** 見卷一陸判 **牀第** 見卷二俠女 **掌上舞** 趙飛燕外傳飛燕體輕能爲｜｜｜ **綳** 見卷二嬰寧 **免身** 說文挽生子｜｜也 **儻來** 莊子繕性篇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物之｜｜寄也

贅疣 見卷二梁彥 **不齒** 見卷三曾友于 **無底壑**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吳萊詩東赴｜｜｜ **先容** 見卷一陸判 **目禁** 唐閔播傳播拜同平章事論事帝前欲有所言盧相輒｜｜之 **向隅** 見卷三姊妹易嫁 **仰成** 眞氏雜記臣盡智力以事上而君無與爲｜｜而已 **膝行** 見卷一畫皮

甄后

洛城劉中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恆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粧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懵懵危坐磨磚者非子也耶（指點典雅）乃展錦薦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今古

轉瞬感幾生而復翻案彼賊父庸子亦將奈之何哉陳思時一見感甄賦不盡作矣老嫗鄭致尺一書送來佳婦既是來從銅雀即應戒守分香乃名曰司香郎以阿瞞所分之香偷分於人大當怒能斷幅時應賓之日所作何事

之事博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一回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澄徹。既而曛暮。從者盡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如故。鬢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名。答曰。告郎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此以賈罪即報於幾生後亦復何益況僅一會乎）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一語定評千古鐵案）妾偶從富貴者游戲數載。過即不置念慮。（不良本色全露）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為帝典籍。時一見之。（見時當作何言）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尺一書。我能郵致之。（此嫗與老瞞父子當有深仇）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為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事。初登其門。門者以我為妖。欲加縶繫。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欷歔。自言不能復會。（癡情已報緣止此矣）便欲裁答。我言郎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

一世之雄而今安在

想到分香賣履時自然恨入骨髓

老瞞且無可奈何術士又焉能爲力

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姥率一女郎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出名司香（命名可想）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故伎也劉疑其爲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仙籍便不清白）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常侍牀簀耳一日有瞽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襟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齕斷幅頃刻碎嚼如麻（卻作犬猶有餘威蓋癡情所結歷刧難化耳）瞽媼捉領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之戒也（老瞞出醜）劉聞之欲買而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豔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爲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絕矣要我去亦復匪難而豈禁呪所能遣耶乃束薪爇火拋置階下瞬息煙蔽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既而煙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嫗問之嫗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嫗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危坐磨磚 典略劉楨字公幹甯陽人秉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妙選文學使楨隨事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危坐正色磨石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伸武帝顧左右大笑卽日赦之○按磨不此作磚未詳 阿瞞 魚豢魏略太祖小字—— 陳思 曹植字子建封東河王遷封陳王卒謚曰思 尺一書 見卷二巧娘 物色 見卷一嬌娜 折簡 見卷二嬰寧 銅雀故妓 魏志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伎人皆著——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分香之戒 見卷二祝翁 始於袁終於曹 魚豢魏略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首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首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溫視之。紋理佳妙。略一勾撥。淸越異常。喜爲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爲

貧道師也。亦佳亦佳自是孺子可教不足爲道人也師自足爲道人也弟既爲道人也弟則亦足爲女鬼也師矣温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爲滿温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温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温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傍有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匆遽入登其堂闃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温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温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温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欲求姻好乃得蹇修嫗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温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去温視藉草腐溼不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雨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温偶詣之受命彈琴琴似温家玉鏡臺而又有蹇修助之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豔名温心動歸與母言媒道之而葛以温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如此乃見蹇修之力而温以姻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

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如抽繭如剝蕉曲折纏綿如泣如訴）女吟咏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錦箋已化為御溝紅葉矣）適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舄一鉤心頓惡其儇薄（冤哉公子）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辯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温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為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温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為己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温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温以其評褻奪而挼莎之（偏偏關箭）葛僅睹一兩句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為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温葛然

鬼受業於人人又受業於鬼一琴一箏各得其傳借還獨新寫來眞是好看

之遙致温温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温温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澀似將效己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温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爲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温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温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魑魅翊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作蹇修不爲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温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箏已頗能諳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爲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爲君脗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舄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爲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宦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爲妾再鼓之温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

業分源合派又結一香火緣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宦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映帶有情顧盼生姿因以一卷授温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臥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以琴起以琴結脈絡貫通始終一線出門遂沒

讀此篇鮮不謂良工之歸於温宦娘之力也顧温之感宦娘也以琴而温之琴所以能感宦娘者實得之布衲道人則謂道人爲琴師也可謂道人爲月老也亦可夫温之受業於布衲已是塵間無對矣初未聞其有所酬也乃永夜之消何與人事即欲求援繫亦已聞言而悵然一曲自彈豈得謂鳳求凰哉無端而調寄餘春拾得舊箋之句花分綠菊偸來繡閣之香種種猜疑班班顚倒調他人之琴瑟代薄命之裳衣雖則設絃操縵自命爲師倘非借鑑照形焉知是鬼拜門牆者不可謂不誠酬師恩者不可謂不勞矣非道人之力而誰之力哉君罔曲陳其法妾亦盡得其傳高山流水知音只在黃泉逸響新聲絕調復傳塵世以受業之高弟轉爲傳鉢之名師繪以小像供以瓣香可以攄銘心之感可以結再世之緣矣豈第一彈再鼓借酬褰修而已哉

商務印書館藏版

圖固情癡女
亦慧種半價
之返其在亦
士相戲後乎
皆舐紙包若
有意若無意
中月劉歸之
後與將歸廣
會之先及已
歸廣當之日
其情懷悵望
亦可想而知
矣

逆旅 見卷二巧娘 趺坐 見卷一瞳人語 勾撥 琴譜中指入絃曰勾出絃曰剔食中二指輕撫雙絃而入得一聲曰撥食指出絃曰挑 少選 見卷一狐嫁女

猶子 見卷五大力將軍 援繫 見卷四阿纖 及笄 見卷一青鳳 奈何天 春山 見卷七鴉頭 秋水 見卷三鳳陽士人 漏 見卷一妖術 一通 按書首尾全曰通後漢書崔實論當世便事數十條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置之坐側 醮 見卷一陸判 問名 見卷三陳雲棲 丹黃 唐書陸龜蒙傳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陸龜蒙幽居賦序且用｜｜稗說貽於好事 琴操 劉向別錄君子因雅琴以致思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按操七到切 蹇修 見卷五辛十四娘 異物 見卷二嬰寧 胹合 集韻｜音而調和也 擊節 見卷三林四娘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覷其父他往又詣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偽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黏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月為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思次年復至蓋囊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肆宇闔焉失望而

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扃如故問諸鄰居始知姚原廣甯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爲之卜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曩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遂絕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思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甯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凝念冀天下有似之者（文生情情生文令人目炫神迷恍惚不可爲象）適媒來豔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僦居東鄰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凝念天下甯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夤緣惟日眈眈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卽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略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眞阿繡也（本非阿繡偏說是眞阿繡）因而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已何意復有今夕顧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

商務印書館藏版

遺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姻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復之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主旦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覥然曰西鄰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鄰止一孤媼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辨入毫芒不以皮相）劉反覆回思乃大懼曰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而兵速具酒與主人言別僕自投其刃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綿薄何勞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此語非怪人乃自怪也）劉身毛俱豎默不得語女聽漏三催把琖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

信狐言逕如蓋怨舅之誑己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啗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壻於廣甯若翁以是故去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徊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鬢垢耳步履蹉跌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劉郎非乎劉停鞭審顧蓋阿繡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眞阿繡耶（本眞阿繡偏說是贋阿繡）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眞阿繡非贋冒者父攜妾自廣甯歸遭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趣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駛苦不能從百步而屣屢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是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爲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濯妝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裀褥使從己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具至卜吉成禮乃去劉藏篋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啟之化爲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眞僞故以此相戲耳方

笑嬉問。一人搴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自見笑處無微渦）夫妻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醉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能辨也。（醉眼朦朧不及辨其兩頰稍瘦矣）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關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劉不解。趨啓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不願見其愧心與其忌心與）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即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本以贗阿繡效眞阿繡今

轉以眞阿繡效贋阿繡作結文心燏變乃爾

阿繡已字廣甯人誠絕望矣不如蓋而如復亦不過冀天下有似之者耳乃不謂天下竟有如此相似者牆上小語細視眞阿繡也袍袴猶昔問訊眞阿繡也如復之初念悉忘又豈或有如蓋之轉念乎乃窺見阿繡者且大駭也明明阿繡而乃詰其何人詰其何爲而至於此也且謂不如阿繡美而阿繡成鬼魅矣阿繡而自謂非阿繡又自謂不亞阿繡而欲較優劣於阿繡綿薄自效消息潛通是沮其如復之初念者此阿繡也導其如蓋之轉念者此阿繡也導其如蓋而聞警而遇亂而被擄盜馬亡去者此阿繡也乃導劉至海州界者一阿繡蓬鬆垢耳步履蹉跌呼馬上劉郎者又一阿繡見眞阿繡而疑其爲贋阿繡自辨非贋冒阿繡而此一阿繡乃眞雜貨肆中之阿繡矣顧此一阿繡者來自廣甯歸途被擄而握腕趣遁健步若駛者一阿繡也苦不能從百步而屣屢褪者又一阿繡也愛汝者將至阿繡別矣阿繡歸矣函封赤土盜始發覺此時笑嬉之阿繡誰復計其眞耶贋耶不意搴簾入者又一阿繡也不惟母及家人不能辨識其眞阿繡贋阿繡即眞阿繡又豈能斥其爲贋阿繡哉注目移時猶是僕人不如阿繡美之一言耳照鏡赧然

無惑乎癡兒魂夢不忘此阿繡也卿過狐姊未知狐姊即卿捧頰而皮相之以贗作眞以不及爲過其醉耶其相皮而不能辨耶究之似阿繡者愧不如阿繡冒阿繡者不願見阿繡乃知學之而得其貌者終不及學之得其神者也然學有淵源終非效顰者比故以似阿繡者代眞阿繡而阿繡神且以眞阿繡者效贗阿繡而阿繡益神

折閱 揚子賈買不爲｜｜不市注｜｜謂損其所買物價也 武 見卷一陸判 扃 見卷一嬌娜 事不諧矣 見卷七八大王糟糠之妻注 醮 見卷一陸判 排闥 見卷二巧娘 綿薄 見卷一青鳳 漏 見卷一妖術 花燭 見卷二蓮香 小郎 按嫂謂叔曰｜｜○世說王夷甫妻郭氏貪鄙令婢擔糞夷甫弟澄諫之郭大怒曰夫人臨終以｜｜屬新婦不以新婦屬｜｜ 趣裝 見卷一嬌娜 偵 見卷二蓮香 贗冒 正韻贗音雁與修同僞也亦作雁○按韓非子說林齊人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眞也字本此 委禽 見卷二阿寶 蹇修 見卷五辛十四娘 桑中逃 見卷三陳雲棲 皮相 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以語姓名也 西王母 見卷七鞏仙

●●小翠

王大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非貓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刼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爲侍御生一子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

而鄉黨無與爲婚王憂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爲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眞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厦役婢僕厭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止數語轉折跌宕面面圓到）夫人悅優厚之婦卽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卽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姍笑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懽笑不爲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蹋蹴爲笑著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紿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恆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䃰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俛首微笑以手刓牀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以上寫其日事憨跳若惟恐人之不盡知者觀其不懼亦不言可知）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略露本相）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撲

抱大智謀而出之以兒戲令人莫測可與韓非子讀書舉燭事並觀而敘次作葫蘆提語尤妙

老賊中吾計兄如此行爲何必改只合樂且合拍掌大笑

給諫爲鬼爲蜮愧獬豸冠矣不料閨中有運奇謀於幃幄之中玩孺子於股掌之上機心人適自禍耳爲能禍人

衣上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己乃豔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喧笑一室日以爲常裝霸王裝沙漠人裝虞美人裝王昭君由漸而入皆爲下飾冢宰飾虞侯預作地步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卽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翦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侯竊跨廐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卽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謁侍御王甯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爲眞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此則匪夷所思矣帝也天也神乎仙乎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憨笑並不置詞得意之作笑而忘言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僞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爲眞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慙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猶未已也姑漫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

日事戲笑信
之鄰里逢之
朝廷方知前
此貧了多少
苦心用了多
少苦力仍作
請盧提語妝
癡妝顏是生
乎得意之筆

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憒將行忽見公子衮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冕襆之而去（從何處著想從何處設法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單刀匹馬斬將而歸）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是得意語若曰翁無恐彼中吾計矣刀鋸斧鉞彼自致之豈能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壞汝萬里長城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不軌衮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粱䕸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憨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可悟用人妙術）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戲笑工夫火候至此全效）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自是得意止不堪為俗人言）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舁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掐人股裏婢嫗無不粲然夫人訶拍

觀小翠之所行可謂從容有度矣當夫婦成禮之後其翁姑固嘗惕惕焉惟恐其惜子癡者爾時郎用甕齋食蒙之術胡不可也乃不以爲嫌而反給之裝之若惟恐其癡之不甚者癡不可乎而可用視乎用之之人耳川我之癡啓彼之癡用我之癡致彼ゝ誣談笑之間雄兵已卻高鳥盡反弓藏夫而後癡兒可無有矣鬻使驟化癡願急調琴瑟敵勢方盜何以破之是盡恩終未報宿願仍難丁也失手碎玉瓶有所藉口而驅然以去急流勇退小舉有稱即買贈瓶爲脫會之計也可

令去。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死。女坦笑不驚。曳置牀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囅然曰。如此癡兒。不如無有。（足加腹而不知摺股裏而不知如此癡兒棄之可也易之可也）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浹裀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不癡。大異之。攜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或問女有此奇術何不早用將應之曰以王給諫思中傷故遂遲我數年琴瑟）年餘。公爲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罣誤。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曩恩。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卽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

出。追之已杳。前此日受唾罵且至於操杖至於斧門至於首觸皆不肯去今乃不可以暫止於憂恩已酬宿願已了死不作繭必至誤人宗嗣計及此可以行矣託故而去庶幾絕此情緣不圖畫像常懸瘦骨一把以此牽率未能恝然耳君子觀於他日之復止園亭焚圖變像殷勤娶婦化貌慰恩而信小翠之盛氣而出假也非真也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鈫。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為膠續以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廐卒捉鞚。登鞍以望。則二女郎遨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澆禱有靈畫像活現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耶。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一遊戲語引起無痕聽其音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既而紅衣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瘦骨一把矣。以此不得不來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遣僕奔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啟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

焚眉目而焚圓視爭憐妒寵至臥病時不者相見以爲他日相思之地者其用情孰從孰失孰深孰淺

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悉如其言託公子養痾閬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迴若兩人（思深慮遠可不謂賢乎）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矣公子曰今日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意妾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焚得乾淨脫然無累矣）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育恐誤君宗嗣請娶婦於家旦晚奉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觀於此言可以知前日之去非眞去也）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至女爲新人製衣履賫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甯留此貽公子展巾結玉玦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覿故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寄愛於絮深情無盡）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狐來避劫亦其常耳率女登門自請爲癡兒婦其圖報抑何厚也女寓黠於憨伏

警於戲使欲甘心我者自設阱而自陷之可不謂神乎況癡兒入甕換骨脫胎不惟再造吾家亦且克昌厥後矣奈何以玉瓶之碎唾罵交加藐茲斗筲安可片刻止乎小像尙存郎心未死二年來一把瘦骨差可以修目前之因耳豈澆禱有靈遂不嫌被人驅逐之羞而爲此邂逅耶嫁衣代作玉玦留貽化笑貌於新人慰懷思於後日若小翠者其仙而多情者耶抑多情而仙者也

總角 見卷四白秋練 嫣然 見卷二嬰甯 糠覈 見卷六青梅 豈賣菜也而索直乎 未詳疑郎用續幽怪錄韋國事見卷六毛狐月老注

笑姍 見卷四瑞雲 不相能 見卷三曾友于 大計吏 周禮天官小宰以大計弊羣吏之治注弊斷也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也 虞侯 見脫宋史注 宋時在官祗應人役也 偵 見卷二蓮香 禍水 趙飛燕外傳成帝披香博士淖方成教授宮中見飛燕唾曰此||也滅火必矣 赤族 揚雄解嘲將|晉之|兮注謂|誅滅也

滅口 晉書宣帝初辭魏武之命托以風痹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之張后懼事洩乃殺之以||而親自執爨 臧獲 司馬遷報任安書||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注晉灼曰敗敵所破虜爲奴隸也韋昭曰羌人以婢爲妻生子曰臧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獲○揚子方言臧甬傳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女而婦奴謂之|○按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就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亦似近理因附識之 昇 見卷一嬌娜

粲然 見卷一種梨 囅然 見卷一畫壁 形影 傅元歌君如影兮隨形妾如水兮浮萍 擢髮不足以數 見卷五續黃粱 膠續 合璧事類漢武帝時西海獻膠帝弦絕以膠續之終日射不斷帝大悅名續弦膠以鸞血爲之也今取爲續婚之喻○宋陶穀使江南贈妓秦若蘭詞琵琶發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斷絃是何年

抵死不作繭 晉安郎詩桑蠶不作繭晝夜常懸絲○朝野僉載文皇戲王顯曰卿||||及文皇登極顯奏曰今日得作繭耶帝曰卿無貴相非爲卿惜也曰臣朝夕|

命定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君父即天也惟君父之命是聽即聽天命矣可知命之既定即精相八言亦屬無益

死足矣帝與三品服是夕果卒

玦（荀子絕人以｜反絕以環○儀禮疏逐臣待命於境得環則還得｜則去取訣絕之義○按半環曰｜）

再造（見卷三紅玉）

破甑（郭林宗別傳鉅鹿孟敏客居太原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破之徑去不顧林宗見而異之曰墮甑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令讀書遂知名）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嬝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接物待人之道不當如是耶）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以人勝天惟力學修身積德及處倫常間事可以肯之若尋常處境以至畢生功名富貴壽算皆有命焉不可強而爲之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甯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畧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此則皆從讀相人書得來）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無顧待妾自爲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誶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俯

或謂母之處怙也更毒於福怙所出也其分則然也自是淺之乎視細柳也福之過不過嬌惰不肯讀而已願從牧兒遊即以牧兒苦之知牧之苦則必知讀之樂故悔之

首而哭。（當爲古今紅顏一大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里有喪者。以倍貲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熒熒欲涕。（我心傷悲不敢以告人）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昔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此以上言細娘之智此以下言細娘之德）福年十歲。始學爲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遊。譙訶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共操作。（亦所以遂其願也）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器。與諸奴啖饘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向壁。置不聞。（置不聞固是權術然返身向壁時淚溼衣襟矣）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

之道至衣食而止若怙甘心浮蕩沈蹈於邪不快所欲不已也不受大創不已也以三十金縱其私以一錠金挫其忘使知煙花中無可樂無可戀則蕩心死而愧心生合而觀之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彼買母心中豈有前子自出之見哉

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此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妙法也）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皆引細娘爲戒嘖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爲意（隱忍受辱此則從十三經廿二史中得來非相人書所有也）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任之妙）殊不追問積數月乞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鄰嫗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悔則不杖妙）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仍令牧豕妙）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不聽復讀更妙）鄰嫗慫惥之始納焉（鄰嫗慫惥始納不忍之忍忍而不忍細娘心細細娘心碎矣）濯膚授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甯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前日故示忍此時非市恩）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貲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託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偏遂其請人不能測計廿日之）

（蕩實）為之具裝。末又以錠金一枚付之。（付收獄之券）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囊。初不以空匱為慮。及取而斫之。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媼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卽絕之。（有此妄想益服付偽金之所以死其蕩心者神算眞不可測）俄有二人握索入。驟縶項領。驚懼不知所為。哀問其故。則姬已竊偽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梏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請所謂。黯然欲悲。（其悲也與返身向壁時同）不敢復請而退。廿日而問之。歎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相提並論字字心血字字金石三復之亦泣數行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矣。（妙算無遺）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此二語費盡無限心機流出無限眼淚）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卽獄中而望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為中丞所契異。故遐邇

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怙兒。急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但以願遂蓋之不復問其知悔否蓋信傷金之得力不少也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即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并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竊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衣妝樸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爲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叢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細柳誠智矣。誠細心矣。顧其理家政於高之在生。與其備衣棺於高之將死。亦奚足異。所難者其教子耳。福非前室之遺孤。而女撫養周至者乎。十歲兒有何知識譏訶不改。夏楚不改。使自以爲繼母也者。而隱忍之。姑聽之。博慈愛之名。避殘忍

之謗雖曰生之實死之耳不令其到山窮水盡時必不知悔令其知我之所以處之者只此欲其知悔之心則且有所恃而終不肯悔夫至於必求其悔而又不使其知我所以求其知悔之心則必體無衣足無履縮頭如丐見者皆憐而嘖有煩言矣冒不韙之名使人皆謂我忍而甘自居於忍至逃去不問乞食又不問卽欲不歸將焉往乎願杖則來不願則去悔而哭哭而受且請復讀皆使披肝瀝膽自達悃忱此其器識何如力量何如淚浮枕簟而不之知古聖賢遭疑謗而處之不失其常者吾於此有會心焉

問名 見卷一陳雲樓 人勝天 逸周書兵強勝人｜強｜｜又林逋省心錄天以直勝人｜以巧｜｜ 名士 見卷二阿寶 委禽 見卷二阿寶 蘸

見卷一陸判 女紅 見卷二嬰寧 凌波 見卷八西湖主 夏楚 見卷二張誠 敗絮 見卷五續黃粱 記姓名 史記項羽紀書足以｜｜｜而已

溝瘠 說苑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中之｜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膝行 見卷一畫皮 巨萬 見卷四白

秋練 黑心符 清異錄萊州長史于義方著｜｜｜一卷錄以傳後｜｜｜者繼婦之德名也 蘆花變 蕭廣濟孝子傳閔子騫爲後母所苦衣以｜｜父知欲出之子騫曰母在

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一邱之貉 漢書楊惲傳古與今如｜｜｜｜注言其同類也 矯枉過正 南史王琨傳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時咸謂｜｜

｜｜ 表表 見卷七阿英 錚錚 後漢劉盆子傳光武曰卿所謂鐵中｜｜庸中佼佼者

●●鍾生

來授之以靈藥可謂兩全矣然而終天有期愛日難已卽過此以往一榜亦不可得奚足計懷驢忽反奔以此捷高科卽以此增母壽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爲王者又何力爲蛙化牡驢獨天禍降而鸞膠之續已在中州以亡命而得好逐固舅之慈悲而窮於術而生死人肉白骨安知非有大慈悲誘其真耶竹木代死易檟折而電盡之猶是盡德所致耳男何力爲丈人又何力焉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南鄉舉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趵突泉適相値年六十餘鬚長過胸皤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屛人語（衆中豈無福命至厚者與生握手則心術德行之難可知）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以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爲人貴爲卿相何加焉（至性語不可多得）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匆匆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抱終天之恨者不敢卒讀）攜僕貰驢卽刻東邁驅里許驢忽反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躁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貰他驢亦如之（驢也非驢也亦非道人且非王者也此其故仍當闡之生）日已銜山莫知爲計僕又勸曰明日卽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卽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輟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惙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泫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健如故

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爲僧侶。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爲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母遣往省。卽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値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騾蹄趹。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媼抱坐隄上。驢沖過。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騾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卽寄居此間。當使徼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爲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爲力。此眞愛莫助之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爲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尙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知。則已行牒稽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

以女餌人叟之謀於此則見謂非天誘其衷哉

曰吾謀濟而復藉手於必合有計之人此不善將兵習善將將者

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叟喜曰吾謀濟矣。叟非常人所謂解星也問之答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非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即此爲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巹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贅爲女十六歲豔絕無雙生每對之欷歔女云妾即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爲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非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爲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長跽曰此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寞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舅也非舅也亦非妮子且非丈人也此其故仍當問之生女歎曰事已至此復何辭然父自剏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氈綿厚作蔽膝各以隱着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遙拗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爲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苦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

中。掃除光潔。而座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即復合去。女參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壻來。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騾來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即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囑瘞祭。以解竹木之寃。以杖代死奇極老僧力能爲之倘囑瘞祭以解其寃況乎非竹木之可比者而乃寃結哉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里。夜歸遼陽。

名士 見卷二阿寶 趵突泉 齊州二堂記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山之水會於黑水灣柏崖灣而至于濕馬崖自崖而北五十里有泉湧出曰｜｜｜ 終天 見卷一考城隍天年注 賜壽一紀 書畢命既歷三紀注十二年爲一紀 無恙 見卷二珠兒 瑤臺傾 劉禹錫傷往賦寶瑟僵兮絃柱絕｜｜｜兮鏡奩空 纖 見卷三香玉 偵 見卷二蓮香 挂錫 大智論菩薩多用錫杖○釋氏要覽比邱挂錫有二十五威儀室中不著地必挂於壁故游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 奉箕帚 見卷二嬰寧弱息注 丈人 見卷六狐妾 合巹 見卷一嬌娜 贅 見卷二蓮香 坎窞 易坎入于｜｜窞坎中小坎也 生死人而肉白骨 見卷八花姑子 香花供養 金剛經在在處處皆當供養以諸花香而散其處 招提 見卷一畫壁蘭若注 蘭若 見卷一畫壁 趺坐 見卷一瞳人語 方丈 高僧傳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云｜｜ 狼狽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此君 晉書王徽之傳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耶

巨狼當道則不狼者無路可通而狼者且引類呼朋而並進矣至堂上堂下坐臥於狼墀中白骨何可數計乎堂內所去皆巨狼銜來之死人皮也所食皆巨狼銜來之死人肉也未嘗不揚揚自鳴得意以爲祿能養虓也以

夢狼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翁夢其子丁實導之文若曰若是其仕也不如白丁之爲愈也殆深哀之矣）三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既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爲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爲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無人可通才是風憲）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門以內不問可知）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如山之白骨不過飽羣狼數餐耳）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爲者（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甲曰聊充庖廚翁急止之心怔忡不甯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稍有仁心羣狼阻之使之進退無主是狼伎倆）忽見諸狼紛然嗥避或竄牀下或伏几底（遇有禍害羣狼逃避紛紛作獸散是狼性情）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爲虎牙齒巉巉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月

篤祿可遣後也設有不安於是而欲舍之以去者狠且靈爲阻之必合其進退無所依據而後止狠之性狠之技固如是耳顧狠無有不畏豸獬者以豸能去邪也狠無有不假虎威者以虎好咥人也堂上有虎狠乃敢肆其貪毒耳虎失其威卽皆嗥遜伏寬矣敵齒而去狠豈復有衛虎之心哉獨怪旣旣者牿亡之後亦有人畜之明乃一轉念間謂妖夢不足以踐方且捷足先登自謂得計仕途關竅數語嫣萬姓之膏脂博上臺之喜悅傳來心法流毒無窮卽令乃翁皆若白翁斷頭

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鍾。鍾齒。齒零落墮地。馮曰猛子虎猶孚有金甲擒之黑宋禁之巨鍾敲之利劍集之亦將以充庖廚如法而炮治之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既至。見兄門齒盡豁。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爲閒曰。此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何嘗不有一隙之明奈牿亡已久爲陷則茅塞之矣時方賄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意。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此關竅淵源授受不煩口講指畫偏能入耳會心抑且青勝於藍冰寒於水好官徧天下小民無噍類矣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欷歔。伏枕託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爲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爲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卽遇寇。甲傾裝以獻之。當答曰殺汝裝將爲往諸寇曰。我等之來。爲一邑之民洩忿憤耳。甯專爲此哉。遂抉其首。生死之權在百姓不在上臺百姓怨便是死期媚上臺何術能解百姓怨也又

可猥而自顧其後不齒於人以視蟬冠豸繡委曾胥猥齒

問家人。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桀爲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抉之。是門前當道者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歛臣也。是堂上坐者堂下臥者將攜入都。並搜抉訖。始分貲入囊。鶩馳而去。甲魂伏身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卽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人面之不同如其心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尸。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有此異相令人不敢仰視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爲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歎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卽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通牧令之署者何人哉。蝨役耳。蠹書耳。納賂關說之徒耳。獬豸在堂。豺狼避道。自無人可通矣。行取內臺。復何愧。

筮仕 左傳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瓜葛 見卷二嬰甯 走無常 見卷二張誠 蟬冠豸繡 漢官儀制侍中惠文冠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注蟬取居高飲潔貂取內勁外溫○御史衣豸繡獬豸獸名一角能觸邪 金甲 見卷一畫壁 梟其首 見卷一畫皮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膂

不儀容修美何能得到天宮盡權奸之創造天宮原以待儀容修美者耳

兆（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兆塋墓界域也）助桀爲虐（見卷三香玉）猛於虎（禮檀弓孔子曰苛政——也）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洌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眞類墳冢）大驚疑爲鬼迷（眞同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鴨臛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剎天堂何別於地獄哉（知確耗則恐無地不愼密則致族滅比之羅剎地獄其有過之無弗及也）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何嘗不欲爲其人遮羞）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便卽爲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

袍眩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爲其人出醜盡矣）郭迷亂失次。不覺曲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覿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爲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輭。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顚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府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燈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革棕氈尺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極豪奢侈一語寫足）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巽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無地矣。（含糊極妙）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

此爲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巵酒爲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爲愛女不許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琖既盡忽亦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綿被囊裹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爲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慎密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以理測之定是此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雛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籌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魂含顰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臺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傖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登徒子非能好色者一快淫私遂顧而之他棄如敝屣此固明珠十斛求之者焉得不別抱琵琶哉以地獄之餓鬼冒洞府之仙人摸索暗中誰能忍此特不解丹

罿精工誰實爲之褥革溫厚誰實置之傖楚縱不知羞豈甘自鬪桃源讓漁郎泛棹乎聞京師宣武門外繩匠胡同某第爲嚴東樓故宅有地道深邃不可究極今已掩之權奸所爲固不可測而適以此貽帷薄之羞亦奇矣乃不惟潛通洞府亦且徑入天宮巨燭高燒八珍羅列致仙人覿面箇不文男子請爲沒齒不二之臣流蘇帳中共期永好情田自彼闢之自彼荒之倩人代耕於女何足深責乎此三月中奸雄方且奪人婦女逞其淫欲擅作威福顧盼自雄初不料其身未及死早已他人入室明珠香被專爲人作嫁衣裳也悲夫

鴨臛廣志晁鳧肥而耐寒宜有臛　食炙不知口處未詳　姮娥羅刹見卷六羅刹海市　天堂地獄見卷四龍飛相公　暗

摸索世說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聽許曰鄉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中｜｜亦可識　流蘇見卷二羅刹海市　漏見卷一妖術　淸貫見卷四阿纖

糞除左傳昭三年張趯謂太叔曰自子之歸小人｜｜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注｜｜掃除也　賈后晉書惠帝后賈氏名南風荒淫放恣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成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卜師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慙一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嚴東樓名世蕃嵩之子　淫籌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婦口已巧就謂之香吐壺及籍沒時部司奉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袖其一出以吝衆有識者曰此穢巾也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終歲數之爲｜｜焉見情史　金屋變爲長門漢武故事帝爲膠東王年數歲

長主公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姑女阿嬌問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以｜｜貯之後立爲后因妒廢居長門宮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長門賦以悟上復得親幸 唾壺見上 情田 鞫爲茂草晉王國寶傳論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詩小雅｜｜｜｜ 糟邱臺見卷二酒友 溫柔鄉見卷三樂仲 傖楚之帷薄晉陽秋吳人罵楚人曰傖傖賤稱也○賈誼治安策大臣坐淫亂者曰帷薄不修注帷幔也薄與箔同簾也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諧。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求凰。渠可也。一語取禍 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此何事而顧可作一時之謔 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此言此心可對天地質鬼神能感動周將軍以此 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即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至無可如何之日欲訴無由求死不得回思佻達詼諧時惟恐稍留餘地未能盡情火燒心坎悔難噬臍徒貽高堂之憂且致一臠之割稍有人心者其鑒于茲 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

商務印書館藏版

曾興實好言盛明之世教養之法浹洽於民親民之官所得與民興利剔弊者訟獄其首務也異史氏培陰騭滅天理二言最足發人深省陰騭之培非必不刑一人之爲

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憒憒何足臨民（即以兒犯之口罵之奇極快極）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非將軍不能爲此痛快事）昏官若動即便誅却（不惜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榜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其討負而歸意腰橐必富乃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鞫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騭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汚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失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鄰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鼠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爲憑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

堵當其罪而不妄刑之爲踏天理之滅非必肆貪枉注之爲滅敝於人而不能察亦爲滅所官切中時弊字字金石願實有司三復此書

非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朦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興訟者以其全刀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讎。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烏集。人出亦出。還同猱繫。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略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芟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

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逞一時之戲談罹殺身之慘禍佻達詼諧其害可勝言哉獨怪儼然爲民父母者借彼諧辭定斯疑獄予以極刑之慘加以不節之名絕少端倪憑何判斷至殺夫圖娶生雖自供而兇具旣須追求傷痕尤當比對縱謂血衣可證亦旣搜諸其家而不可得何以押之歸告其母母泣入室且至移時而乃取衣出付乎卽不暇究其衣之藏於何所而是否死者之衣並殺之而藏其衣者何故死者之屍又復有血衣者何故是亦不可以思乎又況事隔多日血痕之新舊一望可知乃憒憒登堂罔窺疑竇誣人大辟轉瞭臨刑藉非聖帝明臧周將軍擒來正犯則戲言者死殺人者生李代桃僵焉用此爲民父母者哉然宰固可誅生亦自取彼佻達喜詼諧者卽願受榜掠甘誣伏奈何以一刀之割孝敬高堂也

求凰 見卷二嬰甯

五毒 後漢隗囂傳王莽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醇醯裂以｜｜注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薶之○又明史｜｜者全刑也曰械曰鐐曰棍曰拶曰夾棍

慮囚 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掌折獄詳刑凡繫囚五日一慮○按慮音錄

周將軍 彭宗古關帝外編周倉平陸人有勇力板肋虬髯儀容甚偉初爲黃巾張寶將自恨事非其主遇帝於臥牛山翻然曰匹夫失所依今遇將軍如撥雲霧而覩青天願步隨雖萬里不辭也遂從帝於獨行之際當龐德乘小船欲還仁營倉深知水性驅大船而來撞翻小船跳入水中生擒德上其驍勇如此後呂蒙寇麥城死之明神宗封武烈侯

鵝鴨之爭 杜甫詩不教｜｜惱比鄰

雀鼠之忿 詩召南

兩造

見卷一成仙 葛藤悉斷 趙元詩新開一徑通蘭若斬盡淸涼舊｜｜ 神明宰 見卷二嬰甯 潤筆 隋書鄭譯拜爵國公高熲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 株累 見卷五大力將軍 谿壑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 睚眦 見卷五續黃粱 懷璧 左傳桓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 切膚之痛 易剝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桁楊 莊子在宥｜｜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注木在足曰械大械曰桁○廣韻白楊刀也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綦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卽設席於坐側。勸釂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閥閱。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卽駑駘耳。公子雖異姓。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覥然相見。鴟鴞固不可近駑駘又不可託不得已而求之異姓骨肉能不覥然 無他煩。薄藏窖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四字千古同哭 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語雖變格卻有至理 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

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爲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一樸慤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以此求僕諳役皆宜然而談何容易遂輪纖指以卜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𢫨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卽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爲人戇拙不苟貲財悉倚付之婦以賞付純篤之生生以賞付慧拙之僕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往涉荊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卽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卽席歌舞鞺鞳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眞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爲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借此作提筆文勢便不散漫宴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

操籌不忘書卷又能知足天既富之更當予以賢內助矣

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腸福命雖知心腸可見心腸既相信則福命亦自可憑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爲鹾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閽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爲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閽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閽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略一舉手卽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爲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無策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甯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媪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囑閽人行沽畧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況何似生問其姓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

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墓曰某祖墓尙在彰郡每欲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遲遲今妹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墓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貲返桃源同二墓啟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爲客今日爲吾甥壻也（映帶上文借作束筆文氣十分緊聚）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爲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駑駘雖無用尙可守門戶）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强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間回視第宅則爲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竊意冢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胔（鴟鴞鴟鴞無毀我室）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詣生同驗之入

壙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爲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内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貲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箇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只失金釧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訶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釧而去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釧質賭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賂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䘏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多行不義必自斃豈惟貧而已也）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案螢枯死復有誰憐至於無計謀生借餘光於燦火茫茫世宙不少寒酸何術向墓田中分窖金而使窮措大發跡也書癡何解懋遷乃受此重金謀諸黷僕致陶朱之富且載西子而來鬼借人謀人資鬼力雖云福命亦由至性純篤所致耳夫

人既能會計又復神明徒有兩孫淒然零落駑駘本難任重鴟鴞且更相殘猥以藏金託諸異姓方得墓田重贖門戶生新此漢寢唐陵古人所以望之興歎也至於搜墓者無獲而壙案乃有分金劫財者已行而鬼馬胡然委路此皆其人之自取夫人之力而非盡關夫人之力也

富家翁史記留侯世家注沛公入秦宮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耶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未亡人見卷六雷曹　案螢枯死杜甫題鄭虔詩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枯死讀書螢○枯一作乾　書癡見卷二嬰甯　懋遷書益稷｜｜有無化居注懋勉也懋勉其民使遷有於無交易變化其居積之貨也

洗寶裝未詳　飛灑杜荀鶴詩雨絲｜｜日輪中　鞺鞳見卷四金和尚　會計見卷一長清僧　設祖帳見卷二聶小倩　鉦見卷四晚霞

陶朱富史記越世家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以陶爲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收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得西施作內助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于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爲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按吳青壇讀書質疑云世傳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許之後越伐吳滅之西施從范蠡乘輕舟泛五湖以去此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後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蓋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於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于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爲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楊升庵云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蓋句踐平吳後沉之于江所謂鴟夷者安知不謂子胥乎　巨萬見卷四白秋練　鹺賈見卷六連城　閹人見卷三晉公女　大令見卷三曾友于　櫬見卷二任秀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瓜分見卷四珊瑚　賒死未詳　河潤莊子河潤千里澤及三族

不速之客突如其來。固是醉中所爲。然亦有天緣在。兩少年丰采都雅。不及琉璃屏兩裙釵。能識貞介士。

面具（宋史狄青每臨敵必帶｜｜）五毒（見前寃獄）素封（見卷一種梨）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醉中孟浪。乃得眞緣。非偶然也）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迎客。華裳眩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幃內眷。（屏內有物色人在）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釂。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遢地。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

商務印書館藏版

停輿問故憐贈珠花憫無妄之災爲開復之具光明磊落可對神天恩我無私米生豈虛語證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至神女摘花爲復衣頂許學使可謂肆子其神

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由證。訟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褫。冀其可以辯復。於是攜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貧窶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搴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途中無可解贈。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以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閥。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諦視。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不辱沒贈花主人）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爲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曩年車中人也。見生

不以非愛其財可知矣出之者慚於顏見之者紅上頰果何故哉囑待路隅贈金二百乃恍然悟矣娘子惠我何字直從心肝中揭出受恩深處眞是一謂說不出來惟有繪像焚香而已

門如市者不膺貪緣屬通家者未嘗干謁贈珠花者果是知己重珠花者纔算解人不忘珠花眞情也曰不敢忘敢問其不敢何也由驚起而然也見青衣何足驚驚其爲傳娘子之言而贈金者也則青衣之來青衣問之非青衣也娘子也娘子來[illegible]忘珠花否忘

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尙未復耶。生慚然。於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慚然者何慚其不忍棄此也女暈紅上頰無言而贈之金不言之言其味彌永）既囑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爲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可見其介）但告以姓名。繪以小像。焚香供之。足矣。（所謂辦一片至誠心也）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屑貪緣。後入邑庠第一。（介處其品自在）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閩中巡撫爲生祖門人。優卹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淸鯁。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介處其品難及）一日。有客裘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傅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間闊。治具相款。客辭以冗。然亦不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悽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所不爲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强人。（今之以一飲交而以喪節强人者多矣然亦其人先自喪節故不待强之而已允之）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生乃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僞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一親見

珠花是寄娘子矣如之何其敢也公子卽娘子脆兒見公子卽如見娘子此青衣之意也乃不敢之中更有所不敢者不敢忘珠花不敢忘娘子也不敢不親見娘子而遂敢奉命也爲子來娘子哭哭其不敢不來也而拜之慰之者亦謂明知卿不敢不來所以不敢遲諾耳吾知罪罪在不致忘珠花不敢忘殊花者獲罪之由不敢不見娘子晉覆罪之實也獲非之由出於感奪罪之罰出於要此盡娘子所深知而曲諒者乘危而抑痛之敢於爲此不敢私怨矣

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慘然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祗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爲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袪抑搔之女曰子誠儇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危予過矣予過矣忿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先言朱花是因其不忍棄此之書而動其心也曰公子卽娘子抱兒亦謂其必聞之而奉命也不意聞之儀喜者且有偶辭而不敢不奉命又不敢遽奉命其不敢不奉命者娘子意中事也其不敢遽奉命者娘子意外事也事出意外則彼因我之求而有驕心我不能不因彼之驕而有畏心脅我來不能不來不敢不來惟有哭而已矣然既曰畏人而又曰生平何解此苦是彼以來脅我我抑以來要之挾其急欲一見之心使忍使我奔波之罪卽先以絕其乘入之危之心而後借故而出令彼長跪謝過然後以舊義動之青衣亦爲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爲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先以所求告之復就其不敢遽奉命之本意而新切示之曰爲妾求之其言若離離不合其意實針芥相投寫生傳神有此妙筆君如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爲妾求之四字有十萬鈞力量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驅祟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諸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默然遂去意似

數年不忍棄之物還爲主人棄之要償珠花猶寄語娘子則主人非他人矣公子強作主人以黃金償珠花適逢彼之怒耳

重花非貴珠所以什襲而藏者非娘子之爲而誰爲乃稱小生何敢他望又曰幸得報洪恩死且無憾不知所謂他望者若何所謂報恩者又若何自相矛盾所言幾成兩橛而娘子神人四字亦將分作兩層若曰以神人而

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娘子固嘗曰爲伊求之固嘗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爲之鈐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爲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意若曰我爲娘子求之娘子須償我也珠花特借口耳踰數日傅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此一謝謬甚然不可少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爲令妹之惠我無私耳無私二字承上兩義字來若曰所以然者惟令妹知之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强之聲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本不了了如何能了翼日青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爲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於萬一死無憾矣已如其言而償珠花矣若爲不知其意而百倍以償之使之無可措辭掩卷代爲設想眞是無可措辭矣及觀其重花非貴珠數語猶是意中所有至謂娘子神人何敢他望則驚爲奇談又謂得報恩死無憾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乃拍案呼曰奇奇奇青衣置珠案間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肴酒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飲懽若一家有客餽苦糯公子飲而美之引盡百琖面頰微頳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所不貞介者爲令妹之惠我無私耳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

論則小生誠不敢有他望若以娘子而論則小生不敢忘珠花更不敢不報洪恩矣

珠花復歸故主不必果有其事行文則不能不有其事此跟章脈一定之法也且借簪花時看出神繡見其非人間人爲神女人字作爐染亦不可少

爲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爲買少姬而歸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淸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媼之家顧妾姨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歎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十年前爲主人棄之者今還歸于故主矣）女另出珠花一朶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爲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兩面並寫篇中屢用此筆）昧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

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令寬大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爲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果有靈於神者矣。

刺（見卷一葉生）僑居（見卷一聶小倩）直指巡方（見卷一嬌娜又見卷八胡四娘）青衣（見卷一瞳人語）貧窶（見卷二嬰甯）款段（見卷一瞳人語）門如市（前漢鄭崇傳臣｜｜｜臣心如水）骾（韻會｜音梗說文食骨留咽也注徐鍇曰古有骨｜之臣遇事敢刺｜不從俗也）通家（見卷一青鳳）治具（見卷一陸判）奔波（見卷二鳳陽士人）僨人（後漢卓茂傳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汝爲｜｜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鄉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乘人之危（漢書蓋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將軍倚權恣橫從事蘇正和案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勳勳素與正和有讐或勸勳可因此報勳曰｜｜｜｜非仁乃陳鵠寢其事）緩頰（見卷八西湖主）祟（見卷一賈兒）惠我無私（呂覽孔子用魯三月政化大行魯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富家翁（見前劉夫人）什襲（見卷一狐嫁女）新月鈎辰（未詳○天文志星居於卯地或辰星鈎月主年豐國泰）天孫（見卷七鞏仙）青廬（見卷二蓮香）薰沐（國語魯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生之於是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釁而三浴之桓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爲政焉注以香塗身爲釁或作薰○韓愈答呂毉山人書方將坐足下三薰而三沐之）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爲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

商務印書館藏版

地下能夫妻團聚又可納妻生子則與人間何異所傷心者墳墓不掃耳遺子從叔去死者固所樂爲生者未必樂從也仲之欲繼兄後久出至誠自念鬼雖非人慰情勝如無有此豈接私親覩者吁之窺其萬一鄰

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略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子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一媼出窺。眞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卽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鬧。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捽兄地上。仲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

不嫁田家牧牛子此鬼殊有志氣聞刺血之言而自試原非草草謂之有意喬才何羞之有鬼而不能如顯不如爲聾矣

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爲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女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爲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尙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旣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煙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爲。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卽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强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

則血痕猶溼蓋聞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尙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僞增其年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類亦信爲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遺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恆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胾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威靈仙羣以爲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

既得鬼妻又狎鬼妓死於鬼病生於鬼見

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强之再四。乃曰。勿爲所惑。仲諾之。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鈎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敘間闊。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琖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礙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威靈仙忽起搴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威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卻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夕威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卻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爲所傷。仲寖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

商務印書館藏版

喚威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祟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妙容頓減。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甯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治具 見卷一陸判 慰情亦勝無 陶潛詩弱女雖非男｜｜亦勝無 起粟 見卷一董生 物色 見卷一嬌娜 鬼妻 見卷二聶小倩 渠作有意喬才久矣 遺腹子 見卷三樂仲 燕樓 麗情集唐張建封鎮武甯有關盼盼者徐之奇色張納之於｜子｜ 表表

戢（見卷七阿英）吃吃（見卷一狐嫁女）陽臺（見卷一嚏人語）賚斧（見卷五狐諧）豚兒（見卷一勞山道士）不齒（見卷一葉生）崇（見卷三曾友于）立批之（見卷一賈兒）（見卷三曾友于）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喜豪縱。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參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牀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既而詣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却歸。聞妻與李臥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抽刀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為人也。今若此。殺之汙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笞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即墨。後石匣營有樵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為異。賚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即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囂。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

商務印書館藏版

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爲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取稅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爲聖賢。但望成佛祖。請徧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玉柱下垂（江淹賦掩金觴而誰御橫||而霑軾注||涕也）沂水劉宗玉（名琮）檀越（見卷一畫壁）放下刀子去（山堂肆考廣頌屠兒在涅盤會上||屠刀立便成佛）

●●橘樹

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値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淸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寘諸閨闥。朝夕護之。惟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紿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爲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爲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

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歟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初度 見卷二蓮香 女公子 見卷三魯公女 釋褐 揚雄解嘲或丨丨而傳○宋選舉志每春季太學辟雍生悉公試混取總五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人爲上等卽日賜丨丨○宋朝會典興國二年始賜呂蒙正等丨丨狀元皆謝恩日賜祥符中始及第日賜之○按丨丨謂丨布丨藍衣

●●木雕美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濼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簏牽巨犬二於簏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豔妝如生又以小錦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鐙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眞如生者

濼口 水經注丨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 昭君出塞 世說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畫披圖召之衆皆賂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醜圖之終身不得召幸後匈奴求美女於帝帝以賜之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而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

●●金永年

商務印書館藏版

賀販平準亦其分耳應絕嗣而得子於耄耋之年天曾何虧負人來

只求母疾之念耳不知割肉作膏之為孝父何知割股傷生之為不孝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貿販平準。賜予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眞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就木（見卷三晉公女）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大疽。痛不可忍。晝夜嚬呻。周撫飢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爲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刃割脇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作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割股爲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眞。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

●●獅子

暹邏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暹邏　續文獻通考｜｜在古城極南濵海○明史｜｜本｜｜與｜斛二國在海南中｜土瘠不宜耕稼｜斛土平衍稼多穫｜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斛明初｜｜斛國王始遣使入貢○按｜｜在古城極南濵海見續文獻通考國朝康熙十二年遣使請封上以海道寫遠令以數印付其使臣帶往至二十三年復入貢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籤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默思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文昌　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帝君生于唐時姓張諱亞越人也後徙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洒落其文明麗浩蕩爲蜀中宗師有功文教已發解隨第入春官帝君感時事托爲方外遊蜀人𥨪之構祠清虛觀題曰梓潼君祠遠近禱之輒應咸曰天有｜｜君信其人矣

聊齋志異評註卷九終


賈奉雉
一枕游仙梦乍回榮華轉
眼騰寒灰少年盛
氣消磨盡自有樓船接引
來


三生
三載研鑽一日爭何堪蹭〻掌文衡仇尋冤世難消釋不抉雙睛怨不平


長亭
驅鬼新傳一卷書淂逢佳婿信非虛
芳名早作參辭識冰玉偏難積怨除


席方平
一心戀父竟離魂
紅日何由照覆盆
不遇二郎神訊決
九幽呼籲怨無門

仰而跂俯而就爲文之道與處世通然亦須看其俯就之有害於義與否害於義則不可俯就矣仰跂之而不得猶不見棄於君子也簾內諸公眞有另具一副眼睛肺腸者欲換之而無可換矣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與爲其易寧爲其難）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李爾操觚談何容易）即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人之貴賤視乎其文文者心之聲品之所從分也臺閣猶賤味乎其言）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鑑）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

賈雖少年盛氣其所書自是正大

闒冗泛濫之句連綴成篇遂可以束閣羣書可以奪魁多士此等闈墨一中無怪術就者學爲羅符深入肌理以此一等物事進身而成爲淵源投多也

每見榜上有名竟讀文章有價賞鑑有眞鑑然道在是矣而不知而矢之臭者只便宜少出多少愧汗

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貪入闈熄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强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闒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闒冗泛濫不能對己何可告人此而日連綴成文亦連綴者之自謂爲文耳）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强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羣書未入闈者之目自當束閣之）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顚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今之以剽竊連綴成篇而得售者想亦背上有符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不作此想除却多少孽障省却多少愧汗）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可謂一字一珠）讀竟重衣盡溼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怍間郎

儻來富貴厭無足榮心若千載之名非忠孝節義不足以當之果能致此則千古不朽矣長生又奚足比哉

置身度外可以爲聖賢可以作仙佛

神仙可學而成無奈臟腑空明以後又有許多驚怖許多阻撓許多牽纏許多罣礙情緣道念兩相持而不能下久之久之洞府清潔之地變爲房幃狎褻之所矣自己不能作主愛我者又豈能爲力乎

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椀貯狗矢眞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絕矣（欲顧顏面除非遁跡山林與世長絕）郎曰此亦太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初志何嘗不決）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尊案尚未造完故謂來早）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射矣嘗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貓抓癢自牖睨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卽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嗥動如雞受縛虎卽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瞑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情緣未斷終是）（苦未受盡學未造完）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

洞府中自解隱登榻月纔明耳而取餌充飢寂然一坐忽而虎喚然而人來悄怨登榻時低聲小語時偎傍怨懟時慰藉歎合時以至聞叟譙訶趣牆遁去時夜方向晨屆指已懸百餘年之久仙家幾月固遁異人閣然以此推之則仙家感百千萬儻物亦只如人生百年耳其久暫何以殊矣

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眞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躁進者逐。引人躁進者杖。著爲令。）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撲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眞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蹙。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年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僞。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霪霪。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

凡骾峭不避權貴者未有不爲大僚中傷雖屢疏求退必至讒作而後止然則相戒不爲骾峭乎且相率而趨附權貴乎君子曰骾峭不可爲而可爲也權貴可避而不可避也禍患且聽之將來公道須學之此日

必心無愧恥而後不難致富貴則富貴可以致而不可必致也愧恥不可無而不容或無也

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煙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恆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噓而與之。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富貴以無愧恥致之富貴可憐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當是得受心法不必寫符在背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爲人骾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諭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富貴一夢耳謂十餘年不如一

商務印書館藏版

到此悟徹竟登彼岸

（夢以夢思夢是大夢初覺時）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賈見驚喜踴身而過（將此身置度外矣）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自今不說私話矣）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歎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反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立言貴乎不朽（左傳襄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夏楚（見卷二張誠）東閣羣書（晉庾翼傳殷浩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議其任可也韓愈寄盧仝詩春秋三傳｜高｜獨抱遺經究終始）嗒喪（見卷一葉生）金盆玉椀貯狗矢（五代史孫晟傳晟與馮延己並爲相晟輕延己爲人常曰｜｜｜｜而｜｜｜｜可乎）儻來（見卷九雲羅公主）劉阮返天台（見卷七翩翩）不齒（見卷三曾友于）瘐死（集韻囚徒以飢寒而死曰｜｜○史記｜｜獄中注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或作瘉○按天祿識餘史記｜｜獄中注不明瘐字義考說文束縛捽抴爲臾臾庾古字通用）地獄（見卷四飛龍相公）虞侯（見卷九小翠）陳大士（名際泰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有仙骨（杜甫送孔巢父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注王烈之安城記謝廩過一人乘龜而行廩知爲神人拜請隨去其人曰汝無仙骨）

試士盛於唐代此興于唐之所以命名也則自唐歷宋元明以來被黜落而憤懣以卒者何可勝數宜其狀一投而萬聲響應也

抉其雙睛非亦宜之今更有行其私而不欲得佳文者奈何簾中諸公於披揀時有草率了事漫不經心者須防此一刀

仇人相見不容置辯而竟斬之雖議以草菅人命舉覺爽快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爲令尹。闈場入簾。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孫山外無數冤鬼推興爲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至。閻羅卽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戞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罪太輕。是必抉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人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劙胸。剜其心兩人瀝血鳴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閧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餘。値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士也。驚曰。吾合盡矣。前之不肯抉其雙睛者正爲此耳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梟其首某至陰投狀訟興。閻羅不卽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

商務印書館藏版

雖得請為大大究為小犬所齕同歸於齕亦一快事

如此解冤閻羅可謂善調停矣乃既為愛壻相得甚歡而復恃才侮翁必代為之謀得志名場而後冤仇乃釋可畏哉一鬧齣單全書

後。興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爲。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畜。閻羅判爲大犬。興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齕之。小犬齩其喉下。齩喉 其 繫綴如鈴。大犬擺撲嗥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爲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爲某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鄰郡。値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恆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爲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譏訕似過刻。然君子必取之。而常以爲鑑。

名士見卷二阿寶　倅見卷六劉海石　祿盡見卷八綠衣女　草菅人命賈誼傳其視殺人如艾｜｜然　委禽見卷二阿寶　調停見卷二巧娘

●●長亭

雖狐疑狐曰非所敢知疑鬼是鬼曰我知之矣狐祟人而鬼祟狐實不曾以鬼祟鬼以狐祟狐也於陰隲何傳為鬼祟女特延外治鬼鬼又薦女而治之者之心不在鬼是又添一祟矣人為狐祟不惟陰隲無傷且功德不少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為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一生用之不盡）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可見並無把握何得聞鬼言而以此要婢）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縠帳中。婢以鉤掛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為狐祟。陰隲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平情之論）女之姊長亭。光豔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為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方將德鬼何敢驅鬼）出

以驅鬼要婚非爲祟而何得長亭金簪爲信心不能不在鬼矣集家人悉爲祓除恐深閨者之未能全璧心愈不能不在鬼矣寫佩待使人持贈不待叟求之矣

媼有信書則石其壻也殺壻之謀媼不與聞倉皇而往告之以視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之論孰爲得之

辭叟。託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淸門如翁者（乘人之危而要之敝人也）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祟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媼盟。媼遽出曰。先生何見疑也。卽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爲信（石要婚狐詐婚石實讐之何責於狐惟石先料其背約而請與媼盟金簪既授則息壤在彼矣欲殺之而終離之反復之罪有所歸已）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逕返身去（長亭能見大義）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

老嫗有信有禮有智有爲

觀長亭之所以處父子夫婦之間常變經權可謂斟酌盡善矣遺壻私遁非背父也不敢失所天爲陷親於不義也然使歸石之後向夫而背父則不孝不背其父孝矣使石父病卒而縗絰無聞則因不背其父而乃背夫之父其不孝又更甚焉乃思女之命乃來就郎捨兒而就道三年不反雖老子昏耄爲子者不得不委屈從之也至得翁凶問乃背父而縗絰奔喪其書曰妾遵嚴

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謀媼不背盟狐一生賴有賢內助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媼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爲幸多矣曰老子昏髦則可直言念老身矣婉其詞曰肯爲長亭念老身統之於所重也此爲修辭之要登車遂去蓋殺壻之謀媼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媼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媼强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甯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媼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苫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憒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權其輕重衡其緩急以禮自處復以禮處人言問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

兒無母矣兒亦噭咷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純乎天理 合乎人情）石許之女使乳媼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啟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歎曰生長閨閫視一里爲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爲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縉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素逋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爲父傷甯不爲妾弔乎聞之忭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以情義責之 令人心折）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所謂爲長）

孝一念老身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縶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此則要之以禮要之何害媼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卽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老狐紮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爲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竈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齦齦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睒閃似有慍色旣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媼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明明需其實感激而曰不在感激亦學得狐三分詐女曰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返德報之所以爲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爲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前此去將不還已無奈伊何矣故此止以情動之以德感之以義責之而實哀懇之女次日去二日卽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

間而翁壻間尙不通慶弔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啟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壻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篇中多凝鍊之句亦流利亦端莊文筆之當行出色者

厭禳 見卷一畫皮 符籙 隋書經籍志丨丨十七部一百三卷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 祟 見卷一賈兒 湯夫人 郎湯婆子溫足瓶也玉堂閑話作錫奴黃山谷詩作脚婆吳寬湯婆傳奇曰湯媼○滑稽生湯婆子詩不施脂粉不梳粧寢實無言臥象牀暖足難同親骨肉條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慵開眼花落花開只自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 玉趾 見卷六公孫九娘 漏 見卷一妖術 胡再不謀 見卷五黃九郎 詬誶 見卷四恆娘 苦次 見卷四金和尙 彌留 見卷二蓮香 亂命 左傳宣十五年秦伐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外兄 儀禮姑之子注丨丨弟也疏丨丨者姑是內人以外出而生故也 冰玉 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與玠並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不相能 見卷三曾友于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樸訥

奇文奇事至性至情爲强鬼所陵不赴地下何以代伸冤氣豈知既赴地下而冤更加寃哉必待上帝殿下與灌口二郎而後得平反茫茫宇宙果何路可達帝聽哉賄通而始出質理自然所告無據自然不直赴郡告官役郡司之利市也遲半月之久則席之受扑城隍之覆案不待質理畢乃知之

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賕囑日夜搒掠脛股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自無王章方知尊在獄吏）遂出抽筆爲詞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家門役至門而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心腹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問之而不答乃自答之）冥王益怒命置火牀捽席下見東墀有鐵牀熾火其下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掬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牀著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

商務印書館藏版

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卽復押回冥王又問尙敢訟否答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闢痛不可禁顧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寸心不死損之實難）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闢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卽推復忽然身合猶覺鋸鋒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爲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爲若雪之矣（何嘗不知無如權不在彼）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鳴呼爲今

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均已伏[illegible]席之[illegible][illegible]出文[illegible]

送汝歸。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爲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闢。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閾。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爲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千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爲前馬所執。縶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即爲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即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慄戰。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

商務印書館藏版

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徒誇品秩之尊羊很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爲爾湔腸卽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爲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卽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强項乃上下其鷹鷙之手旣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贓而枉法眞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旣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剁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卽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旣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啟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爲席有里

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刧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赴地下而訴至冥王力已竭矣寃可伸矣乃關說不通而私函密進錢神當道木偶登堂甚且臥以焦肉之牀關以解身之鋸壯哉此漢毒矣斯刑幸而鋸未損心絲能續命大寃未雪萬死難辭註富貴期頤之籍烏足以移其心訴聽明正直之神乃可以斷斯獄獨怪儼然王簡者爲彼私函枉茲律法移惡人之鬼加孝子之身迭之歸而料其不歸速之訟而禁其勿訟餌之以足願之事賺之以不備之生酷而又貪奸而且詐較之城隍郡司罪又甚焉卒之檻車囚至伏鼠現形地下之鬼何辜而乃王及此輩哉

少選 見卷一狐嫁女 狼狽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城隍 見卷一考城隍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逆旅 見卷二巧娘 灌口二郎 寰宇記||鎮在導江縣西六十里〇||見西遊記〇按俗以演義之謬謂二郎爲楊戩稱楊二郎非也道書稱二郎爲清源眞君朱子語錄云蜀中||||||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據此則二郎爲秦將李冰之子冰命子二郎鑿離堆山開渠引水灌成都十一州縣之田有功於民蜀人祠之〇本朝雍正五年詔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佑王二郎

孝緒廣爲惡顯英王 聰明正直 左傳莊三十二年神||||而壹者也 期頤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人 羽葆 見卷一陸判

鹵簿 見卷一陸判 殿下九王 貪墨 諡法貪以敗官讒言敗善曰墨墨音昧又左傳昭十四年以敗官爲|注墨不潔之稱貪欲而敗其官守謂之汙墨|

速官謗 左傳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 縶纓棨戟 左傳成二年仲叔于奚請曲縣||以朝注曲縣軒縣縶纓馬飾皆諸侯之制○前漢匈奴傳有衣之戟曰棨

崔豹古今注||殳之遺象也以木爲之後世以赤油韜之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羊很狼貪 史記項羽本紀宋義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韓

愈城州谿堂詩||||以口覆城 魚食 漢書何顯傳趙季李款以氣力漁食閭里注謂侵奪取之若漁獵 鯨吞 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

人吞食小國○韓愈詩海||明月 當擲西江之水爲爾湔腸 五代史周王仁裕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 請君入甕 資治通鑑初金

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取大甕四周以炭炙之令囚居中何事不承俊臣索甕如興法謂

興曰有內狀推兄|||此|中興惶恐服罪 折腰 晉書陶潛傳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 強項

後漢董宣傳宣爲洛陽令殺公主奴上令謝罪宣不從強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上敕||令出 上下其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

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人面獸心 孔巖與殷浩書皆|||

|貪而無親雖以感義又崔鴻後趙錄冉閔謂慕容儁曰爾曹|||| 剔髓代毛 漢武紀黃眉翁指東方朔曰吾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今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落蓐 見卷三竹青 苦海 見卷七鴉頭 跋扈 見卷四珊瑚 六月霜 張說獄箴匹夫結憤六月飛霜 九衢 楚辭天問靡蓱||臬華安居 獄

吏爲尊 見卷七江城 屠伯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銅臭 東漢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司

徒問其子鈞曰外議何如子曰人言其||耳 通神 幽閒鼓吹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大獄頗有寃屈每甚扼腕及判便召獄吏嚴誡之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帖子曰錢三萬貫乞勿問此獄

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復見一帖子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一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禍及不得不受也

三紀（見卷九鍾生）淨土（法苑珠林西方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淨土）

●●素秋

俞愼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爲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踧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媼。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爲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弱。何以爲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搴簾出。則一靑衣婢捧壺。又一媼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

商務印書館藏版

一入仕途之途則終身不能跳出得失二字圈外眞是可憐〻是可笑

初念不堅遂覺中熱乃至一蹶卽死蠢氣更不耐事

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媼徹器。公子適嗽。誤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椀流炙。覩婢。則帛蘘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卽世。去留尙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遺一婢爲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爲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爲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恂九大爲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爲成敗所惑。故甯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驅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爲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爲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尙强作噱。恂九失色。酒琖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

侯門爲蠹所不顧入。吾爲侯門羞。吾更爲侯門危。

以甲第裘馬容貌三者取人。鮮不失矣。自應爲蠹魚所不樂。

登鬼籙。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眞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卽以重金爲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歿後。當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尙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使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疑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甯不知我心乎。卽中饋當不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家。恂九不欲。旣歿。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率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託媒風示公子。許爲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尙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

書畫鼎彝已盡鬻之蠹魚何所容身乎

甲第墟矣裘馬敝矣容貌枯矣昔年之不樂知有今日矣

未遑理妝草草遂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有今尊在何長一命謹菴哉

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甯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菴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甲慮韓詐諼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啓簾照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僞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遵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爲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壻之僞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徧愬郡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爲力甲呆憝無所復

五百金已歸爲有並二姬而請益之又貸宅辦金以賄賂可謂倒賠錢矣然較之韓蓋還算便宜蓋換來金與二姬只三年同妹算之一姊子耳

蠹魚配名士其咬文嚼字茹古涵今可稱同聲同氣同志同術可以同憂同樂同生同死他時同隱海濱同昇仙界豈侯門紈袴所可同日語乎

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爲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支。家人榜掠殆徧。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瘐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綦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媼驀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答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父。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爲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爲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卽囑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媼言。大喜。卽與生面訂爲好。先是素秋

不使得金而後宜心中所存者眞目中所見者大

有畫眉使代一節方令閱者無留憾

幸哉屑生不入得失之途當下已登仙境矣

素秋其三食神仙字耶顧其自謂無福相與乃兄自嗇福薄之意同特自知之而能自安之不至如乃兄之癡惑而枉死耳翦帛化韋馱不惟映帶畫眉變蟒直照應到帛翦小人上

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鎰豈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壻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壻亦不之解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爲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祕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雞鳴早起攜一白髮奴控雙衞而去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爲墟韓夫人翦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尙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

曰。遠矣遠矣。匆匆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蹤跡。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甯知糊眼主司。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奮然遂死。蠹魚之癡。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十三經垂教身心性命之理耳一部廿三史法鑒攸分子臣弟友之經忠孝廉節之則廣我聞見正我修爲求慊戒欺學問之道無愧我心而已矣至諸子百家以及離騷楚些皆可以擷其芳藻晤其情懷卽一歌一詠之間罔非隨其興之所至豈復有得失之念存於中哉自古文變爲帖括古詩變爲試帖精於其藝者原足以窺其心術見其根柢知其經濟得其才華以此得人史不勝書奈俗學誤人只以此爲弋取功名之具童子束髮受書蒙師經師皆以進取之方口講指畫傳授心法而沾沾焉計其何以得何以失且計其何以必得而必無或失於是執經請業者只知所學爲得失之一途於立身行己之道耳不曾聞目不曾覩而黃卷青燈殘編斷簡餖飣糟粕神似蠹魚卒之戚戚終身名場老死乃謂讀書誤我文章無憑豈知非書誤我而我實自誤文本有憑而我自無憑乎然此猶自得失言之也若聖賢垂教之意則孔顏所樂與孟氏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又何誤我

商務印書館藏版

又何無憑哉

美如冠玉 史記陳平世家絳侯灌嬰等讒陳平曰平雖｜丈夫｜｜｜耳其中未必有也 應門之童 李密陳情表內無｜｜五尺｜｜ 治具 見卷一陸判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人 青衣 見卷一瞳人語 吃吃 見卷一瞳人語 紫姑 荊楚歲時記望夕迎｜｜神以卜○異苑世有｜｜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躍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舞惡便仰臥平昌孟氏恆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子胥其夫名也曹姑其大婦也○李商隱詩羞逐旁人賽｜｜ 下帷 見卷三紅玉

亂命 見前長亭 人頭畜鳴 昇 見卷一嬌娜 蠹魚 爾雅蟫白魚注蟫衣書中蟲始則黃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粉故曰白魚本草謂衣魚一曰壁魚俗呼｜｜一名蟫古稱困學生為書蟫誤用假借也○按蠹或作螙蠹會別作蠹非 寒士 見卷一狐嫁女 冰媒 見卷三胡氏 小妻 見卷四恆娘 關節 見卷二阿寶

批 見卷三曾友于 瓜葛 見卷二嬰甯 逴行良遠 見卷一成仙 瘐斃 見前賈奉雉 無恙 見卷二珠兒 囹圄 見卷一成仙

倒屣 見卷五續黃粱 名士 見卷二阿寶 鬬說 見卷五仇大娘 牀笫 見卷二俠女 大比 見卷二阿寶 兵燹 見卷二張誠

衛 見卷二嬰甯 管城子無食肉相 韓愈毛穎傳秦始皇使蒙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黃庭堅詩｜｜｜｜｜｜｜孔方兄有絕交書 雄飛雌伏 後漢趙典傳趙溫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安能｜｜ 詐諼 前漢息夫躬傳虛造｜｜之策 糊眼 歐陽修詩清夜夢中｜｜處朱衣暗裏點頭時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

會林一鶴議論激昂慷慨正大光明所謂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不惟當作程嬰杵臼傳讀直可作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讀

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以德自信則大美在我雖殘醜庸何傷）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矢志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攜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其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堂堂正正斬釘截鐵之言鬚眉男子聞之能不生愧）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所求朋友者不過如此本非強以難能者）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行（究竟朋友不可恃）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

商務印書館藏版

對官語其理甚明其言實讟不作秦庭之哭我必復之之一語申包胥且將奈何

人之財己之力也於此而猶不肯耗之此心眞可以對天地質鬼神

撫孤難復逢尤難教之而成其德則尤難中之難漢霍光猶愧此況下者乎

囑曰必以我歸葬在我原有可必者昭金而以爲不必則過矣

路之人可聽也（誰非赤子至乃不惟其理惟其人乎）官怒其言戇訶逐而出女寃憤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扃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輙同嫗啓戶出粟爲之營辦己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撫其孤而不居其第不染其財）（界限分明諸無賴亦應折服）積數年烏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自明（光明磊落共見其心）又數年爲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爲傭然烏頭夫婦有小過輙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怫然欲去夫婦跪道悔詞始止（於其財則人己之界必分於其過則人己之見全泯一若傭嫗一若嚴母女中君子女中丈夫）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昏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恆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烏頭報德固出至誠）

然不合葬則將使死而事二夫也使子自言其神乎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爲也彼女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直牡之矣

美哉喬女其德之全矣乎不事二夫節也圖報知己義也銳身詣官勇也哭訴縉紳智也食貧不染廉也幼而撫之長而教之仁也禮也迨身既死而猶能止其棺斥其子卒以遂其歸葬之志得爲完人於地下嗚呼抑何神乎

問名見卷三陳雲棲　瓜分見卷四珊瑚　草竊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姦宄　不齒見卷三曾友于　心許之史記吳世家季札傳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豈以此倍吾心哉　扃見卷一嬌娜　合厝見卷二嬰甯　若遇九方皋直牡之矣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有九方皋穆公使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衣敗絮恐貽

不能爲人夫又致不能爲人子不能爲人兒不能爲人友且不能爲人父尙得謂之人也乎

讀披絮去子岸幘出當日奇觀千古奇聞此情此狀余亦曾於客間見之第不至老父不溫飽耳

直言責之方不愧具季之盟行道者羞之況已爲我之老父乎

尊長細弱橫被摧殘對瀝血之好只應曰此仇不敢忘也萬鍾之言可謂難兄難弟

訕笑。不令見客。綱常之變乃至於此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兒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與爲昆季靜莫極矣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値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其子本以傭僕視之復奚疑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卽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貽玷衣冠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歎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有所恃而不恐是以敢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卽除室爲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尙在閨闥

父子兄弟皆感泣楊翁可憫萬鍾可恥萬石可殺

強預人家事余亦嘗犯此思聞瑟歌時亦學馬之若弗聞也者迫萬不能忍亦噬之罵之第未能使其袴履俱脫足纏縈道至今猶恐然

著搒妾墮胎絕人宗嗣王法不宥天理不容馬能以利刃畫其心人皆呼快余則為之惜曰何不立刻殺卻

漸近馬居以示瑟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逐出叉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薄責示懲猶輕覷此婦）少定婢進襪履著已噭啕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甯猶懼以私脫加罪（擅脫巾幗重犯其罪不小）探婦哭已乃敢入趑趄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搒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撬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刃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我亦嘗見似此之人不能如馬以術治之愧甚愧甚）乃令數人反

凡口中自言知悔而乞命者必不能悔不肯悔以法懼之者其術必窮故惟有殺之而已

婦人之悍妒固生性使然亦多由其夫之關茸漸積而釀成之故余嘗謂婦人之不德婦人之不幸而過人之不激也尹之命悍豈盡尹之罪乎以術懼之而以實告之亦馬諫怨處

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恨不即剖）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歡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生平不解此樂二語千醜萬醜一齊寫出前日不敢私脫巾幗可謂受辱不怨此時坐立皆無所可可謂受寵若驚）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必如是方足賞獻媚之忠）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顛蹷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偏不死）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候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尫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

萬鍾一擊差強人意惜其投井太速身死而父兄仍不得生未免實恨於地下耳

我亦嘗謂畏內之人雖不能威何爲亦不能斷出友人曰子言左矣能威者即能斷出而決不至於出不能威者必至於應出而決不能斷蓋能斷之八必須能威之人也

負氣而入本是假氣以手據地而言本是眞言讀者至此無不噴

見翁。襤褸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線。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無丈夫氣只有一哭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劫。果能威劫則能去矣便殺卻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聞有總戎某爲婦所逼其麾下慫恿戎裝帶劍而入以威之負氣疾行而入婦叱問何爲總戎失色以手據地曰請夫人閱操正與此對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眞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丈夫再造散方名甚奇藥力甚速果爾願刊布三千大千世界普救恒河沙數長內男子但藥力禁有消時奈何奈何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塡胸。忿氣駭人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叫喊駭人雷動。婦未及話。萬石以足騰起。足騰起駭人婦顚去數尺有咫。卽復握石成拳。擂擊無算。握石擂擊駭人婦體幾無完膚。嘲啫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腰中出佩刀駭人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

假令馮勃然若將按劍不知何故

丈夫氣而貧藥力則未有不餒者乾綱之不振雖有神仙亦末如之何也矣

爲學生員之污穢世界

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割股肉擲地更駭煞人）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乞恕）

（不聽又割更駭煞人）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

屢欲奔尋（於此當謂入曰欲勇者買余餘勇惜藥力不能除去病根奈何奈何）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囑

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吾固）

（曰天下之悍婦皆天下闒茸之人成之也）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申矣（昨死不死今生）

（不生故積難滌新暫難更一難不振一餒難與於彼何尤再造無望吁嗟乎再造無靈）遺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懾倩婢扶起

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

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

居無何舊態全作矣（人之所以懼者未有不自嘲狎起）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

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何必責之徒污人口）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

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衣冠禽獸黜之已晚）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為煨

燼（悍火成）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

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

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去（悍妒之婦無有不淫嫁得屠人畢生）

聽夫再嫁天下之悍婦妒婦鮮有能爲貞婦者此情理之所必然也

札之以屠刀穿之以毛綆臨老遺肉股屈不伸肉食其可得乎

吃著不盡矣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賫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札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至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伊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雨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無恥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

飢謀殊還又同苟合萬石到底弄人

兒女情深英雄氣短茫茫苦海同此病源

孟母投梭視之如子周婆制禮根極我公嚇破愚兒膽那有丈夫氣

將軍氣同雷電銳氣每挫夫人城大人面若冰霜鬼面常露夜叉

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名世持淄川人康熙戊午解元）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甯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嚬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煙生卽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哳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牀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膽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

可解者終是强解最寬者總不知寬窮鬼因衣食而怨言豪家爲姬妾而拚會

妒之受病直入膏肓妒之始羞難灑江漢酸風醋海中吹散多少癡魂淹殺多少豔骨

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爲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斫樹摧花止求包荒於怨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攖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支永夜寒更蟬殼鷺灘喜驪龍之方睡犢車麈尾恨駑馬之不奔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舅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爲羊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荆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剝牀之痛髯如戟者如是膽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妒之無方胭

商務印書館藏版

觀自在不惜傾倒淨瓶善男子還當翻成貝葉

三年保護之功幸而不爲毈卵

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咦、願此幾章貝葉文灑爲一滴楊枝水。

章邱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勾欄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縶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需則躡繩。繩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姒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卵兩成。吾以汝爲毈矣。今亦爾耶。

耿進士崧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瀹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逆之。設帳得金。悉納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餽遺。恆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銷算良難也。後爲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

水長船高極勢比喻宰相問大豈知夫人更大

槖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周親然舌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終心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得如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爲宰相甯便大耶

季常之懼 陳慥字｜｜蜀人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詳見後怒獅之吼句注 敗絮 見卷五續黃粱 岸幘 世說謝奕在桓溫座｜｜嘯詠注露額曰岸

脫粟 見卷一長清僧 瀝血 諫諍草｜｜抽誠披胸見款○韓愈歸彭城詩刳肝以爲紙｜｜以書辭 强預人家事 世說桓公欲遷都孫綽上表公曰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國事 巾幗 見卷二巧娘 漏 見卷一妖術 批頰 見卷三曾友于 醮 見卷一陸判 襤褸 見卷六羅剎海市 伏首帖耳 見卷四申氏搖尾注 刀圭藥 見卷二蓮香 嗒然若喪 見卷一葉生 膝行 見卷一畫皮 賓事良人 左傳僖二十三年季白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黔驢無技 柳宗元三戒｜無｜有好事者舡載以入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驢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不齒 見卷三曾友于 回祿 見卷五仇大娘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朱門 見卷一畫皮 閽人 見卷三晉公女 珠還 見卷六雷曹 畢公權 名世持淄川人康熙戊午解元 妙音經 伉儷 見卷二俠女 魚水 見卷五連鎖 如賓之敬 見前賓事良人注 牀上夜叉坐 宣室志吳生者江南人遊會稽娶劉氏女後數年寧於雁門與劉氏偕之官吳獵於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吳出劉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吳疑劉爲他怪旬餘吏以一鹿獻吳吳命致於庭言將遠適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執鹿而食乃

召吏卒持兵仗而入劉見之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

任金剛亦須低眉 談藪薛道衡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釜底毒煙生 未詳○酉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生生曰釜婦也臼中炊無婦也君歸不見妻矣○元稹詩齊濠熬毒煙

卽鐵漢無能強項 駭聞錄李邃餘仕僞蜀有婦態蜀平太祖曰有此態耶以既頭箭射之正中其腹李不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供奉官後握兵江淮號鐵漢又宋史梁師成使吳默持書詔劉安世安世還其書不答蘇軾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眞鐵漢器之安世字也○強項見前席方平

麻姑之爪能搔 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久之始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手似鳥爪經見之心中念背上大癢時得此搔之當佳方平已知之卽鞭經曰麻姑神人汝謂其爪可爬背耶

蓮花之面 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諛之曰人言六郎似丨丨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耳

小受大走 帝王世紀舜能和諧丨杖則丨丨杖則丨又說苑曾皙援杖擊曾子仆地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責之曰丨杖則丨丨杖則丨

孟母投梭 列女傳孟子學而歸母方織問所學自若也母乃投梭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因勤學不怠

婦倡夫隨 孔叢子十五許嫁而從夫是陰動而陽應男倡而女隨之義也○關尹子夫者倡婦者隨

周婆 妒記謝太傅妻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深好聲樂後欲立妓妾兄弟外甥等漸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劉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婆娑跳擲停觀滿路行人 未詳或云此本陸雲士峒谿纖志中跳月記因錄其序於後○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女之未嫁者曰觀音皆髻插雞翎於二月羣聚歌舞自相擇配余有跳月記以詳其事○記載吳齊壇說鈴共五百餘言不備錄○按記中無此二句字樣後又一條云苗人每遇令節男子吹笙撞鼓婦隨男後婆娑進退舉手頓足疾徐可觀名曰踹堂之舞或云本此

嘲哳鳴斷撲落一羣嬌鳥 未詳○盧照鄰詩一羣嬌鳥共啼春

銀牀 古樂府後園鑿井丨作丨金瓶素綆汲寒漿○名義考丨丨轆轤架也

投繯 見卷四五通

碎膽 南史齊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準懼而死舉體皆青人以爲膽碎

驚魂 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竊窺者莫不動心丨丨謂之神人○夷光修明卽西施鄭旦之別名

無何有之鄉 莊子逍遙遊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封之手｜｜｜｜｜廣莫之野 骫髀 趙壹詩｜｜｜倚門邊注｜｜骳胖也 不寒而慄 綱鑑漢武帝紀義縱爲定襄太守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一捕鞫曰爲

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魔女翹鬟 皈依 見卷八伍秋月 鳩盤 見卷五辛十四娘 香花供養 見卷九鍾生 怒

獅之吼 傳燈錄釋迦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惟吾獨尊○蘇軾詩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東坡謫居黃

岡與陳慥遊慥妻柳氏最悍妒慥每宴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爲散去河東柳郡也杜詩有河東女兒身姓柳之句故東坡引以爲戲吼獅子聲蓋借用傳燈錄中語以其好參禪也

牝雞之鳴 書牧誓｜｜司晨惟家之索 五體投地 見卷八胡四娘 登徒子 宋玉｜｜｜好色賦序大夫｜｜｜侍於楚襄王短宋玉玉因著｜｜｜好色

賦 迴波詞 本事詩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妻悍妒談畏之時韋庶人頗襲著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有優人詞曰｜｜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祗有裴談內裏

無過李老韋后大喜以束帛賜之 汾陽之壻 唐郭子儀傳進封｜｜郡王八子七壻俱爲朝廷顯官 卿卿 見卷二胡四娘 贅 見卷二蓮香 外黃

史記張耳傳張耳者大梁人也亡命游｜｜｜｜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邸父客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 窮鬼 韓愈送窮文三呼｜｜而送之 斫

樹摧花 滑稽類書武歷陽女嫁阮宣性妒有桃一枝花葉可愛宣歎美之武怒取刀｜其｜｜其｜ 包荒 易泰包荒用馮河 錢神 晉魯褒傷時貪鄙著｜｜論以

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之無勢而熱又曰見我家兄莫敢仰視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攖鱗犯制 梁張纘妒婦賦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

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 方兄 見上又蘇軾詩雖無孔｜｜顧有法喜妻 鳥道鴻溝 綸按陶穀謝韓熙載家妓夜侍句云巫山之夢覺初臨露

侵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 吟白首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同心人白頭不相離 巫山 見卷

五狐諧陽臺注 池水清 王氏見聞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經年漏其家嘗遊謁於東川梁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自家領女僕持棒伺於暗處申方高聲唱｜

｜不絕忽於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郎竄於牀下時輩呼伸爲｜｜｜ 紅牙 宋史錢俶傳太平興國三年俶貢｜｜樂器二十二事王輸詩吹到梁州移別調君王親爲按｜｜

按｜｜拍板也

妾命薄 詩杞漢許皇后云奈何妾薄命曹子建因以妾薄命名篇

蟬殼鶯灘 青衣曲盡閨秀菊芳之實的是可兒步香鳴珀之人夙推房老鄭家慧婢雅擅譚經宋氏離姬亦能修史故青衣作賦中郎之關愛偏深白執裁詩王琰之寄情不淺以致木蘭持檝桃葉迎歸紫燕騰號人種追至情倚綺紬非徒玉川之赤脚標名淚灑犀之髯謝豈似志和之樵青解意哉乃有戲引鄭風阿堵立櫻桃花下閒尋春草蕭郎盼楊柳陰邊不慣寧桃脂虎暗渡藍橋甘爲蟬翼化蜂酣眠香國擬三熟三偷之數強半雲半雨之歡凡此情緣亦供笑柄借歌碧玉私語紅牙○第一齣老僧入定注倦眼迷蒙凝神摹想亦驚亦喜如醉如癡○第二齣野狐聽冰注進退兩難憂疑交集垣牆屬耳草木皆兵○第三齣金蟬脫殼注探首出衾攝衣坐摹半牀虎踞兩膝蛇行○第四齣鶯驚踏灘注脊燈半滅白足雙垂踏地無聲騰空有力○第五齣空庭鵠舞注室暗心虛肱長足蹐步空隱影蕩魄離魂○第六齣伯牙撫琴注作知音客彈不弦琴據榻橫撫挽舟暗渡○第七齣饞鷹攫兔注突兀摩空扶搖健舉翩躚怒逐羽血交飛○第八齣槽聲欸乃注三更漏靜萬籟聲銷垂帳深深敲鉤戛戛○第九齣吳牛喘月注力乏神疲手顫足冷挾氣而喘有聲如牛○第十齣離亭泣別注臨歧惴惴執手依依重訂新盟毋忘夙好○十一齣下第歸心注出路軒昂歸途寂寞撫躬抱愧回首傷心○十二齣落花驚夢注燈影花殘春魂夢斷因緣俱了色相皆空○按第四齣一作濯足滄浪注同

驪龍方睡 莊子列禦寇河上人緯蕭而食其子入淵得千金之珠翁曰此珠在｜｜頷下子得之遭其睡也

犢車麈尾 妒記王導妻曹夫人性妒導憚之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夫人知之命駕尋討導飛轡出門乃提麈尾以柄助御者驅車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一日謂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有短轅｜｜長柄｜｜王公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兒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舅 要錄車武子妻大妒武子呼其婦兄共宿取一絳裙衣掛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林發被乃其兄也大慚而退

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爲羊 江盈科談言京邑有士人聟其婦大妒忌於夫小則詬詈大則捶打嘗以長繩繫夫脚聟密與巫嫗爲計因婦眠而遶以羊繫繩上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告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聟徐徐還後復妒忌聟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於是不復敢爾

買笑纏頭 買子說林武帝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錢奉帝○李白詩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見卷七鴉頭

俯首帖耳

氏見卷四申氏搖尾注李陽亦謂不可世說王夷甫妻郭泰寧女聚斂無度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有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郭素憚之夷甫乃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

｜｜｜卿｜｜｜郭氏乃小爲之損斗酒藏而不設蘇軾前赤壁賦我有｜｜｜｜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逐客之書見卷三陳雲棲故人疎

而不來孟浩然詩多病｜｜｜廣絕交之論漢朱穆著絕交論晉劉孝標作廣絕交論雁影分飛禮王制兄之齒雁行邱遲與陳伯之書雁行有

序荆樹續齊諧記京兆田眞田慶田廣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共議欲斫爲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燃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

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不復解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盛一門眞仕至大中大夫鸞膠見卷九小翠蘆花見卷九細柳飲酒陽城一

堂中惟有兄弟宋祁卓行傳陽城字亢宗舉進士後與弟增域隱中條山不肯娶謂弟曰我與若孤惸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忍爲弟義之亦不娶終身○

舊唐書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韓昌黎作爭臣論以譏之及陸贄坐貶城上書論裴延齡奸邪金吾將軍張萬壽稱爲直臣是城未舉進士也並存之以俟再考吹竽商

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列仙傳商邱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鴛偶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不相離人得

其一則其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五兩鹿皮陳祥道禮書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束帛十端也儷兩也皮鹿皮周禮地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

剝牀之痛易｜｜以膚切近災也髯如戟見卷六狐聯又東坡與陳季常書彼此｜｜｜莫作兒女態也膽似斗世說姜維死時剖其膽如斗大馬

棧齊策匡章之母得罪其父殺而埋之｜｜之下蠶室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旣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注茸次也若人相俾次也師古曰非也茸音人勇切｜｜乃腐刑所居溫

密之室也謂推置｜｜之中也後漢書光武紀章懷太子注｜｜宮刑獄名有罪者畏風須煖作窨室畜火如｜｜因以名焉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傳主嫁柴紹引兵七萬與秦王定京師

號｜｜｜｜苦療妒之無方梁紀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郗后所疾懷恚成疾左右進曰臣讀山海經倉庚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

膳妒減半胭脂虎見卷七江城幸渡迷之有楫李白詩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津天香水經注爾時諸神天人僊宴空中散天香花○駱賓王詩

商務印書館藏版

｜｜雲外 湯鑊之波 王充論衡子胥之身煮｜｜｜｜ 花雨 劉長卿詩花雨從天落○輿地紀勝雨花臺在江寗縣城南相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天雨花故名 劍輪之火 極樂之境 佛書經言四方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世界 彩翼雙棲 李義山無題云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沈佺期古意云海燕雙棲玳瑁梁言少婦既富貴如海燕雙棲何等歡適 長舌之端 詩大雅婦有｜｜○韓詩外傳避文士之筆端武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 青蓮花蒂 雜志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以名其山○曹璧與其妻麗春相抱溺池中其池生並蒂蓮花見情史 拔苦惱於優婆之國 苦惱見卷二張誠○釋氏要覽梵語優婆塞此言清信士又言優婆夷此言清信女又言尼○此言唐言也 立道場於愛河之濱 見卷五李伯言○梁武帝歸佛文登長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淵 貝葉文 見卷三林四娘 楊枝水 楊枝甘露見西遊記又法苑珠林佛圖澄天竺人石勒聞其名召之其子暴病澄取｜｜沾｜洒之遂甦 李孝廉善遷 倜儻 見卷一狐嫁女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鴉 淮南子卵不成鳥曰｜○｜音段 耿進士生崧 舌耕 拾遺記賈逵教授爲業積粟遂至盈倉人曰逵非力耕乃｜｜也 一行作吏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此事遂廢

通篇篇法段法疏疏落落洋洋灑灑其妙不待言矣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爲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

而句法字法尤爲鍾鑪精淨爲學者暗度金鍼幸勿讀口念過

不義卽非人也郞若人也句知其非人而望其若人而決其必不若人矣

亦起出履其跡不知所往心無望怏怏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媼似爲女也母者才趨之媼女行且語媼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呵護汝得快壻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媼媼自言爲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濇母如此蹜蹜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壻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女不應媼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爲遢伎兒作婦（渠寡福於蕩無行測之易翻覆於輕薄知之以此觀人人焉廋哉）才聞樸誠自表切矢皦日媼喜竟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拍嗾之才殷勤手於橐覓山兜二舁媼及女已步從若爲僕過隘輒訶兜夫不得顛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妗出媼也雲兒之嫂之謂才吾壻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於必不然之中）（設一或然之想究哉天乎）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闥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儇薄子如何消）

受得起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竊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爲媵金可得百爲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慮飲博無貲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欷歔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七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有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日以壻家貧常常縈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固自樂之保無差忒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撾闥入見樓舍華好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爲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亘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媼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不敢怨母一片苦惱只說得个

渠將鬻我渠則爲誰我則爲誰渠固我之渠我固渠之我也渠爲我將終身事渠依渠渠何忍而鬻我之鬻我爲渠之我渠將終身畜我庇我我何辜而渠得鬻渠而將鬻我渠爲渠我爲我矣人曰不如殺卻而止之曰渠便不仁我實不忍終是我之心猶有渠渠之心早無我

（果然三字）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
曰渠將鬻我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肩負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
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
脫母在前我豈誣耶（句句罵豺鼠子而述曩日之情景初近時之情景及歸其家後之情景而實之曰母在前我豈誣耶是罵才卽怨母矣乃只是罵才而並不露怨母之意若女者可以怨矣）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
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
汝儇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抑揚頓折愈委婉愈痛快）言次婢嫗連衿臂旋旋圍遶之聞女
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
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言未已衆眥裂悉以銳簪翦
刀股攢刺脇膜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我不忍其觳觫乃率衆
下樓去（一層深一層一層緊一層使人始而快心繼而唾罵既而眥裂而終之曰可暫釋卻率衆而去蓋謂豺鼠子不值與之校也前後文斷而不斷一氣相生）
才坐聽移時人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
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坐石崩墮壁半
有枯橫焉罥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著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

[illegible]文忽斷忽[illegible]如山勢奔[illegible]而來突成[illegible]壁令人目[illegible]心迷中閭[illegible]籠陽合仍一氣接入對[illegible]奇觀[illegible]

聲斷。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綆來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澌斃。舁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籠什器俱杳。惟有繩牀敗案。是己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臥。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貨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衞耳。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瘐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爲友者不得不知戒也。凡狹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袴。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將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凡蕩無行之人。欲之所在。務求必得。隨人之所好。而委曲以投之。因人之所苦。而

慷爽以祛之內存鬼蜮外飾樸誠甘其言令其色一若情種也者迨其欲已遂竟忘其所自來而敝屣視之矣豈前後判若兩人哉古今輕薄之人無有不翻覆之事而其所以易翻覆者卽可於其蕩無行決之以此觀人思過半矣女之料才決之於膝行據足之際以爲對越神明之地大庭廣衆之間而可以爲此則亦何所不爲乎不能爲遢伎兒作婦此其精明若何果斷若何惜老媼夢夢墮奸謀而强拍啉之行之草草迫以相隨乃汗腥猶留鬼皮始脫豺鼠子訖無香火之情儇薄兒竟作居奇之想至忍以同衾人賺作娼此大惡劇卽殺却豈爲過乎自無擇人之智又無從諫之明而止求神加護而得快壻其可得乎率衆下樓去吾至今猶爲雲翠仙抱屈也

優婆夷塞 見前馬介甫 膝行 見卷一畫皮 快壻 後魏志郭瑀有女謂劉昞曰吾欲覓一｜｜昞曰延明卽其人也遂妻之○延明昞之字 遢伎兒

皦日 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 吟 見卷一賈兒 適適驚 莊子秋水｜｜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無長物 見卷五續黃粱 中貴人 見卷七八大王 傾城 卷二蓮香 香火情 唐書突厥傳秦王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耶 眥裂 見卷二紅玉 㚐 見卷一嬌娜 緇

牀 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交牀始名胡牀隋改爲交牀又名｜｜ 嗒然 見卷一葉生 擊而殺之 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注｜撲也 瘐死 見卷一賈奉雉 遠山芙蓉 見卷七鴉頭 牛衣 見卷一王成 擁絮 見卷五續黃粱 霍霍磨之 見卷一賈兒 橄欖 羣芳譜｜｜一

其中無有徒有丰儀則不如易冠而簪矣然猶有尺腰微長所以得享裙帶之福

不弁二字立胎看其處處照應直至篇末與簪二字

本是兩人卿自誤耳何也尺腰之文可以爲文而不可以語之文

名諫果一名忠果○南方草木狀｜｜味雖苦澀咀之芳馥勝含雞舌香○王元之詩江東多果實｜｜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肉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而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今何所喻喻彼忠臣詞直道逆君耳斥逐投天涯世亂愚其言噬臍爲能追寄語採詩者無輕｜｜詩

漏脯 禮內則馬黑脊而脯臂漏注漏讀螻言如螻蛄臭也不可食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直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不弁而弁弁而不弁通篇設色生香此一句安頓此處得力不少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一字紙裹繡線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儂脇合之女脈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鬟託委致焉鴉鬟換得鮮禽冠來也刻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如卿者直可易冠而簪耳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日哦爲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語新奇可愛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饔飧不給撫情寂漠嗷嗷悲泣女訶之曰

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君非丈夫合受巾幗妾作男兒定取青紫一髻一冠只一轉移）

（■耳）生方懊喪聞妻言睒睗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項恐亦猶人耳（視青紫如芥言甚易也汲水炊白粥言現成也豈知此閨中人非徒說現成話者必到冠加於項做出來然後知其不猶人此等男子[illegible]是■事眞是其中稀有）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蘗苦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爲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僞爲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偏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卹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翦髮雛奴爲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矚然駭異或排闥而迫之一揖便亡去客睹丰采又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囅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婚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令正雄飛尊夫雌伏矣）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託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門迄謝

牝雞而鳴固是陰盛陽衰亦明季不祥之先兆也

十年雄飛一朝雌伏生平不孕眞可謂兩袖清風受封新婦顏氏有顏而丈夫無顏矣

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闒茸不能自立負氣自爲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恐貽笑只爲闒茸男子藏拙）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貲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戲語成趣）相傳爲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侍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映帶）

（弁字）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名士（見卷二阿寶） 女學士（見卷六公孫九娘） 渠儂（字典｜｜他也古樂府有懊儂歌） 胹合（見卷九宦娘） 金鴉鐶（未詳○按晉書西戎傳大宛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聘○韓愈詩｜｜既薦六合俄清新注金鴉日也此或言鐶如金鴉之大與） 魚水（見卷五連瑣） 漏（見卷一妖術） 青紫直芥

拾之（見卷八仙人島） 睒睗（左思吳都賦忘其所｜｜注｜｜疾視也） 落拓（見卷一嬌娜） 檗苦（檗音柏黃木也本草檗樹狀似石榴皮黃而苦古樂府黃｜鬱成林當奈苦心多） 顧影（見卷七江城） 蹇（見卷二鳳陽士人） 冠玉（見前素秋） 下帷（見卷三紅玉） 瞲然（集韻瞲呼決切音血驚視貌荀子榮辱篇）

見姝麗而寂不動此初念之自持人或能之至於足踏腹手捋髭蹴鼻穿耳掩目謂此時不心搖搖者將

｜｜視之 排闥 見卷二巧娘 贅 見卷二蓮香 靦然 見卷一畫皮 青雲 見卷五續黃粱 小郎 見卷九阿纖 葛巾 見卷七梅女 敗

絮 見卷五續黃粱 雌伏 見前秦秋 面首三十人 南史山陰公主宋武帝女廢帝姝也適何戢廢帝愛之時與同輦出入主謂上曰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何太不均帝乃為置｜｜｜｜褚彥回與為主壻愛之彥回不從○面貌之美者首髮之美者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綦貧又有鼓盆之戚茆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心不惑於邪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臥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踹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念卒不顧（才一搖動便急肅然鬼且無能為何況非鬼）女遂以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恥其

商務印書館藏版

讀撒手所恃者即急耳然揣念耳於搖若不自持之時而即鬅然端念方可之眞操守眞理學彼閑戶枯寂自守不見可欲可樂之事遂竊竊羈以節操自矜詡未必如此容易

鬼語調而達恰如此時口吻前直語而以實娟出之即鬼亦嫁而動事

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幢幢略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痒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却女子卽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折薪淅米爲生執爨生顧而獎曰兩卿此爲不勝憨跳耶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椀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溲合砒酖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啜已復盛爭爲奔走生樂之習以爲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自言之則先名而後姓代言則先姓而後名）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豈獨無情（以情感之）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以害曉之）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以去留示之）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以羞暴之心動之）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以愛仇之辨正之）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

妒色本難看。鬼妒而色變。更怕煞人。

過事而善調停。則無事矣。可以處鬼事。並可以處人事。

賦立而師事之。至於抓背按股而爭媚之。鬼且敬人。人何畏鬼。或謂生嘗作。積無鬼矣。今設鬼帳。不獲悔前言之釋乎。曰唯唯否否。設帳如瞞生也者。滿學咿唔。何嘗有鬼。設帳非瞞生也者。滿盡咿唔。何嘗有人。

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捋袴於地。亦置不爲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疏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爲之。擁諸懷。把腕而教之書。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僞爲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調停其間處人難處鬼尤難處鬼狐尤難中之難於是折兩紙爲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倣畢。祗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爲抓背。臥爲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師嚴道尊。心悅誠服。豈惟莫余敢侮。如此其忠且敬也踰日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遍。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鉤爲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咿唔。生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託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

泉詩讒讖切時事自是不避鬼賊之人然而人而鬼可以不避鬼而人則不可以不避人而鬼陰也以剛陽制之則伏若晉介者外人而內鬼外陽而內陰戰以人道彼以鬼謀我以陽呵彼以陰險呪他鬼從而附和之卽不長鬼如陶生能不受其中箸暈

疾爲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倜儻剛直之人多犯此病因之得禍者十居其九可鑑也)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强攝去逼充媵御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頓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跛踦而沒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問三郎何人生僞爲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全得鬼弟子之力)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部院被廨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今託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爲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在醉夢中耶(誅其罪究其該管上司引援之例切當無愧秋曹)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爲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

生能仆黑魅責城隍而不能仆書介責學使可見人之惡實勝於鬼鬼猶可以理服人則難以理服也

顧爲卿死一節顧盼上文然亦情理中所必有之事

此鬼大好不宜負他仙人多情仙人論事

本是秋容郎光豔少減亦喜矣不減則喜而更愜愜而過望

溷一好鬼倘曾一好鬼癡生郎不料纏道人豈肯負他

掠以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汚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爲卿死二女戚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盤根錯節玉汝于成古今作如是觀）會一道士塗遇生顧謂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固是鬼好亦由激化中來）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所謂求急而反以得緩也）見有喪轝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舁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壻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豔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敘生平忽聞烏烏鬼泣則小謝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浪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媼齎送香匳居然翁壻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爲慘慟不能成合巹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

敘秋容先入棺而後有聲而頓蘇而開言而見貌此敘小謝則小女先入簾而已見其貌聞其言且郎自敘其事而後小謝至而抱之而合之而仆地而甦並郝之詰女蔡之認妹皆作兩樣寫法郎此可悟行文讀錯綜變化之

無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搴簾入。明眸而皓齒。光豔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入。便相交付耳。以女言作敘事出色生新又是省力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爲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酸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荊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眞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此何等學術何等胸襟必能堅拒私奔人乃可作無鬼之論並可以與鬼同居不爲所擾而且有以感之化之夫鬼也而至於感且化則又何嘗有鬼哉

蒼頭 見卷五狐諧 倜儻 見卷一狐嫁女 鼓盆 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而歌惠子曰不哭已足矣又｜｜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無鬼論 晉阮瞻作｜｜｜唐林蘊亦作｜｜｜ 聽事 見卷三石清虛 批頰 見卷三曾友于 筆力 韓愈詩龍文百斛鼎｜｜可獨扛 鴆 見卷四葛巾 月旦 見卷二阿寶 塗鴉 見卷一嬌娜 花判 未詳○按曾鞏劉子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來務無不關決各執己見雜署其名謂之五｜｜事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城隍 見卷一考｜｜ 血殷凌波 殷音煙見卷一青鳳○凌波見卷九細柳 瓜葛 見卷二嬰寧 漏 見卷一妖術 伉儷 見卷二俠女 舁 見卷一嬌娜 暗陬 見卷六宮夢弼 合巹 見卷一嬌娜 通籍 前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門中者得爲父母兄弟｜｜注籍者爲尺二竹籍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挂之宮中按省相應乃得入也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麪爲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媼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氏姓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

商務印書館藏版

觀媼之言亦微篤守分者

母子日守窮廬僅取蠅頭利自給此外一無所貪此樸一無所慮混之道如是而已

庸問媼曰貧賤傭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不稱即不祥不稱其位不稱其職不稱其實不稱其服皆不祥孰甚焉）女笑坐牀頭戀戀殊殷媼辭之言娘子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馬以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參母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召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尙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事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卽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幙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卽起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搖搖撼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盤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罽錦裀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媼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卽同媼來視新婦女

不辨中有不暇辨不欲辨不能辨不敢辨不忍辨數層呂媼來意亟欲辨而不能不辨不敢不辨也乃見女慧麗愕眙良久而唯唯以歸吾不知其不暇辨耶不欲辨耶不能辨耶抑不敢辨不忍辨耶特怪媼以婦人見婦人乃亦至於此噫耶

笑迎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慧麗。愕眙良久。卽亦不辨。唯唯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姥姥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爲白金。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著。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已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懽。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樸訥無他長。璞玉渾金莫名其實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蕙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混非美字也。胡以名然。亦有辨焉。混於人則不可。混於錢則不可。混於事則不可。混於時則不可。混於心與混於理則不可。若夫質樸居心。拙吶處世。隨事相安。隨時自足。以此爲混。恐未必眞能混也。馬固樸訥無他長者。仙人且願委身。混而不

孟浪極矣而曰勿嫌孟浪是言者自解亦作者之解耳

事則形跡可疑文則矯健無儔

醉中生有寫東偏不突兀

混不混而混必如是而後可以混是以謂之混也

椎布 後漢梁鴻傳孟光爲｜髻｜衣著操作而前梁鴻喜曰此眞妻也鴻 蠅頭利 西廂記只爲蝸角虛名｜｜微｜ 眙 見卷二聶小倩 雙成姊 見卷七鞏仙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爲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曛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何如。徐亦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人具酒奉客。即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郎君清門令望。可附婚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踧踖不知所對。叟即遣伻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峨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縮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款暱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爲家。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或不拘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既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妻戲爲除館。設榻其中。闔門出曰。新娘子今夜

取作講必快意之筆忽然打斷蕩已入手之巾子而亦失之揭出無宿分三字共熱心腸化為冰冷

至矣因與共笑曰既暮妻戲曳徐啟門曰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賫饌具來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徐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胾來釋擔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窗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讙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盤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嫡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噉惟留四簋不加匕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舄縞裳云是新寡女呼為六姊情態妖豔善笑能言與徐漸洽輒以諧語嘲徐行觴政徐為錄事禁笑謔六姊頻連犯引十餘爵酡然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亡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眾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

逼進一層直令無可躲閃於下文更爲得力前半幅不求之而自至後半幅強求之而終沮有緣無緣喚醒迷人不少

對逼進一層直再無可躲閃雖到不會條內而後以

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復烏有。意瑣瑣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阽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此女諸如所請。適以冗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即非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姊不至。徐疑女妒。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若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爲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甓廣堂。門房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温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疏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既至。俯首簡嘿。不似前此之諸。少時。叟媪辭去。女謂六姐曰。姊姊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姐微哂曰。輕薄兒何以相近。女執兩人殘卮。強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爲。少時。七姐亦去。室

忽聞二字作轉以竄避無跡作收筆力雄健乃爾

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姐宛轉撐拒。徐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為。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託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怏怏而歸。猶冀七姐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

董玉玹談

殯宮 潘岳文歸反哭兮｜｜ 孟浪 見卷四葛巾 充下陳 爾雅堂除謂之陳戰國策美人｜｜｜注下陳猶後列也 局局而笑 莊子天地篇將閭葂蔦季徹於魯君季徹｜｜然笑注｜｜笑不出聲也 治具 見卷一陸判 裁 見卷一狐女 錄事 ｜｜官名謂總｜衆｜也見職官要錄○章望之延漏要凡試以一人爲｜｜以糾坐人須擇其人有飲材者飲材有三善合知音大戶也 心旌方搖 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搖搖如懸｜而無所終薄 阽危 見卷八花姑子 人勝天 見卷九細柳 晨占喜雀夕卜燈花 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故目瞤則呪之火花則拜之鵲噪則餧之蜘蛛則放之○郭鈺送遠門歸期未定須寄書人莫誤燈花卜 董玉玹

●●顧生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瘇。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深處有人往來。但遙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入

宅中。三歷門戶。絕無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氈貼地。略窺之。見滿屋嬰兒。坐者臥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居。世子瘧病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九楹歷階而升。則客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嚮坐。酒既行。鼓樂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餐。就牀頭頻呼之。耳畔甚眞。心恐王子知。然竝無知者。遂托更衣而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牀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悵悵。猶欲急反。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竝無嬰兒。有數十媼。蓬首駝背。坐臥其中。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懼。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卽坐。見王子頷下添髭尺餘矣。見顧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顧點彭祖娶婦。妓卽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飲言。臣目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令診視。東座一客。卽離席來。兩指啟雙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目少睡。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令臥。臥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

此鬼甚無謂然天下之庸人而致庸福皆若有鬼代爲之而較此鬼吏覺無謂者只合叫精明人氣死

忽聞鳴鉦鍠聒卽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然目病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稷下 見卷六公孫九娘 廳事 見卷三石淸虛 華封祝 堯紀堯觀子華｜｜人｜之以爲劇名未詳 逆旅 見卷二巧娘 更衣 見卷八封三娘

蓬首 詩衛風首如飛蓬○駘背 見卷二聶小倩 彭祖娶婦 史記｜｜壽八百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椰瓢 正字通｜殼有斑纈點文橫破之爲酒器遇毒見酒沸起 鉦 見卷四晚霞

●●周克昌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昵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甚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戲恆終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旣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爲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値其他出得逃而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曩踰年文思大進旣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昏昌頗不願趙進士女有姿周強爲娶之旣入門夫妻調笑甚歡而昌恆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遽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媼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

是必其鬼也悲歎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爲惡人掠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爲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泄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靦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況少有憑藉益之鑽窺者乎

此評亦過好事

桂籍 見卷六毛狐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瞻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翟湛持 名世琪益都人順治丙戌舉人己亥進士 司理 見卷一嬌娜 鄱陽湖 在江西饒州府界 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 綸按

泉刀本流通之物豈吝偃臥者豈爲己有

康郎山明太祖功臣廟首祀丁普郎

●●錢流

沂水劉宗玉。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楊疤眼

沂水劉宗玉 業名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踽踽行澗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瘢痕。大如錢。

●●龍戲蛛

徐公爲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狼籍於地。家人數受譙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爲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

商務印書館藏版

蛛臥細栽如箸蛛爪蹉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闔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爲人廉正愛民柩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異史氏曰龍戲蛛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眞有之乎聞雷霆之擊必於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天公之憒憒不已多乎

狠籍 見卷一畫皮 天公憒憒 見卷三水災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操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爲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蹇 見卷二風陽士人

●●三朝元老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

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洪經略南征。凱旋至金陵。醮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卽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人云。但煩坐聽。容某頌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讀祭文奇。讀畢大哭更奇。甲申之變以後。只有此哭

或問此老此時何以爲心。曰此老之心久已死矣。雖對之朗讀。何曾得聞。對之大哭。何曾得見。

中堂 池北偶談。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於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主右春坊大學士。俱爲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以此。○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筍之美。云云。元王惲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落成 見卷九雲蘿公主 洪經略 名承疇。明萬歷丙辰進士。崇禎十五年二月戊午。大清兵克松山。承疇降。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爲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鳥語

鳥無足實報之事使其言曾信而有徵庶幾直言規戒可以信而悟悟而改也仙入其借鳥語以施其婆心者耶疑之逐之怒之利令智昏有如是矣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鸝鳴因告主人使愼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孿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脣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樸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爲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爲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硃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曰鳥云丟官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俱被黜

孿生見卷六羅刹海市反脣見卷三曹友于會計見卷一長清僧杜宇見卷三林四娘以墨敗見前席方平危厲熏心易艮

青社生見卷七江城降爲青注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終

商務印書館發行

秦漢演義

（全部四册）

（定價八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册。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爲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教育部批

是書以演義體裁敘述秦漢事蹟用意正大措詞明顯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藉此亦可略得歷史之智識其有裨於通俗教育洵非淺鮮

聊齋志異評註



菱角

滿地兵戈悵別離
終朝瞻屺誦風詩
夫妻同感慈悲力
新婦歡迎阿母時


邢子儀
雙艷忽從天上降
千金依舊窖中藏
非關相術如神驗
禍福由人自主張


陸押官
傔人猶自作
書傭年少
偏能擇主從
十載依劉
作王粲度將
阿鴨去無
蹤


陳錫九
夢裏團圓事有無
佳城鬱〻植雙榆
由來至孝神能格
豈為炎涼計較殊

胡母奉佛菩薩化身同也然使成與菱角稍消二心未能堅守前盟菩薩亦不發此慈悲矣況譬爲人母自古未聞成

小兒女有何知識而祠中邂逅遂締良緣固是慧而多情亦菩薩有以啓其衷也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一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分來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此非尋常邂逅者問將何爲。成又問有壻家無。女酡然曰。無也。成言。我爲若壻。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審視而定殊非草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爲媒。無不諧。眞是情種他日之矢死不二基諸此矣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挽崔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淸族美才。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遺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病亦卒。淹留旣

以頤背其母而迎歸執子禮誠孝之感已不自今日始矣

感泣而言媪不答但爲治簾幌衾枕盡成之心媪已早鑒之矣豈惟鑒成非受聘於成而志不可奪之姜角此時泣不盟衛強置車中老母慈悲出門而去俄而蓬首啜泣轉喜爲悲夢耶非耶娶來卽亦非福之詰著薩其早鑒之耶

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媪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罔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爲人奴亦不願爲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二三頗肖其母（此念神天鑒之）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迎歸執子禮焉媪喜便爲炊飯織履劬勞若毋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無可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爲兒娶婦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媪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媪不答但爲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成曰獨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媪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卽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自不能自主所得自主者此志耳一對情種）成聞而哭曰卽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卽燈審顧曰得無夢耶於是轉悲爲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擕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

見肩輿之來示之曰此汝夫家成其志也又曰汝家婆婆旦晚將至菩薩之成人節教人孝何懸懸哉金毛犼奔騰湖面載母而來毋子抱哭余讀至此不知何爲亦哭不止也

夕送諸其家。女泣不盥櫛。家人強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旦晚將至矣。乃去。（我讀至此即哭讀至後乃大哭）成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儔人婦奔伏澗谷。一夜。姥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遬。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啟謝。回視其馬化爲金毛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大士化身固是虔奉所感而鑒於成之孝尤多）母以手撾門。豁然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媼爲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作冰（見卷三胡氏） 株待（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而死因釋耒守株冀復得兔） 結髮（見卷一陸判） 萍梗（許渾詩客路隨｜｜園鄉失薜蘿） 蓬首（見卷一王成） 犼（集韻｜音吼北方獸名似犬食人） 超乘（見卷五老饕）

●●邢子儀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遂挾術以遨。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爲戲。（開門揖盜）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冶容誨淫）既歸。謀

商務印書館藏版

攝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僞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清潔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采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念暫招去一相聚會卽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墮落一秀才家（此其中有天焉非可強而爲之也）秀才邢子儀家亦貧而性方嚴曾有隣婦夜奔拒不納婦銜憤去譖諸其夫誣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其夜奔也鄰婦自爲之其懷而譖誣則非鄰婦自爲之也天也）聞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著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乎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爲信（暴富奇矣豈麗人亦見於相乎）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爲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懼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方[illegible]之性

紳女爲劉絕婚而告父母晉從邢此爲名正言順予人以婦居人以宅贈人以簪藏只賺得孽夫楊某四字朱亦可謂善爲世矣

（足見一斑）其父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攜女歸邢。得豔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顧又審曰。尙未尙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於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姑賂承牒者。賃車騎。攜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爲極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於別館。歡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爲辱。反姻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囊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貲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顧術之神。厚報之。（尙有一人尤當厚報之伊何人鄰婦也）後女于歸。妝貲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孽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留之。蓋爲邢也。不然。邢雖否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輒報之以兩。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商務印書館藏版

陸押官其仙者歟顧何以何人門下而求司筆札也視其眷花洞府只謂阿鴨可從主人後趙以無疾終師鴨亦同仙妻則趙與有宿因可知想趙亦仙去矣

楊之漏脫非楊之幸也天將留之以有待也楊死則朱亦必死楊朱死則紳女無由歸邪矣夫紳女固幼受聘顯秩之劉者也乃朵翕翔入倏爾飛騰爆竹斜衝突然塗墮遂致月府姮娥招同王母九女來從月下降自天邊赤貧之秀才並得麗人且成巨富此固楊之作法自斃惡貫已盈而苟非邪之方鯁成性不納私奔又何得以含憤反誣僦居泗上而適在兩女墮落處哉

白蓮教（見卷五 一一一五）左道（見卷一 陸判）徐鴻儒（見卷五 白蓮教）月府姮娥（見卷六 羅剎海市）王母（見卷七 鞏仙）敗絮（見卷五 續黃粱）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見卷六 田七郎）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傭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箋奏。輒任意裁答。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奕。陸睨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俗人常態）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貲

爲質。始可放情飲噉。不然。一舉數千。鬨然都散。於何取償也。衆悉目押官。醜態可哂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捻溼麵如拳。碎掐置几上。隨擲隨化爲鼠。鼠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思白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命取金。搜之已亡。返質肆主。則償貲悉化蒺藜。僕還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索逼酒食。囊空實無貲。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取不傷廉惠而不費因浼一人同去。某村主計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數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既歸。猶贊歎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淩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家所畜。不下千百。何須竊爲。趙妄之。適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實不曾至齋。有無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

商務印書館藏版

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於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蘭花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筆札（見卷一考城隍）青顧（見卷四阿繡白眼注）主計（見卷一長清僧會計注）東道主（見卷二巧娘）玉趾（見卷六公孫九娘）

陳錫九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爲婚姻（己非本心凡仰扳人者必非好人）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於秦數年無耗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盈僕馬甚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婚問女女不從（犁牛有子）怒以惡服飾遺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卹一日使傭媼以饁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肴餌列母前媼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噉得（老奴烏足怪矣有所受之矣）母大恚聲色俱變媼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

趕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人數。衆口呶呶。如將尋鬬。母强勸女去。女潸然拜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婚書。母强錫九與之。惟望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久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病。尋卒。哀迫之中。猶冀妻臨。久之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鬻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求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葬之東郊。今冢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至誠感神）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仆地。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澌。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即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眞其父也。大哭曰。我爲父骨良苦。今固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爲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稍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婚。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新婦亦在未過孝子先迎孝婦來矣）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嗚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無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

見父卽兩郎歸必無是理是囑不歸亦無是事看他措辭何等委曲用意何等周匝

周某用盡心機作者費盡心極讀者怒而怒怒而憤怒而驚怒而至怒而愛怒而慘又怨而害怒蘇慰怒而樂怒而快日不轉轉心仿極旌亦川盡多少日力亦費盡多少心計

不願歸矣（至性至情）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爲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至情至理）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觔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聲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楡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捉馬待之旣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駛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雙楡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旣畢家無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願卽送女去錫九乃還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壻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兩邊俱是天倫眞有萬難處之處統觀前後益歎女賢）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悍逆出我爲何也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訃以絕女志此事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舁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

不惟見夫見姑且得見早世之翁節々之所感則然運歸二日難爲保兒更難爲作者只便宜讀者多得上一段妙文

鐵索之繫天其假手於惡人而賜之金矣周某能用

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舁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恐正皇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嫗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宰怒周誣訟周懼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家人也（不矢死陳家人必不來接）速從余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恆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爲保兒矣可速送兒婦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堵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蹟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即出鐵索縶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寃醵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

商務印書館藏版

豈能用役而不知己遣爲天所用被械在獄卒用錫九之緩頓而乃得自贖天之處小人周將以愧之悟之而使之改也瑣瑣雜糠嚴天亦末如之何也矣突如其來誰則主之讀至此處幾番張口伸舌幾幾乎口不能閉舌不能縮久之久之只呼巧巧又呼快快

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絏取盜嚴梏之始供爲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壻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爲舊邳宰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裘馬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爲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穀一百石（官罰不如冥罰之多而且快暢）批賜孝子陳錫九既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耶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牆陋敝一夜羣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騾而去（爲知非福）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撾門聲問之寂然呼僕起共視之門一啟兩騾躍入則向所亡也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鏹滿中（此中不知曾瑣瑣雜漏金否）大異不知所自來後聞是夜大寇刧周盈裝出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騾認故主遂奔至也（刧周者寇而非寇也追寇者兵而非兵也負囊而奔至者騾而非騾也）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刧大病尋卒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不到此時何能知悔）非若翁無能解脫爲我代求壻致一函焉（刑已受矣金已遺矣因繫須壻解脫天之所以處小人何巧也）醒而嗚

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卽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卽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死母子益貧仰給於次壻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䘏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於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尙德之達人也者卽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壻以諭葬歸其慘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者乎

陳之孝女之賢事皆處於萬難非人力所能爲者荒塚已沒誰其識之卽無孽鬼欺陵亦溝壑之餓莩耳乃人鬼異路父子邂逢既見慈親復覩新婦得雙榆之表誌載遺骨以歸鄉至誠感神自古然也女不從父命逢怒遣歸倘得藜藿終身亦復何憾乃以盒榼來餉惡語相侵倚勢逼歸離書坐索至不得聞母死不得質離婚凶訃已來於西安吉日又聞於中翰游絲無主錦被中淚海沈淪矣非陳家人接將去夫妻豈復有相見之一日哉犂牛老悖假此爲洩忿之端送女者將爲厲階送婦者初如夢醒周之爲鬼爲蜮適以顯子言之神靈及身受冥譴始囚繫而求解脫於若翁庸可悔乎兩騾夜歸何殊塞翁失馬而以囊中之白鏹較輦迎之

商務印書館藏版

入闈之先要在靜養筆墨之外更無長物可知非臨渴始掘井者眞讀書人自應如是至燒書吞灰以此代讀即合果有其術亦惡足傳

糟糠彼得以小人腹度君子終不能以小人之力抗鬼神也吁可哀矣

名士見卷一阿寶 批頰見卷七江城 逆旅見卷二巧娘 敗絮見卷五續黃粱 超乘見卷五老饕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合 唇見卷二嬰寧 訃見卷六宮夢弼 舁見卷二嬌娜 鼠竄見卷三紅玉 代步見卷二鳳陽士人 游揚見卷一嬌娜曹邱注 緩頰見卷八西湖主 糠覈見卷六青梅 以墨敗見卷十席方平 東牀見卷三胡氏坦腹注 金龜壻李商隱詩爲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辜負香衾事早朝注唐書車服志天授二年改佩魚皆以龜三品上以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佢僂。似卜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矚。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則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鈔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誚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

持磚敲門門開磚棄胸中無一字縱日事簿書吾不知其操何術以從事矣況更有目不識丁者乎夫學古而後入官民人社稷非以爲學也大官大邑不可使學者治之也不學無術識者識之卜子夏之諄諄於仕而優者非爲其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而不殖將落不爲而虞哉果有此一考竊恐官衙爲之一空

爲異物。奈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爲。曰。此上帝愼重之意。無論鳥吏鱉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覩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卽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一行作吏此風塵之所以可歎也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今之考簾官甚嚴矣而未免英雄失志其故安在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歎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迍邅相從地下矣。陶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遊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甯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卽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遊神耗鬼雜入衡文以師曠和嶠輩操棄取之權所賞鑑者自有所在豈惟文不可恃亦且命不可憑矣地下亦竟如是哉言已怏怏。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昧爽時持香炷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爲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

商務印書館藏版

審主司姓名不復終場而裏具徑出者得一番痛哭可稱識時勢者

策問奇而正闡而確惜未親其自謂痛快之條對耳

當事者泫然流涕旁觀者極意慰藉既而相對默默殊不可堪先生久嘗此味故書之更爲親切

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裹具徑出奇人也（與其被黜不如徑出）陶煽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奸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切中時事婉而多風）爾多士其悉言勿隱弟策雖不佳頗謂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後不痛哭始爲男子也（每至三年有數十萬不得爲男子者）天明方欲辭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于曰無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留與于共榻寢自此爲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懽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殊不可堪（非過來人不能得知如此眞切）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尋其

兩間不平之事極多大巡環三十五年乃來則不平之無可消者不知凡幾　裂碎地榜三分存一遺卷得薦已多至二分此誠破例之舉最快人心之事矣特不知此裂去之二究竟作何處置游魂餓鬼之饑然衡文者又將作何處分大巡環想必不遺餘力也

總曰科名有定而註之注之艱苦一分不曾歷盡則有定者亦未必得茫茫苦海奔波者又爲知註定之數何時歷盡耶然亦有未嘗舉問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矮屋中

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扯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裂碎地榜）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徧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薦作交南巡海使。旦晚輿（快人快事有如當年）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恝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偃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晝臥。夢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求。答云。大哥許假一

感歎百出有猶未肯休者又其自尋苦惱而非天數之註定也

果有佳弟吟咏之樂豈軒冕所能易哉

舍。以入闈。不得偕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却。適家媼出。曰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命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兒眠。（原有同榻之約）兒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兒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簾官多遭誅譴。（師曠和嶠輩必在其中）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侯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名下士（見卷三苗生）負笈（見卷一勞山道士）名士（見卷二阿寶）無長物（見卷五續黃粱）臨渴掘井（朱文公治家格言當未雨而綢

經勿｜｜而｜｜異物見卷二嬰甯敲門磚古諺語｜｜｜不直錢文昌見卷九梓潼令都羅國和嶠晉杜預傳預嘗稱王濟有馬癖｜｜有錢癖武帝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爲黃門侍郎家產豐富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故杜預以爲有錢癖中元按七月十五日爲｜｜節十八獄見西遊記獨步後漢戴良傳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謂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天下誰與爲偶張桓侯蜀志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爲漢王拜右將軍後爲帳下所害追諡曰桓侯嚴君見卷四五通逆旅見卷二巧娘奔波見卷二鳳陽士人摩頂南史徐陵傳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家人擕以候沙門寶誌｜其｜曰天上石麒麟也○一統志宋眞宗時有婁道者逆知吉凶嘗召問禁中事仁宗生晝夜啼不止道者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如當初莫笑啼止○按眞宗無子求於上帝帝遍問諸仙有赤脚大仙大笑遂遣爲在宮中好赤脚是其驗也毛詩正義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詩譜大毛公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萇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傳小毛公題之曰毛也○按漢毛亨治詩作訓詁傳以授從子萇時稱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名其詩曰｜｜凜凜有生氣世說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恆如｜｜｜喑啞如霹靂見蜀志將軍好武杜甫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詩｜｜不｜｜稚子總能文絳灌史記淮陰侯傳高帝執楚王信至洛陽赦爲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疾不朝從居常怏怏羞與｜｜等列注周勃封絳侯灌謂灌嬰按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擒將活死不衰｜｜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是｜｜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父母俱亡遂以游蕩自廢雖穎秀其可恃乎室中不有仙人則拏大酸增亦終老死破窰耳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縣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恆多怪異。心知其狐。卽亦不恐。入而叱曰。

以袴要婚一篇文俱從此結構而成

[illegible]新人新樣

微醺而恨只曰淫婢賣我且復微笑小纖秀修飾滑刀處文於吞吐間形容得出金釧一枚繡出繡履一雙以紈袴而合以繡履而雖[illegible]

臥榻豈容鼾睡。二人惶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紈袴一帶上繫針囊。紈袴已足而必兼及針囊者下文有金釧有繡履有鏡不如此不足以稱之大悅。恐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反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爲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臥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適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適與之言。方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啓。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曰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赬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爲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本欲借袴引出繡履猶嫌其率知先以金釧襯之遂合文勢曲折而更多情趣劉出誇示親賓。來觀者皆以貲酒爲贄。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怪

而贈之以鏡以鏡而離又以鏡而合後仍以履作結而履而灰作而復履忽忽滿件之履履作隨地之袴此皆從執設針囊生香以色而出却一小報執袴提語作束上合下之筆遂件讀者信其事件都是實以幾忘其尊畫影夕情郎句中愛須二書望空攤出書中黃金屋一中顏如玉字篇議論文

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靈警異常　老成持重）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踰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鞚之。摩肩過。反啟障紗相窺。丰姿豔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極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卽山荊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為胡。敘僚壻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歸。將一省覲。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縈山。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媼。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壻。並揖卽坐。少時酒炙紛紛。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壻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圞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坐。各傍其壻。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沈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有兩生同時考劣等而被斥者後聯姻相見皆訝曰你何處相晤來沈吟久之相與點首曰哦哦情態亦如是）於是履舄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為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串。因而合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

破窰一折聲淚俱下生出從半幅文字此處却先說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文愈曲折愈顯愈出鳳仙激烈也广化自是衙性自是好勝然世之無志上進者皆慕事甘讓人者耳破窰一唱夫夫也將何以爲情牀頭人欲吐氣一罕也若藉髮詠一笑也如齊上賞以此簸屬丈夫眞乃百發百中

諸可也汝竇屈指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進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盤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眞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壻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當應之曰此常情耳何爲獨不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壻也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窰一折聲淚俱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既闋拂袖逕出一座爲之不懽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路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黃金屋自在書中牀頭人以此爲吐氣特勸眞足破愚起懦）願好爲之舉足云出門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借乞敝履引出贈鏡乃不突兀）輾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顏如玉自在書中覓之則翩然來矣）言已不見悵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遠而背）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近而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

曲曲寫出傳神繪影之筆

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君謂其有過之無弗及也何者設使師保教之一舉而捷來必曰今可以對我師保也盡鏡中人自有大作用在自有眞力量在師保之殷何能及之

衰遊恆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近而慼）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遠而背）始悟爲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如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再用繪寫精神愈足）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彎長（君爲吐氣妾當揚眉）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然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媼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能與分苦然後可與共甘此之謂賢內助）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爲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款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甯將復當寄信往並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爲狐言郎無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汜掃光潔始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賫旗采酒禮而至輿馬繽紛塡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嫗及兩

曼不怨冰人卻只感□矜主意只是收繡釧履耳乃投諸火而祝水仙亦代祝已羨致矣圖仙忽擬灰塗堆柈而有無數之灣此無中生有絕處逢生之法也

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冰人矣釧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劉郎此時背上必不覺痛癢蓋自朝夕對女師保以來不比當年藏矜要價之劉郎矣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曾著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著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懽留得纖纖影偏與世人看談諧語雅而趣堆灰滿柈眞足遍與世人看也遂以灰捻柈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托贈之但見繡履滿柈悉如故款固是鳳仙作弄想亦千人精神所結而成八仙急出推柈墮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蹤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督促之亭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有兩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刦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隔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啟簾則老嫗坐焉方疑悞掠其母繞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輿中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馬足而縶之門李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卽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亦恐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爲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恆河沙數仙人。並遣嬌女婚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家不中貲（見卷二酒友）臥榻豈容鼾睡（宋史太祖使曹彬圍金陵江南主李煜求徐鉉入奏乞罷兵上曰江南主有何罪但天下一家｜｜之旁｜｜他人｜｜乎）輕諸寡信（老子｜｜必｜多易必多難）奇貨居之（見卷二酒友）款段（見卷一瞳人語）南陽三葛君得其龍（世說諸葛瑾與弟亮從弟誕並有盛名事一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按萬姓統譜諸葛殷時侯國葛伯之後舊居瑯琊徙陽都先有葛在時人謂之諸葛吳書亦云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是瑾亮誕皆葛姓也）僚壻（賴眞子爾雅曰兩壻相謂爲亞今江東呼爲｜｜）履舄交錯（見卷七八）大王眞臘田婆羅（北史｜｜在林邑南本扶風之屬國也其王姓刹氏名質多斯那國多奇樹婆田羅樹葉花實並似棗而小異○按此作田婆羅疑悞）破窰（按避暑錄云呂文穆蒙正爲父龜圖所逐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巖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窟文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中有｜｜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並龍門寺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喬性（按喬與驕通禮樂記齊音敖辟喬志○又音嬌見莊子在宥篇）黃金屋自在書中（見卷四書癡勸學篇注）靦然（見卷一畫壁）下帷（見卷三紅玉）影裏情郎畫中愛寵（西廂記他做了｜｜｜｜我做了｜｜｜｜）氾掃（見卷四珊瑚）冰人（見卷三胡氏）姮娥（見卷六羅刹海市）太瘦生（歐陽六一詩話李白詩｜｜｜唐人語也猶以生爲語助作麼生何似生之類皆是）亭午（見卷一王成）偵（見卷二蓮香）少不努力老大徒傷（顏延年長歌行｜壯｜｜｜｜｜｜｜悲）恆河沙數（彌陀經疏鈔｜｜在西域無熱河側沙至微細佛近彼河說法故凡言多常取爲喻○大智度論問｜｜中沙有幾許答云一切算數所不能知惟有佛及法身菩薩能知其數一切閻浮提中微塵生滅多少皆能知數何況恆河沙）

●佟客

讀完一部廿二史所謂平居慷慨自負者我知之矣忠臣孝子皆從至性熱血中出來不是口頭舌邊上做得的奮然自許便已看得太容易了胸中全無些子血性如何有力量擔當得起

忽聞生理宜審萬全是對忠臣孝子議論皇然請教是忠臣孝子主見妻子牽泣壯念頓消忠臣孝子轉關緊脊登樓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蹇出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必忠臣孝子而后可以傳異術非必得異術而后可以爲忠臣孝子也奮然自許又恨不得異人所傳主見已錯）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對門外漢只有微笑而已）因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爲汗臭所蒸。最爲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毳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佟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對井底蛙只有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爲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榜掠。呻吟不絕者。眞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止之妙保全孝子不少）生皇然請教。佟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使之囑妻子孝子作不成矣）我啟戶。爲君驚厮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蔚直得妙）燭之已杳。

弓矢備盜置其親於不顧是忠臣孝子作爲賊華去矣邊巡出矣而翁歸矣異人杳矣是忠臣孝子嘗跡僚憾自負者知[illegible]少丸

綠頭巾不能辭人死其精神全在一哈字

逡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佟異人也。乃知已空自負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悞之耳。昔解大紳與方孝孺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牀頭人嗚泣哉。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適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其妻。妻堅不服。既於牀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經。妻請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以盛氣咄之。妻反走入房。方將結帶。某擲琖鏘然。呼曰咍。此一字悔了多少講忠孝講氣節人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爲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蹇見卷二鳳陽士人 甲鐵 信宿見卷一嬌娜 甘心左傳莊九年管召讐也請受而｜｜爲注｜｜言欲快意戮殺之 編菅見卷五仇大娘 解大紳至食其言按大紳名縉江西吉水人洪武中舉庶吉士文皇渡江時與方孝孺周是修王艮吳溥胡廣胡靖約同死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廣動靜見廣方問家人飼豬否解聞而笑曰一豬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乎蓋皆無意於死也後孝孺磔諸市是修死之艮閉門涕泣不已服毒死餘皆食其言詳見明史 哈左思吳都賦東吳王孫囅然而｜注楚人謂相調笑曰｜ 綠頭巾國憲家猷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

●●愛奴

敍事先生又知大體世家事止即爲東雅落落大方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撤帳矣。明歲授徒何所。笑應曰。仍舊。叟曰。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疃。聘呂子廉。渠已受贄稷門。君如苟就。束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爲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敬以黃金一金爲贄。暫留教之。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遙矣。宅隘陋。飼畜爲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旣暮。始抵其宅。漚釘獸鐶。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媼。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旣終。叟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託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爲公子所遭。徐慚怍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

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原不可作然較之從兒懶而又不責兒成名者不可作而猶可作也
恥素食而反其贄金如此先生亦未易得
掩泣反金封堆植樹人師鬼主各得其宜

贈婢雖云酬恩終是夫人識大體而處事得宜蓋自公子入告急時掩其口之直踟躕到今日矣

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爲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爲恥贄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默默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啓鑰送之徐覺門戶偪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温涼邀之殷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寧望移玉趾爲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眞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留侍寢雞初唱叟即來促裝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

商務印書館藏版

客中得此解意之鬼既得良方又得良醫此樂人不能窺之亦不令人見之也

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挲而痾立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爲常。欲攜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後期。送婢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便從服役。夭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弔。當能復會。旣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視之。殊無影響。乃市櫬發塚。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刧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旣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遏耳。今旣刧我來。卽速瘞葬。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芳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跡。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啓棺入尸。卽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則冷若冰雪。遂將入棺復臥。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眷。主人自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瀕危。又無

靈氣一散豔骨何存愛之而反殺之所謂以跡交不若以神交之揆而能久也

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夭謝。又以寶飾入斂。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豈不亦賢乎。余謂豔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莽。致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遣婢媼出爲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關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臀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虛盈。計每日得如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暗生一術。反嗔爲喜。聽其覆算不少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號乖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

商務印書館藏版

爲其止遺一子而出金爲之斡旋存人之孤也狐以與其父有一夕之好而不忍死其孤假手於王而終得所以報之而亦爲之存其孤狐之義爲何如哉至其假託菩薩事涉荒唐安知非菩薩。使之來耶蓋一念之善天必報之鄉使狐無此女亦必有爲之生子爲之嫌狐君矣

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稷門（見卷六公孫九娘稷下注）行李（見卷三苗生）漚釘獸鐶（門浮漚也童軒詩別院頻深鎖金獸鐶翻鵝管玉長門深鎖金）綏頰（見卷八西湖主）玉趾

孫九娘（見卷六公孫九娘）武（見卷一陸判）襯（見卷二嬰甯）措大（見卷三苗生）關說（見卷五仇大娘）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橐。中金。爲。之斡旋。竟釋。其罪。（慷慨難得 眞）其人出。聞王之救己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卽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也。（不過一夕之好又遠在廿年前不忍其鬼之餒）（而媼眞可敬）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裀於內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瞀。不忍傷之。臨病二年。惡囂。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啓門視之。則寂然矣。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子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旣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

自敘而自解之遂令人忘其事之荒唐忘其言之變濫

從天降下貌又非凡焉得不神明而羅拜之

粧神粧鬼而以禮自處故不至淪落大雅會

正大光明恩威並用是神人警世語是大帥警師語非託大語是讚賞語

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妬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卽以爲繼室可也。借端而入。其言則荒唐。其事則神妙。蓋王有一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出此言。不已褻乎。答云。小梅事我年餘。相忘形骸。我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闔眼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爲鬼。喚諸婢妾啟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縗服在室。衆以爲神。共羅拜之。女斂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卽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爲設席南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坐受。靦然二字直貫到莊容坐受止。蓋自託於神而衆亦以爲神。王又言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則不得不居然以神自處。既以神自處。而受其朝謁自覺靦然耳。惟妾至則挽之。自夫人臥病。婢惰奴偷。家久替。衆參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留人間。得體。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效力。從前愆尤。悉不校計。不然。莫謂室無人也。以神道設教假便宜行事文兼用此二法是以人知敬畏立挽頹風。共視座上眞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惕。鬨然並諾。既折服衆心自然諸事順手。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井。由

惟神而必須入主盟神亦無如斯人何矣主盟而必黃先生先生則又神於神矣

天下愚夫愚婦往往輕信鬼神至一石一木之微且震驚而禱媚之牢不可破本非神也既神之則亦居然享其朝夕供養焉耳

前謂其神也畏之畏之眞也此則由畏生愛故樂於奉命而不自知亦愛之眞也雖曰但睹

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逕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不容辭。（得體）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老成持重規深慮遠）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閒居。於王爲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即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黃一見。驚爲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卺後。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大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窮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既以爲神。朝夕供養。自無殃咎。（不妨直露本相仍作葫蘆提語言其所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神不神不神而神斯其所以神）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漸戲狎。時遙見之。則默默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爲神也耶。我何神哉。實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託爲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上是假此是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鈍之婢。王素撻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雖曰非畏其實畏之而心自柔不忍拂之乃從敬中愛中得來是爲眞畏是爲大畏）以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

其貌而心自柔非畏之故然使愛不由於畏則久而必狎之矣貌顧可以服人幾

無數神字以附為神道句作結然猶未之結也見挑葵花燈苦求可以免難數語及後日歸來諸事非神而何

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女舉一子子生右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耄不能遠涉女遣兩媼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右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更出展叩（必得此老命名而後已先幾之哲謂之神也亦眞贈一二字以是貌諸孤屬在先生大悅而更出展叩圖報之誠全見於此）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迎女歸寧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共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驚問其故女曰君以妾何人也答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至此一一點醒通篇）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為神道實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筆墨化為雲煙）物此願已慰妾視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兒厄難（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時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以此為神亦宜）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

天數有定雖先知之其能逃乎圭盟須黃至此不必置辯黃自握臂黃自捋袂黃自見失面自證確且黃自請邑令懲無賴而返故物夫而後乃曰令以此子委叔父矣神乎神乎余亦將稽首而供書之

既醒聞雞鳴急起至堤頭見燈火烱爍適已過去急追之步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陵替踰歲保兒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廐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數人來強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來何遲也）共視之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及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關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中若痿女令一一受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卽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泣已謂妾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躭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問舊時婢媼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欷歔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縶族人共譟兒非慕貞遺體女亦不置辯（六七年前早辯之矣）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捋右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證其確（小紅至此才是大喜）乃細審失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並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其神耶其不神耶）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尙在無不爲區處黃去女盤查就緒託兒於妾乃具饌爲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

則杯饌猶陳而人杳矣（其去也恰與啓編時相對）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淩夷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爲爾宰

斡旋（玉篇｜烏括切｜也運也與斡別）鬼餒（左傳宣四年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注而語詞言必餒）扃（見卷一嬌娜）醮（見卷一陸判）菩薩（見卷一瞳人語）南海（見卷三督公子）荒唐（莊子天下篇以謬悠之說｜｜之言無端崖之詞時恣縱而不儻）父執（見卷四申氏）合巹（見卷一嬌娜）瓜葛（見卷二嬰甯）瓜分（見卷四珊瑚）宿莽（楚辭夕攬洲之｜｜注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禮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績女

紹興有寡婦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色身）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情障）媼疑爲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免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爲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爲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尙在門外出洩時煩代捉入媼出果得衣一裹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之共榻羅襦甫解異香滿

室（色身正襯）既寢嫗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情障對襯）女於枕上笑曰老姥七旬猶妄想耶（以情感情以情知情）嫗曰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嫗益知爲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嫗益恐股戰搖牀女曰膽如此大還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眞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嫗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著人覺皮膚鬆快（示色身正襯）嫗心動復涉遐想（墮情障對襯）女哂曰婆子戰慄裁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墮情障對襯）嫗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墮情障正襯）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視所績匀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嫗出則扃其戶有訪嫗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嫗漸洩於親里中姊妹行託嫗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愼我將不能久居矣嫗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益衆至有以勢迫嫗者嫗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嫗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嫗少女香煙自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嫗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嫗嫗諸爲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嫗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癡（墮情障正面）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嫗又復叩女約以明日

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色身情障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毛嬙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闊眼界下願已足色身對面情障對面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見似無簾幙隔者示色身正面卽墮情障正面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已而起則厚幙沉沉聞聲不見矣悒悵間情障竊恨未窺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女曰君歸休妾體惰矣示色身寫到十二分墮情障亦到十二分嫗延生別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寸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緜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嫗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嫗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汙褻以色身示人近於誨淫爲得不被汙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還恐陷身情窟轉刼難出矣遂襆被出潔身而去何等乾淨嫗追挽之轉瞬已失

通篇主意只示色身墮情障六字盡之若就費生一邊描寫正面則命意既難新穎措辭亦易支離乃從七旬老嫗極力形容忽然妄想忽然股戰忽然復涉遐想而寫其儀容寫其袍服寫其裙香寫其臂膩竟寫到肌一著人皮膚鬆快又從女

秀才伎倆世界勢力不料數語道破乃得之閨中

子口中說出願作男子何心又曰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再從媼口中說出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色身之示人情障之自墮直說到百千萬億分矣然後漸漸說到親里中說到姊妹行說到老媼少女說到鄉中少年而後引出費生已入正面矣却只以意眩神馳拜而又拜輕輕虛寫卽已十分透足南鄉子一闋顯然他有所干淫詞汚褻豈止欲一闞眼界而已哉猛然省悟及早回頭此皆自取於汝何尤八字實實從情竄中轉刧出來使前此無數豔語情詞遂如風埽塵霾一時都盡

當爲情死 見卷三紅玉 扃 見卷一嬌娜 名士 見卷二阿寶 毛嬙 按——古美女王嬙漢元帝宮人今混而一之非矣 西子 見卷四恆娘 凌波 見卷八西湖主 蓮瓣 見卷一嬌娜 重臺 見卷一嬌娜蓮鉤注 鳳頭 見卷一嬌娜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寃將鳴部院求張爲刀筆之詞約共其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爲秀才者宜佩此言）勝則人人俱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卽使世界不勢力曲直可理定捉刀聯名之事然且不可）君

已聞言而悔奈何又提刀耶使方見之當爲涕泣而大其說

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爲創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躇曠野無所歸宿欻覩小村趨之老嫗方出闔扉見之問所欲爲張以實告嫗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閉門授以草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覩草薦詰嫗嫗實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卽問其人焉往張懼出伏階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關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嫗引客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裀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嫗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嫗既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卷搜覓冠履女卽榻上撫生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靦覥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託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遐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顧

商務印書館藏版

張固多情。狐亦能恕。詞氣溫婉。神致纏綿。

故作閃灼迷離之筆。令讀者目眩心迷。秉燭者方氏也。臥牀者兒

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止。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爲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夜歸。半年以爲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忽聞媼云。來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既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爲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而念卿。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卿是新卿。彼是舊彼。彼亦前日之新卿。即他日之舊。能不棄舊。乃可納新。舊若可忘。新於何有。取愛河之筏。渡醋海之迷。化彼褊心。融爲和氣。無我見無人見。何必舍其舊而新是謀。工織素。工織縑。不至笑。初聞而哭者去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圮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阿誰。張具道所來。秉燭啟關。眞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臥牀上。不漏一絲慨然曰。我去時兒裁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偎倚。恍如夢寐。豈第如夢直是搗鬼張

也且夫婦偎倚恍如夢也訟獄始終皆得實也乃方且曰君不復念我也乃方忽曰君以我何人也方也而覺非方也乃舜華也兒也而竟非兒也乃竹夫人也果狐之善爲譸張耶抑作者之巧弄筆墨耶

方氏驚起不信其實情也乃愈詰證愈鳴咽愈啼泣而張愈疑幻弄也眞方也而乃曰舜華也眞兒也而乃曰竹夫人也及方變色而有言而啼痕在枕之方非復縱體入

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偏有眞憑據）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妝神妝鬼即如其所言以探之那得不中其計而和盤托出）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死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對假人說眞話）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一夫竹人乃有許多妙用）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訂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證確實始挑燈鳴咽而出既相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牀頭兒臥（對眞人說假話）一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攜入耶方氏不解變色（前日縱體之人忽爲今日變色之人令人疑鬼疑神眞僞莫辨不過此數人此數事此數語變出許多幻相許多奇想眞是妙筆）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憐之情何以爲心矣張察其情始執臂欷歔具言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共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蓋里中有惡少久窺方豔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入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

懷之方矣林頭臥熱之兒非復以手攜入之兒矣是眞非眞是幻非幻眞卽是幻幻卽是眞虛虛實實離離奇奇事或有之文亦宜然對公役說鬼成其機變宜也乃又忽作眞語便將發洩私憤之言插敘在此省却無數筆墨而文字已分外生新出色眞是巧不可階

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大案未消卽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剁甲中顱甲踣猶號又連剁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卽瞑矣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欽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以老嫗捉鞚蓋舜華也張呼嫗欲語淚隨聲墮女返轡手啟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此狐一生善於搗鬼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卽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啟舍延客旣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卽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辦數十金爲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爲君逗遛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旣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焉託名宮子遷居十

此番入門方氏非舜華兒亦非竹夫人矣乃方又忽作呵叱聲而曰遣汝來汝之爲汝並無所指又不會舜華之幻弄也且竹夫人未曾攜入驚外又有少婦來皆作者極力經營映襯上文處慎勿輕易看過孤負一片苦心

年。訪知捕亡寖息。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牆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撾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卽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反。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兒安在。曰。赴都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榻。惟恐人知。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並起。聞人言曰。前此無數波折到此疑是山窮水盡矣乃又突起一波更覺出人意表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扉代梯。送張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是夜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及明。困殆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意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黏壁間。近視。知爲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賺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眞子也。不覺淚下。共驚問之。

乃指名曰。張鴻漸。卽我是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卽以金帛函字。致各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爲悲。聞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勢力世界曲直無憑貪酷者安居鳴寃者反坐茫茫世宙教人從何處呼天耶然而士子應守學規王章最嚴結黨以事不干己而強爲出頭始則妄貪天功忽焉竟成瓦解楚囚相對趙璧難歸獄中之燐火相依塞外之鴻書莫寄仰而父母誰事俯而妻子何歸悔已噬臍覆宜借鑒若張者幸而兔脫終是狐疑晝伏夜來其形似鼠風聲鶴唳是處皆兵偶合旋離一生九死雖則賢妻用盡心血令子能繼書香而十數載流離百千番磨折至是而始服牀頭人之遠見亦已晚矣捉刀之自貽伊戚也可勝道哉

名士 見卷二阿寶 刀筆 史記蕭相國世家贊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吏 貪天功 左傳僖二十四年竊人之財猶爲之盜況｜｜之｜以爲己力乎 瓦解 史記匈奴傳其出敗則｜｜雲散矣 捉刀人 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是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貧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南華經 陳繼儒霏碎錄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爲南華眞人故莊子爲｜｜｜ 瓜李之嫌 見卷六 編

心（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惼一作偏惼與偏同）痍死（見卷十賈奉雉）情死（見卷三香玉）竹夫人（宋張耒有｜｜｜傳）望君如歲（見卷二蓮香）惡少（見卷二阿寶）書香（陸游詩窗月窮幽致圖書發古香）青海（淮南子青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通而合於｜｜○延賢詩邱公神仙流學道｜｜東）大比（見卷二阿寶）猶子（見卷五大力將軍）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瀹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貪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嫗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嫗。嫗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能輕折腰。何嫗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凡人之輕折腰而自視不直一錢者人即負之亦不要還也）嫗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卽都忘卻。今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

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之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爲嫁娶。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迹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便入室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爲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爲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人必不自負而后不背負人負人者即自負也誠篤語不可多得女默然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卽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所從。隔夜以告顚當。顚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意嫦娥。宗不語。願下之。宗乃悅。卽遣媒納金林媼。媼無辭。以嫦娥歸宗。入門后悉述顚當言。嫦娥微笑。陽慫恿之。宗喜。急欲一白顚當。而顚當迹久絕。嫦娥知其爲己。因暫歸甯。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顚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既而解衣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簡括負心郎。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就居其中。蓋顚當子母徙去已久。影滅跡絕。莫可問訊。怨歎而已。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嫦娥善諧謔。適

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即亦不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裝。傚飛燕舞風。既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眞。（爲下文作勢故此處極力鋪排惟恐說不到十二分絢爛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既而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牀闥矣。（譬諸長夏英華發洩盡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鳴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鬨然而去。（託寇刼而去亦陽極陰生之見耳）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恇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傴僂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云。別后南遷。老母即世。爲惡人掠賣富室。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煩多。不能爲力。宗出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綈袍之意猶存。（今之以勢分交者前後異位則反眼若不相識烏知綈袍）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

報北行數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蹤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頹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衲其中睹客至漫不爲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烏悲啼恇懼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袪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嫦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滿託爲寇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譴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爲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顧曰姊妹輩來矣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癡郎癡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

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歎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處處用連環訣此處卻用明點）當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按時賫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卽便放卻顛當目宗宗笑不語顛當目怒之（情文相生神采欲活）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恆持重不輕諧笑（不得已乃來耳）（悔且不及敢蹈前轍乎）宗強使狎戲惟密教顛當爲之（此則告有所歸矣）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一窺則見顛當凝妝作已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耶汝自欲捧心傚西子耳（不罪之罪情眞罪當）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趺坐眸含若瞑顛當悄以玉瓶插柳置

狐媚惑人亦人之自受其惑耳顛當之者於意蕩思淫不能自主時急斂神而搖之則彼且懼而退矣凡媚人之甚者豈必其怨我讐我而乃惑我愚我而沈毒我甘心哉我其初亦且覺一肢一體無不親之極愛之極遂乃媚之之術惟恐不精媚之之事惟恐不閉媚之之時惟恐不密卒之以彼愚致我墮落蠻荒迷不悟而俱狼及之故

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唇半啟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眸詰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罵之（妙於語言諂諛祕訣顛者某公嘗語僚屬曰吾生平不喜人奉承有對者曰古來如中堂者有幾人某公笑置之亦此類也）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受媚而笑已爲所動矣速而逞）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其技不奪其心不止也人鬼關頭爭此幾希耳）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爲其所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慚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不惟不敢抑不忍（然則媚人者不惟敢抑且忍也受之者何甘受其忍與敢乎）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傚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睨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墀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趣語天然）衆懼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言信而有徵）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即虐

處女子小人不願彼一時親我愛我媚我但願彼終身畏我服我敬我

陽極陰生此理千古不易凡爲人上者當敬聽之以防傾覆之漸而諂諛獻媚者亦當本爲提耳之命而力求拔脫也

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譟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嫦娥曰。勿譁。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隨手而起。嫦娥反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縶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小人無賴。反復無常。留汝女終爲禍胎。宜卽將去。原價若干。當速爲措置。遣人押出。俾浼二三村老。劵證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集諸婢。數責徧扑。又呼顚當。爲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爲人上者。一笑一顰。亦不可輕。謔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爲上者卽一無所好猶恐下之易卽於慆淫況自我開之其流弊倘可問乎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陽極陰生四字有國家者當奉爲座右箴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顚當泣求拔脫。嫦娥乃招其耳。逾刻釋手。顚當憮然爲間。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歌舞。由此閨閣淸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脇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脇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論婚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

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大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為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惟仙多情亦惟仙能制情惟仙真樂亦惟仙不極樂此則文之梗概也獨怪嫦娥之於宗也嫗將奇貨居之宗亦置之而他有所要此時不去而付金自贖不可謂情之不篤也而且舞效飛燕醉學楊妃千古美人萃之牀榻乃突然託之寇刧鬨然徑去自以情慾纏人而欲人之不纏之也得乎倘謂謫限已滿不可再留何以消息潛通遭逢湊巧癡郎魂返遂與同歸豈小鬼頭果能推人坑中欲出此而無術哉況浮沈俗間更生子女則限滿難留之謂何也毋亦循環之定數本不可逃而鑑及於陽極陰生恐致墮落欲以顛當自代而脫身天外耶至顛當饒舌幾殺癡郎萬不得已而偕歸夫而後以禮制情安心作室家計耳若夫顛當則尤有可異者於嫦娥之未來則踰垣就之約之以嫁娶則託兄辭之至告之以嫦娥之言則又深然之而切勸之謂其有所畏於嫦娥固已顧何以佩囊一摘既變色絕貸心郎而荏苒十四年又忽垢面敝衣而試之又忽袿衣鮮明而告之且已止宿其

家矣所云俗累不能從者何爲示蹤跡以求嫦娥者又何爲豈眞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不然何以向人饒舌而又舍宇全非耶非顚當烏得嫦娥背嫦娥烏得顚當顚當目宗宗笑不語意若曰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矣旣密教爲狎戲則狐媚之惑我實啟之豈捧心效顰遂足以懲之而使改哉馬嵬禍作輪臺悔前賴夙根之堅深毋至荒迷幸免傾覆不特開端罪己流弊不生抑且招耳悟心當時拔脫卽前此之愛我親我不覺媚我而不敢惑我不忍愚我者今且化而敬我畏我據地自投歡喜鼓舞由此閨閣淸肅無敢譁矣又焉有媚我之人在其中哉然吾謂仙人畢竟差聖賢一著聖賢化人以德節人以禮立禁於先事防患於未然閑有家而悔亡假有家而勿恤毋嘻嘻而失節自無无妄之災矣觀其爲人上者一笑嚬亦不輕之言至禍作而鬼神告之以漸始恍然悟曰今而知抑何見事之晚也

奉箕帚（見卷二嬰甯弱息注）奇貨居之（見卷五續黃粱）折腰（見卷十席方平）不直一錢（史記灌夫傳時武安侯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大罵曰生平毁程不識｜｜｜｜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耶）及笄（見卷一青鳳）飛燕楊妃（綱鑑漢成帝紀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召入宮大幸○唐明皇紀明皇納壽王妃楊氏爲貴妃）飛燕舞風（見卷十六花神掌上留裙注）楊妃帶醉（見卷一勞山道士霓裳舞注）資斧（見卷一勞

一月得四十五日婦工且然況爲學者

山道士 **袿衣** 劉熙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具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綈袍** 見卷六阿霞 **武** 見卷一陸判 **尼** 見卷三陳雲棲 **衲** 見卷一種梨 **扃** 見卷一嬌娜 **漏** 見卷一妖術 **饒舌**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姮娥** 見卷六羅刹海市 **王母** 見卷七鞏仙 **臨存** 見卷三陳雲棲 **廣寒** 見卷一勞山道士 **緩頰** 見卷八西湖主 **當夕** 見卷六青梅 **吃吃** 見卷一瞳人語 **厭勝** 漢武帝紀皇后蕭氏以祠祭丨丨注后忌衛子夫得幸乃祈神爲佑以厭其勝已者 **捧心傚西子** 莊子天運篇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者見而美之歸亦丨丨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趺坐** 見卷一瞳人語 **龍女侍** 見西遊記 **童子拜** 見西遊記 **解頤** 見卷一嬌娜 **馬嵬坡** 太眞小傳上幸巴蜀妃從至丨丨六軍不解圍上使力士賜妃死乃縊於佛堂前梨樹下 **聽事** 見卷三石清虛 **券** 見卷四珊瑚 **無恙** 見卷二珠兒 **厲禁**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注厲遮列也謂別其地以限之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也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答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有志者不當如是耶）陳感其言。欲攜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最慧。

半月販以供一月讀負薪掛角古人所以至今傳也能讀而不讀是爲無福凡賈之所爲皆絕慧事以子爲癡也固宜使之廢學也尤宜

灑涕依戀緣結再生最難措詞處而出之全無痕跡

矮屋中有人代勞而乃肆覽跳涉園亭湯背繞驗豔曲不覺一紙一筆竟綴天香其父有知恨不當日力成其擬借博封諱

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几。夜亦共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至天甯寺。遇褚廊下。劈檾淬硫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間。戚然曰。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貧不廢讀奈何人不如鬼）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代籌。褚感其言。同歸塾。戒陳勿洩。但託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爲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青蚨飛去復來陳父大利市）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共饔飧。若子焉。（伏筆無痕）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納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斂金助裝。褚惟灑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入邑庠。即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攜宿於其家。家無婦女。即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

可泣可歌如畫如話以死鬼而歌豔曲亦是淡處求濃枯處求榮法

妙筆妙想天衣無縫寫友之誠不圖得之於鬼

慳吝之骨不堪誥贈其言信而有徵不曰有父子之緣而曰有

肆梅亭喧啾不敢入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蓋勾欄李遏雲也李郡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略致温涼姬戚戚有憂容劉命之歌爲歌蒿里陳不悅曰主客卽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强顏爲笑乃歌豔曲陳喜捉腕曰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並忘之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强解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腮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復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詠甚多卽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闈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卽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褚生已入細審之却非褚生（冒名假替此爲聖手）方自驚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憊矣共扶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卽己也（是他非他是己非己非他卽己卽己是他是二是一是一是二佛說所謂有我者卽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既起見褚生在旁恍惚若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爲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巽之天明訪李姬將以

父子之分分者就其所感之情而言也然有情則有分有分而緣已在其中故繫念常不能置白之地府士者而其謀果成

問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爲魂。作者爲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爲餞。搖手曰。勿須。君若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手按其頂。隨手而匾。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見兒。便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相共歎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老教門人。而不知卽自教其子。嗚呼。作善於人。而降祥於己。一間也哉。褚生者。未以身報師。而先以魂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惜寸陰 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落魄 見卷一嫦娥落拓注 劈楘淬硫作火具焉 委巷叢談杭人削木爲小片其薄如紙用硫黃塗其鋭遇火卽燄名曰發燭亦曰焠兒清異錄所謂引光奴者卽此物也○按近吾鄉多｜｜搭塗硫黃爲之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蒿里 古今注薤露｜｜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時晞露晞明明朝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弓鞋 郭鈺美人折花歌花刺鈎衣花

家雖中落亦不過坐無賓廚無肉耳於彼何損焉

落手草根露溼||繡又花間集浸移|底繡羅|　捉刀（見前張鴻漸）　慳吝（原化記賀知章謁賣藥者問黃白術遺一大珠老人以珠易餅與賀賀心念寶珠何以易餅老人曰）

||未除術何由成

●●霍女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坐無賓廚無肉然佻達喜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幸有此一長不然何以敗）每夜踰垣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為亡者強脅之引與俱歸燭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既加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敢問其不敢何也）留與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臛必燕窩或雞心魚肚白作羹湯始能饜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公無奈何公將奈何）又善病自言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此不得已是真）投之病若失遂以為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即厭其故如是月餘因用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復去朱懼又委曲順承之（却是真情）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為戲戲時朱設幾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以無客數相誚罵（有綵無觴真宜誚罵）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貶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此不得已是假）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啟後閣亡去（功成身退）朱怊悵若失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

何之大體以其既不吝嗇而邪亦未到得十分所可歎

此固服禮湯衣錦纏而惟相優伶爲狀書一到秀才家便能安貧躬操業苦到底秀才便宜

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爲人何。素藐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爲意。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不敢問如何分曉置不理。朱貨產行賕。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采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座客顧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逋逃。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卽千金之家。何能久也。何大悟。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豔麗忽投。驚懼不知所爲。固卻之。女不去。應對間。嬈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過舊室。黃爲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因恨相得晚。止恐風聲露洩。爲懽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寧。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曰。曩漫言之。妾鎭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君竭資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賃輿同去。至揚州境。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豔。反舟綴之。而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爲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

賣不賣固自在君實賣而不賣則在我去不去固日在我去而不去仍在君其實而不賣去而不去在君亦不在我在商人子也何也彼已反舟爲我矣爲得不實又爲得實爲得不去又爲得妾

中間點醒收束前文借囊充物破之無僞合浦珠還謔之太刺

千金相贈者。便鬻妾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何如也。黃失色。不知何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於外。以覘其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手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即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也。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即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遂以貧故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從榜人婦從艄尾已登商舟。[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遙顧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嗌不能言。俄商舟解纜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息達鎮江。運貲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聲呼黃郎。愕然四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來不來固自在我耳]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於邪者則誑之也。[所行真快人心然千卿何事而必舍己身以破吝人自數易其主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借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為。乃僱役

● 爲其未能育男女而代爲論婚眞家情則厚矣乃阿美入門郎託爲南海之遊而自此絕跡由前而論何仇於朱而德於黃由黃而言們厚於始而怨於終然而稍之曰良家子而肖縉聘之以嫂呼之盡早已計及於公私之分先奉身以退而得所以營置之其用情周至如此

荷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媼男婦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參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柈四枚。方几已滿。雞蟹鵝魚皆臠切爲箇。少年以巨椀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耎。而牀則以熟革代棕藤焉。日有婢媼饋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至。黃獨居頗覺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僞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婚。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亦頗婉妙。女嫂呼之。黃蹐踧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一兩言輒退。娣姒在旁。惟相視一笑。即留連久坐。亦不款曲。黃見翁亦如之。偶値諸郎聚語。黃至。即都寂然。黃疑悶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旣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閥閱。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莫知籌計。惟長跽而前。一一

實測其女何能測其父兄

實見爲夫人可知出此謀時已畢家計及之矣

聽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子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銜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僦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卽南海人還。折證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待之。如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媪。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洲。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遄返。胡再不謀。遺夫人去。二三年誰復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逕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慴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貲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

以仙賜命名不忘其所自也束釧內金仙又豈能忘情哉

知其死無棺木而諄囑助之猶是婦人之仁

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扃。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猜爲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鎭江。至揚州界。休於旅店。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爲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兒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聞與人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嗽。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恍惚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鎭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歎不已。及詢朱。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厚恤之。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爲貞。然爲吝者破其慳。爲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只是吝則破之邪則誑之兩語爲一篇主腦而敘次描摹皆極精緻

漁色 見卷一畫皮 肉臛 曹植七啓臛江東之潛鼉注臛肉羹也○按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見楚辭注 燕窩 周櫟園閩小紀——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置諸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瓦釜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黏之於石久而成窩據南

商務印書館藏版

書則當名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北人加菜字○又王仲威晷窗臆說||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生蚕蠋背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並津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得之以貨紫色者尤佳 **行賕** 見卷三紅玉 **恨相得**

晚 見卷二酒友 **榜人** 見卷八彭海秋 **千金軀** 鮑照詩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 **券** 見卷四珊瑚 **璧趙**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之相如曰臣願奉璧往臣請完璧歸趙於是奉璧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於|

鏑 見卷八西湖主 **合浦珠還** 見卷六賭符 **吃吃** 見卷一瞳人語 **妯娌** 方言築裏匹也注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娌廣雅作||

宛若 前漢郊祀志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嫁爲人妻生一男死女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見神於先後||○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字也○史記論文注||二字諸解俱不明大約是人名也 **兜牟** 見卷四晚霞 **瓜洲** 南畿志||鎮在江都縣 **胡再不謀** 見卷五黃九郎 **扃** 見卷一嬌娜 **無恙** 見卷二珠兒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歎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既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資實非所願。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追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

此狐亦惡作劇

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託以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假佛營私持刀惡募將軍何由而至女子奚自而來菩薩化身眞有不可稱量不可思議者

方丈（見卷九鍾生）甘心（見前佟客）趙孝廉豐原（名于京號香坡又號客亭歷城人康熙辛酉舉人官河南府知府）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唯空蹇隨行但聞號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綫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韓公甫　蹇（見卷二鳳陽士人）祟（見卷一賈兒）

●●跳神

古音璆然當於秦漢以上求之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撾如雷蓬蓬聒人耳婦吻闢翕雜鼓聲不甚辨了（借題發揮古音）既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古節極行文之樂趣）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傴僂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嗔喜肅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聲傖儜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嫗媳姊娣森森蹜蹜雁行立無歧念無懈骨

典奧如尚書古文瑰異如冬官考工反復讀之美不勝收只是不忍釋手

事涉荒唐卽以荒唐嘗之妙可

商羊舞（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庭舒翅而跳齊侯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起|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刺刺（見卷三苗生）傴僂（見卷二張誠）腹誹（見卷七江城）姍笑（見卷四瑞雲）傖儜（見卷五辛十四娘）元壇（事物紀原周穆王尙神仙召尹執杜仲居終南眞人草樓|曰樓觀隋煬帝改爲||後復曰觀○趙公明封金龍如意王黑龍虎||眞君之神見封神演義）

●●鐵布衫法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搠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卽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鐵布衫（易筋經大力方有||金鐘扣諸名）仇公子彭三　勢（韻會外腎曰|）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商。瘞女首。

荒唐 見前小梅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値數人籍地飲。見李至讙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杯盤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澀。忽遥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卽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窞。旣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浡。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李會斗　坎窞 見卷九鍾生　蜥蜴 爾雅釋魚蠑螈｜｜〇說文在草曰｜｜在壁曰蝘蜓〇本草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小而綠褐壁色黑者名蝘蜓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僞周總戎。後覺大勢旣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縳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旣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瘧。輒呼曰。我誠負義。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僞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爲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愓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論語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因非人識者鄙之況已受其僞職所謂策名委
贄貳乃辟也覺大勢既去然後以兵乘其僞帥而縛之於
國爲叛民於逆爲叛將沸油澆足可以警世之立脚不穩者
祖述舜　格拒（見卷五白蓮教）國士（見卷八蠹政有豫之義注）總督蔡（名毓榮詳見卷三保住吳藩注）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一終


司文郎
水角訂交談藝日
半生淪落誤儒冠
聾僮攝象悲文運
盲目何須怨試官


呂無病
萬里間關遞消
息存孫今見
鬼程晏可憐悍
婦空貽悔覆
水收時不見卿


崔猛
排難解紛郭解
流運籌帷幄
出奇謀兩人倫桀
登壇命良信
勳名可並傳


安期島
安期島裏放舟
游得見仙人
願已酬一琖瓊漿
寒不咽笑君
仙福未曾修

此等狂妄之人今復不少

狂悖之行如見其人狂悖之語如聞其聲語極從容極尖刻軒眉攘腕者怒不可遏他顧而哂者行所無事[illegible]敢曰有何不敢神情一齋繪出快人快語妙思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二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不之答（禮尚往來非為此輩設者）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裙帽望之傀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坐更不僞挹（通者該上坐）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通者該如此問人）答云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通者該目中無人）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無一字通者此論偏通）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鬨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通者該如此輕躁）宋他顧

妙舌狂童不見淺必至當揭出醜

有求必得之念則於此道不可問矣而尚有冀俾得之心者揣摩之未忘時而逢迎時而顧患安得不落下乘佛經有大乘最上乘六祖云法無三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塵不染離居法相

而哂曰有何不敢（不通者該如此從容）便趣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不通者此破偏通而且大通）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謾罵何以爲人王力爲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人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狂生宜嗤之曰爾並不曾作得一字何得爲通）生遂不作起曰其爲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倖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文章妙篇全度金針）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爲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減（挫其銳氣）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跼蹐汗流不言（愧且不遑夫復何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云此大似水角子（輕薄語卻通且大通）王故樸訥靦然

視文以鼻是無鼻界而得無靜三昧者於道家則爲鼻觀受之以心者上也受之以脾者次也至受之以鬲風斯下矣爭有先由其次以達於上受之以耳受之以目受之以口耳審之目認之口辨之然後嗅之嗅之得其眞乃心受之愼勿妄受以鬲致終身作惡逆症也

一無所得名最上乘文章一道亦當思法大乘者法最上乘者

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倘未七縱七擒南人那得不復反 僧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既而場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辨。此生大駭。始焚己作。奇情奇想 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託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虐極快極 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怨而不怒妙語解頤 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該發舒 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此語更通 今竟何如。又竟何如 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簾外論文不論命簾中論命不論文 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

向壁大嘔下氣如雷刺於鼻棘於腹膀胱不能容而自下部出以此等作家充考試官無惑乎其以金杵貯狗矢也語固尖刻然盲於鼻之人實亦有之

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一段議論最爲持平習舉子業者當奉爲玉律金科

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剜我盲瞳去（前該笑此時該憤矣）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爲之師者何以爲人）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其文如此爲得不盲於鼻）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明日不至可羞可羞）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某之堂當顏之曰逐臭）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平心靜氣此爲最上乘）不尤人則德益宏（德宏學進可到）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踧落固是數之不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位何止爲文）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岸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盲者其變不盲者其常）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即示之處王謝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汚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慴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鐫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爲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殆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

困頓至死而類累及良朋文字之厄游魂含冤可歎拭淚而書先生自道也故曰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瞽僧嗅文文瞎益正聾僮司文文運顛倒不瞽不聾有才有德而反身受其厄以之掌司文之秩可知聖徵益明

德行更重於文學先生自責語卿警世罰曾幾何時而居然上卷書髮毛斑矣然則餘杭生亦以老無能爲而始深自貶抑耳究非

解之。宋曰。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運蹇而至累及朋友奇[illegible]之戚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爲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借人快願亦無聊之極思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刼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卽俾轉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幸是暫署不然無讀書種子矣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司文本諸性道深原之論視之喜色。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可危某伏謝已。又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窮原究委至此不惟不論命並不論文矣王曰。果爾。餘杭生德行何在。曰。此卽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卽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瞽。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廛肆耳。王命置酒。宋曰。

商務印書館藏版

從學問中得來之實德也

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爲我設水角足矣（不怕狂生笑話）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嚙頃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相酹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可見非人屬我）（亦非文章憎命）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闊深自降抑（舉人見進士自然謙降抑）然鬢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刺（見卷一葉生）蒼頭（見卷五狐諧）鬨堂（見卷三諸城某甲）筆札（見卷一考城隍）口占（見卷三香玉）捧腹（史記卜者傳司馬季主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曰先生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丨丨大笑）下乘（雲笈七籤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經第一洞眞爲上乘第二洞玄爲中乘第三洞神爲丨丨又滄浪詩話禪家

不重在敍其有前妻只重在安頓甚相得三字於此影照下文也

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 丹黃 見卷九官娥 南人不復反矣 蜀志諸葛亮傳注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 偷

楚 見卷九天官 歸 有光 胡 友信 未窺全豹 晉王獻之傳獻之年數歲視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輩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粲然 見卷一種梨

薪桂米珠 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不亦難乎○蘇軾詩北虹不到米如珠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竇范貧而能廉 金精戲竇儀事見小說雜記傳奇中亦有之范文正讀書醴泉寺日惟一粥偶見窖銀覆之而不取後爲西帥僧人求爲修寺乃使發之見章邱志 大父 見卷一成仙 瓜分 見卷四珊瑚 他山之攻 詩小雅｜｜｜石可以攻玉 宣聖 從祀景行錄孔子自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西漢追謚褒成宣尼父東漢封褒尊侯後魏改謚文聖尼父後周進封鄒國公隋贈先師尼父唐太宗升爲先聖尊爲宣父高宗贈太師武后封道隆公元宗追謚文宣王宋改至聖文宣王 轉輪 見卷四飛相公 飛黃 符瑞圖騰黃者神馬也一名乘黃亦曰｜｜○博物志周穆王八駿曰赤驥｜｜白蟻華騮騄耳騧騟渠黃盜驪○韓愈詩｜｜騰踏去 梓潼府 見卷九｜｜令 司文郎 唐書百官志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曰局龍朔二年改曰司文局郎曰郎中佐郎曰｜｜｜ 篆 見卷一考城隍 菌 唐韻｜音窘說文地蕈也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夭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出。年約十八九。衣服樸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

慧心妙舌已是可人自不應以皮毛相之況萬苦千辛至死不變以視勞家豔女得失重輕爲賢肯壞勸貞珉而重之曰鬼妾雖醜不宜

不有如蓮之清氣幾幾乎文情失之此讀之誤人也

如果此志得行豈不省却多少艱苦

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輿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册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移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興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媼也。凌晨啟戶。女掩入。媼詰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此耳。媼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臥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爲小妻。世家論婚。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

無病之賢許能知之臨死之言蓋最宜惜孫惑於宗人之俗見而不克終踐其言耳

及後興多寵之人猶爲房中眼中釘至笑啼皆罪以致遷怒鬭閱病宿不豈遠遜又不是孫聞自淑雖乎其爲勸躬屏氣承客顏色之人耳填屑而出之涕泣而道之寧其義仰其野者敬愼而遥之

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媼。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慫恿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豔。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時怒遷夫。壻數相鬭鬩。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託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以遠遊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媼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媼。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兒見之。棄水捉襟。嗷啕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爲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媼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

如臣獨斷十字可以門此

描寫情態絕妙文心從左氏得來讀至此爲之泣數行下

此官不吮人[illegible]

撫之。（危急存亡之秋而後知仁人志士）媼曰。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依姨。媼慮其纖步爲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媼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媼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媼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楊。句未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魂魄盡碎死而後已）孫駭絕。猶疑爲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卽刻趣裝。星馳而歸。旣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脣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媼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刃脊中顙。顙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爲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

呼相方不愧爲敎官何解顯之有此處文不數數觀

寫酷虐直到一二分不遺餘力

筆端奇而當

不負爲孫猶爲有骨氣人若天官之子豚犬耳議厚其奩敗而遣

妒。爲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媼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楊近村有楊家疃。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嗷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尚存。盛氣奔出。將致詬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恚曰。不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婚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舁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媼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王又舁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譟甚。居三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媼。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媼歸告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姒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

商務印書館藏版

之曲豈復有綱常廉恥乎婦□於此而□□以奔是眞能猛省回頭者觀其自悲自艾於法門爲懺悔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婦之悍毒不欲多見婦之悍悟不可多得如閉戶誦佛遂同彌陀確□且置他事於不問致使子孫□餓學□合□□歸上上等□提將尊理衆生受安□樂之謂何也責□織而□勤書使是慈悲

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遏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甯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甯不憶之耶。（快絕語而參之以舊日恩情是以懇款易入）孫乃熒眥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諼。欲得其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得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此一指足以償無病之業）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粱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己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䩄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媪。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不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顱而仆。

佛之言眞是心中了澈己到畢我見無人見無衆生見無者見分際莫作尋常羞悔問看

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翁斃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言。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斂。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妬。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痂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名士 見卷二阿寶 康成文婢 世說鄭丨丨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怒使人曳跪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次日 見卷一畫壁 通書 柳宗元先友記周子著丨丨四十章 河魁不曾在房 荊湖近事李戴仁性迂緩妻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歷燈下觀之大驚曰今夜丨丨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別閻氏慙怒而去 昇 見卷一嬌娜 小妻 見卷四恆娘 擅寵專房 見卷四恆娘 直宿 見卷七邵女 趣裝 見卷一嬌娜 反脣相稽 見卷七邵女 廣文 見卷三紅玉 齷齪 見卷五連瑣 調停 見卷二巧娘 問名 見卷三陳雲棲 黃粱夢 見卷五續丨丨 主計 見卷一長清僧會計注 毛嬙 見卷十一績女 西施 見卷四恆娘 嗜痂 見卷六羅剎海市 錦屏 韓偓詩丨丨金作屋綺櫳玉爲輪 菩提 見卷三林四娘又字典梵語丨丨華言正道也 地獄 見卷四龍飛相公

● 崔猛

快人快事是能補天譴法誅之所不及者
賢母義士孝子順婦各得其道兩不相妨
道士何來闍巫知其不能亦且以爲不必改者待告以解死之術耳妙語解頤釋之自見道士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爲此等事卻孱懦之夫無不憤于心而叢于目久之身之無可奈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脣舌盡割之立斃（論變遲死快人快事）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之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解死術其是如此盛德之事當行則行固不必問其效不效也巫覡之術何取焉）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

何乃恨恨而止彼氣涌如山者能忍此而避馮婦之笑設想道士在前必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自問此時此事當改不當改

聞母命而止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筆有化工將義俠面目精神一齊活現

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遙接即以結上即以迎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剟。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向前。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啟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懾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某甲用虛寫筆筆活現字字傳神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此不語不食輾轉達旦時所深思而計及者也奈何以一身之罰。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袪而去。自首於

二人之言各有其道所謂義也然不難于申而難于崔有崔而申乃與起矣謂崔之所爲是其欲爲而不能者遂乃學之而又過之之二人者吾欲買絲並繡之

撫嘗刺痕泣然流涕至此方眞能改申所爲皆有感于崔固也然謂僅以崔能代爲其所不能爲而力效其所爲猶淺之乎言之也關懷於緣橦技擊之術是法入之所能夜崔王家而殺其父子嬸婦是法崔之所能爲至於仇訴崔而絕之復告之入且訟之官

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申之義勇已見一斑）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强出之。以崔抵罪。瀕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橦技擊之術。頗以關懷。（懦夫興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泣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鬬。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寃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

而不使崔得主使之者受殺人之果此何故哉蓋自變之撫剌痕而泣然流溺申早深入於申而計之熱突孝之感人圍如是也豈第感其能代爲其所不能爲已哉斷繩窺火隻身入賊巢穴覓負崔妻而出老馬識途長繩作殿亦說變亦從容此以後文字可作孫武子兵法讀

子婿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
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
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
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
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擄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
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諸荊棘卽返勿
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就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
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縶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
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噭應忽一人
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坌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
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
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
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
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恇怯莫

商務印書館藏版

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只二十餘人而用之若千萬騎者令人拍案叫絕

再說一遍可謂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如申者學崔而又過之亦出于藍而勝于藍者與

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礮銃又詣邑借巨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繩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口甚險一夫可以斷之彼卽追來見火心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劓劓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慷慨蓋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

甯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橦飛入。翦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幺麽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效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事妙文妙。吾於崔也敬其孝。於李也愛其謀。反復讀之。有推倒智勇之概

抑強扶弱（後漢耿純傳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令行禁止）　厭禳（見卷一畫皮）　巫覡（說文覡音檄能齋肅事神明也在女曰｜在男曰｜）　僑寓（見卷二聶小倩）　登堂拜母（吳志周瑜傳孫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有無通共又張昭傳孫策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按聊齋與呂蒙亦有｜｜｜｜事晉甯州刺史符彤與桑虞亦然）　唶（正韻｜音借嘆聲又聲類云嘍大笑｜大呼）　論辟（見卷一成仙）　絕袪而去（見卷四申氏）　緣橦（張衡西京賦都盧緣橦注都盧國名其人體輕善｜｜竿也）　廝養（見卷五續黃粱）　銜枚（周禮秋官｜｜氏掌司囂注枚狀如箸口橫銜之繣結於項也）　坌息（見卷五白于玉）　輜重（劉熙釋名輜車載｜｜臥息其中之車也輜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前漢韓安國傳擊｜｜注輜謂衣車重謂載重故行者之資總曰｜｜）　快牛必能破車（世說石虎小時善彈數彈人石勒白其母欲殺之母曰｜｜為犢子時｜｜｜｜汝當小忍之）　幺麽（見卷五狐諧）　五丈之旗（史記秦始皇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旗）　技擊（國策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為可。則一航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冠

商務印書館藏版

已至其地見其人而休告事不得知却老術不能爲可知秦皇漢武徒爲後人笑耳

棕笠。坐殿上。年三十許。儀容脩潔。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嚮往之意。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微風習習。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溫煦。山花徧巖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覿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起逆客。相爲禮。既坐。移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上有鐵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琖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叟顧僮頤示之。僮取琖去。呷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鬵。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却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爲者。劉興辭。小張仍送之歸。既至朝鮮。備術其異。國王歎曰。惜未飲其冷者。是先天之玉液。一琖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裹。囑近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蛟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洶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劉中堂鴻訓 中堂見卷十三朝元老○劉字默承號青岳萬歷壬子舉人癸丑進士以大學士崇禎間歿於戍所參議道孔中之父也

朝鮮 尚書大傳武王既克殷箕子去之｜｜武王因以封之○風俗通武王封箕子於｜｜其子孫因氏焉

颶風 見卷六羅刹海市

趺坐 見卷一瞳人語

其意雖要語則實實[illegible]究可聽

叟亦與[illegible]之巫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正間。歲大祲。孑然遠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因傍塚臥。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瀹柏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旦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為君。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拱手闔扉而去。生忽似夢覺。則身臥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緦服叔也。喜道至家。餌治之。

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諮。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臥處示之。叔向命舁材於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爲。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傍塚。冀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縗絰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鋌。曾分一爲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媼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遺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爲扁舟詣廣陵。忽遇

頭緒極繁筆無經緯則以分而治絲矣爲跡絲絲若斷若續經營慘澹大費匠心

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媼橐載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媼皆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爲禮遂撻楚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塚中女至墓爲羣鬼所陵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爲擇一快壻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託待汝三兒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兒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爲叔向緬述之叔向歎息良久即以慰娘爲妹俾從李姓略買衣妝遺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爲妹子辦妝意將借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爲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似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跬躞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浼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反使僕一坐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

商務印書館藏版

惡娘只被拐賣雖經于沂賣已復生故以居宅償其賣不妨使之遁去若不遁亦不能護之死地也殺母之讎富以無心報之天道可畏哉

遂相抜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卽寅侯也。仲道雖於街頭屢遇之。初未悉其名字。至是甚喜。爲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蹤。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鰥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舉家遁去。始知殺媼賣女。卽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貨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矣。慰娘得所。卽亦不甚讎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媼爲己死。思有以報其子。媼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博。貧無立錐。一日以賭局爲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所殺姓名。蓋卽馮某也。駭歎久之。因爲道破。富始知馮卽殺母之讎。益喜。遂傭爲生家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壻。壻爲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豚兒 見卷一青鳳 季路之諾 見卷五李伯言 旦旦 詩衛風信誓｜｜ 次且 見卷一畫壁 舁 見卷一嬌娜 逆旅 見卷三巧娘

淸醮 見卷二嬰甯 呵護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鬼神守護兮｜禁不祥 快壻 見卷十雲翠仙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踁踱 史記司馬相如傳｜

｜猶徘徊以委蛇兮注張銑曰｜｜疾行且諱卻也 夯 見卷四珊瑚 信宿 見卷一嬌娜 貧無立錐 見卷四龍飛相公

自示葬所鬼誠有靈矣然非良耜之誠孝亦不能感此

●●田子成

江甯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耜。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耜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窗窺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聽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葦炬燎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

父子相逢而以酒令點出毫無痕跡

視良耜殊偃蹇不甚爲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淸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恆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幺二三。倡曰。三加幺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年少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俚典。勿以爲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幺單二。曰。二加雙幺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幺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耜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耜灑涕。與衆拱別。至舟。終夜不寢。頓念盧情詞。似皆有因。不能待旦。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空。益駭。因遵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溺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

有數墓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訃（見卷六宮夢弼）仰藥（見卷四葛巾）筮仕（見卷九夢狼）洞簫（見卷三道士）擊節（見卷三林四娘）蘭陵美酒（李白客中行｜｜｜｜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解頤（見卷一嬌娜）土著（前漢張騫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其俗｜｜注｜｜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

（○按音陶略切）雞黍二年約范公（後漢張劭傳劭與范式為友式曰後三年當過拜尊至期劭白母請殺雞為黍待之母曰三年之別千里約言何相信之深耶至日范果至）四人聚義古城中（見三國演義第十四卷）呂向兩手抱老翁（孝苑晉呂向之生父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在者訪求歷年不獲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流涕迎以歸）茅容二簋款林宗（後漢茅容傳容字季偉郭林宗宿其家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意為己設既而供母自以草具與客共飯林宗賢之○易損二簋可用享）嗜（見卷一陸判）

●●王桂菴

王樨。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鄰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韻絕。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為己者。略舉首以。斜瞬之。俛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遙投之。墮襟上。女拾棄之。若不知為金也者。金落岸邊。王拾歸。已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

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榜人解纜順流逕去王心情喪惘癡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喪其偶悔不卽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既窮杳不知其何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縈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檝皆熟而曩舟殊渺居半年資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疏竹爲籬意是亭園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笆光潔又入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探身一窺則椸架當門罥畫裙其上知爲女子閨闥愕然卻退而內已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爲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祕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夢後年餘再適鎮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誤入小村道途景色髣髴平生所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逕入種種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扉自障叱問何處男子王逡巡間猶疑是夢女見步履漸近閛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

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屏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旣屬宦裔中饋
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
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
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
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字江離王諾記而出罷筵早返謁江離翁逆入設坐籬下
王自道家閥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爲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
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爲誑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信否當夜輾
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榜人女爲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爲媒質明
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
曰江離固貧素不以操舟爲業得毋悞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曰僕雖空匱非賣婚
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爲利動故不敢附爲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
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拗却不得不與商榷免他日怨遠婚也遂起少入而返拱
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禽妝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
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

舟何之答云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黛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資動人初聞音聲知爲風雅士又疑爲儇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問何事王[illegible]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尙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莊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躧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鬧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慟交集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以相對有姊壻官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淸潔有老嫗弄兒廈間兒睹王入卽求援抱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嫗下堂趣裝兒涕曰阿爹去矣嫗恥之呵之不止强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異間芸娘駡曰負心郞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爲己子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白芸娘始反怒爲悲相向涕零先是第主莫翁六旬無子攜媼往朝南海歸途泊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救終夜始漸蘇翁媼視之是好女子甚

喜。以爲己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爲擇壻。女不可。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媪。遂爲岳壻。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見始共懽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文夭矯變化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然以法求之只是一蓄字訣前於葛巾傳論文之貴用轉字訣矣蓄字訣與轉筆相類而實不同愈蓄則文勢愈緊愈伸愈矯愈陡愈縱愈捷蓋轉以句法言之蓄則統篇法言也朗吟詩而女似解其爲己且斜睇之此爲一伸拾金而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爲一縮覆蔽金釧又伸解纜徑去又縮沿江細訪並無音耗又再縮復南而囊舟殊渺半年資罄而歸又再縮至於合歡有兆佳夢初成明探蕉窗已呈粉黛相逢在此老父何來此借夢中而又作一伸又作一縮羈遊京口再至江村馬纓之樹依然舟中之人宛在妖夢可踐金釧猶存至告以妾名示以父字極力一伸矣乃訊之甚確絕之益深來時一團高興不啻冷水澆面又極力一縮倩冰矣委禽矣孟不以利動爲嫌女不以遠婚爲却計已遂矣禮已成矣至此有風利不得泊之勢疑其一往無餘矣此則伸之

商務印書館藏版

又伸試掩卷思之欲再爲縮住眞有計窮力竭莫可如何者乃展卷讀之平江恬靜之際復起驚濤遠山迤邐而來突成絕壁積數載之相思成三日之好合一句戲言猶未了滿江星點共含悲此一縮出人意表力量極大極厚往下看去又生出一番景象有如古句所云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至大收煞處猶不肯遽使芸娘出見而以寄生認父故作疑陣出之解此一訣爲文可免平庸直率生硬軟弱之病

榜人 見卷八彭海秋 洛陽女兒對門居 王維洛陽女兒行｜｜｜｜纔可容顏十五餘 夜合 羣芳譜合歡一名｜｜一名合昏一名靑棠一名｜｜葉似桃而小相對而生朝開暮合 門前一樹馬纓花 盤瓠神詩盤瓠江上是儂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紫荊｜ 椸架 見卷三嘉平公子 武 見卷一陸判 閑然 見卷三陳雲棲 扃 見卷一嬌娜 方命 書堯典｜｜圮族注｜者逆命而不行也 倩冰 見卷三胡氏 委禽 見卷二阿寶 息女 見卷二嬰甯 瓜葛 見卷二嬰甯 納采 見卷三陳雲棲問名主 黛來 見卷九雲蘿公注 邑邑 見卷二嬰甯 趣裝 見卷一嬌娜 一塊肉 見卷二俠女 南海 見卷三晉公女 枝梧 史記項羽紀諸將慴服莫敢｜｜注小柱爲｜斜柱爲｜○按｜｜謂支持也

◉◉寄生 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豔絕倫。王

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爲嫌却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壻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媒媼于氏微示之媼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媼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媼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媼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癡乎王孫欷歔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媼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媼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沉痾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著松黃袍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

情生文耶文生情耶疊疊疊疊曲曲折折善讀書者於此等處悟出多少挪展之法且悟出多少死中得活之法

聞五可容顏髮膚神情態度而搖首曰媼[illegible]矣是所思之人非五可[illegible]閨秀也乃偏以所思之人引出願所不及之人而此願所不及之人即不平於生平所思之人而遂爲從此深情獨鍾之人是

此後所思之人五可也非國秀矣有此一段文字不格關鍵嚴密而後文翻雲覆雨裝鬼弄神都從此變幻而出文之蜃樓海市也

[illegible]與五可一段語[illegible]亦是故作滿心快意之[illegible]而以王孫經不敢以人言爲信稍稍縮住至于纖步遲留玉容盡悉不特凝公子又將人夢亦不可請非玉人之以魂魄來相要也乃人原可以代閨秀而前日之趁我來而故却之者今則我求之而忽變矣此一挫豈惟王孫失意卽讀者亦代爲悔悶也

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遘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眞託鄰嫗素識張氏者僞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嫗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爺娘負氣耳嫗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嫗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眞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卽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嫗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嫗歸復命一如媒嫗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過數日漸瘳祕招于嫗來謀一親見五可嫗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嫗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日令婢輩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澀委曲可盡睹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嫗先在焉卽令縶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嫗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覘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顛不能自持未幾嫗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妁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卽刻復病父母憂其責

雞骨支牀已足爲却媼之至

先炊者先餐定且心中無閨秀安乃先欲更有先馬老可代閨秀者未至而五可所不平者先手來受雁采者已先至夢中相娶者龍不肯不至序行以齒愛如姊妹張以凝情聲此厚歸由前而觀似閨秀爲主五可爲賓由役而觀父似五可爲主閨秀爲賓其實五山並峙峽龍雙飛中間霧合雲迷連而不連斷而不斷不至喧實尊主亦不

其自誤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尤甚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趁汝來而故却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爲力早與老身謀者卽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啟遣伻約次日候於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却聘閨秀頗不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誠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爲媵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瘥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婚僞欲歸寧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邇卽以所備親迎輿馬先迎二娘既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擂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

商務印書館藏版

[illegible]反主爲賓雙合珠聯烘雲托月方妥[illegible]

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亦拜訖二媪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爲時漸濱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蹀躞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於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却于媪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既見妾亦略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媪何得一覩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媪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眈眈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尚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如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妄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

觀某之言可知其平日亦機誠自守者前身之眞僞不可知而其遇仙登梯而去於理可信

離。魂。之。子。哉。

此幅以情種二字爲根離魂二字爲線事固離奇變幻疑鬼疑神文亦詭譎縱橫若離若卽反復展玩有如山陰道上行令人應接不暇及求其運筆之妙又如海上三神山令人可望而不可卽

名士（見卷二阿寶） 遺冰（見卷三胡氏） 中表（見卷二蓮香） 臨存（見卷三陳雲棲） 和緩（左傳成十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又昭元年晉使求醫於秦秦伯使和視之） 問名（見卷三陳雲棲） 玉人（見卷三晉公子） 雞骨支牀（世說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相哭泣備禮） 唐突（見卷五夜叉國） 頭巾誠 反目（見卷四恆娘） 靑廬（見卷二蓮香） 雁朵（見卷三胡氏） 調停（見卷二巧娘） 不相能（見卷三曾友于） 右之（詩一朝右之）

褚遂良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姓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涼。移臥簷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答云。我特來爲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忽垂斃。有婦欲何爲。女自媒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且苦無資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癖塊隱隱作解坼聲。又少時。欲登厠。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

名舉孝廉而心不孝廉使其首過檻外而身猶在室是明示以內外不相一之報而敞以身首異處之刑然則外面粧正內裏存邪念者皆當以此法處之

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曾有恩於妾家。每銘心欲一報之。日相尋覓。今始能得。夙願可酬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竈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坐無席。竈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誚讓。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檽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詣者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罪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春藥翁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遙去。女命趙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親賓有願從者。當即移步。眾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諸其後。上上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板耳。羣入其室。灰壁敗竈依然。他無

一物猶意僮返追問竟終杳已

犧結見卷六劉海石越人注　武見卷一陸判　尸祝見卷三紅玉代庖注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太宗時爲諫議大夫黃門侍郎高宗時貶爲同州刺史歷吏部尙書同三品帝將立武后力諫不納乞歸田里貶爲潭州都督又爲同州刺史以憂卒　形穢見卷二巧娘　土苴宋史隱逸傳蘇雲卿灌園東湖帥漕屏騎從入其園延入室土銼竹几塊無纖塵○按苴似宜作銼　舂藥翁神異記月中有玉兔持杵搗藥○杜甫詩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　章見卷三保住

●●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趨出逆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奢願客請效力俾出半貲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眞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尙可以致冥貴即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出藏鏹市楮錠萬提郡中是物爲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兌客即導至部署見貴官

傀儡登場形皆絕倒半日榮華里餘赫儼管來五十綰去五千恨耗散兮官貴慘飛臙兮聲肉其自言曰此尚可忍清夜所離堪者阿憐不知被蹉憎耳

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略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取憑文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耀不足震慑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區畫方已眞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狸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模肖者而盛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眞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灑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使隨馬蹤行道傍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儈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爲眞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

此即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意特於途中行之尤爲暢快耳想如許騶從紛紛作鳥獸散時亦有可觀

恨椎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慚瘳。但股瘡大劇。半年始起。每自曰。官貲盡耗。而横被冥刑。此尚可忍。但愛妾不知舁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嗟乎。市儈固不足南面哉。冥中既有線索。恐夫子馬蹤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鯁受主知。再起。總制荊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履皆敝陋。途中人皆不知爲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値。駝車二十餘乘。前驅數十騎。騶從以百計。先生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時後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擾。輒訶却之。先生亦不顧。瞻亡何至一巨鎭。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者也。乃遣一价召之使來。令聞呼駭疑。及詰官閥。始知爲先生。悚懼無以爲地。冠帶匍伏而前。先生問汝卽某縣縣尹耶。答曰。然。先生曰。蕞爾一邑。何能養如許騶從。履任則一方。塗炭矣。不可。不可。使殃民社。可卽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尚有文憑。先生卽令取憑。審驗已。曰。此亦細事。代若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途不知何以爲情。而先生行矣。世有未蒞任而已受考成者。實所創聞。蓋先生奇人。故有此快事耳。

市儈而謀縣尹不自知其非分也以太守動之不言德薄才薄但言貲薄推其心

宦裔衰落亦其常耳知王心齋者令人爲宦裔一哭

王之識見大不及於其妻

幾不知名器之重只要有錢皆可以惟我所欲而已至僅出半資居然五馬倚孔方之力遂破原籍之例冥中有此眞銅臭世界陰霾地獄矣貴官出身何途而殿上巍巍能作淸廉謹愼勉人之語鬼臉欺人是其長矣特賣爵事發縮鎖後罪不可逃而任所取盈之約亦歸烏有應自悔當日未曾告白曰求現不賒

趣裝見卷一嬌娜　孔方見卷十馬介甫又前漢食貨志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注外圜而內孔方也　城隍見卷一考｜｜　永訣見卷二蓮香　芻靈見卷二蓮香　鹵簿見卷一陸判　鉦見卷四晚霞　筆札見卷一考城隍　鄉貫見卷七青娥　市儈按牙儈能會合市物故曰｜｜　金甲神見卷一畫壁　昇見卷一嬌娜　郭華野先生名琇字瑞卿即墨人康熙庚戌進士歷官湖廣總督〇通志琇初入臺郎有特參河臣之疏江南困於水患誦公疏人人手額告以爲有更生之望尋陞僉都有大臣結黨營私疏再進督憲有近臣招搖撞騙疏一時輦下栗然　鯁見卷九神女　行李見卷五苗生

●紉針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歸甯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浼中保貸富室黃氏金。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梃中顱。喪資。幸不。死至家。黃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準之。黃窺其女紉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責告之。如其肯。可折債。外仍以女金壓劵。權子母而謀其女其惡與權子母而絕人之產者同吾見之吾且數見之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胄。彼以執。

范之兩弟亦計子母者流耳涕泣而告之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孤負此淚矣夏之仗義女之感德曲折寫來肝膽畢露至黄之富而不仁范弟覩同膜外猶無足責王心齋身受其毒幾斃其女且及他人他日復被其愚仰其富忘其讎而甘心以女事之搢紳之家不應有此爾豈子

夏爲女死女爲夏爲已死

鞭發跡何敢遂媵吾女且紉針固有壻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於襁褓中論婚從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以是故紉針十五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爲計妻曰不得已其妾謀諸兩弟蓋妻范氏其祖曾任京秩兩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攜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爲之設處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詰且述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亦哭伏在地益惋惜之夏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爲約別後百計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合裹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睨之見一人臂上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僞爲睡者盜近箱意將發扃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已乃入腰橐不復胠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惟一小婢隔牆告鄰鄰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嗷泣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櫺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其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紉針潛出哭於

而死而曾身雷電復生偷金者亦以雷雷擊死此教過宥罪所以取象於雷雨之並作折獄致刑明罰勅法所以取象於雷電之皆聖也獨惜計子母而謀人女者之漏網耳

天人果生二詒緊接上疑其復生來望夫人之復生其本願也冀其復生而不敢謂其必復生疑其復生而不敢信其復復生今而見其果生也我級針乃可以復生矣曰我報針亦亟實以報慰我

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起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解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夫言卽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卽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拘其婦械鞫之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乃押婦搜贓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墳復破女亦頓蘇不奔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也我級針耳夏駭爲鬼呼鄰媼共詰之知其更生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卽以屬夏范去夏强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爲懽女紡績縫紉

夫人耳九字中欣慰傷感之情一時全到

前聞夫人死則誓不生繼疑夫人復生則我亦不能不復生然其時猶是夫人也夫人而既母之矣母有萬分一我何敢復生乎夏不食亦不食夏少瘳始解顏爲笑此何如性情旁人聞之亦應流涕

語從何來其巧乃至于此將謂其母之克守舊盟而有是歎抑謂紉針之以死自誓而致是

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爲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紉針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爲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爲之簡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却之。爲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逕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託作賈。跡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貲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壻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怫然曰。債主吾讎也。以我事讎。但有一死。王無顏。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宰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轉詰之。蓋孝廉傅姓。卽阿卯也。入闈籍。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蓋母囑。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傳

蝕緣固不自有其功郎紉針亦不敢有其功也然則歸功於雷霆乎雷霆若曰紉針之生紉針之復生紉針之當復生也鬻使無夏則紉針之死不在滑哭貴暮時矣

至家。歷述所遭。然婚來千里。患無質實。傳篋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眞。乃共喜。是日。當覆寄。傳投刺謁邑宰。其案始消。涓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閩中還。蓋傳又捷南宮矣。復入都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傳亦以廬墓在。遂獨往遷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子裁七八歲。女撫之。過於其弟。使讀書。早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痺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陣舞也。轟轟屢聲。皆爲一人焉。知紉針非龍女謫降者耶。

劣 見卷四珊瑚 胠篋 胠開也見莊子胠篋篇 霹靂 見卷一嬌娜 聞名 見卷二陳雲棲 名士 見卷二阿寶 左袒 見卷四珊瑚 刺 見卷一葉生 涓吉 見卷三陳雲棲 捷南宮 見卷一葉生 素封 見卷一種梨 錢塘陣舞 見卷三織成龍女注

●桓侯

荆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溲便。馬齕草路側。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豔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騖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捉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

讓美德也然亦自有節故揖讓止于三也況侍于長者有不敢以客自居之禮于每見一席之閒拘迂太過不憚其勞本讓也而跡若相爭至於彼此相持踰數刻而不能下于斯時也惜其不遇桓侯

問此屬何地。曰閬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鞚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頂。見半山中屋宇重疊。雜以屏幔。遙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坐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値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卽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卽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

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爲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即睹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與駭異。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却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內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襆被共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資送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神。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脣不掩其門齒。露於外者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却向後。力猛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喙。雙齒並

隳血下如涌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超乘（見卷五老饕）閬中（寰宇記——本漢舊縣閬水迂曲徑其三面縣居其中故取以爲名按今屬四川保甯府）或推之或挽之（見卷三阿寶）桓侯（見卷十一于去惡）居停主人（宋丁謂傳謂議貶寇準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勿復言蓋指曾以第假準也）賚斧（見卷一勞山道士）武夷幔亭（諸仙記——山神號武夷君始皇二年語村人曰汝等以八月十五日會山頂是日村人畢集見——彩幄設寶座施紅雲紫霞褥器用具設令男女分座聞空中人聲須臾樂作亦不見其人酒行命食味皆甘美惟酒差薄因名其地爲幔亭）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狂瞑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亙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靄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飄灑豔麗睹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即卿家眷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

海風引舟絕妙命題意調崩騰令人靜會如親歷其境者無文字之文文才是至文

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痾。一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知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闊。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爲怪。晏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內出。晏曰。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卽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卽按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爲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傚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

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爲吾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逐。俄晏與十姑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爲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教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嫺此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卽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遺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却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檝。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爲之縈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淒然方欲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唯恐遽盡。但啗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卽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

不結之結

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沉痾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泫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壻十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未死。出其裙。則猶在家所素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豔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壻。遂媒定之。涓結成禮。既入門。光豔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卽降生之辰也。每爲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颶風見卷六羅剎海市　蓓蕾見卷四黃英　無恙見卷二珠兒　琴操見卷九宦娘　勾撥見卷九宦娘　勾剔見卷九宦娘　漏見卷一妖術　梗概見卷三大男　胡餅見卷八二商　涓吉見卷三陳雲棲

●●錦瑟

沂水王生少孤。家清貧。然風標修潔。灑然裙屐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爲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庸奴其夫。自享饈饌。

脫粟折稊妻不以爲夫形容盡致移釜授索眞是生不如死遭逢不偶千古英雄同此傷心

求死原非易易請姑退者試其志之堅與不堅耳

沸湯所以滌其心也猛犬所以靜其慮也於學力則所謂困心衡慮也於境遇則所謂錯節盤根也於節操則所謂鞠躬盡瘁也與下文負尸飼狗同看

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稊爲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胛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卽授索爲自經之具生忿投羹椀敗婦顙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覘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卽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樂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生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蜂生曰諾遂坐以待夕居亡何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靜敞雙扉生拾級而入纔數武有橫心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卽鬼神示以死所遂踴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沉泅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夏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齕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羣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來耶（是明明送之死所也心一不堅從此不活矣）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啓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歸己

裏傷笑逆唱以巨金此所爲安樂窩也眞耶僞耶善讀者當一眼覷破

求死郎是求活爲苦生而後樂死乃謂樂死不如苦生無非拂亂其所爲也

不到萬分困苦不下十分工夫如何做得出大學問如何幹得出大事業君如不能二語是

家也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媼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入婦帕裹傷處下牀笑逆曰夫妻年餘狎謔顧不識耶我知罪矣君受虛誚我被實傷怒亦可以少解乃於牀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不語抛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猶遙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生曰我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須人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爲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副耳劓鼻敲刖脛趾君能之乎答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諸役何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燻人園中鬼見燈羣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祕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汚婢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言之飼狗之役較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近後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郎

篤中途而墜者痛下鍼砭

固已能受艱苦矣然天下亦多有能處貧賤而不能處富貴者此不能淫之所以難也樸誠自矢謹抑不踰不受苞苴不惑女謁從前是十分死工夫此時是十分眞學力

如只斤斤自守不敢差跌到變故時仍同木偶則受愚胡爲者負女而逃伸臂以代國士遇我國士報之固如是耳苦汝苦汝知己知己規詣問苦出藥以慘之厚精以享之賜賞以勞之嘉賞以重之士之積勳名而被恩寵者何以異是文其有美人

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飼犬。可使居西堂主簿籍。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樸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壁清潔。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旦夕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衾褥來。置牀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參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嫌。悉却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儒巾鮮衣。凡有賚賚。皆遣春燕。婢頗風格。既熟。頻以眉目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僞作騃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常廩。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第喊譟。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羣盜充庭。廝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塗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羣盜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爲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遇一伏嫗。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陬。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欻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銜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逕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衿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爲續之。乃裹

骨肉之遭遇眞

要召兒一齣即所云安樂窩也笑遂置金比趣楚尤毒此其故智者知之愚者愚

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己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畀我之於鍾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爲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爲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琖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刼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成委曲以謀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戀臻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郎歸君幹理家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啟扉令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箠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亙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

業多則割愛雜語不離宗正

賈亦恆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媪。媪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嫡所。尋之已遁。既於舍後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託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卽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卽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懽。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屨登牀。妾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夜。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牀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卽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無復爾。業多則割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反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攜老僕夜去。亦不反。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上下古今此理不易孔子三陳九卦皆爲憂患之辭商書三風十愆可爲安樂之鑒宴安酖毒懷安必敗古訓爲昭卽使遭逢不偶當知疢疾

所在皆天之玉汝於成也操心危慮患深德成而境遇不足言矣況盈虛消息天道之常從未見有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人而不降大任者卽不然只此求生於安樂而適以速死求死於憂患而轉以得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是亦不可以思乎願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裙屐少年 北史邢巒曰蕭深藻是||||未洽政務 **庸奴其夫** 見卷十馬介甫外黃注 **脫粟** 見卷一長淸僧 **羊脾** 王琳野客叢談歐公詩選來不覺三十年歲月幾如熟||於夾字韻內用史載及骨利國事骨利國近扶桑晝夜短煮一||初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之煮羊脾纔熟日已出矣與史通典小異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髀此一字而三說不同蓋胛脾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然脾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熟之時似不甚遠若胛則太速矣黃魯直詩亦曰數面欣||論詩在雖脊不但歐公也 **拾級** 禮曲禮||聚足連步以上注|當作涉聲誤之也|等也 **武** 見卷一陸判 **泗沒** 見卷三石淸虛 **安樂窩** 家塾記邵堯夫在洛所居號||| **給孤園** 金剛經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獨||與大比邱衆千二百五人俱解義舍衛國有一長者名須達拏常施孤獨貧窮故號給孤獨長者欲請佛說法佛令先|踰地往白太子祇陀太子戲曰若布金滿園卽可須達傾運金布八十頃園俱滿太子不受金同建精舍請佛說法○須達拏律經譯相作須達多 **九幽** 見西遊記 **狼籍** 見卷一畫皮 **緩頰** 見卷八西湖主 **得當以報** 前漢李陵傳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漢也注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 **薛侯** 史游急就篇薛勝客注有奚仲者爲夏車正受封於薛後還於邳而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其後稱爲|| **暗陬** 見卷六宮夢弼 **楚昇我之於鍾建** 左傳定四年吳入郢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五年王欲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昇** 見卷一嬌娜 **宜男相** 見卷七阿寶 **臨蓐** 見卷三竹青

房文淑

女妙於詞言與後幅同是一口吻

女不招而自來無故而自去已爲之生子而又知其妻不妒何以惡捨此嘔嘔者而反出金以授之哉女其仙耶鬼耶眞有前世因而爲此報耶想亦鄧夫婦不應遂無此物而乃有此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傭爲造齒籍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爨廟中。黎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豔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懽。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尙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託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恆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別女。卽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卽攜家至。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懽。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逋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兗生。女曰。僞配終難作眞。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爲人作乳媼。呱呱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

寫之致而致書耶

一則有所恐而偽言以抑之一則知其偽而亦偽言以恐之語皆鍼鋒相對文乃搖曳生姿

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賈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啓。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託之歸甯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婁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婁更以三年爲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繃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婁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人。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卽嗣爲姊後。如何。婁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卽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也。女曰。此卽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卽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間。婁漫應之。未遽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婁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湩流。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婁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敍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婁懷。女曰。犢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劵。保婁以爲眞。顏作賴。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爲兒也。別後慮

無豢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乃出金授婁婁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却不受女置牀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小檴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買有羸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兌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眞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到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共欣慰冀女猶至而終渺矣

奔波見卷一鳳陽士人 醮見卷一陸判 扃見卷一嬌娜 綳見卷二嬰甯 未亡人見卷六雷曹 遂無此物世說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卲曰昨見崔倰兒爲後生第一我｜｜｜｜使人傷懷 湩說文｜音湩乳汁也 劵見卷四珊瑚 檴子母見卷二任秀

豢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大蛇故游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宿遙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爲兒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縱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額訶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睒睗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

為其能飲而狎之交之不以其正也生之驕儒亦其自取反矣報笑滴得其宜聲價

入室去。室無臥處。半遶梁間壁上搖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寢。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下大如盎琖者行臥不絕。一見生人。皆有噬狀。客懼依道士腋肘而行。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寺僧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坐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為害。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村落 見卷二瓜陽士人　蘭若 見卷一畫壁

●狂生

劉學師言。濟甯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殊不以阨窮為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為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持刺登堂。刺史覽

堂璧斯過當矣然而共談宴時其笑亦必有如此者矣以此而滅其門亦未免過當

金字牌下示人是明使諸

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滅門令尹耶生拂袖竟下大聲曰生員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訪其家居則並無田宅惟攜妻在城堞上住刺史聞而釋之但逐不令居城堞朋友憐其狂為買數尺地構斗室焉入而居之歎曰今而後畏令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劫人於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於無門可滅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家無儋石 見卷四阿纖 綏頰 見卷八西湖主 刺 見卷一巢生 口腹累 世說閔仲叔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敕吏常給仲叔嘆曰閔仲叔豈以｜｜｜安邑耶遂去客沛 其狂不可及 宋史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文帝嘗召之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在側曰誰爭嘲狂答曰｜｜｜｜｜○按竣早有文名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奐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

商務印書館藏版

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當全覆矣

於疾風迅雷之中而辨其畦畛保其禾稼善惡之界鬼神何嘗錯亂絲毫

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衆謂孫必振汝有犯天譴請自爲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視則前舟覆矣

金甲神 見卷一畫壁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祐護既而雹止賈行入村訪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間貧民皆就貸焉償時多寡不較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故鄉人名之不量衆趨田中見稞穗摧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附吳寶崖 陳琰 曠園雜志一則

花塢僧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爲神人敕其行雹避雹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天雨他田偃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聽其自入囷絕不較故以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蔣杭人長崇仁次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置公量乞糴者皆令自收米歲歉亦然人因目爲蔣自量咸豐三年詔封三蔣爲廣福侯至今廟祀鹽橋之上

異貌異心爲鬼爲蜮此華夏之疢疾也防維控馭之勿使萌蘖是在於邊帥已

服杖皆作冉冉飛墮人爲能留

宋封（見卷一種梨）　一槪（見卷四阿纖）

●●紅毛氈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人衆。不聽登岸。紅毛人固請。但賜一氈地足矣。帥思一氈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氈岸上。僅容二人。扯之容四五人。且扯且登。頃刻氈大畝許。已數百人矣。短刀並發。出於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紅毛國（見卷五狐諧）

●●負尸

有樵人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卽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爇火照地。似有所尋。近訊之。蓋衆適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鬚髮蓬鬆。倏忽已渺。樵人亦言所見。合之適成一人。而究不解其何來。後有人荷籃而行。或見其中有人頭。爲訝而詰之。反顧始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鞠藥如

鞠藥如。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强留其衣杖。

別爲盜戶而左袒之至冒稱之化且及於狐宰之德政亦可觀矣

明火行刼徒以規避處分改案爲姦於國爲壞法於己爲喪德處分即或倖免吾不敢問其後矣

憤激之談聞之咄咄稱怪

鞠託閒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鞠藥如　盜戶

●●盜戶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爲盜戶。凡値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僞。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眞僞。反復相訐。煩有司稽籍焉。適宮署多狐。宰有女爲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刼人者。官不以爲盜而以爲姦。踰牆行淫者。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章邱漕糧徭役。以及徵收火耗。小民常數倍於紳衿。故有田者爭求託焉。雖於國課無傷。而實於官橐有損。邑令鍾牒請釐弊。得可。初使自首。既而奸民以此要上。數十年鬻去之產。皆誣託詭挂。以訟售主。令悉左袒之。故良懦多喪其產。有李生爲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聲爭辯。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共指爲眞秀才。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之不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冒之。秀才之名則爭辭之。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

原壞。爲抗法吞產事。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挂惡矜顏淵名下。今功令森嚴。理合自首。詎惡久假不歸。霸爲己有。身往理說。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毒杖交加。傷殘肢體。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簞食瓢飲。因餓幾死。互鄉地證。叩乞革項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以繼柳跖之告夷齊矣。

左袒見卷四珊瑚　兩造見卷一成仙　國課舊唐職官志凡賦人之職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課課稅也　負郭田五十畝家語顏子

有一一之一一一一柳跖告夷齊堅瓠集明穆廟辰巳間海瑞爲直隸巡撫意在勸巨室而刁風四起時有投匿名狀以諷海曰告狀人柳跖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告發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拘禁孤竹火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泣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薇讀肥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二終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評點 清代演義

分訂八厚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敍 前清事。詳而有徵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 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 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爲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 八厚冊。名大家 詩詞尺牘奏疏條陳 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 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聊齋志異評註


偷桃
此日官民作勝游演春俗例
舊傳流戲從天上階升去擲
地僊桃曼青偷


口技
紗窗月上夜迢迢
嘈雜珠喉勝管簫
是幻是真且莫辨
但聞嬌女亦銷魂


王蘭
金丹竊得秖生還
仁術仙心見一斑
聚飲煙墩傷比匪
株連與寘鐵圍山


海公子
乘興游山
獨舉杯
耐寒華下
麗人來
豈知奇癖生
奇禍幸得
餘生海上回

作劇甚奇關自亦其詭此等人郎非邪教黨齋而挾其巧幻之術佐之以滑稽之口將何事不可爲耶迷拐婦女以及鬻孕婦之貽攝幼孩之魂致人之死以神其術咒人之病以爲其財爲盜刼奸雖難謦述自變身家者愼勿招之作劇而引鬼入宅開門揖盜也堂堂徽署赫赫赤衣顯於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三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偷桃

童時赴郡。値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卽有靑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顚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

法當前傳命作劇耶亦可謂不知爲政之道而失旬宜之職矣況迎春大典新春令節而使斷首刖足肢體支解於階前種種不祥何樂爲是

乎。曰。有術在。乃啟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卽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太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强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眞僞。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王母園（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自設天廚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以呈王母王母以四顆與帝二顆自食帝收其核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至短人指朔語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爲子此兒已三過偷之矣）結草（見卷九長亭亂命注）八八兒　白蓮教（見卷五白蓮教）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廿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咳。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拗哥子。嗚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迢迢抱貓兒來。旣而聲漸疏。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即聞九姑

喚筆硯無何折紙戢戢然拔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貓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眞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集中李一足傳

假諸神以售其醫人有行之者矣然只索之於祈禱告召厭呪之間愚者被其惑黠者可以辨其詐也乃托之於口技又不沾沾於醫術而敘寒暄談瑣事且其人不一而足以堅竊聽者之信然後閒閒問病切切開方一似斟酌盡善者鄉愚何知有不以爲眞神者乎近又有靈姑者能於人前請仙問病者應服何劑所遇何邪遊魂何地即有從空答之以服某方可愈禳何神可瘳魂在何處可返言之鑿鑿不假於昏夜不假於暗室當面搗鬼羣皆敬而信之細測其聲之所自來則不

在空中不在口中而乃在其人之胸以上喉以下也斯又口技之流而更出奇者

剌剌不休（見卷三苗生）寒暄（見卷二鳳陽士人）王心逸（名德昌字歷長長山諸生順治丙戌進士太常卿楨之姪孫工隸書精天文及勾股算法）曼聲

（見卷二林四娘）王于一（歙定）李一足傳（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髯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遣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婿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梃爲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二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於兗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仇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遍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忿恚恨乃鐫其梃曰沒稜難斫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米市一足求載以濟遂舍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豐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爲其地不立塾長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返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遍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不相似近前一揖曰我張大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弟兄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屐鬢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諸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筯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至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梃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按此傳與本文事不相符文體亦不相類漁洋先生謂其相似莫明其故友人云聊齋此條與林鐵崖先生秋聲詩自序頗覺相似與李一足傳俱列張山來虞初新志或漁洋誤記爲此傳耳其說近理因錄其序於後）

鬼而能仙不事參眞不須體斗不待吐納修煉遂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其樂可知賀才以無頴梲徒薄覇之而不改厚路之而又

徹果子正當秋之日杜門簡出氈有鍼壁有衷甲若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諑之聲則濡毫吮筆而爲詩詩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騶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枰聲最佳予曰何言之佼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讌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團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一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中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囈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牀又從中戛戛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嗚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鉢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衆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嗚之 晉賈充傳充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懷中｜｜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悞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

不改生前累贅死後糾纏王雖鬼仙亦幾爲所拖累況其在人也歟

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形。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瞀瞑。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啟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路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

日事酗賭而衆狹邪遊之八鐵圍山早留一席以相侍矣

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酗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隷押才捉張。數日創劇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趣裝（見卷一嬌娜）禳（見卷一妖術）女公子（見卷三胥公女）狹邪遊（見卷七翩翩）巡方御史（見卷八胡四娘）金甲人（見卷一畫壁）

鐵圍山（長阿含起世經。海外有山。卽是大｜｜｜四周圍並一日月晝夜輪轉照四天下。名一國土。）

●●海公子

有好奇之癖者恒多不測之禍況乃見色而淫乎以毒狐藥而獲免於蛇亦幸矣夫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如巨筩。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裹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霹靂 見卷一嬌娜

商務印書館藏版

[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不受償金[illegible]其謝客之言直出博場中閒[illegible]情熱拱然自是俠義不可以蕩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蓋丁之代爲經紀[illegible]不告出自[illegible]中而情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喜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旣而昏暮。止宿其家。莝荳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游。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剉芻。芻束溼。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强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値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躡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伻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

之。還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徒。賫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游俠 見卷七促織 郭解 前漢郭解傳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少藏亡命作姦剽及長改節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救人之命不矜其功 行臺 通典｜｜者自魏晉有之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 逆旅 見卷二巧娘 莝豆 史記范雎傳坐須賈於堂下置｜｜其前注｜斬芻也 獵食 見卷一畫皮 躧履 見卷五辛十四娘 踵決 新序原憲居環堵之室子貢往見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履則｜｜ 內顧 見卷六雷曹 褊心 見卷十一張鴻漸又陸機詩軌迹未及安長轡忽已整道遐覺日短憂深使心褊 推解 史記淮陰侯傳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一飯之德不忘 見卷五續黃粱睚眦注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爲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爲作義鼠行。

商務印書館藏版

尸變亦出非常四客終日奔馳竟至臨死而不知可哀哉

此鼠不惟義其不輕進不遽退俟蛇半入穴而後嚼之蛇出即去蛇入復來至蛇吐鼠而後止嗚呼亦智矣哉

果腹竹青見卷三　張歷友名篤慶見卷首聊齋小傳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皆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廈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尙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尸女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著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覺

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撾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寖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譁。役告之故。翁乃從往。舁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人 蘭若 見卷一畫壁 木魚 劉斧摭遺僧用一一者魚晝夜不合目修行者亦然魚可化龍凡可入聖 舁 見卷一嬌娜

●●噴水

京中第宅原多怪異之事有宣武門外一宅久無人敢居某部郎以膽自矜暑夜居之乘燭坐廳上現一人頭某方拔劍欲擊之忽見頭上又累一頭瞬息間已累接梁上矣翌日乃遷陸

萊陽。宋玉叔先生。爲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寸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鶴狀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櫺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鬲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四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皆清水。

王漁洋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宋玉叔先生 名琬號荔裳順治丁亥進士官四川按察使

●山魈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啟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室。又有靴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

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睒閃。遶屋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疎疎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砍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捽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大駭。扶曳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啟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著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凡久曠之宅。恆爲狐鬼所居。余於辛巳典試楚南。歸道經鄂垣。館[illegible]貢院。與楚北闈事竣。日已再旬矣。是夜陰雲布合。風雨淒其。夜半時聞後山呻啞聲。若鬼車者然。唱和相隨。只一牆之隔。乃起挑燈啟戶。咳唾而示之。遂闃然返蟄。早知有人。則自退矣

孫太白 糞除 見卷九天宮 扃 見卷一嬌娜 負笈 見卷一勞山道士

●●荍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

鬼中不知何怪物再去再來只奔此公而後不復見亦此公之死則將至而後敢此豎也

酹地而後飲亦仁人之心

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邏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蕎根咋咋作響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鬡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狠刺之鬼鳴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眾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眾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翌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稭雜遝翁命收積為垛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眾急覓弓矢物已奔翁翁仆齕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暴客 見卷六小二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酹地祝曰河中溺鬼得飲率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敺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

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爲常耳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爲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爲許敺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沈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敺以報酹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久不復恐怖因亦欷歔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灑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沈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歎曰此仁人之心可

商務印書館藏版

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帝天今授爲招遠縣鄔鎭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爲神足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修阻後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即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鄔鎭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毋客姓爲許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毋客邑爲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遝而來環如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以資斧祗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備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并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尙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留懇懇朝歸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襆爭來致贐不終朝餽遺盈橐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欻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

[illegible]福一方數
[illegible]臨別贈言

是君子之交

月令雅謔

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即章邱石坑莊。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甯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綦貧。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爲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王漁洋云。月令乃東郡耿隱之事。

一念之仁感通上帝所謂能喫虧者天必不虧之也然則利人之死以求己之生致人之危以求己之安逼人之敗以求己之成揚人之惡以求己之善甚且假公濟私吹毛求疵敗人名節傾人身家絕人性命以求己之功名富貴者伊古以來罔不傾覆前車之鑑有仁人之心者當毋忽此若夫爲國鋤姦爲民去害又當鷹鸇逐之且讎仇視之不宜爲婦人之仁亦且自置死生於膜外矣因溺鬼不忍人死以代己也故推論及之

唼呷 集韻唼作答切音帀食也○長箋吸而飲曰呷 清揚 詩鄘風子之｜｜傳揚者眉上之美名 亭午 見卷一王蕆 土偶 見卷一妖術 逆

既能薦侶又以[illegible]竊作者[illegible]此蛇

旅（見卷二巧娘）息女（見卷二嬰甯）賫斧（見卷一勞山道士）楚楚（見卷五胡四相公）折東（見卷二嬰甯）祖送（見卷二聶小倩）羊角風（莊子逍遙遊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注羊角風之旋者）青雲（見卷五續黃粱）貴介（見卷四瑞雲）戴笠（風土記越俗性率樸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雞犬祝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蛇人

東郡某家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者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遑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啓笥。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草。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怏怏遂行。出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爲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笥中。荷去教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衒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爲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臥則笥爲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

戲而縱之示之以前程告之以實語蛇人亦多情者行者感別居者遠將外蛇內蛇與鄰南門中蛇相去書讀

隱身大谷而不忘主人不忘舊侶於人吾見亦罕而況於蛇

聞青頓悟二蛇應有夙根不然何以報石成仇者反以人而不如蟲也

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笥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為神龍。笥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笥。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耶。乃發笥。小青逕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踽獨來。竟入笥臥。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如盌。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遶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遶。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笥。蛇人悟其意。開笥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汝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林木。為之中分。蛇人竚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商務印書館藏版

異史氏曰。蛇蠢然一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讎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武（見卷一陸判） 窸窣（杜甫詩河梁幸未折枝撐聲窸窣注窸窣不安也） 拱璧（見卷三珠兒） 物色（見卷一嬌娜） 下井投石（見韓昌黎柳子厚墓誌銘） 藥石（見卷一勞山道士）

雹神

王公筠蒼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脩偉。懷中出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也。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雹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雹。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勅。雹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去。至庭中。忽足下生煙。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裁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

北飛去。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邱。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王公筠蒼 名孟震淄川人萬歷甲午舉人乙未進士授行人司行人考選浙江道御史巡按遼東轉冀甯道參議河東副使京察降河南布政司副理問陞工部主事員外郎中光祿寺丞尙寶寺卿左通政以忤璫削籍 天師 見卷二嬰甯 貫弩 逸周書武王伐紂散宜生閎夭｜｜前驅 治具 見卷一陸判 李左車 史記淮陰侯傳趙王成安君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廣武君｜｜說不聽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〇按｜｜｜行唐人初仕趙封廣武君趙既敗信募得之用其計下燕齊諸城其爲雹神未詳始於何時 霹靂 見卷一嬌娜

如此僧亦多矣有不待冥罰而先死於法者不能自悟即鬼神亦末如之何也已

●●僧孼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誤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浼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爲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其厄。須是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否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生時痛苦卽是陰罰焉得見者而告之使孽海衆生翻然而登彼岸 僧大駭。乃戒葷

馬又罰作犬犬之性猶人之性也犬固鄉先生也

鄉先生罰作馬其人也非馬也馬固鄉先生也

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爲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渺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禍。即冥冥之罰也。可勿懼哉。

九幽（見西遊記）刀山劍樹（見西遊記）懺（見卷一畫壁人語）興福寺（按常熟虞山有興福寺即破山寺唐常少府建題詩處也淄川縣西三十里冶頭店亦有寺名）

●●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貴兄爲同年。嘗歷歷言之。一世爲縉紳。行多玷。六十二而沒。初見冥王。待以鄉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覷冥王琖中茶色清澈。己琖中濁如醪。暗疑迷魂湯得毋此耶。乘冥王他顧。以琖就案角瀉之。僞爲盡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羣鬼捽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縶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趦趄間。鬼力楚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櫪下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牡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體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逃。主人騎。必覆障泥。緩轡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圉人。不加韉裝以行。兩踝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爲犬。意懊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

爲其規避而罰爲犬大畏規避而乃狂猘乎被杖殺而復笞之且罰作蛇此亦鄉先生之慣於取巧者所以宵其鬼屈邪滑陰柔狼毒之情態也

自盡則規避害人則狂猘至求善死之策而甘心當車軌歷鄉先生亦更苦矣縉紳其鑒諸

則身伏竇中。牝犬舐而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爲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其規避。而主人又豢養不肯戮。乃故囓主人股脫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鞫狀。怒其狂猘。笞之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吞木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一日臥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爲兩。冥王訝其速至。因匍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爲人。是爲劉公。公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目輒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於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爲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爲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鹽車。受羈馽。與之爲馬。不然。且將啗便溺。受烹割。與之爲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葬鶴鸛。與之爲蛇。

先文貢兄 名兆昌天啓辛酉舉人○按貢邑志作璧 鄉先生 儀禮士冠禮遂以贄見于鄉大夫｜｜｜注｜｜｜謂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也疏先生亦有士冀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其實當有士也○歐陽修章望之字序古所謂｜｜｜者一鄉之望也 障泥 世說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前有水馬不肯渡濟曰

商務印書館藏版

所以得復生者此一念之孳耳豈眞匠人能使之逃讎

此必是惜｜｜解之乃渡○按｜｜以拔馬鞍旁者見李義山隋宮詩注　腓字　詩大雅牛羊腓字之傳腓芘也字愛也　狂猘　說文猘狂犬也　負鹽車　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羈馽　韻會｜馬絡也○集韻｜音執絆馬足也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恆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擘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兩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黏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有九並己而十又視黏單上已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剸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淚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為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御人或撻

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如籠煙霧。悽惻不自勝。四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卽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黏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己名。始復奔。哆口坌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驀睹己尸。醒然而蘇。覺疲乏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歸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恐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別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永訣見卷三蓮香 家無儋石見卷四阿纖 無恙見卷二珠兒 武見卷一陸判 哆口坌息正韻哆音侈說文口張也○坌息見卷五白于玉

●●宅妖

謝遷之變。宦第皆爲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墀。

商務印書館藏版

說大話者不知其人面乎鬼面乎百聲嗤嗤笑之以鼻鬼答曰我聞識汝王學院矣

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皡迪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皡迪皡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抛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閽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絶。豈鈸鐃鐘鼓。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謝遷（高苑人順治三年叛）王七襄（名昌廕淄川人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授固始知縣順治甲申起戸部主事擢福建道御史巡按山西提督北直學政）燐（見卷四龍飛相公）道場（見卷十馬介甫）閽人（見卷三魯公女）瑜伽（禪宗記禪僧衣褐講僧衣紅｜｜僧衣葱白｜｜卽今應赴僧也）揶揄（見卷一勞山道士）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

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媼抱兒至。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蹙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治葬具而瘞之。此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僧言誠是。然當續之曰。至於我不欠人。人又不欠我。而或生佳兒。或生頑兒。此又存乎其人矣。

王大司馬名象乾。隆慶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贈太師 主計見卷一長清僧會計注 素封見卷一種梨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為辭。叟曰。請受之。但無顧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迹響。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起爐作竈。未暇一修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一垂顧。李從之。則入園中。欻見舍宇華好。嶄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鼎沸於廊下。茶煙裊於廚中。俄而行酒薦饌。備極甘旨。

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喁喁。簾幕中作笑語聲。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燄亘霄漢。如黑靈芝。燔臭灰眯不可近。但聞鳴啼嗥動之聲。嘈雜聒耳。既熄。入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色慘慟。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絕滅。此奇慘之讎。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礫爲殃。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羣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睹。名大譟。李召至家。求推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眞主也。李聞大駭。以爲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惑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臥龍自任。請先備甲冑數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爲大王連諸山。深相訂結。使言者謂大王眞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鏹。造兵甲。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山無不願執鞭靮。從戲下。浹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爲軍師。建大纛。設彩幟若林。據山立栅。聲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羣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兗

兗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爲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劫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爲護國大將軍。高臥山巢。公然自負。以爲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兗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漫山谷。九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極無術。登山而望曰。今而知朝廷之勢大也。山破。被擒。孥戮之。始悟翁卽老狐。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箕踞科頭。何處得殺。卽殺亦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壤無其種者。雖溉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爲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族滅之爲。而猶樂聽之。妻子爲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旣而疑。又旣而信。迨至身名俱隕。而始知其誤也。大率類此矣。

新吾呂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視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慼與自家失所一般仁人好生其言藹如也佛經卵生胎生溼生化生皆令人無

餘涅槃而滅度之可知物雖異類不當有衆生見存於中卽不能到得萬物育盡物性境地兩不相妨奚不可者數畝荒園百金重直非陰據也修客子禮博主人歡非惡祟也兒女喁喁僕婢諾諾非刼盜也卽心知其狐狐亦何負於汝乃以禮致罪不怨而仇陰懷殺心楚人一炬方謂一網打盡無鼾睡於臥榻之前豈知奇慘之仇彼已得請於帝乎因其殘忍之心而導以悖逆之舉山巢高臥聚族而殲孥戮之時不知亦聞鳴啼嗥動之聲否滅人之族人亦滅其族然則滅之者狐也非狐也

黑靈芝 神農本草注黑芝生常山久食身輕延年不老古今注建初中潁川生靈芝秋白冬黑 焦頭爛額 前漢霍光傳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然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爲上客耶主人乃悟而請之 星者 見卷五續黃粱 臥龍 前漢紀徐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也 三寸舌 史記留侯曰今以｜｜｜爲帝者師 戲下 戲呼爲切同麾旗麾○周禮夏官建大麾以田麾或作戲○史記項羽紀諸侯罷｜｜各歸國注戲同麾 黃袍之加 宋史太祖次陳橋驛軍士直逼寢所願策太尉爲天子帝驚起披衣未及對而｜｜已加身矣 科頭 見卷五續黃粱

濰水狐

濰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旣去。無耗。李囑家人別租。翌

大令而不齒於狐爲其飲糙亦醉也給之以神明而自信此令終身爲驢矣

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關說。何欲更僦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炊煙起而人聲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相親。既歸。遣人饋遺其家。翁犒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久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備極奢麗。李益驚疑爲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爲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縉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傴僂接見。漸而郡官亦時還往。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託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移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爲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糙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爲伍。（嘗見龐然堂上者多如此狀殊爲不解今乃知其前身固如是也若問其來生則非所敢知矣）李乃託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也。令信之而罷。此康熙十一年事。未幾。秦罹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一物。龐然也。一怒則踶趹嘷嘶。眼大於盎。氣粗如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戢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糙而亦醉。

商務印書館藏版

宜罰作羊而以拯死之德贖之且成進士報施善人顧不重哉

也。願臨民者以驢爲戒。而求齒於狐。則德自進矣。

此狐與彼狐之事同此李與彼李之心異彼則心知其狐而陰害之此則自言爲狐而益親之然則居停主人亦不可不擇前狐之受奇慘禍亦其無知人之明耳觀此狐之所以處大令者可以見矣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涓吉 見卷三陳雲棲 刺 見卷一葉生 福地 洞天一一記終南山太乙峰在長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十里內皆一一 折柬 見卷二嬰寧 居停 見卷十三桓侯 傴僂 見卷二張誠 先容 見卷一陸判 飲糙亦醉 崔令欽類書纂要蘇五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邀請其妻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五奴沈醉以通其妻者多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一一一一不須酒也○糙音追粉餌也 神明 見卷二嬰寧 兵燹 見卷二張誠

陝右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爲士人。中年而死。死後見冥王判事。鼎鐺油鑊。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羊犬牛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豬。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聞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白。是曾拯一人死。王檢籍覆視。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革。革已黏體。不可復動。兩鬼捉臂按胸。力拔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片斷裂。不復盡淨。既脫。近肩處猶黏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翦去復出。

●●司札吏

遊擊官某。妻妾甚多。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曰硬。馬曰大驢。又諱敗爲勝。安爲放。雖簡札往來。不甚避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札吏白事。悞犯大怒。以研擊之。立斃。三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問何爲。吏曰。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爲鬼揶揄。可笑甚已。

牛首山一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絕倒。自鏤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一曰老實潑皮。秀才王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款云。混帳行子老實潑皮放。不必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以此等狂謬暴戾之夫而爲官。吾不能辨其驢乎牛乎犬乎抑豺狼乎虎豹乎。即以刺中之名贈之亦可

刺（見卷一葉生）爲鬼揶揄（見卷一葉生）絕倒（見卷五狐諧）解頤（見卷一嫦娥）

●●司訓

教官某甚聾。而與一狐善。狐耳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積

商務印書館藏版

傀儡偏要登場卻平五官俱廢更是熱鬧

教官代售房中偽器可稱稱職學使問要關說其醜穢更有甚於此物者

寫影繪肖

五六年。狐別而去。囑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學使欲逐之。某又求當道者爲之緩頰。日執事文場。唱名畢。學使退與諸教官燕坐。教官各捫籍靴中。呈進關說。已而學使笑問貴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乎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之勢。某爲親戚寄賣房中偽器。輒藏靴中。隨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物。鞠躬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座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寃哉。

朱公子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司訓沂水。性顚癡。凡同人咸集時。皆默不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笑啼並作。旁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聲。則頓止。儉鄙自奉。積金百餘兩。自埋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坐。忽手足自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凍忍飢。好容易積蓄者。今在齋房。倘有人知覺。如何如此。再四。一門斗在旁。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甯。發穴驗視。則已空空。頓足拊膺。歎恨欲死。教職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重聽 前漢黃霸傳霸爲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何傷 傀儡 吾翁雜記｜｜水偶人也○王氏彙苑｜｜子起於漢高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知閼氏妒患造木偶美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人因以爲戲具○按漢高祖紀世年注陳平使畫工圖美人遺閼氏而無刻木之事列子汜周穆王時有巧人名偃師者能爲木人作歌舞王怡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此固｜｜之始矣

綏頰 見卷八西湖主 閼說 見卷五仇大娘 平原獨無 後漢史弼傳弼爲｜｜相詔書下舉鈎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百數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獨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所脫者甚衆 中流砥柱 水經注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屹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朱公子青 名綱原籍高唐州遷歷城浙閩總憲宏祚子福建巡撫綱之兄候補主事

●●段氏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又最妒。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河間欒氏之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之。不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强取。輒惡聲梗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殤。夫婦失望。漫冀將來而已。又年餘。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脣相稽。無所爲計。朝夕嗚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

乍自天邊喜從天外如觀其狀如聞其聲我於此時既爲之喜復爲之哭願天下婦人共喜之且共哭之

雜氣滿胸至夫以憤死而吞聲忍泣無兒之畏人一至於此爲人婦者聽之追物散給不與謀之人施爲係當黨壻納妾推而係之典質叚事且早之

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墅一所。贍養老稚。姪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忿哭自撾。忽有客入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便就苫次。衆不知其誰。詰之。客曰。死者我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欒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欒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欒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欒齒。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祏。何必在此。乘人百畝田哉。乃命駕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興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懷知之。曰。欒不以爲欒。段復不以爲段。我適安歸乎。忿欲質官。諸戚黨爲之排解。羣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爲牛馬也。雜氣積滿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爲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宰拘諸段。口對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爲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爲壻納妾。無子之情狀難堪也。

又早始之以三十之年情狀難堪現身說法任爾頑石亦當點頭

妒婦當氣盛時輒曰無兒亦甘心也不育之兒弟覬親其業又從旁附和之終身不令有眼中釘田產已他人有矣觀稼兒嫂之囑兒爲之一泣竊付媒金爲之再泣生子價賓乃得其實爲之泣而不已且將屍睇卽之矣

異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寧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爲念。欲繼兄子。弟與兄言。兄諾。婦與嫂言。嫂亦諾。然故悠忽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爲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之。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媼爲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資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媼。僞爲媼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媼不知假貸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豈子已生。尙不償母價耶。稼乃囊金詣媼。媼笑曰。當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身貧如水。誰敢貸一金者。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爲感泣。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嘗謂婦人之無德者有三。曰獨。曰妒。曰毒。未有獨而不妒。妒而不毒者。迨其後也

商務印書館藏版

符咒所不能制者倫理足以制之此狐頗有廉恥於此亦可見邪終不能勝正

老朽病衰零仃孤苦所遺產物任他人攫取而無可如何搗枕搥牀噬臍何及連之無兒而有兒亦意外之幸矣臨終呼女及孫媳數言是痛定思痛披肝瀝膽語當採入女誡中

反脣相稽（見卷七邵女）苦次（見卷四金和尚）宗祏（左傳莊十四年原繁曰昔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注廟之北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泉湧（見卷一齊鳳）治具（見卷一陸判）膝行（見卷一畫皮）

●狐女

伊兗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爲狐。而戀其美。諱不告人。卽父母不知也。久之形體支離。父母始窮其故。伊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兼施勅勒。卒不能禁。翁自與同寢。則狐不至。易以他人。則又至。伊問之。狐曰。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具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乎。翁聞之。益伴子不去。狐遂絕。後値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又無同侶。日既暮。心益惴恐。忽見一女子來。謂是避難者。急近就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欣慰。女曰。日已西下。勢無復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蹲莽中。不知何作。少刻返。握伊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回。忽見大樹千章。遶一高亭。銅牆鐵柱。頂類白金。近視。則牆

李與周猶生人也而鬼已有相信不相信之分可見

川及肩。四周並無門戶。而牆上密排坎窨。女以足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因問所自來。女笑云。君自居。明日卽以相贈。金鐵各千萬計。半生喫著不盡矣。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厭棄。已拚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既醒。狐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回視臥處。並無亭屋。惟四針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荊老棘也。

勅勒　武（見卷一陸判）　章（見卷三保住）　坎窨（見卷九鍾生）　金屋（見卷八蓮花公主）　喫著不盡（見卷五金陵女子）

●王大

李信邑之博徒也。晝臥假寐。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李亦忘其爲鬼。欣然從之。既出。王大往約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葉子。約與撩零。李曰。倉卒無博資。孤負盛約。奈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諾允。於是四人相將俱去。飄忽閒至一大村。村中甲第連亘。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告以意。僕卽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已來。笑語藹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固知君慤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也。王委曲代爲之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

人可欺鬼不可欺也夫生人而至使鬼不能信則其人可知矣

利斧斫將指從斯着矣然何不並其四指而去之且單其左手右指而去之至以墨硃塗兩目鬼眼亦當眞是好看却又是怕看

慫恿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具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償。出谷口。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祟之。遂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掬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椓杙陰中。（一晷賭鬼此處置此等婦人却當）馮乃捋襟。以長石强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貲盡空。李因以厚貲增息。付王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挐。一人奔入曰。城隍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舍錢踰垣而逃。衆顧貲。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馬上。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啓而入。至衙署。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硃各塗兩目。遊市三周。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硃。衆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眞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以唾濡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照。墨硃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逆之。至谷口。見婦臥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甦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既乃述所遭。趙怒。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沉睡。狀形類死。宰以其誣控。笞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自

官賴有其之邪肌比仁此辦城有已之九餘驗四百釐問一理償年遂而也無家
宰債說無語以膚債人中余時婦經見懷顏其年金耳某年折蓋婦欺立余力產
皆者或力且小爲者之亦巡甫婦年婦孤色券前息命對息本給夫婦意曰可盡
左亦誤歸謂民他此心當視任控矣年甫慘某假僅之會困無息纔弱驕子具淨
袒自信還不之人亦然有南事債鞫十歲淡於五六追付生力之卒嫠之誠一倘

中。越日周醒。目旁眶。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墨硃。深入肌理。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齦齦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況賭博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干證。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謂周曰。君尚帶赤黑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吝。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於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貲。假周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誘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討債耶。僕曰。取貲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之事。城隍顧周曰。取貲悍不還。反被捏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欲笞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償幾分矣。答云。實尚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尚欠而論息耶。笞三十。立押償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即活。縛諸廁內。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爲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

日後查出別有生理以及則有隱寄頗全數罰出甘諸以塞婦口某聞言支吾余怒曰答之汝有生理數處而乃騙寡孤之錢乎某曰願還求免嘗余曰畢矣乃杖之案之至次日子舉全繳問之曰小人果有生理三處向不該起此欺騙心若初到案時稍受責罰則此項早還不至今日受重杖矣

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既蘇。臀創墳起。膿血崩潰。數月始痊。後趙氏歸。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黑眼。眶。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也。

異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爲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爲勢家役耳。迨後賢者鑒其弊。又悉舉而大反之。有舉人重貲作巨商者。衣錦厭粱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自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質諸官。官則曰。我不爲人役也。嗚呼。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爲俗人拭涕哉。余嘗謂昔之官諂。今之官謬。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放貲而薄其息。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

張石年宰淄。最惡博。其塗面游城。亦如冥法。刑不至墮指。而賭以絕。蓋其爲官甚得鉤距法。方簿書旁午時。每一人上堂。公偏暇。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絮問之。問已。始勸勉令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呈單欲下。公止之。細問一過。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辯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當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爲神。並不知其何術。

葉子 文獻通考||格戲一卷不著撰人世傳||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〇天祿識餘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格此戲

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也其首采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遼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中○按||之戲其術不傳續事始云雙陸置投子二||加至六投盡取投擲之義亦未詳其術也至以紙牌爲||則始於明末明史萬歷末年民間好||戲圖趙宋時山東羣盜姓名而鬬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爲勝負有曰闖曰獻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撩零 正元中宋清進傳經一卷强名爭勝謂之||假借錢物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按賭博者强求得名相爭以勝於人故云||今多作乞頭用 崇 見卷一賈兒 城隍 見卷一考|| 齦齦 正韻|音懇說文齧也○按又同斷史記魯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注斷斷爭辨貌 左祖 見卷四珊瑚 矯枉過正 見卷九細柳 倍稱之息 前漢食貨志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按取一償二爲倍稱 刺 見卷一棘生 三尺法 前漢杜周傳君爲天下決平不循|||○按竹法||謂以竹簡三尺寫法律也 懶殘和尚無工夫爲俗人拭涕 指月錄衡岳寺有執役僧性懶而食殘故號||德宗使人召之僧寒涕垂膺使者見之而笑令拭涕僧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 張石年 名嵋仁和人貢監康熙二十五年宰淄川神姿卓邁歷事精明下車三月百廢具舉嚴保甲革陋例不遺一役下鄉而博徒屏跡永杜盜源邑民謳頌功德躋堂相繼二十八年陞鞏昌府同知淄人同故明邑侯沈公琦立祠戶祀之號曰沈張二公祠詳見淄川縣志 鉤距 前漢趙廣漢傳廣漢字子陽精於吏職尤善爲||以得事情注|致也|閉也||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牛又問羊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按||者如鉤之有距呑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旁午 前漢霍光傳使者||注||分布也按謂一縱一橫也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媼寄居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窮詰。蓋買好僮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旦。遣家人奔赴媼所。則已遁去無蹤。中心

隔三世矣而能以爲秀才時之文出之於三四歲之口具有夙根是以大貴

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而去。

異史氏曰。苟遇知音。卽予以南威不易也。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僞境哉。

知音 南史王筠傳||者希眞奇殆絕 南威 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注||美婦名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爲秀才讀書僧寺。僧有牝馬產騾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爲騾償寺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投身澗谷。又恐負豢養之恩。冥罰尤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蓐能言。父母以爲不祥。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爲啞。一日父方爲文。適有友人過訪。投筆出應。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因問何人來家。人啟白無之。父大疑。次日故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卽返。翳行竊步而入。則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究。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旣能文。家門之幸也。何自匿爲。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後官至大同巡撫。

墮蓐 見卷三竹青 技癢 見卷二任秀

●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兩人所獲意爲土商之邏卒也舍鹽欲遁而足苦不前遂就縛固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但乞至家一別妻子鬼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羅蒞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廁坑俱滿故捉三種人使淘河小偸私鑄私鹽又一等人使滌廁樂戶也十從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上曰捉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蠹民生者也（鐵案如山）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爲私販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竭錙銖之本求升斗之息何爲私哉責二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內人夫繈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聞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則滅頂求之惰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處置奸商痛快之至）商懼常沒身水中十乃已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醒然而蘇先是十負鹽未歸天明妻啓戶則鹽兩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

公中之私人皆易曉私中之私害不忍言

爲鬼爲蜮前曲未聞

官之心僞聞之髮指此輩殺不容誅矣

以法繩此貧民是將盡驅之爲盜爲娼而已矣國家焉用此良民者爲

死途中舁之而歸奄有微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始甦骨朶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河狀一年始愈不復爲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釣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illegible]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恥而不娼不得已而揭十[illegible]子使邑盡此民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illegible]直富使滌廁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illegible]

快人趣人快事趣事

貧民計莫若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刦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亘天。而官若瞽。卽異日淘河。尙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如干石鹽資。歲奉邑宰。名曰食鹽。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語。或茶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遑。張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循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鹽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捋襟將笞。商叩頭謝。乃釋之。後肆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旣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治私鹽當自奸商始。商無有不夾帶私鹽者。若淮綱則於商私之外。又有船戶夾帶。名爲脚私。則又宜先治船戶矣。然余以爲商私脚私皆不足治也。正其本。淸其源。請治商私脚私之所從出者。

奈河顧甯人山東考古錄嶽之西南有水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入於泮曰｜｜世因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十八獄見西遊記私販治平畧鹽課嘉祐三年｜｜坐罪者三千餘人弊在於官估高而｜｜轉纖也骨朶輟耕錄｜｜讀若胍都宋儀衛志鹵簿用｜｜以骨飾之或範金爲之〇天祿識餘｜｜宿衛人所執宋鹵簿中有之卽今長柄手撾之類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以腹大爲胍肫胍音孤肫音都俗因謂杖頭大者爲胍肫復訛爲｜｜今京師猶有此稱舁見卷十嬌娜三尺法見前王大張石年見前王大抗禮前漢貨殖傳子貢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注抗敵也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趁之。既至。兩人問客誰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耶。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巖谷。爇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卽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偃臥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殷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爲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卒不知客至。望勿以輶褻爲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樸。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問

所患。媼初醒。自捫。則瘤破爲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羣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齧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媼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喫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媼曰。余郎石室中治瘤之病嫗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媼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媼亦以陶椀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尙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屋廬。孤坐巖石上。聞巖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瘢痕。皆大如拳。駭極。潛蹤而遁。始悟二虎。卽二班也。

懼遣虎而所趁者適虎觀者代爲危矣乃拱立以敬之山斗以尊之棲宿以留之能求醫能酬醫能報醫不可謂非孝且義也人皆憎虎畏虎避虎而不敢見虎不願有虎不自知其有愧此虎蓋虎而人則力求爲人故皮毛虎而心腸人人而虎則力學爲虎故皮毛人而心腸虎虎不皆其有人心之虎然人咸以其虎也而遠

商務印書館藏版

[illegible]生妻有入村下馬氣如[illegible]之概

之避之其受害猶少人或爲具有虎心之人則人尙以其人也而近之親之其受害可勝言哉

山斗 見卷一青鳳　玉趾 見卷六公孫九娘　壯 醫家用艾灸一灼謂之一|見字典　輶褻 輕薄褻瀆也　狼狽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巾幗 見卷三蓮香

●●募緣

青蛙神往往託諸巫以爲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婦子坐愁歎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實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吝嗇會居人斂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爲謀適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强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百金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尙酧二百況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爲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旣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窒門僅容其身步履蹇緩塞兩扉而入旣入轉身臥以閾承頷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齎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

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怒。少間。登其牀。牀搖撼欲傾。加喙於枕而眠。腹隆起如臥牛。四隅皆滿。周懼。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竈啜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牀出門。狠抗數步。復反身臥門內。周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爲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爲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廉正無所苟且外。即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爲衆倡。即奔入家。搜括箱櫝。妻問之。亦不答。盡卷囊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尅銀八兩。今使傾橐。與衆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

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辯悉如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瘵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爲私尅之報云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無不可爲善之人其勝刺釘拖索者不既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

吾鄉修 關聖廟有首事某鳩工庀材頗侵漁之人未之察也後病其戚某生夢至廟見某負枷杻於階下形容枯瘠面目黧黑問之答曰因私尅捐貲若干故被譴也某生醒往視之其病狀一如夢中所見不數日而某死嗚呼當其時設有老蛙司募能卽時而摘發之何至以此受冥譴乎雖然世之類此侵漁者比比皆是老蛙雖神又安能一一摘發之乎

青蛙神見卷四五通 周將軍倉見卷九寃獄 次且見卷一畫壁 狼抗晉元帝粗王敦｜｜無上注如豺狼抗捍也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爲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紙窗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搶至地俄一

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爲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誤投也。少間女果越窗過。徑入己懷。馮喜。默不一言。歡畢。女亦遽去。自此夜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誤。就敬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懼。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豔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周有德 字彝初。遼東人。由內院學士簡撫山東。康熙乙巳。山左大饑。公奏請賑撫。復請建公署興大役。以哺饑民。顧是歷任撫軍。皆遷擢以去。識者謂公署形勝。爲卜宅得吉兆。陞兩廣總督。甲寅後再起督餉四川。卒於官。

●乩仙

章邱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牧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氏以釁容而有增不如人之隱德所謂釁也雖貞潔自持而泥書生已自貫爲不蠢不隨嬲然郎來矣

以乩卜（正韻乩音雞說文卜以問疑也○按乩或作卟與稽同今人以仙降爲批乩名曰乩仙亦曰箕仙又謂之扶鸞）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壻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不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耎。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恆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怍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爲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椸架間。纔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脅。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渺。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墜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椸架（見卷三嘉平公子）

●●蹇償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某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窶貧。然小有技能。常爲役務。每賚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菉豆一石作資本。公許然授之。負

矣嘆受人資既且猶不可視無端求人實助而以此盡遊作終身衣食計者乎嗟

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貲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案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數算。某愀然曰。固然。凡人有所爲而受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況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衆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爲某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某名。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爲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齕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値與公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李公著明 窶貧見卷二嬰甯 蕭寺見自志 衡府見卷一王成

●●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敕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屈臨降

徐生好爲豪言故怪雖絕而主人且鄙

耳。徐乃行。至則中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爲。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盃酒。言辭烱爍。殊所不解。話言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曛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殽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託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攜襆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戶寢。窗外皎月。入室侵牀。夜鳥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寢頃之。板上橐橐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蝟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鬣。深黑色。牙粲羣峯。目烱雙炬。及几。伏餂器中剩肴。舌一過。連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冪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啟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扃。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廄也。廄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廄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祕不一言。我囊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

輸之不肯酬其功也若世以之食天功以爲己力隱其所短居之不疑天下亦暴羣以神明奉之亦可遂已

相告。盧君難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貍黑貍。得竄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遁爲己能。天下必將謂徐生眞神人不可及。

勅勒　橐橐（明史太祖聞危素履聲橐橐問之曰老臣危素上曰我只道是文天祥）　扃（見卷一嫏嬛）　黃貍黑貍得竄者雄（見陰符經）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誤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啓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痒涎流。不可制止。取琖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饞渴而死多矣。（此景此情不堪爲外人道）一琖既盡。倒瓶再斟。妻起碎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爲備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長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悲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同病相憐箇中人如是如是）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

謀諸婦。婦嗤之。邱固強之。乃煨醯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夫人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興初濃。卽毒藥猶甘之。況醋乎。亦可以傳矣。

往在京華與同年友宴於某氏主人不善飲酒甚不佳主人勸客良殷友人連浮數大觥既退余問之曰此等酒不啻酸醋君何能下咽也答曰當彼之時喉乾腸痒卽醋亦將飲之況其猶有酒之名乎余聞而笑之不謂果有以醯代酒者

涎流 杜甫八仙歌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魏文帝與吳質書蒲萄釀以爲酒甘於麴糵道之已流涎矣咽嗌㳄同涎口液也 牛飲 夏本紀桀爲酒池一鼓而——者三千人○抱朴子及好會則狐蹲——爭食競割 邱行素 名希濬淄川人康熙己巳歲貢授黃縣訓導告歸構清夢樓於豹山之陽讀書其中每與山僧野叟詼諧暢飲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扳談。漸問主人姓字。及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宦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託何人也。笑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託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引見

詐術雖詭然稍知自愛略有品行者必不肯爲侍御如此有愧多冠

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卽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卽賜百金賞。不肯効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旦晚當有以報。尊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悞則相見無期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祗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卽有數人接遞傳呼。侍御傴僂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皆著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椀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既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歸。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錮。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傴僂（見卷一張誠）　刺（見卷一葉生）　扃（見卷一嬌娜）

●●又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爲天子近侍。

柏臺御史爲利祿熏心而被詐騙則赴趨者更不待言

茶已。請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躊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爲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眞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騃。豈朝門亦可假耶。疑

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握篆 見卷一考城隍 游揚 見卷一嬌娜曹邱注 唐突 見卷五夜叉國 叵測 見卷六庚娘 前程 見卷四葛巾 券 見卷四[illegible]

●又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絃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蒞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為人風雅絕俗。論議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懽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於程廨中見繡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問亦諳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泠泠。有絕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李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無亦願聞之乎。為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忻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秘。乃啟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

商務印書館藏版

神李聞之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荊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爲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程即治具懽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即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廿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釂內復改絃爲閑情之賦李神形並惑傾飲過醉離席興辭索琴丞曰醉後防有蹉跌請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李乃歸次日詣之則廨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攜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並無音耗吏皁皆疑以白令破扃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並不測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程故楚產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三年前忽去不復見疑即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脗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爲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機多端

七十二疑冢距許城遠隔黃河將及千里而於斷崖洶水之處盜埋奸骨其計不可謂不密矣轉輪排刃適以此自敗者瞞如有知應亦自嗤其愚

若道士猶騙中之風雅者也。此一局較前二局亦文雅亦神妙其人其事彌縫無隙使人墮其術而不知卽稍有知識者亦將被其瞞過若前二局只足騙愚昧之人耳蓋君子固難罔以非其道者也

拱璧 見卷二蛛兒 刺 見卷一葉生 折柬 見卷二嬰甯 小巫 吳志張紘傳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武庫賦應機論與書歎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與天下隔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丨丨見大巫神氣盡矣 鍾期 見卷一葉生流水高山注 擊節 見卷三林四娘 細君 見卷三姊妹易嫁 通家 見卷一青鳳 治具 見卷一陸判 巨白 見自志 局 見卷一嬌娜

●●曹操冢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閘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甯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疑塚 輟耕錄曹操｜｜七十二在漳河上○按曹操作七十二塚人欲發之不能必其柩所在因目曰｜｜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余遇有負己者每笑而置之未嘗一罵今乃知不罵適以害之自今以始將日日早起而罵之且勸人之遇惡人者皆大發慈悲而共罵之特恐罵之不可勝罵使人不得常行其慈耳

●●人妖

馬生萬寶者。東昌人。疏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寡媪家。言爲翁姑所虐。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爲媪操作。媪喜而留之。踰數日。自言

秋蟬見殘於螳螂方欲捕蟬而不知其後已有黃雀也天下事大抵如斯

拔趙幟易漢赤幟房幃中絕妙計策亦絕大戰場

當應之曰我待娘子醫相思病也前準備拔趙幟易漢幟此時裝以外蛇鬪內蛇

宮之郎以其人所行之道治之

能於胥分按摩。愈女子瘵。蠱媼常至生家。游揚其術田亦未嘗著意。生一日於牆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託疾以招之。媼先來。就榻撫問已。言蒙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儂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沈思。曰。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即囑令勿歸。亦大易。媼諾而去。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曛黑。媼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媼別去。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牀。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卻廚舍門未關。防狗子偸喫也。便下牀。啟門易生。生窸窣入。上牀與女共枕臥。女顫聲曰。我爲娘子醫清恙也。間以昵辭。生不語。女即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觸腕崩騰。女驚怖之狀。不啻誤捉蛇蠍。急起欲遁。生沮之。以手入其股際。則擂垂盈掬。亦偉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裂。急燃燈至。欲爲調停。則見女投地乞命。羞懼趨出。生詰之。云是谷城人王二喜。以兄大喜爲桑沖門人。因得轉傳其術。又問玷幾人矣。曰。身出行道不久。祇得十六人耳。（道不久祇醫好十六人清恙耳）生以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絕。食頃復甦。臥之榻。覆之衾。而囑曰。我以藥醫汝。創痏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媼來。生紿之

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閹爲夫家所逐。夜爲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將爲市藥餌。兼請諸其家。留與荆人作伴。媼入室視王。見其面色敗如塵土。即榻問之。曰。隱所暴腫。恐是惡疽。媼信之。去生餌以湯糝以散。日就平復。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爲田提汲補綴。灑掃執炊。如媵婢然。此眞男妾居無何。桑沖伏誅。同惡者七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檄各屬嚴緝。村人竊共疑之。集村媼隔裳而探其隱。羣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後卒。即葬府西馬氏墓側。今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伉儷 見卷二俠女 按摩 見卷七梅女 游揚 見卷一嬌娜曹邱注 渠儂 見卷十顏氏 拔趙幟易漢幟 史記淮陰侯傳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立漢赤幟已而趙軍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幟旗旗之屬 窸窣 見前蛇人 決裂 見卷七梅女 調停 見卷二巧娘 桑沖 明史成化間石州民桑沖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頭面耳足叉巧習女紅自稱女師密探大家好女即住其旁貧小家貪緣得入頓成姦合成女貞不從則以壓昧法以致女迷姦遂女畏敗名終不敢言以是十年徧遊河南北直隸山東西汚大家女一百八十二人又傳徒任茂等七人分途行姦至二十年七月沖在晉州高秀才家爲其壻趙某反欲行姦始識是男子捉送晉州獄出其情具奏犯人凌遲急捕任茂等七人罪皆如之谷才已死行姦十有八年矣其罪案甚煩姑約錄之 宮之 見卷四五通 天閹 見卷二巧娘 檄 見卷三王者

垂誡世人迷[illegible]撻人學海[illegible]其畜也而人之傳其絕也而嗣之眞有無量無數無後功德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罔不至。其不甚好者。信宿卽去。當意則作數月留。叔父某以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同師寢。踰垣而歸。遲明而返。以爲常。一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之惜。益施夏楚。俾不能返。而後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私逸者撻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鉗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籍。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中。輒託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僮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韻妙。益觸所好。私示意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攜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母早喪。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耗問。公子驚問母何姓。答姓呂。駭極。汗下浹體。蓋其母卽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僞託他適。約歸時召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蘇州。某邑有樂妓沈韋娘。雅

商務印書館藏版

麗絕倫。心好之。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爲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留三日。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悒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媼。故從其姓。公子聞其言。愧恨無以自容。默移時。頓生一策。忽起挑燈喚韋娘飲。藏有酖毒。暗置杯中。韋娘纔下咽。潰亂呻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共賄激優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懼。瀉橐彌縫。卒以浮躁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叔父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雖諾嗣之。但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公聞之。歎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尋卒。

異史氏曰。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而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其餘。尙不自刲其心。自剄其首。而徒流汗投鴆。非人頭而畜鳴者耶。

信宿（見卷一嬌娜） 夏楚（見卷二張誠） 春風一曲杜韋娘（見卷三蓮香見憐注） 鴆（見卷四葛巾） 人頭畜鳴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餺飥。妻最忤逆。切肉時。雜蜣螂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餺飥美乎。母搖首。出以示之。杜裂視見蜣螂。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之。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氣餒。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敲扑耶。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往。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爲妻所化。邑宰聞之。縶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談薇臣曾親見之。

肉雜蜣螂。即與他人食之。已有豕心。況以進雙盲之姑。非豕而何。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彼既甘心爲豕。則豕之而已。立地化形。留其兩足以示衆。其嚴乎

餺飥 猗覺寮雜記北人食麵曰｜｜｜｜者餅屬也揚子法言齊民要術青稞麥麵堪作飯及餅飥甚美磨盡無麩則｜｜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字 談薇臣

●●古瓶

邑北村中井涸。村人某甲乙縋入淘之。掘尺餘。得髑髏。誤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橐。復掘。又得髑髏六七枚。冀得含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

投井而以銅瓶磁器相隨亦好骨董之癖也

註曰七世紀實數也推而

可合抱。重數十斤。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含斂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香楮祝之。許爲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也。顏鎮孫生聞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闊漸滿。未幾而雨至。潤退則雲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點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黏口上。刷剔不可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自漢至此遠矣。乃因少金內口中。而累及他人徧碎頭顱。固村人之貪愚。亦足以見懷璧者之足以買害。而用寶器以殉葬者。適以自詒伊戚也

髑髏 見卷三嘉平公子　新莽 通鑑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弑平帝簒漢天下建國號曰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含斂 春秋說題解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庶人以飯　袁孝廉宣四 名藩號松離淄川人康熙癸卯舉人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燖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

甚於百千萬世檜之爲豕與天地無終極矣

棄而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當不食之矣。

聞益都人晉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爲檜所害。故生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岳王殿。秦檜万俟卨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卨。香火不絕。後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娘。因舁檜卨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伍髭鬚之誤。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璫烜赫時。世家中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馮中堂 名溥字孔博臨朐人順治丁亥進士官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敏

秦檜 宋史｜｜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賴善倡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己者皆斥逐之

武穆王 宋史岳飛字鵬舉相州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初隸留守宗澤麾下屢戰有功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衆破兀朮時金將多降方指日渡河秦檜下詔班師以飛不附和議誣搆殺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鄂王謚｜｜〇天祿識餘宋贈鄂王謚忠武文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武之號旋更武穆之稱覆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大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取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永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万俟卨 武穆擊走金兀朮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秦檜矯詔以十二金字牌召之下大理獄命何鑄鞫之鑄察其冤白檜檜乃改命諫議大夫｜｜｜卨素與武穆有怨因傅會其獄遂殺之其子雲與部將張憲皆棄市詳見宋史

于七 見卷六公孫九娘

舁 見卷一嬌娜

杜十姨伍髭鬚 國書家猷浙西吳風村有伍子胥廟村俗訛舛

相傳爲伍髭鬚因塑其像郎鬚分五處旁又有杜拾遺祠歲久漫毀訛傳爲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嫁｜｜｜○按髭一作卒

魏璫 明史魏忠賢河間人幼黠慧無藉與少年賭博相讐走匿市肆中少年追逐之恚甚因自宮事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因魏朝隸太監王安下朝與熹宗乳母客氏通忠賢乘間亦通焉遂與朝結爲兄弟及熹宗即位忠賢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遂得專客氏封奉聖夫人勢傾天下各處剏立忠賢生祠稱功頌德曲意獻媚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爲之眼耳口鼻手足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之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之小豎抱頭大哭匠人遂遇害而福建獨無祠宇以蔡善繼不肯獻媚也崇禎登極謫忠賢鳳陽尋著錦衣衞擒赴治罪忠賢聞旨知不免因自經詔磔其尸於河間○璫充耳珠也前漢宦者傳秦漢中常侍參用士人冠皆銀璫左貂明改金璫右貂悉用奄人爲之故呼奄人爲璫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三終


胭脂
小劫情天又幾回辨明
寃枉謝良媒五花妙判
鴛鴦牒東國爭傳折獄才


雨錢
文字交情自
有真虛名
高雅悔知人
秀才應愧
儒冠誤滿室
金錢不療
貧


雙燈
双燈相對酒樓居卅
姻緣半載餘
羡煞庭郎多豔
福温柔
鄉味定何如


妾擊賊
身懷絕技有誰知
鞭撻橫施默不辭
深夜倘非來暴客
此生無復見濟時

嬲子嚀嚀客道也記曰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閨閫之地古人嚴之閨中而有佻脫善謔之談友不入於邪必受其禍矣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四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淸註釋

●臙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臙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淸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闋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惙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

於敘事處見精神筆有畫手有化工

雖是私情話却正大是言也鬼神其鑒之

胥念君子溫其如玉彼何人斯其爲飄風慧心妙舌允宜占鳳於清門其言可聽其心可憐其志可嘉觀至此則宿可殺而不可恕

但爾日別後。即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尙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非爲此否。女赬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病已至是。尙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歎息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卽遣媒來。疾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賴有此耳王頷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闥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遽入。卽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鳴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貽汚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

不揆情不度理不察言不觀色竟以捶楚得之宰何憒憒

此中自然別有人在必須求其人之所自來則心精

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輭若絮帛。拾視。則巾裹女舄。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跡。知爲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扳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鄂爲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其情眞。橫加梏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敲撲如邑。生冤氣塡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鞫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

浮氣稍粗亦必不能得如問臙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言無之是非問生不可矣而生非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者耶溫語慰之而後得鄰嬌王氏粗浮人未能辨此也一戲字引出無限妙緒笑人之愚炫己之慧人情物理皆從戲字推測而出宿妓者必無良士是已然未必遂能殺人吳公之誤在此反覆凝思鬼神來告於室矣問遺鞋得之矣至已忘其所而曰入婦門時猶在袖中粗心者將忽置之未必能推問宿介

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卽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關涉公能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臙脂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寃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寃枉語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於

之外矣卽能問此而使供出屢挑之人以及有心於婦而未發之入將一一並拘之而並械之乎其中果有殺人賊又豈不能以受痛楚而忍毫無臟証之事遽肯帖然吐實乎縱令三木之下彼亦承招而依稀彷彿之間不惟人不之信郎已亦柰必坦然無疑也既得毛又得托故而來之甲乙籍名拘集先以禱告攜之復以自首給之給之不得再以三木並加之而旋釋之而又給之給其括髮裸身使之不疑而疑不驚而驚戒令面壁煙煤濯手夫而後鴻不離于魚網李不代夫桃

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搒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甯無託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曩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氈褥悉障殿窗。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眞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煙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煙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爲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

儻事雖假以鬼神而神明何以加此人祇膾炙公之判語而豈知其拍案稱寃之後費盡許多心血哉

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鳥墮冒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帨驚尨鼠有皮胡若此扳花折柳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桎械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燄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兎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罹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臙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爲因一綫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臙脂惹鷙鳥之紛飛並名秋隼蓮鉤摘

去難保一瓣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絏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案既結退邇傳誦焉自吳公鞫後女始知鄂生寃下堂相遇覥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姍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愼也縱能知李代爲寃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寃哉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奬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寃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眞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誤記水下

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眞跌。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淹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牛醫 後漢黃憲傳憲世貧賤父為||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所失其母曰汝復從||兒來耶 占鳳 左傳莊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及笄 見卷一青鳳 委冰 見卷三胡氏 悒悒 見卷二嬰寧 偵 見卷二蓮香 惡少 見卷二阿寶 畫虎成犬 後漢馬援傳援書誡兄子曰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不成反類狗者也 篝燈 見卷一董生 扃 見卷一嬌娜 結舌 見卷二蓮香 吳公南岱 江南武進人進士 鐵案如山 未詳 名士 見卷二阿寶 學使施公 見卷首聊齋小傳 三木 司馬遷報任安書魏其侯衣赭衣關||注||頭及手足也 登徒子 見卷十馬介甫 兩小無猜 見卷七江城 野鶩家雞 晉書庾翼書法與右軍齊名右軍書後進爭求之庾不忿與鄉人書云小兒輩棄家雞愛野鶩按此借用 得隴望蜀 見卷三香玉 將仲子而踰牆 詩鄭風 冒劉郎而入洞 郎用劉阮入天台事 見卷七翩翩○西清詩話劉原父敞再婚歐陽永叔以詩戲之曰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感帨驚尨 詩召南 鼠有皮胡若此 詩鄘風 扳花折柳 姚合詩曉起||||枝 猶為玉惜 元好問杏花詩曲池芳徑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擔賣徹東西家 么鳳 蘇軾詩桐花集||王十朋注西蜀有桐花鳥似鳳而小人謂之倒挂子先生梅詞所謂倒挂綠毛||是也張鷟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謂之

桐花鳳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閒夜則張大尾翼而倒挂以放香一名收香倒挂又名綵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周亮工閩小說此鳥之大止如指重又何止香

幾銖豈能移向金釵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收香倒挂與桐花鳥自是兩種東坡之詠亦以桐花鳳形容之彼人緣此譌遂亂而爲一耳余按東坡羅浮山下詩云綠衣倒挂扶桑暾自注嶺南有倒挂

子絲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中物也夫既謂如鸚鵡則非桐花鳳可知周說非誤也○按此無關于本文以其說不同故並識之 **刼盟** 左傳哀十六年衛太子使五人輿豭

從己|公而強與之| **蝴蝶過牆** 王駕詩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蝴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降青衣** 見卷七江城 **鄰女投梭**

晉書謝鯤傳鄰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狂童入巷** 詩鄭風||之狂也且○||||未詳 **開戶迎風** 見卷五黃九郎迎風待月注 **求漿**

値酒 張鷟朝野僉載歲在申酉求漿得酒 **偷韓掾之香** 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于青瑣中見壽悅之恆懷存想發于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

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家中莫知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于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香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散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

此香疑壽與女通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 **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 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

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睹星月日辰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幷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按乘槎或以

爲張騫事考唐趙鄰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張茂先博物志祇言近世有人亦未著其姓名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乘槎者未知所本○廣寒宮見卷一勞山道

士 **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 見卷三王者 **投鼠無他顧之意** 見卷七梅女 **急兔起反噬之心**

僧無可詩||投深草瞋鷺下半天○梁武帝責西豐侯正德詔四馬奔亡志懷反噬 **張冠李借** **魚網鴻離** 詩邶風||之設|則||之 **溫柔鄉**

見卷三樂仲 **鬼蜮** 詩小雅爲|爲|傳蜮一名射工俗呼爲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名射人影 **月殿仙人** 見卷一勞山道士霓裳舞注○唐太宗詩日宮開萬仞||聳

千尋有郞似玉詩魏風彼其之子美如玉○晉衛玠傳玠風神秀爽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又世說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又謝晦美
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漆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覓簣舊隊見卷一勞山道士貯屋無金見卷八蓮花公主
感關雎而念好逑詩周南春婆夢侯鯖集蘇東坡在昌化負大瓢行歌田畝間一饁婦年七十日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東坡然之人因呼婦爲春夢婆
怨摽梅而思吉士詩召南倩女魂見卷一葉生蓮鈎見卷一嬌娜一瓣香按諸禪開堂至第三瓣香推本其得法所自則曰此
一瓣香敬爲某人鐵限尚書故事智永禪師住吳興永禪寺求書者如市戶限爲穿乃用鐵葉裹之謂之爲｜門｜連城玉見卷一王成嵌紅豆於
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按豆有圓而紅其色烏者名相思子紅豆之異名也古人有血淚事因呼淚爲紅豆相思則流淚故又名紅豆爲相思子○說郛宋程大昌云
博骰本以木爲質唐世鏤骨爲竅雜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豆細置竅中者使其色明現而易見也故溫飛卿詞云玲瓏骰子嵌｜｜入骨相思知也無○詩小雅維厲之階可憎才眞
成禍水可憎才見西廂記可憎者愛極之反辭也○禍水見卷九小翠葳蕤見卷二蓮香擲果晉潘岳傳岳美姿儀少時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投以果遂滿車
而歸仰彼邑宰按今公家文移以上行下皆用仰字出前漢孝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注仰議猶言議於朝也○增韻仰資也姍笑見卷四瑞雲委
禽見卷二阿寶棋局消日唐李遠傳令狐綯擬李遠刺杭州宣帝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帝曰且令往試觀之紬
被放衙倦遊錄文潞公知渝州大縣題詩衙鼓上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黄｜｜裏曉眠熟探出頭來道放衙覆盆前漢書馬遷傳戴｜｜何以望天李白詩願借
藝皇日爲人照｜｜呵護見卷十二薛慰娘宣聖見卷十二司文郞宗匠會要慶歷二年富弼上書南主文者四五人皆兩制｜｜

●●雨錢

濱州一秀才讀於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

嘿然者悔其誤認秀才爲高雅也少間一笑戲弄秀才如嬰孩童矣

自言養眞。姓胡。實乃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爲怪。遂與評駁古今。翁殊博洽。鏤花雕績。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爲可。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其入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大之舍。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畫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爲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尙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懟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子交好方得。罵煞秀才 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鏤花雕績粲於牙齒 鏤花見卷七八大王飛花粲齒注○南史顏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禹步 見卷六小二 扃 見卷一嬌娜 阿堵物 見卷七鴿異 梁上君子 見卷四申氏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盆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酤。

何待說三字看得極明白自然處得極冷淡

一夕。魏獨臥酒樓上。聞踏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步步繁響。無何。雙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笑。魏大愕怪。轉知爲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笑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漸形穢。靦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細瞻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悅之。然慚怍。不能作游語。女郎顧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煖手於懷。魏始爲之破顏。捋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鬟卽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笑曰。癡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笑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爲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褥澀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襆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輭。頃之。緩帶交偎。口脂游射。眞不數漢家温柔鄉也。自此遂以爲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窗間。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誼。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徬徨。遙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覩。怏鬱

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來也突焉去也忽焉漢家溫柔鄉不敵邯鄲黃粱一夢也雙燈導來雙燈引去直是雙眸之恍惚耳有緣麗不去無緣留不住一部聊齋作如是觀上下古今俱作如是觀

形穢 見卷二巧娘　措大 見卷三苗生　溫柔鄉 見卷三樂仲　武 見卷一陸判

●●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冢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關遽出羣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風鳴鉤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咿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插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

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禦災。化鷹爲鳩。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主同車。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循分自守女其善爲養晦者歟然使終其身不遇賊雖懷絕技其誰知之以此知風塵中埋沒英雄不少

物色（見卷一嬌娜）化鷹爲鳩（禮月令仲夏之月鷹化爲鳩鄭注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其言之）射雉既獲內人展笑（左傳昭二十八年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握槊方勝貴主同車（北齊史恩倖傳世祖性好——和士開善於此戲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恆令士開與太后握槊遂與太后通○按握槊戲局也或云即今之雙陸）

附池北偶談一則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愛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裸裼亦足而搜摸暗陬鬼物亦不敢爲害固是氣壯然其人亦必有正大處

啞啞然作揶揄聲畢竟不敢不去小人情態可哂

捉狐射鬼

李公著明睢甯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爲人豪爽無餒卻爲新城王季良先生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覩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獨宿生平不解怪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請衽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即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亦不休公咄之鏗然立止若有人拔香炷炷搖空際縱橫作花縷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爾裸裼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牀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赤足搗搖處炷頓插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暗陬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伏索之亦殊不得乃啟覆下樓呼從人爇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人搜履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爲公易履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於淄之孫氏第第綦闊皆置閒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念偶與家人話於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鬼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小人見之啞然作揶揄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安妥無恙公長

既即來哀遂則實送於大爾罪
曰死勾乞允四放而人而亦
兒矣致餽之人罪司生夢黑
婦何者送果得無事死夢得
應以以而爾財可者之乃無

公友三。爲余姻家。其所目覩。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觀此二事。
大概可覩。浩然中存。鬼狐何爲乎哉。
李公著明　襟卓先生　王季良先生未詳　請祔何趾見卷五大力將軍　暗陬見卷六宮夢弼　僑居
聶倩小見卷二　揶揄見卷一勞山道士　無恙見卷二珠兒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爲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憒。絮絮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臥榻。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毋我母耶。妻罵曰。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爲吾父。何乃歸家祟兒婦。妻呼小字曰。我耑爲兒婦來。何反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遂。我許小餽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尙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途。安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去即復返。此爲渠事。當毋憚勞。言已。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

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鏹袱。尚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作餬口計。翁竊見。叱曰。爾欲何爲。此物豈爾所可竊耶。我乃斂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信參半。越三日。方笑語間。忽瞪目久之。語以爾婦綦貧。曩見吾白金。便生覬覦。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爲我敦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祗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廚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於盞。必請覘視。曩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茱萸會 風土記以重陽相會登山飲菊花酒謂之登高會又云——杜甫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子細看 崇 見卷一買兒 治具 見卷一陸判 龍鍾 代庖 見卷二聶小倩 紅玉 見卷三 錠 見南史梁廬陵王傳嗣子傳不慧見內庫金鋌問左右此可食否 病革 見卷一葉生

●●閻羅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僵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祕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曹操。笞二十。

商務印書館藏版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劍山。種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已。

王漁洋云。中州有生而爲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爲之。此理不可曉。

翰林學士錢公某每日午後卽偃臥鷄鳴始醒人問之亦不肯洩道光元年都中疫京官亦問有死者公於年前微洩之其家人言公自言曰有輿馬來迎至一署堂廨宏敞列公案四公居其一鞫獄時雖戚友亦若不相識者余曾與公同席問冥問所最忌者何事公曰刀山劍獄皆爲惡人設之我輩士大夫家凡事皆當借以自惕亦懷刑之道也卽殺生一件亦宜愼問前輩如設筵宴客豈能不殺生答曰正謂不可多設筵宴也萬不可已亦只從市頭購已宰割者較之自殺稍覺心安孟子言君子遠庖廚卽此意耳其家人又言公冥問官銜爲陝西監察御史

黃大王池北偶談｜｜｜者河南人生爲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幾舡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刼之往初決河水輒他徙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果至王至順治中尙在

●●寒月芙蕖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帢衣。繫黃縧。別無袴襦。每

川中梳梳髮。即以齒銜髻際。如冠狀。日赤腳行市上。夜臥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津。驟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紿。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與語。俄見黃縧化爲蛇。圍可數握。繞其首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縧。縧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遊。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傴僂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撾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趨觀望。則見憧憧者往來其中。屏幔牀几。亦復都有。即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授受。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旨酒散馥。熱炎騰薰。皆自壁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窗外茫茫。惟有煙綠。一官偶歎曰。此日佳景。可惜無蓮花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以往相求之愈難而愈遠矣

堅斷增下血股坐上安得[illegible]傳此法以[illegible]天下之撲[illegible]而誣答人[illegible]

點綴。衆俱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眺矚。果見彌望。青葱間以菡萏。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爲異。遣吏人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公甚悅之。攜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醞。每以一斗爲率。不肯共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爲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頃出。遍斟坐上。與公所存。更無殊別。盡懽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瓻。則封固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竊愧怒。執以爲妖。笞之。杖纔加。公覺股暴痛。再加臂肉欲裂。道人雖聲嘶堦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笞。逐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遇於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鄉先生　見卷十三三生

水面亭　道園學古錄李泂居大明湖上作天心｜｜｜白雲樓都閫故宅見濟南圖經

傴僂　見卷二張誠

青衣　見卷一瞳人語

菡萏　見卷四白秋練

幻夢空花　釋典｜｜｜｜徒勞把捉

傾釀　世說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惔所重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家｜○天祿識餘晉人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家｜猶云欲｜家賣以｜酒飲之也故晉直云欲｜家以纖酌韓昌黎借以作賞詩云有賣直欲｜家賣此得晉人本意至朱中行有句云相逢盡欲｜家｜久客誰能散橐金用作家｜

產後腹震越十五年而生男千古僅見

對橐金非也　老饕 蘇軾丨丨賦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丨丨　殷 丨音黳見卷一青鳳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鬬草萊中以爲異因請於主人爲宅兆搆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駭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爲憂時侯十八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唧得毋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卽配婢侯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中有危崖夫婦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及數武崖石崩墮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天啓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家輩進御者有娠卽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

爵。旁支誅之。以爲非薛產。官收諸媼械詰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鴉鵲覆翼。指揮守門。貴人誕生。恆多異兆。顧何以垢面垂涕。幼而不聽。必至危崖崩虎逼。附而後勇健。非常丰采頓異耶。豈兩人皆兩虎之所化耶。抑天有以葆其眞。韜其光。不欲使之輕洩耶

薛公祿 公膠州人建文時有靖難師之功初行六軍中呼曰薛六既貴乃更名祿永樂初營建北京公董其事後征胡虜宣德初復從征武定州立戰功進太保陽武侯卒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鄉先生 見卷十三三生　臨蓐 見卷三竹青　太憨生 見卷二嬰甯　敷武 見卷一陸判　遺腹 見卷三樂仲

附池北談偶一則

明鄞國忠武公薛祿。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爲人牧羊。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弟兄曰。死卽葬我於此。後如其言葬焉。已而勾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追封鄞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酗於酒。戚黨皆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爲人滑稽善詼。客與語。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

[illegible]而定定而永名稱其實至死不變矣如此等人是

畢已死者特四肢至今方厥耳使酒罵座到此時此地亦怕人耶賈生何爲使平日無衆怨神怒之行即不賈生人亦無如我何也顛詈忤衆犯上罵怒三靈郎大於貢生亦顛酒無賴子耳況乃貢生

醉至於死乃生平之所樂求者求而得之又何悲——

此等輩未有見之而不怒者特恨不能如大王之立時捽將去耳

客。乃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捽以歸。纔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皂帽人縶去。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爲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鬬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翌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酤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皂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團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煩句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顛詈。使我捽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觳觫汗下。盃箸不能舉。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

十六七歲時
但飲三盃後
喃喃尋人疵
撾門裸罵

寢饋不見其
德更當有進
義何見事之
晚也
顛酒賊當以
利刃刺其脇
穿其脛剜其
心頭肉然後
以洩穢之㬎
水灌其啫果

十六七歲時。三盃後。喃喃尋人疵。小不合。輒撾門裸罵。猶謂稚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自是生成酒德況有不忍訶之父母順其性而成之乎）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酤。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浼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諾之。繆即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來覘望。賈請間。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券。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矚。賈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貿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囹圄。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莫測淺深。方佇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懽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釂。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捽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

其腹使之常爲醉鬼而日日沈酒於中方爲痛快只恐此一帶黑水容不了許多酒鬼

凡醉人所嘔無不令人掩鼻安知其從黑淥中痛飲來耶死時貪命蘇後食財負心人所言亦似有理其如自家不能進德何死猶弗悟故態復作罵盡天下妄人

刃。如。麻。刺。穿。脇。脛。堅。難。動。搖。痛。徹。骨。腦。黑。水。半。雜。洩。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攜。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爲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爲劵。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劵。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願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臥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蘇。大嘔。嘔出黑瀋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溼裀褥。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闔戶遝去。繆譟踰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滑稽 見卷五狐諧 使酒罵座 見卷七八大王灌夫注 左袒 見卷四珊瑚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支吾 見卷十三王桂菴 字通作

商務印書館藏版

誇其精能遂自鳴得意曰道在是矣使試之辭有不既跌爲人嘲笑者曲藝且默況盡人之運手

竟緣技癢又立仰跌丈餘

一老拳見卷六阿霞 東靈見卷四葛巾杜蘭香注 青眼見卷四阿纖 浮羅君會花子案未詳○雲笈七籤太上老君託胎於洪氏之胞積三千七百年誕於浮羅之嶽 掌上珠列仙傳許遜母夢金鳳啣珠墜掌而生○王宏詩兒生三日｜｜｜杜甫詩掌中榮見一珠新 了不攻進見卷六青梅 劵見卷四珊瑚 亭午見卷一王成 囹圄見卷二成仙 酒德書無逸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說傳酗謂之｜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 食言見卷五仇大娘 子姓見卷三大男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僧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詡詡然驕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蹈僧瑕僧忽一腳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三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

時矣眞能事者自能解事必不驕人必不妄動不是箇中人不知會意不肯會意駢指而削其股猶是但相會意耳

鹵莽人到處喫虧到處出醜

師何人李初不言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慫恿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少年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頡頏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怯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踝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迕客幸勿罪李舁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爲述往事僧驚曰汝太鹵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漁洋先生云此尼亦殊蹤跡詭異不可測　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峯爲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宗傳溫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御南其最著者鄞人也雨窗無事讀李超事始末因識於後漁洋書　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尾者皆僧也

少林　明都穆游嵩山記｜｜寺在少室山北麓後魏時孝文爲胡僧跋陀建○堅瓠集隋大業中天下大亂流賊萬人將近｜｜寺寺僧議散走有火工老頭陀云留等勿憂老僧一棒掃盡衆笑其妄頭陀即持短棒衝賊鋒當之者辟易皆遠避不敢入寺遂選少壯僧人百餘授棍法而去蓋緊那羅佛現身也至今拳法猶稱｜｜云　唾手　史記公孫瓚曰天下兵起謂可｜｜而決九州耳　格拒　見卷五白蓮教　撫掌　見卷七邵女　歷下　濟南府志｜｜城在府城西史記晉平公伐齊戰於｜｜即此　尼僧　見卷三大男　技

今之騙局亦黠矣以人謀之以人為之已不可以理測不可以情窺小鳥何知而又代人謀此其前身不待問而知矣既能作計而復以從容出之使人不疑此可為念秧之願

癢見卷二任秀 願拜下風左傳僖十五年羣臣敢在下風 孟浪見卷四葛巾 异見卷一嬌娜 鹵莽莊子則陽篇耕而｜｜之則其實亦｜｜而報予注｜｜輕脫苟且也又君為政焉勿｜｜注｜｜猶粗率也 張三峰未詳○萬姓統譜張三丰不知何許人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菴玉虛宮經書一覽即成誦寒暑惟一箬笠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軏山等置棺斂訖臨葬發棺視之｜｜復生後入蜀見蜀王又入武當永樂中遣使尋訪不遇時稱張仙云○按志異作三峯此作三丰且第言其靈跡未言其精於拳勇也而既云入武當則又似為一人俟再考

鴝鵒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貲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攜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賣。王問鳥。汝願住否。答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鳥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梳翎抖羽。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操晉聲曰。臣去呀。顧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攜鳥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先生記。

光明正大見理既眞私情自然斷絕時事可知四字寃抑之氣充塞九州六合然必如商三官者方可爲是言不然知天不能爲我生一閻羅包老亦將飲泣呑聲已耳時事固可知子道復何如乎

王漁洋云。可與鸜鵒秦吉了同傳。

王汾濱　八哥 本草雊鵒身首俱黑兩翼下各有白點飛則見如書八字俗謂之八哥○幽明錄五月五日翦其舌端令圓教令學語能人言○負暄雜錄南唐李主諱煜改雊鵒爲||亦曰八八兒　賫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中貴 見卷七八大王　畢載積先生 見卷二祝翁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謔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壻家遣人參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爲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骸骨暴露。於心何忍矣。其才其識足愧鬚眉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怍。惟恐壻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爲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從學未久。祗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卽命行酒。玉往來給奉。

給孝殷勤可以強爲展笑中不露殺氣則神明不可測矣殺仇只用虛寫神氣已足

凜凜然有生氣至今讀之我亦敬若神明

善戲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俟諸僕出闔扉下鍵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並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內闥羣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解之則素舃如鉤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淯研詰之淯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實不知所自來以其服凶疑其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玉撫之肢體溫輭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領葬勅豪家勿讐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爲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爲人卽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碌與世沉浮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漁洋云。龐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故諸葛城 异 見卷一嬌娜 閻羅包老 宋史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爲御史時危言鯁論權貴斂迹童稚婦女皆知其名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

鼓掌 見卷二珠兒 廳事 見卷三石清虛 排闥 見卷二巧娘 豫讓 見卷八聶政 蕭蕭易水 國策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餞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曰風｜｜兮｜｜寒壯士一去不復還 買絲繡之 李賀詩｜｜｜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 壯繆 見卷一城隍 龐娥 魏志龐淯傳外祖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母娥傷父仇不報乃幃車袖劍刺壽於都亭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 謝小娥 廣異記｜｜｜幼有志操許嫁段居貞父與居貞同爲賈爲盜申春申蘭所殺小娥詭服爲男子託傭申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小娥乃剪髮爲尼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泰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童童氣熏騰若爐竈。凡行於雨後。心凝目注。輕蹟步履之誤蹴山石。則飛燄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峭壁插天際。四面瑩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鬣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一泰山。一華山。一五臺。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徧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與東渡者。

鬼亦勢利專欺窮人

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兩免跋涉矣

佛在心頭能盡人心即是佛心必履其地以求之是不能解佛所說義也不住色不住相以法求以音聲求且猶不可況以徧地黃金而生慕心哉

五臺 酈道元水經注滹沱水西注｜｜山北其山五巒巍然故號｜｜〇寰宇記｜｜山在代州道經以爲紫府山靈記｜｜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梅榿山即是西臺漫天石即是東臺相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爲南埵 **卓錫** 見卷三道士棲鶴注 **落伽** 一統志普陀｜｜山在浙江定海縣東一名海岸山或謂梅福煉丹於此旁有善財岩潮音洞乃觀音大士化現處 **觀音文殊** 傳燈錄招賢大師偈云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何若種種名字師云從耳根返源名爲｜｜從眼根返源名爲｜｜從心根返源名爲普賢｜｜是佛無緣大慈｜｜是佛妙觀察智普賢是佛無爲妙行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攜戲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膽氣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抉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抉我睛譟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抉睛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

貴而且至性觥觥。觀其上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況鬼乎。

唐太史 名夢登字濟武號嵐亭別號豹岩淄川人軍籍順治戊子舉人乙丑進士授庶吉士八年授祕書院檢討罷歸卜築城之東南隅王樵蘭室舊地中有志壑臺林皐閣豐餘亭牛山樓嫏春臺四楊齋諸勝著有志壑堂詩集行世 土偶 見卷一妖術 玉堂 前漢揚雄傳歷金門上——有日矣夢溪筆談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李宗諤翰苑雜記太宗皇帝御書飛白——之署四字淳化三年賜今在本院——門上 至性觥觥 後漢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注觥觥直貌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走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挂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王春李先生 名憲字王春崇禎丙子舉人順治丙戌進士李豐縣知縣 玉田公 名生汶字澄甫萬歷乙酉舉人壬辰進士玉田縣知縣 太公敬一 名思談性方嚴與兄同居始終無間猶子婚嫁皆身任之父病私爲營葬嘗遠出囑其戚某守舍某竊餞取二十餘金埋之爲役夫王孟夏所發公出他金賞孟夏而以原金與某曰吾久欲爲汝作家因循未果向以壘須婚而藏之不護何也淄川志及濟南志皆載其事因附識於此 捐舍 史記蘇秦傳奉陽君——館—— 喪輿待巨卿而行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夢中聞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馳往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移時乃見有素車白

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而言
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蘇仙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河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漾動。遶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寘隘巷。女不忍也。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爲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爲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霄昂壑耳。母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兒始來。去後。倘有所需。可啟藏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徑去。出而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櫝。果得米。賴以舉火。由是有求輒應。踰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則蘇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莊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爲殯殮。忽一少年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二

欲傳其法巳不存君子之心矣濟惡宣淫直是當面揭其隱微老羞變怒道士合受牛鞭

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雲生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攜實以餽親友

高公明圖　宦隘巷詩大雅　人種世說新語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姑當還移仲容自追之曰一一不可失　騰霄昂壑唐書房喬傳高季輔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且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　屬纊見卷二祝翁　仰屋見卷一王成　舉火見卷一賈兒　靚莊見卷四嬌娜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爲座上客單日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吝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迹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居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肴一簋並陳几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案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內袖中韓聞

其異。使復作劇。單於壁上畫一城。以手推撾。城門頓闢。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城門遂合。道士頓杳。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畫黑圈於掌。逢人戲抛之。隨所抛處。或面或衣。圈輒脫去。落印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一器。公子嘗面試之。

左道 見卷一陸判

●五羖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爲諸生時。夢人呼爲五羖大夫。喜爲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己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

五羖大夫 爾雅疏黑羊牝者曰羖○楚國先賢傳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虢宛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史記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穆公授之國政號曰||||○朱竹垞云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得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斷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註云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昭書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叔五羊皮

為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蠶客代州書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為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書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為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羔節儉而何史記云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穆公慮楚不信故以其所衣之衣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註疏之失作孟子劄記因書此質焉並以寄孔德〇按此說甚似有理附識於此以備參考

暗中摸索 見卷九天宮

附池北偶談一則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為五羖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為賊掠。囚縶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雒南知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巔。俯瞰山下。有虎銜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

留其肥瘠而恣之而裂食之彼之下忙毀多少巨頃

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狨。遙見之則百十成群。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顚頂。獮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鬨散。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誌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李太公敬一 見前夢別 木雞 見卷七促織 獮最畏狨 王 按石取食 陸佃云狨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狨狨一名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甚愛其尾毛柔長可藉宋制官二品狨坐不言食猴食猴者名石駒見異物類苑又黃山志盧狨似穿山甲而無鱗嗜猿及蜂每呼羣猿至羅跪於下擇肥者以木葉覆其頂而食之

●酆都御史

酆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俗呼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備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酆都。聞其說。不以為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闊。即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空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坐曰。此為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

冰水。念丹老子幼。泫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啟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眼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王漁洋云。閻羅天子廟在酆都南門外平都山上。旁卽王方平洞。亦無他異。但山半有九蟒御史廟。神甚獰惡。事亦荒唐。

酆都 酆都縣志本枳縣地漢曰平都隋曰｜｜ 行臺 見卷十三丁前溪 無恙 見卷三珠兒 金甲神人 見卷一畫壁 數武 見卷一陸判

王方平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 荒唐 見卷十一小梅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兩頰俱有瘢。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所之。因共繫馬解裝。傍樹棲止。

貫魚以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夜既深。虎豹鴞鴟。次第嗥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計。客團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攫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顋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毳折有聲。大人似恐墮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啁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紿已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傴僂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箝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諸客趨叩。而告以故。女子曰。久知兩箇為孽。不圖凶頑至此。當即除之。於室中出銅鎚。重三四百觔。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饗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如脛股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即亦不言。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糝之。痛頓止。既而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鬭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盆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天地鬼神無有不愛民者官能憂民感而遂通矣

李孝廉質君（名斯義康熙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授御史在臺八年清愼持大體歷遷福建巡撫○按先生官中丞非孝廉也戊辰爲康熙二十七年意此時尙未捷南宮與）章

保住（見卷三）數武（見卷一陸判）批頰（見卷七江城）傴僂（見卷二張誠）行李（見卷三苗生）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一秀才來謁。峨冠綠衣。狀貌脩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卽爇香。捧巵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爲。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卽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巵。瞥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漁洋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治具（見卷一陸判）衢（見卷二嬰甯）饒舌（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董公子

青州董尙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

斷頭復續死而生者不自知使之自首其罪則元兇授首報應昭彰著德神威何以加此

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奔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既深。僮聞牀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鞾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長鬚。似壽亭侯像。捉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牀下。但聞牀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鞾聲又響。乃去。僮伸頸漸出。見櫺上有曉色。以手捫牀上。著衣黏溼。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汙。執而白之官。審知爲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關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無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其人卽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若崩裂。急赴呼之。不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牀。皆截然斷而爲兩。木肉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斷。者。關公之靈蹟最多。蓋未有奇於此者也。

董尚書可畏 按尚書名可威字嚴甫號葆元益都人萬歷乙未進士仕至工部尚書此作可畏疑訛 調笑 李白詩不知誰家子｜｜來相謔 壽亭侯 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拔下邳擒關某封爲漢｜｜｜○米元成漢壽亭侯考證程皇敦云關將軍某封漢｜｜｜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於漢壽劉禹錫亦云漢壽亭邊野草春

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爵也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關某若以漢爲國名不當錯置於職名之下然予考之本傳曹操表封帝爲漢｜｜｜在刺顏亶之後此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時也蜀之漢壽縣本廣漢郡之葭萌縣先主始改爲漢壽昭烈之稱帝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則帝所封之漢壽豈即費禕之大會諸侯之漢壽耶皇敦執此以證漢壽非矣意當時別有所謂漢壽亭者遂舉以封而今不可考矣○按古者有國侯有郡侯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亭即十里有亭之亭侯侯之微者猶之關內侯有爵秩而無食邑也關帝時有于禁封益壽亭侯賈詡封魏壽亭侯宋胡三省注魏壽亭名推此則漢壽之漢非漢魏之漢明矣自元人作演義有降漢不降曹之說妄謂刻印無漢字公不受加漢字乃受之此無稽之甚者獪不思此時關曹同爲漢臣公何嘗逆知曹後日之爲魏公魏王遽[illegible]別爲漢乎又如晉王鎮惡以復河洛功賜爵漢壽子豈得亦謂爲漢臣耶今｜｜｜之稱概見之允正文集中是皆昧正史而信稗乘也○又宋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甚古獻於官辨其文乃｜｜｜印四字疑必關帝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燄回白於官乃遣人送荊門關聖祠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之東宮印函而未發或光燄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據此則｜｜｜印非漢｜｜｜印也何以神之呵護而百世不忘耶洪容齋謂｜｜｜印乃後人鑄於廟中所見者止一處想當然矣○按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爲漢壽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其非帝所封必矣胡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後漢地理志與晉所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亶史傳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即此乎名勝志載荊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即曹操表封關某處此爲近之但操何以知公之著勳於荊襄而預以名之則天實爲之矣荊存而公與俱存公亡而荊與俱亡楊用修云漢爲代名加以壽延炎祚四十餘年或亦非偶耳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泄一字。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爲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既而脫稿。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

商務印書館藏版

規矩方肅怒隱笑聲怒之生矣執事代自其顚則何妨閱其文而即其故文果樣妙郎筆然與之大笑矣不可者此、使未免迂掬余免託大

饒。每逢場作笑。響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譟。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
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顚。學使怒稍息。釋
之。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顚草四卷。超拔可誦。
異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
此主司。甯非悠悠。
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嗤然。頃刻數作。意
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默溫笑談耳。邑宮生者家
畜一驢。性蹇劣。每途逢徒行之客。拱手謝曰。適忙遽。不遑下驢。勿罪。言未已。驢已
蹶然伏道上。屢試不爽。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僞作客。自乃跨驢而周於庭。向妻
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宮言於內
曰。不遑下驢。勿罪。少頃又言之。因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腹。此二
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頓悟 見卷四金和尚何兩宗注　孫景夏先生 見卷三諸城某甲　捧腹 見卷十二司文郎

●●狐懲淫

於斯時也某生殆哉岌岌乎佛說不羈好蓄房中藥者聽之

當頭棒喝回首是岸彼知改矣狐遂絕矣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爲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偕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婢答不知。食訖。覺慾燄上熾。不可暫忍。強自遏抑。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奔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爲此獸行。婦尚流連。客叱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窗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爲若此。忽憶椀中香。得毋媚藥耶。檢包中藥。果狼藉滿架。盎琖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恥無以自容。輾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晡後方歸。見妻臥。問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實陳。生歎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爲人。遂從此痛飭往行。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戒不蓄媚藥者。亦猶之人畏兵刃而狎沐第也。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鴆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況人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攜有蓮實菱藕。入屋並置几上。又有藤津僞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其新歸。攜酒登堂。生倉猝置牀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飲已入內。急燭牀下。盎水已空。問婦。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尚尋也。生回憶肴中有白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癡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臠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爲戲。

狼藉（見卷一畫皮） 漏（見卷一妖術） 鳩（見卷四葛巾） 牀笫（見卷二俠女）

山市

奐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數年恆不一見。孫公子萬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靑冥。相顧驚疑。（劈空而入）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爲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亙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然。城市依稀（輕挫）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又開一境）樓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漸少。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

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然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煙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狀山市可作一幅奇文看忽然危塔孤聳忽然碧瓦飛甍忽然城郭連亙劈空而來超拔可喜中間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以億萬計塡實飽滿畫麗堂皇忽而大風吹去城市依稀則塡實中仍是空中落想不著跡相旣而掃除一切危樓一座天外飛來縹緲虛無是空是色然後返虛入渾化實爲虛色相皆空筆墨俱化爲煙雲飛去文境之妙此爲天下奇觀

奐邑志作煥 山山市淄川志山在縣西十五里南按禹王山北去爲明山舊有煙火臺今廢有山市邑人多見之旹城郭樓臺宮室樹木人物之狀類海市云明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公其協偕僚屬諸臺使台經山南麓天方黎明忽見城樓峻整松栢蒼秀人物往來其間煙霞鬱麗晷映層巖衆詫奇觀移時乃滅後高封公鴻儒孫貢士瑛齡皆見之所言相類云〇按余讀淄川志煥山山市張孔孺先生紱趙蓴友先生金昆皆有記張見於康熙丁卯趙見於康熙壬午知山市見之者屢矣不獨高封公孫貢士也 邑八景之一也淄川志淄邑八景崑崙疊翠孝水澄清文廟古松禪林峻塔蘇相石橋鄭公書院萬山樵唱豐源牧歌〇按八景中無煥山山市邑志云禪林塔毀已久後易以龍橋疏雨今橋又壞矣則山市或爲後之所易與 孫公子萬年名瑛齡淄川人拔貢生定州同知兵部尚書之澥子通政司珀齡弟也 飛甍左思吳都賦長干延屬||舛亙注甍棟也 睥睨劉熙釋名城上垣曰

||言其於空中||非常也〇按一作埤堄

惡婦如此殊難爲情亦難爲計雖爲力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爲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牀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剟。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卽白晝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共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紿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釃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視妻猶寂坐。孫故作鼾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竊喜。旣而滿引一盃。又復酌。約至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檠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自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啟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旣醒。惡之。投繯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恨厭之。夫婦避道而行。相逢則各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凛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恆經歲無歸時。卽強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卽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母

作兩制之法果皆奇驗易此而觀尼之歸不少

亦不言。但有浩歎。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請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為若厭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密。勿令夫婦知。乃翦下圖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母賺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傭媼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惡聲。質明。母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誣也。呼子於無人處。慰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罔效。尼大疑。媼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制之法。必有驗。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牀上。喞喞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戲笑。吃吃不絕。媼以告母。母喜。尼厚餽之。孫由是琴瑟合好。今各三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口角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

商務印書館藏版

以此試秀才其術最善特恐更有俗者能金巾而內之奈何

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爲窮袴多其帶 前漢外戚傳昭帝上官皇后霍氏外孫女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不安左右醫者阿意言宜遠內寵宮人使令皆||||||後宮莫有進者注窮袴前後有襠不得交通 調停 見卷二巧娘 齁聲 見卷二聶小倩 醉如泥 見卷四黃英 投繯 見卷四五通 尼 見卷三大男 幀 音偵張畫繪也見類篇 厭之 前漢杜鄴傳注厭壓也鎮也 吃吃 見卷一瞳人語 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 世說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六婆 輟耕錄三姑||三姑謂尼姑道姑卦姑||謂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耎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金一鋌。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

乞兒相 摭言薛逢晚年皆乘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所擁見逢行李蕭然前曰迴避新郎君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兒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可兒 見卷二巧娘

●●死僧

某道士雲遊。日暮。投此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啓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汚。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知爲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刓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况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歎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其僧之謂夫。

雲遊 見卷八僧術 扃 見卷一嬌娜 趺坐 見卷一瞳人語 封殖 見卷六小二

●● 牛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爲不祥。疑有喪失。牽市口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縶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懈。帶金騰去。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疑夢。不貪拾遺。走者何遽能飛哉。

快心語聞之可藥聾瞶症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並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爲父母所懽。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爲妻子爭氣。遂擯弗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綦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人初起。相推爲戲。云汝也涼涼去。婦歸。吉凶不可解。亦置之。闈後。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科。投杖而起。眞千古之快事也。

落拓 見卷一嬌娜

芥蒂 蒂與蔕同前漢賈誼傳細故芥蔕何足以疑注芥蔕小鯁也○按芥蔕之蔕顏師古音蠆唐韻諸書皆丑邁切古人必有所據未可非也

大比 見卷二阿寶

鏡聽 瑯環記｜｜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咒七次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

貧窮則父母不子 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

一有私心不第藥無靈而

牛癀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著圍領。疾趨樹陰。掊石爲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瀋。陳起坐。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著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冰浸良醞。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云。此願易遂。僕當爲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卽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移燈竊窺之。見耳後有巨穴。琖大。數道厚膜。間鬲如欞。欞外輭革垂蔽。中似空空。駭極。潛抽髻簪。撥膜覘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窗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癀出。將復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癀。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爲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掬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手卽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祕其方不肯傳。惟傳其

商務印書館藏版

且二百蹄躈倒斃殆盡然則世之有古方而不肯輕洩於人者諱防神罰

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剉啖牛。殊無效。有牛二百蹄躈。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逡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掬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奔波 見卷三鳳陽士人 十二重樓 元輿集何謂｜｜｜｜曰人之喉嚨管有十二節是也又自咽喉至心膈爲｜｜｜｜見醫書 磅礴 莊子田子方宋元君將畫衆史皆至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是眞能畫者也注槃｜箕踞也贏與裸同 酩酊 說文｜｜醉也襄陽兒童歌日夕倒載歸｜｜無所知 蹄躈 見卷四阿纖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苦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陳其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爲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之。一白髮叟。云與居人通弔問。一如人世禮。自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問道其異。尹爲吏策。使往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便與俱往。卽隸家設筵招胡。胡至。揖讓酬酢。無異常人。吏因告以所求。胡言我故悉之。但不能爲君効力。僕友人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欠抑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如其教。胡果導周至。周虬髯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

可善諭。難免用武。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聞之。自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游移不敢即應。周已知之。曰。得無相畏耶。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夙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既歸。悉聽教言。俄聞庭中攻擊刺鬭之聲。踰時始定。啓關出視。血點點盈階上。堦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琖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重託。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如主客焉。

僑居見卷二聶小倩 袴褶見卷四晚霞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壠。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爲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可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騙。將毋反言之耶。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哀李爲之解免。

商務印書館藏版

積占人物據爲己有當時得意後日鑊鼎中儘勾受用也

信其自言歷歷如繪不啻現身說法也八必能改過乃肯自認過不是一番痛悔如何向李言身死事爲訟桃一事他日與人爭鬧李音而止若劉者今之君子愧之

以此制官役虎亦有令人快心處

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置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辭。無敢少辯。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歎。異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臨顧。李逡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爲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鑊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正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劫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啜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初崇正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纔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

此所謂無心爲善幾是眞善又能力改前過虎而冠者破無明錢立證菩提

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騭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貲。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芒然改容。吶吶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素醕謹。喜爲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爲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虎而冠者也 史記齊悼惠世家周勃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瑯琊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習氣不除 華嚴經除一切煩惱一一〇法苑珠林舍利佛從佛經行有鴿逐鷂鷂飛來佛旁住佛影覆鴿身安穩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佛影覆鴿鴿復作聲戰怖如初佛謂舍利佛汝身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恐怖不除 李翠

石 名永康見後 調停 見卷二巧娘 凶訃 見卷六宮夢弼 啇生道 見自志六道注 粟貴如珠 見十二司文郎 素封 見卷一種梨

芒 字林芒罷倦貌謂忿爭之容而爲退讓之容故以罷倦狀

附淄川志義厚傳一則

李永康字翠石生有至性急患難樂施予淄城西南三十里龍泉溝有孔道居人將爲橋以便往來橋橫跨兩崖計費千金康破產以助乃得訖工又捐貲修橋於焦村未成而歿弟永譽竭力助成之從兄志也鄉有豪惡某姓者與苗姓相連苗種桃數株苗子飼桃某怒以爲攘己物也將訟諸官康見之碎其詞力爲排解某猶怒不已會以陰譴悔悟乃德康焉唐太史龍泉橋記稱明經聊齋志異可按也邑侯張公嵋書名高月旦四字以表其門邑人榮之

附注 永譽字雲石任湖廣衡州府桂陽州同知有賢能致仕舉鄉飲大賓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鞾聲入則一須白叟皀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爲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言一

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叟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叟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叟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之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適相脗合。方歎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余觀此一則低徊於心而不能去嘗舉之以勸人曰人知祿命有定數則無妄求心省却多少憧擾免却多少愁煩顧得多少廉恥留得多少品行而且行得多少陰騭如張公不過受餽遺耳非受賄枉法之可比也然猶且準其應得之數而折除之況有甚於此者乎諺有之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清夜思之味乎其言

張華東公（名延登萬歷壬辰進士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諡忠定）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苑。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頗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為姬

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爲吾壻。宜塑其像。詰旦。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爲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爲金姑夫。

異史氏曰。不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爲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卽依於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定是邪鬼所憑。貞魂受玷。而馬氏乃姑夫之。殊覺無恥

東苑（沂水古名）醮（見卷一陸判）青衣（見卷一瞳人語）批頰（見卷三曾友于）土偶（見卷一妖術）

●酒蟲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富豪。不以飲爲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常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臥。縶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饞火大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喉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

謝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卽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讎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嘗見有酒力初不甚佳而嗜飲無度其繼也日飲石餘而不見其醉試再投之竟成無底之壑矣擬以此進之而不果其人亦不久而死矣可知劉之蟲其病也非福也

負郭田見卷十二盜尸又史記蘇秦傳使我有雒陽｜｜｜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杜甫詩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騾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欻然復來嚙騾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齕騾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

爲其於緩己頰而聘之不知適以速其死果如或所言無怪巫醫備天下而輕倍者比比也

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寗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塚云。

下騎失金嚙騾尾以留之齕騾首以阻之奔馳至死守而不去其義也曷以加焉尤奇其先事追隨鞭逐不返若預爲之防也者或亦知其爲某甲救父之事而切切於心歟其義也而智實先之矣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私 見卷五仇大娘

●●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少爲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禳。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聘之。既至。出方爲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與東岳天子。日遣使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緩頰 見卷七江城 禳 見卷一妖術

●●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

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去。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蹲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懼。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無長物 見卷五辛十四娘

●●齕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圉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王欽文太翁 名與敕順治甲申拔貢封國子監祭酒贈刑部尚書西樵漁洋兩先生之父也

附池北偶談一則

仙人餐石世但傳其語矣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爲飯渴即飲溪澗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

商務印書館藏版

惡之以押邪怒之以批摘拌之以並縊骨之以奔河樸誠者偏多致其擾偏不能禁其擾而冥冥中乃有使之不敢擾者幾見樸誠者爲惡人擾害到庭

時時以石爲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卽知其味甘鹹辛苦後母終不知所往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啓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卧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捽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卽亦不能死。自是病顚。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效。一日。忽見有武士綰鎖而入。怒叱曰。樸誠者。女何敢擾。卽縶婦項。自櫺中出。纔至窗外。婦不復人形。目電閃。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病若失。

方伯中宇公象坤 明嘉靖甲子解元乙丑進士歷任山西左布政使漁洋先生之從伯祖也 貌不揚 見卷五老饕 批頰 見卷三曾友于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戊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牆傾屋塌之

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仄。不可汲。某家樓臺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眞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視則狼銜其子。婦急與狼爭。一緩頰。婦奪兒出。攜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銜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著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稷下 見卷六公孫九娘 鼎沸 見卷三紅玉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者。晉人。適將嫁女。攜眷至江南。躬市奩妝。舟抵金山。張老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煿羶腥。蓋江有黿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爲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黿之異。將以讎黿。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爲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體。則

商務印書館藏版

躍吞而去。誰復能相讎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鉗舉投之。黿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黿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爲水神。禱之輒應。

在禮能禦災捍患則祀之。黿攫舟吞人。患孰大焉。冶鐵投之。使吞而死。殄仇讎而安行旅。其神明功德靡有涯矣。肖像祀之。斯其所以神

金山 見卷四晚霞

造畜

魘媚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紿之食。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爲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櫪下。云我少選即返。兼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爲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爲童子。陰

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打絮巴扯絮諸名目其術大抵相同其稱號則各省不一在吾鄉則謂之高腳騾子其在途也婦女多至二三百口託詞販賣實術拐也間有逃出者問之曰被迷時覺天地昏暗或兩旁皆虎豹或皆江河只中間一線道遂不覺隨之走也此皆川楚人爲之

少選見卷一狐嫁女

●●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輒導窾。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一盜識兵。逡巡告曰。聞君刀甚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兵曰。諾。其謹依我。勿離也。盜從至刑所。出刀揮之。豁然頭落。數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導窾莊子養生主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

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豔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時。答云。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即在闥。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强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答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訃音 見卷六宮夢弼

●龍 三則

北直界有龍墮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譁譟。銃砲轟然。固龍也然而墮矣龍而墮其行未有不重拙者即在搢紳豈復以爲龍乎强塞而入非其所依譁譟而銃礮之固宜 龍乃出。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蠅集鱗甲。忽大雨。霹靂。挐空而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矚。忽椽間一黃磚墮。上盤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已

如帶。共知爲龍。羣趨而下。方至山半。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夭矯其中。移時始沒。

章邱小相公莊。有民婦適野。値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眯。如含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啟瞼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綫蜿蜒於肉分。或曰此蟄龍也。婦憂懼待死。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霆一聲。眥裂而去。婦終無損。

方其墮也見重拙之軀皆謂蠢然一物耳否則亦必曰不祥之物耳以不盈尺之淺潦未能轉側困辱泥塗雖極力騰躍而尺餘輒墮小至蠅蚋且得而憑陵之又必羣起而睨之曰無能爲也技止此耳及其際風雲澍霖雨霹靂一聲拏空而去鱗甲煥耀潤澤羣生乃驚心駭目相與動容而告曰龍也士之辱在泥塗屈久乃信而倨之恭之者前後判若兩人何以異是

霹靂見卷一嬌娜 無恙見卷二珠兒 眥裂見卷三紅玉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爲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蓆作響。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爲盜。急起問僮。僮亦聞之。問答間。見一

人伏舟項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誤。俄響聲又作。羣趨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衆危坐舟上。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即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譟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關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按摩 見卷七梅女

戲術 二則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閒游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窰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去。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窰。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殺僕納婦而生子女則殺甲一人不足以償事也仍以僕殺其全家所遲者十九年耳

譏權工甫成拆樓人已至富年饒一板壽得纖買闕

顏鎮（在益都西南百八十里明嘉靖間益兵王公世貞創建之遂成巨鎮云）

●●某甲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刼掠一空。一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歎曰。吾合休矣。傾囊贖命。迄不顧。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男婦二十七口而去。甲頭未斷。寇去少蘇。猶能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之不爽。可畏也哉。

●●衢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衢州。云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獰惡。聞人行聲。卽下。人駭奔。鬼亦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上。過者拾之。卽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定。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鴨聲。卽病。

衢州（一統志越西鄙姑蔑之地唐置||）

●●拆樓人

何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戇。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貲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爲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生子。愀然曰。

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後子既長最頑蕩其家傭爲人役每得錢數文輒買香油食之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樓第連亙死之後再過已墟此必有拆樓人降生其家可知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謂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皂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蝎如琵琶自板上蠢蠢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寺

●●黑鬼

膠州李總鎭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刃爲途往來其上毫無所損總鎭配以娼生子而白僚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之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臀。欲釋手。則貨敝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齕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爲力之際。而竊嘗一臠。亦黠而可笑也。

嘗一臠 後魏崔浩傳。肉——識鑊中之味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碁酒。游翔林邱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翫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已。又著。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奕。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向公座。頓顙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肘囑圉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圉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圉役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攝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臥已二日矣。公叱成不得無禮。瞥然間。書生即地而滅。公歎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奕。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奕者狎。父聞詬詈。終不

商務印書館藏版

可制止。父憤悒齎恨而死。閻摩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絏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歎曰。癖之。誤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著。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奕鬼也。可哀也哉。

天下最迷人者無如博奕博固不足言奕則雅矣然見有長夏炎天相對一枰藉爲銷夏之計乃自晨至暮心力俱竭目無旁睹耳無他聞汗淫津津相持不下且夜以繼日廢寢忘餐其艱苦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此鬼以嗜奕而促壽復以貪奕而忘生乃一局卽負其癖而死亦枉耳竊以爲天下事皆不可癖癖者必愚而其業終不能精學問之道亦然每見嗜古之士皓首窮經物而不化而於經濟心性懵然無覺且有並世故而不知者至於矻矻以死而不自知其一無所得亦可哀矣

燕鶵結（見二[illegible]） 走無常（見卷二[illegible]） 鬼獄（見西遊記）

求富有者爲饕其生而適以戕生絕人後者自私其後而因以無後自作之奪使自割之自割之而又自容之直是痛快

●●頭滾

蘇孝廉貞下封公晝臥。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在牀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公就蕩婦宿。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蘇孝廉貞下（名元行淄川人康熙戊午舉人任濮州學正有節婦某家甚貧被族甲逼之嫁婦引刀自斷左手五指蘇憐其苦解學田二十畝贍其終身濮人高之卒于官）

●●果報 二則

安邱某生。通卜筮之術。而其爲人邪蕩不檢。每有鑽穴踰牆之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藥。曰。我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褻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爲。亡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爲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爲所有。遂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叔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擲之。又曰。汝絕人後。尙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龍肉

姜太史玉璇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

商務印書館藏版

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姜太史玉璇名元衡館學人霹靂見卷一嬌娜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四終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甲集十二冊

文藝叢刻

定價四元

談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說與戲劇。欲改良小說戲劇。宜先明其事之歷史與經驗。本集叢談叢考各書。對於詞曲新舊劇。及新舊各種小說。莫不窮究源委。融會中西。實爲並世無兩之作。謎話兩種。尤能益智慧。書史一種。足以廣見聞。全部十二冊。茲將分冊價目列下。

宋元戲曲史	一冊	六角
梨園佳話	一冊	五角
顧曲塵談	二冊	六角
西洋演劇史	一冊	二角
讀畫輯略	一冊	四角
小說叢考	二冊	八角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五角
棗園春燈話	二冊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冊	一角

丙又(561)

聊齋志異評註


念秧
裘馬輝煌動覬覦客途
萃衆夜呼盧囊金盡入
他人橐贏得便宜是僕夫


念秧二
前車已覆
後車催
局勢如棊
未易猜
不有同行
偕主僕
那能載得
履人回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五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今幸無此）或有劃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今亦有之。然但攫取小物耳）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誤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貲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今或有之。第爲害猶未甚烈）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爲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撝卑。祗奉殷勤。（好奉承之人最易上當）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之。因厲色拒

（秀才多疑。高僕先以聲色試之）

商務印書館藏版

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問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衞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眡寐欲墜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清苑人許姓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明明道破使人不疑今之挾此術以欺人者到處皆然何止念秧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貪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況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翌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略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螢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

始而祇嗤毀繼探之也咄絕之而知彼戒嚴矣因即以其所戒者投之使彼不疑而且與我同心戒之則內應已伏矣然後點兵命將惑其耳目亂其心思或前或後或出或沒四面埋伏首尾相應若臨大敵者乎及其策勳也曰是役也勞在後庭

不直說骰不顯說賭使人不疑賊才賊參想入非非

跋涉。僕面塵沙。使人煩惱。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爲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殽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如此則斷他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蹙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爲兜。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

來兵四面會集不比初時殺伏誘師一味用柔也強代鄰而爲報籌傾過我而皆矣恐之不動又復餌之餌之不已而復脅之至脅之不得乃以情愚之而爲拔幟易幟之計以話之夫而後明修樓道暗度陳倉去矣然則欲作念秧者必極稗之年甚都之統而且有甚畏之妻然後可也既具此全材則爲倡爲優不猶愈於此乎至炫玉求售而自爲於闈僕其術愈書其計愈不可恃矣矣生之事固不可察知也

我贏此三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嗻。首者言佟姓。爲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敘同籍。笑請復博爲戲。衆各復博。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如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己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入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如此亦僻他 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慇懃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

蜂蠆中有人不能賭之軍師則么麼才足感矣應占曰乘其墉弗克攻吉又曰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遂七日得又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圉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中計在此）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驪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訟。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猶是衣帽整潔之人特許而員矣官親而提堂矣）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明知其餌而香之絕痛快）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猶是嬌婉若女子之人特金而史矣變公子而中表弟矣）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

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弊。罰黃。強使釂。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吪。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史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吳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啟關。有數人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鳴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轉令曳入而求勿聲妙）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枘。嚬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託言暴病。（使彼有計而不能行妙）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

聞其爲於其意之所到者破之更於其意之所未到者抉之彼舍沙者何能開口

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豔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潸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悍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拔救。（此則非狐之所能為吳殆有天焉）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搥闔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祗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爲。（勸之）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一層不能死是實中實）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一層不能逃是實中主）如欲質之公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一層不能質是主中實）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一層不能禁女子不言是主中主）三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彼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使女子自言妙極）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

商務印書館藏版

其言曰老娘倒繃孩兒吾以一語贈之曰陪了夫人又折兵

此念秧可云全軍覆沒矣

騎者善墮人道也即以道也以何尤之有焉

叱罵曰。碍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秀才先叱罵之妙極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秀才又勸止吳更妙兩始和解。女子又啼罵死不歸。女子不歸妙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捽之而臥地哀哭更妙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繃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資吳固不肯妙秀才調停主客間秀才調停更妙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響。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儈。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索金而還餘波亦趣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妹。妹主人惶恐。詭託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綦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即其夫。蓋史即金也。夫婦皆以身報想是前世欠來襲一槲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巽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古言騎者善墮。信夫。

吳以狐言而疑釋到處皆入港彼必曰是易與耳所以同尋寓所而少年先在其中且直拉與共寓不似與王同寓之故作態也目示手語已知其惑故謀賭亦較前直捷使負在吳則攫囊去耳宜負而乃勝破扃者搜博者捋被者檢裝者亦將閧然散矣不有呵殿聲將誰訴乎計既不行不得已而爲苦肉之計又不得已而爲局陷之謀乃藐茲鳥道徒傷力士之椎隱矣仙源竟泛漁人之棹機已巧而愈拙事以假而成眞餌之者垂芳以投吞之者脫鉤而去焉得行李之往來盡借此友朋殄斯鬼蜮

鬼蜮 見卷十四臙脂 萍水相逢 見卷四阿纖 傾蓋 見卷四白秋練 喪資 易巽｜其｜斧 王子巽 有旋先生 名樛字子木號息軒淄川人戶部侍郎繁永子順治甲申司農公殉青州之難公刺血草疏上爲感動命將討賊補公鑾儀衛職旋改鑲藍旗拜他喇布勒哈番 蹇 見卷二鳳陽士人 中表 見卷二蓮香 葭莩親 見卷二嬰寧 屈律店 在德州南見池北偶談屈作曲 孫山 見卷一葉生 牧圉 左傳僖二十八年不有行者誰人｜｜注牛曰｜馬曰｜ 堊豆 見卷十三丁前溪 逆旅 見卷二巧娘 東道主 見卷二巧娘 呼盧 見卷二阿寶 五木訣 見卷六賭符 梟雉 見卷二阿寶 排闥 見卷二巧娘 叵測 見卷六庚娘 毛遂 見卷八封三娘 超乘 見卷五老饕 治具 見卷一陸判 無吪 見卷二巧娘 錯囊 見卷八彭海秋 扃 見卷一嬌娜 苞苴 唐書裴寬曰寬義不以｜｜污家注｜｜包裹也 鹵簿 見卷一陸判 鑿枘 見卷二鳳陽士人 鼎沸 見卷三紅玉 帷薄不修 見卷九天宮 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繃孩兒 倦遊錄宋苗振召試館職

商務印書館藏版

晏殊曰君久從仕必疎筆硯宜少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既而試澤宮選士賦押韻有王字振曰普天之下莫非王遂不中選晏曰苗君倒繃孩兒矣 調停 見卷二巧娘 促裝 見卷一嬌娜 傖 見卷一勞山道士 騎者善墮 古語善游者溺善||墮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資赴都將求銓敘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臥舟中僕篡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月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燦麗神采猶都呻吟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嗷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灑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煢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愜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夤緣選得本省司閫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爲從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爲鄰婦知之詣問石況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爲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冗尙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爲嫂寄之婦如其

言某敬以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之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詈聲釋杯凝聽則婦已搴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跪自投詭辭乞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當不願有是郎遂爲王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詈石石不能自爲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閽人無通至此怒閽人陰詰讓之閽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爭夕三餐後掩闥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但往朝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屑還往無所爲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瞯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爲婦與王極相愛憐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爲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

商務印書館藏版

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卽狐何負於君（一語如老吏斷獄）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蝮之行而豺狼之心必不可以久居曩所啖藥乞賜還也卽唾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忿然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殂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狐以四十餘歲之姿而自媒於三十餘歲之男子非禮也亦非耦也然亦以生死肉骨之恩誰無人心而不知感又不第此既生之且富貴之又安能以不肖之心待人逆料其既得安樂遂視之若弁髦哉石以魂遊墟墓煢煢無告之人感之哀之德之且至如母敬之資其藏銀遂得司閽新昏燕爾忘所自來此實人情所不堪者婦雖排闥直入究竟遜位無爭乃並此三餐閒飯亦不能容而異類視之佩刀加之此則豺狼之心虺蝮之行不惟不可與久居並不可使之復留於人世矣薄情郎當血嗽不止時亦曾記昔年舟中灑血矢盟否也

榜人（見卷八彭海秋）膝行（見卷一畫皮）冠蓋（見卷四金和尚）中表（見卷二蓮香）尺一書（見卷二巧娘）閽人（見卷三晉公女）

虺蝮 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注一名反鼻蟲此自一種蛇也

李十郎 蔣防霍小玉傳大歷中李生名益年三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候試於天官每欲得佳偶長安媒鮑十一娘引至霍小玉家玉故霍王女王薨易姓鄭氏見生極其歡愛誓不相舍生至家太夫人已與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小玉悒快成疾生入城就親潛卜靜所不令人知一日與友人詣崇敬寺忽有一豪士揖之曰公非｜｜｜乎敝居去此不遠但願一過生與同行至鄭曲欲回豪士推門入內報曰｜｜｜來矣玉聞生至起曰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汝妻妾不安遂絕月餘生就禮於盧氏忽帳外叱叱作聲視之見一男子藏身映幔連招盧氏後旬日生自外歸盧方鼓琴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內有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怒詰之盧氏終不自明生暴加捶楚訟於公庭而遣之

●●閻王

李久常。臨朐人。壺榼於野。見旋風蓬蓬而來。敬酬奠之。後以故他適。路旁有廣第。殿閣宏麗。一青衣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云。素不識荆。得無悞耶。青衣云不悞。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答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門。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則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瘡。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卻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酬奠時乎。李頓悟。知其爲神。頓首曰。適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妒。宜得是罰。三年前

而悍妒者耳不然悍婦多矣冥司何能一一釘之如果皆釘之於萬千中何以獨見此婦乎

無見斷心人偏嗜強惜無有見其受冥罰而小語告之耳

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腑臟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扉上無人矣。歸視嫂。嫂臥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無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媼。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泣不暇矣。曰。便曾不盜得王母籠中綫。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瘥。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腹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網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布客

青衣 見卷一瞳人語 識荆 李白文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韓｜州 殷 見卷一青鳳 小郎 見卷九阿繡 孟姑姑 謂孟光見卷七邵女 王母籠中綫 玉皇香案吏 元稹詩我是｜｜｜｜｜謫居猶得住蓬萊

一文亦將不去喚醒多少夢中人能以行善勸人此[illegible]將亦[illegible]有

以建橋事達冥司除牒名而延壽命究非作弊者比呼名酬奠卽司君聞之何害

長清某販布爲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資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和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爲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卽己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蒿里山山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多名。拘集尙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然後相招。此卽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卽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及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賫楮錠。呼名酬奠。既出。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無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星命之學 見卷五續黃粱 蒿里山 顧甯人山東考古錄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者高里山之訛也見封禪書及武帝紀乃若蒿里之名見於古挽歌不言其地自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誤 城隍 見卷一考城隍 武 見卷一陸判

商務印書館藏版

異狐頗質直

●●農人

有農人芸於山下。婦以陶器爲餉。食已。置器隴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蹶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紙上符呪。能奈我何。女紿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闊笠。持曲項兵。幾爲所戮。至今猶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語。道旁一人驚曰。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而能爲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控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之。顧未必即爲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祟 見卷一賈兒 勅勒 捧頭鼠竄 見卷三紅玉

柳木人之事今多有無論其有殺人之實證否實司皆當究治之律以獄言懸衆之法亦足矣

●長治女子

陳歡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廛間。適一瞽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瞽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瞽爲之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於房。忽覺足痲痹。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踰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駭而卻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渰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於前。遂遙尾之。冀其同鄉以相告訴。走數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己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罔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業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憩坐。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飄。離殼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又復疊指詛呪。女覺木人與己合。道士囑曰。自茲當聽差遣。勿得違誤。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嶺。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愬宰。宰拘嶺下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收𥐥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曰。今遣汝第

商務印書館藏版

語亦眞切天下有翁姑强婦守義其後終爲家庭之姑者尤其愚也雖他之人卽出其本心□懼其鮮克

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煖閣上。倘見官宰用印。卽當趨避。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巳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至三針。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上。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尙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輭。紙格似不能勝。嚗然作響。滿堂愕顧。宰命再舉。響如前。三舉。翻墮地下。衆悉聞之。宰起祝曰。是寃鬼當便直陳。爲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己狀。遣己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鞫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寃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卽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響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中表 見卷二蓮香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人 鳳 見卷二蓮香 昭雪 見卷一珠兒

●●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强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土肖夫像。每食。酬獻如生

有之也此何加事而乃欲強而成之乎

忠孝義節格天地而質鬼神決無絕嗣之理然從未有奇於此者

此理可信

佻達無行取禍必矣然不及於其身轉貽子女無辜

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卽已暴長如人。眞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榮光。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生平。雞鳴。卽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旣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淡如輕煙然。又刺兒指血傅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永訣 見卷二蓮香　里正 見卷一促織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一子一女。晨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媼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

商務印書館藏版

乍有不耐之小根所以乘广而入也

謂狼入室已何肯言自許子女人何于几凡欲肆甚狼能者必失身其羽翼除〃腹心未志不思之爛孰若獨怪惑之者甘心從之而不惜家國一徹終古如亟易勝浩歎

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挐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强合。婦怒。呼曰。何處强人。横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跌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凡作繼室者必問有無子女蓋不願有子女也此之問則深願其有惟恐其無合而推之只是一樣心腸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款樣。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誚讓也。謝曰。請無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預。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爲奇貨。恐不久諧。將復如何。謝亦憂皇。請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媪訖。掃榻迎婦。倍極歡好。婦便操作。兼爲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二頭存耳。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殺、騾只嘗一臠便棄去見之者或以爲其父之濕愛皿以爲其子之毖珍貴知其爲償債索債者耶伊古以來如爲漂子牛而折其齒之類可以何推

不是主人精細所謂旁觀者淸當局者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怪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奇貨 見卷二酒友　殷 見卷二青鳳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惜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檢。翁囊積爲空。無何。子病。翁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啖我。我病可愈。柳謀殺蹇劣者。子聞之。卽大怒罵。疾益甚。柳懼。殺騾以進。子乃喜。然嘗一臠。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歎欲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徧揖。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敘間闊。明日當相謁。上騾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卽來。明旦俟之。子果至。繫騾廄柱。趨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神

迷曰柳某曰畜產曰彼是我何父曰願得而甘心曰便宜他中間夾以數子字讀之令人乎髮俱竪

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也。殆不可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櫝中。待其來。察其辭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果至。問柳某來否。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結義爲客侶。不圖包藏禍心。隱我血貲。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櫝中。歷歷聞之。汗流浹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盡。尙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法內史 名若眞字漢擬號黃石亦號黃山順治乙酉以五經特賜中式授中書舍人丙戌成進士授編修歷官江南安徽布政使○類書纂要翰苑太史注漢武帝置位在丞相之上一曰內翰一曰內史又曰神仙官 主計僕 見卷一長清僧會計主 嘗一臠 見卷十四車夫 寒暄 見卷二鳳陽士人 逆旅 見卷二巧娘 以我卜也 左傳宣十二年｜｜｜｜鄭不可從 甘心 見卷十一佟客 狼狽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夜臺 見卷五李伯言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會高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袁鱗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已來。女子

也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復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操矛。騶從紛沓。北壁下有案。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衆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辭。祝已。肅客就外榻坐。婦立簾外。理髮支頤。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曛。衆恐礙夜難歸。煩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秀才。攜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酬諸客。賦詩歡笑。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聞室中細細繁響。如蝙蝠飛鳴。方凝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歎咤聲。似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座。座上大言曰。有緣哉。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論教。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季文求藥。曰歸當夜祀茶水。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各有問。悉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高季文（名之駿康熙丁丑拔貢生授茌平縣教諭未任卒） 稷下（見卷十四地震） 逆旅（見卷二巧娘） 高振美 念東先生（名珩字葱佩淄川人明崇禎己卯舉人癸未進士本朝官吏部侍郎左遷再起為刑部侍郎奉命祭告南岳窮瀟湘山水之奇至紫霞洞而返故又號紫霞道人著有棲雲閣詩集行世） 哀綠

商務印書館藏版

公　長桑之術（見卷六劉海石越人註）　綏綏（詩衛風雄狐｜｜傳｜｜獨行求匹之貌）　漏（見卷一妖術）　菩薩（見卷一瞳人語）　南海

（見卷三晉公女）

●●侯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正間。有猴仙。號靜山。託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肴核置案上。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侯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歎贊曰。好人家。衆驚顧。俄檐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羣從叟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逐諸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為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墨汁濃洮具有陽秋卽目下十行者亦不能及可以爲師矣

長沙有猴頸繫金鍊嘗往來於士大夫家見之者必有慶幸之事予之果亦食不知其何來亦不知其何往也有九旬餘老人言幼時猶見其鍊上有牌有前明藩邸識記想亦仙矣

狼籍（見卷一畫皮） 岸幘（見卷十馬介甫）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鴉。甚者。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窗課廿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留。似有陽秋。又覆視涴卷。類冗雜可删。訝曰。狐似有意。不惟勿患。當卽以爲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灑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眞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恆置雞黍。備狐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

不謂葉繆諸公稿已被斥於狐於家傳戶誦之中而汙漬幾無餘字可爲另具隻眼

列前名。入闈中副榜。時葉繆諸公稿。風雅豔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鈔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椀許於上。汚漬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汚。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濃墨灑點者試之。狐又盡涴之。乃笑曰。是眞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爲狐設饌。取讀本鎖箱簏中。旦見封固儼然。啓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卽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爲是。執葉繆之餘習。狃而不變。勢不至一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爲害。如是夫。

善學者進一境乃知前所歷之境不及今所到之境而今所未到之境必遠勝今現到之境文境亦然屢拔前茅一鄉一邑之前茅耳鄉會闈中誰非拔前茅者而有勝有負又何以言之井底蛙自鳴得意宜其敗也

塗鴉 見卷一嬌娜　狼籍 見卷一畫皮　陽秋 晉書桓彝曰褚季野有皮裏｜｜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避晉諱故謂春秋爲｜｜○按褚裒字季野陽翟人仕鎭北將軍名冠中興避晉簡文帝鄭后諱富春　葉繆　經營慘淡 杜甫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中　前茅 左傳宣十二年｜｜慮無注前

楚以茅爲旌幟故在前一敗塗地史記高帝紀天下方擾令置將不善｜｜｜｜一次四等兩次五等按國初副車無定額中副車之後仍應

歲試三次而後准貢

●邵士梅

邵進士名士梅。濟甯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睹其名。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憶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言其丰範一一脗合。俄兩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海近況。二生答瘐死廿餘年矣。今一子尚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負租而鬻女者。傾囊代贖之。私一娼。娼坐陰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搒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卽邵生辰。後邵至某村。邺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卽高公子翼良同年也。

王漁洋云。邵前生爲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爲夫婦。事更奇也。高東海以病死。非瘐死。邵自述甚詳。

刺見卷一棄生　瘐死見卷十買奉雉　高少宰見前上仙　高公子翼良名之駒順治甲午順天舉人己亥捷南宮辛丑歲成進士授貴州平越縣知縣○翼邑志作冀

附池北偶談一則

同年濟甯邵士梅字嶧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氏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巽時罷官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教授一日檄署棲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言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其宰縱臾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復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扆潘吏部陳伏颺言言之

附陸次山先生邵士梅傳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甯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棲霞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入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

則已託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以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去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傅問以語傅傅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順治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士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覔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並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尚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歡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捐資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學博邵繹暉先生乎其事甚眞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簋簋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一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況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商務印書館藏版

軟甘心於悍婦稍稍有丈夫氣者皆然固不必有傷心於閨闥也至未嫁時而己決其必受官刑豈悍婦亦生命能定彼實不註自主耶此等事不怒閫亦不甚冒

●●邵臨淄

臨淄某翁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於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既嫁悍甚指罵夫壻以爲常李不堪其虐忿鳴於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必拘質審既到略詰一二言便曰眞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豈有傷心於閨闥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睾丸而藥糝之父覺託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刀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官械其子果伏駭曰余今爲單父宰矣並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妻父訟之時辛公宰淄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固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妄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忸怩久之告曰其

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爲一笑也

睾丸 靈樞經腰脊控丨而痛注睾陰丸也○睾音高坊本作睪誤 辛公 名民字先民大興舉人順治元年宰淄川三年陞西安府同知掛冠後放跡山水改名霜翊字嚴公著詩文以自娛焉詳見淄川縣志

●●閻羅薨

巡撫某公父先爲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誤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凜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讓之曰父罹厄難尚弗鏤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即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跽漣洏而告以故魏初不肯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夢夢可以上下其手即恐不能爲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思慮無靜所公請爲糞除賓廨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竊聽魏不可強之再四囑曰去即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實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

命戕於寇罪歸妄繳之人是萬無可逃者以此推之爲大吏者一言一令萬民之死生係焉可畏也哉

殺消登臨極雅之事興盡而往俗不可耐矣玩弄之而知返宜其倒道於朽㨂內也

夜。潛伏廨側。見階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鑊。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冤苦。魏曰。汝等命戕於寇。冤自有主。何得妄扳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冤。魏又曲爲解脫。衆鬼嗥冤。其聲訩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略入一煠。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言一出。即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即以利叉刺入油鼎。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而庭中寂然。萬形俱滅。公歎咤而歸。及明。視魏。已死於廨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

漣洏 王粲詩涕流漣洏 夢夢 詩大雅視爾—— 上下其手 見卷十席方平 松江張禹定 牛首阿旁 ——惡鬼名。○通鑑輯覽唐咸通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時目其黨爲————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糞除 見卷九天宮 檄 見卷三王者

●顚道人

顚道士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煑石爲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過寺。甫及門。則道士赤足著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卻走。逐急。棄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爲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日。衆譁欲奔。有同遊者止之曰。

殷為寒賤起家者多妄自尊大殆恐人輕之也不知適以此致人之侮皮韡公服道左唱名形容眞令人絕倒僞龍車縱身騰去何異神仙

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刀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嚥之。衆益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鬭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人已死。踰時少蘇。舁歸。道士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浹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何可笑。予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爲人玩世不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値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於道。著猪皮韡。公服持手本。俟周興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章邱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司農之家。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旣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於前。騰身跨之。致聲拜謝。飛馳而去。殷生亦仙人之亞也。

警蹕 古今注丨丨所以戒行塗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丨入丨謂出軍者皆丨戒入國者皆丨止也至漢朝梁孝王稱丨稱丨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 舁

見卷一嬌娜 遊戲三昧 金剛經道云眞一儒云致一釋云三昧注一郎有二遂至於三言三郎味在其中○按佛法有丨丨丨丨又有丨丨神通禪 畢司農 名自

商務印書館藏版

殿陛馳馬。酒徒耳。妄人耳。名教中罪人耳。惡得爲名士

殷字景曾號白陽淄川人萬歷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晉階光祿大夫致仕卒賜祭葬 瓜葛 見卷五續黃粱

●●鬼令

教諭展先生。灑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輒馳馬殿階。階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爲令。曰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囹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思不得。衆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名士 見卷五續黃粱 酒狂 見卷七八大王 古刹 見卷三王者

●●閻羅宴

靜海邵生者。家貧。値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

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爲壽。故詭言之。邵默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無資斧。薄貸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霽顏命坐。卽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帨之辰乎。筵終。出白鏹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眞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初度 見卷二蓮香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忤官王 設帨 禮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注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義 豚蹄 見卷六青梅 章 見卷三保住

●●畫馬

臨清崔生。家窶貧。圍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臥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逐去。夜又復來。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於晉。每欲往就之。而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之而去。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如晉以告。既就途。馬騖駛。瞬息百里。夜不甚餤芻豆。意其病。次日緊銜。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廛。觀者無不稱歎。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爲失者所尋。以故

今子昂畫[illegible]價幀頗多肖惟不能妖耳且不似馬

不敢售。居半年。家中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邸。自乃市健騾以歸。後王以急故。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可復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睹。及入其室。見壁閒挂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爲香炷所燒。始悟馬畫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貲。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貸。曾付校尉而去。曾甚德之。而不知其即當年之售主也。

窶貧 見卷二嬰甯 幀 見卷十四孫生

于固放誕然太守實啓門納之揭劾[illegible]難措辭

●放蝶

長山王進士𣪏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爲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爲不恭。大受詬罵而返。由是罰蝶令遂止。

青城于重寅。性放誕。爲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上。首尾並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自白某獻火驢。幸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辭之。于固

請之太守不得已使闇人啓鑰門甫闢于火發機推驢入爆震驢驚踶趹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驢穿堂入室破甌毀甑火觸成塵窗紗都燼家人大譁痘兒驚陷終夜而死太守痛恨將揭劾之于浼諸司道登堂負荊乃免

物雖微亦具生理致和育物性命之功按律之輕重而罰蝶以供一笑不惟戕物性且壞法律矣受風流之小譴猶是便宜

王進士岕生 字子京長山人崇禎庚辰進士江南如皋縣知縣性簡靜退食之暇飼鹿調鶴一管寸墨之外無所耽玩惟積書數萬卷坐臥其下聊以自娛乞休歸里杜門著書有怪石集行世詳見濟南府志　直指 見卷一嬌娜　于重寅　司理 見卷一嬌娜　爆竹 見卷五李伯言　閽人 見卷三魯公女　負荊 見卷三曾友于

●鬼妻

泰安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遘疫卒聶坐臥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獨坐妻忽推扉入聶驚問何來答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攜就牀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勸聶鸞續聶從之聘於良家然恐妻不樂秘之未幾吉期逼邇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

商務印書館藏版

癡情成妒緣愛成仇爲此見不値

世之所謂名醫者我知之矣

今之不能自治而偏欲治人者殊愧此醫語有云乘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觀於張則語益

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巹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牀上撾新婦。大罵何得占我牀寢。新婦起。方與撐拒。聶惕然赤蹲。並無敢左右袒。無何雞鳴。鬼乃去。新婦疑聶妻故未死。謂其賺己。投繯欲自縊。聶爲之緬述。新婦始知爲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亦不與聶寢。但以指掐膚肉。已乃對燭怒相視。默默不作一語。如是數夕。聶患之。近村有良於術者。削桃爲杙。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魚水 見卷五續黃粱　鸞續 見卷九小翠　合巹 見卷一嬌娜　左右袒 見卷四珊瑚　投繯 見卷四五通

●●醫術

張氏者。沂之貧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風鑑。相之。曰。子當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張曰。我僅識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行之耳。既歸。貧無業。乃摭拾海上方。即市廛中除地作肆。設魚牙蜂房。謀升斗於口舌之間。而人亦未之奇也。會青州太守病嗽。牒檄所屬徵醫。沂故山僻。少醫士。而令懼無以塞責。又責里中使自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召之。張方痰喘。不能自療。聞命大懼。固辭。令弗聽。卒郵送去。路經深山。渴極。咳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價與玉液等。徧乞之。無與者。見一婦漉野菜。菜多水寡。盎中濃濁如涎。張燥急難堪。使乞餘瀋。飮之。

信然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之言自是顛撲不破

今舉人果進而稱老矣不

少間。渴解。嗽亦頓止。陰念殆良方也。比至郡。諸邑醫士已先施治。並未痊減。張入求密所。為作藥目。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諸藜藿。如法淘汰。訖以汁進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悅。賜賚甚厚。旌以金扁。由此名大譟。門常如市。應手無不悉效。有病傷寒者言症求方。張適醉。悞以瘧劑予之。醒而悟之。不敢以告人。三日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類甚多。張由此稱素封。益以聲價自重。聘者非重貲安輿不至焉。

益都韓翁。名醫也。其未著時。貨藥於四方。暮無所宿。投止一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因請施治。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而治之誠無術。往復踶踱。以手搓體而汗成片。捻之如丸。頓思以此給之。當亦無所害。曉而不愈。已賺得寢食安飽矣。遂付之。中夜。主人撾門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驚起踰垣疾遁。主人追之數里。韓無所逃始止。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挽回款宴豐隆。臨行厚贈之。

之無 唐書白居易傳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 檄 見卷三王者 涎 見卷十三秦生 素封 見卷一種梨

●夏雪 二則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

商務印書館藏版

謂吏有監生而稱爺且有捐資較監生少而亦進而稱老者則從九職銜與舉人進士同稱矣

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爲小。消不得一大字也。衆憤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卽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卽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唐時。上欲加張說大學士。說辭曰。學士從無大名。臣不敢稱。今之大。誰大之。初由於小人之諂。而因得貴倨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徧天下矣。竊意數年以後。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已。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禾皆凍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悲夫。

●●何仙

易爲卜筮之書言數甚詳然盈虧消息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神。自稱何仙。爲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

言凶悔吝皆以理主之如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剛柔之用貴賤之等理在而數在爲卽言休咎亦以理分如小貞吉大貞凶婦人吉夫子凶大君有命小人勿用之類皆是

天地異色無正明此等全無根氣之人原不足責所可怪者焦慮殊不在文之文宗一切寘付之耳然此簾充滿四方延之入幕若亦無足責誰司黑暗獄餓鬼道而乃縱之乞食於四方耶

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賴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爲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座中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爲之請。乩註云一等。少間又書云。適評李文。據文爲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小頃又書云。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寘付幕客。客六七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遊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爲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不能適相値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乩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所爲於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共焚香祝謝之。乩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

於爲民父母之下而着威燄二字聞之便當愧死而反自鳴得意不死何爲固揚揚得意在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縣父母也曾幾何時而竟自言罪當死哉

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前名。

以乩卜（見卷十三乩仙）純陽（見卷三陳雲棲）李太史質君（見卷十四大人）丹黃（見卷九宦娘）皈依（見卷八伍秋月）朱文

宗（名軾浙江石門人）月旦（見卷二阿寶）夏楚（見卷二張誠）旁午（見卷十三王大）餓鬼道（見自志）黑暗獄（見西遊記）孫

太史子未（名勷號峩山德州人康熙辛酉解元乙丑進士官通政司參議）宗匠（見卷十四嬰甯）悠謬（見卷十一小梅荒唐注）句讀（見卷八仙人島）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藉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爲。民。父。母。威。焰。固。至。此。乎。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喏。不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有陰曹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人魂魄毅。故其爲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舐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爲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爲之乞保留。官無貪廉。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出。則嵩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爲成規。眞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心方欲正邪即不能近之況至大至剛養而無失者天下有不可除之邪乎

狠藉（見卷一畫皮） 啫（見卷四葛巾） 顛越（書康誥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傳越｜｜也盤庚云｜｜不恭） 潞子故區（潞黃帝後子爵今山西潞安府）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邱。家人日取爲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强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洌。但日色蒼黃不辨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頗譁。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柈飧。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懷來供生。筵中人曾莫之覺。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命翁取之。曰此正人。不可近。生默念狐與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上。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遺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云。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牆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瓦壠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哥

好尾女郎者已有豕心有豕行身入苙中固宜

固佻達狎姬之人也然皇天后土共聞此言矣

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悞。將爲查驗。乃囑曰。謹立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悞。釋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入一圭竇。心識爲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見身在笠中。與諸小豭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顚癇矣。還顧已復爲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僞諾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稍嚬呻。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爲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爲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

此時宜有神助蓋天早鑒其衷矣不然豈有婢小語而不辨其聲音哉

穢將爲置媵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卽似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乃託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襆被臥其牀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臥少間聞牀上睡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尙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託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痕知爲婢又出之婢慚而退既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卽亦幸甚戚曰苟背盟誓鬼責將及尙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臥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佃人來矣深愧錢鎛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顚猛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僞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値落紅輒一爲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誤信之交而得孕將復如何戚曰留犢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媼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

我卒讀之忽不知何以亦代之喜極感極而涕不自禁也稱之曰賢復何愧

家讀。林半月輒託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爲上鬟。送詣母家。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値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爲候賓友。戚歎曰。歲月騖過。忽已半世。幸各强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爲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尙可絕乎。戚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謂聖矣。

俘見卷六劉海石　拔舍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注反首亂頭髮反下垂也拔舍拔草舍止也　曲巷見卷七鴉頭又王庭珪詩居鄰曲巷有朱扉未許牆東宋玉窺　穠見卷二巧娘　似續詩周頌以似以續　不速之客見卷一青鳳　錢鎛詩周頌庤乃錢鎛傳庤具也錢銚鎛鉏皆田器也　初度見卷二蓮香　治具見卷一陸判　雁行見卷十馬介甫

●●大鼠●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爲害甚劇。徧求民間佳貓捕制。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

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貓怯以爲是無能爲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項毛口齕首領輾轉爭持間貓聲嗚嗚鼠聲啾啾啓扃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子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伺其懈也一擊而覆之啾啾者勇不足恃矣嗚嗚者智誠可用矣

彼出則歸彼歸則復 左傳昭三十年伍員曰是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出楚必道敝 按劍 見卷七館異明珠暗投注又史記蘇秦傳韓王攘臂瞋目——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祟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細葛將取作服見細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翦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戒止云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祟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攝衾服去各白身蹲牀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女子自窗入擲衣牀頭視之不甚脩長衣絳紅外襲雪花比甲岳著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即勿相擾請以爲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

此狐無禮無亂或是芻偶亦未可知以其全無心腸也

無論爲狐爲紫姑以其祟擾之罪皆當付之湯火以絕其患留而攝去則縱出爲祟之言非虛也

又請爲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鎭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祟他人。而專祟其子婦。履襪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椀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椀罵騷狐。並不禱免。岳祝曰。男女輩皆呼汝姑。何畧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慚。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笥上。忽見濃煙出尻下。熏熱如籠。啓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爻。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梃上。捉作柄。徧照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言牆上若犬伏。李卽戟手書符其處。既而禹步庭中。呪移時。卽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命。李揮曰。去。卽紛然魚貫而去。又呪。羣鴨卽出。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予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尙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爲此戲。怪異卽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猶在廄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瓻。三呪三叱。雞起徑去。聞瓻

口言曰岳四狠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攜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縱之出爲祟因此獲聘金居爲奇貨云

祟見卷一賈兒　顏鎭見卷十四戲術　戟手見卷四瑞雲　禹步見卷六小二　紫姑見卷十素秋　居爲奇貨見卷二酒友

狼 三則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欻一狼來瞰擔中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之以刃則稍卻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默念狼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蹻足挂樹間示以空空狼乃止屠卽逕歸昧爽往取肉遥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亦可笑已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邱屠乃奔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逕去其一狼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

商務印書館藏版

房中丹郎果效將爲用之已增於舊而猶未足其心不可間奏縮其項以增其陰生前人世壓物死後色中頗鬼

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爲狼所逼道旁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死之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張不得闔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垂涎 賈誼新書｜｜相告 注涎慕欲口液也

藥僧

濟寧某偶於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蝨杖挂葫蘆似賣藥者因戲曰和尙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微者可鉅立刻而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滿窺僧起遺竊解衲拈二三丸並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項縮腰橐而陰長不已大懼無術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幾與兩股鼎足而三矣縮頸蹣跚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爲廢物日臥街上多見之者

此事不可解孫雖數盡亦既灸而活之矣僅十餘日而卒不能博誥命以光泉壤痛哉

蹣跚 見卷七江城

●●太醫

萬歷間。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柏舟之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堂苦節。忽得暴病。綦篤。素與太醫善。使人招致之。使者出門。而疾以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弔。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贈。即亦匪難。今皇后早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誥命可得。立命取艾。灸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關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羣臣宴。中使出異品。徧𩔖文武。白片朱絲。甘美無比。孫啖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僚。曰。熊膰也。大驚失色。即刻而病。至家而卒。

評事 見卷七青娥 柏舟之節 詩鄘風 萱堂 詩衞風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封治北堂故曰｜｜葉夢得遣僕歸覲石林詩白髮｜｜上孩兒更共誰 臨盆 見卷二俠女 中使 見卷五黃粱 白片朱絲 淮南子熊當心有脂如玉甚美俗呼熊白蘇軾詩磨劍切熊白

●●農婦

雖可排紛可解處鄉人如是而已姊妹而有穢行拳石交施猶未解此忿也至問以何罪豈意言乎

邑西磁窰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爲鄉中排難解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便去婦自負顏山販陶器爲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想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繃臥駭問之蓋娩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北菴尼善訂爲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復撻楚衆苦勸而止一日遇尼於途遽批之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異史氏曰世言女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並忘其爲巾幗矣其豪爽自快於古劍仙何以少殊毋亦其夫即磨鏡者流耶

信宿（見卷一嬌娜）繃（見卷二嬰寧）娩（見卷四晚霞）尼（見卷三陳雲棲）批（見卷三曾友于）巾幗（見卷二蓮香）毋亦其夫即磨鏡者流耶（劍俠傳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問鋒乞取鋒怒尼曰在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失隱娘所在後五年尼送歸問其所學曰初與我藥一粒令執寶劍刺猿狖虎豹皆決其首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四年白日刺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五年爲開腦後藏匕首用即抽之因謂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忽値磨鏡少年嫁之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劉已知其來迎之隱娘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後不知所之）

郭安

孫玉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在上視之曰誤矣此非

是因遣送還。既歸。大懼。移宿他所。遂有僚僕郭安者。見其榻上空閒。因就寢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久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爲僮也。竟殺之。郭父鳴於官。時陳其善爲邑宰。殊不苦之。郭哀號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卽判李祿爲己之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王漁洋云。新城令陳端菴凝。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典居宅於人。久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毛詩有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生爲鵲。可也。濟之西邑有殺人者。其婦訟之。邑令怒。立拘凶犯至。拍案罵曰。人家好好夫婦。直令寡耶。卽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守寡。遂判合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爲。他途不能也。而陳亦爾爾。何途無才。或援經據典。或取懷而予。或如分相償。未嘗不自信曰。此眞顚撲不破矣。不是科甲。如何有此見解。

甘心 見卷十一僮客 陳其善 遼東人貢士順治四年宰淄川九年拾遺 陳端菴 名凝浙江德清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新城知縣謫大庾典史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領。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縋而下。洞高敞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卽忽

燈滅後洞之景物不能寫無從寫矣乃於無可寫之中從對面寫到十二分境地眞是字字出力也

見底。底際一竇。蛇行始可入。燭之。漆漆然暗深不測。兩人餒而卻退。一人奪之火而嗤之。銳身塞而進。幸隘處僅厚於堵。即又頓高闊。乃立。乃行。頂上石。參差危聳將墮不墮。兩壁嶙嶙峋峋然。類寺廟中塑。都成鳥獸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兩示現忿怒。奇奇怪怪。類多醜。少妍。心凜凜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陂。逡巡幾百步。西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努。口箕張。齒舌獰惡。左手拳。觸腰際。右手叉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森以立。遙望門中有爇灰。如有人曾至焉者。膽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椀琖。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窰也。旁置錫壺四。心利之。解帶縛項繫腰間。即又旁矚。一尸臥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駭極。漸審之。足躡銳履。梅花刻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斃不知何年。衣色暗敗。莫辨青紅。髮蓬蓬似筐許亂絲。粘著髑髏上。目鼻孔各二。瓠犀兩行白巉巉。意是口也。存想首顱。當有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燈。搖搖無定。燄纁黃。衣動掀掀。大懼。手搖顫。燈即頓滅。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者物也。頭觸石仆。即復起。冷溼浸頷頰。知是血。不覺痛。抑不敢呻。坌息奔至竇。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衆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縋二人下。探身入竇。見髮罥石上。血涇涇已殭。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歎。俄井

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上。半日方甦。言之縷縷。所恨未窮其底。極窮之。必更有佳境也。後章令聞之。以丸泥封竇。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七年間。養母峪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林林。如密筍然。深險無敢入者。忽有道士至。自稱鍾離弟子。言師遣先至。糞除洞府。郡人供以膏火。道士攜之而下。墮石筍上。貫腹而死。報令。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惜道士之尸解。無回音矣。

洞之幽深奇險。卽身入其中。亦不過逐處稱怪。張目吐舌而已。妙手寫來。遂覺高低上下。前後左右。紛紛遝遝。怪怪奇奇。不敢望不能不望。不敢入不能不入。而心爲之惴惴。毛爲之森森。手爲之顫顫。汗爲之淫淫。定睛移時。復言爲之縷縷。轉恨其未窮此佳境也。

武陵判 見卷一 髑髏 見卷三嘉平公子 坌息 見卷五白于玉 丸泥 東觀漢記隗囂將王元說囂背漢曰元請一｜｜爲大王東封函谷關 鍾乳 桂海虞衡志桂林宜融山洞穴中凡石脈涌處爲乳牀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空水乳且滴且凝紋加蟬翼謂之石｜｜ 鍾離 潛確類書｜｜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處敗於齊萬年逃終南山遇東華王眞人得道至唐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 糞除 見卷九天宮 尸解 見卷四恆娘

義犬

一念之仁遂全生命人亦何憚而不爲仁犬不特有心肝且有智慮然則犬之性固猶之人性人之性或有不如犬之性者矣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貲。貸舟將歸。見隄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豢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其沉浮。流蕩不知幾遠。淺擱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鳴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嚙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嚙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則囊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泅（見卷三石清虛）　狺狺（見卷七八大王）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漣。微時爲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含哺出問。有楊某否。答以無。不覺嗒然自喪。嚥食入鬲。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駕令赴遺才錄。公患無貲。衆醵十金。送之行。乃强就道。夜夢一人。告之曰。前途有人能愈君病。宜苦

及先生之事觀之天上可以少此神仙世上斷不可少此忠貞

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中莫歎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愎甚矣。我何能療病乎。請爲三弄可耳。因出笛吹之。公觸所夢。拜求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恝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詣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爲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處仙人來矣。賺公回顧。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嘔出一物。墮地堛然。俯而破之。赤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已杳。

異史氏曰。公生爲河嶽。沒爲日星。何必長生。乃爲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爲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余說之偏也。

楊先生漣（字文孺一字大洪湖北應山人明萬歷丁未進士除常熟知縣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天啓時官御史參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後以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詞連先生及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鄒維璉王之寀等逆璫俱矯旨下獄追贓已而俱斃於獄）嗒然（見卷一葉生）勸駕（見卷三香玉）生爲河嶽沒爲日星（文天祥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臥牀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

而沒。張猶記其梗概。爲人述之。高西園。張杞園先生。曾細詢之。猶述其曲文。惜不能全憶。

人之一生不過一場戲耳祗要問心自己是何脚色生平是何節末要作鬚眉畢現毋爲巾幗貽羞要認本來面目毋作粉臉逢迎要求百世留芳毋致當場出醜能令人共看有好下場

梗概 見卷三大男 高西園 名鳳翰號南阜山人膠州人以諸生薦舉官歙縣丞 張杞園先生 名貞字起元安邱人康熙壬子拔貢生舉宏博授翰林院待詔

附池北偶談一則

安邱明經張某當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山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經歷四折既畢誦詩而沒張猶憶其梗概爲人述之

●●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針灸。不擇貧富。輒醫之。里中來一丐者。脛有廢瘡。臥於道。膿血狼籍。臭不可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餽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

惟其有無厭之求乃益見高雅量

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爲之灸日餉以疏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訶之高聞即命僕賜以湯餅未幾又乞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乞酒肉此等貪饕只宜仍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痂漸脫落似能步履顧假呻嗄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即以酒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讎也僕僞諾之而竟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癡次日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瘥未健妄思饞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餌丐者僕銜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歎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臥火中齁聲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彌重之臥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秘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即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飲或擲骰爲令陳每代高呼采雉盧無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何遽訣絕且君杖頭空虛亦不敢煩作東道主陳固邀之曰盃酒耳亦無所費高

呼茶進酒列候陳看鳥使翩躚一新耳目

巨蝶攫盃奇情異采忽化爲麗人且舞且歌又忽作夜叉極怪極惡眞是五花八門之筆興之所至信筆直書非色非空無虛無實

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處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如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又至亭中。益暖。異鳥成羣。亂哢清咮。髣髴暮春時。亭中几案。皆鑲以瑙玉。有一水晶屏。瑩徹可鑑。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來勾輈於其上。以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鸜鵒棲架上。呼曰。茶來。俄見朝陽丹鳳。銜一赤玉盤。上有玻璃琖二。盛香茗。伸頸屹立。飲已。置琖其中。鳳銜之。振翼而去。鸜鵒又呼曰。酒來。卽有青鸞黃鶴。翩翩自日中來。銜壺銜盃。紛置案上。頃之。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趯。珍錯雜陳。瞬息滿案。肴香酒洌。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是得大爵。鸜鵒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熌熌。有巨蝶攫鸚鵡盃。受斗許。翔集案間。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約。文采燦麗。亟加贊歎。陳喚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化爲麗人。繡衣翩躚。前而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觴。女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著於塵埃。且歌曰。連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嫋。不啻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則變爲夜叉。睛突於眥。牙出於喙。黑肉凹凸。怪惡不可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慄。陳以箸擊其喙。

纔從天上來
又向雲窟去
頃刻三年間
一枰初斂處

詞曰。速去。隨擊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驚定。舁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旨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攜故人一遊。陳曰可。卽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晝。階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擣絳紅之衣於砧上。豔麗無雙。高木立睛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輒以杵投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愼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反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著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從陳言。裹糧入山。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躡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歎曰。仙人命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別有天地。有二老方對奕。見高至。亦不顧問。棋不輟。高蹲而觀焉。局終。斂子入盒。方問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覺雲氣擁之以昇。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木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

謂丹將成而轉得頗疾所謂畫虎不成者也畢竟之道則不然

以冬來。何變暮秋。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爲異物矣。高曰。異哉。纔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皂衣閃帶。似誶賦者。詾詾然入室。張顧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卽官差。何得入閨闥中。二人乃出。且行且語云。怪事怪事而去。乃悟己所遇者仙也。妻所夢者鬼也。高每對客。衷杵衣於內。滿座皆聞其香。非麝非蘭。著汗彌盛。

狼籍 見卷三賈兒　湯餅 見卷三賈兒　生死人而肉白骨 見卷八花姑子　鞫聲 見卷二聶小倩　手談 見卷五連瑣　雉盧 見卷二阿寶　杖頭空虛 見卷二酒友　東道主 見卷二巧娘　勾輈 見卷二嬰寧　繞梁 洞冥記漢武帝與王母宴歌奏春歸之樂歌聲一一三匝壇上草木枝葉皆動

●耳中人

譚晉元。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卽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獰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遶屋而轉。如鼠失窟。

顏色黃腫是一醜鬼眉目戚戚是一哭鬼登牀壓腹是一冒失鬼喙嗅人面是一饞嘴鬼冷如冰氣是一嬰心鬼被人沒臉是一齕額鬼血流腥臭是一齷齪鬼合之只是一白日鬼

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導引之術（見卷五白于玉又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輕身）趺坐（見卷一瞳人語）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矇矓間見一女子搴簾入。以白布裹首。縗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臥榻。遂偽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牀。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縛。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顴鼻眉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齧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齕其顴。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齕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淫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沈麟生　魘夢（見卷五續黃粱）

到手之物忽縮忽然如手空空有如蕉鹿

異人未嘗學問且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如此弟弟乃眞弟弟

●●捉狐

孫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兄也。素有膽。一日晝臥。髣髴有物登牀。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魘狐耶。微窺。物大如貓。黃尾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體。著足足痿。著股股耎。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急呼夫人。以帶縶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如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爲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蟒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而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農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爲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殺人如麻豈果無炎崑之禍耶闕頭斷脊而猶不免于野狗子之災曰奈何奈何鬼戳奈何

婦亦有膽有識若浮於人豈能得而甘心哉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炎崑之禍。急無所匿。僵臥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旣盡。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一尸斷首。猶連背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應曰。奈何。俄頃。忽然而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顫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嚙人首。徧及其腦。李懼。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齕。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鴟。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于七（見卷六公孫九娘） 炎崑（書胤征火｜｜岡玉石俱焚注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俱焚之也）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祟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竄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燀湯而沸之。瓶熱。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誘敵而不爲敵所動老成持重是謂將才

較前更凶險更成謀更堅心更老氣即強有力者未能辦此況童稚乎嗚呼抑何偉乎

舉母生雞兒理不可解謂

崇 見卷一賈兒　惡作劇 見卷二嬰甯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寢。潛挾鐵鎚去。眠父處。冀報父讎。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抵其股。江迄不動。既而懽躍直前。將齕其領。江急以鎚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之。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臥以伺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眢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齕腹。江驟起鎚之。仆。又連鎚之。斃。細視之。眞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從去。探眢井。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誠。非直勇也。智亦異焉。

眢井 見卷四龍飛相公　英物 見卷一王成

●眞定女

眞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一二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爲

之妖異也可

聾穀下三字大得力從昌黎公祭鱷魚文得來

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穉。不敢決。未幾。生男。母歎曰。不圖拳母竟生錐兒。

拳母錐兒 世說不意拳母乃生錐兒

●焦螟

董侍讀默菴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間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祚庭孫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內城。總持勅勒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黏壁上。狐竟不懼。拋擲猶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綦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鞫狐詞亦得。戟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產。入都者一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若再遷延。法不汝宥。狐乃恐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絕。良久始甦。俄見白塊滾滾如毬。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董侍讀默菴（名納字茲重平原人康熙丁未探花官兵部尙書）祚庭孫司馬（名光祀號湖玉平陰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兵部侍郎）待漏（見卷五白于玉）勅勒　戟指（見卷四瑞雲）輦轂下（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二十餘年矣○輦轂者天子之車輿京師乃天子｜｜｜之下）

●●宅妖

長山李翁大司寇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櫈。肉紅色。甚修潤。李故以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耎。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倚白梃。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略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櫈。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粱䕸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櫈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厮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綆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牀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李司寇（見卷六狐聯）舁（見卷一嬌娜）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為元友。居數年。每至郊祭

復言此非福地則此時欲遠避而心頗怠者其故可知也觸神怒而沾臭穢宜識

日。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狐也。郊期至則淸穢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頗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甕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瞥爲所睹。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溷中。神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蟄隱穴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别。兼以致囑。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刼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别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吐納之術（見卷五白于玉）觀（見卷一勞山道士）莫逆（見卷三胡氏）卷甕糞除（見卷九天宮）福地（見卷十三雜水狐）

商務印書館藏版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五終


細侯
緣深一見便心傾誤墮奸謀變背盟
顏豔如花腸如鐵不留情處是鍾情


真生
財本流通故號泉且
施且貫討良便
真生幸得知心侶倮
術何妨信口傳

風雅恬靜其志可嘉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六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新城王士正貽上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註釋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於餘杭。偶步廛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憑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歡。心志益迷。託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攜以赴女。款洽臻至。卽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汚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卽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倣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

商務印書館藏版

室有美人閉戶相對書聲機聲衡盂拈韻千戶侯眞不足書也特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者安所得如細侯其人而常相守耶

齷齪商錢神力大何事不可爲何惡不可作骨之清者其家必貧此齷齪商之所以能多得美婦人也然婦人

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是亦有情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卽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卽棄館南游。至則令以罣誤免官。僦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敬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錮之。罪案歸告媼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厭粱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卑論正議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罪案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

而顯適商舉覓貌美而骨不清商本非其夫也彼非夫而詭謀以錮吾夫彼固吾仇也抱中兒即仇家子也殺之而歸滿應怨其忍而真其情

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可矜）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己也然念素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案定）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去得乾淨）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刺（見卷一蘗迕）　口占（見卷三香玉）　銅盤（杜甫詩｜｜燒燭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無復行雲夢楚王（見卷五狐諧）　落魄（見卷一嬌娜落拓注）　囹圄（見卷一成仙）　偵（見卷二蓮香）　瘐死（見卷十賈奉雉）　措大（見卷三苗生）　椎布（見卷十蕙芳）　齷齪（見卷五連瑣）

昭雪（見卷一珠兒）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某備奔青州歸袁紹操使張遼說某降某謂遼曰吾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應上下人等不許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操從之封爲漢壽亭侯夏四月袁紹遣將顏良敗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關某先擊之某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壯某之爲人而察無留意使遼以其情問之某歎曰吾極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及斬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某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紹軍〇按細侯之志節可取然一倡樓女耳以亭侯擬之褻矣）且漢壽地名非漢之壽亭侯也見卷十四董公子

●●真生

商務印書館藏版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灑如。問之。則眞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値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眞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眞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眞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琖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眞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既知其貪何以自炫其術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冤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値乏窘。眞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爲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眞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之衣底。眞覺之。曰。子眞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眞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眞忽至。邮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眞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眞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眞請以百金爲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眞恐其寡信。賈曰。君是仙人。

得錢而不欲窖藏其人方可以得錢蓋錢者泉也泉以害乎其流通也守財鹵欲滯塞之天亦憎之有水火之疾病之盜賊之而後可以窒其流無耳

豈不知賈某甯失信於朋友者哉。眞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眞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甎。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眞乃聽之。賈不磨甎磨砧。眞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爲渾金。反石於眞。眞乃歎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逭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尙視我爲守財鹵耶。眞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眞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眞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歡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祕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爲末。潰水一琖。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

已足用矣而又求贏餘是果貪心未淨也欲竊石而要之是謂富貴可妄加乎斥

商務印書館藏版

其喪心而移居遠去宜矣乃搜之不得者竟以無心得之或者福祿本其所應有者乎不作守財鹵功德便不可思量彼狐以出身綦微尚知自愛奈何靦然人面敢妄作孽累而自愛不如狐

刺（見卷一葉生） 逆旅（見卷二巧娘） 玉巵無當（韓非子堂谿公見韓昭侯曰人主泄漏羣臣語猶——之——皇甫謐三都賦序——雖寶何用按當去聲底也）

抱眞子 還帶（芝田錄裴度質狀渺小相者曰君不至貴卽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要津置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還之後相者曰君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鮑叔（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賈分財利多自與——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口訣（岑參詩早年好金丹方士傳——）

守財鹵（未詳○後漢馬援傳凡殖貨財產貴能施賑也否則——鹵耳） 株累（見卷五大力將軍）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甯帖一惡則懊憹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爲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顚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

如心之死最難雖有如許難堪之狀慎勿於得意時死心爲惡而自以鼎中油煎心也

菩薩大法力亦必因其有生理爲之不然瓶中水雖多能爲天下之不誠正者而肉之骨之乎

肩壓股。其人甚夥。蕁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逡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勾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垂煙。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卽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攜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斷七矣。

人爲善時其心之清靜安帖固已卽爲惡之人其始亦未有不懊憹煩燥者特梏亡反復夜氣無存遂相安於自然耳將死之時心血來潮必一一潮盡而後得死清涼多則雖死猶未死也煩燥多則自家心下已過不去況更有許多煩燥罪孽

令其消受耶

彌留 見卷二蓮香 趺坐 見卷一瞳人語 文昌 見卷十梓潼令 宣聖 見卷十二司文郎 菩薩 見卷一瞳人語 螺髻 見卷一畫壁 莊嚴 法苑珠林三十六相微妙——按言佛像之光彩也 金容滿月 梁簡文帝惟衛佛像銘灼灼——巍巍——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貰債。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證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竟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皂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皂思良久。即引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堪輿

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尙堪輿。卽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父卜兆。聞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靈輿至歧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舁夫幾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贄。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闥。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後葬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癡矣。況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宛若。眞雅而可傳者矣。

卜窀穸所以安親耳。但使不受風不受水不受蟲蟻。且他日不爲城也不爲道路不爲溝渠足矣。借此以求富貴。久而不葬。卽令其術果精。然且不可。況如宋兄弟

商務印書館藏版

者强作解人以親柩爲負氣之物竟致委而不葬卒之所云封侯拜相者徒貽笑於閨中何智出婦人下哉

宋史郎君楚　堪輿（范浚心箴茫茫｜｜俯仰無垠｜｜天地總名也○孟康曰｜｜神名造輿宅書者也）　靑烏（抱樸子黃帝相地則書｜｜之說注｜｜彭祖弟子也○按黃帝時有｜｜子能相地理帝問之以制經又文獻通考秦有｜｜子著｜｜經）　牛眠（晉書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一牛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岡見一｜｜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　宛若（見卷十一霍女）

●●竇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踧踖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氾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雛。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竇。時攜肴酒。相與流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

矣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瞰竇他出即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帡幪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尚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搒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竇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却不承竇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閽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甯不念兒耶閽人具以達南南戒勿納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質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竇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淚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冢棺啟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

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歸送夫家。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後耳。嫗草草逕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爲意。日斂昏。曹人不至。始疑。捋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伻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況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本是貴倨凌人。欺其農家女耳。女惑其言而要誓。女誠無識。而指矢天日以給之將誰欺。欺天乎。得其一言。可以不死。忍而不納。致令抱兒坐僵。始亂之。終棄之。且卒死之。甯要我一言。我知其得請於帝矣。如此負心郎。當爲人所不齒。既披髮抱

想實實而
奇警又是一
篇文法

子而示之夢猶貪其富而許其婚是大家自殺其女耳新婦自縊寶女失尸以替其家以播其迹雖數年之間無敢字豈倚戶之恨遂可消乎新人自至寶女重來以姚孝廉之女尸作曹進士之女臥假途滅虢報寃者其爲厲實奇發塚見尸授首者其獲罪似枉而回思天日之誓與女不念我不念兒之言則喪其室家殄其後嗣斷其身首誰曰不宜

汜掃 見卷四珊瑚 筓 見卷一青鳳 桑中約 見卷三陳雲棲 帡幪 揚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大廈之爲丨丨也注在旁曰丨在上曰丨卽今帳幕也 臨蓐 見卷三竹青 閽者 見卷六宮夢弼 閽人 見卷三晉公女 李十郎 見卷十武孝廉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止曰。在此山中。間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求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款厚。劉云。自蒙一交。分郎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興居。胡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納交門下。固不能爲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卽敘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爲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

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爲劉公公既長言詞敏諧絕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爲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懷利仁（未詳）劉公亮采（公字巖歷城人明萬歷辛卯舉人壬辰進士授兜邑知縣軍民混雜糧稅隱詭公能釐正其籍而又善決疑獄父歿去官補蘭陽蘭陽常苦河患公築堤修城教士恤民遷戶部主事乞歸築室靈巖以終老工詩善書畫通音律優游自得士大夫聞風多樂與之遊○按以上據歷城志又濟南府志云公倸儻滑稽調笑怒罵皆成文章誠有如聊齋所云者因並錄之）數晨夕（陶潛詩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

餓鬼

馬永齊人爲人貪無賴家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百結鶉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還鄉大爲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爲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爲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貲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顚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加刑馬哀免願爲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

强索貲。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劙。誣而控諸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生前爲學官生財已羨之矣不知費多少貲本才買得冠帶來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妾舉子。叟知爲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考試。寓旅邸。晝臥牀上。見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鸜鵒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若不相識。以攫食伎倆而爲學官可謂大才小用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如治盜賊。有訟士子者。即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臃腫聾聵。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某。剉茜根紿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莊生寓言文心絕妙是一篇畜類序是一篇餓鬼序馬者驢也朱者猪也餓鬼其名不爲市人所齒也不雅其業大爲士類所口也其性情同其聲氣同其臭味同其生財同以攫食而桎梏以死冠帶而報之其報之乎其醜之也幸而止於學官其笑也不過鸜鵒縱反眼若不相識亦不過睫毛一寸耳不則充惡畜餓鬼之量

虛主名甚奇其實不足奇也凡屑民上而腹人以生者其肚之慮設鬼王尤甚斷非辟肉一序所能豎矣爲其前世是大父行而兇爲纔續以情動之亦以理格之也豈知辯盤離盈者即父命亦所不敢承耶不敢承三字極奇極眞彼盡實有所不敢而又不自知其何以遂不敢也官吏侍從皆奇形怪狀欲攫人而噉者

不且攫盡斯人而食之哉

百結鶉（見卷二張誠）青蚨（搜神記——蟲似蟬而差大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市物用去旋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鸜鵒笑　稜稜

（蕪城賦——霜氣）大令（見卷三曹友于）物色（見卷一嬌娜）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月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名奇）初見之例應割髀肉（例奇）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更奇）若豐於賄者可贖也（賄是心頭肉無賄而僅割髀肉在鬼王必以爲便宜）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既是伊大父行誰不以爲必聽從者）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宏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門面却是好看）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鬈髮鮐背若數百年人（氣象不雅觀）而鼻孔撩天脣外傾不承其齒（是官樣）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是吏樣）又十餘人列

見之能不駭怪然今之各衙門如此者亦復不少特另掛一副假面孔在外面說好人耳

須合市人眞是秀才迂見然而蒼蒼藍蔚欲訴無由慘慘世界盡頂虛肚矣

憐其夙世攻苦而暫畀之豈知五日京兆竟形同盜賊耶去善筋增惡骨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前世因今生受之今世因來生受之矣

侍牟獰惡若山精（是侍者樣）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卻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迎大父行禮）生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例者利也利之所在大父行休矣）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可稱面若冰霜情詞不行者）生不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送大父行禮也）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徽纆中一獰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令止割蹻履逆生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綰繩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人家（憐此輩割人髀肉不復生矣）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力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較秀才股肉何如）鬼王呼痛聲類斬豕（較秀才大嗥如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

倚門賣俏者幾見有好人腰橐一空卽呶呶不滿且目睒睒相對矣其不死於牛鬼者幾何●

才。秀才曰。君爲僕來而今踽踽以去。心何忍。生因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爲具酒肴。酒闌入帷。歡愛殊濃。切切。訂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橐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攜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卽奉酬。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嚬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爲質。嫗持笑曰。此尙不能償酒直耳。呶呶。不滿。與女俱入。生慙。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之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爲牛鬼。目睒睒相對立。是切切訂婚嫁者 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并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廛肆間。歷兩昏曉。悽意含酸。飢腸雷鳴。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尙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靦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卽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去。生暴卒。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刺刺 見卷三苗生 緩頰 見卷八西湖主 大父 見卷一王成 栲栳 廣韻｜｜柳器也正字通｜｜盛物器也卽古之簍屈竹爲之柭一作笭箵 鬈

髮紿背 禮雜記燕則｜首注謂分｜爲髻紒也○｜｜見卷三蛊小傳 徽纆 易坎係用｜｜按兩股曰｜三股曰｜皆索名見說文 大嗥欲嗄 嗥與號同嗄聲嗄

變也莊子庚桑楚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又集韻楚人謂啼極無聲爲嗄 **藍蔚** 見卷六羅刹海市 **曲巷** 見卷七鴉頭 **夜度娘** 見卷七江城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元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別生。雞鳴而往。叩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熒。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縶燈檠上。細審。不類眞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啓戶牽出。生前尾之。山門外故有大池。僧繫驢池樹。裸入水中。徧體掬濯。已著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超乘。行絕駛。生始呼之。僧但遙拱致謝。語不及聞。而去亦遠矣。此王梅屋言之。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匾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蘭若 見卷一畫壁 **趺坐** 見卷一瞳人語 **緇黃** 范仲淹上執政書古者四民秦漢之下漸及｜｜共六民矣○按｜衣｜冠謂僧道也 **信宿** 見卷一嬌娜 **趣裝** 見卷一嬌娜 **超乘** 見卷五老饕 **王梅屋** 未詳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爲峨嵋僧。數夢到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爲人篤嗜內典。一意台宗。

商務印書館藏版

沙彌眞諦當頭棒喝

雖早登禁林常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嵋居伏虎寺示疾怛化自書偈云翛然猿鶴自來親老僧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

附池北偶談一則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躭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峨嵋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達之時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嵋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云云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名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嵋以癸丑正月卒於峨嵋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云云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狂誕不羈如此

附注 蔣琬字公琰湘鄉人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至廣都怒琬眾事不理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臣非百里之才後爲尚書郎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嘗足食以給軍中亮卒以琬爲尚書令時元帥新喪遠近悚危琬舉止如平日由是眾漸服後封安陽亭侯卒謚曰恭

蔣太史超 字虎臣金壇人順治丁亥探花 峨嵋 名山記——山在蜀嘉定州南 內典 北史蕭督傳督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並行於世 台宗 秦郵 揚州府志高郵州古邗溝秦始築臺置郵亭因名—— 怛化 莊子大宗師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注—驚也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人使不得化也○按今多作物化用 偈 按釋氏詩詞爲—句 衲 見卷一種梨 傀儡 見卷三司訓 骷髏 見卷三嘉平公子

●●邑人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忽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逕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方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碎割之慘令於生前受之自口述之鬼神或予以自新之路耶抑借其言以警世耶不然恐他時再割地獄中再無人證其片數斤數矣

有作爲之人何事不可了人服其才大吾歎其心細

凌遲 見卷五續黃粱

●●于中丞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眞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之而屢出也。又公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須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

首哀乞。求爲死者雪恨。公叩關。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爲盜也。

于中丞成龍 中丞永甯人任黃州府知府爲聖祖皇帝所深知數年中歷藩臬司使巡撫順天辛酉入覲賚予甚厚上親製詩賜之有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儕之句尋擢兵部尚書總督直隸江南江西諡清端 高郵 見前蔣太史秦郵注 昪 見卷一孀娜 炮烙 見卷五李伯言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瓜分 見卷四珊瑚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報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報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

晝爲炊夜溫足白頭相守窮骨子亦樂得用此長班

形容盡致先生皆閱歷備嘗之言

給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臥候尋他去矣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搥牀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眞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嫗晝爲汝炊夜爲汝溫足耳何處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落帽尋至門後得一纓帽如琖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爲鬼揶揄吾今爲狐奚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

二豎亦頗有餘味

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甯不啞然自笑哉。顧得志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幻想所結。得意齊來。報馬長班。無妨以不甚愛惜之虛名。暫令措大醉中一快心耳。乃欲出耀鄉里。認假作眞。狐亦怒而去之矣。纓帽如琖。留與窮骨子自笑耳

名士 見卷二阿寶　措大 見卷三苗生　粲然 見卷一種梨　揶揄 見卷一勞山道士並葉生　奚落　嗒然 見卷一葉生　技癢 見卷二任秀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聞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爲所怒者。乃闔扉去。豪力

商務印書館藏版

人也爾甘爲狐行狐也而耍者人妄矣

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爲戲耳。

少選 見卷一狐嫁女 豪強 見卷三督公女 按劍 見卷十五大鼠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琖。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肢。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所如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爲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爲祟。因以問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攜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襲常衣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畫蜿蜒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退而去。乙逡巡近之。則眞龍蟠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覓一異域僧。爲之厭勝。授符先歸。僧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踣地化爲狐。四體猶著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牽去。日給飲食。數日尋斃。

醉如泥 見卷四黃英 中山 搜神記狄希——人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博物志劉元石於——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

也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往視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崇（見卷一賈兒）

厭勝（見十一嫦娥）

折獄（二則）

邑之西有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褘祉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爲財者也（頭緒已清）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搒掠釋散歸但命地約細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噪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仁人之言）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卽於腰中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答五六里公云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人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語只如此其間有詞氣可審神色可辨以詭變而得其情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者）周力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懊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賈妻所遺窺賈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

兩層道盡折獄者通病以禍桑樹以烹老龜欲得民情者三復此言

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甯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秼刺萬字文。周秼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籍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嚬蹙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專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

余每謂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出也。（此語親切有味然不外能好人能惡人兩能字）隨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夫殺於途。妻隔宿自經。是明知其夫之被殺也。且明知其夫之由己而死。不可以自白。不可以對天。不可以鳴官。萬不可以偷生。而乃忍泣吞聲而死也。銀秼在腰非爲財益可信。不加良民以桎梏。至仁也。亦至明至健矣。以銀秼而得正兇。悉陳底裏。人仰聖明。其言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夫惟隨處留心之官。不多見。此

稱寃而復寃擊之且以死囚具禁制之深謀嘿斷心有智珠胸有成竹井有死人恐未必汝夫使婦執言而後出之乃知前此戒勿出之妙婦不敢近郤立而號尸主顧如是耶眞犯已得當令眞犯將頭至耳猊詰胡而暗給之使撫公門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其執

天下所以有未了之案而難遇神明之宰也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强馮屈意交懽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顚越於南山眢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眢井一役縋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臨民者將奈之何）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寃苦公怒擊喙數十（擊數十妙）曰確有證據尚叫屈耶（不以爲屈妙）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此更令人莫測）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卽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此等處最宜留神）公曰眞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卽招報令其抵償（忽對眞犯說眞話）遂自獄中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忽喚假犯說假話）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穩眞犯之心使其不疑）卻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開寬頭之路使其不懼）胡哀寃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

商務印書館藏版

首而獻也然大案雖已成而人命實重大指合投婚狀之人非郎報人頭之人敢謂殺人之眞犯集在是乎久知其情而遲遲發之至和盤托出令彼不能強置一詞士妄刑一人而大案已成信讞此之謂仁人

甲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穩之更穩
婦乃哭卽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卽消開之又開消案後速醮可也
此語出力萬分頭已爲速醮二字覓出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卽票示里人代覓
其首示人代覓使有恃而不恐經宿卽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
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
亦無他務前日認尸眞犯已得此日報頭大案已成乃猶不肯遽信而必使眞犯自投而乃決其用心良苦矣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
應身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
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卽有投婚狀者蓋卽報人頭之王五也今而
後婦心安矣王五婚狀之投被此三籤逼出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眞狀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
與王五乃眞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寃誣公曰乃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
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貫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
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
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値
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即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淄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駑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松實貽之也悲夫

果仁愛則無時無處而不用心心之所在如鏡高懸物來自照而又衡其輕重發以周詳使之自投無可復遁至犯人斯得傳爲美談不知遲遲而發之時費無限心思費無限籌畫伊古以來豈有全不用心之神明哉

費禕祉（字支嶠鄞縣人進士康熙十五年宰淄川以墨誤去）勾欄（見卷三陳雲棲）肉鼓吹（國史補偽蜀李匡遠性褊急一日不用刑則慘然不樂喜聞捶撻之聲曰）

此一部｜｜｜旁午（見卷十三王大）雲板（未詳○宋書輿服志登封鑿制簡素止施雲板而已）禍桑樹以烹老龜（異苑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聞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孫權命烹之焚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述龜樹共言權使伐樹烹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顚越（見卷十五滋令）智井（見卷四飛龍相公）醮（見卷一陸判）敗絮（見卷五續黃粱）駑鈍（諸葛亮出師表庶竭｜｜攘除姦凶）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世說劉道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大失望因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能舞故稱比之）

●●禽俠

禽鳥中有志士有俠仙人有自愧不如者矣

受一矢還一矢往來近郭何以兩年而後墜耶矢固無恙也請君入甕矣

天津某寺。鸛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鸛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鸛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卽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鸛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鸛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旣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鸛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讎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飈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鸛鳥過。射之。應絃而落。喙中銜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近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鸛過。矢墜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癢。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門驟闔。觸矢貫腦尋死。

鴟尾 分紀漢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皆置｜｜〇按｜｜之說傳記紛紛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一名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吻形似獸性好望故立

啣金贖婦果效雙飛或謂鳥亦猶人我云人不如鳥

屋角上豐蛤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屋脊二說已有不同又按唐會要云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火災蘇氏演義云漢武柏梁殿災上疏者曰蚩尾水之精也能避火災可置之堂殿令人乃作鴟字顏之推亦作鴟劉孝孫事始作蚩尾王子年拾遺記云鯀治水無功舜幽之於羽山乃自沈于羽淵化元魚後人作於羽山下修元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有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之｜｜即是也王嘉晉人晉去漢未遠當時已作鴟字蘇氏之說恐未允也吳處厚青箱雜記亦曰海有虬魚似鴟噴浪則降雨今作像於宮殿脊厭火災即其制也

承塵 劉熙釋名｜｜施於上以｜｜土

秦庭之哭 左傳定四年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妙手空空兒 劍俠傳聶隱娘捨魏帥留劉昌裔軍中曰彼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僕射是夜果至隱娘殺之曰後夜當使｜｜｜｜兒繼至空空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能躡其蹤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劉如言至三更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

●●鴻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鋌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物亦然耶

強 見卷五老饕 **悲莫悲於生別離** 楚詞少司命｜｜｜兮生別離注謂妻子也

●●象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沈眠被象來鼻攝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釋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俯視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狻猊來衆象皆伏狻猊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獵者因望狻猊發一弩狻猊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束治已象乃負送出山始返

知獵人能制狻猊而鼻攝而去頓首而求頤指而升伏身以待遂乃應弦飲羽取彼凶殘今之自戕其肥而搏噬者到處有之有憐而拯之之人且殺身圖報而不惜豈第脫牙相送已哉

狻猊（廣韻||獅子屬）殪（見卷四五通）

紫花和尚

諸城丁某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沈痾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元因遣人邀至使即榻前講楞嚴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瘥證道何難惟

某自前生曾問效固已果既為高僧何至與宦家侍兒結冤又何以遲至今世而乃追報事

另作馮婦四句其門

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欲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歎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卒。後尋諸人。果曾有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

野鶴公 丁耀亢字西生明侍御少濱公子官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著有陸舫樵邱江干歸山聽山等詩集行世 名士 見卷二阿寶 楞嚴 見卷二小倩 岐黃 帝王世紀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病又通鑑外紀黃帝命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注明堂人身明堂也醫方餌藥餌○蘇頌本草序醫校一一內經重鍼文脊穴 青州董尚書 見卷十四董公子

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為懼。屢勸止之。乙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託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

商務印書館藏版

曰善士在有意無意之間

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卒與共去至一巨第出輭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逕不熟俾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頃縋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揣取凡沈重物悉內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爲子納粟邑令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寇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貲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箠灼並施罄所有乃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捕邑寇殆盡獲曩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傴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壻家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日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踞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

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媼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矚。汝奩妝悉在櫝中。忘扃鐍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臥櫝。啟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裹。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紿之曰。再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櫝。聞媼云。誰已扃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齧物聲。女曰。櫝中有鼠。媼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扃啟櫝。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梃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梁上君子 見卷四申氏 貧窶 見卷二嬰甯 納粟 見卷一葉生 炮烙 見卷四李伯言 傴僂 見卷二張誠 無長物 見卷五續黃粱
扃鐍 見卷六田七郎 暗中摸索 見卷九天宮 逆旅 見卷二巧娘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温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牀無裀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臥具。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卽市帛爲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爲之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遂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繡。居然素封。女賂遺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意既絕。受於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顚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釜甑。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畏聳。俄見女抱一物入。貓首猧尾。置牀前。嗾之曰。嘻嘻。可嚼奸人足。物卽齕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少動。物嚼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珠鈿衣

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嚼。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牀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貨婢鬻產。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淸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于業農。家不中貲。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生。反身逕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睹其來。拜參之。遙祝曰。父即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撫卹。何忍坐令貧耶。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則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歟。傷哉貪人。卒反殘害。

明知其狐而又厭其醜。乃見金而悅從之。鄙矣卑矣。借以贍其身家。復因其賂遺不繼而遂驅之。毋乃愚而詐乎。獨不思以彼禦窮。而不念昔者狐肯甘心詒肆。而僅撫躬自悼乎。嚼指有聲。此等奸人只合付之貓猧耳。喪其二指。祇足抵二載衣

盈虛消息天道之常得失盛衰人事所召未有丟角太尉而不爲棄莊僧者以此告天下人萬無一失暴殄天物致上干天怒而凍餓以死亦其宜也乃以本身未盡之禍貽累後人輕不自爲謀亦不爲子孫計乎讀君子有穀詒子孫之詩當及時自悟努力生前愼勿丟將死哀鳴徒以粹蠢蓋怨爲詒謀燕翼之更饞也

食之資貨婢鬻產而猶是當年適落從一場笑話耳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穆生之謂乎

素封 見卷一種梨 家不中貲 見卷二酒友 納粟 見卷一葉生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狼藉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綦貧日不給餐兩肱瘦垂革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死汝當惜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貲使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為傭翁不肯商瞿然不自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憐之強為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曰十數金尚不能償奈何結來世驢馬債耶翁乃招他賈與偕數月而返僅能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貲盈輦歸至江遭颶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略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所貧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簿付賈奉身而退翁再強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享何遂落魄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

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神座。香氣常熏。商入。朝拜訖。便索貲。商授百錢。巫盡內木箭中。執跪坐下。搖響如祈籤狀。已而起。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爲否。幕爲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遂問庚甲幾何。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齒已老耄。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來。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痁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貲。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葺牆垣。掘地得鐵釜。揭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符。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

如其數以償之踰年之久千里之外毫釐不差於[illegible]則寄之外[illegible]於宰則爲人守財

鄰人語乃從閻[illegible]得一巧非假惺惺者比

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宰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懋遷至南昌。則宰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干甕。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鋌。徧探皆然。兌之。適得前掘鏹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贍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卽所以遺子孫也。（不惟能恪遵治命且可垂爲治家格言）鄰人赤貧至爲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適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况庶人乎。生暴天物。死無飯含。可哀矣哉。幸而鳥死鳴哀。子能幹蠱。窮敗七十年。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祕。嗚呼怪哉。

此特以警天下之爲人父者耳若就爲人子者而言如有福方來則當曰此先人積善之所遺也我何德焉如其禍未已則當曰此我自作孽之所致也先人何與焉

狼藉（見卷一畫皮）治命（見卷十長亭）颶（見卷六羅剎海市）落魄（見卷一嬌娜落拓注）盤錯（後漢虞詡傳不遇丨丨根丨節不別利器）就木（見卷三晉公女）權子母（見卷二任秀）買禍（見卷九冤獄懷璧致罪注）懋遷（見卷九劉夫人）飯含（見卷十三古瓶含飯注）幹蠱（易蠱丨父）

故鬼報之以紿使之自殺其妻而破其產矣新鬼又復就其疑而紿復使之日見狎褻之狀夜聞淫溺之聲而刻不可忍忿恚而死可謂請君入甕矣

姚安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子字綠娥豔而知書擇偶不嫁母語人曰門族風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聞紿妻窺井擠墮之（以紿作孽即以紿致報且一紿再紿愈紿愈奇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遂娶綠娥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寧則以兩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輿封誌（已是活見鬼）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與俱歸女心不能善忿曰若有桑中約豈瑣瑣所能止耶姚以故他往則扃女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以疑之（女亦是活見鬼）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憤言不知姚愈疑伺察彌嚴一日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啟扉惟恐其響悄然掩入見一男子貂冠臥牀上忿怒反刀奔入力斬之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上大駭頓足自悔宮翁忿質官官收姚褫衿苦械姚破產以巨金賂上下得不死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二鬼偕來褫其魄矣）適獨坐見女與髯丈夫狎褻榻上（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惡之操刃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擊榻席褥斷裂憤然執刃近榻以伺之見女立面前視之而笑（彭生來見）遽斫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間滅燭則聞淫溺之聲褻不可言日日如是不

胸中武庫不謂果有形有色幻耶眞耶卽眞有之果

復可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至夜偸兒穴壁入刼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槖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嗚呼截指而適其屨不亡何待

殺妻圖娶爲其美也乃卽以其美而疑之支袍覆翼而後出入輿封誌而後行跬步弗離行監坐守豈人爲哉鬼憑之矣貂冠覆面斬之於親愛之中鬼卽以其給之之術而轉給之亦巧矣夫

桑中約 見卷三陳雲棲 扃 見卷一嬌娜 貧無立錐 見卷四飛相公 槖葬 見卷四丐僊 新鬼故鬼 見卷二張誠 截指適屨 魏明帝紀 刻肌傷骨

●●采薇翁

明鼎革干戈蠭起於陵劉芝生聚衆數萬將南渡忽一肥男子詣栅門敞衣露腹請見兵主劉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字自號采薇翁劉留參帷幄贈以刀翁言我自有利兵無須矛戟問兵所在翁乃捋衣露腹臍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臍中塞膚嗤然突出劍跗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

能如小范老子腹中數萬甲兵否耶然兵貴紀律數言實行軍之要道悍將驕卒暗誅之以補糾察所不及亦足多矣信青蠅而誅之毋乃自壞汝長城乎

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略一閉息。則一矢飛墮。其出不窮。已而劍插臍中。既都不見。劉神之。與同寢處。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羣。時出剽掠。翁曰。兵貴紀律。今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鎭懾人心。此敗亡之道也。劉善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取婦女財物者。梟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遨遊部伍之間。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其何因。因共疑翁前進嚴飭之策。兵士已畏惡之。至此益相憾怨。諸部領譖於劉曰。采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使覘翁。翁坦腹方臥。息如雷。衆大喜。以兵遶舍。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舉刀。頭已復合。息如故。大驚。又斫其腹。腹裂無血。其中戈矛森聚。盡露其穎。衆益駭。不敢近。遙撥以矟。而鐵弩大發。射中數人。衆驚散。白劉。劉急詣之。已杳矣。

劉芝生 未詳○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明末聚衆萬人越江南依劉澤淸福王詔授總兵未逵而回節之已以忤澤淸見殺事載王漁洋先生帶經堂文集長山即古於陵芝生或即節之之別號與 烏合 干寶晉紀總論新起之寇——之衆非吳蜀之敵也 梟以示衆 見卷一畫皮 浮雲白雀

●●詩讞

疑竇在此留心者自見然其思何術以破之

佛達者未必卽能殺人乃以其平日所行爲共信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也

如先生者乃不愧爲觀察問王晟亦也云不知則雖人有在矣爰書立命脫械何等明決

有識者斷不疑先生私吳然不肯妄殺人則已至將得讎人而甘心果何所見而云然乎掩卷而再思之覆卷而卒讀之乃歎先生神人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爲業。行賈未歸。四月間。記是四月妻賀獨宿。爲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記是夜微雨記是泥中遺扇詩是贈吳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記吳是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煢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袴。至萬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使市鴆。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卽莫敢言。先生標硃籤。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問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旣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託王晟。秀審視云。詩眞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旣知汝詩。當卽

因吳爲人所共信而僞氣之嬴以託之嬴之嫁嬴誅奸忿然吳之所以慘被械格而頸於死者未始非平日仇遂之報也挑破疑實明白了然至避雖南郭亦倉卒耳見題壁詩而以此得實盜雪冤獄聊齋

汝友誰書者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訶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郡鐵商張成索某書者王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至是乃曰盜在此可見前李秀佐猶是瞞之偵直書耳）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託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箑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眞盜幸中耳（以上猶自細心而得至以詩得盜則眞神明矣）聞者歎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當其無有有之用詩詞歌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索封（見卷一種梨）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鳩（見卷四蔦市）周元亮先生（名亮工號櫟園河南祥符人江西金谿人官戶部侍郎）慮

猜閒讀須言假妄誕先釋其縛而宰昭雪之謗曰狼子野心未必盡然

四寃獄 見卷九 爰書 前漢張湯傳湯劾鼠掠治傳｜｜注傳謂傳逮若今之追奏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 甘心 見卷十一僕客 筵 見卷五續黃粱 孫

陽 楚詞驥躊躇於敝輦兮遇｜｜而得代注｜｜伯樂姓名也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夜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裹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喜曳袍服。卽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及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旣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甯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爲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寃極不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値狼未歸。旣暮不至。三人遂返。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爲我昭雪。回去搒掠死矣。狼見毛被縶。怒奔隸。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狼競前齧縶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銜敝履委路間。未以爲異。過之。狼又銜履奔前。

途而置之官。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新者。被一狼迫逐。銜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甯者卽新。鞫之果然。蓋新殺甯。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銜去也。

昔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娩不下。嫗爲之用力。既產。始放之歸。明日。銜鹿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世之目惡人者。必曰狼。狼固無不惡於人也。若此狼也者。銜金聘醫。則禮解其侵陵。則忠闡隸囓索。則義銜履雪寃。則智且勇而仁在焉。匪特斯也。人之不愧此狼者。與有幾。

瘍醫（周禮天官——注下創癰也） 昭雪（見卷二殊兒） 娩（見卷四晚霞）

雹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炤會安氏葬。道經雹神李左車之祠。暫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內一魚斜尾。噞喁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擊之。既而斥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簌簌雹落。大如綠子。

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也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關聖祠適有稗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簏趨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雹神靈蹟最著往往託生人以爲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卽司雹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唐太史濟武 見卷十四泥鬼 李左車 見卷十三雹神 唼呷 見卷十三王六郎 太史弟涼武 執紼 見卷八花姑子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宇翁之次公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不能無觖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方

孝友敦篤不敢復言其德也天眞爛漫不較錙銖其量也掘土得金亦天道之可繼耳吾不奇於月生之果得窖鏹而奇於翁之治命如神

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覷無人。卽牀頭祕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尙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卽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爲人。孝友敦篤。卽亦不敢復言。猶冀父復痊。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弗與計較。而月生天眞爛漫。不較錙銖。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良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爲活。業亦消滅。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買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小阜。而徐剛烈。日凌藉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弔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鏹。今其可矣。問何在。曰明日畀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積想也。次日發土葺墉。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杵臼交。其爲人樸誠無少僞。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每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況蓋有不可

有念切斯民痌瘝在抱者勿徒羨公之遐邇歡騰也當法其駭異慘怛籌思廢寢乃有得耳

愚之愚之鬼神通之顧天下長人民者咸信斯言

名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爲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讖也。抑何其神哉。

觖望 史記荆燕世家獨此尚｜｜注觖觖也｜｜謂不滿所望而怨也 彌留 見卷二蓮香 桓孟之德 列女傳漢鮑宣妻桓少君裝送甚厚宣不悅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孟謂孟光見卷七郡女孟光舉案注 治具 見卷一陸判 魚肉 見卷一小二 杵臼交 見卷一王成 治命 見卷十長亭 讖 見卷五香玉

●●老龍船戶

朱公徽蔭。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尚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涖任。積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慘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略。於是潔誠熏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齋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搢笏而入。問何官。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捉

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沈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沈於水寃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懽騰謠頌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沈尸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痌瘝則粤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效靈覆盆俱照何其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痌瘝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則極而何能與鬼神通哉

問剖腹沈尸之慘寃前此城隍豈遂未之聞耶何以必待朱公之潔誠致檄而始告也曰城隍久不得其人而告之耳非有待於朱公鄉使於痌瘝不相關之有司而早以告公之言告之亦以爲恍惚無憑耳鬼神雖靈能起憒憒者而使之悟哉

朱公徽蔭（名宏祚高唐人徙濟南順治戊子舉人由江南盱眙縣知縣仕至閩浙總督）熏沐（見卷九神女）檄（見卷三王者）城隍（見卷一考||）

昭雲（見卷二珠兒）覆盆（見卷十四臙脂）

附朱公祭城隍文

維康熙二十有七年歲次戊辰冬十月庚子朔越十有五日甲辰巡撫廣東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鹽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謹以羊壹豕壹致祭於城隍神而告之曰夫幽明雖殊而治幽治明均爲寅代天工熙一帝載則均當無曠厥職固不得謂治明者有然而治幽者遂可聽之冥冥不可知之數也某奉　天子命來撫是邦一意以澄清吏治休養民生爲孳孳籌畫庶務披覽案牘心營口商目竭腕脫晝不敢以時食夜不敢以時寢中宵皇皇或起或臥務思所以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其黽勉莫敢告勞如此而一自下車已六閱月雖不敢謂屬吏之盡洗心小民之盡被澤而由是行之焉亦庶乎有其幾矣乃往往讞鞫盜案實繁有徒而自省至惠潮一路舟人刦財殺命者尤爲慘異如朱肇運一案主僕兩命吳學伊一案主僕三命謝俊卿一案男女五命至據轅門巡捕典史周頌禀稱浙人之往惠潮身死無蹤者百有餘人皆係明明攬載而去去竟不知所之不識主名不見蹤跡爲沈爲殺了無可據屠刦慘毒從來所無而今謝俊卿者尤爲可憐既失其妻又失其姪又失其妻之兄又失其表親一家而數命隕一身而數命將向之索也此其寃苦爲何如者此皆某未涖任以前事比有司以謝俊卿一案爲莫可追詰請緩余嚴訶之務求其事之必白聞邏來謝俊卿以無可如何日焚詞

泣訴於神之廟中神或者哀而憐之故今特有以誘啟於某之衷歟此等事者人所不知而神自知之彰善癉惡神有其權境內而有此凶惡神固宜大奮威嚴或未事而早爲驅除或既事而亟令發露亦何待呼籲者之鳴鐘伐鼓久之而始有其感通乎則小民惟神是依神惟地方是庇之謂何矣然及是時而報之靈響猶未晚耳諒神既有以啓某之衷自必陰驅默相俾旦晚獲賊以除地方大害無俟言者獨念某與神同涖茲土而不一相報謁惟是慢神褻民之爲懼也且職掌之未明情愫之未白亦無以表幽明相通之故爲是齋潔而來顯告於神當今　聖天子在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矧神社稷是司尤當式序是時厥後理明者某也理幽者神也某奉職無狀神得而察之神靈爽無憑某得而責之某所當盡昭然在人耳目無庸悉數若神之職風雨以時年歲以登癉癘以除災沴以滅毒蟲猛獸以驅旱乾水澇以免至於盜賊無良之徒以消以遏以誅以殛之數者神固不得而諉焉者也臣曠職則屏斥神曠職則變置某與神亦惟兢兢求免此而已苟不然者歲時伏臘博碩肥腯而坎鼓蹲舞以相侑者神其能久享於此土乎惟神聰明正直諒不以余言爲贛勉思厥職無作神羞

商務印書館藏版

附各省士民公啓

巡撫廣東朱大人於丁卯冬仲　朝廷特簡撫粵正　聖天子任賢擇能之重名臣矢志報國之時戊辰夏孟甫蒞是邦惟一片冰心滿腔浩氣下車半載而全省利弊盡行興除闔屬無不奉公潔己士庶謳歌鄰封誦德矣乃公特慮粵東江濱海港爲害最深紅賊以駕船渡載爲名肆行謀刧或燒悶香或下蒙汗藥滿船客商眼睜不能言手軟不得動被賊勒其咽喉縛其手足刳腸納石沈尸於水卯閣船多人無一脫者貲財行李盡被捲掠蹤跡詭祕人不得知亦無從查察傷哉無辜而罹此禍至父不見子妻不見夫慘不勝言即告發亦無影響物色公閱案卷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晝夜籌策乃焚香告　天於十月望日誠心齋潔復移牒城隍神籲公忠誠隨示夢於公始知凶惡者即老龍船戶也臬司沈公捐資懸賞多方購兵共獲兇黨五十餘名俱不刑自認其非公視民如傷之心所以感格至此乎於是使不伸之寃得伸不白之案皆白矣昔西門沈女巫周公斬白額韓公祭鱷魚包公坐夜臺皆不過除一方之害伸數命之寃而已而兆民戴德至今聲施不朽矧我公之格神明除羣兇雪以前千百之寃活後來無窮之命而惠及各省

者哉衆等戴德靡涯無可言報卽建祠勒碑亦不足酬萬一惟望各省之名公先生見者聞者或詩詞歌賦或贊跋序文表揚盛德統祈投付浙紹會館俾衆等登之棗梨剞劂成帙傳播京外洵當代之異政萬古之異聞也謹啓

附感恩子民姓氏

浙江 謝咨益　謝適　丁天寵　戴淸　婁德望　章晉錫
章本　沈崧　顧一渭　陳德輝　朱肇運　王瓚
桂之永　車茂春　謝俊卿　陳俊甫　江南 馬三畏　孫啓先
張永齡　徐繼禮　山東 張文昇　權度　王得貴　周復初
直隸 孫文錦　蔡之秀　王開泰　趙卓雲　湖廣 宿振　余國棟
王士　劉貴　福建 徐屛翰　陳忠　楊家錫　李榮
河南 張世德　趙璧　陳忠　楊天祥　錢釗　山西 李逢春
周全　王瑜　李勝　江西 熊淸華　許珝　王士臣
文璋　陝西 王文宣　喬岳　胡應試　馬騏良　廣西 金良臣
錢萬選　周傑　馬玉　雲南 劉漢喬　胡日璉　周良玉

以生人爲鬼師可知冥王非有取於天下第一人也品行心術先生乃無愧於爲人師矣

王昌 貴州錢大化 羅章 孫龍 顏玉 四川李世傑
熊勳 張全 楊國寶 廣東倫起元 吳學伊 羅通
梁惠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閥。含糊對之。束帛緘贄。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迤邐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悶。館中有二僮。爲之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答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屢求之。僮乃諾。導之一處。聞榜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却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爲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重鞭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

文字不可不愼施於人且不可況藝於神乎夫人何罪焚文之僕又何罪狂生猶有人心當於冥司力爭曰刀鍘鼎鑊我身當之不知情者不科罪也

靑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買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坷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韓元少先生（名菼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會狀官至禮部尚書）刺（見卷一葉生）劍樹刀山（見西遊記）靑衣（見卷一瞳人語）

●周生

周生者。時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參禮碧霞元君願。以道賒遠。將遣僕賫儀代往。使周爲祝文。周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栽洛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諸如此類甚多。脫稿示同幕淩生。淩以爲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產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淩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愼也。我不聽淩君言。遂以褻詞致干神怒。遽夭天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之不免也。醒以告淩。淩夢亦同。因述其文。周子方知之。爲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媟嫚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俗中之

獻瓜事得諸小説不謂果有劉大哥而且一靈至此

藥馬死尚且訟之冥官今之誤藥而死者何以忍死

刑律。猶分首從者。反多憤憤哉。寃已。

碧霞元君 宋神宗封泰山女爲｜｜｜｜○顧甯人山東考古錄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人知其説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説西晉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太公爲灌壇令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夢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令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過也明日文王召太公歸已而果有驟風疾雨去者○按博物志云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未嘗云泰山女也夢婦人當道哭及召太公歸俱作武王非文王也俟再考 洛陽花 羣芳譜｜｜爲天下冠 斷袖 見卷五黃九郎 餘桃 見卷五黃九郎 櫬 見卷二嬰甯 天年 見卷一考城隍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卽以杓掬漿祝奠之。既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閒步廡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鳥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汚。因以爪甲爲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二皁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爲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卽責二皁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皁喏喏。遜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爲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略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被汝藥死。有諸。侯曰。

而不一訟使彼庸醫常在世上殺人耶不然豈其所殺者皆天年盡數者耶

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既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語。兩相苦。官命稽籍。籍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皂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遂蒙覆蔽。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卽劉全。曩蒙雀糞之污。悶不可耐。君手爲滌除。是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卽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皂。皂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蘇。蓋死已踰兩日夜矣。自此益。脩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酹劉。全後年至八旬。尙強健。能乘馬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招。我禁使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劉全獻瓜　喏喏 見卷四葛巾　天年 見卷一考城隍　識荆 見卷十五閻王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

商務印書館藏版

授此術而病果已固有德於韓矣然吾竊其術猶之也何不甚之徑告嶽帝使數州縣之邪祟皆祛且免沿途索賂者之倖進而爲城隍土地乎

樂輸之名前事可鑑

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卽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方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屬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鄉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投狀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旣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遵其教父母果皆愈以傳鄰村無不驗者

異史氏曰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扑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祲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數人卽當道中問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之名亦可歎而可笑也

孤石大夫 章邱縣志東陵山下大石高丈餘有神異不時化爲人行醫邑中嘉靖初嘗化一男子假星命自號石大夫至陝西渭南時前令劉公鳳池尙諸生見其干支卽下拜曰我父

母也異日登第必令吾章邱劉愕然後果發進士謁選得章邱蹟其人父老告不知夜石見夢曰我非人東陵山下亭亭大石即我也公因往祭其處爲立廟邑人有疾多往祈禱輒托之夢寐爲人醫無不立愈〇按此第云石大夫未嘗云｜｜｜｜也未知是否**鄉貫**見卷七靑娥**崇**見卷一賈兒**城隍**見卷一考｜｜**應不求聞達之科**趙璘因話錄唐有德音搜訪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何事曰將｜｜｜｜｜｜**唐太史**見卷十四泥鬼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誰。鞫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媼。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訖。便使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一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略訊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俱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趑趄。恐邂逅

曲等吏才庶實可愛

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媼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卽立斃之。媼惟以小石擊臂腿而已。又命用刀。媼猶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勃谿（莊子外物室無空虛則婦姑｜｜注｜｜謂怒爭也）不相能（見卷三曾友于）孫進士柳下（名宗元號長卿淄川人順治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臨晉知縣陞開封府南河同知調灤州知州陞思恩府同知）臨晉（屬山西蒲州府）

●●新鄭獄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攜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

問張。張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皂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踰一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即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瞹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寧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梏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刼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資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爲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祕以爲寶。觀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譟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事有難於驟明者。有得其端倪而不能以口舌爭者。非旁敲側擊。用借賓定主之法。則眞無皂白矣。所謂實心爲政者。無論事之大小。皆得與民公此是非也

石進士宗玉 新鄭（屬河南開封府） 一行作吏（見卷十馬介甫） 神君（晉書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仕晉爲隆慮令民愛之號曰｜｜）

凡自詡其能者必敗於其所能之事其大者干造物之所忌其小者致鬼物之揶揄果能而有自矜之心且不可況無能乎膽始放又故粧大膽此等人如何是好相識

彼以網施此以網報在網中者狐也臥網上者何物乎不致之死聊以碎自詡者之膽耳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貧不能歸。教授生徒。嘗以膽力自詡。一夜裸臥。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咻然。四足撓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經一時許。覺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蘇。見室中燈火熒煌。牀邊坐一美人。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膽氣不如此如何便自矜詡生知爲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膽始放。遂共款暱。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臥牀頭。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牀下出。恚曰。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翕飛。食頃。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揉木爲圈。結繩作網。以覆其口。生墮網上。網爲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阱中。仰見臥人。躍上近不盈咫。心膽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爲浙界。離其家止四百餘里矣。告之主人。贈以貲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然非膽力自詡不能得兩死也

圈 按｜虎限也見史記封禪書又陸啓宏客燕雜說西苑之北有虎豹｜

博興女

不肯捐俸祿代人償枉法贓堂堂正正上官其將奈何大抵肯代人攤贓者未必捐自俸祿也更有取枉法贓之官而亦抵死不肯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撐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足。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遶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攫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之則豪某也。官知。鞫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每見有無頭冤獄。有司僅以緝兇了事者。恨其不能爲博興女之自捉人頭也。然必如博興女而冤乃得雪。將焉用此有司。

及笄（見卷一青鳳） 霹靂（見卷一嬌娜）

●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徇。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贓罪。上官輒庇之。（此等陋規誰始作俑其故可知矣）以贓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捐朝廷之祿。代人償枉法贓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音響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曰。

代人攔賠虧項者又其另爲一員官也

爲其塵甑猶昔而老誖加之原是夫人之謬怒而杖之亦戾矣想亦照枉法贓律擬之第未計其甫起意而贓未入耳

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爲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

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強。號之橛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羊也。一豕也。請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蒞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甑猶昔。何老誖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責。公子覆母身。號泣乞代。每見有夫人公子隨赴任所內外關串關說營私以此推之夫人公子亦應杖者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怒。即偕公子命駕歸。矢曰。渠即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令之強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躁怒之。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牀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貪墨 見卷十席方平 木強 前漢周勃傳勃爲人——敦厚注——不和柔貌 塵甑 後漢范冉傳冉字史雲桓帝時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按冉一作丹 老誖不念子孫 漢書疏廣傳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者說買田宅廣曰吾豈——————哉顧自有舊田廬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敎子孫怠惰耳 強項令 見卷十席方平 牀第 見卷二俠女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豔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爲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況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鬲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殿上賜筆札止得之花神止得之夢寐若自譽之實自嘲也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爲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稿脫。爭持去。啟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爲

懷。濟惡以才。絕殊偃草。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薰融。富貴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散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竅。響碎玉於深宮。淜湃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叢裏。假虎之威。時於灩澦堆中。助江之浪。且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搴帷拂簟。儼同入幕之賓。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留裙。幾掠蹁躚而去。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摶空。箏聲杳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明空之詔。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吼奔而至。瓦竟分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臺之翠帳。于意云何。至於海鳥而靈。尚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喚石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郞自大。恃貪

狠之逆氣漫云河伯爲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彙族悉爲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無際雨零金谷綴爲藉客之裀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卸而翻飛朱榭雕欄雜珮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幽閒江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爲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逞無端之踔厲發蒙振落動不已之瓓珊傷哉綠樹猶存簌簌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旛不豎娟娟者隕涕誰憐墮溷沾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免荼毒以何年怨羅裳之易開罵空聞於子夜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羣興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復奪愛之讎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旗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施義憤殺其氣燄洗千年粉黛之寃殲爾豪强消萬古風流之恨

一部大文將畢矣先生訓世之心攄懷之筆嬉笑怒罵彰癉激揚本經濟以爲文假鬼神以設教以生事而知死事以人心而見佛心寫情緣於花木無非美人香草之思證因果於鬼狐猶是鴛被燕巢之意合歡者固以膠投漆棄捐者亦努力

商務印書館藏版

加餐此其命意之卓然固非操觚於率爾也若乃情關久錮慾海將沈亦見生生死死之中渡來仙筏終以色色空空之界喚出迷津招來入宅巨狠匿彼畫皮厲鬼迷淪者房幃亦成陷阱解脫者臥榻卽是蒲團又有儇薄性成疎狂習慣施之愚柔則喪德加諸險惡則戕生那能室有仙人叩九閽而昭雪或且口稱才子對穉女而含羞以彼噬臍爲吾借鑑至若狠貪而毒虎猛而苛不强項而强梁不虛心而虛肚西江水難湔齷齪之腸六月霜易上嫁娶之臉脂膏皮骨慘小民終歲空虛犬馬蛇蟲儘縉紳三生受用厥有報國良臣承家孝子友兄悌弟貞婦義夫以逮俠客劍仙良農善賈皆綱常之所託世教之所關憐茲弱植不任摧殘賴有神明時加保護勿任含沙射影勿任助浪興波勿任萬竅怒號勿任中宵淜湃勿任播來濁土遮彼蒼天勿任呼出浮雲蔽斯白日庶幾哉破浪者無虞披襟者共快無覆雨翻雲之患無紛紅駭綠之災長春慶洽椿萱大被歡凝花萼第願芝蘭之競秀不憂蒲柳之無能此志異之所以以考城隍始以討封氏終也勸懲之大義彰矣文章之能事畢矣

畢刺史（名際有見卷二祝翁）分庭抗禮（見卷十三王十）封家婢子（見後朱旛不豐句注）背城借一（左傳成二年欲收拾餘燼｜｜｜｜注言）

欲於城下復借一戰

檄 見卷三王者

筆札 見卷一考城隍

強半 見卷二聶小倩

含沙 見卷十四臙脂鬼域注

解慍 帝王世紀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丨吾民之丨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稱雄 宋玉風賦發明耳目使人甯體此大王之雄風也

沛上英雄 通鑑秦二世元年楚人劉邦起兵丨丨自立為沛公

雲散而思猛士 前漢高帝紀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為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茂陵天子 前漢武帝紀建元二年初置丨丨邑○按武帝葬茂陵

秋高而念佳人 漢武帝秋風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怒號萬竅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呺音號平聲

響

碎玉於深宮 開元遺事唐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卽知有風號曰占風鐸

淜湃中宵 歐陽修秋聲賦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丨丨

弄寒聲於秋樹 秋聲賦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假虎之威 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注虎陽獸與風同類○此兼用狐假虎威語

灩澦堆 寰宇記丨丨周圍二十丈在蜀江中心瞿塘峽口

發高閣之清商 古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簷鐵 雜志漢文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寐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竹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入幕之賓 晉郗超傳桓溫辟郗超為府掾謝安王坦之詣溫溫令超臥帳中風動簾開安笑曰郗生可謂丨丨丨丨矣

排闥 見卷二巧娘

翻書之客

掌上留裙 飛燕外傳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甯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裙久之風霽后泣曰使我仙去不得帝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為縐號曰留仙裙

因月成闌

為花寄信 荊楚歲時記小寒梅山茶水仙為信大寒瑞香蘭山礬為信立春迎春櫻桃望春為信雨水菜杏李為信驚蟄桃棣棠薔薇為信春分海棠木蘭為信清明桐麥柳為信穀雨牡丹荼蘼楝為信此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也

吹薜荔之衣 離騷貫薜荔之落蕊注薜山麻荔香草○孟浩然詩山風拂蘿衣注蘿女蘿卽薜荔衣也

落茱萸之帽 見卷七八大王

羊角 見卷十三王六郎又晉熙甯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丨丨

箏聲稗史類纂紙鳶一名風箏事物紀原以竹爲絃吹之有聲如箏然故曰風箏**不奉明空之詔特速花開**事物紀原唐武后冬月將遊後苑敕詩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次早百花俱開而牡丹獨不開遂貶洛陽○按全唐詩話則天皇后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云明朝遊上苑云云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羣臣咸服其異后託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等爲之耳○明空合成曌字武后諱也**未絕座客之纓竟吹燈滅**韓詩外傳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曰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下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后所絕纓者爲誰**捲破杜陵之屋**雜錄少陵原在長安縣西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所謂小陵也去杜陵十八里他書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稱杜陵老○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按時安祿山作亂中外震動子美蓋借此以喻亂極思治之意耳**馮夷擊鼓**馮夷見卷四五通河伯注又曹植洛神賦丨丨丨丨女媧清歌○按淮南子原道訓昔日丨丨大丙之御也注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少女吹笙**管輅別傳輅過清河太守時天大旱輅曰樹上已有丨丨微風其雨應至矣須臾大雨注傾○古詩松風類笙竽**石皆作燕**注見卷八荷花三娘子又水經注石燕山其石或大或小及其雷風則石燕羣飛**瓦竟分鴛**魏志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內瓦墜地化爲鴛鴦何也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江豚**本草海豨生江中者名曰丨丨狀如海豚而小出沒水上舟人候之占風○劉禹錫詩石燕拂雲晴亦雨丨丨吹浪夜還風**助馬當之輕帆**九江記馬當山高八十丈週迴四里在古彭澤縣北其山橫枕大江山象馬形迴風急擊波浪湧拂舟船上下多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山廟以祠之唐王勃阻風泊舟其下遇老叟助以順風一夕至洪都作滕王閣序**牽瑤臺之翠帳**沈約擬風賦時捲瑤臺翠帳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仙風也**海鳥而靈尙依魯門以避**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人祭之展禽曰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鳥獸恆知避災是識也海多大風**行人無恙**世說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丨丨安穩布颿丨丨**願喚石郎以歸**江湖紀聞石尤風者石氏女嫁爲尤郎婦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

旅遠行吾當為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舟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有人與之風果止

後有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沈水中乘而破者萬里南史宗愨傳愨年少叔父問其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御以行

者何人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礮車魏志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為霹靂車卽拋車也拋通作礮夜郎自大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時依

南粵南粵滅入朝上以為｜｜王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亦然各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貪狼星名孟遲詩人家敲鏡救不得光陰卻屬貪狼星河伯為尊

金谷晉石崇園見卷三苗生藉客之裀開元遺事學士許謹與客宴花圃未嘗具幄設坐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茵○藉藻也見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

注華林魏志｜｜園舊名芳林齊王芳卽位改名｜｜按金陵志｜｜園在臺城內本吳時舊宮苑也沾泥之絮參寥贈妓詩禪心已作｜｜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杜甫詩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王建宮詞樹頭樹底

｜｜｜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怨五更風弓鞋漫踏春園見卷十一褚生珠勒徒斷芳草無可奈何晏殊

詩｜｜｜｜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瓓珊杜甫詩闌風伏雨秋紛紛注｜｜之風流伏之雨朱旛不豎博異記天寶中處士崔元微獨處一院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

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元微命坐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

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元微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揖入坐命酒十八姨持盞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入南去諸女西入苑中明夜

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問何事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每歲旦與作一朱

旛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處士許之依其言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皆花之精也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怨羅裳

之易開罵空聞於子夜晉子夜歌羅裳易飄颺小開罵春風○唐書禮樂志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曲訟狂伯之肆虐

章未報於天庭韓昌黎有訟風伯文○天庭見卷四齊天大聖蛾眉之陣草木之兵晉書苻堅載記堅以輕騎兼道赴壽春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皆類人形曰此亦勁敵也蒲柳世說顧悅與晉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之對曰||之姿望秋先隕松栢之質隆冬轉茂教戰昆明前漢武帝紀發謫吏穿昆明池河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西京雜記武帝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置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旛羽旄葆麾蓋昭灼涯涘觀兵上苑左思吳都賦數軍實乎桂林之苑東籬處士晉陶淵明號||||大樹將軍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

聊齋志異評註卷十六終

志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軼才學識淵穎而簡潛落穆超然遠俗雖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舉子業顚倒於荒山僻隘之鄉間為詩賦歌行不愧於古作者撰古文辭亦往往標新領異不勦襲先民皆各數百篇藏於家而於耳目所覩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次而為此書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倣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其文往往刻鏤物情曲盡世態冥會幽探思入風雲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滯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狀而無所遁隱此山經博物之遺遠遊天問之意非第如干寶搜神已也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矣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賞鋟梓流布於世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跂予望之矣

大淸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日孫立悳謹識

商務印書館藏版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教育部審定

通俗教育講演用書

增訂 國恥小史

一冊 三角

沈文濬編　是書歷舉我國近數十年來國際上之大事變。上起鴉片之戰。下迄日俄戰爭。文筆淺顯。議論沈痛。令人讀之。油然而生愛國保種之心。書爲沈君原編。復經沈彭年君詳加校改。最合通俗教育講演之用。

國恥小史續編

一冊 三角

趙玉森編　日本要求及俄蒙交涉。實爲我國最近交涉中重大之案件。茲特將交涉眞相。訂約全案。據實編成續編。凡我國民。亟宜人手一編。以資儆惕。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